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八·經部·群經總義類

群經平議三十五卷〔清〕俞　樾撰……………………………………一
群經說四卷〔清〕黄以周撰……………………………………五八九

序目

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德淸俞樾譔樾自爲序錄曰道光之元樾始生焉生六歲而母氏姚太恭人授之論語孟子及禮記大學中庸二篇十歲受業於戴貽仲先生始習爲時文十五歲從先朝議君讀書常州粗通羣經大義其明年入縣學又明年應鄉試厠名副榜於是搏力爲科舉之文越七年而舉於鄉又六年而成進士入翰林則年已三十矣自以家世單寒獲在華選惴惴惟不稱職是懼不皇它也咸豐七年自河南學政免官歸因故里無家僑寓吳下石琢堂前輩五柳園中當是時粵

賊據金陵已五年東南數千里幾無完城　朝廷命重臣督師四出討賊才智之士爭起言兵余自顧無所能閉戶發匧取童時所讀諸經復誦習之於是始竊有譔述之志矣家貧不能具書假於人而讀焉有所得必錄之治經之外旁及諸子妄有訂正兩平議之作蓋始此矣其後江浙皆陷于賊流離遷徙靡有定居平議兩書卒未忍棄同治建元之歲由海道至天津寓於津者二載而羣經平議三十五卷乃始告成念少年精力爲舉業所耗通籍後又居館職習詩賦至中歲以後始退而揅經所謂困而學之者非敢庸足以知聖人之微言大

義乎雖然　本朝經學之盛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余幸生諸老先生之後與聞緒論粗識門戶嘗試以爲治經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則思過半矣詩曰肯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淸聖人之言豈有不明且淸者哉其詰鞫爲病由學者不達此三者故也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諸老先生惟高郵王氏父子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至爲精審所著經義述聞用漢儒讀爲讀曰之例者居半焉或者病其改易經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矣余之此書竊附王氏經義述聞之後雖學術淺薄儻亦有一

二言之幸中者乎以其書成最先故列所著書弟一今錄其目于左方

第一卷

周易一

第二卷

周易二

第三卷

尙書一

第四卷

尙書二

第五卷
尚書三
第六卷
尚書四
第七卷
周書
第八卷
毛詩一
第九卷
毛詩二

第十卷
毛詩三
第十一卷
毛詩四
第十二卷
周禮一
第十三卷
周禮二
第十四卷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第十五卷
儀禮一
第十六卷
儀禮二
第十七卷
大戴禮記一
第十八卷
大戴禮記二
第十九卷
小戴禮記一

第二十卷
小戴禮記二
第二十一卷
小戴禮記三
第二十二卷
小戴禮記四
第二十三卷
春秋公羊傳
第二十四卷
春秋穀梁傳

第二十五卷
春秋左傳一
第二十六卷
春秋左傳二
第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三
第二十八卷
春秋外傳國語一
第二十九卷
春秋外傳國語二

第三十卷
論語一
第三十一卷
論語二
第三十二卷
孟子一
第三十三卷
孟子二
第三十四卷
爾雅一

第三十五卷
爾雅二

是書也成藏之匧中未出也同治四年春天津有張少巖汝霖者取其書第十四卷刻之以此卷專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制度可單行也壽暘相國見而好之寓書曰歷代明堂之制見于秦氏五禮通考其中辨正舊注者不爲無功要亦互有出入未足以難鄭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采輯近儒新說又案而不斷鮮所折衷吾子據隋書宇文愷傳訂正考工記一字之衍遂使記文八十一字略無齟齬且於鄭注之誤駁正無遺三代世

室重屋明堂相因之制燦然在目而秦漢以來規模亦略具於斯誠覃思精義有功經傳者也閻夢巖農部汝弼亦好之介相國而求焉於是人始稍稍知有此書矣是年夏宋雪帆侍郎以使事至津索觀三禮平議謂余曰高郵王氏之學固極精審然多考訂于一字一句之閒若子之書則有見其大者殆將駕而上之乎因謀以儀禮平議二卷刻之京師余旋南歸未果也余旣南歸蔣薌泉撫部時爲吾浙方伯維才英略獨冠當代旣已夷險發荒胥兩浙之民而衽席之又將興起人文作養士類以副 朝廷求治之意知余有此書力以棨刻自

任杭州劉芴堂太守以余書尙無定本宜以時寫定贈洋泉四十爲寫書費太守故淸貧聞其所自來乃得之假貸者余笑曰此亦君循吏傳中一事矣五年春方伯出巨貲鳩衆工登全書於版未竟厥功遷廣東巡撫去芴堂承公命始終之開雕於夏四月越八月而書成經理其事者爲丁松生丙任校讎者爲高伯平均儒皆與有力焉嗟乎　本朝經術昌明諸老先生說經之書浩如煙海余此書又何足道而諸巨公必欲刻而行之世豈以其中固有一二言之幸中者乎抑或以數十年來絃道衰息將振而起之而姑以余此書爲嚆矢乎後之君子必有以辨之

羣經平議卷一

周易一

德淸俞樾

初九乾

正義曰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遇揲則得老陽六遇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

樾謹按八卦成列本皆三畫之卦因而重之則皆六畫之卦乾以一爲一畫坤以一爲一畫不得以乾爲三畫坤爲六畫也如其說將震坎艮爲五畫卦巽離兌爲四畫卦乎然則前一說不可通矣其後一說以老陰老陽爲說自不可易而究其所以爲老陽老陰者則徒執揲蓍之數以求之夫揲蓍之數人之所定非天之所爲也聖人何爲必以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乎是必有一定之理先儒未有能見及者今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

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正義引鄭注曰三之以天兩之以地竊謂九六之數起於此矣乾卦三陽陽之數三三其三則爲九故九者乾之數也坤卦三陰陰之數二三其二則爲六故六者坤之數也以是推之震坎艮皆一陽二陰其數七巽離兌皆一陰二陽其數八易用九六不用七八者用老不用少統于尊也於是聖人卽本此數以揲蓍凡三少則所存者三十六四之得九是爲老陽三多則所存者二十四四之得六是爲老陰一少兩多則所存者二十八四之得七是爲少陽一多兩少則所存者三十二四之得

八是爲少陰夫九與六所以爲老陽老陰而七與八所以爲少陽少陰者卽本乎八卦之數非以意爲之也明乎此而用九用六之義可無疑矣

夕惕若厲九三

樾謹按近讀以夕惕若爲句武氏億經讀攷異謂漢唐舊讀竝連夕惕若厲爲句引淮南子人閒訓漢書王莽傳說文惕字注風俗通義後漢書謝夷吾傳爲證今按近讀固非漢唐舊讀以夕惕若厲四字爲句實亦未得此當以夕惕二字爲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也語有繁簡耳若厲二字自爲句猶夬九三言若濡萃初六言若號也文言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雖危二字正解若厲之義然則漢唐舊讀其亦未可從矣

坤彖辭

釋文曰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坤下竝無作巛重文川部曰巛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巜距巛是巛卽川字非坤字也疑巛當讀爲順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而乾卦古卽謂之健象傳天行健卽天行乾也乾卦謂之健故坤卦謂之順矣此作巛者乃順之叚字順從川聲

古文以聲爲主故順或作川說文叚部曰叚古文以爲賢字可部曰哥古文以爲歌字然則以川爲順猶以叚爲賢以哥爲歌矣孔子贊易既正其名曰坤而古文流傳至漢世尚有存者是以流郁修堯廟碑作巛孔廟置卒史碑作巛韓勑修孔廟後碑作巛史晨祠孔廟奏銘作巛魏修孔子廟碑作巛皆是隸書川字至陸德明作釋文時尚有作巛之本而皆莫識其爲順之叚字近世學者或謂巛六畫不連連者是川字妄爲區別更失之遠矣

履霜坤初六

釋文曰鄭讀履爲禮

樾謹按履霜之義明白無疑鄭讀爲禮義不可通疑鄭氏所據本作禮霜鄭注則曰禮讀爲履蓋禮履聲近而義通禮記祭義篇禮者履此者也白虎通禮樂篇禮之爲言履也禮霜卽履霜經文作禮鄭破叚字而讀以本字乃解經之恆例後人用注說改經文又以旣改之經文改注而陸氏承其誤耳經典中如此者甚多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與周禮蓏讀爲鉏蝛讀爲蝈數事可證

小貞吉大貞凶　屯九五

正義曰貞正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小正爲吉若大人不能恢宏博施是大正爲凶

樾謹按周官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鄭司農曰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據此則以大事問謂之大貞以小事問謂之小貞小貞吉大貞凶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正義訓貞爲正未得經意說文卜部曰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又曰占視兆問也是貞與占同義周官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吉凶猶云占來歲之吉凶也鄭司農訓貞爲問甚得古義康成謂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其義轉迂矣

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蒙初六

王弼注曰蒙發疑明刑說當也　正義曰以蒙旣發去疑事顯明刑人說桎梏皆得當

樾謹按爾雅釋詁刑常也利用刑人猶尙書立政所云其惟克用常人耳常人者有常之人周書皇門篇苟克有常孔晁注曰常謂常德是其義也此爻之義言發蒙者利用有常之人又當寬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也釋詁刑訓常又訓法故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若如王注以刑爲刑罰之刑則刑人與說桎梏義正相反判然兩事象傳不當偏舉一端矣

師或輿尸凶　師六三

集解引盧氏曰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

樾謹按以輿尸爲尸在車上則但云師輿尸足矣如六四師左次不必言師或左次也程傳曰輿衆也尸主也訓尸爲主本爾雅釋詁文殊勝古義但輿訓衆則六五曰弟子輿尸豈可云弟子衆主乎輿當讀爲與襄二年左傳使正輿子賂夙沙衞又十年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又三十一年傳生去疾及展輿又定五年傳因闉輿罷釋文竝曰輿本作與史記孔子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作子與是輿與古通用師

或與尸者師或與尸也言師或與爲主如後世有觀軍容使之類故凶也弟子輿尸者弟子輿尸也言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爲主如晉河曲之戰有趙穿是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比彖辭

集解引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又引蜀才曰原究筮道以求長正

樾謹按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注曰原原田也然則原兆特三兆之一以其象似原田故名之曰原豈可卽訓原爲卜乎干氏之說疏矣蜀才謂原究筮道此與正義所云原窮其情筮決其意並爲望文生訓今按比之原筮猶蒙之初筮說文灥部厵水泉本也重文原曰篆文厵省是原之本義水泉本也今俗加水作源卽其字也故引申之則有始義漢書元帝紀注引晉灼曰原本也始祖之廟故曰本也原筮之原當從此訓正與後夫凶相對正義解後夫凶曰親比貴速若及早而來人皆親附故在先者吉若在後而至者人或疏已親比不成故後夫凶此說極合經旨原筮元永貞无咎卽所謂在先者吉也孔穎達能得此旨而不得原字之解故知詁經當先明字義矣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元者本也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皆作再字解師古曰原重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按顧氏此說極爲疏闊原之訓本於經有徵禮記孔子閒居篇必達於禮樂之原鄭注曰原猶本也且原廟之原晉灼與師古異義在漢書已有兩說矣安得謂原止訓再乎

不甯方來

樾謹按傳曰不甯方來上下應也王注曰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甯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據注是以不甯方三字連讀甚爲不辭殆失之矣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甯侯無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此不甯二字之義也方之言並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是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故方卽訓並儀禮鄉射禮曰不方足鄭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並皆爲併是併並同字方訓併卽訓並尚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蓋史公以詁訓字代之也不甯方來猶云不甯並來言不甯者無不來故傳曰上下應也

邑人不誡 比九五

正義曰邑人不誡吉者雖不能廣普親比於自己相親之處不妄加討罰所以己邑之人不須防誡而有吉也

樾謹按此承王用三驅而言王者田獵所至非敵人侵犯何防誡之有誡當讀爲駭周官太僕職曰始崩戒鼓鄭注曰故書戒爲駭是其例也邑人不誡言不驚駭也孔氏以本字讀之非是

既雨既處 小畜上

注曰剛不能侵故既處也　正義曰三不能侵不憂危害故已得其處也

樾謹按以既處爲已得其處則與既雨之意不倫矣說文几部処止也得几而止從几從夊重文處曰処或從虍聲是處之本義爲止故詩江有汜篇其後也處鳧鷖篇公尸來燕來處毛傳竝曰處止也既雨既處者既雨既止也止謂雨止猶言既雨既霽也說文雨部霽雨止也不曰既止而曰既處取於韻協耳

幽人貞吉 履九二

注曰在幽而貞宜其吉　正義曰幽人貞吉者既无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

樾謹按正義以幽人爲幽隱之人非古義也集解引虞翻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惠氏定宇周易述引尸子曰文王幽於羑里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證幽人爲幽繫之人今按虞說是矣而未盡也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以此推之則文周之易自有微辭必如干令升之注易援殷周之事一一比附斯固失之然竟謂無所寓意則亦所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者也太史公曰文王囚而演周易然則所稱幽人者殆指文王而言乎爻辭稱幽人者二履九二與歸妹九二是也虞氏謂履自訟來則歸妹當自解來訟初爻變而成履訟之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此寓文王歸國之事也故履九二曰幽人貞吉解初爻變而成歸妹解之九二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則并牧野之事而寓之牧野之役紂與二妻授首事見周書克殷篇其卽所謂三狐歟左傳曰狐蠱乃其君也或古易說固如此矣故歸妹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自來言易者未見及此

視履考祥 上九

注曰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　正
義曰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
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考成也王注云履道成矣故可
視履而考祥成字正釋考字言視其所履以成其祥
祥者善也正義謂考其禍福之徵祥則尚有禍有福
傳何以言大有慶乎非經意且非注意矣
拔茅茹以其彙　泰初九
注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
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

茹也
樾謹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
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氏曰茹牽引也王
注正用鄭義惟以茅茹連讀則非也傳曰拔茅征吉
志在外也是中閒茹以其彙四字當爲一句茹以其
彙者牽引以其類也集解引虞翻以茹爲茅根則亦
以茅茹連讀並與傳違矣
同人于宗　同人六二
注曰應在乎五唯同於主過主則否用心褊狹鄙吝
之道　正義曰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
能宏闊是鄙吝之道○彖曰吝道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王氏蓋訓宗爲主故曰
唯同於主過主則否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字林曰
宗尊也亦主也正義不知王訓宗爲主而以宗族釋
之則與注義違矣然王氏此注恐亦未得經旨二五
本是正應若臣之於君妻之於夫二之唯同于五乃
其正也豈得以爲吝道乎集解引荀爽曰宗者衆也
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爲同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
同之故吝也此說視王注爲長
匪其彭无咎　大有九五

注曰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辯斯數專心承五常匪
其旁則无咎也旁謂三也　正義曰匪非也彭旁也
謂九三在九四之旁
樾謹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王氏以彭爲旁
與子夏傳合注中盛字正釋彭字之義廣雅釋訓彭
彭旁旁盛也王氏之意以彭與旁皆有盛義故經字
作彭而注從子夏傳作旁旁卽彭也非謂旁側也正
義誤會注意謂九三在九四之旁殊失其旨惟王氏
專以九三一爻爲盛似與經義有未盡合今按大有
內卦爲乾初二三皆陽爻是陽之極盛者也九四一

爻雖與三陽同類然近于六五之尊專心承五而不與下之三陽合故曰匪其彭匪之言分也周官太宰職匪頒之式司農曰匪分也廪人職以待國之匪頒鄭注曰匪讀爲分並其證也說文文部斐分別文也斐與匪古亦通用是匪有分別之義匪其彭者言下之三陽雖盛而能分別之不與合也傳曰匪其彭明辯晳也所謂明辯晳者正以其能自分別矣玉氏專以九三一爻爲盛又不解匪字之義故其所說不了也

厥孚交如 六五

正義曰交接也

樾謹按凡言如者若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類大率皆形容之詞正義訓交爲交接殆非也交當讀爲皎六五一爻居外卦離體之中爲明之主故其信皎然皎之言明也詩大車篇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即厥孚皎如之義

鳴謙 謙上六

樾謹按謙上六鳴謙與六二同然六二傳曰中心得也上六傳曰志未得也何傳義不同如是疑上六鳴謙當作冥謙猶豫上六曰冥豫也兩爻皆以陰柔居卦之終故同爲冥耳升上六曰冥升正同此例鄭康成讀冥豫之冥爲鳴見釋文蓋不知謙上六之鳴當作冥而反疑豫上六之冥當作鳴失之矣

貞疾 豫六五

樾謹按貞之言當也尚書洛誥篇我二人共貞釋文引馬注曰貞當也六五當九四一陽之上故有貞疾之象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以乘剛釋貞疾可知貞字之義正義曰正得其疾失之迂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彖辭

樾謹按此與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儒所

說義皆未安蠱之先後甲以春之日言也月令所謂其日甲乙也巽之先後庚以秋之日言也月令所謂其日庚辛也蠱爲有事之卦故以春之日言見始事之義巽爲申命行事之卦故以秋之日言見繼事之義言甲不言乙言庚不言辛舉甲庚以包乙辛也古人行事每以先後三日爲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皆以示行事之節見方春而有事則宜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方秋而有事則宜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說者或牽合五行

方位或附會丁辛癸之字義胥失之矣

幹父之蠱 初六

集解引虞翻曰幹正蠱事也

樾謹按蠱卦諸幹字竝當作斡說文斗部斡蠡柄也柄則有秉執之義故引申之得訓爲主字亦通作管漢書食貨志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注曰斡讀與管同謂主領也又車千秋傳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注曰筦即管字義與斡同皆爲主也蓋古音斡與管相近匡俗正謬引字林曰斡音管故其義亦通用斡父之蠱斡母之蠱竝言主領其事也漢隸或以幹爲

斡執金吾丞武榮碑內幹三事幹郎幹也漢書竇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幹尙書事其字竝作幹蓋皆沿漢隸之譌此卦諸幹字猶是矣虞氏訓幹爲正然則九二曰幹母之蠱不可貞是爲正母之事不可正也豈可通乎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兩幹字亦當爲斡事之斡也猶云事之主也足以斡事猶云足以主事正義引莊氏之說以斡爲斡濟非是

咸臨 臨初九

注曰咸感也感應也

樾謹按彖傳曰咸速也臨卦二陽既長則有沛然莫禦之勢故初九九二兩爻竝曰咸臨言臨之速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也楊倞注曰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頃也學者但知咸之訓感感之訓應而不知感有感忽之義故失其旨矣

甘臨 六三

注曰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

樾謹按此爻之義與復六二休復同休美也甘亦美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復六二一陰與初九一陽相比故曰休復言以其復爲美也臨六三一陰與

初二兩陽相比故曰甘臨言以其臨爲美也傳曰甘臨位不當也然則所以无攸利者以位不當之故而非以甘臨之故注乃曲坐以不正之名失經意矣

知臨 六五

注曰處於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吉也 釋文曰知音智注同又如字

樾謹按注中惟知力之知當音智然云聰明者竭其

祝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是泛論事理非以知力字解經文知字也經文知字王氏葢讀如本字正義曰是知爲臨之道此說與王氏合釋文依王注作音乃首云音智失之矣

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上九

注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生猶動出也

樾謹按王注以觀我生爲觀其道又訓生爲動出正義因謂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道得名生其義殊爲迂曲生當讀爲性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

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觀我生卽觀我性也觀其生卽觀其性也率性之爲道故傳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京房說此經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然則以觀其生爲觀其性漢人固有此解矣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

正義曰屨謂著而踐履也

樾謹按說文履部屨履也然屨履二字義自有別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不得易之曰糾糾葛履可以屨霜葢屨爲字可作履踐履字必不可作屨也周易履霜履虎尾字皆作履此文不云履校而云屨校義殊可疑且校之爲物雖施於足然非着而踐履之也集解引虞翻曰屨貫趾足也訓屨爲貫疑其字未必作屨說文女部婁空也史記律書曰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以物內空中則有貫義或虞本固作婁歟婁校者內其足於校中也後人因下有滅趾之文改其字作屨似是而實非矣

白馬翰如　賁六四

注曰鮮絜其馬翰如以待　正義曰白馬翰如者但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

樾謹按注言翰如以待則王氏之意不以翰如爲馬

色也禮記檀弓篇正義引鄭注曰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是鄭君讀翰爲幹王氏此注葢陰從鄭讀但不用其幹而有之之義廣雅釋詁幹安也王氏之意讀翰爲幹而訓幹爲安翰如猶安然也故曰翰如以待正義以翰如爲馬色則待字無著矣乃又增出徘徊字豈注意乎

剝牀以辨　剝六二

注曰辨者足之上也　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

樾謹按王氏解剝牀以足爲猶剝牀之足足屬牀故

辨亦屬胅然其解剝胅以膚曰胅旣剝盡以及人身則膚又屬人而不屬胅三句之義不一律矣且胅足與胅身分辨之處果何物乎王氏此注殊不可從集解引鄭注曰足上稱辨虞注曰指閒稱辨竝以人身言其義雖較安而亦無塙據今按辨當作胖脅肉也禮記內則篇鵠鴞胖鄭注曰胖謂脅側薄肉是也人臥則脅與胅最近故初爻曰以足二爻曰以胖以者及也小畜九五富以其鄰集解引虞注曰以及也然則剝胅以足謂剝胅而及足剝胅以胖謂剝胅而及胖剝胅以膚謂剝胅而及膚三句一律胖作辨者古

字通也儀禮士虞禮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蓋辨胖音近故今文爲胖者古文或爲辨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注云古文胖皆爲辯辯亦猶辨也

剝胅以膚六四

樾謹按足與辨何莫非膚此膚字必實有所指與他處言膚者不同說文肉部臚皮也從肉盧聲重文膚曰籀文臚是臚膚一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釋名曰腹前曰臚剝胅以膚當從此義蓋六二曰以辨辨者脅肉也此曰以膚由脅側而及腹前爲害尤

切故傳曰切近災也

有厲利已大畜初九

注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釋文曰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或音紀姚同

樾謹按釋文依王注讀已爲已止之已故音夷止反已則之文卽見此注能已之文於注不見下文傳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曰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已陸德明所見本蓋作故能已與今不同也然王氏經注亦有異同集解載王弼曰四乃畜已未可

犯也進則災危有厲則止故能利已是李鼎祚所見王注與陸德明所見王注其文不同若從李本則王氏讀經文已字正作人已之已故有四乃畜已之文又按六四注曰處艮之始履得其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强爭豈唯獨利乃將有喜也曰初曰始皆以初九一陽而言曰豈唯獨利則兼利初九明矣故自初九言之卽謂之利已蓋抑銳息爭在初九與有利焉其有厲也正所以利已也若讀爲已止之已則全失其義矣王氏此注疑後人竄改當依集解訂正

老夫得其女妻 大過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女妻

樾謹按虞氏此注雖若極巧然於九五老婦得其上夫又曰兌爲少故稱上夫是兌既爲女妻又爲士夫乎是不可通矣此兩爻之義當以旁通及二五升降之例求之大過與頤旁通大過互體乾是爲老夫以大過二之頤五則上體成巽是爲老夫得其女妻頤互體坤是爲老婦以頤二之大過五則上體成震是爲老婦得其士夫大過二之頤五得正者也故无不利頤二之大過五則失正矣故傳曰亦可醜也兩爻之義如此先儒徒以本卦求之宜其不得耳

險且枕 坎六三

注曰枕者枝而不安之謂也

樾謹按注中枝字乃枝柱之義言枝柱之而不安也然其義迂曲殆非塙詁鄭易作檢且枕謂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說見釋文然檢是何物于古無徵鄭說亦未足據今按枕當爲沈釋文謂古文作沈是也莊子外物篇慰腎沈屯釋文引司馬注曰沈深也險且沈者險且深也上文曰來之坎坎可謂險矣下文曰入于坎窞可謂深矣險且沈一語上承坎坎之文下起坎窞之義自沈誤作枕而其義全失矣又按釋文曰九家作玷玷字之義亦與沈近說文水部沈陵上滈水也一曰濁黕也然則沈與黕通楚辭九辨爲或黕點而汙之九家作玷者玷猶點也若是枕字則九家何以作玷乎

祇既平 九五

注曰祇辭也

樾謹按經言祇既平則祇字必實有所指非語辭也釋文曰祇京作禔說文同安也然禔訓安則與平義相近當云禔且平不當云禔既平矣又引鄭云當作坻小丘也以文義而言鄭爲得之然祇從氏聲坻從氏聲兩聲絕遠古不相通則亦非也祇當作氏說文氏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乀聲楊雄賦曰響若氏隤今按響若氏隤出楊子雲解嘲文文選作坻隤漢書作阺隤從土從阜皆後人所加耳此經祇既平卽氏隤之氏氏隤則平矣古本周易蓋止作氏既平京房讀氏爲禔後人遂於氏旁加示所謂說誤于前文變于後也而古字古義皆不可見矣

咸其股執其隨　咸九三

注曰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樾謹按此爻之辭與艮六二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文法相似王氏彼注曰隨謂趾也此注因象傳有志在隨人之語故解隨字不以形體言其見殊拘孔子作傳以釋經以志在隨人明周公所以取象於隨者其義如此至周公之辭既曰執其隨則隨字自必實有所指經取其象傳釋其義豈可并爲一談乎惟艮注以隨爲趾亦無依據正義曰腓動則足隨之故謂足爲隨此亦曲說也王氏既以股爲隨足之物豈又以足爲隨腓之物乎輾轉遷就以成其說遂使字無定詁經無定義殊非注經之體矣竊疑隨乃骽之叚字古無骽字故以隨爲之執其隨者執其骽也不振其隨者不振其骽也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挼讀同是隋聲妥聲之字古每通用也骽雖後出之字然從骨妥聲亦必有本蓋因古叚隨爲之故依其聲而製此字耳

羸其角　大壯九三

注曰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

樾謹按釋文曰羸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肅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是此字諸家各異其爲叚借字明矣竊謂周易羸字皆以作纍者爲正說文糸部纍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故凡以索係物卽謂之纍成三年左傳兩釋纍囚杜注曰纍係也然則纍其角卽係其角也集解引侯果曰用壯觸藩求應於上故角被拘羸矣此古義也拘羸猶言拘係也姤初六羸豕孚蹢躅集解引虞翻曰巽繩操之故稱羸也井彖辭羸其瓶集解引荀爽曰初欲應五今爲二所拘羸故凶也荀虞之說皆同可徵古義矣王氏於此羸字無所發明至羸豕則臆解爲牝豕羸其瓶則解爲幾至而覆望文生訓前後異義殊不可從正義於此云拘羸纏繞也蓋用古義爲說於羸其瓶云拘羸其瓶而覆之覆之之說雖徇王注拘羸之說仍古義也惟羸豕不言拘羸則以王注與古義絕遠不能比而同之耳

喪羊于易　大壯六五

樾謹按釋文易陸作場謂疆場也朱子語類曰喪羊

于易不若解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後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按埸易古通用易卽埸也然旣曰喪羊于易則自從易字取義傳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竊謂此爻與旅上九喪牛于易其義正同羊者兌象也牛者離象也離之爲牛不見于說卦傳故虞仲翔斥爲俗說然左傳載叔孫莊叔之言已有純離爲牛之文則其說古矣大壯自三至五互兌故有羊象六五不當位易而爲九五斯當位矣然而喪羊矣是謂喪羊于易旅上體爲離故有牛象上九不當位易而爲上六斯當位矣然而喪牛矣是謂

喪牛于易葢疆易也變易也古本無二字於文則爲疆易之易於義則爲變易之易凡易之辭皆當以是求之乃喪羊于易无悔而喪牛于易則凶者葢大壯六五變則爲夬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此大壯六五喪羊所以无悔也旅上九變則爲小過小過之上六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此旅上九喪牛所以凶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同而異矣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明夷九三

集解引九家易曰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得據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

樾謹按大陽首位而曰大首不辭甚矣首當讀爲道古首道字通用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道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竝其證也得其大首猶云得其大道葢自三至五互震說卦傳震爲大塗故有得其大道之象大道卽大塗也

其人天且劓　睽六三

釋文引馬云剠鑿其額曰天　集解引虞翻曰黥額爲天

樾謹按易凡言天者大率爲乾爲陽此乃以爲剠額之名不亦異乎馬虞之說皆非也天疑兀字之誤說文足部䟾斷足也重文跀曰䟾或從兀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釋文曰李云刖足曰兀葢卽䟾之省也其人兀且劓猶困九五曰劓刖也古文天作兲見玉篇故兀誤爲天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損彖辭

正義曰先儒皆以无咎可貞各自爲義準下王注曰損下而不爲邪益上而不爲諂則何咎而可正則王注以无咎可貞共成一義

樾謹按此非經旨也易有言不可貞者如節彖辭苦

節不可貞蠱九二爻辭幹母之蠱不可貞是也亦有
言可貞者如坤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是也无咎可貞
自各爲義且如无妄九四曰可貞无咎又豈共成一
義乎

往不勝爲咎夬初九

樾謹按爲咎猶有咎也孟子滕文公篇將爲君子焉
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又盡心篇爲閒不用注
曰爲閒有閒也然則爲可訓有有咎而曰爲咎亦猶
有閒而曰爲閒也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
本亦作爲閒可證古字之通

經一 卅六

羸豕孚蹢躅姤初六

注曰孚猶務躁也

樾謹按此孚字與他言孚者不同故王注以務躁釋
之蓋讀孚爲浮然以義求之不當如王氏所讀孚之
言孚乳也禮記月令篇元鳥至鄭注曰燕以施生時
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
藥毋出九門注曰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是
孚乳得兼鳥獸言羸豕孚蹢躅言拘羸之豕方孚乳
而蹢躅也姤之初一陰始生故有豕孚乳之象說文
爪部孚卵孚也一曰信也徐鍇曰鳥之乳卵皆如其

期不失信也此經孚字訓爲孚乳與全經孚字訓信
者義不相背若如王注訓爲務躁則與全經孚字絕
異矣

舊井无禽井初六

注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

樾謹按井水至深非綆綆不能汲禽無從取而飲之
雖非舊井禽亦不嚮也王注殆不可從古者羽毛鱗
介通名爲禽白虎通田獵篇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
此其所說猶有未盡國語魯語登川禽韋昭注曰川
禽鼈蜃之屬然則禽之名並通乎水族矣下文井谷
射鮒釋文曰鮒魚名也子夏傳謂蝦蟇魚與蝦蟇皆
可謂之禽舊井無水則此屬皆無從生矣故曰舊井
无禽傳曰舊井无禽時舍也集解引干寶曰舊井謂
殷之末喪師也亦皆猜絜无水禽之穢此與傳義不
合而以水禽釋經文禽字則其義甚塙水禽即國語
所謂川禽也學者但知二足而羽謂之禽於是此爻
之義不可通矣

經一 卅七

已日乃孚革彖辭

注曰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　集解引干寶曰天命
已至之日也

樾謹按已日二字甚爲不辭顧氏日知錄引朱子發之說以此己字爲戊己之己當從之禮記月令篇中央土其日戊己疊之先甲後甲以春之日言也巽之先庚後庚以秋之日言也其說見前矣革之己日則以中央土之日言之春日言甲秋日言庚而中央土之日不言戊者戊日不爭己日乃爭正見其過中而當變革也故字從己或以此歟故自己日之義明而蠱之甲巽之庚亦不必曲爲之說矣

億喪貝 震六二

注曰億辭也

樾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億惜辭干寶曰億歎辭王氏之義殆亦同此然歎惜之辭施于喪貝則得矣六五曰億无喪恐不可通也釋文引鄭注曰十萬曰億然在此爻倘可以爲所喪之貝數六五億无喪亦不可通今按襄二十五年左傳不可億逞杜注曰億度也荀子賦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楊注曰億謂以意度之也古字億與意通論語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作意則屢中此經兩言億蓋以意揣度而決勝負如後漢書梁冀傳所謂意錢之戲者有勝負則有得喪故六二曰億喪貝六五曰億无喪也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歸妹六五

注曰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 集解引虞翻曰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

樾謹按此皆拘文牽義未足以說易也說卦傳曰震爲決躁又曰兌爲附決此兩決字卽歸妹爻辭兩袂字因其君之決其娣之決文不成義故變而稱袂聲近而義通也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傳曰以貴行也此行字正解經文袂字可知袂之當爲決矣君者震也君固乾象而震得乾之初爻是謂帝出乎震故亦得稱君君之袂猶言震之決也娣者兌也

兌爲少女故稱娣娣之袂猶言兌之決也震二之兌五成歸妹是歸妹六五卽震六二所謂其君之袂也兌五之震二亦成歸妹是歸妹九二卽兌九五所謂其娣之袂也然以震二之兌五則不當位矣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猶言以震二行而之兌五而成歸妹不如以兌五行而之震二而成歸妹也袂猶決也決者行也凡易之詞大率如此善學者從聲音訓詁以求易則思過半矣

斯其所取災 旅初六

注曰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

致災志窮且凶

樾謹按王氏𢘫讀斯爲厮故云斯賤之役然於文義殊爲未安此當以斯其所爲句說文斤部斯析也析之則離故斯亦訓離爾雅釋言斯離也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曰斯離也然則斯其所者離其所也斯其所取災言離其所乃取災害也此爻斯其所與六二旅卽次義正相反

涣奔其机 涣九二

注曰机承物者也謂初也二俱无應與初相得而初得散道離散而奔得其所安故悔亾也

樾謹按經無得字增字釋經非經旨也說文夭部奔走也從夭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其机當作賁其机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僨猶覆敗也然則賁其机者猶言敗其机也當涣之時敗其所依者而轉得獨行其志故傳曰得願也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

樾謹按傳曰涣其血遠害也則當以涣其血三字爲句疑血下古更有血字當作涣其血血去逖出无咎古人遇重文多省不書但于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傳寫因奪去耳血去逖出无咎猶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无咎也上血字乃本字下血字乃恤之叚字小畜釋文曰血馬云當作恤憂也得其義矣彼作惕出此作逖出者說文心部惕或從狄作悐故此叚逖爲之耳易聲狄聲之字古往往相通詩泮水篇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釋文云韓作鬄又箭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逷竝可爲證

亨小利貞 旣濟彖辭

集解引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也

樾謹按傳曰旣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是彖辭本無小字止云旣濟亨利貞故傳以小者亨釋亨字以剛柔正而位當釋利貞二字也其作亨小者涉未濟亨小狐汔濟之文而衍耳虞氏以亨小絕句甚爲不辭朱子本義倒其文曰小亨亦謂傳文亨上當有小字胥失之矣

高宗伐鬼方 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

樾謹按繫辭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虞氏有乾神坤鬼之說凡經傳言鬼者率以

坤爲鬼釋之此未得也傳本泛論不必專指乾坤竊謂鬼神猶陰陽也乾神坤鬼必古有是說故觀象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蓋否九四變而成觀上體之乾一陽又失是有鬼道焉鬼道不可以爲教則聖人仍以神道設教其義在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虞氏說易以坤爲國乾爲王大觀下有坤則有國上無乾則無王也而曰利用賓于王此卽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以乾坤例坎離坎得乾中爻神也離得坤中爻鬼也旣濟離下坎上以上體之坎視下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坎下離上

以下體之坎視上體之離是謂鬼方故于九四曰震用伐鬼方推之睽上九曰載鬼一車睽上體爲離自三至五互體爲坎坎有輿象見說卦傳上九離爻而在互體坎上以坎車載離鬼故曰載鬼一車也徒以坤爲鬼未得厥旨

又按集解引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坎當北方故稱鬼然汲冢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惠氏棟九經古義據此謂荆楚古稱鬼方其說甚塙離爲南方之卦鬼方亦南方之國足見聖人取象之精自說易者不得其解并鬼方之國而失之矣

繻有衣袽　六四

注曰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樾謹按經無舟漏之文王注非也集解引虞翻曰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袽若然則但云繻有袽足矣何必更言衣乎虞說亦非也又引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爲衣或爲袽也若然則是繻有可衣可袽之道不得但云繻有衣袽也且布則曰布帛則曰帛何以止舉其端末之識而曰繻乎盧說亦

非也今按漢書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以爲符信也竊以漢制多因古春秋時紀子帛名裂繻然則裂帛爲符亦古制所有殆猶上古結繩之遺意矣此爻繻字卽終軍棄繻之繻說文糸部絮絜緼也一曰敝絮從糸奴聲易曰需有衣絮是經文袽字古作絮敝絮之說疑本古易說故京房卽作絮也繻有衣絮者言以繻爲符而所裂之處乃有衣中之敝絮則不足以取信故至終日之久猶有戒心而傳則申其義曰有所疑也傳曰

有疑則繻是所以爲信之物明矣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九五

集解引虞翻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樾謹按虞注以既濟爲泰五之二故其說如此實則此爻之象即在本卦不必遠求之泰卦也集解引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爲日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禴殷春祭之名按尚書克殷之歲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禴祭得其時而受祉福也今按崔氏此說以下體離爲東鄰上體坎爲西鄰又以牛爲離象皆得之矣惟必牽合殷周時事而以禴爲殷春祭之名則非也旣言周事何不從周制而必從殷制乎漢書郊祀志引此文作瀹祭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通俗文曰以湯煮物曰瀹然則瀹祭者坎象也謂以坎水瀹而祭也東鄰以離言牛亦以離言西鄰以坎言瀹亦以坎言因其字變作禴不從水而從示故其義不顯矣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禴亦當作瀹虞注於升九二曰禴夏祭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爲孚離爲夏故乃利用禴夫二之五成坎則禴是坎象明矣必取五體之離爲說何爲乎推之萃六二孚乃利用禴亦以二動之五言二動之五則五動之二而下體成坎矣惟升二之五當位萃二之五不當位故升九二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而萃六二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无咎之文在孚乃利用禴之上明所以无咎者以引吉不以用禴也此兩爻之文所以同而異也

羣經平議卷一

羣經平議卷二

德清俞樾

周易二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 以下彖傳

注曰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時是也尚書舜典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皋陶謨咸若時夏本紀作皆若是蓋時是古通用故史公遇時字每以是字代之六位時成猶詩云百祿是遒百祿是總也時乘六龍以御天猶繫辭傳云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時乃語詞蓋言乾之爲德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於是成於是乘六龍以御天也語詞而以實義釋之恐非傳義

天造草昧屯

注曰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

樾謹按廣雅釋言草造也造與草本雙聲字故聲近而義通此當以造草二字連文草亦造也天造草昧言天道造草之時猶冥昧也王注云始於冥昧正得其解但以草昧連讀則失之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師

注曰毒猶役也　集解引干寶曰毒荼苦也　釋文引馬云治也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世家作天篤下災亡殷國昭二十二年左傳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毒通作篤篤通作督皆聲近而義同此傳毒字當讀爲督爾雅釋詁督正也以此督天下言以此正天下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克夏而正天下高注曰正治也正有治義故督亦有治義馬訓治於傳義爲近干氏王氏之說胥失之矣

地道變盈而流謙謙

集解引崔憬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爲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

樾謹按如崔氏說則盈謙皆變矣此泥變字之義而失之也呂氏春秋至忠篇顏色不變高注曰變毀也是變有毀義地道變盈而流謙言毀盈而流謙也與天道虧盈義正相近又剝彖傳剝剝也柔變剛也柔變剛者柔毀剛也集解引荀爽曰五者至尊爲陰所變于義轉迂矣

分剛上而文柔賁

注曰剛柔不分文何繇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樾謹按如注義則柔來文剛亦可云坤之上六分居二位何獨於剛上文柔乃言分乎是於分字之義未得也此卦六二一陰爻居初三兩陽爻之閒所謂柔來而文剛也九三上九兩陽爻包四五兩陰爻於中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以其有兩陽爻故言分若依注義專指上九一爻又何分之有宜其說之不得也

鼎象也 鼎

注曰法象也

樾謹按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義不可通集解引虞翻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此亦曲爲之說耳象當爲養說文亻部像象也從人象聲讀若養字之養儿部說文讀若之字其聲既同其義亦通如匑翼也讀若鳩而今匑翼字即作鳩篤厚也讀若篤而今篤厚字即作篤並其例也周易象字依說文本當作像像讀若養則亦可叚爲養矣鼎象也猶云鼎養也下文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其義也學者不知象爲養之叚字故不得其義

漸之進也 漸

注曰之於進也

樾謹按王氏讀漸字絕句始非也此承晉傳而言晉傳曰晉進也故此傳曰漸之進也所以別於晉之進也晉與漸雖並有進義然漸則以漸而進其義微有不同故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正義曰漸漸而進之施於人事是女歸之吉也此說極合傳義經曰漸女歸吉傳則釋之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辭義本無可疑自王氏誤讀漸字絕句後儒遂疑之字爲衍文矣

乘木舟虛也 中孚

注曰乘木於用舟之虛則終已无溺也用中孚以涉難若乘木舟虛也

樾謹按王氏此注所說不了集解引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若然則當言虛舟不當言舟虛矣詩谷風篇正義引鄭注曰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鄭君此注亦有錯誤阮氏校勘記謂自當作船未知是否至虛字之義當以鄭注爲塙總名曰舟別名曰虛而合言之曰舟虛猶禮記言魚鮪魚其總名

鮪其別名左傳言鳥烏鳥其總名烏其別名古人屬文自有此例也二王不解虛字故所說皆非

天行健 乾 以下象傳

樾謹按健即乾也以健爲乾亦猶以順爲坤說詳坤彖辭武氏億經讀考異謂乾古作𨔝見古今韻會今按𨔝即健之異文猶巛即順之省文若竟以𨔝爲古乾字亦猶王肅注家語竟以巛爲古坤字胥失之矣

知光大也 坤六三

注曰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

樾謹按光與廣通光大即廣大也說詳王氏引之經

義述聞知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蓋志知古通用知慮字可以志爲之故志氣字亦可以知爲之知廣大也言其志之廣大也

衍在中也 需九三

集解引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荀爽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樾謹按二說以荀爲長詩伐木篇釃酒有衍毛傳曰衍美貌是衍即有美義衍在中也猶云美在中也正與九三傳云災在外也相對成義

患至掇也 訟九二

集解引荀爽曰下與上爭即取患害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 釋文曰鄭本作惙陟劣反憂也

樾謹按二說義均未安惟此字鄭荀各異疑皆非本字古字蓋止作叕荀訓拾掇故從手鄭訓憂故從心耳說文叕部叕綴聯也患至叕也言患害之來綴聯不絕也今各本皆作掇古字古義俱亡矣

不足以與行也 履六三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傳文本云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行也古與以二字通用上句用以字下句用與字文異而義同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與以互用正與此同學者不知與字之即以字而更加以字於與字之上轉爲不辭矣

卑以自牧也 謙初六

注曰牧養也

樾謹按牧固訓養然卑以自養於義未合荀子成相篇請牧基賢者思楊倞注曰牧治然則卑以自牧者卑以自治也方言曰牧司也又曰牧察也司察二義皆與治義相近雖亦從牧養一義而引申之然詁經者當隨文以求其義未可徒泥本訓矣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九二

注曰若順於五則剛德不長何繇得吉无不利乎全與相違則失於感應其得咸臨吉无不利必未順命也　正義曰未順命者釋无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无不利也

樾謹按傳文止曰未順命也茲無有順有不順之義王氏此說殊不可通集解引荀爽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若然則咸臨吉无不利以陽升之五而言未順命也又以陽在二而言兩句各成一義全非孔子作傳以解經之旨矣荀氏此說亦未盡合今按雜卦傳曰咸速也咸臨者言臨之速也其說已詳爻辭傳意蓋言咸臨所以吉无不利者以陽尚在二未升之五羣陰尚未順從故欲其臨之速也自咸字失解遂并傳義而不可通矣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无妄

注曰與辭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也　正義曰按諸卦之象直言兩象卽以卦名結之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也

樾謹按物與无妄四字卦名也因卦名多兩字者而此獨四字則於文不便故但曰无妄猶習坎二字卦名也因乾坤震巽離艮兌皆一字而習坎獨二字則於文不便故但曰坎也坎彖辭稱習坎而无妄彖辭不稱物與无妄則已從省矣惟彖傳尚存其舊耳正義所云殊爲曲說世傳歸藏卦名有大毒畜小毒畜

卽大畜小畜也雖未必可據然毒與育通老子釋文曰毒之今作育是也育之義爲養畜之義亦爲養單言之曰小畜大畜重言之曰小毒畜大毒畜未爲無義是故小毒畜大毒畜三字卦名也物與无妄四字卦名也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以名安在其不可以三字四字乎

滕口說也 咸上六

注曰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在滕口薄可知也　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與也鄭元又作媵媵送也王注義

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樾謹按王氏蓋從鄭作媵媵之義爲送故以憧憧往
來爲說取往與送義相近也若作滕則與憧憧往來
全不相涉矣正義謂義得兩通猶未達王氏之旨
君子以自昭明德晉
注曰以順著明自顯之道　正義曰自昭明德者昭
亦明也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爲照非注旨也
樾謹按集解引鄭元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
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德虞翻曰君子謂
觀乾乾爲德坤爲自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

經二　九

以自照明德也鄭所傳者費氏易虞所傳者孟氏易
而其字皆作照然則古本固不作昭矣照與昭古通
用照明即昭明也孫叔敖碑處幽暗而照明劉熊碑
誕生照明玆其證也此傳之義當從王弼作昭其字
當從鄭虞作照竟作昭則非古字矣
下不厚事也益初九
注曰時可以大作而下不可以厚事得其時而无其
處故元吉乃得无咎也　正義曰厚事猶大事也
樾謹按經言利用爲大作而傳言不可厚事則傳與
經異旨矣恐非也說文厚古文作垕故厚字即與后

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
異耳是厚與后古字通用之證后訓後厚亦訓後釋
名釋親屬篇曰后後也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
寇篇注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
然則下不厚事猶云下不後事蓋下不可徒受上之
益雖當損上益下之時必利用爲大作乃元吉无咎
此即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之義
莫益之偏辭也益上九
注曰獨唱莫和是偏辭也
樾謹按釋文偏辭首篇孟作徧云周帀也尋釋文義

經二　十

以作徧爲長惟周帀之訓尚未盡善此徧字解經文
莫字徧之言盡也淮南子主術篇則天下徧爲儒墨
矣高注曰徧猶盡也是其義也凡言莫者如莫非莫
不之類皆是極盡之辭若有不盡然者即不得言莫
矣故曰莫益之徧辭也王氏所據本作偏是以所解
未得傳義集解引虞翻曰徧周帀也三體剛凶故至
上應乃益之矣是其字正作徧而其義即用孟氏周
帀之說然經言莫益之而注言乃益之豈可通乎學
者但當據虞注以訂正經文不必苟同其說也
積小以高大升

釋文曰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

樾謹按集解引虞翻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巽爲高二之五艮爲愼坤爲積故愼德積小成高大是虞氏之易正與或本同然下言高大則上宜言卑小今但言積小疑本作積小以成大正義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然則孔氏所據本正作積小以成大故以積小善釋積小之義成大名釋成大之義也此蓋古本如是後誤衍高字而作

積小以成高大又誤刪成字而作積小以高大皆於文義未安背失之矣正義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其述經文必作積小以成大今作積小以高大此後人以既誤之經改不誤之疏非孔氏之舊也且其上文曰地中生木升者地中生木始於細微以至高大故爲升象此文易之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合抱蓋前言高大者以卦名升故必加高字以見升象此言合抱者以傳云積小以成大言大不言高故但言合抱以見其大也此孔氏措辭之密學者可藉以考正經文矣

行惻也井九三

注曰行感於誠故曰惻也

樾謹按經文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但稱述經文而其義自見孔子作傳自有此例如比象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大有象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傳文行字卽經文爲字畢子經上篇曰行爲也然則行惻卽爲惻正義解經文曰爲猶使也而淮南子說山篇高誘注曰行猶使也蓋行之與爲其義通矣王注云行感於誠實非傳義

信如何也鼎九四

注曰不量其力果致凶災信如之何　正義曰言信有此不可如何之事也

樾謹按注及正義說皆於文義未安信當讀爲身周官大宗伯職侯執信圭鄭注曰信當爲身是其證也又信伸古通用荀子儒效篇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楊注曰伸讀爲身亦其證也信如何也卽身如何也旣覆公餗其身將如之何言必不免也王氏解爻辭曰旣覆公餗體爲渥沾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此正與傳義合但不

知信爲身之㪅字故於傳文不得其解耳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漸

注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正義曰

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

樾謹按賢德善俗相對成文居字包下二事而言當

漸進之時不可不慎必有賢德善俗而後居之故曰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居必擇鄉

是其義也自解者誤以居賢德爲一事善俗爲一事

遂有疑賢字爲衍文者矣

天際翔也豐上六

注曰翳光最盛者也　正義曰如鳥之飛翔於天際

言隱翳之深也

樾謹按鳥飛翔於天際何以轉謂之隱翳王氏盍從

翔字取義淮南子俶眞篇雖欲翱翔其勢焉得高注

曰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然則翔者

鳥高飛而張其兩翼也故有翳光之義正義云云似

于王氏之旨尚未達也

失時極也節九二

集解引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

樾謹按九二雖未變之正然不可謂失中也極當讀

爲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曰

極讀爲亟是古字通也失時亟也猶云亟失時耳論

語陽貨篇好從事而亟失時是其義也蓋初九居卦

之初故不出戶庭无咎至九二而猶不出門庭則其

失時也亟矣故凶也

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未濟

注曰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　正義曰君子見

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愼爲德辨別衆物各居其

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濟也

樾謹按物之所處謂之居處置其物亦謂之居考工

記輿人曰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弓人曰居榦之道菑

㮚不迆則弓不發皆處置之義也是故辨物者分別

其品物也居方者處置其方位也辨物居方相對成

義謂辨別衆物各居其方非傳義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繫辭傳

樾謹按方之言四方也物之言萬物也四方各以類

聚如爾雅釋地云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

人信空桐之人武是也萬物各以羣分如大戴記易

本命篇云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有毛

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

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是也樂記正義引鄭注曰類聚羣分謂水火也集解引虞翻曰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又引九家易曰方以類聚謂姤卦陽爻聚於午物以羣分謂復卦陰爻羣於子其說皆以求深而反失之至鄭君注樂記云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則又失之小矣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韓康伯注曰失得之微者足以致憂虞而已故曰悔吝　正義曰經稱悔吝者是得失微小初時憂念虞

度之形象也

樾謹按集解引干寶曰悔亡則虞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急緩各象其意也干氏之意蓋以虞爲驩虞之虞故云未至於失得言雖憂而未至有失雖虞而未至有得也韓伯此注與干寶說同正義以爲憂念虞度失注意矣惟如干說實亦未合傳但言悔不言悔亡乃曰悔亡則虞豈可通乎廣雅釋詁曰虞驚也然則憂虞猶言憂驚也或以爲驩虞或以爲虞度胥失其解廣雅此訓殆古易說歟

齊小大者存乎卦

注曰齊猶言辯也

樾謹按齊之訓辯初無依據韓意蓋謂齊小大與辯吉凶語意相近耳殆非也齊小大正與列貴賤同齊猶言列也淮南子原道篇齊靡曼之色高注曰齊列也是齊可訓列莊子盜跖篇齒如齊貝齊貝猶列貝也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曰列曰齊辭異而義同猶未及乎辯之也繫辭焉而明吉凶斯辯矣故又曰辯吉凶者存乎辭韓伯謂齊猶辯殊非傳意

憂悔吝者存乎介

注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樾謹按所引王弼說見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其文曰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以文義求之似王氏讀介爲畍故以其位其介對文並舉釋文於略例出其介二字云音畍此得王氏之意者也又曰本又作分符問反蓋界限之畍與分量之分義得兩通故陸氏並存之不以爲誤也韓伯訓介爲纖介本王肅干寶之說乃

又引王弼說以證之殆未達弼旨矣釋文於此出乎介二字云音畍注同王肅干韓云纖介也是陸氏讀此傳仍從王弼作畍所謂注同者卽注中其介不可慢之介也纖介之說別屬之王肅干韓其所見塙矣

其靜也專

注曰專專一也

樾謹按下文云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翕與闢正相對此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專與直亦必相對殆非專一之謂也專當作摶說文手部摶圜也考工記梓人摶身而鴻鄭注曰摶圜也又廬人弓人注竝同楚辭橘頌篇圓果摶兮王逸注曰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然則其靜也摶猶言其靜也圜圜者乾之本體也摶直翕闢皆言其狀非言其德摶作專者叚字耳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叚摶爲專也此云其靜也專叚專爲摶也釋文曰專陸作塼塼卽摶字之譌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注曰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　正義曰此明易道旣存天地之中能成其萬物之性使物生不失其性存其萬物之存使物得其存成也性謂稟其始也存謂保其終也

樾謹按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能保其成之之性使長存而勿失卽道義之所從出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爾雅釋訓曰存存在也邢昺疏卽引繫辭成性存存以證之是存存重言非有兩義正義以成性爲一事存存爲一事解爲存其萬物之存下存字果何指乎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正義曰謂聖人於天下至賾之理必重愼明之不可鄙賤輕惡也

樾謹按惡之言麤也國語齊語惡金以鑄鉏夷斤斸韋昭注曰惡麤也儀禮旣夕記主人乘惡車亦取麤惡之義天下之理至賾必詳悉言之方能共曉故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謂不可麤略也惡與善爲對文釋名釋言語曰善演也演盡物理也盡物理謂之善然則不盡物理謂之惡矣正義以爲鄙賤輕惡夫天下之理豈有可賤惡者知其不然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釋文曰鄭本作至賾云賾當爲動九家亦作冊　集解引虞翻曰動舊誤作賾也

樾謹按以鄭虞說觀之是古本此句作言天下之至賾與上句同正義曰若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然則孔穎達所據本亦作至賾矣學者徒見上文賾與動對舉故改賾爲動不知此文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實專承天下之賾而言下文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後覆說動字若謂此文賾字必與動對則下文動字何以不與賾對乎蓋天下之賾天下之動文雖平列意實相承不必兩兩對舉也執後世之文法以讀聖經失之泥矣其兩云言天下之至賾似乎繁複乃古人自有此文法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若以後世文法繩之兩王之不王兩瞽瞍底豫亦可省其一矣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正義曰言君子合乘車今應負之人而乘車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則盜竊之人思欲奪之矣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爲政如此大盜思欲伐之矣

樾謹按詩泮水篇思樂泮水禮記禮器篇正義作斯樂泮水我行其野篇言歸思復唐石經作言歸斯復蓋思斯並語詞古亦通用盜思奪之矣盜思伐之矣兩思字均與斯字同猶曰盜斯奪之矣盜斯伐之矣正義以實字解之未合古義

聖人以此洗心

注曰洗濯萬物之心

樾謹按傳言洗心不言洗萬物之心韓注非也釋文出先心二字曰劉瓛悉殄反盡也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今按洗心之義當從劉瓛說尚書酒誥篇自洗腆釋文曰洗先典反馬云盡也然則洗之訓盡古有此義以此洗心者以此盡心也禮記王制篇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文義與此相近說文歺部殄盡也劉音悉殄反盡即讀如殄故訓盡也京荀諸本作先乃洗字之省而集解引虞注曰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若然則當云聖人以此先知何言先心乎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樾謹按以上下文法言之此數語殊爲不倫疑易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也當移至上篇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至此篇則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

動而不括

注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

樾謹按括與适通書君奭篇南宮括大傳作南宮适是其證也說文辵部适疾也讀與括同然則不括即不适言不疾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君子不急於動故曰動而不适韓注訓括爲結又加閡字以成其義失之迂矣

於稽其類

集解引侯果曰於嗟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爰粵於也詩桑中篇爰采唐兮儀禮士冠禮爰字孔嘉毛傳鄭注並曰爰於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應邵曰粵於也然則於稽其類猶云爰稽其類粵稽其類耳侯訓爲嗟則讀爲烏轉於文義

未安矣

因貳以濟民行

注曰貳則失得也

樾謹按釋文因貳音二鄭云當爲式集解引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是虞韓皆與鄭讀同然聖人何不明舉此二者以示人而但曰貳貳者何物乎後人各以意求之或以爲乾坤或以爲失得而聖人之傳幾同秦客之廋辭楚王之隱語矣殆非也周官小宰之職曰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鄭司農云貳副也司勲職曰大功司勲藏其貳鄭注曰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于此者以其主賞司盟職曰既盟則貳之注曰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以此考之凡有正書而寫其副本曰貳古者三易之法掌于太卜民間不得見也然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亦欲使之知所趨避因寫副本行之邦國使民皆得取決焉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是故變化云爲

正義曰是故變化云爲者易既備含諸事以是之故物之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爲也

樾謹按變化云為與下句吉事有祥一律云亦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曰公之云感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國語晉語曰其誰云弗從韋昭注曰誰有弗從是亦訓云為有也變化云為即變化有為言其變化必有所為也變化有為故象事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知來上句用云字下句用有字文異而義同古書往往有此尚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爰即曰也爾雅釋魚篇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即者也變句成文而虛字不同不可枚舉

若從正義之說變化云為分為四事則與下文不屬矣

不易乎世 文言

王注曰不為世俗所移易也

樾謹按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云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亦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策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皆其證也白虎通號篇引尚書不施予一人即盤庚篇不惕予一人施通作易故通作惕亦其證也不易乎世者不施乎世也言不得設施

乎世也不施乎世故不成名而為龍德之隱矣

善世而不伐

正義曰謂為善於世而不自伐

樾謹按傳言善世不言為善於世正義所說非其旨也世當作大禮記曲禮篇不敢與世子同名鄭注曰世或為大公羊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昭二十五年樂世心左穀經文世並作大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為大然則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善世而不伐者善大而不伐也下句曰德博而化善世與德博義正一律世與

博皆大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當以成就道德為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此君子之常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甚為不辭此日字疑曰字之誤大畜九三曰閑輿衛釋文云曰音越曰猶言也鄭人習反云日習車徒然則曰日二字之相亂在本書已有徵矣君子以成德為行曰可見之行也猶云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可見之行也曰譌作日於義難通矣

彖言順也

樾謹按此順字即象傳馴致其道之馴集解於象傳引九家易曰馴猶順也蓋馴順並從川聲說文馬部馴馬順也是二字聲義俱同馴致其道即順致其道蓋言順也即蓋言馴也正義於彼云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於此云蓋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是孔氏猶知順馴之同義唐時古訓未湮也

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說卦

集解引虞翻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

樾謹按繫辭傳云初帥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集解引侯果曰謂有典常非虛設也是侯氏訓既爲盡此云既成萬物義亦與彼同猶言盡成萬物也傳本泛論必牽合卦名此最虞氏之失

巽入也

樾謹按說文丌部巽具也從丌巺聲顨巽也從丌從頭此易顨卦爲長女爲風者以此推之疑古說卦傳當曰顨巽也不曰巽入也蓋當徵之彖傳矣彖傳每不言卦名而言卦之名義如坎下艮上則曰險而止震下兌上則曰動而說皆是也獨至巽卦則皆曰巽無曰入者小畜曰健而巽蠱曰巽而止觀曰順而巽大過曰巽而說行恆曰巽而動益曰動而巽升曰巽而順鼎曰巽而耳目聰明漸曰止而巽中孚曰說而巽象傳無一入字然則說卦傳不作巽入也明矣蓋卦名本作顨說卦傳釋其義曰顨巽也象傳言巽者皆顨之名義也自卦名變作巽則巽巽也二字無別於是用序卦傳義改作巽入也而古字古義俱亡矣

爲蕃鮮

正義曰鮮明也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

樾謹按蕃育鮮明則成兩義當曰爲蕃爲鮮不得合言之曰爲蕃鮮也蕃讀爲播周官大司樂職播之以八音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然則周易假蕃爲播猶周官故書假藩爲播蕃藩播並從番聲古音同也鮮之言散也國語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鱻陽鮮與鱻同是故爲蕃鮮猶云爲播散也震動故有播散之義後人不通古音斯失其解矣

爲廣顙

樾謹按釋文廣鄭作黃當從之上文爲寡髮本作爲宣髮集解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考工記鄭注曰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鄭說與虞同爲宣髮爲

黃顙爲多白眼三句皆以色言也今作寡髮廣顙失之矣

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

樾謹按爲曳二字似宜在其於輿也之下其於輿也爲曳如睽六三見輿曳是也睽自三至五正有坎象以經注經莫塙于此矣爲多眚以下於輿義不相蒙自爲曳二字誤倒在上乃以多眚屬輿集解引虞翻曰坤爲大車坎折車軸故爲車多眚未免曲爲之說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序卦

樾謹按以喜二字疑當在必有隨之上其文曰豫以喜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正義引鄭注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正解豫以喜必有隨之義可據以訂正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注曰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

樾謹按說文卩部卩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卩道路用旌卩象相合之形今經典相承皆以節爲之韓伯之意蓋謂節猶卩也所以爲信也故曰既已有節則宜信而守之晉人猶知古義唐以後不復知此矣

比樂師憂　雜卦

注曰親比則樂動衆則憂

樾謹按比樂師憂實周易中之精義韓伯此注殊爲膚淺集解引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輿尸故憂亦非其旨也蓋比樂師憂卽需訟之一利涉一不利涉也需卦坎在上是未出險未出險則宜往而出險故曰利涉大川訟卦坎在下是已出險已出險則不宜又入險故曰不利涉大川此需訟利涉一不利涉之別也然需訟之利涉不利涉以乾言也乾陽上升故需坎在上爲未出險而訟坎在下爲已出險若師比則當以坤言矣坤陰下降故比坎在上爲不遇險而師坎在下爲遇險不遇險故樂遇險故憂比樂師憂正與需訟之利涉不利涉相反而實一義也請更以蹇解井困四卦明之艮震皆陽卦也陽則上升故艮上有坎爲蹇而震下有坎則解矣兌巽皆陰卦也陰則下降故巽上有坎爲井而兌下有坎則困矣彖曰井通而困相遇也井坎在上則

與陰已通困坎在下則兌陰降而適與相遇也知井
之通則知比之樂矣知困之相遇則知師之憂矣余
著易貫一書頗發明憂樂之旨以明處憂患之道此
書專擧古訓於易義未及敷陳姑撮其大旨如此

賁无色也

注曰飾貴合衆无定色也

樾謹按无定色不可謂之无色韓注非也集解引虞
翻曰五動巽白故无色也若然則賁變爲家人矣含
賁之本卦而取義於家人不亦遠乎虞注亦非也然
无色之義殊不可曉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

貌鄭云賁變也文飾之貌王肅云賁有文飾黄白色
以諸說觀之賁安得云无色惟上九白賁无咎王注
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是无色之義但可以言上九
一爻豈可以言全卦乎疑无當作亓乃古文其字集
韵曰其古作亓是也噬嗑食也賁色也食色正相對
成文因賁止一字故加其字以足之曰賁亓色也亓
无形似遂譌爲无色矣

兌見而巽伏也

注曰兌貴顯說巽貴卑退

樾謹按兌見而巽伏者陰始于上而極于下也畫卦
者必自下而上故有震長兌巽長女之說然陰陽之
理實不盡于此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夏至之日
一陰自天而降此陽升陰降之定理也故雜卦傳旨
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之說震所以爲起者陽始于下
也艮所以爲止者陽極于上也此學者所知也兌所
以爲見者陰始于上也巽所以爲伏者陰極于下也
此學者所未知也請以否泰二卦明之三陽在上三
陰在下則陽已升陰已降而不復交矣聖人因名之
曰否三陰在上三陽在下則陽升陰降而交焉聖人
因名之曰泰是可見陰陽之理矣不然天位乎上地

位乎下豈非天地之正位何以爲否乎夫伏羲之卦
猶倉頡之字也畫卦之法必自下而上亦猶作字之
法必自左而右也一卦有一卦之意非必自下而上
亦猶一字有一字之意非必自左而右也然則兌見
巽伏之說與巽長兌少之說何妨各成一義乎

羣經平議卷二

羣經平議卷三

德清俞樾

尚書一

光被四表 堯典

枚氏傳曰故其名聞充溢四外

樾謹按光被四外甚爲不辭詩噫嘻篇正義引鄭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然經文但曰四表不曰四海之表增字釋經亦非經旨今按僖二十八年左傳表裏山河表裏皆以衣爲喻是故四表猶四裔也說文衣部表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又曰裔衣裾也是表與裔本義皆屬衣以其在極外而言則曰四表猶衣之有表也以其在極末而言則曰四裔猶衣之有裔也文選西都賦曰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表帶竝言得古義矣

克明俊德

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樾謹按此句當與上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連讀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由其克明俊德禮記大學篇引此文而釋之曰皆自明也是謂堯自明其德非謂明俊德之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皆兩句爲一義與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八句正相似僞孔傳割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蓋正取此數語與堯典相配也其後僞作二十八字者終之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則固以舜之元德配堯之俊德矣

厥民因

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

樾謹按經文止言厥民因安知其爲老弱者乎傳義似非經意也因之言重襲也說文艸部曰茵車重席廣雅釋器曰複襂謂之裀蓋因有重複之義以其爲重席而從艸作茵以其爲複襂而從衣作裀其義通也厥民因與下文厥民隩文異而義相近隩本作奧說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奧深也因有重複之義則亦深也大暑大寒人不可犯皆宜深居以避之禮記月令篇於仲夏之月仲冬之月竝曰處必掩身是其義也

允子朱啟明

傳曰允國子爵朱名　正義曰夏王仲康之時允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允之舞衣故知古有允國允

胤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元以爲帝之允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啟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

樾謹按枚說是也說文糸部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蓋虞書有允子朱之朱有朱虎熊羆之朱有丹朱之朱許君謂丹朱如此然則允子朱與朱虎不如此明矣不然允子朱之文最在前何舍前而舉後乎即此可見壁中古文允子朱與丹絑兩字不同其非一人明甚孔傳雖僞然此說實勝馬鄭舊義學者不可不知也

試可乃已

傳曰唯鯀可試無成乃退

樾謹按經言試可不言可試經言乃已不言無成乃已傳義非也已當作以禮記檀弓篇則豈不得以鄭注曰以已字又曰以與已字本同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本亦作以論語先進篇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作已皆以以通用之證以用也試可乃以者言試之而可乃用之也史記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蓋不知已當作以而疑試可乃已文義難通遂改可爲不可古書之難讀久矣

巽朕位

傳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釋文引馬注曰巽讓也　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入處我位

樾謹按諸說於文義均未安史記五帝本紀巽作踐當從之尚書作巽者叚字也踐從戔聲古音與巽近史記仲尼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賤任不齊字子選賤從戔聲選從巽聲而皆名不齊是其證矣說者不知巽爲踐之叚字望文生訓失之

舜讓于德弗嗣

樾謹按文選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注引漢書音義曰古文台爲嗣是古文尚書作嗣今文尚書作台台即怡字故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也古文台爲嗣猶韓詩嗣音作詒音公羊春秋治兵作祠兵乃叚借字史記五帝紀作不懌則以訓詁字代之也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竊謂史公雖得台字之義而于經文句讀有未審也此經嗣字當從今文作怡其義則從史公作懌而以舜讓于德爲句弗台爲句舜讓于德者言舜讓于有德之人也他如讓于稷契暨皋陶讓于殳斨

鮮伯與皆有所讓之人而此無之者蓋舜實亦未見有可讓之人但不敢便陟帝位故讓于有德者若曰天下自當有其人姑待之耳弗怡者堯弗怡也堯聞其讓而不怡懌蓋不允其讓也故其下遂繼之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不然如下文諸臣之讓史臣必書帝曰俞女往哉或云帝曰俞往哉女諧此文舜讓之下堯猶無一言何以即紀受終之事乎

如五器

姚氏傳曰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

樾謹按姚方興以如五器連下卒乃復爲義蓋即馬融說太平御覽禮儀部引馬注曰五器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是也然如其說則但曰五玉卒乃復豈不甚明必變其文曰五器何歟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鄭氏此說于古無徵且以物相授與而謂之如亦未詳何義殆不可用也今按如猶同也廣雅釋言曰如均也上文同律度量衡傳曰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然則如與同竝有均義律度量衡言同五器言如其義一也五器者五兵也國語周語皐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注曰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是古謂兵器爲器大戴記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公問作兵予言作器此古謂兵爲器之明證蓋器械之中以兵爲重故得專以器名禮記少儀篇不度民械鄭注曰械兵器也謂兵器爲器猶謂兵器爲械矣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是古者兵器有五故謂之五器天子巡守所至必均同之故曰如五器也五兵之說諸傳記所載不一今姑依司馬法爲說其詳見孔氏廣森禮學巵言

卒乃復

樾謹按姚傳襲馬融之說以此句連上如五器爲義未得其旨辯見前矣隱八年公羊傳疏引鄭注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然每方禮畢輒歸道里迂遠于事不便且下文言歸此文言復文旣不同義亦當異若如鄭注何不言卒乃歸而必言卒乃復乎今按周官宰夫職曰諸臣之復鄭注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又太僕職曰掌諸侯之復逆注曰復謂奏事也卒乃復當從此義謂

每一方禮畢舜輒使人反報于堯也下文歸格于藝祖方是舜自歸曰復曰歸經同別而言之何後人尙況而一之乎

歸格于藝祖

傳曰藝文也言祖則考著

樾謹按姚以藝祖卽文祖益陰用鄭義鄭君說上文受終于文祖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見史記集解又說此文歸格于藝祖曰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見詩我將篇正義是鄭意正謂藝祖卽文祖也姚襲其說但不以爲明堂耳今按文祖之說自以

鄭義爲塙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然則舉文祖之一名以包靈府神斗眾名猶舉明堂之一名以包靑陽總章諸名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舜之受終必於文祖猶周公朝諸侯必于明堂也孫氏星衍江氏聲竝宗其說洵無以易之矣惟以藝祖謂卽文祖恐未必然文祖藝祖旣有異名必非同實若文藝一也何以前後俱言文祖此獨變文言藝乎且藝之訓文亦非古訓周官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猶言材藝也漢世遂以六經爲六藝而後世因之有文藝之稱豈可以說唐虞之書乎尙書大傳作歸假于禰祖史記五帝本紀亦云歸至于禰祖廟此自是古文今文之異然文祖無異文而藝祖禰祖古今文不同卽此可知藝祖之非卽文祖矣釋文引馬王云藝禰也以藝爲禰是以今文說古文上文受終于文祖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是馬融之意固以文祖藝祖爲有別矣惟藝之爲禰殊無依據孫氏星衍謂聲相近此未得也藝當讀爲暬暬從埶聲古藝字止作埶漢書楚元王傳注曰埶古埶字司馬遷傳注曰蓺古藝

字蓋古作埶後作蓺又作藝轉相加而愈非古矣是故以藝爲暬實以埶爲暬古文以聲爲主省不從日亦猶以哥爲歌以臤爲賢之例也國語楚語居寢有暬御之箴韋注曰暬近也暬之義爲近禰之義亦爲近襄十三年左傳正義曰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隱元年公羊傳疏引舊說云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以是推之疑古字止作爾爾近也其後又加示旁者神之也故說文無禰字也字亦通作昵高宗肜日篇典祀無豐于昵釋文引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然則以暬爲禰猶以昵

祝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是泛論事理非以知力字
解經文知字也經文知字王氏蓋讀如本字正義曰
是知爲臨之道此說與王氏合釋文依王注作音乃
首云音智失之矣

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上九

注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生
猶動出也

樾謹按王注以觀我生爲觀其道又訓生爲動出正
義因謂道是開通生利萬物故道得名生其義殊爲
迂曲生當讀爲性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

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觀我生卽觀我性也觀其
生卽觀其性也率性之爲道故傳曰觀我生進退未
失道也京房說此經曰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
性行然則以觀其生爲觀其性漢人固有此解矣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

正義曰屨謂著而踐履也

樾謹按說文履部屨履也然屨履二字義自有別詩
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不得易之曰糾糾葛履可以
屨霜蓋屨爲字可作履踐履字必不可作屨也周易
履霜履虎尾字皆作履此文不云履校而云屨校義
殊可疑且校之爲物雖施於足然非著而踐履之也
集解引虞翻曰屨貫趾足也訓屨爲貫疑其字未必
作屨說文女部婁空也史記律書曰婁者呼萬物且
內之也以物內空中則有貫義或虞本固作婁歟婁
校者內其足於校中也後人因下有滅趾之文改其
字作屨似是而實非矣

白馬翰如　賁六四

注曰鮮絜其馬翰如以待　正義曰白馬翰如者但
鮮絜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之未敢輒進也

樾謹按注言翰如以待則王氏之意不以翰如爲馬

色也禮記檀弓篇正義引鄭注曰翰猶幹也見六四
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是鄭君讀翰爲幹王氏此注
蓋陰從鄭讀但不用其幹而有之之義廣雅釋詁幹
安也王氏之意讀翰爲幹而訓幹爲安翰如猶安然
也故曰翰如以待正義以翰如爲馬色則待字無著
矣乃又增出徘徊字豈注意乎

剝牀以辨　剝六二

注曰辨者足之上也　正義曰辨謂牀身之下牀足
之上足與牀身分辨之處也

樾謹按王氏解剝牀以足爲猶剝牀之足足屬牀故

相近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始也漢書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是作阻者古文作祖者今文馬用今文說耳竊謂阻祖皆且之叚字古字祖阻皆與且通商祖庚卣祖乙卣其祖字皆作且儀禮大射禮曰且左還鄭注曰古文且爲阻是其證也說文且部几薦也然則黎民且飢猶云黎民薦飢詩雲漢篇飢饉薦臻毛傳曰薦重也正義引爾雅釋天仍飢爲荐謂薦荐字異義同黎民薦飢正仍飢之義也且字古文作几几在地上有薦籍之意故訓爲薦作祖作阻均其叚字因其作祖而訓爲始因其作阻而訓爲阸俱未免望文生訓矣

經三　十七

女后稷

正義曰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女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居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

樾謹按稷曰后稷猶夔曰后夔羿曰后羿所謂尊而君之者是也帝命其臣何得亦從尊稱而曰女后稷乎若謂女君此稷官不辭甚矣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汝居稷官種蒔五穀疑鄭君所據本作女居稷今作后者后與居形似又經傳多言后稷因而致誤也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后字亦當作居世居稷者世居稷官也今作世后稷則不成義矣韋注曰后君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寬而栗

傳曰寬宏而能莊栗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曰寬大而敬謹戰栗也姚義卽本馬融說然莊栗之義與下文無傲相近傳曰簡失之傲然則寬不失之傲也此栗字疑非戰栗之謂栗猶秩也詩良耜篇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穦之秩

經三　十八

秩哀二年公羊傳戰于栗釋文曰栗一本作秩是栗與秩古通用寬而栗猶寬而秩也言寬大而條理秩然也爾雅釋訓曰秩秩智也是其義也禮記表記篇寬而有辨鄭注曰辨別也猶寬而栗也然則鄭君以寬而栗爲寬而有辨別得其旨矣

歌永言

傳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正義曰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

樾謹按史記五帝本紀作歌長言是亦訓永爲長然

訓永爲長則下句聲依永爲聲依長矣於義難通蔡沈集傳曰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夫五聲旣有長短清濁之不同卽不得言依永也豈將獨存宮聲而廢其四聲乎蔡說非也今按漢書禮樂志曰歌咏言聲依咏藝文志曰詩言志歌詠言是今文尙書永作詠當從之詩言志歌詠言謂詩所以言其志歌所以詠其言也依其所詠以定五聲是謂聲依詠又患其不和也而以六律六呂和之是謂律和聲古文尙書作永者卽詠之叚字耳釋文曰永徐音詠得之矣

庶明厲翼 皋陶謨

枚傳曰衆庶皆明其教令而自勉厲翼戴上命　正義引鄭注曰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

樾謹按枚傳增字太多未得經旨鄭注以庶明爲衆賢明亦近不詞明當讀爲萌周官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杜子春讀萌爲明又曰其字當爲明是明萌古通用也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漢書霍去病傳及臧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竝曰萌與甿同是古人每叚萌爲甿呂氏春秋高義篇比於賓萌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文選上林賦以贍萌隸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吳都賦李注引戰國策臣覩人萌謠俗漢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楊震碑凡百黎萌皆是也然則庶萌猶言庶民矣詩卷阿篇有馮有翼鄭箋曰翼助也庶萌厲翼言庶民勉厲以助上也惇敘九族猶堯典言九族旣睦庶萌厲翼猶堯典言黎民於變時雍九族舉至近者庶萌舉至遠者故曰邇可遠在茲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此所以惇敘九族而庶萌厲翼也

簡而廉

傳曰性簡大而有廉隅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簡而文溫而理鄭注曰猶簡而辨直而溫也然則此經廉字鄭讀爲辨言雖簡約而有分別也論語陽貨篇古之矜也廉鄭注曰魯讀廉爲貶禮記玉藻篇立容辨卑鄭注曰辨讀貶廉辨竝可讀爲貶是其聲相近也故鄭讀此經廉字爲辨凡人惟過于簡約則無等威易於無別書曰簡而辨禮曰簡而文其義一也鄭說洵長于枚矣

剛而塞

傳曰剛斷而實塞　正義曰剛而能斷失於空疏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

樾謹按剛而能斷安見必失亡之空疏正義所說非也塞當讀爲思堯典篇欽明文思今文尚書作塞正義引鄭注曰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說也後漢書郅惲傳注引鄭注尚書考靈燿曰道德純備謂之塞此今文說也是鄭君各依本字爲說釋文引馬融曰道德純備謂之思則以今文塞字之義爲古文思字之義矣說詳段氏撰異蓋思塞雙聲故義得相通堯典思字馬以塞字讀之然則皐陶謨塞字亦可以思字讀之剛而塞者剛而思也剛斷之人恐或不能審思則失之於不當斷而斷者多矣故必剛而思乃爲德也

百僚師師

傳曰師師相師法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師衆也廣雅釋訓曰師師衆也猶之雍爲和雍雍亦爲和肅爲敬肅肅亦爲敬古人之詞類然百僚師師乃衆盛之貌猶詩言濟濟多士也微子篇卿士師師非度梓材篇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凡言師師皆言衆也馬融解卿士師師非度曰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見史記集解枚傳以師師爲相師法蓋即襲馬融說然非古義矣

無教逸欲有邦

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樾謹按逸豫貪欲非美名也必無以此爲教者且經文止有邦二字乃增益之曰是有國者之常非經旨矣今按教之言效也說文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曰教之爲言效也言上爲而下效也釋名釋言語曰教效也下所法效也蓋教從孝聲說文子部曰孝效也孝從爻聲周易繫辭傳曰爻也者效此者也是爻孝教三字並聲近而義通無教逸欲猶無效逸欲與無若丹朱傲同義有邦二字屬下讀有邦兢兢業業言有國者不可不慎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傳曰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　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樾謹按王肅本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爲說枚則專以諸侯言其義皆有所未盡鄭義盡之矣而江氏聲據曲禮禮不下庶人謂庶人通用士禮不別爲庶人制禮于是又自爲說謂五等諸

侯爲三卿大夫四士五而引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證五等諸侯爲三其說似塙矣然不及天子義終未安今按五禮者天子也公侯也伯子男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僖二十九年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可證公侯與伯子男之禮不同昭四年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侯合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合公侯伯子男而一之分士庶人而二之固其說之小疏矣

予思日孜孜

傳曰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樾謹按上文皋陶云思曰贊贊正義曰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是其字作曰音越今作日讀人實反誤也禹此語與皋陶之語相承則其字亦當作曰因皋陶言思曰贊贊故禹言予思曰孜孜也曰者語詞思曰贊贊者思贊贊也思曰孜孜者思孜孜也正義解上文曰字未得其旨然即其語知上文是曰字可知此文亦是曰字矣蓋兩語相承不容有異也

奏庶艱食

傳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

樾謹按如枚傳則當移庶艱食三字於暨稷播之上必非經旨矣釋文曰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然根食二字甚爲不辭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然菜蔬之類不爲甚難且經止言艱食安知其爲菜蔬乎恐亦非經旨矣今按艱當讀爲饎說文堇部艱從堇艮聲重文囏曰籒文艱從喜蓋喜聲之轉即爲欣成十三年左傳曹公子欣時十六年公羊傳作喜時是其證也喜轉爲欣則與艮聲相近故篆文艱從艮聲籒文囏從喜聲也囏從喜饎亦從喜兩字聲同故得通用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鄭注竝曰炊黍稷曰饎爾雅釋訓篇釋文引字林曰饎熟食也然則饎食謂熟食正與鮮食相對成義先時隨山刊木猶未播種止得鳥獸之屬而食之故曰暨益奏庶鮮食此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田疇已可耕種兼得黍稷之食故曰暨稷

播奏庶饎食鮮食也馬融百穀之說於義正合但必作根食則轉未安耳艱根竝從艮聲囏饎竝從喜聲以六書叚借之例求之皆無不合而饎食之義則視根食之義爲長矣禮記樂記篇天地訢合鄭注曰訢讀曰熹訢從斤聲得讀爲熹故艱從艮聲得讀爲饎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

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

樾謹按枚以忽爲忽怠與治理相對義殊未安至蔡沈傳竟云忽治之反也更爲肊說矣忽字鄭作曶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敎於五官如其說則曶卽今笏字笏以出納五言不辭甚矣然以鄭注釋之蓋於治字絕句而以曶字屬下讀其解非也其讀是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者聲音之道與政事通故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在察天下之治理也曶以出納五言者曶乃語詞說文曰部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又云曶出气詞也從曰象气出形然則曰曶二字古人竝用爲語詞曶以出納五言者以出

納五言也曶乃語辭不當以實義求之漢書律厤志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云云班氏此解以順字釋訓字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卽訓以出內五言也古文今文文字雖異而句讀則同可證枚傳以治忽連讀之非矣又按漢志訓字今本譌作詠段氏撰異據隋書律厤志訂正今從之

既載壺口 禹貢

樾謹按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與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文義一律舊讀以冀州既載爲句非也蔡傳曰經始治之謂載言既又言始甚爲不詞白虎通四時篇曰載之言成也既載壺口言禹治壺口既成乃治梁岐也壺口不言治者文見于下故省于上也猶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岳陽不言修者文見于上故省于下也此古人屬詞之法也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

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夫
兗賦中下經無明文鄭何以知之且訓貞爲正而云
正作不休義亦難曉及讀枚傳正與相當之說始悟
鄭意鄭訓貞爲正者蓋謂正當也廣韵曰正正當也
厥田中下厥賦亦中下賦正與田相當他州無田賦
同等者獨兗則然如曰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則
於詞累矣故變文曰厥賦貞也洛誥我二人共貞釋
文引馬曰貞當也厥賦貞亦此義也枚傳正與相當
之說蓋稱鄭舊義謂賦第九則有意異鄭耳鄭注又
曰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者正

作之正蓋涉上文貞正也而誤當云治此州工作不
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故繼之曰言功難也曰
工作誤爲正作而鄭義晦矣江氏聲尚書集注乃改
鄭注中下爲下下殊鄭從枚其失已甚信述古之難
也

嵎夷既略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用功少曰略

樾謹按略當爲垎說文土部垎土乾也一曰堅也嵎
夷既垎正當從土乾之訓水退而土乾也作略者叚
借字垎略並各聲从土从田義得相通說文田部畂
城下田也漢書翟方進傳注引張晏曰堧城郭旁地
廣雅釋水曰吭池也王逸注七諫曰陂池曰抗然則
垎之爲略猶畂之爲堧吭之爲抗矣

厥土赤埴墳

傳曰土黏曰埴

樾謹按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文
選蜀都賦注引鄭注曰熾赤也是經文埴字鄭本作
戠讀爲熾訓爲赤枚傳乃今文家說非古文家說也
惟鄭義亦有未安既言赤矣何必又言熾乎戠字仍
當讀如本字赤者赤色也戠者襍色也周易豫九四

勿疑朋盍簪虞氏本簪作戠曰戠聚會也襍色謂之
戠正取聚會之義周官縫人職鄭注曰柳之言聚諸
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公彥疏曰
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赤戠猶柳穀也穀卽說文穀字亦赤色日色赤而又
聚有諸色謂之柳穀土色赤而又聚有諸色謂之赤
戠矣下文曰厥貢惟土五色蔡沈傳曰徐土雖赤而
五色亦閒有之不知五色卽包于一戠字之中經固
有文不待後人增益其義也

陽鳥攸居

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諸儒之說皆以陽鳥爲雁竊獨疑之此篇所敘治水詳見九州之下者莫非地名此州上言彭蠡下言三江震澤獨于此三句中言雁非惟文勢不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古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杜注衞地名又鄭有鳴雁在陳留縣漢北邊有雁門安知陽鳥非地名乎

樾謹按林說是矣然未盡也古鳥島通用釋名釋水曰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人物所趣如鳥之下也集韻二十二晧曰島古作鳥羣經音辨曰鳥海

曲也是以冀州島夷皮服史記夏本紀作鳥夷揚州島夷卉服漢書地理志作鳥夷後漢書度尚傳注引此亦作鳥夷然則陽鳥即陽島也古文止作鳥鳥夷也陽鳥也一也後人于鳥夷之鳥皆改作島而陽鳥之鳥則因誤解爲雁轉得仍古文之舊而其爲地名則益無知者矣林氏雖知陽鳥爲地名然不知鳥即島字而引虎牢犬丘之類以證之蓋古字亡而古義之湮久矣說文山部島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然島亦不必在海中史記司馬相如傳阜陵別島正義曰水中山曰島字亦作隝文選西京賦長風激於別隝注曰水中之洲曰隝音島然則所謂陽鳥者雖不知何地要亦此類也呂氏春秋恃君覽有揚島豈即禹貢陽鳥歟至鳥夷之鳥字當作鳥而義則仍當爲島鄭注曰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則未免望文生訓矣

九江孔殷

傳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樾謹按史記作九江甚中枚義即本史公說然以經例求之如九河既道三江既入之類末一字皆言水之治九江孔殷亦當同之殆非甚中之謂也今按孔

當訓大老子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殷猶定也堯典篇以殷仲秋五帝紀作以正仲秋以閏月定四時五帝紀作以閏月正四時史公以訓詁字易經文殷訓正定亦訓正然則殷定同義因尚書家之師說矣九江孔殷者九江大定也言九江之水東合大江故水勢大定也正義引鄭注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里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按鄭君說九江自是古義而以孔殷爲其孔衆多不辭甚矣雖古文家舊說殆不可用

厥名包匭菁茅

正義曰鄭康成以厥名屬下包匭菁茅爲句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樾謹按厥名包匭菁茅與厥篚元纁璣組文法一律當以鄭讀爲正太史公以厥名屬上三邦底貢爲句作三國致貢其名集解引馬融注曰三國所致貢其名美也枚傳從之殆非經旨矣然厥名二字鄭注不傳不知鄭作何解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曰古曰名今曰字蓋古謂字曰名故以文字題識即

謂之名亦或作銘司勳曰銘書于王之大常注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鄭注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蓋書以識事古但謂之名後人因器物題識或須刻之故從金作銘耳厥名包匭菁茅者因既包裹而又纏結不可識別乃以文字題其上亦重之之意也他物則否故包匭菁茅獨言厥名也

岷嶓既藝

釋文曰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

樾謹按說文無嶓字壁中古文蓋止作播後人因其是山名輒改從手者爲從山而其音猶從播之本音故韋昭音播也播與波古通用上文滎波既豬馬鄭王本作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並其證也播與波通故亦得讀從波音此陸德明所以音波也以音求之古字作播無疑矣

四隩既宅

樾謹按四隩既宅即堯典所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者也故九山九川九澤皆言九而此獨言四也國語周語宅居九隩合通四海九隩亦當作四隩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誤也辯見國語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樾謹按上文甸服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皆積而計之也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三百里者合二百里而言四百里者合三百里而言五百里者合四百里而言也下文綏服要服荒服曰三百里二百里皆不積而計之三百里則自爲三百里也二百里則自爲二百里也獨此文曰百里采二百里男邦則積而計之也所謂二百里者合百里而言也曰三百里男邦則又不積而計之所謂三百里者自爲三百里也以前後文準之似乎自亂其例矣疑三百

里本作二百里傳寫誤加一畫耳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適合五百里之數皆不積而計之也史記夏本紀漢書地里志竝同今本無可據以訂正然尋繹文義其誤自見蓋甸服分爲五等若曰百里賦納總百里納銍百里納秸服百里粟百里米則於文不便故積而計之曰百里二百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至侯服以下或分三等或分二等自無庸積而計之矣若如今本將使人積而計之乎則止于三百里將使人不積而計之乎則又成六百里疑誤後人莫此爲甚而於太史公及馬鄭之說皆不可通矣

堯典咨女二十有二人王氏引之謂當作三十有二人四岳爲四人十二牧爲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爲九人殳斨伯與爲三人朱虎熊羆爲四人合之爲三十二人說詳經義述聞此文二譌爲三猶彼文三譌爲二凡若斯類其數顯然即可從而訂正似無容別求證據也

二百里流

傳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樾謹按廣雅釋詁流末也漢書外戚傳託長信之末流是流有末義故冕玉之垂者謂之鎏旌旗之游字亦作旒其義竝通也此二百里最居五服之末故謂之流矣枚傳訓移未得其旨

怠棄三正 甘誓

傳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鄭注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枚傳即本鄭注然天地人之正道但謂之三正於義未明恐鄭義非也釋文引馬注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若然則有扈氏所建何正豈亦如秦人之建亥乎經無明文疑不足據今按爾雅釋詁曰正長也故古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

官長也是其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人賂晉六正注曰三軍之六卿竊謂三正六正其義正同據周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雖未知夏制如何然上文乃召六卿詩棫樸篇正義引鄭注曰六卿六軍之將是王六軍六卿與周制同然則大國三軍三卿宜亦同矣是故三正者三卿也猶晉六卿謂之六正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以天子之命卿而怠棄之則其不奉王命任用私人可見矣故以爲非也

御非其馬之正

傳曰御以正馬爲政

樾謹按史記夏本紀作御非其馬之政尋繹枚傳似以正馬釋政字其所據經文亦當作政也惟御非其馬之政於義難通政疑攻字之誤上文曰左不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此文曰御非其馬之攻女不恭命三攻字同義御非其馬之攻猶云御不攻于御也攻誤作政猶鄭注工作不休今誤作正作不休也說見禹貢厥賦貞下

予則孥戮女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女身辱及女子

樾謹按如枚說則經文當言戮女孥矣非經義也周官司厲注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爲之奴是古本止作奴不作孥漢書季布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此因尚書家舊說然上文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明是誅戮之戮此承戮于社而言不當別爲戮辱之戮疑奴當讀爲孥文選長笛賦注引蒼頡篇曰孥捽也引也予則孥戮女言予則捽引而戮女也枚傳固非舊說恐亦未是耳

羣經平議卷三終

羣經平議卷四

德淸俞樾

尚書二

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

傳曰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樾謹按史記殷本紀曰舍我嗇事而割政無夏字枚傳亦不及夏字是夏字衍文也後人因正義曰爲割剝之政于夏邑故妄增之耳然傳義與經旨未合蓋經旨正如蔡傳所謂亳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者宋儒雖短于詁訓至其體會古人語意則有獨得之見未

可盡没也我后當謂湯割讀作害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割與害古通也害卽下文時日害喪之害今作曷乃後人所改孟子梁惠王篇引作時日害喪可證古本作害也詩葛覃篇毛傳曰害何也亳衆蓋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何正乎故湯告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也史記作政者正之爲政猶害之爲割並叚借字耳

有衆率怠弗協

傳曰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

樾謹案史記集解引馬注曰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攸傳正用馬注然非經旨也經方言桀之無道乃又責民之怠惰斯不然矣怠讀爲殆古怠與殆通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曰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竝當作怠而經皆作殆是怠殆通也此文怠字當爲危殆之殆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故其民率危殆而弗協也三率字皆語詞詩思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馬注以相率釋之亦誤矣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盤庚上）

樾謹案遷于殷是既遷矣民不適有居是既遷之後民有所不便非未遷以前民不樂遷也嘗取盤庚三篇反覆推求竊謂盤庚之作當從史記殷本紀說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是盤庚之作在小辛時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愼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矣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其首篇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篇首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蓋民習于耿之奢淫故至殷而不適有居言

不安于所居也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而告之曰無傲從康又曰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又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又曰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所再三致告者皆勉以本業戒以荒淫正與去奢行儉之指合且曰自今至于後日則爲既遷後所作可知使其時尙未遷則但可如中篇之末所云今予將試以汝遷不當曰自今至于後日也又自王若曰格汝衆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凡數百言無一語及遷至中篇則屢言之曰視民利用遷又曰今予將試

以女遷安定厥邦又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豈非中篇述未遷時語故屢及之上篇乃盤庚遷殷後正法度之言與遷無涉乎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為上篇盤庚下宜為中篇盤庚上宜為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惟奠厥攸居而民不適有居此盤庚所以必正法度也然則作書者何以顛到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

遷殷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孰而能詳也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兩篇所以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曰三篇在作書者則以上篇為主而中下兩篇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乃伏生之舊合為一篇而仿漢石經之例罰及乃身弗可悔之下空一格接盤庚作永建乃家之下空一格接盤庚既遷以見古人附錄之體而其義則從史記為百姓追思而作上篇所載皆盤庚遷殷後之言則篇中文義自明矣

率籲眾慼出矢言曰

樾謹按盤庚上篇既曰盤庚遷于殷又曰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一篇而兩用發端之語先儒未有得其義者今按說文頁部籲呼也商書曰率籲眾戚是感本作戚今作感者後人依枚傳義改之也率乃語詞詩思文篇毛傳曰率用也盤庚因遷殷之後民不適有居用是呼眾戚近之臣使之出而矢言于民也籲之義當從說文訓呼古彝器銘詞每用呼字無專鼎曰王呼史友冊命無專頌鼎曰王呼史虢生冊命頌師遽敦曰王呼師朕錫師遽貝十朋師酉敦曰王呼史秝門冊命師酉吳彝曰王呼史戊冊令吳此類甚

多然則籲眾戚者呼眾戚也正古人紀載之體自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至底綏四方凡九十四字皆盤庚使人依己意為此言故盤庚之文聱牙難讀而此九十四字獨為明順蓋譔述之文與面命者不同也其文至底綏四方已畢下乃盤庚進其臣而親誥之與上文不相蒙故各以盤庚發端焉

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樾謹按我王即謂盤庚也盤庚自言皆稱予此則使眾近臣出而陳辭非盤庚自言故稱我王也來者自耿來亳也爰之言易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

爰田服注曰爰易也旣爰宅于兹言旣易宅于兹也盤庚上篇爲遷殷後作此其明證矣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樾謹按商書言其如台者四湯誓篇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易其文曰柰何惟此篇卜稽曰其如台本紀不載以類求之則亦當爲柰何蓋古語如此也曰字句中語助非卜詞也言我民不適有居則是奢淫無度不能相正以生矣雖卜稽可柰何當以卜稽曰其如台六字爲句曰其猶越其也下文曰越其罔有黍稷越與曰古通用耳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盤庚之遷蓋不用卜故有非敢違卜之言說詳下篇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爲口實者故盤庚言苟不能以法度相正以生雖卜亦無如何耳

先王有服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

樾謹按枚義迂曲殆非也說文又部𠬝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𠬝今經傳皆作服服行而𠬝廢矣卩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鄭石制字子服是也襄二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上下有服言上下有制也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田有封洫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注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此云先王有服言先王有制也盤庚遷殷之後因民習以耿之奢淫不適有居故以先王之制告之其下云以常舊服正法度所謂常舊服卽先王之制矣

于今五邦

傳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旣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樾謹按釋文引馬融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其說亦與鄭同請以漢人舊說破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據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然則後五遷當從亳始若并商丘數之則不足前八遷之數矣枚傳悉本書序自不可易但因不知上篇爲遷殷後作而曰我往居亳

則疑不可幷今所欲遷者而預數之正義謂意在必
遷故遍數爲五此說殊爲迂曲故自盤庚上篇之義
明而五邦之數亦定矣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
傳曰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
樾謹案傳義非也說文教部斆覺悟也蓋民之不適
有居由于奢淫成俗而民之奢淫成俗實由在位者
導之盤庚覺悟于民之不適有居由于在位者之故
而欲以法度正之故曰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九字
作一句讀其下曰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文義本一氣正義曲徇枚傳曰先教民又戒
臣失之矣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
傳曰告女以法教謀退女違上之心
樾謹按此當以予告女訓女五字爲句告女訓女與
中篇承女俾女文法正同猷黜乃心四字爲句傳云
謀退女違上之心卽釋猷黜乃心之義謀退上無女
字知經文猷黜上不當連女字也今讀予告女訓爲
句不如枚傳爲長惟傳以猷爲謀義亦未安說文無
猷字文選張茂先女史箴王猷有倫注引詩王猶允

塞云猷與猶古字通是猷卽猶字也猶通作由莊十
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猶由二字義得通用是也由
用也猷亦用也言予告女訓女用黜女違上之心也
中篇曰暨予一人猷同心猷同心者用同心也傳曰
謀同心徙益不知其爲語詞而訓爲實義胥失之矣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樾謹按說文言部譒敷也商書曰王譒告之近世學
者皆據此謂當於之字絕句然修字屬下讀殊不成
義恐說文或奪去修字未足據也惟如傳義解爲王

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亦於經文不合經言播告之修
不言播告以所修也修疑當讀爲迪修字本從攸聲
多方篇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云迪馬本作攸
然則以修爲迪猶以攸爲迪也呂刑篇惟時伯夷播
刑之迪與此經播告之迪文義正同迪者道也枚氏
於彼傳解爲伯夷布刑之道然則播告之迪亦謂布
告之道也盤庚進其臣而告之則於開誠布公使羣
臣同諭故首言先王布告之道如此見我今日亦率
由是道也因叚修爲迪故學者不得其解耳
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傳曰女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樾謹按經文止言含德不言含惡德傳乃增出惡字非經旨矣含之言臧也懷也國語楚語上氣含收韋注曰含臧也戰國策秦策含怒日久高注曰含懷也惟女含德者惟女懷臧其德也惕當讀爲施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卽盤庚此文段氏撰異謂古文作惕今文作施其實古文惕字當從今文讀作施字施本字惕叚字言女懷臧其德不施及予一人也含與施正相應成義下文曰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施德于民卽施予一人君民一體也上用叚字下用本字古書自有此例解爲畏懼非其旨矣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樾謹按枚傳未得和字之義和當讀爲宣禹貢篇和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曰和讀曰桓桓與宣竝從亘聲古亦通用魏策魏桓子韓子說林篇作魏宣子是其證也和可讀爲桓故亦可讀爲宣矣女不和吉言于百姓者女不宣布吉言于百姓也枚以本字讀之非是

世選爾勞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女功勤

樾謹按傳訓選爲數於義迂曲非經旨也選當讀爲纂爾雅釋詁纂繼也禮記祭統篇纂乃祖服襄十四年左傳纂乃祖考國語周語纂修其緒其義竝同世纂爾勞者世繼爾勞也故下文曰予不掩爾善也選從巽聲纂從算聲古音相近說文食部籑具食也從食算聲重文饌曰籑或從巽是巽聲算聲相近之證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引作不可算也選之通作纂猶選之通作算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盤庚中

傳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　正義曰鄭元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爲之法也

樾謹按經文止言盤庚作不言造作舟船諸說皆非經旨由不知盤庚中篇實爲上篇故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與此作字同盤庚作猶繫辭傳曰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也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言盤庚旣卽位承祖乙之後奢侈逾禮故思涉河以民遷也中下兩篇皆附錄盤庚

遷都之事故以此發端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下篇曰盤庚既遷正相因也上篇曰盤庚遷于殷則爲遷殷後事自後人泥于篇第因幷盤庚作之義而失之矣下云乃話民之弗率蓋上篇是遷殷後事故曰不適言既遷而民不便也中篇是未遷時事故曰弗率言將遷而民弗從也

乃話民之弗率

傳曰話善言

樾謹按詩板篇抑篇毛傳並曰話善言也話之爲善言固古訓矣然此經話字在民之弗率上則非善言之謂也善言民之弗率於義豈可通乎話當讀爲佸說文人部佸會也字亦作括詩車舝篇德音來括傳曰括會也蓋皆聲近而義通盤庚會合民之弗率者而誥之故曰乃話民之弗率話即佸之叚字不當以本義說之

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樾謹按枚讀保后胥慼爲句非也洛誥篇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亦以承保連文江氏聲讀罔不惟民之承保爲句洵長於舊讀矣后胥慼當自爲句胥慼者相憂也言憂民之憂也鮮讀爲斯詩瓠葉篇鄭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是鮮與斯聲近義通浮讀爲佛後漢書襄楷傳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鮮以不浮于天時者斯以不佛于天時也說文口部咈違也古書每以佛爲之法言寡見篇佛乎正李軌注曰佛違也文選非有先生論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李善注引字書曰佛違也並其證也又曰佛扶勿切是佛與扶爲雙聲而浮從孚聲與扶爲疊韵故浮得讀爲佛也此言君常憂民之憂斯于天時無所違失若從枚傳則但曰鮮不浮天時文義已足而以字于字皆贅矣江氏聲據漢石經戚作高因讀后胥高鮮爲句爲之說曰小山別大山爲鮮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其說甚鑿恐不可從漢石經作高者亦聲之轉也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篇作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蹙從戚聲造從告聲而得相通然則戚聲之轉即如告矣高與告聲近故皋字通作高又通作告是其例也漢石經戚作高正猶蹙之爲造矣讀古書者當依

聲而求字勿逐字而求解浮之為佛𠰔之為高其義絕遠殆難為拘文牽義者道矣

承女俾女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女使女徙

樾謹按俾之訓使蓋本釋詁文然如傳義則俾女下必增出徒字於文方足矣說文人部俾益也字亦作諀會部曰諀益也又通作埤廣雅釋詁曰埤益也俾與諀埤聲義皆同承女俾女者承引女俾益女也與予告女訓女句法相似說詳上篇

惟喜康共

傳曰惟與女共喜安

樾謹按如傳義則當云惟喜共康於義方明不當云惟喜康共也傳義殆失之矣廣雅釋詁拱固也共拱古通用論語為政篇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釋文共鄭作拱是也惟喜康共者惟喜安固也康之義為安共之義為固康共二字平列上文承女俾女承俾二字亦平列枚說並于文義未安

予若籲懷茲新邑

傳曰言我順和懷此新邑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若女也說文頁部籲呼也予若籲者予女呼也猶言予呼女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並曰懷歸也懷茲新邑者歸此新邑也言予呼女歸此新邑亦惟女故耳枚氏於上篇率籲衆戚訓籲為和此籲字亦訓和段氏玉裁謂籲音同籥籥音同龠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故訓為和今按龢字並從龠然則籲之訓和自是古訓然以率籲衆戚為率和衆憂之人以予若籲懷茲新邑為我順和懷此新邑實于文義未安學者固不得因枚傳之僞而廢籲和之古訓要不得因籲有和義而曲從枚傳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傳曰女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忱誠動我是女不盡忠

樾謹案枚氏于句讀未審此當以乃咸大不宣為句乃心欽為句念以忱動予一人為句宣者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注韋注並曰宣明也是其義也欽言欽欽然也詩曰憂心欽欽是其義也重言之曰欽欽單言之曰欽古語類然故毛傳鄭箋每以重言釋一言如咥其笑矣傳箋並曰咥咥然垂帶悸矣傳箋並曰悸悸然

條其獻矣傳箋竝曰條條然皆其例也爾雅釋詁曰念思也念以忱動予一人與下篇念敬我衆文法正同言汝不憂朕心之所困乃皆大不明乃心欽欽然思以誠意感動予一人冀不遷也枚讀欽念以忱爲句並上下文皆失其讀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傳曰女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

樾謹按經言不屬而傳言不屬逮古增字釋經非經旨也釋文引馬云獨也屬之訓獨蓋以聲訓荀子成相篇剄而獨鹿棄之江楊注曰獨鹿與屬鏤同本或

作屬鏤然則屬之與獨古通用也爾忱不獨義不可解疑忱字馬本作沈爾沈不獨惟胥以沈言不獨爾自沈溺且相與共沈溺也獨字胥字正相應成義沈與忱字形相近詩采薇篇正義引鄭周易注曰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然則沈之爲忱猶溓之爲慊竝由立心與水相近之故耳馬注雖存于釋文而因沈誤爲忱遂無能申明其義者王氏鳴盛謂當云不獨大非古人以聲相訓之旨矣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

傳曰我一心命女女違我是自臭敗

樾謹按經言命女一不言一心命女傳義非也一字當屬下讀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盧辯楊倞注竝曰一皆也一無起穢以自臭者皆無起穢以自臭也今予命女當自爲句不連一字讀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

傳曰言我先王安女父祖之忠今女不忠女父祖必斷絕棄女命不救女死

樾謹按經文本一氣連屬若如傳義加入今女不忠

一轉恐非經旨也綏當讀爲退文十二年左傳乃皆出戰交綏杜注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正義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卻也是綏與退古字通也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爲妥卽其例矣綏乃祖乃父者退乃祖乃父也此承上文女有戕則在乃心而言謂女有戕害人之心我先后已知之必因孫子之不賢而斥退乃祖乃父於是乃祖乃父亦斷棄女不救乃死也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樾謹按乃祖乃父丕乃告乃祖乃父義不可通段氏玉裁謂當於告字絕句此亦曲說也我高后既作乃祖乃父則乃祖乃父必作我高后釋文既云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亦必云乃祖乃父本又作我高后傳寫奪去之耳尋繹文義似以別本爲長上文云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此當於政字絕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茲予有亂政義與彼同枚傳訓亂爲治非也同位同在朝廷之位者指羣臣而言羣臣之貪由于君政之亂故曰茲予有亂政句同位具乃貝玉於是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朕孫盤庚自謂也上文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枚傳曰幼孫盤庚自謂然則此文朕孫亦盤庚自謂明矣以其有亂政故作大刑也上言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此言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一就臣言一就君言言君臣將同受其罰也上文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亦是一就君言一就臣言蓋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反覆申明不遷之害君臣上下並有大咎說者誤解茲予有亂政一節爲責臣之辭則於義偏矣既以此一節爲責臣之辭於是疑朕孫當指臣不應出於高后之口遂改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而經意全晦賴有陸氏釋文猶可藉以訂正耳至下文迪高后之迪乃發端之詞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自攻經文爲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枚傳遂訓迪爲道言女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女其不辭甚矣

弔由靈盤庚下

傳曰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樾謹按訓弔爲至文義迂曲非經旨也弔訓至亦訓善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毛傳曰弔至鄭箋曰至猶善也粊誓篇無敢不弔正義曰弔訓至也鄭云至猶善也是弔之訓善固尚書家舊說矣弔善也靈亦善也弔由靈者善用其善謀也下文宏茲賁枚傳曰宏賁皆大也善用其善謀謂之弔由靈猶大此大業謂之宏茲賁也若謂弔靈不當並訓善則宏賁亦不當並訓大乎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傳曰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樾謹按此當於用字絕句大誥篇曰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並以卜用連文此云各非敢違卜用義亦然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尚書卜用連文於本義最近宏茲賁三字爲句與弔由靈一律弔靈皆善也宏賁皆大也正見古人用字之精又按經云非敢傳云不敢亦於經義未合蓋盤庚遷殷實不用卜觀中篇無一語及卜可知矣不然盤庚方段鬼神禍

福之說以聳動其民使得吉卜亦當如周公大誥屢及之矣何不一言乎當時臣民必有以此爲口實者故盤庚於旣遷之後自解之曰各非敢違卜用也各乃語詞廣雅釋詁各詞也徐鍇說文繫傳於曰㝅下云凡稱詞者虛也語气之助也枚傳不知各爲語詞而以君臣言斯失之矣廣雅各詞也一訓必有所受之王氏念孫疏證疑爲若字之譌非然也

尚皆隱哉

傳曰相隱括共爲善政

樾謹案枚解隱爲隱括是也此必古訓相承如此枚竊取之而以共爲善政足成之則非其義矣隱括與檃栝同荀子性惡篇楊倞注曰檃栝正曲木之木也殷俗奢淫逾禮不正甚矣盤庚遷都之意本在於此故旣遷之後卽欲以法度正之因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而告之曰尚皆隱哉欲其去奢淫之舊俗而就法度也其下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皆與去奢行儉之旨合故知漢人所傳爲不虛也漢石經隱作乘乘字義不可曉疑當爲繩詩緜篇鄭箋曰乘聲之誤當爲繩也是其例矣淮南子時則篇繩者所以繩萬物也高注曰繩正也則亦與檃栝同義今

古文文異而義同上篇曰不能胥匡以生匡亦正也不能胥匡是不就檃栝也然則盤庚以常舊服正法度卽由隱哉一語發其端矣觀其文義盤庚上篇實與下篇相承前人泥于篇第未有能見及此者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　高宗肜日

樾謹按降年之永不永疑與正厥事無涉正義引鄭注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惧焉故引以諫王也於義亦未安嗣已豈當以王爲蠢愚之人邪嘗反覆推求於漢書五行志而得此經之旨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爲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

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歆此說雖或附會亦必有所自商自陽甲以來諸君享年不永據竹書紀年陽甲四年小辛三年小乙十年惟盤庚二十八年耳高宗承小乙之後見先君皆不永年而彤祭之日又有此異爲繼嗣將易之象必將悚然震動殷本紀云武丁懼懼者懼此也又云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而已史公增勿憂一語乃善於說經者篇中自惟天監下民典厥義至乃曰其如台皆告王使勿憂也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史記作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是下一民字當爲衍文天既孚命漢石經孚作付亦當從之孚之爲付猶桴之爲梆也祖己之意蓋謂天之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夭民而絕其命也乃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之故耳天既付命于人人苟能正其德雖有妖孽其奈何哉乃曰其如台與盤庚篇卜稽曰其如台義同猶言越其奈何也說見盤庚上篇祖己因武丁恐懼故爲此言使王勿憂自王司敬民以下始是進戒之詞故以嗚呼發之也古大臣進言于君從容不迫如此是可見其愛君之誠矣然非史公勿憂二字則篇中之義不顯故知西漢經師之說爲可寶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傳曰允胤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

樾謹按傳文當曰典常也傳寫奪典字耳無非天所嗣釋罔非天允之義典常也祭祀有常釋典祀之義孔穎達據誤本作正義乃讀傳文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九字爲一句而釋之曰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則大非傳義矣然如傳義讀罔非天允爲句實亦未安疑當以罔非天爲句王司敬民司字史記作嗣當從之言王嗣位敬行民事罔非天所命也祖己言此者見天降下民作之君人君乃天所命以治民者也其位雖傳之自父其命實受之自天不當私其所親也允典祀自爲句爾雅釋詁曰允繼也典當爲殄考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典司農云典讀爲殄是其證也釋詁曰殄絕也允殄祀者繼絕祀也言當繼續其已絕之祀無徒豐於近廟也按殷本紀自祖乙以後陽甲小辛小乙四君皆兄弟相及通典卷五十一引賀循議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賀循此議必尚書家舊

說以其說推之則盤庚止立父祖乙廟而不立兄陽甲廟小辛之於盤庚小乙之於小辛亦必猶是矣高宗繼父小乙之後其止立父小乙廟而世父陽甲盤庚小辛皆無廟從可知也此實當時闕典故祖已以繼續已絕之祀無徒豐于近廟爲高宗諷也通篇皆告王使勿憂而其訓于王者止此數語蓋此下尚有高宗之訓一篇必詳言之而今亡矣此篇告王勿憂之意爲多故以高宗肜日名篇下篇所載當詳言其所訓于王之事故以高宗之訓命篇也不然何不分爲上下兩篇而必異爲之名乎

天既訖我殷命　西伯戡黎

樾謹按是時殷猶未亡乃云既訖我命義不可通古書既與其每通用禹貢濰淄其道史記夏本紀作既道詩常武篇徐方既來荀子議兵篇引作徐方其來並其證也天既訖我殷命當作天其訖我殷命蓋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故推度天意如此也此篇以天其訖我殷命發端猶微子篇以殷其弗或亂正四方發端也皆事前推度之辭若作既訖則似乎事後之論矣

格人元龜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

樾謹按至道之人謂之至人義殊未安元大也格亦大也元龜者大龜也格人者大人也史記格作假爾雅釋詁假大也方言曰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周秦之閒謂之假此經字雖作格義與假同即以格至之義而論釋詁曰晊大也釋文曰本又作至然則至亦大也格之義爲至即爲大矣凡有大義者皆有美善之義元訓大亦訓善即其例也論衡卜筮篇引此經而釋之曰賢者不舉大龜不兆是王仲任以格人爲賢者義自可通孔穎達以爲至道之人則失之矣

指乃功

傳曰言殷之就亡指女功事所致

樾謹按枚傳未解指字之義指致也言致極爾之事必將爲戮也詩武篇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指與耆古字通用皇矣篇上帝耆之潛夫論班祿篇引作上帝指之是其證也書言指乃功詩言耆爾功文異而義同美惡不嫌同辭

我祖底遂陳于上　微子

傳曰言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樾謹按厎遂陳于上當以德言下文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紂所亂敗者即湯所厎遂而陳者也上何不言德者文見於下故省于上古人自有此文法也傳不知此而增出功字失之

我用沈酗于酒

樾謹按無逸篇傳以酒爲凶曰酗是枚氏所據本固作酗故其說如此必非枚氏私造此字而自爲之說也陸德明謂說文作酌然說文酌篆下並不引此經壁中古文作酌與否未可知也玉篇酉部酌許具切兇酒曰酌醟又出酗字曰同上玉篇之字多本於說文安知古本說文酌篆下不更有重文作酗者乎鄭康成注周官司救亦有酗醟之文不得謂漢時無酗字矣蓋酗者會意字也酌者形聲字也經典相承之字苟合六書之旨皆可各從其舊江氏聲必謂酗不成字改從說文作酌失之泥矣

好草竊姦宄

傳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

樾謹按枚氏解草竊之義殊爲望文生訓江氏聲曰莠害苗爲草竊引呂氏春秋辯土篇文爲證然彼文云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此自是呂氏誤造之語非古人名莠害苗爲草竊也不得因草竊二字適與此經合遂引以爲證孫氏星衍引廣雅釋言鈔掠也謂與草聲相近其說視江氏爲長然讀草爲鈔於古無徵如其說則盜聲與草聲亦相近直讀爲盜竊豈不更徑易乎江孫兩說殆皆未塙今按竊當讀爲蔡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本作察察然則竊之爲蔡猶竊竊之爲察察也草竊者草蔡也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是草蔡有散亂之義古語然也其本義屬草引而申之則凡散亂者皆得謂之草蔡故與姦宄連文好草蔡即好亂也草蔡之語止見于許氏之書他無所見古語久湮而此經又叚竊爲蔡於是其義益晦矣

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傳曰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樾謹按經文止有獲字無中字傳義非也詳此經之義正牧誓所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者昭七年左傳曰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又曰昔武王數紂
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皆可以
說此經蓋文王之法有罪人逃亡則大蒐其衆期于
必得而紂則反是故當時以爲逋逃之淵藪凡有辠
罪者乃罔恆獲也罔恆獲猶言常不得使御其文曰
乃恆罔獲則其義便明顯而非古書佶屈之體矣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
何其
樾謹按史記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是微子之問

有一死一去兩意故上文旣決殷之淪喪又特呼父
師少師而發此問乃微子作誥之本意也我其發出
狂此去之之說也狂史記作往集解引鄭注曰發起
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是其義也吾家耄
遜于荒此死之之說也正義引鄭注曰耄亂也蓋不
忍斥言紂昏亂故言吾家昏亂與上文我用沈酗于
酒不言紂而言我語意正同遜古與馴通故堯典五
品不遜史記五帝紀作馴周易坤六二象傳曰馴致
其道釋文引向秀曰馴從也荒讀爲亡下文天毒降
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災亡殷國是讀荒爲亡正

古文家說此荒字當亦同也吾家耄遜于荒言吾家
亂而從于亡蓋欲從紂死不忍斥言故微其詞也微
子之意若曰我其發出往乎抑吾家亂而從于亡乎
今爾無指告我則或去或死不知所從無所措手足
矣故曰予顚隮也若之何其乃致其問之之意枚傳
謂如之何其救之亦非當日語意也微子之意晦于
千載賴史公數語猶可得其梗概耳吾家耄遜于荒
史記作吾家保于喪保耄同聲惟無遜字疑或奪誤
然觀上句狂字史記作往此句荒字史記作喪則微
子一去一死兩意居然可見下文詔王子出迪蓋就

微子之意而爲決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傳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
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樾謹按如傳義則讎斂與召敵讎一也何必重復言
之乎釋文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
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是鄭本上讎字與下異
讀馬本則并異其字矣段氏玉裁謂鄭亦讀讎爲稠
非也鄭蓋讀讎爲疇故徐云鄭音疇也一切經音義
卷一引國語賈注曰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孟子盡

心篇易其川疇脂注亦曰疇一井也鄭讀雖爲疇當從此訓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惟公田所入而已其外皆民之私田上不得而斂之也此云疇斂則是按井而斂之是所取不止公田矣殆紂時所加賦歟乂當爲刈據說文乂刈本一字也王逸注離騷曰刈穫也降監殷民用乂疇斂言下視殷民方用刈穫之時計疇而斂之也鄭義每存乎音以音求之往往可得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四

羣經平議卷五

德清俞樾

尚書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牧誓

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正義曰經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元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于牧野而誓豈王行已至于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

樾謹按此當以郊牧野三字連文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正釋尚書郊牧野三字之義合言之曰郊牧野從省則但曰牧野詩大明篇牧野洋洋是也又從省則但曰牧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也此篇以牧誓名篇是武王作誓實在郊外之牧而史臣併舉郊野者是時諸侯會者八百乘徒衆多其所屯聚必非一處前軍及郊後軍至野中軍在牧亦情事所應爾也鄭注稱郊外曰野是鄭君所見爾雅與今本異然據尚書以治爾雅則尚以今本爲長矣又爾雅此篇之後總題曰野蓋野者對邑而言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野外林林外坰雖分五名然郊牧林坰實皆野

也故亦有稱牧之野者詩閟宮篇致天之稱于牧之野禮大傳篇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牧稱牧之野猶坰稱坰之野駉篇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坰之野即林外之坰牧之野即郊外之牧若以牧爲地名豈坰亦爲之地名乎

惟家之索

傳曰索盡也

樾謹按惟家之盡于義未安枚說非也周官方相氏以索室歐疫即此索字之義牝雞晨鳴必有妖孽當索室以歐除之故曰惟家之索武王以諸侯伐紂爲天下除暴亂亦猶索室歐疫也故以爲喻耳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樾謹按隸釋載石經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段氏玉裁謂未知今文家說如何其實乃誤字也漢人隸書王壬二字往往無別武梁石室畫象泰王作泰壬又魯峻碑陰壬端壬輔並即王字可證也文七年左傳宋公王臣卒釋文曰本或作壬臣蓋亦隸體混淆之故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非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爲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也然邕等正定六經文字而此等字

未能正定固其小疏或因經師舊讀學者共曉字雖作任讀仍爲王相習已久無庸改易其舊耳懼好古之士不加詳察或滋異說故具論之不迪之迪當讀爲由漢書揚雄傳注曰迪由也是迪與由聲近義通由者用也故周本紀作不用蓋史公讀迪爲由而以詁訓字易之也枚傳曰不接之以道迂矣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

樾謹按經但言奔不言降經但言迓不言擊經但言役西土不言役西土之義傳義非也史記周本紀弗迓作不禦集解引鄭注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爲周之役也其說亦甚迂曲蓋說此經者皆先有成見以爲聖人仁義之師宜乎其言藹如然後相稱不知上文明言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下文又言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則此文必是勉以殺敵致果方合作誓之本旨不當如先儒所云也迓字宜從史記作禦廣雅釋詁禦止也字亦通作御釋名釋樂器曰御止也弗禦者弗止也軍旅有進無退故勉以弗

止也克奔以役西土六字爲句奔讀如奮詩行葦篇
毛傳奔軍之將釋文曰奔音奮是奔得讀如奮也克
奔以役西土者克奮發以從我西土之役也此篇本
爲友邦冢君及從征庸蜀諸國而作故有以役西土
之語自尙桓桓以下至克奔以役西土文義本一氣
連屬欲其尙克如此也學者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惟天陰騭下民洪範

傳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正義曰傳以騭
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

樾謹按宋世家作維天陰定下民疑史公讀騭爲敕

皋陶謨篇敕天之命枚傳曰敕正也夏本紀作陟天
之命騭之爲敕猶敕之爲陟也敕訓正正與定古字
通故史公作定而枚傳從之正義謂騭即質也非是

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

樾謹按以皇極爲大中固古義也然下文言皇建其
有極惟皇作極一以大中訓之實有不可通者蔡傳
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其說
殊勝下文曰皇極之敷言又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並以皇極庶民極相對爲文說本馬注見史記集解

然則皇之爲君無疑矣極爲準則蓋亦古有此義詩
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猶言四方之準則也後
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蓋
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也昭十三年
左傳貢獻無極猶言貢獻無有準則也上文曰貢之
無藝服注曰藝極也杜注曰藝法制藝與極同義藝
爲法制則極亦法制矣周禮序官設官分職以爲民
極民極者民之準則也猶云以爲黔首則也國語越
語無過天極天極者天之準則也猶云順帝之則也
凡斯之類皆可證成其義

金曰從革

傳曰金可以改更　正義曰金可以從人改更

樾謹按枚傳不說從字之義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金
之性從人而更正義即本馬注然其說殊未安木之
曲直亦是從人何獨於金言之乎從革猶言因革也
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與由義同詩南
山篇衡從其畝釋文曰從韓詩作由是也由之義爲
因故從之義亦爲因金之性可因可革是爲從革猶
木之性可曲可直是爲曲直也

四曰司空

傳曰主空土以居民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之說亦與枚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此說殊為迂曲疑司空之空當讀為工以空為工猶以功為工以紅為工也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鄭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漢書哀帝紀害女紅之物如淳曰紅亦工也是工字可從力作功從糸作紅則亦可從穴作空矣蓋古人作字有省偏旁者如以啟為賢之類亦有加偏旁者如以割為害之類試以尚書言之大誥篇殷小腆王肅曰腆主也則腆即典字也呂刑篇明明棐常墨子作明明不常則棐即非字也然則空即工字復何疑乎冬官主百工之事故謂之司工其職雖亡而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則司空之為司工明矣工與功通功者事也惟其司工故掌邦事也冬官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未為無見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此乃匠人之事固亦冬官所屬且其下文曰興事任力則仍是掌邦事非掌邦土也後人不知空為工之叚字因有主空土之說而偽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

而康而色

傳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

樾謹按下而字訓女上而字不訓女乃語詞也此句承上文皇則受之而言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但受之而又當和女之顏色以受之也康之義為安故亦為和史記樂書正義曰康和也枚傳因皇則受之與上文女則念之相對念之下更無他文則受之下亦不得箸此四字乃以此四字屬下為義其所見殊泥矣

是彝是訓

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

樾謹按枚傳以順字解訓字蓋本之史記不知下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兩訓字史記作順至此句作是夷是訓不作順也集解引馬注曰是大中之道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是馬本於此句亦不作順也惟馬以彝為常不如史公以彝為夷夷陳也是夷是訓者是陳列之是訓教之也此以君言也下文曰是順是行者是順從之是奉行之也此以民言也君安順天故曰于帝其順民安從君故曰以近天子之光下兩訓字讀為順此一訓字讀如本字史公分別最明枚混而一之誤矣

一曰正直

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樾謹按經言正直不言正曲直傳義非也正直與剛克柔克並爲三德義當一律正直者以正道相切直也剛克柔克者以剛柔相克治也爾雅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曰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直字之義也故其下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平康者以正道相切直而已彊弗友者沈潛者宜以剛克之燮友者高明者宜以柔克之也如傳義則不可通矣

曰克

傳曰兆相交錯

樾謹按兆相交錯何以謂之克正義引鄭注曰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雨次不同而皆從侵克取義然則何不竟謂之祲與雨霽圛霧一律乎今按說文克部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重文𠧪曰古文𠅆克既訓肩何以又取象刻木於義不可解疑古文作𠧪者乃尚書洪範曰克之本字壁中古文也其上從占以其爲占之用也其下作氺象其形也雨霽圛霧有可取象而𠧪則無可取象故特製此字猶卦有八皆叚他字以命之而特製坤與二字聲有五皆叚他字以命之而特製𩂣一字也𠧪字之義或解爲侵克或解爲交錯皆各就其下之氺爲說刻木一義亦必尚書家舊說也因𠧪字讀如克後人遂即以克字爲之亦猶𩂣止作𩂣止作羽也許氏因以𠧪爲克之古文不特尚書曰克之義不可知并克篆說解而亦失之矣說文卜部𠨗易卦之上體也從卜每聲商書曰貞曰𠨗然則曰克之克壁中古文作𠧪亦猶曰悔之悔壁中古文作𠨗從占與從卜同也許氏惜未表而出之耳

四曰攸好德

傳曰所好者德福之道　正義曰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樾謹按鄭王及枚氏之說皆讀好爲好尚之好漢書五行志曰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此今文家說以好德與惡對則好字讀如美好之好其說似較古文爲長蓋以好人之德爲福不如自有美好之德更爲福也古字攸與修通史記秦始皇紀德

惠修長索隱曰王劭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是其證也攸好德即修好德人能修飾其美德如孟子所謂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是亦福也張表碑曰令德攸兮攸亦修之叚字令德即好德也疑今文家固以攸爲修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金縢

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　正義曰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

樾謹按傳義不了正義說更迂曲矣又引鄭注曰丕

讀爲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此說視枚爲長而以上下文勢求之則亦未安今按是通作實故秦誓篇是能容之禮記大學篇作實能容之也若爾三王實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三句一氣連屬丕字史記作負負子者諸侯疾病之名禮記曲禮篇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是負子之義本爲不子故此經作丕子丕與不古通用也桓十六年公羊傳何休解詁又曰天子有疾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古文以聲爲主無定字耳凡人有病則須子孫扶持之周公事死如生故仍以人事言謂爾三王在天若有疾病扶持之事必須子孫任其責則請以旦代某也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可知此文所言是事鬼神之事矣三王生前皆未爲天子故仍從諸侯之稱也自來說者未達此義惟孔氏廣森經學巵言解丕子二字與愚合然孔氏以丕子屬武王言謂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則非也武王有疾可云丕子不可云有丕子之責于天且與上文若爾三王文義不貫而與下文能事鬼神

之意亦不屬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傳曰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正義曰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

樾謹按如傳義則是改經文爲予仁能若考矣且既告三王亦不應專稱考傳義非也史記魯世家作旦巧能多材多藝王氏念孫曰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其說見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然未盡也仁當

讀爲佞說文女部佞巧讇高材也大徐本作從女信省小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氏玉裁曰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古音佞與田韻則仁聲是也佞從仁聲故得叚仁爲之予仁若考者予佞而巧也佞與巧義相近仁與巧則不類矣史記周本紀爲人佞巧亦以佞巧連文是其證也古人謂才爲佞故自謙曰不佞佞而巧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至多材多藝上以文義論之似不必有能字江氏聲集注以仁若二字爲衍文讀巧能二字爲句孫氏星衍注疏讀仁若巧能四字爲句義均未安古能而二字通用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李氏集解本能皆作而虞注曰眇而視跛而履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能而通用之證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者若而也能亦而也猶曰予佞而巧而多材多藝也此能字與能事鬼神之能不同故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多材多藝上不更箸能字可知兩能字不同也

敷佑四方

傳曰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

樾謹案枚訓敷爲布而增出德教字以成其義非經

旨也史記集解引馬注曰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其失亦與枚同敷之言徧也詩賚篇曰敷時繹思鄭箋曰敷徧也字通作普亦通作溥詩般篇曰敷天之下北山篇曰溥天之下孟子萬章篇曰普天之下是敷溥普文異義同佑乃俗字當作右而讀爲有儀禮有司徹篇右几鄭注曰古文右作侑右侑通用故右有亦得通用宣十五年公羊傳曰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即不右言狄人不助也彼叚有爲右此叚右爲有聲同者義亦同古書多叚借以聲爲主不泥其形也敷佑四方者普有四方也言武王受命于帝廷普有四方爲天下主也

乃并是吉

樾謹案三卜皆吉一言可蔽既曰一習吉又曰乃并是吉何也并當作併併竝也說文从部并相從也人部併竝也二字義亦可通乃併是吉言王與周公竝吉也上文曰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史記集解引馬注曰待爾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葢周公本意請以身代三龜皆吉則武王當愈不待言矣武王愈周公宜死及啓籥見書更詳審之乃知王與周公竝吉也

不然則上文以旦代某之言更無歸宿一似聖人苟爲美詞以聳動聽自言而自食之斯不然矣下文公曰體王其罔害此決武王之不死也又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此知已亦不死也惟永終是圖當卽書中之詞其後武王既喪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所謂永終是圖者至此乃驗大王王季文王實叚卜以命周公而公知之也故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而其後告二公之言亦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正以受命先王故也史記魯世家載周公告大公望召公奭曰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

久矣於今而後成此卽周公受命三王永終是圖之意也乃并是吉史記作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蓋今文尚書并作逢故史公以爲遇吉不知逢卽併也逢聲之轉與旁相近史記龜策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爲貪狠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逢與梁狠爲韻後世因讀有從夆從夅之別廣韻三鍾收逢字四江收逄字其實則一聲之轉也是故併之爲逢猶竝之爲傍也列子黃帝篇竝流而承之釋文曰竝音傍史記秦始皇紀竝河而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曰竝音傍竝之爲傍併之爲逢皆聲之轉文異而義實不異也史公易以遇字失之矣

公曰體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樾謹按體字以一言爲句乃發語之辭慶幸之意也詩氓篇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幸也然則體亦猶幸也禮記玉藻篇君定體鄭注曰體視兆所得也引此文周公曰體爲證然則鄭已不得其解枚襲其說更無譏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樾謹按經文止言居東則非東征也故上文我之弗辟馬鄭皆以爲避居東都此文罪人斯得其非謂誅管蔡明矣詩鴟鴞篇正義引鄭注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此亦不然成王當日容或以周公之黨爲罪人及事既大白卽成王亦知其無罪矣豈有史官於事後作史册以傳信後世而仍謂之罪人乎枚傳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此亦不然夫是非曲直必無竝行之理既知管蔡流言則又何疑乎周公乃必待風雷

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悔而迎公乎今按罪人斯得之文即承周公居東二年之後是周公得之而非成王得之也所謂得之者謂得流言之所自起也上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此曰史臣事後紀實之辭若當其時則但聞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播滿國中其倡自何人傳自何地非獨成王與二公不知雖周公亦不知也及居東二年乃始知造作流言者實爲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詩皇矣篇皇赫斯怒板篇無獨斯畏鄭箋竝曰斯盡也其注此經曰盡爲成王所得則亦訓斯爲盡罪人斯得者言盡得其主名也

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此周公避居之明證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皆古文段借字也周公既至商奄與東人相習故能盡得其狀而王與二公則猶未之知也此當日之情事故於其避居東也可見周公之仁而於罪人之盡得也可見周公之智

經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大誥

傳曰爰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

樾謹按漢書翟方進傳載王莽大誥作況其能往知天命以格爲往乃古訓也爾雅釋言格來也訓格爲往如亂爲治故爲今之例蓋物之既來謂之格物未來而我往逆之亦謂之格僖十五年左傳格秦伯宣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杜注竝曰輅迎也輅即格字因戰陳必用車故以從車之輅字爲之其實即格來之義所引申也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崔云逆擊曰詻此蓋合格挌二字之義爲說逆者格之訓擊者挌之訓詻與格挌竝從各聲其義得通故詻訓逆擊也格知天命猶曰逆知天命莽用雅訓以易經文當云來知天命乃不曰來而曰往者欲人易曉也枚傳云至知天命則仍是來字之義泥于古訓不能變通正義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則恐并失枚意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傳曰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樾謹按王莽大誥作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是莽讀此誥於予不敢閉絕句其作比者必今文家說於義似短然其句讀則是也上文云敷賁敷前人受命此閉字正與兩敷字相應惟不敢閉故敷陳之也予字莽誥所無孫氏星衍讀于天降威四字爲句引釋詁粵于也爲解然

下文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無于字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于字疑此于字本在閉字之上予不敢于閉猶下文曰敢弗于從傳寫誤倒之耳用字屬下讀用甯王三字如莽誥之義則爲天用甯我王室然甯王字篇中屢見自當從枚傳以爲文王君奭篇正義引鄭注曰甯王文王也枚義即鄭義也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天降威命用甯王所遺之寶龜以告我也即命者即寶龜以命之也蔡傳以有大艱二語爲龜兆預告甚得其旨但以用字屬上讀則尚仍枚傳之失耳

經五　六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樾謹按王莽大誥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據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於義殊勝當從之曰與上文即命曰同乃天叚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禮記月令篇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先言覆後言反與此正同蓋反復復反義皆得通後人習聞反復尠聞復反故於此經失其解也鄙當作啚經傳皆通用都鄙字而啚廢矣說文啚部啚嗇也嗇部嗇愛濇也啚爲嗇即爲愛濇故莽誥作右右之言助也愛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啚聲右聲據段氏說文同在古音第一部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啚我周邦者蓋愛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復反覆也即可以說此經矣疑此句與上文有大艱云云相屬當日以寶龜卜之其詞蓋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予復反啚我周邦三句皆卜詞也周公述卜詞未畢而閒以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數語者見卜詞之有徵也於是將再述卜詞故又以天降威發之猶曰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也因其詞繁故省之耳莽誥天降威下更有遺我寶龜四字此可證矣知我國有疵民不康者即括上文有大艱二語之意國有疵即所謂有大艱于西土也民不康即所謂西土人亦不靜也重言之則於文複矣故約其意如此見卜詞本相屬也下文曰朕卜并吉又曰予得吉卜蓋因卜詞有予復反啚我周邦一語故云然天意如此則吉可知矣若止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安知其吉與否乎

經五　七

今蠢今翼日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

樾謹按今之明日義不可通疑今蠢今翼兩義相對翼本作翌衞包改作翼說詳段氏撰異說文䖵部蠢蟲動也羽部翄飛皃翌即翄之變體蠢以蟲喻翄以鳥喻字又變作𤞞文選吳都賦趁譚𤞞𤢖李注曰相隨驅逐衆多皃上文越茲蠢專以武庚言此文今蠢今翌則見武庚蠢動而淮夷從之𤞞𤢖衆多也日字屬下為義文七年左傳曰衞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

十六年傳曰起請夫環並與此日字同蓋左氏正因尚書有此文法而循用之耳曰民獻有十夫予翼言近日民之賢者十夫來翼佐我也枚傳見翌日連文適與金縢篇同遂讀今翌日為句誤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樾謹按下文曰越天棐忱康誥曰天畏棐忱君奭曰若天棐忱並于忱字絕句此亦當然自來以天棐忱辭為句非也棐之訓輔雖本爾雅釋詁文然古字多叚借不得概以本字釋之經凡言棐忱者並當讀為

非古棐匪字通漢書地理志錄禹貢文凡貢匪之匪皆作棐然則叚棐為非猶叚匪為非也呂刑明明棐常枚傳亦以為輔行常法然墨子尚賢篇作明明不常則固讀棐為非矣君奭篇天難諶漢書王莽傳引作天應棐忱此可見凡言棐忱者猶言非忱也辭字屬下讀辭籀文作𤔲壁中古文亦必作𤔲乃嗣之叚字此承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而言嗣其考我民者謂天命不常嗣王宜先成我民也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此經云嗣其考我民文義正相近作司作辭並叚字也莽誥作天輔誠辭則失

其讀久矣

厥子乃弗肎堂矧肎構

傳曰子乃不肎為堂基況肎構立屋乎

樾謹按經言堂不言堂基傳必增基字者以其對構而言疑堂亦必構立而成弗肎堂矧肎構於義未安故增基字以成其義也若然則經文何不即云弗肎基而必云弗肎堂乎傳義非也蓋古所謂堂者有二其一為前堂後室之堂其一為四方而高之堂禮記檀弓篇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注曰堂形四方而高是知古人封土而高之其形四方即謂之堂故文選

西京賦注引宋均大元經注曰堂高也廣雅釋詁曰堂明也堂之義爲高爲明則堂之制可見矣金縢篇釋文曰壇馬云土堂楚辭大招篇南房小壇王逸注曰壇猶堂也夫壇與堂得通稱則堂之制又可見矣楊倞注荀子彊國篇曰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以楊氏此注考之則方岳下之明堂皆是封土爲壇非有如周書所謂四阿反坫重亢重郎者也疑堂之初制止是如此故室字從宀而堂字從土不從宀也此經以堂構對言見封土以爲堂且不肎又安責其構立屋乎經文本極分明後人不達古制故失其解

紹聞衣德言　康誥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樾謹按服行其德言謂之衣德言不辭甚矣衣疑扷字之誤乃古文旅字也書序曰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枚傳訓旅爲陳旅德言者陳德言也言布陳其德言也因古文作扷故誤爲衣字耳古書扷誤作衣者往往有之周書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字亦當作扷而讀爲稽今誤作衣而又衍服字矣官人篇愚依人也依字亦當作扷而讀爲胥今誤作衣而又加人旁矣其說詳見周書尚書與周書同出周初史臣之手故其文字有可參考也

無康好逸豫

傳曰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樾謹按經文豫字衍文也傳以自安釋康字以逸豫釋逸字非經文有豫字也僞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故枚傳遇逸字每以逸豫釋之酒誥不敢自暇自逸傳曰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傳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又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又云乃逸乃諺傳曰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又云生則逸傳曰生則逸豫無度多方篇有夏誕厥逸傳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又云爾乃惟逸惟頗傳曰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凡此之類皆以逸豫釋經文逸字經文止言逸不言逸豫也此經豫字即涉傳文而誤衍耳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蓋康聲轉而爲空與同聲相近故古文尚書作康今文尚書作桐也然則逸下無豫字有明證矣當據以訂正

自作不典

傳曰自爲不常

樾謹按典當讀爲腆儀禮記辭無不腆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鄭注並曰腆善也自作不腆者自作不善也古典與腆通用大誥殄小腆王肅曰腆主也是肅讀腆爲典也典主之典可作腆故腆善之腆可作典矣多方篇爾乃自作不典義同

非終乃惟眚災

樾謹按潛夫論述赦篇引作乃惟眚哉當從之上文云非眚乃惟終眚下無災字則此文亦無災字也乃惟眚哉與洛誥乃時惟不永哉文法正相近哉災聲近因而致誤耳

適爾

樾謹按傳及正義均不解適字之義一切經音義六華嚴經音義上並引三蒼曰適始也然則適爾者始爾也正見其非終也

有敘時乃大明服

傳曰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據左荀所引知時字當屬上讀然有敘時三字文義難明上文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下文曰乃女盡遜曰時敘疑此文亦當作有時敘而誤倒之耳有時敘者有是次敘也有是次敘則治理大明而民服矣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樾謹按釋此經者皆以刑人殺人與劓刵人爲對文又曰二字遂不可解夫劓刵人即刑人也本非對舉之辭當讀非女封刑人殺人爲句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爲句言非女封手自刑人手自殺人也然凡刑

人殺人無非女封爲政不可不慎也又曰之又讀爲有有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者言人告女曰此人當劓此人當刵則有之矣然劓之刵之仍由女封他人無得而劓之無得而刵之也刑人如此殺人從可知舉輕以見重正申明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之意下文云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亦當讀爲有言人有曰要囚女必服念至旬時然後丕蔽要囚也與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兩文一律又按尚書每有又曰之文多士篇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君奭篇又曰天不可信又曰無能往來多方

篇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與和諸稱又曰者皆未詳何義君奭篇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是又曰之義鄭王各異此篇又曰要四正義引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則亦與王肅同然古書竝無以又曰當重言者或引石鼓文凡疊字作二爲證然疊字作二可也重言作又曰則使人難曉古人必不如是苟簡也且尚書中孺子其朋孺子其朋生則逸生則逸皆重言也竝無作又曰者王肅之說不可從也鄭以又曰爲人又云是鄭讀又爲有人又云者人有云也然則康誥兩又曰讀爲有曰正合鄭義矣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傳曰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

樾謹按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蓋古于爲同聲故得通用于父不能字厥子猶曰爲父不能字厥子也于弟弗念天顯猶曰爲弟弗念天顯也枚不知于即是爲而訓于爲於又增爲字以成其誼失之矣

作求

傳曰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

正義曰爲求而等之

樾謹按傳意蓋讀求爲逑詩關雎傳曰逑匹也故曰爲求等猶曰爲逑匹也爾雅釋詁惟逑鞠也釋文曰逑本作求是求逑通用之證正義曰求而等之未得傳意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誥

傳曰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

樾謹按如枚傳之義則祀茲酒三字文不成義矣此祀字乃已之叚借字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虞作祀此叚祀爲已之證已茲酒者止此酒也文王誥毖之詞至明切矣惟天降命即承已茲酒而言謂止酒非一人之私言惟天降命也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耳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我民更始惟此元祀也元祀者文王之元年上文曰肇國在西土肇國者始建國之謂故知是文王元年也曰元祀者猶用殷

泆也蓋文王元年卽有此命故云然耳上祀字叚爲已下祀字乃本字古書一簡之中同字異義往往有之

亦罔非酒惟行

傳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

樾謹按以酒爲行文義不明行當作衍字之誤也淮南子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誤作衍是其例矣衍讀爲愆昭二十一年左傳豐愆釋文曰愆本或作衍是愆與衍古字通亦罔非酒惟愆正與下文亦罔非酒惟辜語意一律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傳曰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樾謹按此祀字亦已之叚字與上文祀兹酒同古已以通用此當讀越庶國飲爲句枚傳所謂於所治衆國飲酒也惟已德將無醉爲句已讀爲以枚傳所謂惟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也因不知祀之爲叚字而誤以本字說之遂於經旨大失矣

爾大克羞耇惟君

傳曰女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

樾謹按傳義非也此與上文奔走事厥考厥長義同耇卽老也君卽長也因耇君連文則不辭故加惟字以成句猶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木也下文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與此正同臣惟工者臣與工也耇惟君者耇與君也說文丑部羞進獻也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言爾克進獻爾耇與爾長爾乃亦得以飲食醉飽也大乃語詞無實義朱氏彬經傳攷證有釋大一篇詳言之

作稽中德

傳曰爲考中正之德

樾謹按稽字從禾說文禾部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留止也凡從稽之字如稽如穡俱有止義作稽中德者稽止也言爾克永觀省則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中讀如從容中道之中枚傳以爲考中正之德失之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

傳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治御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敎

樾謹按輔訓往日文不成義棐當讀爲非說見大誥篇天棐忱矣徂往也荀子解蔽篇不慕往楊注曰往

古昔也然則我西土棐徂者言我邦國西土至今未
遠非古昔也故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也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傳曰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紂聚罪人在
都邑而作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樾謹按白虎通京師篇引尚書曰在商邑卽此文也
則辜字當屬上讀不克畏死辜者言其不能畏死罪
也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者爾雅釋詁曰在察也越
與與同尚書連及之詞每用越字大誥王若曰大誥
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庶士御事皆其例也在商邑越殷國猶言在商邑與
殷國商邑以紂所都言殷國蓋通指王畿千里之內
紂察見商邑與殷國將滅亡而無憂此卽不克畏死
辜之證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傳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
虐惟爲民所怨咨

樾謹按登聞于大上箸祀字殊爲不辭攸義亦迂曲
非經旨也祀乃已之叚借字己以古通用說見上文
此當於香字絕句猶曰弗惟德馨香以登聞于天也
又傳解弗惟爲不念蓋用爾雅釋詁惟思也之義然
不念德馨香亦爲不辭文選東京賦卜惟洛食薛綜
注曰惟有也是惟可訓有弗惟德馨香猶言弗有德
馨香也誕惟民怨猶言誕有民怨也蓋無德以聞于
天則所有者民之怨咨而已尚書中惟字可訓有者
甚多皋陶謨時乃功惟敘言有敘也大誥卜陳惟若
茲言有若茲也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
惟來言有官有反有內有貨有來也惟之訓有蓋古
訓矣

王曰封　梓材

樾謹按梓材一篇竝無誥康叔之文直以篇首一封
字故不得不屬之康叔耳嘗三復之而有疑焉康誥
之首有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此
文於全篇無涉蔡氏集傳因用蘇氏之說移此文於
洛誥之首然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與周公拜手稽
首曰朕復子明辟文不相屬且旣云周公咸勤則篇
中當有慰勞五服之語洛誥豈有是耶然則此四十
八字在康誥在洛誥皆贅旒也竊疑當在梓材之首
王曰封者涉康誥酒誥之文而誤衍封字也王曰以
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合侯

何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文蓋因五服之臣民咸在進而誥之故以此發端也篇中文義雖不盡可解然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曰庶邦丕享又曰和懌先後迷民皆與篇首四十八字相應其曰姦宄殺人宥又曰戕敗人宥蓋因四方民大和會而播曠蕩之恩也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梓材三喻皆明營洛邑之不可已與大誥篇若考作室兩喻文義相似皆誥衆之詞故多爲譬喻以明之因篇首衍封字遂誤以爲誥康叔而篇中文義晦矣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亾夫酒誥見在而云俄空自來不得其說按楊子明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則所謂今亾者自是其序非謂其書若以書而言則上文固云不備過半非止一篇之空矣今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楊子之意蓋以酒誥當自有序不與康誥相屬故有俄空之歎其說必有所受之也夫酒誥且不與康誥相屬則梓材更可知矣後人見康誥酒誥梓材同屬一序因疑梓材首四十八字總冒三篇不得專屬梓材乃移而寘之康誥之首又以三篇同序謂梓材亦是誥康叔者遂于篇首加封字而其誤乃不可復正矣原其所以致誤之由蓋始于今文家說尚書大傳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此事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蓋古相傳有此事今文家見康誥酒誥之後有梓材之篇遂據以爲說史公於衛世家亦有示可法則之文然梓材篇豈有此義邪故知梓材一篇不屬康叔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墍茨蓋之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　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則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元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樾謹按傳義既不分明正義以塗墍爲一事茨爲一事塗丹雘共爲一事兩句不一律兩塗字又異義非經旨也惟經文塗字據正義是斁字此則可據以訂

第178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 反內

正者按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斁注曰斁古度字是斁度通說文丹部雘下引周書惟其斁丹雘蓋壁中古文叚斁爲度孔安國因漢時斁度通用故以斁字易之耳爾雅釋詁曰度謀也言既勤垣墉則惟謀塈茨之事既勤樸斲則惟謀丹雘之事也說文土部塈仰塗也艸部茨以茅葦蓋屋也是塈茨爲二事塈者以土塗之茨者以草蓋之也丹雘亦爲二事丹者朱色雘者青色也正義既引鄭注以雘爲青雘又因與丹連文輒斷爲朱失之矣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傳曰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

樾謹案枚以作兄弟爲句方來爲句甚爲不辭當以作兄弟方來五字爲句作者使也儀禮鄉飲酒禮作相爲司正鄉射禮作上耦射作衆賓射燕禮及大射儀小臣作下大夫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則公作大夫鄭注竝曰作使也又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注曰作使之也是作有使義也方之言竝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方之本義爲兩船相併故卽訓併鄉射禮曰不方足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竝皆爲併是併竝同字方訓併卽訓竝故微子篇小民方興宋世家作竝興也作兄弟方來者使兄弟竝來也言使兄弟之國竝來朝享也

羣經平議卷五

第一七四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6 反正勾

羣經平議卷六

德清 俞樾

尚書四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召誥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既望因紀之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樾謹按枚傳本劉歆三統術班固作漢書律厤志載之而史記魯世家亦謂是成王七年二月乙未則尚書家舊說固然矣惟鄭康成以爲是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近來言鄭學者多宗其說

乃即以尚書徵之鄭說恐未必然也康誥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是魄者霸之叚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篇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諸說皆不合矣是故哉生魄當以馬注爲正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即此篇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也康誥篇正義引鄭注以基爲謀蓋本釋詁文當從之丙午朏周公始定作新邑之謀故越三日戊申太保至洛卜宅也兩篇皆言三月可知三月字不誤鄭必破二月爲一月三月爲二月未足據也又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愚以文義求之當在梓材篇首說已見前矣然則下文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其即梓材一篇乎梓材召誥洛誥三篇相屬皆作洛邑時事因梓材

篇首四十八字誤置康誥篇首鄭不知彼文三月既生魄即此三月丙午朏故滋異說耳枚氏於彼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枚氏固知彼三月即此三月矣惟以始生魄爲月十六日未合古義以此經證之周公作書以命庶殷實是二十一日甲子之事彼止言始謀之日者以詳見此經故略之也若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是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已未矣是日不見于此經其無事可知史官紀周公作誥必述其所自始故以哉生魄發端若必欲實載其日則自當言二十一日甲子豈

宂虛舉十六日己未乎蓋枚氏雖知彼三月卽此三
月而猶不知彼哉生魄卽此丙午朏故所說未盡合
耳
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樾謹按達觀非周徧之謂達者同也言周公與召公
同觀也禮記禮器篇君子達亹亹焉鄭注曰達猶皆
也是其義也凡古文尙書作達今文尙書皆作通說
詳段氏譔異此文達字今文亦必作通後漢書來歷
傳注曰通猶共也共卽同也葢同通音義俱相近說

經六 三

文行部衕通街也竹部筩通簫也通街謂之衕通簫
謂之筩是通同一義也達爲通故亦爲同新邑本召
公所經營周公旣至自必與召公同觀但以周徧釋
之未得其義
而稽天若
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
樾謹按若順也順卽道也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
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國語楚語以逆而
道從而逆相對是古人謂順爲道天若卽天順天順
卽天道也枚但知若之爲順不知順之爲道而古義

湮矣康王之誥篇用奉卹厥若厥若者其道也枚傳
訓若爲順而曰奉憂其所行順道則道字轉爲增出
矣
顧畏于民嵒
傳曰嵒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
樾謹按說文石部礹礹嵒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
嵒讀與巖同又品部喦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
次于喦北讀與聶同是說文引此經作嵒不作喦而
王厚齋困學紀聞蓺文志攷三書皆云說文顧畏于
民喦多言也尼輒切與說文不合故段氏玉裁譏其

經六 四

踳駮夫王氏經學視近代諸儒誠爲疏闊然在宋儒
之中亦其傑出者必非不見說文而臆說者也何至
踳駮至此疑王氏所見說文與今不同其嵒篆下引
春秋傳次于嵒北而云讀與聶同其喦篆下引周書
畏于民喦而云讀與巖同此葢許君之眞本也喦字
與嵒字相似說文山部嵒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尙
書喦字傳寫誤作嵒則與礹嵒之嵒其義相近因又
誤爲嵒枚傳不得其解妄生僭差之訓而古字古義
俱失矣釋文曰嵒五咸反徐又音吟夫吟乃喦之音
也尙書旣作嵒何以徐邈又音吟可知古本有作喦

者也雖同是誤本而作嵒之本視作喦之本又爲古矣後人日習枚傳遂據以改易說文而尙書與春秋傳遂皆失其本字夫喦爲嶄喦則春秋之喦北葢以其地在山巖之北而得名也今移置品篆下則失其義矣嵒爲多言則尙書之畏于民嵒即詩所謂畏人之多言也今移置喦篆下則又失其義矣當從王厚齋所引訂正未可妄譏其踳駮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

傳曰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樾謹按枚解知字之義殊爲迂曲孫氏星衍曰知或語辭此說是也說文矢部知詞也次欸矣兩篆之閒然則古人固用知爲語助召誥篇所用知字皆是也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知乃語辭言夫保抱攜持厥婦子也正義引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則失之迂曲矣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亦語辭我不敢知曰者我不敢曰也枚傳曰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失之迂曲矣蓋語辭而釋以實義宜其皆不可通也

朕復子明辟 洛誥

傳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蔡沈集傳曰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

樾謹按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是蔡傳之說本於荆公而不言者恥襲其說也然荆公之說實亦漢儒之舊說蓋漢儒雖言周公居攝而解此經復子明辟則亦以爲復命成王何以知之漢書元后傳曰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云我復子明君也是漢儒亦以復爲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即是明己將歸政而初非以歸政爲復子明辟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經文發端即云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予明辟其爲復命成王文義了然漢人豈不知之豈待朱儒刱獲乎枚氏作傳習聞周公居攝之說乃用以說此經曰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夫經文但言復子明辟不言復子明辟之政枚氏此解自不可通而漢儒舊說則因不爾也荆公刱解適與漢儒舊說暗合近來宗漢學者反循用枚說誤矣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正義曰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樾謹按帝王所都旣不常厥邑何必以夏殷舊都而輒往從之乎若謂先卜近以悅之則是愚其民幷誣其神矣是二說皆非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周書度邑篇亦有此文大略相近周公先卜黎水者卽武王顧瞻有河之意故不直曰黎水而必曰河朔黎水繫黎水於河其意在河也黎水不吉改卜澗水瀍水則舍河而就洛矣旣得吉卜乃詳其所在曰

澗水東瀍水西曰瀍水東而要皆以洛爲主卽武王粤瞻洛伊之意故兩言惟洛其意在洛也後人不達此旨則不特先卜河朔黎水之意不可見并兩言惟洛亦不知其何意矣又按食字之義詩王風譜正義引鄭注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其說殊爲迂曲枚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此亦不然周官占人曰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體洛乃王者大事不占體而占墨何歟周易井初六象傳井泥不食李氏集解引虞注曰食用也國策齊策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高注曰食用也老子而貴食母河上公注曰食用也是食可訓用我卜河朔黎水不言食言此處所不用也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兩處皆曰食則皆所用也古謂用爲食亦謂食爲用韓非子外儲說左篇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請用卽請食也荀子禮論篇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楊注曰用謂可用食也皆其證也說文亯部亯用也亯字訓用而從亯會意此卽用與食義通之證自古義湮而此經食字遂不可解矣

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

傳曰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　正義曰來來重文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

樾謹按來來重文殊不可解如正義所說則下來字贅矣至鄭義亦有未安倘使者三人豈當曡三來字乎疑上來字爲衍字下來字乃賚之叚字賚者賜也錫也賚視予者錫視予也古人重其事則曰錫堯典師錫帝曰是也賚與錫同義因其字叚作來故學者失其義耳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傳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樾謹按後漢書爰延傳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是校傳之說正漢人舊說然以文義求之實有未安經言其朋不言慎其朋也經言其往不言戒其往也李賢注後漢書引尚書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此慎字疑誤衍而足利古本遂據以增入經文謬矣今按兩朋字當讀爲倗廣雅釋詁倗不也玉篇人部倗匹亘切不也謂不爲倗蓋古語如此據說文倗讀若陪位之陪陪從否聲否者不相與語唾而不受也然則古人謂不爲倗其

聲蓋卽如否矣此經作朋不作倗者本取其聲不取其義故不必定作倗字也上文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蓋周公將歸政故使百工從王也成王乃命之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兩女字皆謂周公也凡成王與周公言皆稱公此稱女者自周公述之故也成王蓋使周公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不必請命于己故曰乃汝其悉自教工廣雅釋詁曰教效也釋言曰效考也然則教亦考也欲周公自稽考百工如攝政時事也周公不敢當故力辭之曰孺子其倗孺子其倗猶曰孺子其無然孺子其無然重言之者見意之決也學者不達此旨乃幷上文而俱失其解矣其往者卽下文所謂往新邑周公欲王往治新邑故勉之曰其往耳

女惟沖子惟終

傳曰惟當終其美業

樾謹按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蓋終與崇聲近義通詩螮蝀篇崇朝其雨毛傳曰崇終也是其證也此文惟終當作惟崇女惟沖子惟崇與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文義正同禮記祭統篇崇事宗廟社稷鄭注曰崇猶尊也言女雖沖幼然女

位甚尊故宜敬識百辟享也如枚傳則與下意不貫
矣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
傳曰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
樾謹按經文哉我二字傳寫誤倒傳文下我字乃衍
文也成王之意謂公既厭其安天下事則必去我而
我乃困矣故曰公無困我哉惟無斁其康事周書祭
公篇亦曰公無困我哉文與此同可證也漢書元后
傳杜欽傳引作公無困我其無哉字者以語辭故省
之耳枚傳云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是枚本哉上正

有我字經文傳寫誤倒於是後人於傳文惟無厭之
上又增我字而義不可通矣夫周公將歸政故成王
有無斁之語若云我惟無斁則成王於安天下事豈
宜有所厭倦此又何必道哉後人但疑哉字爲我字
之誤而不知哉我二字之誤倒則其所見猶未盡得
矣
用告商王士多士
傳曰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樾謹按此當以王士二字連文王士之稱猶周易言
王臣春秋書王人傳稱王官其義一也周書世俘篇
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此王士二字連文之證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
傳曰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
樾謹按逸樂非所以爲政枚義非也王充論衡語增
篇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
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自然篇亦引此經其說略同然
無爲而治豈易言邪謂桀以不能無爲而治遂致滅
亾于義更非矣蓋說此經者皆未明引字之義素問
五常政大論是謂收引王注曰引斂也又異法方宜
論天地之所收引也注曰引謂牽引使收斂也然則

上帝引逸者言上帝不縱人逸樂有逸樂者則收引
之勿使大過也有夏不適逸者適之言節也呂氏春
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
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是適與節同義言夏桀不自節其逸樂也人知引有
引申之義不知引亦有收引之義蓋古訓反覆相通
類如此自引字之義不明而引逸與適逸俱失其旨
矣
予惟率肆矜爾
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　正義曰循殷故事此

故解經中肆字

樾謹按論衡雷虛篇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是今文尙書肆作夷矜作憐段氏玉裁謂皆同部字是也惟訓夷爲誅于義未合周官行大職注曰夷發聲然則夷乃語辭予惟率夷憐爾者予惟率憐爾也率者用也詩思文篇帝命率育毛傳曰率用也是其義也今文古文其字雖異其義則同肆亦語辭予惟率肆矜爾者予惟率矜爾也枚傳解率肆爲循殷故事失其義矣凡尙書中肆字如肆予肆女之類皆可以語辭讀之解者或訓爲陳或訓爲故胥失之矣

繼爾居

傳曰繼汝所當居爲

樾謹按枚義甚爲不詞非經旨也繼當作綴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子道應篇繼作綴是其例也綴爾居者安爾居也盤庚下篇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綴爰有衆義與此同爾雅釋詁曰緌繼也漢書律厤志曰甤繼也緌甤竝與綴通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當爲緌讀如冠甤之甤緌甤竝訓繼則繼之與綴義亦可通也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無逸

樾謹按誕字漢石經作延否字漢石經作不俱當從之爾雅釋詁延長也長與久同義此承乃逸乃諺而言其始逸豫遊戲叛諺不恭而已及既長久則且輕侮其父母也不乃語辭枚傳以不欺解之未得其旨下文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氏玉裁曰否則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按段說固是然不丕否古字通用亦不必以否字爲誤延之爲誕猶不之爲否漢書古今人表赧王延史記

索隱作誕學者不達叚借之例而必泥本字爲說然則由逸豫而叛諺而欺誕事本相因何不曰乃逸乃諺乃誕而變其文曰既誕乎

文王卑服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

樾謹按衣服非宮室不可言卑枚義非也釋文曰卑馬本作俾使也則可知非卑高之卑矣然馬訓爲使義亦未安俾者比之叚字詩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作克順克俾漸漸之石篇俾滂沱矣論衡明雩篇作比滂沱矣是俾比音近義通周官遂師職曰

比敘其事而賞罰然則文王比服者服事也言文王比敘其事也字亦作庀國語魯語曰夜庀其家事又曰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竝同此義

惠鮮鰥寡

傳曰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樾謹按惠鮮鰥寡與上句懷保小民語本相對若以鮮鰥寡三字連文則與上句不一律矣蔡傳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甚得經旨然其解惠鮮云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有生氣則望文生訓人不詞矣由宋人不通古訓故也鮮當讀

爲賜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是古音鮮與斯近故鮮與賜聲亦相近禹貢析支大戴禮五帝德篇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蓋析鮮賜皆一聲之轉也惠鮮鰥寡猶云惠賜鰥寡正與懷保小民一律漢書谷永傳引作惠于鰥寡此自今文尚書之異然亦可見鮮之與惠義本不殊故今文無鮮字枚傳鮮乏之訓不可從也

用咸和萬民

傳曰用皆和萬民

樾謹按咸亦和也詩常棣篇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正義曰咸和也蓋咸卽諴字之省說文言部諴和也用咸和萬民者用諴和萬民也傳以爲皆和萬民則不辭矣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傳曰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

樾謹按若順也訓亦順也廣雅釋詁曰訓順也非民攸訓言非民所順也非天攸若言非天所順也文異而義實不異枚氏於洪範篇諸訓字皆以順字釋之此訓字乃以爲教何也下文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政刑言人乃順從其意以變亂舊法

也枚傳曰人乃教之以非法亦失之矣

時則有若保衡　君奭

傳曰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正義曰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樾謹按阿保一也阿卽娿之叚字說文女部娿女師也讀若阿古書卽以阿爲之史記范雎傳曰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列女傳貞順傳曰下堂必從傅

母保阿並以阿保連文可知阿猶保也伊尹爲太保故謂之保衡保衡猶保奭也保奭者保其官奭其名保衡者保其官衡其字蓋伊氏尹名而衡字也鄭康成謂伊陟伊尹之子則伊是其氏明矣伊尹自稱尹躬則尹是其名明矣尹之義爲正衡之義爲平楚屈原名平而離騷曰名余曰正則是平與正同故名尹字衡也詩謂之阿衡書謂之保衡阿保字異而義同鄭意伊尹在湯時稱阿衡在太甲時稱保衡殊非古義其解阿衡保衡迂曲不合更無論矣至伊摯之稱見于孫子用間篇彼文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

興也呂牙在殷以伊尹爲伊摯以呂尚爲呂牙蓋戰國時記載之異皆與經不合恐未足據也此經先稱伊尹後稱保衡其氏其官其名其字具見于此矣

故殷禮陟配天

傳曰故殷禮能升配天

樾謹按夏殷之君生雖稱王死則稱帝故史記于夏殷本紀無不稱帝者禮記曲禮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曰同之天神然則殷禮陟配天者謂殷人之禮死則配天而稱帝也竹書紀年凡帝王之終皆曰陟此經陟字義與彼同言殷有賢臣爲之輔佐故有

殷之君無失德者死則配天稱帝其子孫享國長久多歷年所也傳義未得

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

傳曰女大無非責我留今與女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

樾謹按枚傳於責字絕句而以收字屬下讀收罔勗不及甚不可解如傳義亦太迂迴矣收當屬上讀收者成也周易井上六井收勿幕王弼注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收是收有成義也此承小子同未在位而言成王沖幼雖已即政與未在位同若無我

責求其收成則無能勗勉其所不及也故曰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誕者語辭不必訓爲大說詳王氏經傳釋詞責之本義爲求說文貝部責求也以非責釋之義亦未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多方

傳曰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女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

樾謹按枚傳于義字不知其作何解立政篇茲乃三宅無義民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衺也言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宅無傾衺之民也詳見經義述聞此

說爲先儒所未發然義民字已見此篇王說顧不之及孫氏星衍于立政篇用王氏說于此篇則用江氏聲之說謂義民猶民儀前後異訓殆失之矣此篇義字亦當讀爲俄言天所以不與桀以其惟用多方傾衺之民爲臣故不能長久多享國也義爲俄之叚字王氏引呂刑鴟義姦宄及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爲證今以其說推之文十八年左傳掩義隱賊義亦俄也義賊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字亦作議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

言法制不傾衺則民不相私也字又作儀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此與上文君法明論有常相對成文言君法明論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皆可爲證

簡代夏作民主

傳曰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

樾謹按簡固訓大然大代夏作民主殊爲無義臯陶謨笙鏞以閒枚傳曰閒迭也簡與閒古字通用簡代夏作民主謂迭代夏作民主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

樾謹按詩武篇正義引此經曰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蓋卽用枚傳義而又增益湯字然實經文所無不足據也皇矣篇正義引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是鄭解此經子孫又以爲紂之子孫與經文語意實亦未合惟據鄭注知經文假字本是夏字因鄭注訓夏爲假枚本從之而又變其字作暇耳今按上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以夏

殷並言則此經夏字當卽上文夏字也蓋天旣降喪于殷則宜更求民主而夏后氏有大功德于民天所不忍釋雖其後未有聖人然惟狂克念卽聖矣故以五年須待夏后氏之子孫欲其誕作民主而夏后氏之子孫罔可念聽者於是又求爾多方而亦罔堪顧之故惟我周王靈承于旅也此云罔可念聽下云罔堪顧之文義相近皆非專指一人之辭蓋多方非一人而夏之子孫在周尙有杞鄫諸國則在殷時亦非一人也自鄭君誤訓夏爲假而經義全失矣說互詳詩皇矣篇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傳曰夾近也女何不近大見洽於我周王

樾謹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然則夾介猶言輔助也哀十六年左傳是得艾也杜注曰艾安也乂艾古通用然則乂我周王猶言安我周王也枚以夾介爲近大不辭殊甚又訓乂爲治而加見字以成其義亦非經旨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女

樾謹按枚氏因大介連文介亦大也因釋爲大大則不辭甚矣說文大部乔大也從大介聲讀若蓋今經典無乔字蓋皆叚介爲之凡訓大之介皆乔之叚字也此經疑用乔本字其文曰我有周惟其乔賚爾乔賚卽大賚也後人罕見乔字遂誤分爲大介二字耳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立政

傳曰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樾謹按上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正義引王肅曰于是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

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然則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故云用咸戒于王枚傳之義非也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蓋不敢斥尊者故歷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猶後世人臣進言不敢斥言天子而曰陛下也枚傳不知此義乃曰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經文竝無宜得其人之意增義釋經非其旨矣下文又書周公曰者蓋雖會戒成王而其辭實出周公一人之口故下文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威虐

樾謹按枚氏以刑爲刑罰之刑則暴德足以包之乃累言之曰刑暴德不辭甚矣枚義非也刑與庸同義故爾雅刑庸竝訓常刑之與庸猶形之與容刑形庸容聲義竝同惟羞刑暴德之人者惟進庸暴德之人也庸者用也故尚書每以刑用連文召誥篇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多方篇厥民刑用勸刑卽用也猶無逸篇不皇暇食皇卽暇也多方篇克堪用德克卽堪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枚不知刑與庸同義故於刑用皆失其解昭十二年左傳形民之力形亦與庸同言用民之力也說詳左傳

藝人

傳曰況大都邑之小長凡道藝爲表榦之臣

樾謹按藝當讀爲槷與槸通之藝同說詳堯典藝人者槷御之人也此藝人猶上之左右攜僕下云表臣百司猶上之百司庶府但有內外臣之別耳公卿都邑亦自有槷御之人儀禮有司徹篇獻私人于阼階上然則立政之槷人其即禮所謂私人歟私與槷一也因其字作藝枚氏遂以道藝釋之殆非古義

阪尹

傳曰阪地之尹長　正義曰鄭元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樾謹按枚解阪尹與鄭義同但不連三亳解稍異耳昭二十三年左傳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疑此經阪尹即所謂阪道尹道者乃地名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以一夷字總領下文微也盧也烝也三亳也阪也尹也其地皆有蠻夷錯處故以夷字冠之桀傳曰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葢夷名近是矣此見文王武王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雖蠻夷之地亦不敢忽也但列其地不詳其官亦猶禹貢篇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谷與山名不言治意蒙上爲文從可知也先儒所說阪尹之義殆皆未得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傳曰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

樾謹按經文止言罔攸兼不言罔攸兼知傳義非也兼者絕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熑曰火煣車網絕也引周禮曰熑牙外不熑水部又有溓字其一說曰中絕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每有絕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即絕夷狄也說詳孟子此經云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者文王于庶言無所絕也下文曰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蓋文王博采衆言有司牧夫各得其人故庶獄庶慎文王不與知也下文于庶獄庶慎曰文王罔敢知此文于庶言曰文王罔攸兼其義各殊枚傳誤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爲句因失其義矣

其惟克用常人

傳曰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

樾謹按傳增賢才字以釋經非經旨也上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此云繼自今後王立政

其惟克用常人常人卽吉士也臯陶謨篇彰厥有常吉哉是其義也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然則常祥聲近義通故上文言吉士此言常人也傳義失之

恐不獲誓言嗣 顧命

傳曰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

樾謹按傳義迂迴非經旨也誓與矢古通用爾雅釋詁矢陳也嗣當作詞乃籀文辭字言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陳言辭玆故審訓命女也古辭嗣字聲近義通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當讀爲嗣此云恐不獲誓

言嗣嗣當讀爲辭學者多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傳曰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

樾謹按爾雅釋詁俾使也又曰俾從也此經俾字當訓爲從俾爰齊侯呂伋者從於齊侯呂伋也蓋桓毛及呂伋三人皆受命逆子釗先書桓毛二臣者王人也不以外先內也從於齊侯者齊侯尊也不以卑臨尊也枚傳迴俾字皆訓爲使遂謂使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因臆爲之說曰伋爲天子虎賁氏夫虎賁氏下大夫豈齊侯所宜爲歟且上文既言命矣此文俾字又訓使則是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侯呂伋於文無乃複歟可知其非經旨矣

一人雀弁執惠

傳曰惠三隅矛

樾謹按惠爲兵器必假借字而未有得其本字者說文叀部叀篆下有重文𢡃曰古文叀疑此卽執惠之本字其字從芔者象三隅之形從叀者其聲也壁中古文本作𢡃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作惠許氏遂誤以𢡃爲惠之古文而此經惠字無得其本字者矣

夾兩階戺

傳曰堂廉曰戺

樾謹按凡側邊皆謂之廉堂有堂之廉階有階之廉此云夾兩階則戺者階廉也非堂廉也儀禮聘禮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階亦有廉之證蓋東階以西邊爲內廉西階以東邊爲內廉當內廉者當西階東邊之廉也此傳疑本作階廉曰戺學者知有堂廉不知有階廉遂誤改爲堂廉而戺義遂失矣程氏瑤田釋宮小記有夾兩階戺圖說最爲明塙當從之

宅授宗人同

傳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　正義曰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

樾謹按上文王三宿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曰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釋文曰咤亦作宅然則咤宅同字此文宅授宗人同依鄭義則爲卻行授宗人同耳說文宀部託奠爵也從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是壁中古文字本作託奠爵之說亦古文家傳義王肅訓咤爲奠爵枚傳從之自非無據鄭君本爲古文之學而不用舊說

別爲卻行之義者正以下有宅授宗人同之文若既奠矣又何授焉故以咤爲卻行則宅授宗人同義亦可通足徵鄭注之精也枚傳非不知咤宅同字但于三咤既從奠爵之說則此文宅字不得不更爲之說正義以足不移申明之失之迂曲矣

王義嗣德答拜

傳曰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樾謹按傳以王義嗣德四字連文失其讀矣襄十四年左傳載吳季札之言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杜注曰諸樊適子故曰義嗣疑適子謂之義嗣古有此稱此經不直曰王而曰王義嗣者蓋當喪未君之稱也文九年公羊傳曰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是古者天子未終喪不稱王上文書王者所謂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此文書王義嗣者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據覲禮侯氏再拜稽首無王答拜之文是康王答拜正以未成君而從降禮故於此獨稱王義嗣也德答拜三字連讀德讀爲特古德字作悳詩柏舟篇實惟我特韓詩作實惟我直直通作特故悳亦通作特也周官司士職

孤卿特揖鄭注曰特揖一一揖之然則特答拜者一一答拜也傳失其讀因失其旨矣

丕平富不務咎　康王之誥

傳曰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

樾謹按爾雅釋詁平成也禮記郊特牲篇富也者福也丕平富不務咎言大成其福善之事不務爲咎惡之事也福與咎正相對洪範篇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是也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福與富古通用枚傳不知富爲福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

用端命于上帝

傳曰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

樾謹按經文本無受字且上帝之命又何必言直端乎傳義非也端者始也說文耑部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經典竝段端爲之家語禮運篇五行之端王肅注曰端始也孟子公孫丑篇仁之端也趙岐注曰端首也首卽始也用端命于上帝者用始命于上帝也言始命于上帝而爲天下主也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粊誓

傳曰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樾謹按無餘之刑不知何謂正義引王肅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鄭元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又疑不供楨幹未應緣坐盡及家人遂謂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曲說矣今按無餘刑者卽李斯傳所謂具五刑也秦漢之世有具五刑之法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見漢書刑法志此經曰無餘刑非殺則諸刑皆具獨不兼大辟也蓋軍法至重故古有具五刑者此因其罪未至死故不殺之也同是無餘刑而殺與非殺生死殊科經文非殺二字蓋當時律令有然若如舊說則非殺二字贅矣

苗民弗用靈 呂刑

傳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　正義曰鄭元以爲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

樾謹按禮記坊記篇先民有言鄭注曰先民謂上古之君也然則三苗之君謂之苗民正合先民之義鄭於此經又必曲爲之說何也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豈亦惡之歟

罔中于信

傳曰皆無中于信義

樾謹按于猶越也越猶與也康誥篇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多方篇不克敬于和竝用于字爲連及之詞說本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然則罔中于信者無中與信也中與忠通周官大司樂職中和祗庸孝友鄭注曰中猶忠也此經中字亦當爲忠言三苗之民皆無忠信也傳義失之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傳曰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　正義曰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

樾謹按憂功于民義不可通正義因增施字以成其

義非經旨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收也是恤有二義此
經恤字當訓爲收恤功于民猶云收功于民周易井
上六井收勿幕王注曰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曰井
收是收有成義訓恤爲收正與下文三后成功相應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傳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

樾謹按堯典以殷仲春枚傳曰殷正也此經殷字亦
當訓正殷于民者正于民也王伯厚漢藝文志考引
墨子尚賢中篇作惟假于民假與格通君奭篇格于
皇天格于上帝史記燕召公世家皆作假惟假于民

即惟格于民格亦正也方言曰格正也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三句一氣相屬制百
姓于刑之中即所以正于民也後漢書梁統傳引此
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枚本改爰制爲士制而以
皋陶作士釋之則與三后無涉惟殷于民句遂若結
上之辭而不知其爲上下承接之語於是殷字之解
失矣近來說尚書者如江氏聲力闢枚氏凡有異同
之處必舍枚本而從他本固未免太泥然此經士制
之當爲爰制以文勢求之實無可疑上文曰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下文曰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可知此經不及皋陶也枚本之誤顯然矣段氏玉裁
謂其未必不本于馬鄭王殆非也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傳曰今女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女無有徒念戒
而不勤　正義曰今女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
曰我當勤之哉女已許自勤卽當必勤女無有徒念
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

樾謹按如枚傳義則經文當作曰勤唐石經作日誤
也惟枚義迂曲未得經旨穆王之意蓋謂今女等無
不用以自安曰我已勤矣女等無有自戒其不勤者

慰與戒正相反惟其以勤自慰故不知以不勤自戒
也經義本極簡明傳義反嫌詞費矣

告爾祥刑

傳曰告女以善用刑之道

樾謹按祥古通作常說見尤政篇告爾祥刑者告爾
常刑也莊十四年左傳曰周有常刑正謂此矣傳訓
祥爲善而以用刑之道足成其義殆非也

何度非及

傳曰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樾謹按枚因史記作何居非其宜故爲此說實非經

旨也及乃服字之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蓋服從㞋聲古或止作㞋㞋及形似故易譌耳堯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此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周官小司寇曰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刑以服言蓋古語也何敬非刑何度非服言汝何所敬非五刑乎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史記作宜者爾雅釋詁服宜事也服與宜同訓故經文作服史記作宜自服誤作及而史記作宜之故遂不可曉枚傳牽合其說而義益乖矣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傳曰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

樾謹按此當於德字絕句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視豈非德乎何監非德與上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服文法一律枚讀監字爲句非也中者獄訟之成也周官鄉士職士師受中鄭注曰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是古謂獄訟之成爲中故曰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枚傳連上非德爲句因失其義

追孝于前文人 文侯之命

傳曰繼先祖之志爲孝

樾謹按追孝猶言追養繼孝也禮記祭統篇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古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曰用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良臣余義鐘曰以追孝先祖邾遣敦曰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文義相近是追孝乃古人常語又邾公敦曰用享孝于乃皇祖于乃皇考陳逆簠曰以享以孝于大宗享孝並言可知所謂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犬戎之難文武幾不血食自平王東遷周室復存然後春秋享祀不致廢隊得以追孝于前文人文侯之功大矣故特言此所以大其功也傳但謂繼志爲孝是猶未達古義矣

民訖自若是多盤 秦誓

傳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 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

樾謹按傳義與下意不屬非當日援引之旨良由誤解盤字也盤當作般盤庚篇釋文曰盤本又作般君奭篇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此經正義訓盤爲樂亦用爾雅釋詁般樂也之文是盤與般通說文舟部般辟也然則多般猶云多辟詩板篇民之多辟鄭箋

曰民之行多爲邪僻是其義也民迄自若是多般言民盡自順其意故多辟也正枚傳所謂悔前不順忠臣者而于下意亦相屬矣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傳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

樾謹按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連讀而以忌字別爲一句文義未安段氏玉裁曰說文心部惎毒也從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惎惎之上當脫予字下惎字之下當有闕文如圛升雲半有半無皋疾惡也覔席纖蒻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今按段說是矣然惎字當作何解段氏謂當作惎教也此用宣十二年左傳杜注然未就予教亦於義未安竊謂此惎字當訓謀廣韻惎教也一曰謀也未就予惎者未能成我之所謀也考之左傳杞子以襲鄭之謀來告穆公訪之蹇叔蹇叔云云公辭焉此即所謂未就予惎矣惎之訓謀蓋古訓也爾雅釋詁基謀也玉篇言部諆謀也惎與基諆並聲近而義通壁中古文作惎說古文者讀爲忌雖聲亦相近而義則非矣宜枚傳之不得其解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序

正義曰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非也彼既云微子作誥仲虺作誥自不必言作微子作仲虺之誥矣若此序止是首言禹末言貢作書之意未彰豈可不言作禹貢乎疑此序本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禹貢因禹字偶闕讀者遂以任土作貢四字爲句不知隨山濬川任土乃渾括篇首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三句之意固不及貢賦也段氏玉裁疑任土作貢下當有作禹貢三字蓋猶未見及此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段氏玉裁譔異曰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注證枚頤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地觀地即雒汭韋注最爲

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曰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作僞者泥於歌字敷衍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樾謹按段氏古文尚書之僞固不待言矣至段說亦非塙論尚書篇名如高宗之訓微子之命凡之字皆語詞五子之歌正同一律以之歌爲往觀失之鑿矣又謂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夫記動記言史職也有韻無韻皆言也豈謂古之史臣止記無韻之言不記有韻之言乎喜起之歌何爲而載於虞書也梁昭明文選尙知合詔令詩賦而並錄之近代始有分詩文爲二集者其可以律古史乎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曰言大康不遵禹啟之樂更作淫聲放恣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文亦有萬舞翼翼章聞于天之語然則歌字自當仍以本字讀之所謂五子之歌蓋卽其更作淫聲以自娛樂者也史錄其歌或以爲戒乎且古所謂淫聲者必非如後世玉樹後庭花之比疑當日卽因九辨九歌之舊而更新之亦頗有考定潤色之功方與古之聲曚以爲一代之雅樂故史臣不得不錄而孔子亦未嘗無取焉然不能效法禹之明德而徒斤斤於聲音之道則亦末矣墨子非樂遂援爲口實設使其歌尙在吾知其文辭古雅意義深厚必高出三百篇之上可知也孔子於詩不删鄭衞則其於書也何容不錄五子之歌乎以淫聲貶之乃墨氏之言非儒論古宜別有卓識矣若夫五觀武觀之異亦有可得而言者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以是二說言之帝啟封其季子於觀是謂武觀其後得罪而放之西河則西河非卽是觀漢東郡畔觀縣乃武觀以叛之地而非其始封之觀也觀地在洛汭韋昭之注當矣武觀來歸之後或仍居觀或卽留而不遣均不可知至太康失邦乃就季子之故封而居之兄弟五人更立於觀是謂五觀此武觀五觀之所爲同而異也段氏謂歌卽是觀因屬臆說謂武卽是五

亦近於武斷矣且序明言兄弟五人而謂五子非五人豈可通乎今以書序爲據則五子之歌是太康失邦後所作意者降須洛汭朝覲訟獄一無所預乃審定音律有所更正五子之歌由是而作古人著書每在困窮之日文王因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皆其事也五子之作歌雖未足比于二者要亦近之矣離騷所云似乎五子因此而失國蓋沿舉氏之餘論未足據也東晉古文僞造歌詞與春秋以來相傳之舊說顯爲乖錯近世學者人人知之乃如段氏之說并不信有五子作歌之事毋乃楚失而齊亦未得也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樾謹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義似未足疑誥下更有誥字蓋曰微子作誥誥父師少師因古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作二畫傳寫誤奪之耳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樾謹按此序幾不可讀據史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疑序奪公字然呂刑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亦不言侯或畢亦不言公古人語簡故也分居里成周郊不知何義據君陳篇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疑康王命畢公與成王命君陳事同分居里成周郊當作分居東郊成周東與里相似而誤郊字本在成周之上傳寫倒之遂不可讀耳東郊成周蓋當時有此稱鄭注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見周官載師疏自王城而觀成周尚在近郊五十里之內洛誥篇鄭注以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瀍水東爲成周是成周在王城之東因謂之東郊成周矣

羣經平議卷六

羣經平議卷七

德淸俞樾

周書

□爵以明等極度訓

孔晁注曰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樾謹按孔訓極爲中則等極二字義不相屬矣極猶則也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蓋極有準則之義故毛詩作極韓詩作則說詳尚書洪範篇此云等極猶等則也上文云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

本末以立中旣言極又言中知極之不訓中矣

知哀以知慧

樾謹按慧讀爲惠古字通用論語衞靈公篇好行小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說文叀部惠仁也知哀以知惠言知哀之則知仁之矣呂氏春秋論人篇曰哀之以驗其人人卽仁之叚字哀之以驗其仁與此文知哀以知惠同義因叚人爲仁叚慧爲惠學者乃皆失其解矣

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樾謹按疊子孫二字文義未安下子孫字蓋衍文也此當以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爲句習服鳥獸爲句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爲句仁讀爲人大武篇四凶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正與此文同仁德卽人德土宜卽地宜也人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者行猶用也猶言人德土宜天時百物用治也周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鄭注曰行猶用也孔晁不知仁爲人之叚字故失其讀因失其解至民主二字趙氏曦明謂民爲明字之誤朱氏右曾謂主爲王字之誤本書多言明王是言民主當依之訂正

道道通天以正人命訓

樾謹按此當作道天以正人道猶通也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荀子禮論篇道及士大夫楊倞注竝曰道通也然則道天以正人猶云通天以正人疑古本亦有作通天以正人者傳寫者誤合兩本爲一則曰道通天以正人於是文不成義後人又以道上加通字而爲通道通天矣下文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皆以道天正人對舉正承此文而

言可知此文當作道天以正人不當作道道通天以正人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若作道道通天則先言道後言天近於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恐非周初聖人之旨所有之義也下文又曰夫天道三人道三是天有道人亦有道更可知此文之不以道與天與人對舉矣由後人不知道天卽爲道天因致此誤耳

人有常順常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古字通也其下文曰順在可變卽孔子有教無類之義下文又曰古者因民以順民亦言因民以訓民也若如本字讀之則順卽因也因民以順民文義複矣

上賢而不窮

注曰窮謂不肖之人

樾謹按不字疑下字之誤故孔注以窮爲不肖蓋謂上賢而下不肖也若是不字則上賢而不不肖文不可通孔氏必不作是解矣

夫民羣居而無選

注曰選行也

樾謹按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高誘注

呂氏春秋觀世篇淮南子精神篇並曰濟等也然則羣居而無選猶言羣居而無等程典篇無政無選又曰選官以明訓凡言選者其義並爲齊等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是不選有殺雜之義此言無選猶彼言不選矣孔訓選爲行未得其旨

大武劍勇文酌

樾謹按劍武義不可通劍當讀爲驗言大武所以驗其勇也劍驗並從僉聲故得通用墨子雜守篇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劍驗二字亦不可通盖古本止作須其還報以劍之叚劍爲驗劍之卽驗之也校者旁注驗字以明劍當爲驗因誤入正文古書往往有此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劍驗爲參驗之誤然參之與劍形聲絕遠無由致誤其說非也此文叚劍爲驗正與彼同且以字義言之說文馬部驗馬名並無徵驗義凡言徵驗者當作譣說文言部譣問也是其本字也然則驗亦叚字安在驗可叚而劍不可叚乎

三取戚免楷四樂生身復

注曰戚近也免楷無患也

樾謹按大武篇四赦二取戚信復三人樂生身與此

文大畧相似疑各有誤字不可強通此文取戚當從
大武篇作取威於義爲長楛猶攪也後漢書馬融傳
廣成頌曰楛羽幕李賢注曰字書楛從手卽古文攪
字謂攪亂也然則取威免楛給謂取足以示威而無
攪亂之乎
服美義淫 羅匡
注曰淫過
樾謹按孔晁不釋義字謝氏墉曰凡義之所當爲者
皆可過盛此謬說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注曰古
者書儀但爲義是其證也儀淫者威儀盛也故與服

經七　五

美盛舉詩有客篇既有淫威此言儀淫彼言淫威其
吉相近
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
樾謹按賓舉二字傳寫誤倒當作年荒則勤而不舉
賓祭以薄勤之言瘽勤也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
雨也釋文曰勤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
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勤字當從糜讀勤
而不舉言憂勤而不舉也周官膳夫職曰王日一舉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然則年饑則勤而不舉正合周官大荒不舉之義
賓祭以薄言賓與祭皆從薄也上文曰成年穀足賓
祭以盛又曰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可證此文舉
祭以薄之誤
冬寒其衣服 武稱
注曰寒衣爲敝其絲麻
樾謹按冬寒其衣服義不可通孔注亦曲說也據大
武篇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
冬凍其葆孔注曰凍葆謂發露其葆聚其文與此篇
大略相同疑此文本作冬寒其旅史記天官書曰主

經七　六

葆旅事是旅與葆同義冬寒其旅猶冬寒其葆也後
漢書光武紀李賢注曰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
旅今字書作穭音呂古字通然則冬寒其旅亦就在
田野者而言方與上文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
麥三句一律若作冬寒其衣服則不類矣旅字古文
作表與衣字相似表誤爲衣後人又加服字耳孔注
但曰寒衣疑其所見本尙無服字也
爵位不謙
注曰謙損也
樾謹按謙之言絕也考工記輪人外不廉而內不挫

鄭注曰廉絕也說文火部作㷆曰火煣車網絕也引周禮曰煣牙外不㷆燄㷆其本字其義爲火煣車網絕引申之則凡絕者皆謂之㷆今周禮作廉乃其叚字此文作謙亦其叚字也爵位不謙言有爵位者不絕其爵位也說文水部溓一曰中絕小水也是從兼得聲之字每有絕義孟子稱周公兼夷狄兼亦絕也說詳孟子

童壯無輔 允文

樾謹按輔當讀爲悑悑輔並從甫聲故叚輔爲悑也說文心部悑惶也從心甫聲或體作怖童壯無悑言無使惶懼也

五遠宅不薄 大武

注曰雖遠居皆厚之

樾謹按遠宅二字無義據大開武篇亦有五和其文曰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與此篇所言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郄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收五遠宅不薄大略相同疑遠宅亦當作遠方字之誤也觀孔晁遠者之解是其所據本已誤作宅矣

三哀一要不嬴二喪人三擯厥親

注曰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爲惡　盧氏文弨曰所當哀者羸病者也失位者也六親不能收卹者也正文要不字訛注亦難曉梁處素云不嬴當作不羸不足也下文必嬴程榮本亦誤作必嬴可知此字亦訛

樾謹按梁說是也惟要之義難解卽從孔注作惡義亦難通要疑粟字之誤粟不嬴者穀不足也糴匡篇所謂年儉穀不足是也

四赦一勝人必嬴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

樾謹按以所列四事言之赦特其一事且居四者之末何得統曰之曰四赦乎據文酌篇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其三其四與此文二三略同然則此文四赦疑亦當作四教教赦字形相似又涉四赦民所惡句適四赦二字相連因致此誤耳

因其耆老及其總害 大匡

樾謹按總字之義無解疑當作利利古文作𥝢總俗書作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下文曰鄉問其利因謀其苗與此文正相應

樂不犄合

樾謹按犄合二字無義盧氏文弨曰犄合卽所謂宮縣然古書無以宮縣爲犄合者亦曲說也疑此文本作樂不合古人作樂必合之於廟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是也樂不合者不合樂也因涉下句犄犀有補無作之文而誤衍犄字耳

乃作程典以命三忠程典

樾謹按三忠未知何義盧氏文弨訂爲三惡曰戰國策臣作惡古文也然一忠爲臣其義殊淺顏氏家訓言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徧滿經傳然則惡字亦其時所造無疑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篇俱有惡字云古臣字錢氏大昕養新餘錄以不精小學譏之是也盧說恐未足據且所謂三臣者果何指乎據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孔注三吏三卿也疑此文三忠乃三吏之誤吏字闕壞後人遂妄改爲忠耳

德開開乃無思

樾謹按德開開文不成義疑德字上有愼德二字其原文蓋云思地愼制思制愼人思人愼德愼德德開開乃無思皆以四字爲句古人遇重文多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小畫傳寫誤奪之耳

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

樾謹按二句不可解疑當作土物不極美不害與上句牛羊不盡齒不屠相對成文物誤爲勸美字重出用字卽涉下句用乃思愼而誤衍也害當讀爲割書大誥篇天降割于我家釋文曰割馬本作害是害與割古字通用割猶刈也廣雅釋詁割刈同訓斷然則土物不盡美不割猶言土物不盡美不刈也文傳篇曰無伐不成材卽其義矣

商饋始于王酆保

樾謹按此當作饋始于商王蓋言祀上帝之後而饋膰肉從商王始也其下文云因饗諸侯重禮庶吏盍先商王次及諸侯次及庶吏也今作商饋始于王則文不成義矣

不深乃權不重

樾謹按此當作不深不重乃權不重蓋承上文深念之哉重維之哉而言謂不深念之不重維之則其權不重也後人因兩句皆有不重字疑爲衍文誤刪其一不知乃權不重之重爲輕重之重不深不重之重

為重復之重字雖同而義則異也且此兩句以重重二字為韵下文曰從欃乃慁不從乃價以慁價二字為韵並四字一句今奪不重二字則句法參差不齊而亦失其韵矣

利維生痛　文儆

樾謹按此文云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下文云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下文所生五者皆不美之事則此文五者亦皆美事方相對成義而云利維生痛殊不可曉疑痛字當讀作通

痛與通聲近而義同故釋名釋疾病曰痛通也通在膚脈中也利維生通通維生樂者利則流通流通則無所鬱結故樂矣

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　文傳

樾謹按圍竭二字義不相屬圍疑匱字之誤潛夫論實邊篇引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遺竭也遺亦當為匱唐人書從匚之字或變作辶如匝作迊匹作迊匣作迊陋作隨之類干祿字書可考匱變作遺因誤為遺也彼所引雖與此不同然大旨相近可知此文之當作匱竭矣

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大開武

樾謹按程字不當疊降寤于程降因于商皆天之所降也若作程降因于商則義不可通矣葛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所據本不疊葛字也言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讀維王其明用開和之為句言孰敢不格為句可知所據本不疊言字也今疊葛字言字義不可通當依孔注訂正惟

孔解開和何於義未安此當以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為句孰敢不格為句開和乃書名武儆篇曰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

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

樾謹按是上有闕文當云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上文云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此文之是不敬即上文之時不敬時猶是也尚書堯典篇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維是勉哉皋陶謨篇咸若時夏本紀作皆若是並其證也是字連不敬讀則是上闕一字明矣

物周爲器寶典

注曰周用之爲器

樾經按經文當云物用爲器注文當云用句用之爲器今作周者皆字之誤

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

樾謹按子乃孝字之誤鄭君注禮所謂壞字也當讀曰一孝句孝畏哉乃不亂謀猶下文曰二悌悌乃知序悌下疊悌字則孝下必當疊孝字矣又下文曰三慈惠茲知長幼亦有奪誤當作三慈惠慈惠知長幼慈惠下疊慈惠字猶孝下疊孝字悌下疊悌字也茲字卽慈之壞字亦猶子字卽孝之壞字也傳寫奪誤而其迹幸尚可尋謝氏墉以茲爲衍文盧刻遂刪去之而其迹泯矣亦見古書之未可輕改也

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寤儆

樾謹按此三句本無闕文當以欲與無則爲句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每句皆四字言欲與之而無則欲攻之而無庸以王則不足也下文周公之言曰泰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咸和遠人維庸正對此三句而言淺人不知無則無庸相對成文而以則字屬下句因疑欲與無下尙有闕文乃加空圍以

識之耳

教之以服武穆

注曰教之以服先生法服也

樾謹按說文服從𠬝𠬝從卩卩事之制也故鄭石制字子服是服有法制之義教之以服服卽法也孔以法服釋之豈所教止在衣服乎失其旨矣

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和寤

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

樾謹按下賄字乃則字之誤其原文蓋曰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則無成事故孔注云云是其所據本尚未誤也王氏念孫讀書雜志謂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此說非也注中草字乃孔氏增出以明風行之義非必正文有草字也大明武篇曰侵若風行與此義同王氏又謂賄賄無成事上更有脫文由不知下賄字乃則字之誤故耳賄與則左旁並從貝因而致誤注中賄則連文卽本正文可據以訂正

王食無疆武寤

樾謹按王當作玉所謂維辟玉食也古玉字王字並三畫而連其中故易致混又涉下句王不食言而誤

此篇文皆用韵以四字為句多頌美之詞王食無疆義亦然也

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克殷

注曰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

樾謹按此文本作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大卒王入即位于社之左故孔注如此蓋其所據本未誤也書堯典敷奏以言枚氏傳曰奏進也奏王太卒者言進王之太卒以衛王也孔注加當門二字正明奏字之義王入即位于社之左言王位在社左也後人

誤讀皆執輕呂以奏王為句謂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相對成文因移大卒字於社字之下而不知夾王可通奏王不可通且下句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社太卒連文更不成義矣

大匡封攝外用和大 大匡

注曰和平大國

樾謹按此二句文義難明據下文曰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衆疑此文本作大匡用和大封攝外乃與下二句一律大匡用和猶中匡用均小匡用惠也大封攝外者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攝猶整

也言大封諸侯以整攝畿外之地也傳寫者奪用和大三字而誤補之封攝外之下其義遂不可通矣孔注亦曲為之說於義不了也

傾九戒 文政

注曰順此戒也

樾謹按傾字之義難明當依注文作順順與傾形似而誤耳注文亦有奪字當云順順此戒也猶上文濟九醜句注曰濟謂濟其醜以好也皆先舉經字而釋之注奪一順字而其義遂晦遂并經文而莫能是正矣

思義醜□

樾謹按大匡篇曰思義醜貪疑此文所闕亦貪字也

五民之利

樾謹按民之利三字於義未足疑民上闕一字五□民之利與下文七祇民之死九足民之財一律

示有危傾

樾謹按示當為亓古其字也古其字或作亓玉篇其下更出亓字曰古文是也又或作亓集韵其古作亓是也此文亓字當讀為基詩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篇引作夙夜其命宥密是其

與共古通用此蓋誤其爲共而又從古文作亓也亓有危頗言共某有危傾之勢不可不戒故爲九戒之一也學者少見亓字因改爲亓耳

充虛爲害

注曰陰陽姦謂之充國無人謂之虛也

樾謹按孔解充字非也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曰充實也是充與虛正相對大聚篇曰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孔注曰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可證此篇充虛爲害之義

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大聚

樾謹按此當作立正長以勤人立職孤以順幼蓋立正長所以勸民事而立職孤所以使幼者得遂其生也正長也職孤也皆其名也勤人也順幼也皆其事也立職孤以順幼與下句立職喪以卹死文法正同管子治齊凡國都有掌孤孤幼不能自生者屬之此卽立職孤以順幼之事掌孤猶職孤也蓋成周之遺制矣今作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則義不可通猶上句當百草以備五味誤作當五味以備百草並傳寫者倒其文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百草句惜未及此

敎芓與樹埶

樾謹按此當作敎與樹埶與猶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敎與樹埶卽敎以樹埶也古與予通用疑古本叚予爲與作敎予樹埶後人據別本作與者訂正遂並存予與二字因又誤予爲芓耳管子地員篇其草宜芓芓今本作其草宜黍秫與芓蓋誤芓爲與而因加黍秫二字不知黍秫已見上文且非草也辨見諸子平議彼誤芓作與此誤與作芓正可互證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世俘

樾謹按文下當有闕文據下文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然則此文亦當作綏文考明矣朱氏右曾集訓曰文文德也勝殷遏劉庶自此可綏天下以文德也此曲爲之說與下文不合

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

注曰衆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

樾謹按告焚二字當在四千之下其文曰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玉四千告焚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

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蓋庶玉二字連文此云凡厥有庶玉四千故下云四千庶玉則銷兩文相應告焚二字自爲句旣告焚之五日武王乃使人求之所謂告焚者以商王紂自焚告非以焚玉告也若如孔注則豈有不告紂之自焚而專告玉焚者乎卽以玉論天智玉爲重而庶玉則輕矣又豈有不以天智玉五告而顧以庶玉四千告者乎揆之事理皆不可通蓋由傳寫者誤移告焚二字於玉四千之上孔氏不能訂正故失其解耳

昏𢡟天下　商誓

樾謹按𢡟蹇連文義不可通𢡟當作擾擾字隷變作𢡟闕其左旁則爲𢡟矣昭十四年左傳注曰昏亂也襄四年傳注曰擾亂也是昏擾同義昏擾天下言亂天下也

官庶則荷荷至乃幸　五權

樾謹按荷字當讀爲苟古字通也幸字無解且於韵亦不協疑㚔字之誤說文㚔部㚔所以驚人也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㚔煩苟之至民必驚擾此與前說合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則與後說亦合且與上文韵亦相協㚔字隷變作幸凡執字報字左旁今皆爲幸是其證也幸與㚔相似因而致誤耳

人庶則匱匱乃匿

樾謹按匿當讀爲慝言人衆則必匱乏匱乏則必競爲姦慝矣古匿與慝同聲而通用尚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五行志作仄慝是其證也說文無慝字古字止作匿耳

周公格左閎門會羣門　皇門

樾謹按尚書堯典闢四門詩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師取法於古也又

周官大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然則此篇所云會羣門者言會集衆卿士也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閎門經作羣門序作羣臣並不相背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兩引此經並作會羣臣則後人不達門字之義而據序以改經也篇內云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可證門字之非誤宋氏右曾本從玉海作會羣臣失之矣

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注曰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

檵謹按祭公篇曰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文義與此略同疑此文厥室上亦當有亂字而今本脫之卹卹二字屬上句讀以家相亂厥室卹卹猶云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也王國王家維德是用猶云尚皆以時中乂萬國也孔注以卹卹屬下讀失之

又五日上潤溽暑時訓

檵謹按暑字衍文也此當云又五日上潤溽下文土潤不溽暑當作土不潤溽說詳禮記月令篇

將帥不和

檵謹按上文云鷃旦猶鳴國有訛言下文云茘挺不生卿士專權言與權爲韵此云虎不始交將帥不和字不入韵疑必有誤古本當作將帥不驩驩與歡古通用禮記樂記篇鼓鼙之聲讙鄭注曰讙或爲歡將帥不讙卽將帥不歡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曰讙古文作吅此文讙字疑從古文作吅因誤爲和耳

純行不二曰定謚法

檵謹按此本作純行不忒曰定古書忒字或以貳字爲之尚書洪範篇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是其證也貳譌作貳後人因改爲二矣史記正義引此文作純行不爽曰定爾雅釋言曰爽忒也是不忒與不爽同義後漢書蔡邕傳注又作純行不差曰定周易豫卦彖傳鄭注曰忒差也是不忒與不差亦同義若如今本作不二則與不爽不差之義絕遠矣禮記緇衣篇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曰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蓋亦叚貳爲忒因誤貳爲貳也此文又改貳作二學者益無從訂正矣

柔質受諫曰慧

檵謹按盧校曰慧舊作惠當從之慧惠古通用字論

語衞靈公篇好行小慧鄭注曰魯讀慧爲惠是其證也此句與上文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本爲一條蓋柔質慈民謂之惠愛民好與則就慈民而推言之柔質受諫則就柔質而推言之以見有其一節者亦得謚之曰惠也因其字叚作慧後人遂分爲兩謚恐非其舊

就會也

檵謹按就與集一聲之轉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毛傳亦曰集就也是就與集聲近義通爾雅釋言集會也此云就會也蓋卽讀就爲集故訓

會耳

四寨九采之國 明堂

樾謹按采乃釆字之誤釆讀為蕃蕃省作番番又省作釆也九蕃之國卽周禮所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說詳禮記明堂位篇

二曰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志殷以淵 官人

樾謹按方輿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上文以觀其備之下原文蓋曰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方輿之言以觀其志此之謂觀誠三句相對成文皆觀誠之事也今誤在二曰之下則不類矣志殷以淵四字上當有其字其志殷以淵與下文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諂亦三句相對成文今奪其字則又不類矣

愚依人也

樾謹按依字義不可通疑是㐲字之誤㐲乃古旅字說文曰古文以為魯衛之魯然則愚㐲猶愚魯也㐲誤作衣因誤作依矣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亦㐲字之誤說已見前此文又加人旁作依學者益無從是正矣

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 王會

注曰東越歐人也比交州蛇特多為上珍也

樾謹按蟬卽鱓之叚字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訓纂曰鱓蛇魚也山海經郭注曰鱓魚如蛇蓋以其似蛇而得蛇名實非蛇也孔氏竟以蛇釋之謬矣又按此當於順字絕句順讀為馴易坤象傳馴致其道九家注曰馴猶順也是馴與順音近而義通蟬蛇順者言其性馴善也雖有蛇名而實非蛇故曰馴明其與蛇異也下乃曰食之美朱氏右曾集訓讀順食之為句釋曰順讀縱切之斯大誤矣

姑妹珍

注曰姑妹國後屬越

樾謹按盧氏文弨以姑妹為卽姑蔑是也至珍字當為一物而說者皆未詳今按乃珧字之誤珧字篆書作珧與珍相似因而致誤爾雅釋魚蜃小者珧山海經東山經其中多蜃珧是珧與蜃同類此云姑妹珧下句云具區文蜃正以類相從矣

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樾謹按若白馬當作若馬此言獸形如馬非必白馬乃相似也孔注曰茲白一名駮今考諸書言駮者爾雅釋獸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晨風篇毛傳文與

爾雅同說文馬部曰駮獸如馬倨牙食虎豹其文蓋即本此而皆言如馬不言如白馬然則白爲衍文無疑矣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文曰茲白者若馬馬上正無白字可據以訂正

都郭生生欺羽

注曰都郭北狄生生獸名

樾謹按欺羽似別爲一物然下文止曰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不及欺羽未詳其義疑欺羽二字當在下文奇幹善芳之上其文曰欺羽奇幹善芳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蓋欺羽爲國名奇幹善

芳爲鳥名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曰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黄茲白之駟紈牛露犬乘黄茲白並出此篇皆爲所貢之物然則奇幹善芳亦當爲物名不得以奇幹爲國名矣若以奇幹爲國名則當云白民乘黄義渠茲白方與奇幹善芳一律也山海經西山經曰翼望之山有鳥焉名曰鵸鵌服之令人不厭注引周書曰獻芳不眯然則郭所見周書當作奇餘獻芳故引以爲鵸鵌之證欺羽之國或即所謂翼望歟觀奇幹之或爲奇餘而郭氏且引以證山海經之鵸鵌則奇幹之非國名益信蓋由

欺羽二字誤入上文讀者遂以奇幹爲國名國名不當復舉乃於下句刪去奇幹二字耳孔晁於此文不釋欺羽之義是所據本未誤下注當云欺羽亦北狄奇幹善芳鳥名今作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此後人所改非其舊也郭璞引周書注山海經當云奇餘獻芳不眯今作獻芳不眯亦後人刪之非其舊也若無奇餘二字則與山海經之鵸鵌何涉郭氏乃泛引之乎

鸑楊之翟

注曰楊州之鸑貢翟鳥　王氏念孫曰鸑楊本作楊

鸑故孔注曰楊州之鸑貢翟鳥今本楊鸑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樾謹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此篇之例皆於國名之下即繫以所貢之物如稷慎大麈穢人前兒良夷在子之類皆是也又或加以字如會稽以鼉義渠以茲白之類從未有於國名下加之字以足句者此云楊鸑之翟與通篇句法不倫疑本作楊之鸑翟故孔注曰楊州之鸑貢翟鳥也

離丘漆齒

樾謹按文選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文作雕身染齒

且引爾雅北方有比肩人爲證疑周書原文作雝軀軀卽身也因軀字俗書作軀玉篇身部軀下有軀字曰同上俗是也軀字闕壞止存右旁遂作雝丘矣李善所見本作雝身蓋傳寫之異文猶漆齒之作柒齒也或竟從遷注改丘爲身失之矣

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 祭公

樾謹按作陳周三字義不可曉孔氏無注朱氏右曾集訓曰制作陳布周密則失之迂曲矣今按作者始也詩駉篇毛傳曰作始也是其義也陳與甸通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禮稍人注引作維禹敶之敶卽陳

也作陳周者始甸周也國語周語曰邦內甸服說文田部甸天子五百里地此言文王武王規度下國始定成周之地以爲甸服也讀者不知陳爲甸之叚字故不得其解耳陳與甸古同聲甸之爲陳猶齊陳氏之爲田氏

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

注曰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

樾謹按此本作維天貞文王 句 董之用威故孔注曰董之用威伐崇黎也今本董之二字誤倒當據注乙正孔解貞字之義未得貞當訓定釋名釋言語曰貞

定也文王之時天命已定矣故曰貞

旣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

注曰旣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

樾謹按丕維文王由之本作丕維文武由之故注曰皆由文武之德若如今本則注不當增出武字矣上文曰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又曰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並以文武連文此亦當然宜據注訂正

賞罰無位 史記

樾謹按位與立古字通無猶不也說詳王氏引之經

傳釋詞賞罰無位卽賞罰不立也

奉孤而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

注曰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

樾謹按謀主二字不可曉疑當作其主言其主必畏而疑之也其誤作某又誤作謀耳周書序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詢某卽詢謀或古本周書謀字多省作某後人槩加言旁遂并此文其誤作某者一律加之而爲謀主矣注中謀主亦其主之誤孔意蓋以經文所謂其主者乃就其孤長大之日言之故曰其主謂孤長大也若如今本作謀主則孤長

大之後何以謂之謀主乎

文武不行者亡

樾謹按文字衍文也其下曰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云云是西夏之亡以武不行非以文不行也武不行者亡與上文武不止者亡義正相對阪泉氏用兵無已而亡謂之武不止然則西夏性仁非兵而亡當謂之武不行矣今衍文字義不可通

其川巠納 職方

樾謹按周官職方氏作涇汭然汭非水名說文水部汭水相入也竝無水名之訓尚書之嬀汭渭汭洛汭左傳之漢汭渭汭雒汭滑汭豫章之汭無作水名解者惟職方氏涇汭爲水名卽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之芮也蓋旣非本義故亦無定字周禮作汭漢書作芮此經作納皆從內聲之字也說文於濝篆下曰沒也又云一曰濝水豫州浸蓋旣著其本義又著其別義水部諸篆如此者多矣而汭篆下竝無一曰汭水雍州川之文疑許君所見周官未必作汭也盧本據周官訂正作涇汭恐轉非古書之舊下文河內曰冀州其浸汾露亦與周官作汾潞不同盧謂露潞古通用露可爲路安在納不可爲汭乎

遠人來驩視道如咫 太子晉

樾謹按驩讀爲觀下文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卽其證也

應事則易成 王佩

樾謹按此篇自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至危亡在不知時凡二十九句皆有在字獨此句作則字與上下文不一律疑當作應事在易成易之言速也史記天官書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易有疾速之義故與久爲對文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故曰應事在易成易成猶速成也後人不解易字之義而以難易之易解之則在字之義不可通因改爲則字矣

謀成在周長

注曰周忠信也

樾謹按周長二字義不可通注以忠信爲解要亦曲說也周疑用字之誤謀成在用長言在擇其長者而用之

朕則名汝 周祝

注曰名汝善惡也

樾謹按名猶命也孟子公孫丑篇其閒必有名世者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閒必有命世者焉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傅子曰孟子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命世者蓋命與名古通用廣雅釋詁曰命名也然則名亦猶命也朕則名汝者朕則命汝也御覽引韓詩傳曰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又潛夫論浮侈篇曰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是古有命民之事故曰朕則命汝也孔注未得其義

食器甑迤膏矦屑矦 器服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迤爲匜字之誤當從之甑匜者二器也膏矦屑矦者器中所實也矦讀爲餱說文食部餱乾食也膏餱蓋和之以脂膏屑餱蓋雜之以薑桂之屑儀禮既夕篇注曰屑薑桂之屑是也文選思元賦曰屑瑤蘂以爲餱兮此屑餱二字之證作矦者叚字也朱氏右曾以迤膏矦屑爲句以下矦字屬下句讀失之

商謀啓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鄗謀 周書序

樾謹按商謀啓平周義不可曉疑當作商啟謀乎周人開小開序曰文啟謀乎後嗣與此文法正同啟猶發也啟謀也者猶禮記內則篇所云出謀發慮也文王之謀後嗣與商之謀周其爲謀也不同然其啟謀則一也啓謀二字誤倒而乎字又誤平乃失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七

羣經平議卷八

德清俞樾

毛詩一

有蕡其實 桃夭 國風周南

傳曰蕡實貌

樾謹按蕡者大也有蕡其實言其實之大也汝墳篇遵彼汝墳傳曰墳大防也靈臺篇賁鼓維鏞傳曰賁大鼓也蕡與墳賁字異而義同

肅肅兔罝 兔罝

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正義曰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鴇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肅肅本無定義各依文勢釋之此經云肅肅兔罝不云肅肅罝兔則以器言非以人言傳釋爲敬恐失之矣肅肅乃說兔罝之形文選西京賦飛罕潚箾薛綜注曰潚箾罕形也李善曰說文曰罕網也潚音肅箾音朔然則以肅肅說罝形猶以潚箾說罕形肅肅疊字也潚箾疊韵也

公侯干城

傳曰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

樾謹按毛以干爲扞之叚字故曰干扞也鄭以干爲戰之叚字故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如毛意則干爲扞衛之扞公侯干城者言公侯可用以扞衛其城也如鄭意則干爲戰盾之戰公侯干城者言公侯可用以爲干用以爲城也箋中扞字必是干字之誤鄭止依經文用干字爲戰之叚字不依毛公讀爲扞也故正義云鄭惟干城爲異自箋文干誤爲扞則混傳箋而一之或反疑正義之非矣

維鳩方之 鵲巢 召南

傳曰方有之也

樾謹按方之猶附之也方附一聲之轉漢廣篇不可方思傳云方泭也谷風篇鄭箋文同方之爲附猶方之爲泭也說文彳部徬附行也漢書李尋傳集注曰旁附也徬從旁聲旁從方聲而訓附則方亦有附義矣昭十七年左傳魴也以其屬死之周官太卜鄭注引此文魴作鮒禮記明堂位篇[illegible]以房俎注曰房

謂足下附也芄方聲付聲相通之證維鳩方之言維鳩附之也附有附益之義故傳曰有之也

憂心惙惙草蟲

傳曰惙惙憂也

樾謹按首章云憂心忡忡次章云憂心惙惙故爾雅釋言曰忡忡惙惙憂也而毛公卽本以爲說然其辭首章不曰忡忡憂也而曰忡忡猶衝衝也以是推之惙惙亦當自有意義矣說文叕部叕綴聯也惙字從叕卽有綴聯之意荀子非十二子篇綴綴然楊注曰不乖離之貌不乖離卽是相綴聯也憂心惙惙猶曰憂心綴綴言憂心聯屬不絕也因其言憂故字從心耳且以文義求之首章曰憂心忡忡承之曰我心則降傳曰降下也蓋忡有衝突之意故以降下之意承之也次章曰憂心惙惙承之曰我心則說說之言釋也說文言部曰說釋也蓋惙有綴聯之意故以解釋之意承之也卒章曰我心傷悲承之曰我心則夷夷之言悅也爾雅釋言夷悅也蓋直言傷悲故以夷悅之意承之也傳訓說爲服夷爲平然則詩人之旨雖毛公不能盡得矣

誰謂雀無角行露

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云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

樾謹按傳箋之意皆謂雀實無角故其說如此然下章云誰無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鼠之穿墉若不以牙復以何物乎兩章文義一律鼠實有牙則雀亦實有角竊疑所謂角者卽其喙也鳥喙尖銳故謂之角詩人之意謂雀無角則何以穿我屋女無室家之道則何以速我獄此論其常也乃事物之變則有大不然者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正見其出人意計之外聽訟者不可不察也角字之義自來皆屬獸言說文角部角獸角也其實角字本義當爲鳥喙漢書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此二句以鳥獸對言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獸有齒以齧卽不得有角以啄也傳之翼者兩其足謂鳥有兩翼以飛卽不得有四足以走也若以角爲獸角則牛羊麋鹿之類有齒復有角者多矣安得云予之齒者去其角乎文選射雉賦裂膆破觜注曰觜喙也觜爲鳥喙而其字從角可知角字之

義矣今俗謂口爲嘴蓋卽觜字而加口旁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麕

傳曰樸樕小木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爲禮　正義曰林有樸樕謂林中有樸樕之木也故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樕爲一也

樾謹按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兩文相對如鄭箋之意則林有樸樕爲一處野爲一處有死鹿二字總承上兩處而言不辭甚矣古人無此文法也䮝篇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上章野有死

麕毛以郊外曰野解之然則此章林野對文野爲郊外之野林亦當爲野外之林毛雖無文學者可以隅反矣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謂以白茅束此樸樕及死鹿也學者但知白茅純束止以野有死鹿言與上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同義而不知其兼以林有樸樕言於是不得其解矣綢繆篇綢繆束薪正義曰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綿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興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然則林有樸樕以白茅束之正與綢繆束薪同義上章止言野有死麕故曰白茅包之此章兼言林有樸樕故曰白茅純束以死鹿可包樸樕不可包也詩人之義其密如此鄭猶未之得也

報我不述日月　邶風

傳曰述循也箋云不循禮也

樾謹按報我不循於義未明鄭以不循禮足成其義疑亦非經旨也釋文曰述本亦作術當從之說文行部術邑中道也道德之道與道路之道本無異義故禮記樂記篇不接心術大傳篇服術有六鄭注並曰術猶道也然則不術猶不道言報我不以道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是

作述者毛詩作術者韓詩術正字述叚字也薛義視毛義爲長然訓術爲法不如訓術爲道於義更安矣

不我以歸擊鼓

箋云不與我歸期

樾謹按箋增期字非經旨也詳繹詩意蓋從征之士有因傷病不得歸者故作此詩下章云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曰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傳以不還解爰居爰處蓋居處於彼是不得還也又亡其馬則終無還理矣故欲其家人求之于林之下也然則此章不我以歸乃責不與歸非止不與歸期矣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雄雉

傳曰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　正義曰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

樾謹按鄭以誠矣君子爲愬於君子未知於毛意何如正義解爲君誠如是矣又未知於鄭意何如而要皆迂曲非經旨也方言曰蹇展難也齊晉曰蹇山之東西凡難貌曰展荆吳之人相難謂之展若秦晉言相憚矣是展與蹇音義相近蹇卽謇字廣雅釋詁謇展難也卽本方言文也展矣君子猶云蹇矣君子言其難也此詩乃婦人以君子久役而作首章云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此我字我其夫也次章云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此我字婦人自我也毛傳曰阻難也然則展矣君子與自詒伊阻文義正相屬惟其自詒伊阻故曰難矣哉我之君子實使我心爲之憂勞也

中心有違　谷風

傳曰違離也箋云徘徊也

樾謹按違當爲媁說文女部媁不說貌字亦通作愇廣雅釋詁曰愇恨也又或叚違爲之文選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違或作愇是其證也中心有違猶云中心有恨傳箋並失之釋文引韓詩曰違很也很恨義同廣雅釋詁曰很恨也韓說殆勝於毛矣

遑恤我後

箋云遑暇恤憂也

樾謹按禮記表記篇襄二十五年左傳引此文並作皇恤我後蓋古字止作皇後加辵作遑也皇當讀爲況尚書無逸篇無皇曰漢石經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正義曰王肅本皇作況漢石經作則兄自敬德兄卽古況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皆皇況聲近義通之證尚書大傳皇于聽獄乎鄭注曰皇猶況也然則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猶云我躬不容況憂我後箋訓皇爲暇則其義轉迂矣

不我能慉

傳曰慉養也箋云慉驕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慉下引此文作能不我慉當從之能與甯通正月篇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滅之然則能不我慉猶言甯不我慉與日月篇甯不我顧句法正同彼箋曰甯猶曾也曾不我慉反以我爲讎兩句文意正一氣相生後人不解能字之義誤

倒其文耳憯者好也古音𡚶好相近故孟子曰𡚶君
者好君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𡚶
也不善之則雠也高注曰周書周公所作𡚶好也詩
人以憯雠對文正本周書彼作𡚶者叚字也傳箋所
訓均未得其旨

瑣兮尾兮 旄丘

傳曰瑣尾少好之貌　正義曰瑣者少貌尾者好貌
樾謹按尾亦少也尾與微通尚書堯典鳥獸孳尾史
記五帝紀作字微漢書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注曰
即微生畝也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釋文
曰尾本作微釋名釋形體曰尾微也是尾微聲近義
通瑣兮尾兮猶云瑣兮微兮式微式微之意流
離之子詩人以自喻流離即倉庚一名黃離留者陸
璣以為梟非是

簡兮簡兮 簡兮

傳曰簡大也箋云簡擇　正義曰毛以為簡不用賢
有大德之人兮有大德之人兮鄭以為衛君擇人兮
擇人兮
樾謹按傳箋兩義均有未安即正義所衍說其不辭
實甚矣簡當讀為僩說文人部僩武貌字亦作撊方

言曰撊猛也僩兮僩兮乃武猛之貌下句云方將萬
舞萬舞者武舞也周易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李
氏集解引鄭注曰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
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禮記文王世子篇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鄭注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
象文也證以左傳楚公子元振萬而夫人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則鄭義殊塙此經方將萬舞毛傳
曰以干羽為萬舞鄭兼文武言鄭易之曰萬舞干舞
也則固謂萬舞是武舞矣僩兮僩兮乃武猛之貌與
萬舞正合猶下章言公庭萬舞而繼之曰有力如虎
也簡者僩之叚字淇澳傳曰僩寬大也僩本為武貌
而訓大者義與簡通也彼僩兮之僩可訓大則此簡
兮之簡可訓武必泥本字以求之斯不得其旨矣

終窶且貧 北門

傳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曰君於己祿薄終
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
樾謹按如箋義則窶即貧所致言窶不必更言貧矣
何以云窶且貧乎一切經音義卷一引蒼頡曰無財
備禮曰窶與箋義同然其字從宀則窶之本義當屬
居處說文宀部窶無禮居也此窶之本義也所謂無

禮居者乃陝小之謂史記滑稽傳甌窶滿篝正義曰甌窶謂高地陝小之區是窶有小義方言籔小者南楚謂之簍又云豦小者謂之𡟰則凡從婁得聲者竝有小義矣窶從宀婁聲當爲小屋爾雅釋宮曰陝而修曲曰樓義與相近屋小則堂室與阼之制不備不可以行禮故曰無禮居引申之則凡無禮者皆得謂之窶毛公此傳是也凡陝小者亦得謂之窶釋名釋姿容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又引申之凡貧者亦得謂之窶爾雅釋言曰窶貧也郭璞注曰謂貧陋經文止言貧而注必兼言陋者說文𨸏部陋阸陝也郭氏之意蓋謂窶得訓貧者乃從陝小之義引申之也然則窶之爲貧展轉引申非其本義而鄭箋必謂禄薄不足爲禮使窶與貧并爲一談非經意且非傳意矣終窶且貧者終猶既也已也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竝訓終爲已也衛之忠臣仕於闇君言既已不見禮遇又且貧也孟子論仕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夫仕於闇君則已非見行可之仕矣乃并不能接之以禮養之以財則際可之仕公養之仕俱不足言宜其不得志也窶是一事貧又是一事傳義甚明先言窶後言貧者恥無禮尤甚於患貧也

北風其喈 北風

傳曰喈疾貌

樾謹按說文口部喈鳥鳴聲也葛覃篇其鳴喈喈傳曰和聲之遠聞也他如風雨篇雞鳴喈喈鼓鐘篇鼓鐘喈喈烝民篇八鸞喈喈凡言喈喈者皆取其聲之和爾雅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亦和協之意此經喈字傳訓爲疾未詳其義竊謂喈當作湝說文水部湝水流湝湝也一曰湝寒也詩曰風雨湝湝今詩無此文疑說文錯誤當引此詩北風其湝也一章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二章曰北風其湝雨雪其霏涼與湝雱與霏義皆相近湝當從說文一曰寒也之訓其涼其湝義同猶雱盛貌霏甚貌其雱其霏義亦同也傳訓爲疾葢從水流湝湝取義謂風之疾如水之流也

副笄六珈 君子偕老 鄘風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樾謹按鄭箋不解副字正義亦不言毛鄭同異考周

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注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之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然則毛公所謂副正鄭君所謂編禮記明堂位鄭注曰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掌王后之首服爲副是鄭意與毛不同其箋詩雖不言副爲何物然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則其說固與注禮同不從毛公編髮之說也續漢書輿服志曰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然則漢固以步搖當周之副卽六珈亦尚得其大略鄭不敢竟以漢制說經故云古制有未聞耳釋名釋首飾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不言以髮爲之與鄭義同古者祭服君袞冕夫人副褘然則婦人首服之有副其猶男子首服之有冕與毛公說以編爲副恐不可從廣雅釋器曰假結謂之鬠古制湮而古字亦變矣

是紲袢也

傳曰是當暑袢延之服也　正義曰縐絺是當暑紲去袢延蒸熱之服也又曰紲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

樾謹按傳言當暑袢延之服並無紲去之文且袢延之爲熱氣亦是臆說非傳義也袢延猶伴奐也卷阿篇伴奐爾游矣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袢與伴並從半聲延與奐古音亦相近當暑袢延之服謂當暑自縱弛之服也傳箋均不解紲字紲當作褻說文衣部兩引此經褻篆下曰是褻袢也袢篆下曰是紲袢也蓋褻本字紲叚字惟其爲褻衣故得自縱弛也

美孟庸矣　桑中

傳曰庸姓也

樾謹按庸之爲姓無考錢氏大昕謂庸卽閻也以文十八年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庸爲證然古男子不以姓行則閻職非姓也又引漢書谷永傳閻妻爲證此則得之惟此詩作于惠公時姜弋庸必當時貴姓乃其時閻姓無聞焉詩人何取而詠之乎庸姓疑卽熊姓說文熊從能炎省聲炎與庸一聲之轉尚書洛誥篇無若火始炎炎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庸熊從炎聲故得通作庸春秋所書魯夫人姜氏

為多而亦有弋氏熊氏襄四年夫人弋氏薨宣八年夫人熊氏薨是也魯衛兄弟國其所與為昏姻者宜亦大畧相近詩人以孟姜孟弋孟熊並言蓋耳目聞見此三姓最大也昭七年左傳正義曰古人讀熊皆于陵反然古無韵書聲之輕重緩急不能齊同後漢劉鎮南碑熊與豐為韵然則庸之與熊何不可通必謂熊字古止于陵反一音泥矣

作于楚宮 定之方中

傳曰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樾謹按此與下句作于楚室兩于字並當作為文選

魏都賦張載注及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李善注引此經並曰作為楚宮作為楚室蓋于與為古通用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已及之矣惟未及作字之義駉篇思馬斯作傳曰作始也作于楚宮者始為楚宮也作于楚室者始為楚室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明以初字釋作字自來未得其義

匪直也人

傳曰非徒庸君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廣雅匪彼也之文讀匪為彼詳見經義述聞其說是也匪直也人猶云彼直者人古

者也二字亦通用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者也互用即其例矣彼直者人與彼姝者子句法相似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不盡可通近人訓詁之學蓋卓絕矣

猗重較兮 淇奧 衛風

樾謹按禮記曲禮孔疏論語鄉黨皇疏荀子非相篇楊注文選西京賦李注引此文猗並作倚據節南山篇有實其猗箋曰猗倚也則猗倚固聲近義通也然

作猗作倚並叚借字其字實當作輢說文車部輢車旁也輢重較兮言車旁有兩較也較說文作較曰車輢上曲銅也是較在輢上故繫於輢而言之楚辭招魂曰檻層軒些句法與此相似西京賦曰戴翠帽倚金較則已誤解此經倚字矣

碩人之邁 考槃

傳曰邁寬大貌

樾謹按邁乃草名其為叚字無疑而自來未有得其字者以義求之蓋當作和和字古或以咼為之淮南子說山篇咼氏之璧高誘注曰咼古和字是也又或

變作瑀文選盧子諒覽古詩趙氏有和璧李善注曰
琴操曰昭王得瑀氏璧瑀古和字是也此經云碩人
之適蓋叚適爲㝢而又叚㝢爲和展轉相叚古書自
有此例釋文曰韓詩作㝢此則後出之字以碩人言
故從人作㝢猶以璧言故從玉作瑀也首章美其寬
大次章美其和平本各自成義而和之聲近于桓水
經桓水篇引鄭康成尚書注曰和讀曰桓是也長發
篇元王桓撥傳訓桓爲大則此傳訓和爲寬大於義
未始不可通矣段氏玉裁曰邁卽㝢之叚借碩人之
㝢義甚不安此不得其說而强爲之辭也

永矢弗告

傳曰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

樾謹按此詩箋義甚失忠厚之旨毛以爲無所告語
亦與永矢之文未合王肅說首章弗諼曰先王之道
長自誓不敢忘也說次章弗過曰長以道自誓不敢
過差其義甚正卒章弗告亦當依肅義說之告讀爲
梏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梏羽羣李賢注曰字書
梏從手卽古文攪字謂攪亂也說文無梏字蓋是攪
之或體覺告聲近釋名釋書契曰告覺也攪從覺故
或從告孟子告子篇曰有梏亡之矣趙注以梏爲梏
亂蓋亦讀爲梏永矢弗告言長以道自誓不敢梏亂
人苟信道未篤則見紛華而悅者有之矣詩人所以
長誓弗梏也

朱幩鑣鑣　碩人

傳曰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
貌　釋文曰鑣表驕反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
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

樾謹按說文金部鑣馬銜也巾部幩馬纏鑣扇汗也
是扇汗之名屬幩不屬鑣傳文人君以朱纏鑣爲句
扇汗且以爲飾爲句扇汗二字乃言其用非言其名

猶曰既以扇汗且以爲飾也後人或卽其用而名之
謂之扇汗亦謂之排沫要是幩之異名陸氏誤以鑣
扇汗三字連讀乃以扇汗爲鑣之異名則失之矣續
漢書輿服志曰乘輿象鑣亦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繇
扇汗可知鑣與扇汗非一物也又陸氏此數語釋傳
文鑣字非釋經文鑣鑣字乃繫之鑣鑣下疑傳寫之
誤阮氏校勘記已及之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氓

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無有朝
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

樾謹按此四句皆自言有功於夫家宜見恩禮之意故言我三歲爲婦則一家之人無居室之勞矣我夙興夜寐則一家之人無有朝起者矣皆出已獨任其勞故也鄭箋所說未得詩人之旨而以靡有朝爲非一朝尤於文義未安

巧笑之瑳竹竿

傳曰瑳巧笑貌

樾謹按瑳非笑貌乃𪗲之叚字說文齒部𪗲齒參差從齒差聲笑則參差齒見故以爲巧笑之貌

能不我知芄蘭

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稺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

樾謹按正月篇甯或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滅之是能與甯通日月篇甯不我顧箋云甯猶曾也能不我知與甯不我顧同言此幼稚之君雖則佩觿而曾不我知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也能不我知者曾不我接也下章能不我甲傳訓甲爲狎然則首章言不與我交接二章言不與我狎習語意正相近說此經者不知能爲語辭而以實義釋之又不解知字之義故皆失其解矣谷風篇不我能慉說文引作能不我慉與此句法相同能亦甯也說已見前

垂帶悸兮

傳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樾謹按說文心部悸心動也有節度之訓與字義不合傳說非也垂帶悸兮乃刺之而非美之悸之本義爲心動引申之則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悸言之字亦作痵一切經音義卷一曰悸古文痵同說文疒部痵氣不定也是痵亦有動義也詩人刺惠公雖容兮遂

兮而其垂帶乃悸然常動正見其舉動之無節猶左傳以裘衽如故裘見昭公之不君卽小以明大也

一葦杭之河廣

傳曰杭渡也

樾謹按葦非可以渡河之物傳義非也說文手部杭扞也重文杭曰抗或從木是杭卽抗之或體杭訓扞故亦訓蔽昭元年左傳曰吾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曰亢蔽也亢乃抗之叚字列子黃帝篇曰而以道與世抗釋文曰抗或作亢是其例也一葦杭之言一葦之闊卽足以蔽之正是極喻其狹耳

爰樹之背 伯兮

傳曰背北堂也　正義曰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

樾謹按背即北字也古背北同字國語吳語曰吳師大北韋昭注曰北古之背字是也爰樹之背即爰樹之北傳以經但言北未言所在故以北堂釋之正義之說反涉迂曲矣

在彼淇厲 有狐

傳曰厲深可厲之旁

樾謹按傳意此厲即深則厲之厲然水深則非狐所能涉故以爲深可厲之旁其說甚爲迂曲且經止言淇厲不言厲旁傳義殆失之矣今按厲者瀨之叚字說文水部瀨水流沙上也從水賴聲賴與厲古音相近論語子張篇未信則以爲厲已也釋文曰厲鄭讀爲賴漢書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皆其證也瀨從賴聲故得以厲爲之史記南越傳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此經厲字正與彼同淇厲者淇瀨也楚辭湘君篇石瀨兮淺淺漢書司馬相如傳北揭石瀨師古曰石而淺水曰瀨是瀨爲水淺之處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是水淺之處狐得涉之也毛以爲深可厲之旁則混

于卒章之淇側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淇梁之屬也引水經注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爲證則混于首章之淇梁夫詩人之言自有次弟首言淇梁明易涉也次言淇厲則涉之稍難矣卒言淇側則徘徊于水厓不得涉矣所以憂之彌甚也混而同之豈得其意乎

左執簧 君子陽陽　王風

傳曰簧笙也　正義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

樾謹按笙不能無簧而簧不必定施於笙簧蓋自成一器釋名釋樂器曰簧橫也于管頭橫施于中也此謂竽笙中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于口橫鼓之亦是也此自成一器者也鹿鳴篇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瑟與笙爲二物則笙與簧亦二物傳以簧爲笙非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大笙謂之簧益非古義矣說詳禮記月令篇調竽笙箎簧

右招我由敖

箋云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

樾謹按上章右招我由房毛傳以房爲房中之樂此章敖字傳雖無文宜亦一律敖當讀爲驁儀禮大射

儀曰公入鰲鄭注曰鰲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右招我由敖言右招我用鰲夏之樂也鄭解招我由房曰欲使我從之於房中房以地言故敖亦以地言然敖爲舞位他無所見恐未足據也

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麻

傳曰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

樾謹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是顏所見江南舊本並作將其來施經單言施而傳箋重言之曰施施猶氓篇咥其笑矣傳箋重言之曰咥咥芄蘭篇垂帶悸兮傳箋重言之曰悸悸此例甚多當以江南舊本爲正顏反疑其誤非也惟傳箋之義均未得經旨氓篇將子無怒傳曰將願也荀子臣道篇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楊倞注曰施謂展其才也然則將其來施者願其來而展其才也首章言將其來施次章言將其來食詩人之辭自有意義蓋首章以子嗟言序所謂莊王不明賢人放逐者正指子嗟子嗟之才必有可用故曰將其來施欲其有所設施也次章以子國言子國則子嗟之父也因其子之賢而思其父其父之年必已老矣不能有所設施矣故曰將其來食言願其來而以飲食頤養之不復煩以事也自來說詩者皆未達此義

彼留之子

箋云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　正義曰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樾謹按此詩首章言彼留子嗟次章言彼留子國傳曰子國子嗟父蓋因子嗟之賢而上及其父也卒章言彼留之子則又因子嗟之賢而下及其子也此正詩人愛賢無已之意鄭箋明云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義誤以彼留之子亦謂子嗟故曲爲之說殊失經旨

敝予又改爲兮　緇衣　鄭風

樾謹按篇中言予者皆設爲周天子之辭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然則緇衣之詩固美武公而亦見周天子之能善善正義曰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則大謬矣故通篇皆設爲周天子之辭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此卽所謂敝予又改爲

也其云適子之館者覲禮天子賜舍是也其云還予授子之粲者覲禮饗禮乃歸是也武公以諸侯入爲卿士故用諸侯之禮詩人紀其實耳

無踰我里將仲子

傳曰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　正義曰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

樾謹按二十五家之里不可逾越故正義加垣牆字以成其義然非經旨也里猶廬也文選幽通賦里上仁之所廬曹大家注曰里廬皆居處名也是里爲居處之名與廬同義漢書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是其義也無踰我里猶云無踰我廬傳以居釋里其義已足又申之曰二十五家爲里則轉失之

洵美且仁叔于田

箋云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正義曰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然則古所謂仁者乃以人意相存問之意故其字從人二也此章以仁稱叔見有叔則能以人意相存問故巷有人無叔則莫能以人意相存問故巷無人也孔穎達徒震於仁之名而不達古義未得其旨當謂詩人之辭非如後人苟且趁韵者首章言巷無居人故曰洵美且仁次章言巷無飲酒故曰洵美且好三章言巷無服馬故曰洵美且武末一字皆與首句相應說文馬部曰馬武也於人言仁猶於馬言武皆古訓也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大叔于田

傳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樾謹按磬控雙聲縱送疊韵凡古書雙聲疊韵之字皆無二義傳以一字爲一義恐非也磬控縱送並以御言磬即控也言止馬也送即縱也言騁馬也淮南子覽冥篇磬龜無腹高注曰磬空也磬爲空故亦爲控古文聲近者義即相通縱送亦猶是矣分爲四事轉非古義上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而磬控縱送獨承良御句而言猶下章叔馬慢忌叔發罕忌而釋掤鬯弓獨承叔發罕句而言也

洵直且侯羔裘

傳曰洵均侯君也箋云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樾謹按洵直且侯與叔于田洵美且仁句法正同彼

箋云洵信也言叔洵美好而又仁然則洵直且侯亦言洵忠直而又君也傳訓洵爲均似於義未合故鄭不從之但曰皆忠直且君則與洵美且仁一例至侯字之義傳訓爲君而箋又引論語文證之則君猶威也君與威古音相近說文艸部莙从艸君聲讀若威是其證也爾雅釋親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說文女部威下引漢律曰婦告威姑威姑卽君姑也毛訓侯爲君卽是訓侯爲威故鄭引論語文以證之明君之爲威也正義以爲有人君之度失毛鄭之旨矣毛不直以威釋侯而仍用釋詁文訓爲君者以侯無威義訓爲君則威義存其中矣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侯之訓美亦從君之義而引申之左傳曰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君者也美也侯爲君故亦爲美毛韓之義雖異而實同精於故訓者可一以貫之

三英粲兮

傳曰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樾謹按三德卽具本詩首章洵直且侯一句有二德次章孔武有力一句爲一德直也侯也武也所謂三德也鄭以洪範說此詩恐未必然

不寁故也遵大路

傳曰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袪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樾謹按傳訓寁爲速於義未了箋申傳意迂曲殊甚恐非經旨寁之言接也寁從疌聲接從妾聲兩聲相近說文箑或作篓卽其例矣爾雅釋詁篇郭注曰捷謂相接續也釋名釋形體曰睫接也漢書外戚傳注曰倢言接幸於上也是凡從疌得聲者竝有接義此一詩首章言無我惡兮不寁故也次章言無我魗兮不寁好也謂無以惡我魗我之故而不接續故舊之情好也蓋今君雖失道而先君之恩義不可忘詩人所

執袪而留之者其辭至切矣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樾謹按首章路字入韵次章路字不入韵猶騶虞篇首章虞字入韵次章虞字不入韵權輿篇首章輿字入韵次章輿字不入韵也合而讀之則兩虞字兩輿字未始不自爲韵詩固有此一例也此詩兩章竝言遵大路兮而一入韵一不入韵正與彼同但彼在末此在首爲小異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此章路字當作道變文協韵失之矣

東門之墠東門之墠

傳曰栗行上栗也箋云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

樾謹按鄭以栗爲𣖼栗字恐非傳意也傳云行上栗與左傳行栗同襄九年傳斬行栗杜注曰行栗表道樹者是𣖼栗字當鄭國表道止種栗樹而無他樹乎抑晉師於鄭國表道之樹止斬其栗而不及其他乎足知其非矣今按栗當讀爲列國語周語曰列樹以表道古者列樹表道故表道之樹卽謂之列栗與列聲近故得通用東山篇烝在栗薪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四月篇冬日烈烈箋云烈烈猶栗栗也並其證也首章云東門之墠次章云東門之列墠者除地爲墠列者列樹表道鄭以本字讀之似於經義傳義胥失矣

云胡不瘳　風雨

傳曰瘳愈也

樾謹按首章云故不夷傳曰夷說也卒章云胡不喜說義同此章曰不瘳義不倫矣瘳當爲憀文選琴賦注曰憀與聊字義同然則不憀猶不聊也戰國策秦策曰百姓不聊生高誘注曰聊賴也楚辭逢尤篇曰心煩憒兮意無聊王逸注曰聊樂也蓋人無聊賴則不樂故聊有樂義泉水篇聊與之謀傳曰聊願也願與樂意亦相近云胡不憀猶言云胡不樂傳義失之

羣經平議卷八

羣經平議卷九

德清俞樾

毛詩二

揖我謂我臧兮 還　齊風

傳曰臧善也

樾謹按臧同訓善而此臧字則當訓為壯壯者盛也禮記學記篇約而達微而臧臧與微對則有壯盛之義可知蓋臧壯聲近而義通也首章言子之還兮故曰揖我謂我儇兮傳曰還便捷之貌儇利也是還與儇義相應也二章言子之茂兮故曰揖我謂我好兮

傳曰茂美也是茂與好義相應也此臧字亦當與昌字相應傳訓昌為盛臧為善則義不相應矣鄭知傳義之未安而易傳曰昌佼好貌則又與二章無別蓋毛傳失之於臧非失之於昌一章以便利相譽二章以美好相譽三章以壯盛相譽言各有當未可徒泥古訓矣

履我即兮 東方之日

傳曰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樾謹按傳訓履為禮而箋申其義如此殊於文義未安且篇體無皆言釋文曰韓詩作履履幸也此經履字當從韓詩說訓為幸履我即矣者幸我就也二章曰履我發矣者幸我行也皆男女淫奔私相覬幸之辭履之為幸蓋古語有然韓說必非無據毛訓履為禮反失其旨矣

總角丱兮 甫田

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樾謹按丱兮承總角而言則當為形容總角之辭丱之為言貫也說文絲部𢇇織以絲貫杼也從絲省丱聲是𢇇有貫義此作丱者即𢇇之叚字也又或通作

關禮記襍記篇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正義曰關穿也是關轂即貫轂亦即𢇇之叚字也古字以聲為主不泥其形故𢇇或作關又或作丱矣說文以貫訓𢇇蓋以同聲之字為訓總角丱兮者總聚其髦以為兩角有交貫之象也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為飾是其義也

猗嗟名兮 猗嗟

傳曰目上為名

樾謹按名猶明也釋名釋言語曰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蓋名與明古音雖不同然亦一聲之轉故禮記

檀弓篇曰銘明旌也銘與名同猗嗟明兮美目清兮正取清明之義因明字非韵故用名字代之毛公以名兮清兮皆言美目而名兮之文在美目之上清兮之文在美目之下因有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之說此蓋依經立義不可泥也後人遂將目上爲名四字羼入爾雅竟若爲眉目閒之定稱於是變其字作昭見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又變其字作顯見玉篇頁部不特非詩人之意且亦非毛公作傳之意矣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傳曰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伐柯篇籩豆有踐傳曰踐行列貌選從巽聲得與踐通堯典巽朕位史記五帝紀作踐朕位是其例也毛公訓選爲齊訓踐爲行列貌其義不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必不齊字子賤賤卽踐也可知選踐之同義矣舞有舞之位故以齊爲貴射有射之質故以中爲貴若如鄭義則舞亦可言貫射亦可言選轉覺泛而不切矣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　魏風

傳曰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又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又云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樾謹案傳義但言葛屨之不可履霜女之不可縫裳並無可以履霜可以縫裳之說疑經文兩可字當作何字古可何字通用襄十年左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釋文曰何或作可昭八年傳若何弔也釋文曰何本或作可石鼓文其魚隹可隹可卽維何也此古文以可爲何之證經文云糾糾葛屨何以履霜摻摻女手何以縫裳故傳義云然至鄭君作箋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則已不知可字爲何字古文

矣

美無度 汾沮洳

傳曰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樾謹按無度猶無數也振鷺篇在此無斁箋云人皆愛敬無厭之者然則美無度亦謂無厭之者也後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斁兮李賢注曰斁古度字是度與斁古通用傳以本字讀之而釋爲不可尺寸其義轉迂矣

美如英

傳曰萬人爲英

樾謹案凡言如者皆取喻於物傳義非也美如英與下章美如玉同英亦玉也著篇尚之以瓊英乎而傳曰瓊英美石似玉者此英字當與彼同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古字止以英爲之穆天子傳枝斯之英郭注曰英玉之精華也玉之精華謂之英故石似玉者亦謂之英說文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玉色謂之瑩石次玉者亦謂之瑩是其例矣

行役夙夜必偕 陟岵

傳曰偕俱也

樾謹案傳義非也行役夙夜必偕與北山篇偕偕士

子朝夕從事義同彼傳云偕偕彊壯貌則此偕字亦當訓彊說文人部偕彊也是彊乃偕之本義單言之曰偕重言之曰偕偕其義一也首章行役夙夜無已傳曰無解倦次章行役夙夜無寐傳曰無耆寐然則卒章言必偕正申前兩章之意言夙夜之閒必當自彊也訓偕爲俱失之矣

胡取禾三百廛兮 伐檀

傳曰一夫之居曰廛　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樾謹按如傳義則三百廛爲三百夫之田其數太多且一章言廛二章言億三章言囷義亦不倫疑傳義非也廣雅釋詁稛總纏竝訓束然則三百廛者三百纏也三百億者三百總也三百囷者三百稛也其實皆三百束也說文又部秉禾束也然則三百束者三百秉也鄭箋於二章曰三百億禾秉之數不知三百者億之數億猶秉也蓋自傳失其義故箋亦不得其解矣

樂土樂土 碩鼠

樾謹案韓詩外傳兩引此文並作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當以韓詩爲正詩中疊

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蓷篇疊嘅其歎矣嘅其歎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兩句東方之日篇疊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兩句汾沮洳篇疊美無度美無度兩句皆是也毛與韓本當不異因古人遇疊句皆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宋書禮樂志所載樂府詞皆如是如秋胡行歷頌登泰華山神人共遨遊二句則書作頌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遨二游二是其例也此詩亦當作適二彼二樂二土二傳寫誤作樂土樂土耳下二章同此

職思其居　蟋蟀　唐風

傳曰職主也

樾謹案訓職爲主於義未安爾雅職有二訓一曰常也一曰主也職思之職當訓爲常猶曰常思其居耳次章職思其外三章職思其憂並同詩中職字當訓常者甚多如巧言篇職爲亂階言其常爲亂階也大東篇職勞不來言常勞而不見勸也今一以主釋之則義轉迂矣略舉二事以例其餘

良士休休

傳曰休休樂道之心

樾謹按一章云良士瞿瞿二章云良士蹶蹶三章云良士休休其義皆同故爾雅釋訓瞿瞿休休儉也若如傳義則與瞿瞿不一律矣此休字當讀爲燠休之休昭三年左傳杜注曰燠休痛念之聲正義引服注曰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以是推之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慶父聞之曰嘻何休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釋詁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瞿瞿以目言蹶蹶以足言休休以聲言皆不敢荒淫之意泥其字以求之斯不得其解矣

見此邂逅　綢繆

傳曰邂逅解說之貌

樾謹按邂逅乃古語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解垢即邂逅也與同異並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爲義邂之言解散也逅之言構合也故亦作解構淮南子俶真篇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乎高誘注曰解構猶合會也構爲合會解非合會而連言之曰解構古人之辭往往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因失而連言得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因急而連言緩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因敗而

連言成皆其例也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毛傳曰邂逅不期而會是專說逅字之義此傳曰邂逅解說之貌是專說邂字之義毛公生六國時猶通古語固知邂逅二字各自爲義但於野有蔓草篇謂因逅而連言邂於此篇又謂因邂而連言逅故前後異義也毛說此經必與彼異者蓋亦順文爲說彼經云邂逅相遇故從逅字取義訓爲不期而會此經云見此邂逅若從彼說則不可通故從邂字取義訓爲解說之貌婚姻失時男女睽隔其志鬱結不舒矣今夕見之皆得解說然解說在心者不可

見解說在貌者則可見故傳以貌言之是說猶悅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謂見此怡悅之貌也毛義精妙鄭箋尚未能申說正義更無論矣釋文引韓詩以爲不固之貌文選神女賦曰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然則不固猶言不自持也雖與毛異而亦從邂字取義其說亦通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

傳曰佽助也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

樾謹按箋義非也爾雅釋宮曰行道也行之人猶言道之人荀子性惡篇曰塗之人可以爲禹與此詩行之人文法相似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不皆語詞車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上帝不甯不康禋祀傳曰不甯甯也不康康也此例甚多胡不比焉胡不佽焉猶曰胡比焉胡佽焉蓋言彼塗之人胡親比之行人無兄弟胡佽助之有故序曰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鄭箋以行之人爲君所與行之人義既迂曲又云女何不輔君爲政令何不相推佽而助之正義因言猶冀他人輔之上文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乃冀他人輔助失詩旨矣

父母何怙　鴇羽

傳曰怙恃也

樾謹按二章云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三章云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皆承上句爲義此章云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義亦當同怙乃餬之叚字說文食部餬寄食也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李云餬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飠古餬從胡聲亦或省從古聲故怙與

餬得以通用猶言父母何食也傳以本字讀之非是

肅肅鴇行

傳曰行翮也　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

樾謹按說文羽部䎅翅也從羽革聲翮羽莖也從羽鬲聲二字義近而音則絕遠革聲古音在之咍部鬲聲古音在支佳部不相混也此傳翮字乃䎅字之誤廣雅釋訓行行更更也行與更音義相近訓行爲䎅猶訓革爲更也自之支無辨斯翮䎅不分故此傳䎅誤爲翮而正義以行行列爲說於古人以聲相訓之

法失之遠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采苓

傳曰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

樾謹按傳箋所說繁而無當於詩意實未得也首章言采苓二章言采苦三章言采葑詩人蓋託物以見意苓之言憐也苦之言苦也葑之言從也說文草部

曰葑須從也讒人之言往往飾為哀憐辛苦之辭動人之聽而使人必從故以采苓采苦采葑為興也此詩刺晉獻公聽讒而作采苓采苦其即驪姬之夜半而泣乎三章皆言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箋云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其即廢太子申生之事乎首陽者元首之象以喻君也傳謂幽辟失之一章言首陽之巔二章言首陽之下見讒人之在君側也三章言首陽之東則更有意義碩人篇傳曰東宮齊太子也正義曰太子居東宮然則采葑采葑首陽之東正見讒人之言切近太子矣千載而下以意逆志猶可得其微意也

逝者其耋 車鄰 秦風

傳曰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白首

樾謹按逝者對今者言今者謂此日逝者謂他日也逝往也猶言過此以往也箋以為去仕他國毛傳殊無此義

奉時辰牡 駟鐵

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

樾謹按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然虞人驅禽以待射非如獸人獻獸以供膳豈其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乎又曰辰牡豈但驅其牡者而牝者在所不驅乎傳箋之說不可通也辰當讀為麎爾雅釋獸曰麋牡麔牝麎然則麎牡猶言麀牡矣釋獸曰鹿牡麚牝麀襄四年左傳曰思其麀牡蓋以凡獸言之則為牝牡專以麋言則當為麎麔專以鹿言則當為麀麚而古人之辭往往互文見義故詩言麎牡傳言麀牡者通凡獸而言曰麎曰麀專以麋鹿言互相備也因麎字省作辰雖毛公不得其解矣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小戎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正義曰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樾謹按箋文何以然三字解經文胡然二字因胡然之下卽云我念之於義似不屬故加了不來三字以成其義孔氏作正義誤倒其文而曰了然不來非箋意也阮氏校勘記已辯之矣惟經文實無不來字不得增出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此二句乃自解之辭廣雅釋詁方始也言始者與我以何時爲期乎胡然而我遽念之也秋杜篇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彼期已過故憂之此未及期故猶可勿念也上章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是亦念之至矣次章又自解之如此正義所謂婦人無怨曠之志者於此可見箋不知方之爲始而曰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於是下句不得其解矣

俴駟孔羣

傳曰俴駟四介馬也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　正義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箋申明俴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

樾謹按毛公但以俴駟爲四介馬並無薄金之說鄭訓俴爲淺卽用小戎俴收毛傳文俴之訓淺固無疑矣以爲薄金恐未必然韓奕篇鞹鞃淺幭傳曰淺虎皮淺毛也儀禮旣夕記鹿淺幦鄭注亦曰鹿淺鹿夏毛也是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戰馬之甲蓋以他獸之皮毛淺者爲之莊十年左傳蒙皐比而先犯之僖二十八年傳胥臣蒙馬以虎皮皆是也傳所以載之者以川虎皮爲異耳蓋馬必有甲而甲厚則不可驅馳故以他獸皮淺毛者爲之使足以禦矢石而其質仍柔輭不害馳走也管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尹注曰俴謂無甲單衣者可知馬之甲僅如人之單衣耳未必以金爲札如鄭君說也釋文引韓詩曰駟馬不著甲爲俴駟此恐傳者誤衍不字若不著甲直謂之駟耳何言俴也毛韓義本不異因韓說衍不字陸氏遂以異義錄之矣

蒙伐有苑

傳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儆謹按傳文討字殊不可曉箋訓爲雜義亦未詳討疑糾字之誤桓二年穀梁傳以是爲討之鼎也釋文曰糜氏云討或作糾是其例也說文丩部丩相糾繚也又曰茻艸之相丩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葢茻糾二字竝從丩爲意繩三合謂之糾猶艸相丩謂之茻矣蒙之言蒙茸也是有糾繚之義故傳以糾訓蒙而箋以雜訓糾今誤爲討則傳箋之意皆晦矣又按畫雜羽之說似非經意尚書柴誓敿乃干枚傳曰施女楯紛正義曰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女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鄭云敿猶繫也以是言之蒙有糾繚之義葢即所謂敿乃干者糾繚與敿繫同也繫紛於盾是謂蒙伐以其爲盾之飾故言有苑傳箋所說恐皆失之或毛傳本無羽字但曰蒙糾也後人據鄭義增益耳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

傳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　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

儆謹按遡說文作㴑水部㴑逆流而上曰㴑洄㴑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是遡字止可爲逆流之名其字本從屰得聲屰不順也若使逆流順流同謂之遡義不可通雖有爾雅明文未敢信也此詩本剌襄公不能用周禮兩遡字皆從下而上之意居今思古故取義於遡兩句之異今在洄字游字爾雅釋水曰湀闢流川過辨回川郭璞解上句曰通流解下句曰旋流此經洄字即彼回字游字即彼流字回乃洄之省游與流古字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師古注曰游即流也遡洄遡流其爲遡也不異然遡之於回川則道阻且長喻不以禮求之也遡之於流川則宛在水中央喻以禮求之也傳義雖亦本爾雅然於字義不合即非經義可知矣

道阻且右

傳曰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　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出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爲韻

儆謹按出其左右方見迂迴僅曰出其右於義未足如正義說豈古人之文亦苟且協韻乎斯不然矣有

杕之杜篇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彼言左此言右義可互明左熱則右寒矣霜降爲九月中白露爲霜則其時已寒而道又出其右是寒甚也北門篇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曰北門背明鄉陰此言右猶彼言北也蓋此詩之作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今讀其詩不見有刺意此後人所以不信序說也然一右字已與北門同意矣

其君也哉 終南

箋曰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樾謹按羔裘篇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相近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孔子稱舜曰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此云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亦美之之詞箋云儀貌尊嚴蓋與羔裘篇引論語文同義然言各有當或不其然

交交黃鳥 黃鳥

傳曰交交小兒

樾謹按小宛篇交交桑扈傳與此同又桑扈篇交交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是傳箋並以交交屬貌然詩人言鳥如關關雎鳩雝雝鳴雁以聲言者爲多交交亦當以聲言文選鸚鵡賦注引韻略曰咬咬鳥鳴也說文無咬字蓋即詩之交交而後人加口旁耳鳥鳴之訓或本三家詩與

百夫之特

傳曰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樾謹按二章百夫之防傳曰防比也三章百夫之禦

傳曰禦當也然則防者言可以比百夫禦者言可以當百夫推之首章義亦如是柏舟篇實維我特傳曰特匹也百夫之特言可以匹百夫也故曰乃特百夫之德柏舟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直也其義與毛傳相近若用以說此詩亦復可通三章禦字毛訓爲當即相當直之意也鄭箋謂百夫之中最雄俊則以特爲特立之特此非申傳乃易傳矣正義混傳箋一之非是

人百其身

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 正義曰我

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
樾謹按經言百其身不言百其死箋義非也此其字仍以三良言首章謂奄息也繆公以奄息從死奄息止一身耳若可贖之則人願百倍其身以贖之謂以百人從死亦所甘也上云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是奄息之德足以匹百夫故願以百身代之兩百字正相應解爲一身百死失其旨矣

隰有六駮　晨風

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正義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

犖遥視如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
樾謹按陸以駮爲木名誠爲有理然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今以爾雅求之釋木云駁赤李釋文曰字亦作駮此木之以駮名者也釋草云瓝九葉釋文曰樊本瓝字作駮此草之以駮名者也何必引梓榆之名爲說乎至此經六字殊不可曉王肅謂據所見而言亦臆說也六疑當爲宍說文宍部宍菌宍地蕈叢生田中從屮六聲徐鍇繫傳曰從屮者象三菌叢生也菌以叢生而謂之宍則凡叢生者皆得以宍名之周易夬九五曰莧陸夬夬陸即宍也莧叢生而曰莧陸猶菌叢生而曰菌宍矣六駮即菌宍莧陸之比六宍陸古字通用陸從坴坴從宍聲宍從六聲以六爲宍猶以陸爲宍也駮蓋即釋草之瓝郭璞注曰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曰五葉即此類也是駮亦叢生之物故稱宍駮上云山有苞櫟鴇羽篇正義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然則櫟曰苞駁曰六義正一例六駁即宍瓝也傳義失之陸疏亦未爲得

於我乎夏屋渠渠　權輿

傳曰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

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正義曰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樾謹按傳不解屋字未知毛意如何鄭訓屋爲具雖本爾雅似於文　未安古鼎彝之屬往往刻宮室之象薛尚功所載有冊命鼎上刻室形阮氏積古齋所載有重屋父丁彝上刻重屋形皆是也儀禮士冠禮

鄭注曰周制自卿大夫以下皆爲夏屋此經所謂夏屋者或亦指彝之屬上刻夏屋形故即以名之崔駰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義自得通而王肅據以說此經則詩人固言飲食之器非言宮室宜爲孔氏所糾矣

泌之洋洋 衡門　陳風

傳曰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

正義曰邶風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

樾謹按毖彼泉水爲泉流之貌泌之洋洋爲泉水之名正義必合而一之則是泌之洋洋爲泌然之洋洋

不成句矣且毖彼泉水與孌彼諸姬一律今云泌泉水也則亦將云孌諸姬也其可乎故觀毛公泌泉水也之訓知非毖彼泉水之毖矣蔡邕郭林宗碑曰棲遲泌丘以泌爲丘名或本三家詩廣雅釋丘曰丘上有丘爲秘丘泌丘當即秘丘也泌之爲丘名爲泉名雖未知孰是要皆實有所指之地非如毖彼泉水爲虛擬之詞也

誰昔然矣 墓門

傳曰昔久也箋云誰昔昔也

樾謹按昔之爲久常訓也誰乃語辭誰昔然矣猶云由來久矣傳箋之義甚明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作昔夕也爲之說曰誰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疋同此說殊誤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萬民此豈一二日之事而以疇昔之夜爲比乎且記云疇昔之夜者疇昔昔也猶云昔之夜也若訓昔爲夕則既云夕不必又云夜矣段說解記文因臆改傳義不可從也

佼人懰兮 月出

樾謹按說文無懰字懰即溱洧篇瀏其清兮之瀏作懰者字之誤也采薇篇正義引鄭君周易注曰慊讀

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然則瀏誤爲懰亦猶是矣瀏之義爲清說文水部瀏流淸貌引詩曰瀏其清兮毛意上言瀏下言清不當同義故曰瀏深貌至此詩毛惟首章有傳二三章皆無傳蓋義與首章同首章佼人僚兮傳曰好貌此章佼人懰兮釋文亦曰好貌正得傳意深與好從清之義而引申之廣雅釋詁曰峭深也清之爲深猶峭之爲深也碩人篇巧笑倩兮傳曰倩好口輔清之爲好猶倩之爲好也此詁訓之法後世失其傳久矣

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

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詞

樾謹按鄭意以此兩何爲詩人設爲靈公觝拒之詞然非詩意也靈公之往夏氏必以從夏南爲詞故詩人刺之曰胡爲乎朝夕而適株林從夏南乎殆非適株林從夏南也如此則淫乎夏姬意在言外矣箋義失之

夭之沃沃　隰有萇楚

傳曰夭少也箋云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樾謹按夭之沃沃仍當以萇楚言詩人固借物爲喻不必斥言人也國語魯語澤不伐夭韋注曰草木未成曰夭漢書貨殖傳澤不伐夭師古注曰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此經夭字義與彼同沃沃即狀其葉沃若也若以人言則失其義矣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

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

樾謹按經文兩誰字鄭本當作疇說文口部𠷎誰也經典相承以疇爲之爾雅釋詁曰疇誰也鄭作箋時經文蓋作疇能亨魚疇將西歸鄭解疇字爲疇匹之疇國語齊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韋注曰疇匹也字亦作儔大玄經劇首曰陽無介儔范望注曰儔匹也鄭以爲儔匹中有能亨魚者儔匹中有將西歸者故以人偶釋之不然則誰能誰將意甚明顯何迂迴其詞而曰人偶乎詩中言誰者如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鄭固不以人偶釋之也是知此經誰字當爲疇矣

於我歸處　蜉蝣　曹風

箋云君當於何依歸乎　正義曰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樾謹按正義之說非經意且非箋意也經云於我歸處箋云於何依歸蓋即以我爲何我何古音相近鶉之奔奔篇我以爲兄韓詩外傳引作何以爲兄疑此篇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三我字韓詩竝作何鄭箋用韓義耳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作誐以謚我何之爲我猶何之爲誐也

蜉蝣掘閱

傳曰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

樾謹按傳箋於堀閱之義均未明說文土部堀下引詩作蜉蝣堀閱是堀乃本字掘其叚借字說文又有𡱂字曰兎堀也徐鍇繫傳引文子兎走歸堀閱證之詩之堀閱與文子堀閱同義閱通作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是其證也一章言羽二章言翼三章言堀閱者見昭公任用小人入其朝者如入蜉蝣之堀穴也漢書鄒陽傳曰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亦以堀穴連文因叚掘閱爲之而毛鄭均不得其解矣

季女斯飢 候人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正義曰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閒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

樾謹按毛分季女爲二義殊爲不安此季女與車舝篇同彼箋云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此詩之義與彼不殊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史記晉世家作美女乘軒者然則曹

共公不止遠君子近小人且多內嬖可知故於卒章及之見婉孌之季女不見答而至窮困也史記增美女二字必有所本或三家詩說與

四國有王 下泉

傳曰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

樾謹按焦氏易林蠱卦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據此則三家詩當有作四國無王荀伯勞之者勞之謂憂之也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曰勞憂也三家詩必訓勞爲憂焦氏用其說故曰憂念周京也以全詩語意求之優于毛矣

一之日觱發 七月 豳風

樾謹按七月篇或言日或言月王介甫詩說因有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殊近穿鑿蓋前人徒以陰陽爲言而未推其紀數之異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紀數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紀數也公劉徙豳當有夏中葉則其俗必循用夏正周公作詩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故即本豳人之俗以立言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爲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變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紀數而又不與豳俗之用夏正者混而無別正古人立言之善也既曰一之日遂繼之曰二之日便於文也既曰一之日二之日則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謂之一月二月故從周正數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爲蠶月蠶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數之則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因取物候之有定者紀之而曰蠶月不特屬詞之密且正朔無定而物候有定則七月一篇所紀

日月皆定於此矣

三之日于耜

傳曰于耜始修耒耜也

樾謹按四章一之日于貉箋云往搏貉七章晝爾于茅箋云往取茅是經文于字箋皆訓爲往獨此無箋則因修耒耜不當言往耳不知于耜亦往耜也周官薙氏掌殺草冬日至而耜之鄭注曰耜之以耜側凍土剗之三之日于耜當從此義謂往而耜之也耜乃殺草之名非謂修耒耜豳地晚寒故至三之日始克耜之耳

蠶月條桑

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正義曰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樾謹按采桑之事尚在下文若此句已言斬條於地就而采之則下又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不亦復矣且斬條於地而采之亦不得但謂之條桑箋義非也蠶月條桑與四月秀葽文義一律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說文草部蘨艸盛貌引夏書曰厥草惟蘨蘨爲草盛貌則條爲木盛貌此條字義與彼同條桑言桑葉茂盛也

猗彼女桑

傳曰角而束之曰猗　正義曰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稚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

樾謹按猗乃掎之叚字說文手部掎偏引也女桑乃桑之小者故以手引而采之也並無以繩束之義

四月秀葽

傳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

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已否未能審之

樾謹按王萯之爲葽本無明文鄭以意說之耳未足據也爾雅釋草曰葽繞棘蒬郭注曰今遠志也疑即此經所謂葽者葽繞本疊韻字重言之曰葽繞單言之則止言葽矣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蒬一名葽繞葉名小草陶注曰小草狀如麻黃而青蘇頌圖經云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此云四月秀葽者蓋三月而華四月而秀又或幽地晚寒故較遲一月

也毛必云不榮而實曰秀此亦似泥正義引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然則雅訓固未可拘矣

上入執宮功

傳曰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

樾謹按上尚古字通上下之上可以尚爲之尚庶之尚亦可以上爲之上入執宮功言野功既畢尚入而執宮中之事也陟岵篇上愼旃哉朱子集傳曰上猶尚也其說視箋義爲長不得因非古訓而疑之

予所蓄租 鴟鴞

傳曰租爲　釋文引韓詩曰積也

樾謹按租當讀爲苴漢書郊祀志席用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是租苴古字通也召旻篇如彼棲苴傳曰苴水中浮草然則予所將荼予所蓄租言予所捋取之荼予所蓄聚之苴兩句正一律如毛韓之義則與上句不倫矣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東山

箋曰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

樾謹按不與伊並語詞不可畏言可畏也伊可懷言

可懷也蓋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懷也箋義失之

九十其儀

正義曰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樾謹按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故古人之詞凡言至多之數必曰九若公羊傳叛者九國漢書反者九起是也此言九十其儀與無羊篇九十其犉一律蓋以十計者止于九十若再益以十即當以百計矣是不可復益之數故爲至多之數也若依正義分九與十而二之轉不見其多矣且如九十其

犉可曰九其犉十其牸乎山不解古人語意故也

籩豆有踐 伐柯

傳曰行列貌

樾謹案踐當讀爲翦爾雅釋言曰翦齊也翦訓齊故爲行列之貌言籩豆之行列翦然而齊也尚書序曰遂踐奄鄭注曰踐讀曰翦禮記玉藻篇弗身踐也鄭注曰踐當爲翦是踐翦古通用矣

德音不瑕 狼跋

傳曰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瑕古與遐通隰桑篇遐不謂

矣禮記表記引作瑕不謂矣是其證也泉水篇不瑕有害傳曰瑕遠也是亦讀瑕爲遐德音不瑕猶曰德音不遐不乃語詞不遐遐也與車攻篇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篇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一例言其德音所及者遠也

羣經平議卷九

羣經平議卷十

德清俞樾

毛詩三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四牡 小雅鹿鳴之什

傳曰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止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樾謹按鳥何與於人豈人愛之即可以不勞乎箋義非也爾雅釋鳥曰隹其鳺鴀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注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隹其夫不孝

故爲司徒是夫不乃孝鳥其載飛載下或以戀其父母使然故詩因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而有感於翩翩之鵻也南有嘉魚篇亦云翩翩者鵻傳曰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所云鳥之慤謹者蓋亦此意而不知大非傳義矣夫鵻字毛已於此經解說壹宿之鳥不即繫於此傳下者因彼經下文云嘉賓式燕又思毛公之意謂鵻是壹宿之鳥今夕宿此明夕又宿此與下文又字相關合也然則詩人託物起興各有所取此經取其孝彼經取其壹雖同一鵻而所取不同鄭君殆猶未得其旨矣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常棣

傳曰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樾謹按傳箋均未解求字之義說文辵部逑斂聚也求與逑古字通爾雅釋詁篇釋文曰逑本作求是其證也裒訓聚求亦訓聚蓋以原隰之相聚喻兄弟之相聚耳

和樂且孺

傳曰孺屬也箋云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樾謹按六章云和樂且孺七章云和樂且湛兩章之義必當一律鹿鳴篇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若孺訓為屬則與和樂且湛不一律矣孺當讀為愉孺從需聲愉從俞聲兩聲相近隱二年左傳紀裂繻公穀皆作紀履緰桓六年傳申繻管子大匡篇作申俞爾雅釋言篇釋文曰渝舍人作繻方言郭注曰繻字亦作褕並其證也說文心部愉樂也既言和樂而又言愉猶和樂且湛既言和樂而又言湛湛亦樂也說文女部媅樂也湛即媅之叚字

無酒酤我 伐木

傳曰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　正義曰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樾謹按王者燕其族人必無酤酒於市之理此自以傳義爲長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言有酒則茜之無酒則釀之也經言酤我正見無酒之意必言酤者取其成之易若必經久而成則無及矣玉篇鹽部盬倉卒也淮南子道應篇斲輪大疾則苦而不入高誘注曰苦急意也酤與盬苦同聲亦有急義故一宿之酒謂之酤下文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然則酤是倉卒而成經固自釋其義矣

蹲蹲舞我

傳曰蹲蹲舞貌

樾謹按猗嗟篇舞則選兮傳訓選爲齊此云蹲蹲義與選同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然則選之通作蹲猶選之通作遵也漢書揚雄傳蹲蹲如也師古注曰蹲蹲行有節也毛公訓蹲蹲爲舞貌亦言其行之有節正與選之訓齊同義

俾爾單厚 天保

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

樾謹按傳箋三說當以訓厚者爲定俾爾單厚單厚一義也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說文吅部單大也墨子經篇曰厚有所大也是大與厚義相近北門篇毛傳曰敦厚也方言曰敦大也長發篇毛傳曰厖厚也爾雅釋詁曰厖大也單訓大亦訓厚猶敦與厖訓厚亦訓大矣

何福不除

傳曰除開也箋云皆開出以予之

樾謹按如傳箋義甚爲不詞非經旨也除當讀爲儲易萃象傳君子以除戎器釋文曰除本作儲是其例

經十　四

也何福不儲言何福而不儲積之也正與上句俾爾單厚相應儲積之則厚矣猶下文曰以莫不庶庶衆也與上句俾爾多益亦相應也

君曰卜爾

傳曰卜予也

樾謹按楚茨篇卜爾百福箋亦云卜予也卜之訓予雖本爾雅其義絕遠據爾雅釋詁曰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注曰賚畀卜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是郭意以賚畀卜爲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實卜亦予我之予也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鄭注曰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卜僕聲既相近義亦得通說文撲或作扑即其例也爾雅卜字疑當作僕故訓爲予猶今人自言稱僕矣說詳爾雅毛鄭據以解此經卜字恐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釋文曰韓詩秉作卜卜報也卜報一聲之轉白虎通蓍龜篇曰卜赴也赴與報亦聲近義通禮記少儀篇毋報往鄭注曰報讀爲赴疾之赴卜既訓赴亦得訓報古義卽存乎聲韓詩說殆勝於毛矣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杕杜

正義曰女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

經十　五

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爲憂以致病矣

樾謹按此多字當讀爲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本與我期者欲我知有歸期而不憂也今期已往而猶不至則適使我憂傷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詳見襄二十九年左傳及論語子張篇正義若云多爲憂則不辭矣

爲龍爲光　蓼蕭　南有嘉魚之什

傳曰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　正義曰爲君所寵遇爲君所光榮

樾謹按經言爲龍爲光不言爲所寵爲所光傳箋之

義似均與經文語意未合此龍字仍當讀如本字廣雅釋詁龍日君也爲龍爲光猶云爲龍爲日並君象也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禮記祭法篇王宮祭日也鄭注曰王君也日稱君是龍日爲君象古有此義變日言光以協韻也周易說卦傳離爲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彖傳並曰離爲光於需彖辭則曰離日爲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陽七哀詩朱光馳北陸注曰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重光發藻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爲光非無本矣光與明同義禮記禮器篇大明生于東注曰大明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明也光與景亦同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揆景緯以裁基注曰景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景也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光並以天子言也柏舟篇母也天只傳曰天謂父也彼變父言天以協韻此變日言光亦取協韻詩固有此例矣乃昭十二年左傳叔孫昭子說此詩有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則已同毛傳義左傳晚出先儒致疑若斯之類恐未可據

一朝饗之彤弓

傳曰一朝猶早朝

樾謹按經旣言朝其早不待言矣早乃甲字之誤甲爲十月之首故引申之爲第一之稱如甲令甲第之類是也楚辭哀郢篇甲之鼂吾以行鼂卽朝字疑甲朝乃六國時常語故毛公卽用以說詩謂詩人言一朝猶今人言甲朝耳後人不曉甲字之義而臆改爲早朝失其旨矣大明篇會朝淸明傳曰會甲也毛公之意葢以會甲雙聲古得通用會朝卽甲朝甲朝卽一朝也自此傳誤而彼傳之義亦不可解矣

六月棲棲六月

傳曰棲棲簡閱貌

樾謹按棲猶妻也妻之言齊也禮記祭義篇齊齊乎其敬也正義曰齊齊謂整齊之貌棲棲與齊齊同故訓爲簡閱貌下句戎車旣飭傳曰飭正也與上句六月棲棲文義相承有客篇有萋有且傳曰萋且敬慎貌萋之與棲義亦通也近解謂棲棲猶遑遑葢本論語憲問篇正義其說非是辯見論語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正義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

來歸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檝謹按毛傳說上句整居焦穫云焦穫周地接于玁
允者而於鎬方則無解疑毛公之意正同王肅之說
以鎬爲鎬京蓋焦穫乃周藪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
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在今爲陝西西安
府三原縣玁狁既居焦穫復由焦穫內侵則鎬方不
得更在焦穫之外明矣侵鎬及方者侵鎬京而及其
方也方猶竟也古者建國必用開方之法計之故四
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
是也出車篇往城于方猶言往城于竟傳曰方朔方

蓋逆探下文爲說明此所謂方者乃近北之一方非
其餘三方也正義曰北方大名皆言朔方此直言方
即朔方也是知朔之可言方而不知東西南之亦可
言方大非毛意矣且於此無傳者蓋既知焦穫爲周
地則侵鎬及方其爲侵鎬之邊竟固不待言即下句
至于涇陽亦可知其所在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
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按
漢涇陽縣乃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此漢之涇陽非
詩人所詠之涇陽也水北曰陽至于涇陽謂至涇水
之北耳非必其在涇水所出之开頭山也後世於涇

水所出之處設縣名之曰涇陽在周時未有此名詩
人并不知後世有此縣未可以漢地名爲周地名也
所謂涇陽者即指其入渭之處陽陵故城在今陝西
西安府高陵縣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上文焦穫在
今西安府三原縣三原在府北九十里然則居焦穫
而侵及涇陽固勢所必至者矣春秋時晉伐秦必由
涇水成十三年曰師遂濟涇襄十四年曰及涇不濟
周時玁允侵及涇陽疑即春秋時秦晉用兵之路故
下文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傳曰言逐出之而已蓋
即從其來路逐之也太原之地毛鄭皆無說朱子集

傳曰太原亦曰太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其說是也
史記匈奴傳韓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周時玁允之禍正與漢匈奴同漢文帝幸
大原即用吉甫伐玁允故事也日知錄謂太原當即
今之平涼若是晉陽之太原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
出者乎顧氏之說蓋誤以漢之涇陽爲詩之涇陽故
耳其致誤之由皆因鄭君解鎬方爲北方地名而不
知其即爲周之鎬京於是并涇陽所在而失之故爲
詳考如此然則來歸自鎬當作何解曰吉甫此行遠
至大原若依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之例當云來歸自

大原方與上文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義相應今乃云來歸自鎬者蓋上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謂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繼之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則又言吉甫自鎬京歸其私邑與其私人燕飲也王基所疑殆未達此耳

逸豫無期 白駒　鴻雁之什

傳曰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

樾謹按期當讀爲綦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

作期議兵篇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此與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文義正同楊注以爲過一朞之後非也詩中言無期者如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及此篇逸豫無期皆謂無窮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屢用綦字於古詩說如此毛謂無期以反則是期日之期失之矣

無相猶矣 斯干

傳曰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

樾謹按猶當讀爲媨說文女部媨醜也式相好矣無相媨矣好與媨相對成義遵大路篇無我魗兮不寁好也正義曰魗與醜古今字正月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傳曰莠醜也此以媨與好對猶彼以魗與好對莠與好對也猶媨竝從酋聲故得通用傳箋均失之鼓鐘篇其德不猶猶亦媨也箋亦誤讀爲瘉

無非無儀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樾謹按箋義非也婦道雖無成然不可以無善爲教非當讀爲斐爾雅釋訓有斐君子郭注曰斐文貌毛詩作有匪君子傳曰匪文章貌匪與非詩每通用木

瓜篇匪報也傳曰匪非也匪可爲斐則非亦可爲斐傳曰婦人質無威儀質字正解無斐之義猶曰無文章無威儀也鄭不解傳意以毛未說非字別爲之說失之矣

九十其犉 無羊

傳曰黃牛黑脣曰犉

樾謹按傳義本爾雅釋畜黑脣曰犉之文然九十其犉乃是約計其大數不應專舉黑脣者爾雅曰牛七尺爲犉郭注引詩九十其犉以得詩意蓋七尺之牛牛之大者舉大足以見小故曰九十其犉言牛之七

尺者已有九十則小者可知也良耜篇殺時犉牡亦
當從此訓傳並以黃牛黑脣釋之非是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
也
樾謹按如傳義則上句止夢見魚衆下句止夢見旐
旟並無如朱子集傳所載或說人乃是魚旐乃是旟
者也然兩維字頗不易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上
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陳氏奐毛傳疏曰上維字訓

其下維字訓與然兩句本一律而維字乃上下異訓
恐不然也此詩占夢與斯干篇同彼云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
虺維蛇女子之祥此篇維字與彼不異衆維魚矣猶
云維衆魚矣旐維旟矣猶云維旐旟矣古人之文往
往有此例如尚書君奭篇曰迪惟前人光猶云惟迪
前人光也故枚傳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
天惟純佑命猶云惟天純佑命也故枚傳曰惟天大
佑助其王命衆維魚矣旐維旟矣亦猶是耳後人不
知古人文法之變而異義橫生不可從也

無小人殆　節南山　節南山之什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箋云殆近也無小人
近
樾謹按傳箋義並非也無小人殆與上文勿罔君子
義同猶云無殆小人到其文以協韻耳詩意蓋謂勿
誣罔君子勿危殆小人也論語爲政篇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殆對文即本于此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
傳曰屆極闋息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
誠之道則民鞠凶之心息

樾謹按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兩
句反覆相明與巧言篇君子如怒君子如祉句法相
似屆與夷猶怒與祉也說文尸部屆行不便也與夷
之訓易義正相反字亦通作艐爾雅釋詁篇釋文引
孫炎曰艐古屆字說文舟部艐船著不行也亦即行
不便之意闋者閉也說文門部闋事已閉門也傳訓
闋爲息乃從事已之義引申之凡經傳闋字或訓終
或訓止其義並同而不知言各有當此經闋字不取
事已之義而取閉門之義言君子所行如不便於民
則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閉矣君子所行如平易

近人則民自去其惡怒之心也兩句相對成義傳箋均未達其旨

式月斯生

箋云式用也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

樾謹按用月此生甚爲不辭箋義疑非經旨也月乃抈之省說文手部抈折也大元經族上九車軸折其衡抈范望注亦曰抈折也式抈斯生言用折其生也蓋亂靡有定故民不得遂其生而夭折也字又與扤通說文手部扤動也國語晉語曰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韋注曰抈動也是抈扤同義蓋從月從兀之字聲近而義通說文足部跀或從兀卽其例也正月篇曰天之扤我釋文曰扤徐又音月然則此言抈彼言扤文異義同矣

有菀其特 正月

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樾謹按茂特之苗但謂之特於文未明凡詩所云如有蕡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之類末一字皆實有所指非虛擬之詞有菀其特亦猶是也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與桑柔篇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句法相似特當爲三歲獸名伐檀篇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曰獸三歲曰特周官大司馬職司農注亦曰三歲曰特是也白帖卷八十引此文作有宛其特是經文菀字本不從草後人因鄭訓爲菀然茂特因并經文改爲菀耳阪田之中有宛然之特正見宗周既滅田野荒蕪依繼之曰天之扤我如不我克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樾謹按以箋說考之此經當以彼求我三字爲句則如不我得五字爲句禮記緇衣篇引此經而鄭君解之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讀亦與此同也近人讀彼求我則四字爲句文不成義殊不可從

乃棄爾輔

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樾謹按毛鄭皆不解輔字未詳何物正義所言近於臆說矣說文革部䡛車下索也疑輔卽是䡛輔從甫聲䡛從專聲而專亦從甫聲是其聲同也輔爲車下索故從車而其質則革也因又變爲從革之䡛專聲卽甫聲也猶鬴爲鍑屬故從鬲而其質則金也因又

變爲從金之釜又聲即消聲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下文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曰員益也其實員者旋也古員云同字十二章皆姻孔云傳曰云旋也員于爾輻即云于爾輻謂旋繞于其輻也周易小畜九三輿說輻釋文曰輻本亦作輹疑此經輻字亦輹字之誤輹即所謂伏兔也釋名釋車曰屐似人屐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輹輹伏也伏於軸上也是輹即伏兔之異名伏兔下有革繫之于軸之上其名曰轐說文車部轐車伏兔下革也是也所謂輔者殆以伏兔之爲物其任至重恐非一革所能勝故又以此輔轐之不足欲其名曰輔即取輔助之義爾雅釋詁輔俌也蓋輔助字古本從人作俌其從車作輔者爲車下索之專名乃經典皆叚輔爲俌於是又別製從革專聲之𩊚字耳僖十五年左傳正義引子夏易傳曰轐車下伏菟也形如伏菟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按縛即𩊚字乃縛伏兔於軸者而非卽伏兔子夏傳所云混伏兔與𩊚而一之矣說文曰轐車軸縛也周易大畜釋文曰轐車下縛也其說皆誤附辨於此

于何不臧　十月之交

正義曰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

樾謹按于卽吁字騶虞篇于嗟乎騶虞是其證也于何不臧猶曰吁嗟乎何其不臧正義以爲於何不善失之

豔妻煽方處

傳曰煽熾也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竝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

樾謹按釋文曰處一本作熾此涉鄭箋而誤也傳云煽熾也是煽卽熾矣何又言熾乎箋雖有方熾二字然方在熾上則非經文方字也經文方字鄭蓋訓爲竝故經云方處箋云竝處位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爾雅釋水大夫方舟郭注曰併兩船蓋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故方卽訓竝倘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竝興是其證也後人誤解鄭箋致幷經文而妄易之不可從也

題彼脊令　小宛

傳曰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

樾謹按篇首宛彼鳴鳩傳曰宛小貌題彼脊令與宛彼鳴鳩句同宛以鳩言題應以脊令言傳箋訓題爲視則以人言矣凡詩所云鴥彼晨風弁彼鸒斯翩彼

飛鴞上一字皆屬鳥傳箋非也題當讀爲提僖二年穀梁傳注不言提其耳釋文曰提本作題是提與題古通用小弁篇歸飛提提傳曰提提羣貌題彼脊令之題卽歸飛提提之提也又按題與提並叚借字其本字當作徥說文彳部徥徥行貌方言儿細而有容謂之徥或曰徥歸飛徥徥當從說文訓爲行貌徥彼脊令當從方言訓爲細而有容與宛彼鳴鳩義正相近

哀我填寡

傳曰填盡箋云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

樾謹按填當讀爲矜矜字從令俗從今誤也令聲與眞聲古音相同左傳顛軨漢書滇零竝疊韻字是古音相近之證周官大司徒職則民愼德鄭注曰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以矜訓愼亦以同聲相訓填之爲矜猶愼之爲矜也哀我填寡卽哀我矜寡毛以本字讀之而訓爲盡恐未得經旨釋文曰韓詩作疹疹苦也爾雅釋言曰矜苦也然則疹與矜亦聲近而義通矣

予之佗矣小弁

傳曰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予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迂迴難通非古訓也說文人部佗負何也何與加聲近義通佗訓何故亦訓加字亦作拕周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三拕之注曰三加之也拕之訓加豈亦可云謂佗人乎

君子無易由言

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

樾謹按抑篇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女無輕易於教令此云君子無易由言義與彼同言君子無易於言人之耳有屬於垣者不可不愼也箋訓由爲用其義

轉迂矣

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大憮予愼無辜巧言

傳曰愼誠也

樾謹按白駒篇愼爾優游傳巷伯篇愼爾言也箋並曰愼誠也與此文同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楊倞注曰眞誠也蓋愼眞古通用史記魯世家眞公漢書古今人表作愼公是其證也予愼無罪予愼無辜猶云予眞無罪予眞無辜耳日知錄言五經無眞字不知古人卽叚愼爲眞也

往來行言

箋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經旨也行言者輕浮之言九章算術盈不足章曰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與醇對說文酉部醇不澆酒也是行爲澆薄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對亦不堅固之意小人之言輕浮無根故謂之行言曰往來者正見其無定也尚書盤庚篇而胥動於浮言金縢篇乃流言于國浮言流言竝與行言同廣雅釋詁曰流行也釋訓曰浮浮行也是浮與流皆有行義也泂酌篇泂酌彼行潦傳曰行潦流潦也流言謂之行言猶流潦謂之行潦矣管子君臣下篇淫悖行食之徒尹知章注曰行食游食也游言謂之行言猶游食謂之行食矣詩人以柔木與行言柔木木之柔脃者也行言言之浮薄者也足知其取喻之精矣

爾居徒幾何

箋云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

樾謹按與居之衆謂之居徒則不詞矣居當訓爲蓄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疏曰居猶蓄也爾居徒幾何言爾所蓄徒衆幾何人也

經十　三十

及爾如貫　何人斯

箋云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也貫謂羈貫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也甫田篇總角丱兮傳曰丱幼稺也貫卽丱也上文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壎篪相和如兄弟相與嬉戲此情好之最篤者我與爾之情亦如是故曰及爾如貫言如總角時無猜忌也

爲鬼爲蜮

傳曰蜮短狐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

樾謹按鬼誠不可見若短狐則實有其物豈遂不可見乎漢書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注曰蜮魅也文選東京賦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李善注引漢舊儀曰魊鬼也魊與蜮古字通然則此經蜮字亦當爲魊鬼也魊也一物也傳以爲短狐非是

既往既來使我心疧　大東　谷風之什

箋云既盡疧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

經十　三十一

樾謹按旣離訓譴然譴往謂來殊不成義且譚人困於役而傷於財得免爲幸豈責報於周乎旣當作餼禮記中庸篇旣廩稱事鄭注曰旣讀爲餼正義曰旣與餼字聲同故讀旣爲餼旣往旣來言周之役繇佻佻公子往來不給往者餼之來者餼之以致甚困故使我心疚也

不以服箱

傳曰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此文作不可以服箱據箋文似當有可字今本奪之耳至傳箋釋服字皆未合服當讀爲負服負一聲之轉淮南子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服負古通用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卽其例也不可以服箱猶云不可以負箱言牽牛雖有牛名而不可以負車箱也如以服爲牝服則當云不可以駕服箱如下章云不可以挹酒漿文義方足如但曰不可以酒漿則文不成義矣故知服非牝服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皆用此詩之文則服讀爲負有明徵矣

神保是饗

傳曰保安也箋云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樾謹按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兩語相對下文又曰神保是格神保聿歸朱子集傳因以神保爲尸之嘉號疑爲近之然旣曰皇尸載起又曰神保聿歸則亦未可以爲一也保蓋師保之保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是也言保以兼師耳尚書盤庚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古者烝祭以功臣配食上文曰以往烝嘗故并及之其人皆先王師保之臣故尊之曰神保長發卒章兼及阿衡卽其例也阿衡書君奭篇謂之保衡然則阿保一也

君婦莫莫

箋云君婦謂后也

樾謹按下文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若以君婦爲后而敘於諸宰之下殊爲不倫疑君婦非謂后也古音君與羣同周書謚法篇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號篇君之爲言羣也又云綱六紀篇君羣也廣雅釋言亦曰君羣也蓋聲近者義卽相通上文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皇可爲暀則君亦可爲羣君婦者羣婦也周

官九嬪曰贊后薦徹豆籩羣婦卽損九嬪之屬不斥言后而曰羣婦正詩人立言之謹也羣婦則無嫌與諸宰連文且宰曰諸宰婦曰羣婦文正相對也

信彼南山 信南山

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

樾謹按此以信南山名篇猶之乎節南山也節彼南山信彼南山語本一律節彼之節傳訓爲高峻貌則信彼之信亦當以山之形狀言不得如箋所云信乎彼南山也古信申同字信當讀爲申爾雅釋詁申重也離騷申申其詈余王逸注曰申申重也信彼南山猶言申申然者彼南山盖言其山形之複沓也節彼南山下云維石巖巖故言其山形之高峻信彼南山下云畇畇原隰故言其山形之複沓詩人之辭固各指所之矣

以我齊明 甫田 甫田之什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 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

樾謹按經文言齊明傳箋竝言齊盛正義以爲因齊解盛然經文本無盛字傳箋且因齊而及之經文實有明字傳箋均不之及何邪今按齊明卽齊盛也爾雅釋詁明成也成與盛古字通明既訓成亦得訓盛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竝其證也然則齊明之卽齊盛無疑矣

禾易長畝

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古施易二字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禮記樂記引詩施于孫子鄭注曰施延也皇矣篇箋云施之言易也延也禾易長畝言禾延延竟畝耳傳訓易爲治失之

既庭且碩 大田

傳曰庭直也箋云衆穀生盡條直茂大

樾謹按上文言播厥百穀猶未言百穀之生此遽言條直茂大於義未安庭當讀爲挺說文手部挺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荔挺出高誘注曰挺生出也既挺且碩謂百穀既生又且碩大也庭挺同聲故得通用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然則訓庭爲直亦是讀庭爲挺也

先集維霰頍弁

傳曰霰暴雪也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

樾謹按暴之言爆爍也桑柔篇捋采其劉傳曰劉爆爍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是爆爍有希疏之義字亦作暴樂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重言之曰暴樂單言之則曰暴猶重言之曰毗劉單言之則曰劉也暴雪者謂雪初下暴樂而希也說文日部暴晞也暴之為希猶暴之為晞其義得通爾雅釋天曰雨霓為霄雪霄與暴聲近暴雪即霄雪正義所說非傳意矣

辰彼碩女車舝

傳曰辰時也箋云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

樾謹按傳箋義竝非也辰讀為振廣雅釋言辰振也白虎通五行篇辰則振之也是辰振聲近義通麟之趾篇振振公子傳曰振振仁厚也殷其雷篇振振君子傳曰振振信厚也重言之為振振單言之為振猶采薇篇曰楊柳依依而此曰依彼平林重言之為依依單言之為依也詩以依彼平林喻辰彼碩女傳曰依茂木貌則辰亦形容碩女之詞不得訓辰為時矣

有壬有林賓之初筵

傳曰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樾謹按鄭讀壬為任是也以為卿大夫非也卿大夫不得列於國君之上且以任為卿大夫義亦迂曲古音任與男相近故禹貢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酒誥侯甸男衞白虎通爵篇作侯甸任衞然則任者男也公羊傳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舉男足以兼伯子矣

有任謂有小國之君有林謂有大國之君傳訓林為君則君固通稱而得專指大國者據爾雅釋詁公侯君也不及伯子男是古大國之君始謂之君後乃以為通稱耳小國列于大國之上者亦猶禹貢先男邦後諸侯也

威儀佖佖

傳曰佖佖媟嫚也

樾謹按說文人部佖威儀也從人必聲詩曰威儀佖佖是許所據本作佖其解爲威儀與毛迥異疑威儀上當有失字上文威儀幡幡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許

意佖佖猶幡幡故曰佖失威儀也正用毛義傳寫奪失字而義不可通顔會貴韻等書竟曰有威儀失之遠矣漢書楊雄傳駢衍佖路師古注曰佖次比也次比故有媟嫚之義法言孳行篇頻頻之黨李軌注謂黨比游宴然則佖佖與頻頻聲近而義通矣

不知其秩

傳曰秩常也

樾謹按下言不知其郵箋云郵過也此秩字若從傳義則與下章不類矣秩當作失爾雅釋鳥秩秩海雉釋文曰秩秩本又作失失是秩與失通不知其失正

與不知其郵同義

是謂伐德

箋云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

樾謹按德不可言誅伐伐猶發也考工記匠人一耦之伐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是伐與發義通谷風篇無發我笱釋文引韓詩曰發亂也此經伐字當讀爲發而從韓詩訓亂言醉至此是亂其德也箋義失之

亦是戾矣 采菽 魚藻之什

傳曰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亦是戾矣承上章亦是率從而言上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然則此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義與上同言諸侯能優游其連屬之國則連屬之國亦從之而至矣箋訓戾爲止而引論語說之轉於義未安正義申傳曰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此未得傳意也

後予極焉 菀柳

傳曰極至也箋云極誅也

樾謹按極當爲㥛說文心部㥛疾也言其後乃憎疾

我也與後予邁焉一律說詳下章

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

樾謹按白華篇視我邁邁傳曰邁邁不悅也說文心部怖恨怒也詩曰視我怖怖是今詩作邁邁者乃怖之叚字此邁字亦當讀爲怖言其後乃不悅我也後予極焉後予怖焉義本一律因極借極字怖借邁字而傳箋皆不得其旨矣

臺笠緇撮 都人士

傳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箋云臺夫須也都

人之士以臺皮爲笠　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樾謹按南山有臺篇正義引傳曰臺所以禦雨疑此傳暑雨二字誤倒段氏所訂詁訓傳已正之矣惟傳既分爲二事則當與箋不同若如箋義以臺皮爲笠安得曰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乎疑毛公所據經文作簦笠緇撮說文竹部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二篆相連卽本毛詩國語吳語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尚

經十　廿二

書云簦笠夫須也蓋讀簦笠爲臺笠如鄭箋說也古音臺在之咍部簦在蒸登部此二部古得相通得來之爲登來耳孫之爲仍孫皆其例也毛作簦笠鄭作臺笠故其說不同正義據鄭本以解傳宜其迂曲而不可通矣女曰鷄鳴篇知子之來之襍佩以贈之贈可韻來故簦可爲臺乃陸德明作釋文時已無作簦之本則古義之湮久矣

言綸之繩　采緑

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　正義曰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樾謹按經文曰言綸之繩不言綸其繩與上句本不一律箋以韔弓繩繳對舉則知此句繩字與上句韔字對此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爾雅釋器曰繩之謂之縮之郭璞注曰縮者約束之言綸之繩蓋謂君子釣訖則其綸我爲收束之耳與言韔其弓文不一律而義則同正義謂與之作繩非是

其葉有幽　隰桑

傳曰幽黑色也

樾謹按伐木篇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斯干篇幽幽

經十　廿三

南山傳曰幽幽深遠也此文幽字義亦當同蓋葉盛則望之深遠矣與上文其葉有難其葉有沃一律不必爲黑色也

露彼菅茅　白華

傳曰露亦有雲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　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

樾謹按傳箋竝以露爲雨露之露非經旨也正義更曲明露之有雲以證成傳義甚無謂矣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覆慮蓋古語亦謂之覆露漢書鼂

錯傳今陛下配象天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淮南子特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並以覆露連文卽覆慮也露慮一聲之轉耳露彼菅茅言英英白雲覆慮此菅茅也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不盡可通無怪顏師古注漢書高誘注淮南子於覆露之露皆以爲雨露字矣

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

箋云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正義曰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

樾謹按不皇卽不暇王肅說是也若從鄭訓爲王則首章不皇朝義尚可通二三章之不皇出不遑他實不可通矣至王肅之說於義亦未盡得正義曰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然則不皇朝者非謂不暇相朝也朝當讀爲周汝墳篇惄如調飢傳曰調朝也朝之爲周猶調之爲朝也上文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以勞勞廣闊解之惟廣闊故不遑周也二章云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傳訓沒爲盡惟其無盡故不皇出也不皇周不皇出皆見山川悠遠之意然周者環周出者直出出且不皇周更無論二三章視首章其詞爲尤切矣

羣經平議卷十

群經平議卷十一

德淸俞樾

毛詩四

帝命不時　文王　大雅文王之什

傳曰不時時也時是也

樾謹按淸廟篇曰不顯不承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竝以顯與承相對不顯不承卽丕顯丕承也此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云有周丕顯帝命丕承時與承一聲之轉儀禮特牲饋食篇詩受之鄭注曰詩猶承也說文人部侍承也時之爲承猶詩之爲承侍之爲承古音之咍與蒸登兩部得相通也毛訓時爲是失其義矣

陳錫哉周

傳曰哉載箋云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

樾謹按箋以陳爲敷陳之陳非經旨也陳當讀爲申陳錫卽申錫也烈祖篇申錫無疆傳訓申爲重是也陳字本從申得聲古文作陣故得與申通矣哉字之義傳訓爲載箋訓爲始宣十五年左傳及國語周語引此文竝作陳錫載周則傳義是也杜預注左傳曰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韋昭注國語曰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此二注皆訓陳爲布未達叚借之旨至解載字則韋說得之蓋成字之義與申字相應申字之義與上文亹亹文王令聞不已相應亹亹猶勉勉也惟文王勉之又勉故令聞不已惟其令聞不已故能申錫無疆載成周道也下云本支百世則所申錫者不止其身且下及子孫矣

厥猶翼翼

傳曰翼翼恭敬箋云猶謀

樾謹按廣雅釋詁由用也古字由與猶通然則厥猶翼翼者厥用翼翼也箋訓猶爲謀則誤以語辭爲實義矣翼翼猶衆也漢書禮樂志共鄰翼翼師古注曰翼翼衆貌是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翼翼卽以多士言傳訓恭敬亦失之矣

常服黼冔

傳曰黼白與黑也冔殷冠也　正義曰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曰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

樾謹按黼謂黼領也爾雅釋器曰黼領謂之襮郭注
曰繡刺黼文以褗領唐風揚之水篇素衣朱襮傳曰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然則黼領自是諸侯之
制此經以黼冔並言黼是領冔是冠也正義以黼屬
衣謂舉一章以表之非是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傳曰藎進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
王斥成王
樾謹按上方言文王德盛殷士咸來歸之此忽言今
王之進用臣義不相屬王之藎臣蓋即指殷士也殷

士服殷之服來助周祭文王見而勸勉之曰此孰非
王之藎臣乎王謂殷王也藎者㶳之叚字說文火部
㶳火餘木也經典相承作燼桑柔篇具禍以燼箋曰
災餘曰燼是也引申之凡物之餘皆謂之燼國語吳
語曰然後安受其燼韋注曰燼餘也字亦通作藎方
言藎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藎廣雅釋詁亦曰
藎餘也王之藎臣猶言王之餘臣以其從殷而來故
謂之王之餘臣猶曰彼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人皆
商之孫子故以無念爾祖勖之爾祖者斥殷先哲王
也下章繼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皆文王勸勉殷士之詞忠厚之至也振鷺篇曰
以永終譽有客篇曰降福孔夷其意正與此同殷之
未喪師以下乃始戒成王耳詩意若曰商之子孫固
宜念爾之祖聿修厥德而我周之子孫亦宜以殷爲
鑒無過爾躬也鄭以王之藎臣即爲斥成王則大蚤
矣正義謂毛當同鄭不然也
俔天之妹 大明
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樾謹按天之女弟其名甚異恐非詩人立言之本旨
也周易歸妹王注曰妹者少女之稱然則天之妹猶

言天之少女耳時邁篇昊天其子之王者爲天之子
則以其配爲天之女義正相當也韓非子詭使篇女
妹有色又曰女妹私義之門所謂女妹者亦是少女
之稱非女弟也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傳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
德焉箋云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之長女大
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樾謹按以纘女爲繼大任之女事文甚迂迴非經旨
也纘當作薦嵩高篇王纘之事潛夫論志氏姓篇作

王薦之事是其例也昭五年左傳求昏而薦女杜注曰薦進也纘女維莘猶薦女維莘言進女以為昏者實維莘國也此句但言女未言長幼故又曰長子維行言莘之長女於是乎行也儀禮喪服篇鄭注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即此行字之義傳箋所說均未得也

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大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可父義同

樾謹按諸說皆六國時好事者之言詩云維師尚父與言程伯休父同尚父乃其字也太公蓋名望而字尚父古人名字相配尚者上也上則為人所望故名望字尚也其曰太公者始封之君之尊稱猶周之太王吳之太伯晉之太叔也其後田齊之有國始於田和而謂之太公和以後證前知太公望猶太公和矣史記太公望子之說與毛傳可尚可父之說皆齊東野語不足徵也

迺宣迺畝　綿

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　正義曰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樾謹按鄭釋宣字未得其義宣當作趄蓋古者田畝有三歲一易之制何休公羊解詁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是其事也說文走部有趄

篆曰趄田易居即謂此左傳爰田國語轅田皆其叚字此經宣字亦趄之叚字宣趄並從亘得聲於叚借之例更近矣蓋疆理既定之後即定趄田之制以均其肥瘠迺宣迺畝言乃趄易其田畝也周制三年一易實始於此鄭以為時耕其田畝此則憂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也不足見古公規制之大矣

縮版以載

箋云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

樾謹按箋以載為承載之載非也載當讀為栽禮記中庸篇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栽是其例也哀元

年左傳正義曰栽者豎木以約版也縮版以栽謂既以索縮其築版又豎木以約之也鄭讀從本字未得經旨

鼛鼓弗勝

箋云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正義曰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

樾謹按周禮原文以雷鼓鼓神祀以下凡六句竝作鼓無異文此引周禮不當作止役事也周禮疏曰起

經十一　七

役止役皆用鼛鼓兩處義得相兼此亦曲爲之說竊謂鄭於弗勝二字未得其義也此章陾陾薨薨登登馮馮皆以聲言百堵皆興則衆聲竝作鼛鼓之聲轉不足以勝之矣故曰鼛鼓弗勝非謂不能止之也毛傳惟馮馮訓爲聲陾陾則曰衆也登登則曰用力也然說文𨸏部陾築牆聲也知三家詩固有以陾陾爲聲者則薨薨登登竝以聲言從可知矣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傳曰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樾謹按箋義非傳意也爾雅釋詁拔盡也說文手部拔擢也廣雅釋詁拔除也蓋大王始遷之時土廣人稀樹木充塞其後生齒日繁以次開闢向來柞棫之區今擢除既盡而成道路故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行道連文行亦道也爾雅釋宮行道也非謂行道者也皇矣篇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傳曰兌易直也此經兌字與彼不殊彼謂柞棫拔除而松柏挺然直立此謂柞棫拔除而行道坦然平易也易直之義通于此經矣毛於此不釋兌字而但曰兌成蹊也蓋謂此經以道路言異於彼經以樹木言也彼此貫通固非鄭

經十一　八

箋所能望矣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

傳曰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樾謹按傳箋之義皆非也古之人謂古老之人尚書無逸篇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枚氏傳解爲古老之人是也此承上文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老之人不見厭惡惟小子有造故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譽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

子謷之趙岐注孟子引作豫孟子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服虔注左傳引作謷是謷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又曰豫安也故豫與無斁互文見義無厭斁則豫樂可知豫樂則無厭斁亦可知矣髦斯士者髦士也斯乃語詞詩中多有此例螽斯羽者螽羽也兔斯首者兔首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下句髦斯士與上句古之人文正相配古之人即古人髦斯士即髦士上句先言古之人後言無斁下句先言譽後言髦斯士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詩人立言之妙雖毛鄭其猶未得矣

維此二國皇矣

傳曰二國殷夏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義曰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兩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

樾謹按鄭以二國爲殷紂崇侯其義未安崇侯乃是人臣何得並稱二國正義謂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夫既可同之崇侯則亦可同之密阮徂共何不并稱六國而必以二國四國分別言之乎竊謂孫毓之說雖未知於毛意如何然此詩之旨實當以孫說爲長尚書多方篇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即此詩所謂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也又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然則孫毓所謂先察王者之後信有徵矣又曰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

厥顧天即此詩所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也又曰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即此詩所謂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蓋皇矣篇首章與尚書多方篇大旨相同皆謂殷既失道天又顧念夏后氏子孫欲以代殷乃夏之子孫無可顧者又博求之四方之國而四方之國亦無其人於是大命遂集於有周也多方篇須夏之子孫今從鄭義作須暇之子孫於是經義遂晦并此詩而失其解矣說互詳尚書

帝遷明德
傳曰徙就文王之德也
樾謹按帝徙明德似爲不辭說文辵部遷登也從辵
䙴聲㝵部䙴升高也或從卩作㦾師古注漢書地理
志郊祀志竝以㦾爲古遷字是遷㦾古通用㦾爲升
高故遷爲登乃其本義也自遷徙之義盛行而本義
亾矣此經遷字當從本義言帝因文王之明德而登
進之也
比于文王
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

者德以聖人爲匹
樾謹按王季父也文王子也父比于子于義殊未安上
文維此王季昭二十八年左傳及禮記樂記所引竝
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是此經毛韓不
同韓於上文既作維此文王則於此文必作比于王
季若使上下俱作文王必無是理也以文義而論似
以韓詩爲長文王比于王季猶大姒嗣大任之徽音
太任不必賢于大姒王季不必聖于文王立言之體
宜爾也毛本上下誤倒耳
無然畔援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　釋
文引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樾謹按傳分畔援爲二義非也畔援即畔喭也論語
先進篇由也喭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
舊注作吸㕟字書吸㕟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
吸㕟失禮容也此與韓鄭義正合援喭音近故得通
用猶美士曰彥美女曰媛亦取音義相近也玉篇又
引作無然伴換蓋古人雙聲疊韻之字皆無一定畔
援也吸喭也伴換也一而已矣卷阿篇伴奐爾游矣
伴奐即伴換也箋曰伴奐自縱弛之意蓋即跋扈之

義而引申之美惡不嫌同詞傳以爲廣大有文章正
義申明之曰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則分伴
奐爲兩義與此傳分畔援爲兩義其失維均
無矢我陵
傳曰矢陳也箋云矢猶當也
樾謹按矢當作弛江漢篇矢其文德禮記孔子閒居
篇引作弛其文德是矢弛古通用國語魯語文公欲
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毁也無弛我陵言無毁我
陵也字本作陊說文𨸏部陊小崩也周語猷不陊崩
注曰大曰崩小曰陊漢書劉向傳山陵崩陊正可爲

無弛我陵之證傳箋義並未得也

不長夏以革

傳曰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樾謹按傳箋之說均于義未安禮記中庸篇引上句不大聲以色又引孔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則聲色二字自是平列謂不大其聲與色也朱子集傳曰以猶與也得其解矣而於此句則曰未詳今按長之言常也廣雅釋詁曰長常也又曰長久也久亦常也夏之言假也釋名釋天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

長也革之言急也禮記檀弓篇若疾革鄭注曰革急也急與寬假義正相反明德之君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亦如天道然夏之寬假秋之緧迫各以其時而異故曰不長夏以革也

以爾鉤援

傳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　正義曰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

樾謹按下句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衝衝車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臨衝非一車則鉤援當亦非一物蓋皆兵器也鉤句古字通兵器曲者謂之句考工記廬人句兵欲無彈鄭注曰句兵戈戟屬是也直者謂之援考工記冶氏援四之鄭司農曰援直刃也是也晏子春秋雜篇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呂氏春秋知分篇直兵造胷句兵鉤頸古言兵器必兼曲直故詩以鉤援並言鉤援有曲直之分臨衝有從上從旁之別正見古人立言之不苟矣

是絕是忽

傳曰忽滅也　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未得古訓爾雅釋詁忽滅盡也則

忽與滅義同矣說文心部忽忘也古忘與亾通忽訓忘即訓亾方言忽芒也芒滅也忽之言芒芒之言滅其義自通孔氏謂忽然而滅失之矣

庶民子來　靈臺

箋云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樾謹按朱子集傳曰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然鄭箋之意實不如此蓋謂衆民樂於就役凡有私事各使其子成之而自來攻作也至孟子引此文而趙岐解之曰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此則集傳之說矣鄭說失之迂曲趙說又太巧恐皆非經旨史記

律書曰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蓋古音子與滋同故周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釋文曰今易箕子作荄滋此文子字亦當讀爲滋說文水部滋益也昭三年左傳宮室滋侈十六年傳爲罪滋大杜注並曰滋益也老子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呂氏春秋懷寵篇曰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漢書兒寬傳曰徵求滋多酷吏成宣傳曰盜賊滋起其義並同經始勿亟庶民滋來言文王寬假之而庶民益來也因以子爲滋而說者遂望文生訓使經文之平易者變爲艱深矣一切經音義卷三曰滋古文孖

同是滋字古文有從二子者則子來之爲滋來無疑矣

下武惟周 下武

傳曰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樾謹按以下武爲後繼其義迂曲殊不可通序曰下武繼文也箋云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夫文字既爲文王之文則武字亦即武王之武下武者猶言武王在下也文王篇曰文王在上正與下武相對成義下猶後也上猶前也彼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在上既受命作周又繼以在下之武王而有周之業成矣故曰下武維周周頌武篇曰嗣武受之下武猶嗣武也

既伐于崇 文王有聲

正義曰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别言既伐于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

樾謹按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兩句初非對文于崇之于當作邘亦國名也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此云既伐邘崇蓋言邘言崇而密須也

犬夷也耆皆包其中矣若史記所載次第與大傳不同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未知與大傳孰是然如史公說則伐邘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連及之事或然也邘作于者如鄷之爲豐鄂之爲祭古文省邑旁耳毛公無傳未知其說云何鄭解上句有此武功曰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則已不知下句既伐于崇爲邘崇二國矣

誕寘之隘巷 生民 生民之什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

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樾謹按不夫而孕之說毛所不信其見卓矣然以人道生子自是常事何異之有為父母者何知天意欲異之乎宜後之學者舍毛而從鄭矣今按此詩之意在后稷呱矣一句蓋直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然則前此者后稷未嘗呱也凡人之初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帝嚳所以不禁者明知神聖之子雖寘死地必無所妨姑從衆意以顯其異於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愈遠且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

經十一　七

矣於是收而養之而名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咏其事初不言其棄之之由而於其卒也曰后稷呱矣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乃學者則莫之能得矣

實方實苞

傳曰方極畝也　正義曰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

樾謹按方與旁通尚書堯典篇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共工旁聚布功大禹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施象刑維明並其證也說文上部旁溥也毛意方即旁之段字有溥徧之義故訓為極畝孔以方正說之非毛意矣

籩豆靜嘉既醉

箋云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

樾謹按鄭意以絜清訓靜以美釋嘉其實靜亦嘉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靜家室靜善也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盖靜善一聲之轉耳靜與嘉其義同

永錫爾類

傳曰類善也箋云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

經十一　八

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樾謹按下章云永錫祚允箋云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然則此章永錫爾類亦當為天之所予鄭用左傳義與下章永錫不一律矣國語周語叔向引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然則類猶肖也丹朱商均之不肖是即不類矣序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是即類矣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知賢不肖之皆天則可知永錫爾類之義矣周之興也世有哲王是即天之永錫爾類也孟子以賢不肖對稱

賢卽是肯不肯卽是不賢故河上公注老子曰肯善也類之訓善其義亦如此矣毛傳卽本叔向說可知春秋時師說如此左傳引以美穎考叔乃後人附益不足據也鄭據以易傳誤矣

釐爾女士

傳曰釐予也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

檝謹按以女士爲女有士行其說巧矣然經文平易恐不如是也前日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猶彼云士女倒文以協韻耳下云從以孫子孫子卽子孫則女士卽士女也釐當訓福漢書文帝紀祠官祝釐禮樂志媪神蕃釐集注並曰釐福也釐讀曰禧爾雅釋詁禧福也然則釐爾女士者福爾女士也與穀我士女同義大戴禮記夏小正篇綏多女士女士亦卽士女也臧氏琳曰毛詩周禮儀禮疏皆引作綏多士女今本誤倒然士女女士於義俱通不必乙正

福祿來爲鳧鷖

傳曰厚爲孝子也箋云爲猶助也

檝謹按一章曰福祿來成二章曰福祿來爲文異而義同廣雅釋詁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不成也是爲與成同義當訓曰爲猶成也本

必別爲之說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箋云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

檝謹按既燕于宗卽承來燕來宗而言謂既燕與宗則福祿攸降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于猶越也與也詩大誥越爾御事王莽倣大誥曰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越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書則用于用越引多方不克敬于和康誥德之說于罰之行爲證以王氏孔氏之說推之則既燕于宗猶既燕與宗矣正承上文而言鄭惟不解于字乃以宗爲社宗使兩句異義失之甚也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傳曰熏熏和悅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檝謹按說文屮部熏火烟上出也雲漢篇憂心如熏傳曰灼也疑不得有和悅之義至欣欣訓樂固屬常訓然以下句燔炙芬芬例之芬芬既以燔炙言則欣欣亦當以旨酒言今訓爲樂則以飲酒者言二句不一律矣竊疑經文熏熏欣欣字當互易公尸來止欣

欣言公尸之和說也旨酒𤈦𤈦此熏字乃薰字之叚
借爾雅釋訓炎炎熏也釋文曰本或作燻是熏薰古
通用說文艸部薰香草也蓋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
凡香者皆得言薰猶芬之本義說文云艸初生其香
分布是亦因艸之香而引申之則凡香者皆得言芬
也是故旨酒薰薰言酒香也燔炙芬芬言炙香也欣
欣薰薰字形相同古書多口授誤到其文耳或以說
文酉部醺下引詩公尸來燕醺醺疑其不誤然許氏
引經有合兩句爲一句者如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說
文則引作東方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則引

作犬夷呬矣凡此疑皆傳寫奪之未可竟據以改經
觀說文作醺醺其字從酉益知其當在旨酒下矣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

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
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

樾謹按干字疑千字之誤千祿百福言福祿之多也
子孫千億言子孫之多也鄭作干祿而訓爲求殆其
所據之本誤耳何以明之鳧鷖序曰周之先祖世修
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此千字
明是千字之誤段氏玉裁所訂毛詩訓傳已正之矣彼

序正本此經故知此經亦誤也

爰方啟行 公劉

傳曰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
焉箋云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
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樾謹按鄭意謂公劉以民之故方有此行然非毛旨
也毛蓋訓方爲竝方之訓竝說已見十月之交篇方
開道路卽是竝開道路故繼之曰蓋諸侯之從者十
有八國正所以明方之爲竝也

何以舟之

傳曰舟帶也箋云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
刀之佩

樾謹按傳箋異義傳以舟猶周也周之言周帀也故
訓爲帶箋意舟亦爲周周與酬通儀禮鄉飲酒篇注
曰酬之言周是也何以舟之卽何以酬之故曰公劉
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
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是
鄭意謂民以此相酬乃易傳非申傳也毛傳竝無民
進玉瑤容刀之說正義以鄭述毛非是渭陽篇何以
贈之瓊瑰玉佩文法與此相似鄭義自勝於毛正義

泄而一之則鄭義爲矣

乃造其曹

傳曰曹羣也箋云羣臣適其牧羣

樾謹按公劉之時雖屬艸𣏾然執豕豈遂乏人乃使羣臣親造牧羣乎毛意未必然也造猶比也爾雅釋水曰天子造舟郭注曰比船爲橋大明篇正義引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是造有比義文選東京賦曰次和樹表薛注曰次比也造次一聲之轉次爲比故造亦爲比上句既登乃依傳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然則毛訓曹爲羣者其意謂衆賓也乃造其曹者謂比次其衆賓之位也箋義非是

既庶且多 卷阿

箋云庶衆　正義曰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甯以足句

樾謹按凡言且者必有異義不得謂丁甯以足句也多當讀爲侈哀七年左傳魏曼多史記魏世家作魏侈是多與侈古通用禮記襍記其衰侈袂鄭注曰侈猶大也既庶且侈庶以車之數言侈以車之制言考工記輿人曰飾車欲侈晏子春秋外篇曰公乘侈輿皆其證也

憯不畏明 民勞

傳曰憯曾也箋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

樾謹按如箋義則必與上句式遏寇虐連讀乃得其義然次章式遏寇虐無俾民憂三章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四章式遏寇虐無俾正敗五章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皆不以兩句連讀箋義非也傳訓憯爲曾乃語詞無實義憯不畏明言不畏明也尚書洪範篇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史記集解引馬注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此云畏明與彼云畏高明義同言爲寇虐者必遏止之不以其高明而畏之也

爾用憂謔 板

箋云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

樾謹按如箋義則虐字與上三字不屬不辭甚矣憂當爲優襄六年左傳長相優杜注曰優調戲也爾用優謔言爾用我言相戲謔也優謔連文義亦不異憂者優之本字說文夊部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作優優蓋由後人以憂爲惪愁字而改之此經憂字因鄭訓爲可憂故得存其本字而其義則久

晦矣

則莫我敢葵

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　正義曰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

樾謹按考文古本此箋忽然下有無字乃從正義本也然經文云莫我敢葵尋繹敢之一言則所謂揆度者乃以下揆上非以上揆下蓋民於愁苦呻吟之中而展轉揆度其所以使我至於此極之故於是強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而亂從此始矣詩人若曰民方

愁苦而呻吟則無乃敢於揆度我乎莫之云者猶曰無乃如此也箋中忽然二字從經文方字生出謂方當呻吟之時忽然動此一念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然者夫揆度民情但當言能不能不當言敢不敢而曰敢能揆度於義不可通足知其非矣

攜無曰益

箋云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益

樾謹按經止言益箋乃言是何益非經旨矣釋名釋

州國曰益阸也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曰益之言隘也隘與阸通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為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阸是其證也說文𨸏部阸塞也史記商君傳魏居嶺阸之西索隱曰阸阻也攜無曰益言如取如攜無曰有所阻塞也牖民乃孔易耳如此則上下文義皆順矣

而秉義類　蕩　蕩之什

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女執事之人宜用善人

樾謹按下文卽云彊禦多懟與此一氣相承並無不用此反用彼之意然則鄭解義類為宜用善人非經

旨也尚書立政篇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篇鴟義姦宄王氏念孫曰義與俄同衺也引大戴禮千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及賈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為證此經義字亦俄之叚字類與戾通周書史記篇復類無親孔晁注類戾也說文犬部戾曲也然則義類猶言衺曲也而秉義類彊禦多懟言女執事皆衺曲之人及彊禦衆懟者也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義類與頗類同頗義古同部字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傳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　正義曰作卽古詛字

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

樾謹按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與乃宣乃畝爰始爰謀句法同此說於傳意得矣然經意則似未必然也作始也見魯頌駉傳祝亦始也見國語鄭語韋昭注及釋名釋親屬篇侯作侯祝靡屆靡究兩句反覆相承作祝義同屆訓極究訓窮其義亦同蓋言厲王任用小人方興未艾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

樾謹按若如箋義則夏侯之世猶云夏后之時自禹

至于桀載祀六百皆夏后之世也安得專指桀而言乎鄭於世字殆未得其解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正義曰棄去賢者之允類絕滅功臣之世嗣又曰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此經世字義與彼同蓋謂夏后氏之繼世在殷時爲二王之後者以其爲亡國之子孫故可以爲鑒是矣篇正義謂殷之末年夏后絕矣未必然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　抑

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

樾謹按以興爲尊尚則尊尚迷亂于政不辭甚矣興與舉同義廣雅釋詁興舉也襄六年左傳君舉不信羣臣乎杜注曰舉皆也舉爲皆興亦得爲皆蓋興於說文隸舁部舁者共舉也而字文從同許君謂取同力之義然則興之訓皆於義更近矣興迷亂于政言皆迷亂于政也蓋謂君臣皆迷亂今者以其時而言非必專斥王也蕩篇女興是力箋云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正義曰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此未知與箋意孰得竊謂女興是力亦即女皆是力也然則從正義本作相與義似較優矣

女雖湛樂從

箋云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

樾謹按雖當讀爲惟女惟湛樂從猶尚書無逸篇曰惟耽樂之從也雖與惟通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箋義轉爲迂曲矣

言不可逝矣

箋云逝往也

樾謹按言不可往矣於義未安日月篇逝不古處傳曰逝逮也有杕之杜篇釋文引韓詩曰逝及也言不可逝猶言不可及蓋即駟不及舌之意

剡可射思

箋云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樾謹按剡字之義承上文而進一說也厭倦與度知兩意不倫乃云不可度知剡可厭倦詞雖屬而意不貫矣此射字當讀如本字與射策射覆義同蓋射者期於中凡射策射覆者亦期於中漢書藝文志蓍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詩人之意謂神之來格不可揆度剡可縣揣鄭以厭倦釋之非經旨也毛公無傳蓋正讀如本字故不煩詁訓也

覆用為虐

箋云反謂之有妨害於事

樾謹按箋訓虐為害非經旨也虐讀為謔言反以為戲虐也板篇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為笑與為虐正同

告爾舊止

箋云舊久也止辭也

樾謹按小旻篇國雖靡止箋云止禮也舊止之止亦當訓禮言告爾以舊禮也篇首曰抑抑威儀次章曰敬慎威儀五章曰敬爾威儀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中屢以威儀為言故終之曰告爾舊止者先王之禮也此止字與淑慎爾止之止同箋於彼止字訓為容止而以此止字訓為語辭所未喻也

征以中垢 桑柔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　正義曰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

樾謹按中垢即中冓也牆有茨篇中冓之言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漢書文三王傳聽聞中冓之言晉灼曰冓魯詩以為夜也是韓魯詩並以中冓為中夜垢與冓通周易姤古文作遘即其例也毛訓中冓為內冓異於韓魯而此中垢訓為闇冥則亦與韓魯同征以中垢者征以中夜也故曰中垢言闇冥也古者宵行有禁行於闇冥之中是不順矣正義所說未得毛意

有俶其城 崧高

傳曰俶作也

樾謹按俶固訓作然凡云有者如有蕡其實有倬其道之類皆形容之辭訓俶為作則非其義矣既醉篇令終有俶箋云俶猶厚也有俶其城亦當訓厚城貴

比高亦貴其厚傳曰厚其牆垣牆垣猶須厚而況城乎故以有假形容其厚也

袞職有闕 烝民

傳曰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樾謹按傳訓袞不訓職箋以袞職連文恐非經意也職乃語詞當讀爲識周官職方氏修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識古字通用也成十六年左傳識見不穀而趨國語晉語作屬見不穀而下韋昭注曰屬適也然

則識亦猶適也袞識有闕者袞適有闕也蓋詩人本借袞以寓王闕乃袞衣之闕而非服袞衣者職事之闕補卽補袞衣而非補服袞衣者之職事若以袞職連文則詩人之語妙全失矣宣二年左傳引此文杜預注曰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仲山甫能補之杜必以服袞言其見殊拘然不釋職字是固以爲語詞矣意晉以前爲毛學者其說固如此與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韓奕

傳曰庭直也箋云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征之以佐助女君

樾謹按箋義迂曲非經旨也廣雅釋詁曰榦焉安也榦與焉同訓是榦亦語詞矣焉猶何也如論語焉用佞之類是也安亦猶何也如禮記安取彼之類是也然則榦亦猶何也榦不庭方與曷不肅雍句法相似曷與榦一聲之轉月令鶡旦文選七發作鳱鴠曷之爲榦猶鶡之爲鳱榦從倝聲與干聲同部也庭方者直方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其義也王之命韓侯若曰朕命不易女曷不直方以佐女君乎蓋戒勉之辭

汾王之甥

傳曰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

樾謹按詩言汾王當舉其實不得漫言大王傳義誠非也箋以汾王爲厲王似亦臆說此汾王疑是西戎之王史紀秦本記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甯公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獂王然則西戎之君稱王者多矣汾卽考工記之妢胡西戎國名也說詳周禮汾王

者汾胡之王韓侯取汾王之甥爲妻蓋亦有意史記載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然則韓侯取汾王之甥亦即申駱重昏之意當時借此爲服西戎之策後世和親之議此其濫觴也詩人張大其事而歌詠之蓋亦以此不然韓侯取妻何與王朝之事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曰師衆也箋云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樾謹按箋說迂曲非經旨也釋文出燕師二字云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傳不釋燕字疑毛公之意正以燕爲國名如王孫說惟北燕之衆何以爲韓國築城朱子集傳曰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此亦曲說周初封國多矣若以召公爲司空之故凡侯國之城皆使燕衆築之燕衆不太勞乎今按此燕乃南燕也隱五年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注曰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言南燕以別之宣三年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注曰姑南燕姓此詩承上韓侯娶妻而言韓侯娶蹶父之子謂之韓姑傳曰姑蹶父姓也疑蹶父乃南燕之君入爲王朝卿士者猶樊侯仲山甫之比其稱蹶父者亦猶昭十二年左傳所稱燮父禽父也上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傳曰里邑也蓋其湯沐之邑又按將仲子篇傳曰里居也此里字亦或當訓居謂迎于蹶父之居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於是又使其國之衆爲之築城詩人言此者見燕韓二國相親如一推之汾王亦必惠顧昏姻永敦盟好正明宣王命韓侯之得計序所謂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者此也

淮夷來求 江漢

箋云主爲來求淮夷所處

樾謹按下言淮夷來鋪傳曰鋪病也正義曰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痡然則淮夷來求義亦當同箋以爲求淮夷所處失之矣求乃脙之叚借字猶鋪乃痡之叚借字也說文肉部脙齊人謂臞脙也爾雅釋言脙瘠也蓋脙之本義爲臞瘠故引申之則有病義皇矣篇曰串夷載路箋曰路瘠也淮夷之脙猶串夷之路矣

不測不克 常武

箋云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

樾謹按不克猶不測也雲漢篇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正義曰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此言不克正與彼同不測謂不可測度不克謂不可識知非不可攻勝之謂

徐方來庭

傳曰來王庭也

樾謹按上文曰徐方既來此又曰徐方來庭則文複矣凡詩中弟三字用來字如伊予來堅將母來諗蠻荊來威淮夷來求王國來極之類皆是語詞說見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徐方來庭義亦當然而王氏徵引不及則惑於傳義也韓奕篇榦不庭方傳曰庭直也此文庭字亦當訓直四方既平徐方來庭言四方平而徐方直也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即其義也下曰徐方不回不回即直之謂也傳以爲來王庭則古義之湮久矣

蟊賊蟊疾　瞻卬

箋云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　正義曰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

樾謹按蟊賊蟊疾於義難通正義所云亦曲說也蟊字釋文作蛑云本又作蟊音牟竊疑此經兩蟊字古止作牟漢書景帝紀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是古書有叚牟爲蛑者學者疑牟爲蛑之叚字輒加虫旁作蛑因又變爲蟊矣不知牟賊牟疾者牟字皆語辭也牟與毋通儀禮士冠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曰毋發聲也釋名釋首飾作牟追然則牟亦發聲之辭矣賊也疾也並猶害也牟賊牟疾靡有夷屆言爲害靡有止也夷亦語辭周官行夫職鄭注曰夷發聲是也傳訓夷爲常語辭而以實義求之宜其不可通矣

舍爾介狄

傳曰狄遠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

樾謹按傳不釋介字箋以介狄爲被甲夷狄望文生義斯失之矣爾雅釋詁介大也狄當作愁即惕之或體見說文心部周易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虞注曰惕憂也舍爾介愁維予胥忌言舍爾所大憂者反與我相忌也前章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然則所謂大憂者即謂此矣古從易從狄之字往往相通故惕或從狄作愁說詩者不知狄爲愁

之省因不得其義耳

大王荒之 天作　周頌清廟之什

傳曰荒大也箋云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

樾謹按山非人所能大訓荒爲大于義未安樛木篇葛藟荒之傳曰荒奄也閟宮篇遂荒大東傳曰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然則大王荒之其義當與彼同言大王自豳遷岐奄有其地也

實右序有周 時邁

箋云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

樾謹按右助次序義不相屬非經旨也序當作享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實右享有周猶我將篇曰既右饗之享與序形相近又涉下文式序在位而誤耳

執競武王 執競

箋云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

樾謹按以執競爲持彊未免望文生義執當讀爲職詩之言職競者多矣十月之交篇職競由人桑柔篇職競用力襄八年左傳引逸詩職競作羅與此詩職競武王雖美惡殊科然文義同也借執爲職者職主也執亦主也淮南子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又僖二十七年左傳杜注曰執秩主爵秩之官是執與職聲近義通楚辭靈懷篇執組者不能至兮王注曰執組猶織組也執之通職猶執之通織矣

威儀反反

傳曰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　正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樾謹按箋易傳非申傳也載芟篇載穫濟濟傳曰濟濟難也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此箋不說難字之義更舉經文而釋之則其別爲一義可知矣賓之初筵篇威儀反反傳曰反反言重愼也難即重愼之意蓋反之言反覆也毛意反覆有重愼之意故訓爲難鄭意反覆有重復之意故訓爲順習兩義不同正義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合而一之則兩不可通矣

莫匪爾極 思文

傳曰極中也箋云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

樾謹按傳訓極爲中箋因莫匪爾中於義未足故增成其義如此然非經旨也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杜注曰藝準也極中也實則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

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竝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昭十六年左傳曰而共無藝杜注曰藝法也二十年傳曰布常無藝注曰藝法制也藝訓法則極亦可訓法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成立我之衆民莫非爾之法制也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若如毛義訓極爲中與則之義絕遠矣

奄觀銍艾 臣工 臣工之什

傳曰銍穫也 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

樾謹按銍固器名然傳訓爲穫則非此也毛蓋讀爲

挃廣雅釋詁曰挃刺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挃訓刺則亦有采取之義故曰穫也作銍者叚借字耳挃當从手而從金猶刈當从刀而從艸也挃刈本字也銍艾借字也必謂銍爲器名亦謂艾爲艸名乎斯不然矣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雝

箋云宣徧也又偏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

樾謹按宣乃烜之叚字廣雅釋詁烜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未宣其用國語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杜預韋昭注竝曰宣明也是宣與烜通宣哲猶明哲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兩句相對成義人者臣也后者君也假樂篇宜民宜人傳曰宜安民宜官人也彼人與民對此人與后對蓋皆指臣而言文王既受命定其基業乃使明哲者爲之臣使有文德武功者爲之君故能燕及皇天克昌厥後也維人維后所包者廣自王朝卿士以及侯國之臣皆人也自五等諸侯及附庸之長皆后也烝民篇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即宣哲維人之義僖三十年左傳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此即文武維后之

義兩句本平列鄭義失之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傳曰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樾謹按傳箋義異長發篇相土烈烈傳曰烈烈威武貌傳意烈考者武考也故以爲武王文母者配文考而言也故以爲大姒箋意烈考文母相對乃父母之稱若從傳義以子先母於理未安故易傳以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泛爲子孫歸美父母之辭無所專指

也尙書洛誥篇越乃光烈考武王鄭注曰烈威也而
於此箋則曰烈光也箋注不同鄭意可見蓋以彼烈
考指武王此烈考不指武王耳正義以爲義得兩通
殊失其旨
繼猶判渙 訪落 閔予小子之什
傳曰判分渙散也箋云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樾謹按判渙卽伴奐也卷阿篇伴奐爾游矣箋云伴
奐自縱弛之意也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助我而
就之繼猶自縱弛也傳箋均未得其義此詩判渙卽
卷阿篇之伴奐亦卽皇矣篇之畔援古義存乎聲無

定字也說具皇矣篇
有飶其香 載芟
傳曰飶芬香也
樾謹按釋文出有飶曰字又作苾當從之苾本字飶
俗字也後人因其言酒醴變而從食說文遂於食部
出飶篆曰食之香也然則下文有椒其馨椒字何又
不從食乎苾字從艸其義本爲草香傳不徑釋苾爲
香而必曰芬香也者正以苾芬二字皆從艸其義相
同故楚茨篇信南山篇並曰苾苾芬芬毛於彼經皆
無傳而此傳曰苾芬香也則幷彼經而釋之矣有苾
其香有椒其馨蓋以草木之馨香喻酒醴之馨香也
沈重以椒爲俶之誤非是
遵養時晦 酌
傳曰養取
樾謹按周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曰
養猶治也治與取義通老子曰取天下常以無事河
上公注曰取治也養訓治故亦訓取正義未能申明
毛意
我龍受之
傳曰龍和也 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

樾謹按說苑辨物篇說神龍曰虛無則精以和動作
則靈以化廣雅釋魚篇亦曰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
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然則毛公
訓龍爲和古義然也龍所以有和義者龍之言同也
龍字本從童省聲古音蓋讀如同方言曰袴齊魯之
閒或謂之襱郭注曰襱音鮦魚又曰無祠之袴謂之
襣注曰祠亦襱字異耳襱從龍聲而得讀如鮦又或
從同聲作祠是古音龍讀如同之證龍和也猶曰龍
同也古訓多存乎聲以聲求之義斯在矣
思馬斯作 駉 魯頌

傳曰作始也　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

樾謹按毛意以作爲一鼓作氣之作作之言發作也此章言田馬田獵尙疾必乘其始作之氣而用之故傳訓作爲始也正義爲令此馬及其古始失之迂矣卒章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蓋卒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但取能行已耳徂之訓行乃是恆訓故毛略之也王肅因傳訓作爲始遂訓徂爲往謂養馬得往古之道以是效毛非毛旨矣

不告于訩　泮水

箋云訩訟也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

樾謹按治訟之官不得但謂之訩箋義非也于猶與也說見鳧鷖篇不告于訩猶云不告與訩告讀爲嘷漢書高帝紀集注引服虔曰告音如嘷呼之嘷訩猶匈匈也荀子天論篇楊注曰匈匈喧譁之聲與訩同上句不吳不揚箋云不讙譁不大聲此云不告與訩義正相近耳

大賂南金

傳曰賂遺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

樾謹按上文曰來獻其琛既言獻不必更言賂矣賂當讀爲璐說文玉部曰璐玉也文選雪賦注曰璐美玉也大路猶尙書顧命篇大玉耳大璐南金與上句元龜象齒竝列皆淮夷所獻之琛也從玉從貝之字古或相通說文玩弄也重文貦曰玩或從貝璐之爲賂猶玩之爲貦矣

三壽作朋　閟宮

傳曰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

樾謹按傳文考字疑老字之誤壽字已見上文而傳於此特釋壽字者毛意三壽即三老也故訓壽爲老文選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曰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來拜迎去拜送焉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毛詩曰三壽作朋也然則此詩三壽固有作三老解者蓋毛詩家之說如是鄭意尊養三老天子之事魯侯不當有此故易傳耳昭三年左傳曰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此諸侯之國亦有三老之證杜注以上壽中壽下壽說之非也至漢而鄉亦有三老後漢書光武帝紀

注曰三老者鄉官也是知三老之名通乎上下鄭以爲三鄉不如古說之足據矣

居常與許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樾謹按桓元年春秋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然則以其近許而繫之許春秋之特筆魯朝宿邑初不名許鄭以說此經未達春秋之義矣國語齊語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作常潛是棠與常通此經所謂常者即棠也所謂許者其潛之異名乎詩人以此二邑新自齊來歸故喜而見之歌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杜預注曰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按今濟甯州魚臺縣即其地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杜注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按今曹州府之曹縣即古戎城也潛地當必與戎相近以今地里考之魚臺縣在魯南曹縣在魯西毛傳以常爲魯南鄙許爲魯西鄙自塙有所見矣

於赫湯孫 那 商頌

傳曰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云湯孫呼太甲也

樾謹按箋必易傳者以此詩本祀成湯而詩中反言湯之爲人子孫於義未安耳不知那祀成湯而稱成湯爲湯孫猶元鳥祀高宗而稱高宗爲武丁孫子疑商時自有此稱蓋自後世言之則祖也宗也自先世言之則孫也人本乎祖死則祔於祖故從其所祔者而稱之曰孫矣自商以後謚號益繁無復斯稱遂莫達斯旨毛公所傳古之遺說未可廢也且頌之體必美其所祭者如於皇武王允文文王之類是也此云於赫湯孫義亦如是若從鄭義以爲大甲則豈有不美其所祭者而反盛稱主祭者之美乎後人舍毛而從鄭失之甚矣

至于湯齊 長發

傳曰至湯與天心齊箋云至湯而當天心

樾謹按傳義甚爲不詞箋亦相同之耳鄭君注禮記孔子閒居篇曰詩讀湯齊爲湯躋蓋三家之說然亦未安齊當讀爲濟爾雅釋言曰濟成也至于湯濟言

至于湯而成故湯訓之成湯也風澤通山澤篇曰濟者齊也是齊與濟義本通耳

武王載旆

傳曰旆旗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坺下引作武王載坺徐鍇繫傳曰今詩作伐字是徐氏所見尙有作伐之本疑作伐者是也坺與旆竝叚借字坺之爲伐猶坺之爲墢也旆之爲伐猶旆之爲茷也載者始也書言湯始征詩言武王載伐其義一也荀子議兵篇引作武王載發噫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伐也是發伐聲近義通荀子作發亦知其當爲伐矣

裒荆之旅　殷武

傳曰裒聚也箋云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　正義曰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

樾謹按傳文聚字當讀爲取易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集解引虞翻注曰裒取也釋文曰裒鄭荀董蜀才作捊取也廣雅釋詁曰捊取也捊與裒字異義同傳訓裒爲取故箋申之曰俘虜其士卒也古取聚通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竝其證也正義未能申明傳義乃曰國之人衆俘虜而以歸則近於牽合矣

曰商是常

箋云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

樾謹按如箋義不詞甚矣常當作尙古常尙通用史記衞綰傳劒尙盛未嘗服也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尙作常竝其證也曰與聿同角弓篇見晛曰消抑篇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竝作聿班固幽通賦聿中龢爲庶幾兮

曹大家注曰聿惟也然則曰商是尙者惟商是助也爾雅釋詁尙右也郭注曰皆相右助是其義也因叚常爲尙學者遂不得其解矣魯頌閟宮篇保彼東方魯邦是常常亦當作尙言東方諸小國無不惟魯邦是尙也

旅楹有閑

傳曰旅陳也箋云以爲桷與衆楹

樾謹按傳箋之義均非也旅當讀爲梠說文木部梠楣也楣與楹相接故與梠楹竝言松桷有梴梠楹有閑桷言松而梠楹不言其木者蓋卽蒙松字爲文桷

也柖也傗也皆以松爲之也文選馬汧督誄柟柖榱之松柖榱並言松卽本此詩蓋三家之說矣旅與柖聲同故得通用皇矣篇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作以遏徂莒旅之爲柖猶旅之爲莒也釋名釋宮室曰柖旅也是柖旅聲近義通矣

羣經平議卷十一

羣經平議卷十二

德淸俞樾

[seal]

周官一

體國經野　天官序官

鄭注曰體猶分也　賈公彥疏曰言體猶分者謂若人之手足分爲四體得爲分也

樾謹按體之訓分其義迂迴殆非也體當讀爲履詩氓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是其例也蓋履與體聲近義通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釋文曰鄭讀履爲禮禮體並從豊聲體之通作履猶履之通作禮也履國經野謂履行其國經畫其野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與此履字義同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注曰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樾謹按極猶埶也文六年左傳曰陳之埶極杜注曰埶準也極中也其實埶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埶也晉語曰貪欲無埶韋注並曰埶極也是極與埶同義埶訓準極亦可訓準詩殷武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

文也可知極有準則之義若從鄭箋訓極爲中則韓詩何以作則乎此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猶言以爲民之準則也鄭訓爲中雖本雅訓然于文義轉迂矣疏引洪範皇極以證之不知書言皇極猶詩言帝則也說詳尙書

八曰誅以馭其過　太宰

注曰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　疏曰八曰誅以馭其過者臣有過失非故爲之者誅責也則以言語責讓之故云以馭其過也

樾謹按注疏所說均非經意也此文自一曰爵二曰祿之外三曰予與六曰奪對四曰置與七曰廢對五曰生與八曰誅對誅謂誅殺之非徒責讓之也春官內史亦言此八柄之事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生六曰殺七曰予八曰奪其事皆同惟變誅言殺然則此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必以責讓釋之者因誅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責讓不當誅殺耳不知此過字當讀爲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八曰誅以馭其禍與五曰生以馭其福禍福正相對成義因叚過爲禍鄭君遂失其解賈公彥見

經十二　二

內史八柄變誅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爲之說胥失之矣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注曰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樾謹按此言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自牧長以下蓋皆親民之人故得與民相聯綴若州長爲一州之長諸侯爲一國之君則相去太闊絕矣鄭注殆非也今按牧長之名通乎上下下文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解牧字亦曰州長而解長字則曰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又大司寇職曰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注曰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然則長之名無一定牧之名宜亦無一定矣國語齊語曰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韋注曰牧五屬大夫也管子治齊多本周制之遺疑此經所謂牧者卽彼牧也此經所謂長者卽彼正也韋彼注曰正長也是其義也周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所謂牧者疑亦五屬大夫之類禮記曲禮篇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蓋

經十二　三

以王朝大夫本有牧名故從其稱以自貶損耳相沿旣久遂爲九州之長之定名而忘其本義矣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注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　疏曰云師諸侯師氏者此一經皆據諸侯又經云以賢得民是諸侯師氏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者以經云以道得民保氏職云掌教國子以道敎之六藝故知諸侯保氏不可同天子之官故變保言儒儒亦有道德之稱也

樾謹按諸侯師氏旣同天子之官何以保氏必變而

稱儒且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大夫之家尚有師保安見諸侯之國有師氏而無保氏乎蓋鄭君以諸侯師保爲說本不可通賈疏又曲爲之說皆非經旨也今按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日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

六曰主以利得民

注曰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　疏曰主謂大夫

樾謹按主之本義爲鐙中火主經典主字則皆丶之叚字說文丶部丶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凡物有所絕止謂之丶人有所絕止亦謂之丶經典皆叚主爲之而今俗字又從人作住如孟子所云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猶俗云住於某所耳因而有主客之稱又因而有臣主之稱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尚殺君臣

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旣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卽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今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蓋相近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卽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利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爲人所信任也此皆所以繫邦國之民也自周之衰而黃鳥之詩作焉曰此邦之人莫我肯穀則以

利得民以任得民者皆無有矣於是名生於不足而
任俠之流遂得藉以收鄉曲之譽朱家郭解之徒由
此起也若周公之制行則安有此乎先鄭誤解主字
既非經意而後鄭說友字止以同井合耦鋤作爲言
狹矣調人職曰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
之讎眂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即此二曰長三曰師
也所謂主友即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
夫君也亦失之矣

六曰以敘聽其情　小宰

注曰情爭訟之辭

樾謹按大司寇職曰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
然則聽訟自是司寇之事此經言小宰以官府之六
敘正羣吏則所謂聽其情者非謂爭訟也情當讀爲
請古字通用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
當爲情是其例也以敘聽其請者謂羣吏有所陳請
則小宰以敘聽之也

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注曰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賙委之禮　疏曰案小
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彼謂王家賙委諸侯
法此謂諸侯賙委王家法也

樾謹按諸侯賙委當用財粟不當用幣玉此幣玉乃
事神所用肆師職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
牲幣是也荒政當索鬼神諸侯各以幣玉助王禱祀
故小宰受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夷王王愆
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以此推之則
水旱之災以幣玉助王禱祀宜亦事之所有矣

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宰夫

注曰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元謂復之言
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
逆謂上書

樾謹按夏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
卿之復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
復此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
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復謂復命也逆謂逆
命也既奉命而反報于上謂之復命未得命而迎受
于上謂之逆命昭二十五年左傳有司逆命杜注曰
欲迎受殺生之命是也此經復字當從後鄭之義先
鄭失之逆字當從先鄭之義後鄭失之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
冬行鱻羽膳膏羶　庖人

注曰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膏羶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

樾謹按膏香爲牛脂先鄭之說已得之矣其餘三者均當以杜子春說爲定內饔職云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豕盲視而交睫腥然則臊以犬言腥以豕言羶以羊言在本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臊爲豕膏則與內饔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爲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爲義更不足據矣

鳥皫色而沙鳴貍 內饔

注曰皫失色不澤美也

樾謹按說文無皫字釋文出犥字曰本又作皫是陸氏所據本作犥也說文牛部犥牛黃白色所謂牛黃白色者謂黃牛發白色也馬部驃黃馬發白色是其例也驃從票聲犥從麃聲而麃即從票省聲故其義相通發白色者於黃色之中有白斑點也說文火部票火飛也火飛則烈燄四射若流星然凡有白斑點者其狀相似故以馬言之則從馬作驃以牛言之則從牛作犥也此經言鳥而古無從鳥從票之字因即以犥爲之鳥犥色者謂鳥毛羽有白斑點也傳寫者以其事屬鳥不得從牛乃改從白玉篇白部遂收皫字而解爲白色既非古字亦非古義矣

聚毒藥以共醫事

注曰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　疏曰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藥之無毒亦聚之直言聚毒藥者以毒爲主

樾謹按毒與藥當分爲二疾醫職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注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即醫師所聚之藥也瘍醫職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

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鄭解五毒句曰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此雖鄭君據當時所有爲說未知古時五毒是此與否然經文既言以五毒攻之又言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明分爲二矣聚毒藥以共醫事者毒謂五毒藥謂五藥也疾醫之事止需五藥瘍醫之事兼需五毒故曰聚毒藥以共醫事鄭君誤合毒藥而一之疏因謂以毒爲主夫醫之用藥自當用其品之正性之良者何得以毒爲主乎醫師又何以專聚有毒之藥乎此皆

說之不可通者至鴉鵲之熾五毒五藥明分爲二鄭
君亦未言五藥卽五毒疏家强合之非經意且非注
意

一曰事酒 酒正

注曰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元謂事酒酌有事
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事酒均未得其旨事酒者謂臨事
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爲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孰清
酒更久於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爲新酒可知矣釋
名釋飲食曰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此說得之

經十二 十

爲其井匽 宮人

注曰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廁也元謂
匽豬謂霤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

樾謹按井匽當作屛匽戰國策燕策曰宋王鑄諸侯
之象使侍屛匽是其證也屛匽者屛廁也莊子庚桑
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司馬彪注曰偃
屛廁也蓋古之爲溷廁必有屛以蔽之亦取法于天
象開元占經引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屛南注曰天
溷廁也外屛所以障天溷也司農釋匽爲路廁已得
其義不釋井字者疑其所據本正作屛屛字之義易

曉故不釋也後鄭作注時屛誤作井因從而爲之說
反疑先鄭匽義之非失之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大府

注曰稍秣卽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

樾謹按秣字從禾從末義卽存乎聲謂禾末也稍秣
連文義蓋相近稍亦禾末也稍之爲禾末猶杪之爲
木末從肖與從小同今木末之杪每叚梢爲之蓋亦
聲近而義通禾末謂之稍木末謂之梢猶馬鞭頭謂
之鞘旌旗旒謂之旓也晉書音義曰鞘馬鞭頭也文
選甘泉賦注引埤蒼曰旓旌旗旒也竝其證也稍秣

經十二 十一

皆牛馬所食之草取其細輭於餧飤尤宜耳鄭君所
說未得其旨說文有䬴無秣而稍字說解曰出物有
漸恐非古字古義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玉府

注曰佩玉者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
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

樾謹按以珠爲蠙珠則珠玉爲二物與上服玉佩玉
下食玉含玉均不一例殆非也據下文若合諸侯則
共珠槃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經兩珠字古皆

作夷先鄭所據本尚作夷槃至夷玉之夷久變作珠故書亦無作夷者故學者不得其義實即尚書顧命之夷玉也夷之義爲陳禮記喪大記釋文曰夷陳也夷玉者陳設之玉故與服玉佩玉爲類尚書釋文引馬注曰夷玉東夷之美玉正義引鄭注曰東北之珣玗琪或皆望文生訓非塙詁歟

王齊則共食玉

注曰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樾謹按食玉乃神仙迂怪之說非周公制禮所有也

食當讀爲飾周易豐彖傳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蝕食之通作蝕猶食之通作飾也封人職曰飾其牛牲注曰飾謂刷治絜清之也然則飾玉之義蓋亦猶是以其爲王齊所用故特刷治絜備之因謂之飾玉其實亦服玉佩玉之類耳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外府

樾謹按財用之齎幣當作齎幣之財用與賜予之財用一律疏曰云齎幣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齎幣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是賈氏所據本正作齎幣之財用

掌書版圖之法 內宰

注曰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

樾謹按鄭解圖字非也人之形象豈可勝圖宮中之吏歲有更易必使畫工執筆而圖之亦太煩擾矣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曰圖地圖也司會職曰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注曰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是經言版圖者其圖皆謂地圖非謂人之形象也內宰

治王內之政令則所謂版者閽寺之屬之錄籍所謂圖者王宮之圖也下文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以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注曰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樾謹按絲枲之事但謂之二事於文不明殆非也二事當從故書作三事三事即在下文正其服一也禁

其奇衺二也展其功緒三也以作三事者以治三事
也草人職注曰作猶治也
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注曰次司次也敘介次也　疏曰按司市注次謂吏
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
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
并思次介次共爲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
次介次別釋也
樾謹按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

下句肆字自不相妨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
就一肆而言之也乃於此經分次爲司次敘爲介次
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
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
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言之可知此注之非矣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注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
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
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閽人所守止是雉門耳序官乃曰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然則注義非矣蓋此閽人列于
內小臣寺人之間而經文又特言守王宮中門之禁
下文曰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
民不入宮皆以宮而言是閽人所守者王之宮門也
中門猶言內門詩牆有茨篇毛傳曰中冓內冓也戰
國策秦策又有母在中高注曰中猶內也是古謂內
爲中經言中門正以別於外之五門而後儒反以五
門之中門解之失其旨矣爾雅釋宮曰宮中之門謂
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衖門謂之閎是宮

門非一故曰每門四人又曰囿游亦如之若是雉門
則囿游安得與之同乎
舞人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地官序官
注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爲之
樾謹按徒給繇役不得即以舞者爲之疑舞下有闕
文當云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序官韎師曰舞
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旄人曰舞者衆寡無數又曰
徒二十人皆其例也傳寫奪誤遂以舞徒連文注家
即從而爲之說殆失之矣
司祿

一第82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文內

注曰主班祿

樾謹按司祿與司民皆星名也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周官有司祿司民皆以星爲名秋官司民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又曰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然則司祿之職當與彼同爾雅釋言曰穀祿也鄭注天府司祿亦曰祿之言穀也是祿與穀古通稱祿謂之穀穀亦謂之祿此司祿乃主穀數者祀司祿之日而獻穀數亦即此官獻之鄭君謂主班祿未得其實趙岐注孟子卽以司祿之職闕爲諸侯去籍之證尤爲附會

其植物宜阜物　大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閒謂柞實爲阜斗　疏曰柞實之皮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其栗雖不得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柞同爲阜物也

樾謹按阜者草之俗字說文艸部草斗櫟實也櫟與柞異名而同物詩緜篇柞棫拔矣鄭箋曰柞櫟也字亦作櫪水經河水篇注曰吳越之閒名柞爲櫪是也亦或連言之曰柞櫟詩山有苞櫟篇陸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此　農之注疑本作柞櫟之屬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爲阜斗爲證作栗者聲之誤耳疏曲爲之說非是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注曰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　疏曰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號鄉射飲酒爲陽禮也

樾謹按賈疏說陽禮之義迂曲甚矣陽禮與陰禮對文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然則此經言以陰禮教親者亦謂婦人之禮也媒氏職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男女之訟謂之陰訟故男女之禮謂之陰禮皆主女而言古之造字者婚姻字嫁娶字無不從女卽其義也陰禮爲婦人之禮則陽禮爲男子之禮明矣古人行禮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婦人皆得與焉惟鄉射飲酒純乎男子之事而婦人不與故曰陽禮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注曰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

樾謹按敎之相恤不必以誓注不及誓字之義蓋亦有所疑而闕之也今按恤者愼也詩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愼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是恤亦有愼義矣尙書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多士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義竝爲愼說見王氏經義述聞此經以誓敎恤卽以誓敎愼也士師之職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其實誓之用亦不專在軍旅條狼氏注曰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疏又引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是祭祀田獵無不用

誓誓之用廣矣國有大事先誓戒之使知敬愼以役上命故曰以誓敎恤則民不怠若謂災危相憂則與不怠之義不相屬矣

以土圭土其地

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疏曰按上經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測猶度也此經云以土圭土其地以土正當測處故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

樾謹按土其地之土卽讀爲度土度聲近故通用也尙書粊誓篇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敜乃擭說文攴部敜閉也從攴度聲讀若杜今書作杜者叚字也

然則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敜矣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卽度地相宅也賈疏未明叚借之例故其說迂曲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注曰保猶任也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

樾謹按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也又或以保受連文尙書召誥篇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昭三十一年左傳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受其無咎卽保其無咎也此經言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文異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爲罪過也族師職曰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可證保受之同義先後鄭所說皆非也鄰長職曰掌相糾相受惟其相保受故亦相糾察相糾相受事相因也賈疏用後鄭義爲說非經意矣

九比之數　小司徒

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

樾謹按先後鄭說九比之義均有未安九比疑大比之誤葢小司徒所掌之事以大比爲重故首云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敎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大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其下云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又曰及三年則大比正言其事也乃爲承上之辭亦爲發端之語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是也王氏引之謂下文始云乃頒比灋何得於此遽言比不知此所言者其綱也下所言者皆其目也九與大形似而誤大司樂職九磬之舞注曰九磬讀當爲大韶

字之誤也大誤爲九正與此同王氏謂九比乃人民二字之誤然民與比絕不相似無緣致誤也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注曰巡役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

樾謹按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田役之事則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小軍旅巡役自與上文所云大軍旅帥其衆庶相配巡役卽以小軍旅言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則巡行其徒役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疏曰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役之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鄉大夫

注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樾謹按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尙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太少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比太近煩苛故不言比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謂皆聚於閭胥所治處非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族師

注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樾謹按相受猶相保也說見大司徒職矣相共亦猶相及也葢旣使之互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相共也鄭君誤以相共爲相救相賙賈疏遂斷刑罰慶賞相及爲句皆非經旨

敎皇舞　舞師

注曰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望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　疏曰先鄭之意葢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

後鄭不從之矣元謂皐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
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
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
亦如帗舞
樾謹按皇字皆或作義者義乃鸃之叚字鸃即鵔鸃
也說文鳥部鵔鸃鷩也鷩赤雉也古舞者或以雉尾
飾冠文選東京賦曰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薛綜注曰
冠華以鐵作之上闊下狹飾以翟雉尾舞人頭戴然
則先鄭所謂冡羽舞者古有此制後鄭易之未爲得
也賈疏因其或作義誤以爲威儀字遂云以威儀爲
飾失之矣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注曰故書毀爲甈杜子春云甈當爲毀毀謂副辜侯
禳毀除殃咎之事
樾謹按副辜侯禳之事謂之毀事於義未安杜讀非
也甈當讀爲禬甈從臬聲禬從會聲二聲相近周易
困九五劓刖劓乃劓之或體京房作劊刖然則臬之
通作禬猶劓之通作劊也女祝職曰掌以時招梗禬
禳之事注曰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此言甈事即
彼言禬禳之事字有正叚耳

碩牲則贊 充人
注曰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
樾謹按博碩肥腯乃封人歌舞之辭封人職曰歌舞
牲注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
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然則碩
牲則贊者謂封人歌舞云博碩肥腯則充人從而和
之也注謂助君持牛未得其義

官田 載師
注曰鄭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元謂官田庶

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樾謹按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巾車掌公車之政令注
並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先鄭之說自不
可易國語晉語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隸農
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所謂隸
農者蓋即耕官田之農此亦古有官田之證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注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
以三家之稅粟
樾謹按如注義則近於苛政矣非周公制禮所有也

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皆責其所應有徵其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里布屋粟乃當時之名目里布者以二十五家爲里計之一里應有如干布則知此不毛之宅應有如干布矣屋粟者以夫三爲屋計之一屋應出如干粟則知此不耕之田應出如干粟矣孔氏廣森禮學卮言云里布直謂治麻所作布今知不然者此里布與閭師職之夫布合之即孟子所謂夫里之布若以里布爲布帛之布而非泉布之布則於夫布不可通即於夫里之布不可通矣里布以里計夫布以夫計江氏永羣經補義謂里

布若後世地稅夫布若後世雇役錢斯得之矣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注曰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樾謹按此亦非也小司徒職注曰夫家猶言男女也凡經言夫家者皆言男女證以媒氏職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則夫家之義自以彼注爲塙此以爲夫稅家稅失之矣今按鄉大夫職曰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即此經所謂夫家之征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布亦即夫家之征江氏永謂若後世雇役錢斯說得之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是責以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也

孝德以知逆惡師氏

疏曰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

樾謹按逆惡之事無取乎知之知當讀爲折荀子勸學篇鍥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勸學篇作朽木不知知即折之叚字也知與折古音相近禮記中庸篇既明且哲釋文曰哲徐本作知知之通作折猶知之

通作哲也孝德以折逆惡者言以孝德折其逆惡之心也折猶制也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是折與制義通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是謂孝德以折逆惡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調人

注曰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樾謹按司農二說均未得民字之義民者對官而言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民

猶私也以民成之謂以私成之蓋不歸于士不歸于圖士而使其自相和解也古言民者皆對官而言師古注漢書衞青傳民母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閒以別于公主家也又注衞青傳民夫曰謂未爲官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閒者皆可證明此經民字之義

媒氏掌萬民之判

注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

樾謹按主萬民之判合而但曰主萬民之判於義未安此判即判書之判朝士職曰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疏曰即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媒氏所掌萬民之判亦與此同蓋即婚書男女兩家各得其一者也下文曰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判字疑衍文故先後鄭均不說判妻之義凡娶妻入子者猶下文言凡嫁子娶妻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此即據下文爲說後鄭因下言嫁子此言入子其文小異其義亦當有別故曰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與先鄭之義相足本不相違賈疏所據本已誤衍判字乃謂判妻已是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女此說大謬非經意且非注意也

禁遷葬者

注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

樾謹按禁遷葬與禁嫁殤兩事不同禁嫁殤者禁其不當合而合也禁遷葬者禁其不當離而離也合葬之禮始于周公故禮記檀弓篇曰周公蓋祔然則周初民閒沿襲前代之制其不合葬者多矣遷葬者謂夫婦不合葬而又遷葬于他處也國語晉語云成而不遷韋注曰遷離散也遷葬則離矣周公初定合葬之禮故禁民閒之遷葬者而於媒氏特著其文也如注所說似非事之所有矣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司市

注曰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　疏曰知儥爲買者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儥爲買此字所訓不定按下文所云貰儥者鄭注貰賣之鄭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　釋文曰儥劉音育聶氏音笛

樾謹按說文人部儥見也從人賣聲此儥字之本義即今覿字故聶氏音笛然此經儥字實當音育乃賣之叚字說文貝部賣衒也讀若育是也行部衒行且賣也是此字之義爲賣不爲買明矣僖二十七年左

傳曰民易貧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卽此經徵字之
義徵之言明徵也謂不相欺也鄭誤以徵召釋之因
并價字之義而失之矣

掌其賣價之事

注曰價買也

樾謹按價者𧶠之叚字訓賣不訓買說已見前矣說文云𧶠讀爲育故經傳每以鬻爲之鄭君訓價爲買誤也惟價既訓賣則不得復與賣連文而此云掌其賣價之事賈人云凡賣價者質劑焉賈師云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皆連言之曰賣價義似

經十二 卅八

可疑乃鄭君於賈師注云故書賣爲買是知經文本作買價鄭君既訓價爲買因改買價爲賣價耳此乃鄭之失不可苟從仍當以故書爲正胥師職曰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價賣也慝惡也後鄭亦以行賣惡物解之賈師職曰凡天患禁貴價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爲貴賣夫賣之與貴截然異義豈有價之一字既可訓買又可訓賣者乎且賈師一職前云禁貴價者後云凡國之賣價同在一簡之中乃貴價之價則訓爲賣賣價之價則訓爲買此其違失尤爲顯然今定價爲𧶠之叚字其音爲育其義爲賣凡經言賣價者皆從故書作買價則字義正而經義亦明矣

襲其不正者 胥

注曰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習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樾謹按讀習爲襲是也以掩襲釋之非也襲者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于爾門又云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韋昭訓襲爲入蓋古語然也襲其不正者卽入其不正者謂不正之物没入之也司門職曰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注曰舉之没入

經十二 卅九

官與此同意

其丘籠及蜃車之役 遂師

注曰丘籠之役竁復土也其器曰籠　疏曰竁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樾謹按穿地復土之事雖皆須籠以盛土然謂之丘籠之役甚爲不辭籠疑壠字之叚借丘籠卽丘壠也禮記月令篇曰營丘壠之大小高卑厚薄之數此疏亦云爲丘壠是古謂墳冢爲丘壠遂師共丘壠之役則竁地復土之事皆包其中矣因叚籠作壟而鄭君

遂以本字讀之殊失其義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
注曰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樾謹按耡粟者卽殷人七十而助之助孟子所謂雖周亦助者也說文耒部曰商人七十而耡則古字正作耡矣屋粟者卽夫三爲屋之屋小司徒職曰攷夫屋注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也至地力不能無厚薄大司徒造都鄙其地有不易

一易再易之分而遂人治野亦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是有不耕之田卽有不徵之粟如中地田百畮萊百畮則閒一歲矣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則閒二歲矣是謂閒粟閒之言閒廁也非閒民之閒也葢周時取民有此三科鄭君此注似失其義至閒粟之閒并失其讀矣
以溝蕩水　稻人
注曰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
樾謹按蕩當讀爲盪說文皿部盪滌器也楚辭惜賢篇盪渨涹之姦咎兮王逸注曰盪滌也以溝盪水謂

盪滌其水作蕩者叚字耳釋名釋言語曰蕩盪也排蕩去穢垢也是蕩盪義通杜說未得
以時舍其守　川衡
注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其守注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釋詁捨置也舍捨古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成焉此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成卽置成以時舍其守猶以時置其守也
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　羽人

注曰審摶縳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
樾謹按爾雅從一羽起數周禮從十羽起數古書不同往往有此不足異也惟就本經論之摶縳竝從專聲古音相同乃以爲百羽千羽之異名殊不可解疑周禮原文本作十摶爲揮葢摶卽爾雅之縳揮卽爾雅之緷爾雅竝從糸周禮竝從手也鄭公孫揮字子羽其義卽取諸此後人因爾雅緷字從糸因改此經揮字作緷而傳寫又誤爲縳耳釋文曰縳劉古本反

疑其所據本正作紳故其音如此也

羣經平議卷十二

羣經平議卷十三

德清俞樾

周官二

以禬禮哀圍敗 大宗伯

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　疏曰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

樾謹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注直以會合財貨釋之若經文是禬字則爲禬禳之禬非會合之會鄭君必云禬讀爲會矣鄭無讀爲會之文知其所據本正作會也因會禮連文傳寫者涉下禮字從示故亦誤從示耳詩關雎篇展轉反側展字因下轉字而誤加車旁采薇篇玁狁之故狁字因上玁字而誤加犬旁古書類此者多矣大行人云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命犒禬之其禬字竝從示皆沿此文之誤陸氏釋文亦作禬則此字之誤久矣觀賈疏云云是其所據本不誤葢經文是會字故惟有會合財貨及會諸侯之兵二義若是禬字則尚有禬禳一義賈氏何不及之乎

五命賜則

注曰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元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樾謹按先後鄭說皆本王莽諸公一同侯伯一國子男一則之說然於古實無所據莽制正因周禮此文而竊用之未必其與古合也今依周禮說之太宰職曰以八則治都鄙鄭君解都鄙曰公卿大夫之采邑

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太史職亦曰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然則此所賜之則卽太史所掌之則蓋與之采邑卽并其所治之則而亦與之故曰賜則也載師職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注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是采地有三等此云五命賜則當以大夫而言賜則自大夫始也先鄭訓則爲法正得其義但謂出爲子男則失之後鄭解爲地未成國之名此莽制非周制也

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　鬱人

注曰遺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閒明奠終於此　疏曰知葬共裸器據遺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遺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遺奠有此裸器也此卽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

樾謹按遺奠之後貍其裸器經無明文疏引司尊彝文爲證鄭彼注曰奠者朝夕乃徹也疏云其大遺亦朝設至夕乃徹然則所謂貍之者亦無塙證矣今按鬯人職云凡裸事用概注云裸當爲埋字之誤也鬱人與鬯人兩職相連疑此文裸字本亦作貍貍器卽

謂明器也明器之屬有空由鬱人共之者則鬱人共之而遂貍之也上文云大喪之洱共其肆器注曰肆器陳尸之器貍器與肆器文義一律因涉上文掌裸器而誤爲裸遂并下文鬯人職之貍事而亦誤爲裸事矣鄭君於裸事旣正其誤而于此文裸器未能是正學者所宜舉一而反三也

蜼彝　司尊彝

注曰鄭司農云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元謂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樾謹按蛇虺之虺於義固無所取至蜼乃獼猴之類

古人亦何取而象之哉疑此字實當爲隼翟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鷹隼之屬然則虎彝隼彝皆取其猛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彝之有取於虎隼猶之乎旗旟矣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天府

注曰問事之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

樾謹按此當從司農說乃貞字本義也說文卜部貞卜問也從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是貞字實無正義其訓正者卽讀貞爲正乃古文叚字也相沿既久而本義爲叚義所奪鄭君轉疑司農舊說

之未安遂足成其義曰問事之正曰貞失之矣

繅藉五采五就 典瑞

注曰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

樾謹按此亦當從司農說就讀爲集詩小旻篇是用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正作是用不就蓋就與集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雜也孟子公孫丑篇是集義所生者趙注曰集雜也古謂一匝爲一雜淮南子詮言篇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雜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說苑脩文篇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雜卽三帀也雜從集聲帀謂之雜故亦謂之集司農讀就爲集故以帀訓之後鄭改訓爲成失之矣至弁師職云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曰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則既訓爲成又依先鄭爲說初未得其義也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冢人

注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　疏曰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竁哭之又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卽此遂爲之尸一也故

後鄭不從先鄭

樾謹按初穿地時無祭墓事固也然遂爲之尸卽承甫竁而言下乃云及竁又云及葬又云及窆其文皆有次弟不得于甫竁之下卽言成葬祭墓之事且下文言凡祭墓爲尸然則成葬祭墓而冢人爲尸從可知矣何必於此豫言之乎尸因祭而立此文初不言祭何以言遂爲之尸乎疑後鄭所說亦未爲得也今按爾雅釋詁曰尸職主也郭注引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是凡主其事皆得稱尸甫竁遂爲之尸者遂爲之主也言冢人主其事也先後鄭

誤以爲祭祀之尸故所解皆失其義耳

大濩大司樂

注曰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　疏曰言濩者即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

樾謹按漢書禮樂志及風俗通聲音篇並曰濩言救民也賈疏即用其義然實非鄭意也鄭蓋讀爲獲故以得所爲說得字正釋獲字

以享先妣

注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

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樾謹按周人之祀先妣自來不得其說竊疑姜嫄乃帝嚳之妾非其正妃而實生后稷爲周人所自出以其爲周人所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爲帝嚳妾故不可以配帝嚳於是別立廟以祀之禮以義起也魏文帝納袁熙妻甄氏實生明帝明帝即位追尊爲文昭皇后於是三公奏曰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夫以魏人之尊甄后以姜嫄爲比則姜嫄爲帝嚳之妾明矣當時文帝之廟自有文德皇后郭氏爲之配故別立廟以祀甄后正周人祀先妣之義也魏人去古未遠疑必有所依據矣

詔來瞽臯舞樂師

注曰鄭司農云瞽當爲鼓臯當爲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元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樾謹按先後鄭之義皆以詔來瞽爲一事臯舞爲一事然據大祝職云來瞽令臯舞似臯舞即屬瞽者鄭

彼注云臯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若然但云來瞽臯舞文義已足不必言令矣鄭注殆非也今按臯當讀爲武古臯武通用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馬注引作五曰興武即其例也武乃步武之武臯者緩也哀二十一年左傳魯人之臯杜注曰臯緩也然則臯武者猶言緩步也禮記曲禮篇曰堂上接武瞽人升堂作樂亦宜接武而行故詔之使舒緩也舉步舒緩謂之臯猶發聲舒緩謂之臯儀禮士喪禮曰臯某復注曰臯長聲也是其義也大祝職來瞽令臯舞義與此

殆亦所謂固相師之道者與

凡軍大獻敎愷歌遂倡之

注曰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昌卽唱之古文也說文口部唱導也從口昌聲夫昌字籒文作昌其字本從口小篆變而從曰卽從口之意也而唱字又從口重複無理疑古字止作昌葢曰出而人聲作故其字從曰從口會意而其義則爲導也廣雅釋詁曰昌始也又曰昌盛也葢一聲既作衆聲從之故訓始又訓盛今經

傳昌盛字作昌而昌始字皆以倡爲之周禮故書獨存本字先鄭反破從倡失之矣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

世奠繫 替讀

注曰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元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

樾謹按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世繫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此經杜注與彼先鄭不殊亦以帝繫世本解世繫二字且曰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疑經文本當作奠世繫與小史職同因故書段帝爲奠遂杜注帝繫之文誤爲世帝繫又依杜義讀之遂爲世奠繫而後鄭據以作注乃曰世之而定其繫於文義甚爲不安矣荀子禮論篇曰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繫世卽世繫也

敎縵樂燕樂之鍾磬 磬師

注曰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元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

樾謹按慢聲者大司樂之所禁何得反敎之乎杜子春所讀誠非矣至後鄭之說義亦未安下文云凡祭祀奏縵樂是祭祀所奏專以雜聲爲重乎縵當讀爲曼而饋之曼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曰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是曼者萬之段字宜八年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何休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萬既是篇章之名故主乎舞而言之謂之萬舞主乎樂而言之謂之萬樂凡言萬舞者謂舞萬樂也

磬師主教萬樂燕樂之鍾磬萬樂者干舞之樂武樂也燕樂者房中之樂文樂也古音萬讀如曼爾雅釋草蔓青釋文曰蔓音万卽其例也荀子叚曼爲萬周官叚縵爲萬竝古書叚借之常杜鄭所讀胥失之矣鍾師職曰掌鼜鼓縵樂詩那篇曰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此卽鼓縵樂之證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太卜

注曰運或爲緷當爲煇是視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卜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樾謹按上文經兆卽以三卜言經卦卽以三易言此文經運宜亦以三夢言乃以視祲之十煇當之失其義矣運當讀爲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司馬本作天員是其證也古運員聲近說文見部䚕從見員聲讀若運然則運之通作員猶䚕之讀若運矣說文員部員物數也漢書高惠高后功臣表坐事國人過員師古注曰員數也其經員十者其經數有十也三夢以員言猶三卜以兆言三易以卦言也鄭注失之

四曰寤夢　占夢

注曰覺時道之而夢　疏曰以其字爲覺寤之字故知覺寤時道之睡而夢也

樾謹按上文三曰思夢注曰覺時所思念之而夢若依此注則思夢亦可謂之寤夢矣鄭君所說殆未得也今按寤夢者寤而夢也謂不寐而夢也僖十年左傳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杜注曰忽如夢而相見十五年傳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注曰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然則狐突之夢豈非所謂寤夢乎

五曰闇　眡祲

注曰鄭司農云闇日月食也

樾謹按周禮所謂闇卽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巳卯晦成十六年甲午晦公羊傳竝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先鄭竟以日月食釋之未得其旨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大祝

注曰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

樾謹按鄭解同字非也同猶通也說文行部衕通街也竹部筩通簫也衕之通者謂之衕簫之通者謂之筩衕筩竝從同聲是同有通義也以同鬼神示猶曰以通鬼神示下文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彼

言逆此言同文異而義不殊也必曰鬼神示不和故
以祈禮同之失之迂曲矣

贊徹贊奠　小祝

注曰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

樾謹按古人之文固有到言之者大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祼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釁逆牲逆尸若以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釁又次之也此經贊徹贊奠文與彼同古人自有此例無義理也鄭必曲爲之說於大宗伯職則曰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

俱然於大祝職則曰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於此經則曰明所佐大祝非一皆非經意此經下文曰凡事佐大祝則所佐非一自有明文何必到文以見義且到言奠徹又豈足以見義乎

禂牲禂馬　甸祝

注曰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

樾謹按禂字蓋卽禱之古文禂從周聲故亦從壽聲玉篇巾部幬字下更出幗字曰同上禂之爲禱猶幬之爲幗也說文示部分禂禱爲二禱篆曰告事求福也禂篆曰禱牲馬祭也蓋卽因此經而誤又出䄞篆爲禂之或體則孳乳浸多非古字矣且其引詩既禡既禂今詩吉日篇及爾雅釋天皆作禱足證禂禱之同字杜子春訓禂爲禱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讀如誅者周聲與朱聲古亦相近集韻引廣雅祩詛也祩字疑亦禂字之異文鄭以禂有朱音故以誅伐之誅擬其音而以侏大之侏釋其義然侏字不見于說文侏大之訓亦無所據惠氏士奇禮說引太元修侏侏爲證按太元童次七修侏侏比於朱儒范望注曰侏

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修長也七爲無道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之人也是侏侏爲無知之貌非長大之貌惠說失之矣漢時侏大之義疑卽姝字之引申義詩靜女篇靜女其姝毛傳曰姝美色也說文女部姝好也凡有美好義者皆有大義美字從大卽其例也然此經禂字必讀如誅而訓爲大義實未安固不如仍從杜說之爲得矣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　司巫

注曰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

施爲

樾謹按杜義固未得鄭說亦有未盡巫恆蓋即先巫也造即類造之造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杜子春曰造祭於祖也此云造巫恆蓋用類造之禮祈禱之也龜人職云祭祀先卜注曰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然則巫恆言造者尊之如祖也鄭以巫恆爲先巫之故事宜不得造字之解矣

及道布

注曰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爲席

經十三　十四

也元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

樾謹按杜鄭之義均于道字無所發明據或說布者以爲席則道字當讀爲簟道與簟雙聲字儀禮士虞禮記中月而禫注曰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曰禫或皆作道然則道之通作簟猶道與導之通作禫也說文竹部簟竹席也簟布者言以布爲席也以布爲席故即段簟席之名而名之曰簟布矣或說蓋禮家舊說因其字段道爲之其義遂晦故後鄭不之從耳又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曰飒之以接神然則此道字或當爲導引之導蓋亦執以接神者與

及葅館

注曰杜子春云葅讀爲鉏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葅館或爲葅飽或曰葅飽茅裹肉也元謂葅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葅謂若今筐也

樾謹按杜鄭之說義均未安館字實飽字之誤當從或說作葅飽葅者苴之段字飽者苞之段字苴苞即苞苴也禮記曲禮篇注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少儀篇注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

經十三　十五

皆與或說合苞苴所以饋遺祭祀之有苞苴殆所以舁炬胞翟闇者與

春招弭以除疾病　弭巫

注曰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爲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

樾謹按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爲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改讀爲敉小祝職云彌烖兵注曰彌讀曰敉敉安也正與此同彼經作彌知此經

亦作彌也儀禮士喪禮注曰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卽用此經之文可據以訂正

頒告朔于邦國　大史

注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樾謹按告字衍文也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則經文本無告字明矣注又云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此乃因天子頒朔而終言之也頒之者天子之事告而受行之者諸侯之事若合言之曰頒告朔于邦國文不成義矣司農讀頒爲班訓班爲布而曰布告天下諸侯此乃以告字足成布字之義非因經文有告字而以布告釋之也大戴禮小辨篇盧辯注引此經作頒朔于邦國可據以訂正經文告字蓋卽涉注文兩告字而衍然注文兩告字義實不同依後鄭告字之義當以告朔連文依先鄭告字之義當以頒告連文若使經文本有告字而先後鄭各爲之說則義既乖異讀亦不同後鄭必有破先鄭之語何得不置一詞乎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保章氏

注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　疏曰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爲荒凶也風雨降爲豐吉也

樾謹按以水旱降豐荒五字連讀甚爲不辭疏又增出風雨字更非經文所有矣此當以辨吉凶水旱爲句降豐荒之祲象爲句蓋既以雲色辨其吉凶水旱因卽下其狀於邦國使知所備也下文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此云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猶彼云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也此云降豐荒之祲象猶彼云命乖別之妖祥也可證舊讀之非矣

然禩　巾車

注曰然果然也　疏曰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

樾謹按果然似不得但謂之然且果然之獸不見於他經于義亦無所取賈氏但以爲獸名蓋不詳其何獸也今按然當讀作麑然與麑聲相近史記貨殖傳計然越絕書作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卽其例也國語魯語獸長麑麌韋注曰鹿子曰麑論語鄉黨篇素衣麑裘釋文曰麑鹿子也上文藻車乃既練所乘而用鹿淺毛爲禩此駹車爲大祥所乘故用鹿子之皮

爲誤蓋覩鹿淺尤細矣據說文鹿子木當作麐而經典每通作麛此作然者又其叚字也鄭以果然釋之非是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凡以神仕者

注曰杜子春云禬除也元謂此禬讀如潰癰之潰

樾謹按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鄭彼注曰禬猶刮去也此說甚合禬字之義說文刀部劊斷也禬即劊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刀而從示猶禳即攘字以神道言之故不從手而從示也鄭於女祝職注曰禳攘也然則禬劊也讀禬爲潰雖亦依聲爲訓而義轉迂矣

司爟夏官序官

注曰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書亦或爲爟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樾謹按此當從故書作燋杜讀非也爟乃烜之正字說文火部爟取火於日官名從火雚聲重文烜曰或從亘蓋亘聲與雚聲相近故正篆從雚或體從亘也疑秋官司烜氏或作司爟氏學者不知烜爟之同字轉因爟與燋字形相似謂彼司烜之作司爟乃此司燋之異文遂有改燋爲爟者而杜子春誤從之耳司燋自掌行火之政令與秋官司烜氏掌取明火明水者職本不同許君所據周禮秋官正作司爟氏淺人因今本周禮夏官作司爟遂于許書從火雚聲之下增益其文曰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夫許君明言取火于日官名乃不引掌取明火者爲證而反引掌行火政令者爲證何也可知其非說文之舊矣

環人

注曰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樾謹按鄭意蓋讀環爲還故訓爲卻然以勇力卻敵而謂之還義實未安據其職曰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是環與察同意蓋取圜環巡察之義故與候人之職相連候者候望環者環行也使之周行四方若循環然四方有變鄭不知之是謂環四方之故鄭注曰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夫環人止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耳安能卻之乎至秋官環人取環守之義雖其職不同然其取義於環則一也若從鄭注不可通於彼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

注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樾謹按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皆校人之事至巫馬之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亦或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毉是也巫馬

即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其職曰相醫而藥攻馬疾蓋巫醫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

土方氏

注曰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樾謹按土當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土爲相度之度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者失之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

撢人

注曰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樾謹按撢序之言未知何解釋文云撢與探同鄭意殆未必然也據其職云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撢字當讀爲譚說文言部談語也無譚字蓋古或叚撢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莊子則陽篇夫子何不

譚我于王乎釋文引李注曰譚說也莊子原文當亦作撢傳寫者因其是談說字變而從言此撢人之撢則以不得其解而轉存其古字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大司馬

注曰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

樾謹按先後鄭說義均未安說文金部鏟伐擊也疑壇即鏟之叚字蓋亦攻伐之名與上文賊賢害民則伐之義相近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注曰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樾謹按殘當讀爲秋官翦氏之翦鄭彼注曰翦斷滅之言也古或以踐爲之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是也又或以殘爲之史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翦從前聲與戔聲相近詩甘棠篇勿翦勿伐釋文引韓詩作勿剗勿伐是翦字古或作剗與殘踐同聲故得通用成王翦奄正用大司馬法也成二年左傳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猶云翦滅其爲惡也依說文則字當作戩戈部戩滅也詩曰實始戩商今詩閟宮篇作翦商凡言翦滅者皆戩

之叚字作踐作殘又翦之叚字矣

鼓皆駴

注曰疾雷擊鼓曰駴　釋文曰駴本亦作駭

樾謹按說文無駴字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注曰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故書戒爲駭是其字本作戒擊鼓所以警戒其衆故即名擊鼓爲戒鼓故書作駭乃叚字也傳寫者因駭字從馬遂并戒字而亦從馬因變其字爲駴矣是故戒者本字駭者叚字駴者俗字也上文曰鼓戒三闋與此駴字同義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量人

注曰鄭司農云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元謂斝讀如嘏尸之嘏　疏曰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

樾謹按先後鄭均不解歷字賈疏雖有解然義甚未安歷當讀爲瀝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櫱和楚瀝只王逸注曰瀝清酒也廣雅釋器亦曰瀝酒也受斝瀝而皆飲之者謂王酳尸尸嘏王量人與鬱人受其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叚歷爲瀝遂失其義耳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注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樾謹按所謂位者非必因射入見而後有位也下文曰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豈亦因射而有事乎蓋此職自掌其治達以上皆不專繫於射其下云以射灋治射儀乃始言射耳所謂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凡賓客喪紀軍旅皆有之所包者廣其使射人掌之者射之言序也以六書之例言之射與謝同聲詩崧高篇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篇引作于邑于序射之通作序猶謝之通作序故孟子滕文公篇曰序者射也射有序義故使序次公孤卿大夫之位注家因其官爲射人乃專以射言之失之拘

矣此職之末所言自會同朝覲作大夫介以下皆與射事無涉然則職首所言何必專屬射乎又曰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正與掌公孤卿大夫之位其事相同以射有次序之義故使比其廬也

士旁三揖 司士

注曰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

樾謹按鄭意以西南鄉解旁字殆非也說文上部旁溥也是旁之義爲溥徧士旁三揖者士賤不得與大夫同大夫以其等旅揖士則但以三揖示溥及之意

不以其等也男巫職曰旁招以茅此旁字義與彼同

毆方良 方相氏

注曰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樾謹按鄭君泥木石之文其說轉近迂曲據魯語曰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賈注謂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罔兩罔象其義一也楚辭哀命篇神罔兩而無舍王注曰罔兩無所依據貌也文選洞簫賦罔象相求李注曰罔象虛無罔象然也蓋皆疊韵連語爲恍惚窈冥之義以其似夔非夔而謂

之夔罔兩以其似龍非龍而謂之龍罔象罔象與罔兩聲近而義通罔兩非必專屬木石罔象非必專屬水也韋昭注國語以蝄蜽爲山精而宣三年左傳杜注則曰罔兩水神許氏說文虫部曰蝄蜽山川之精物也又兼山川而言之是固無一定之所在矣此經曰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是其所毆者卽壙中之罔兩豈必因木石而有乎

相醫而藥攻馬疾 巫馬

疏曰疾則以藥治之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以藥攻馬疾文義方足不得

但云藥攻馬疾也藥當讀爲㽼說文疒部㽼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也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葢二字聲近而義通藥攻馬疾者療攻馬疾也藥與攻同義非謂藥物也

正校人員選 廋人

注曰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樾謹按員選皆數也說文員部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員選者正校人之數也古選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

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並其證也鄭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失之矣

其浸潁湛 職方氏

注曰湛或爲淮

樾謹按湛與淮形聲皆不相近無由通借淮乃𣶒字之誤卽古文湛字說文水部湛從水甚聲又出𣶒文𣶒曰古文疑周禮故書本作潁𣶒許君所載古文卽本之周禮傳寫誤作淮耳

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遂師

注曰物之謂相其土宜可以居民立邑

樾謹按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王氏引之從王安石說以名物連讀而謂之可以封邑者句上有闕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名物連讀是也謂有闕文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之字皆蒙丘陵墳衍邍隰而言蓋旣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又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可以封邑者若分言之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丘陵墳衍邍隰於上而以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大司寇

注曰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 疏曰言反于中國者虞書有五宅三居彼不在中國此則反還於故鄉里也

樾謹按此以圜土聚教罷民但寘之圜土而未嘗屏之遠方乃曰其能改者反于中國義不可通矣疑此文當以反字絕句其能改者反與下文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正相對成文于中國不齒三年七字爲句中國者國中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

並猶國中也于中國不齒三年謂三年不齒于國中也鄭君旣失其讀宜中國二字賈氏不得其解矣

以兩造禁民訟

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 疏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

樾謹按鄭君所說獄訟二字之義未知何據若以經文言之殆當兩易其說此云以兩造禁民訟是以罪名相告者下云以兩劑禁民獄是以財貨相告者何以明之據小宰職云聽賣買以質劑質人職云凡賣

償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是質劑乃賣買所執以為信者故凡以財貨相告必使各齎質劑以察其信否士師職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是其義也此言以兩劑禁民獄即司市職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彼言訟此言獄正所謂散文則通耳凡以罪名相告則但使訟者皆至已足斷之矣故曰以兩造禁民訟若以財貨相告則雖其人皆在非有質劑不能決也故曰以兩劑禁民獄鄭君所說似乎倒置矣

經十三　耒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士師

注曰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條教是為荒別之灋元謂辯當為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

樾謹按先鄭之說義無所據後鄭近之然讀辯為貶亦甚未安辯當讀為變周易坤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廣雅釋言曰辯變也莊子逍遙游篇而御六氣之辯釋文曰辯變也是辯與變聲近義通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然則叚辯為變猶叚變為辨矣荒變之法謂因凶荒而變改正所謂權時法也權猶變也後鄭得其義未得其字耳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朝士

注曰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

樾謹按先鄭之意蓋讀軍字絕句故言羣輩若軍然盜賊軍三字甚為不辭今按軍者圍也說文車部軍圜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曰軍圍也四千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字從勹音補交反包車為軍市自為師皆字意也是軍字從勹本有圍義

經十三　耒

故廣雅釋言曰軍圍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者言盜賊倚恃其衆圍鄉邑及家人也人字兼蒙鄉邑而言鄉有鄉之人邑有邑之人家有家之人也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掌囚

注曰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

樾謹按下文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然則親貴之人有罪刑殺猶不適朝此庶姓無爵者乃必奉而適朝何也疑此文當以奉而

適朝士爲句葢旣告刑於王卽奉之而適朝士朝士掌外朝之灋適朝士者示刑人殺人之命皆從朝出也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一律加明梏者卽朝士加之也鄭君誤於朝字斷句遂以士爲鄉士近于臆說矣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注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樾謹按經文凡字衍文也此以斬殺戮爲一事傷人見血而不以告爲一事攘獄爲一事遏訟爲一事皆

蒙上司字爲文故注云察此四者若傷人見血上有凡字則是總冒下三事而於掌司斬殺戮不相蒙矣鄭注當言三者不當言四者也下文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文法與此正同注曰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彼文蓋用三者字中間無凡字然則此文亦無凡字明矣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冥氏

注曰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樾謹按備之訓搔于義未聞疏家亦不得其說疑此文當于革字斷句齒須備三字自爲句謂齒須之屬亦備獻之也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

春始生而萌之雍氏

注曰故書萌作甍杜子春云甍當爲萌謂耕反其萌牙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樾謹按經文若言萌之則止是萌牙耳無以見其爲反之爲斫之也杜鄭之說均不可通明當從故書作甍釋名釋宮室曰甍蒙也在上蒙覆屋也然則甍之者蒙之也謂耕反其萌牙而以土蒙覆其上也子春

所說正得其旨而破甍爲萌則反失之矣甍之爲蒙猶瞢之爲蒙䀜䁊注曰瞢日月瞢瞢無光也釋名釋天曰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知瞢瞢卽蒙蒙則知甍之卽蒙之矣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人行人

注曰交或往或來者也

樾謹按鄭說非也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脤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

作敎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竝曰敎效也是敎與效
義通

殷相聘也　大行人

注曰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樾謹按大宗伯職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
覜曰視鄭君解殷見曰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
守則六服盡朝解殷覜曰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
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
年十一年是殷字有此二解大行人職云殷同以施
天下之政卽殷見曰同也殷覜以除邦國之慝卽殷

覜曰視也此文殷相聘也鄭又別訓爲中而所說又
不了今按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蓋在殷見之前一年
也六服諸侯以明年天子當巡守或不巡守則當殷
見於王於是各使其卿聘焉以其與殷見之年數相
同故亦以殷言之賈疏據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
聘卽用以說此經非經意且非注意夫三年爲時甚
近安得云久無事乎先鄭又引春秋傳孟僖子如齊
殷聘爲證按孟僖子如齊在昭公九年上距襄二十
年叔老聘齊二十一年若依周制當二十四年而再
殷聘春秋時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殷見又何殷聘之

有因其相距已二十一年與再殷聘之期相近故卽
叚以爲名耳

夫人致禮　掌客

樾謹按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籩於
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
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
十簠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
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
降者疑致禮侯伯爲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爲四壺四
豆四籩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于介

則四豆四籩四壺降殺以兩卽其例也因侯伯之六
壺六豆六籩上半闕壞而成八字則與上公同於是
學者疑子男四壺四豆四籩大相縣絕遂臆改爲六
矣

妢胡之笴　考工記

注曰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杜子春云妢讀爲焚咸
丘之焚書或爲邠妢胡地名也

樾謹按此當從或本作邠乃汃之叚字也說文水部
汃西極之水也從水八聲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
今爾雅作邠與此經同邠胡葢西戎國名燕之角荊

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經文舉此四者自有條理燕北荆南妢胡西吳粵東也後鄭以楚旁之胡國當之失其義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輪人

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樾謹按矩所以爲方非所以刻物而識之也先鄭所讀非是當仍從故書作距而讀爲舉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然則舉其陰陽卽紀錄其陰陽也作距者叚字耳爾

雅釋木楥柜柳釋文曰柜郭音舉然則距之讀爲舉猶柜之讀如舉矣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　輪人

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

樾謹按記文止言漆其一所漆者爲踐地一邊抑爲建輻一邊記固無文也所以無文者以下文見之也下文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夫曰漆內則漆必在外其爲踐地一邊可知也凡木漆之然後耐久故弓人曰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車牙踐地一邊必漆之者非以爲觀美也正以其行泥淖中恐易朽

腐耳注反謂不漆其踐地者失之矣

于上之攠謂之隧　鳧氏

注曰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有光有似夫隧

樾謹按注以夫隧釋隧字非也隧當讀如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下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隧字曰隧音遂本又作遂蓋隧卽遂之俗字一篇之中正俗錯見傳寫異耳爲遂之法六分其厚以其一爲深注曰深謂窐之也窐故以遂名之注乃謂窐而生光有似

夫隧失之矣夫造鍾時但有窐無光也安得逆計後日之必生光而爲之名乎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函人

注曰鄭司農云更善也

樾謹按更之爲善猶易之爲善也周易繫辭傳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曰險惡也易善也易與更同義變謂之更亦謂之易善謂之易亦謂之更正古訓之展轉相通者疏家未得其義

山以章水以龍　畫繢之事

注曰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謂麇爲獐龍水

物在衣

樾謹按畫繢之事皆言作畫之法故有土有天有水與虞書十二章迥殊說者必以十二章爲說遂以龍爲山龍之龍而并破章爲獐以對之失之甚矣今按龍當讀爲尨玉人之事曰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卽其例矣周易說卦傳震爲龍鄭注亦讀爲尨謂取日出時色雜然則山以章水以尨皆以色言也章之言明也陽之象也成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山者陽精故山以章也尨之言蒙也陰之象也淮南子天文篇曰陰氣爲水故水以尨也此言畫山者以明顯爲貴畫水者以幽晦爲宜耳尨與蒙通周易雜卦傳蒙雜而著蒙雜卽尨雜也尨雜謂之蒙蒙昧謂之尨古訓相通大率如此山以章水以尨正對文成義鄭君不破龍爲尨而反破章爲獐夫山中之物莫尊於虎故澤國川龍節山國用虎節若水必以龍則山必以虎何取於獐而畫之乎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

樾謹按鄭解後功二字未得其義玉人瑑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繢言凡不畫繢者不雕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繢之事後素功言其居素功之後也禮記郊特牲篇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皆足證明後素功之義記人於畫繢一章特以此言紿之正賁上九飾終反素之義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近解謂先以粉地爲質則當云繪事先素矣

矦用瓚 玉人

注曰瓚讀爲餐饡之饡龍瓚將皆雜名也

樾謹按饡字說文所無蓋卽飧字也詩伐檀篇正義引說文曰飧水澆飯也今說文無此語然水澆飯爲飧則古有此義故伐檀篇釋文引字林曰飧水澆飯也玉篇食部曰飧水和飯也釋名釋飲食曰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並其證也疑古本說文作飧餔也夕食一曰水澆飯也又出重文湌曰飧或從水今本缺一曰水澆飯也六字而重文湌又移置餐篆之下皆非許書之舊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饡字從尸從氺尸者夕之變也氺者水之變也蓋其字從夕從

水合飧飡兩體而一之耳飧爲水澆飯故有雜義玉篇以爲水和飯和與雜義相近也玉篇又有餐字亦卽飧字也篆文飧作餐夕作食上引而長之則成餐矣又加水於其中則成餮矣顧野王以餮爲饋古文蓋因古書或叚飧爲饋故誤耳饋之通作飧猶飧之通作饋也王氏經義述聞不知餮卽飧字而以爲字當作餍從食厭省聲近于臆造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 矢人

注曰刃二寸 疏曰知刃二寸者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刃則知參分取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

樾謹按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曰參分其羽將取二分乎抑取一分乎古人之辭不應若是之鶻突也今按分字衍文也記文本云參其羽以設其刃刃者兼鋌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鋌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羽以設其刃明設鋌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鋌刃一尺二寸則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

經十三

誤衍分字義不可通矣

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矢人

注曰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謂風不能驚憚箭也

樾謹按矢無知之物何驚之有鄭說非也但當讀爲顫玉篇頁部曰顫動也弗之能顫者弗之能動也衆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四體寒動謂之顫頗矢遇風而動猶人中寒而顫故言顫也顫從亶聲但從旦聲故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訓曰戰戰動也戰卽顫之叚字戰與憚並從單聲今皆以憚爲顫猶爾雅以戰爲顫矣

摶身而鴻 梓人

注曰鴻傭也

樾謹按訓鴻爲傭未詳其義疏亦無說鴻當讀爲鳿說文隹部琟鳥肥大琟琟也或從鳥作鳿摶身而鳿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叚字或學者多見鴻少見鳿而臆改之耳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注曰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

經十三

爲撥飛讀爲匪以似爲發

樾謹按以似爲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爲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眡色必似不鳴矣豈可曰必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書廢字先鄭讀爲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爲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君注論語亦讀廢爲發正可爲證也傳寫奪誤遂不可訂正矣

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注曰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

樾謹按諸侯當作侯氏此以詒女曾孫侯氏百福八字爲句曾孫侯氏四字相連成文禮記射義篇引詩曰曾孫侯氏是其證也鄭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世爲諸侯者經文侯氏字涉注文而誤作諸侯遂并改注文以從既誤之經文而莫之能正矣大戴記投壺篇載此辭曰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雖文有奪誤而正作曾孫侯氏可據以訂正

老牛之角紾而昔

注曰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牾理錯也元謂昔讀履錯然之錯

樾謹按昔字不必改讀古昔腊同字說文日部昔乾肉也然則紾而昔者紾而乾也上句云稚牛之角直而澤昔與澤義正相對廣雅釋詁焟乾也焟即昔之俗字下文几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

羣經平議卷十三

羣經平議卷十四

德清俞樾

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考

夏后氏世室

樾謹按世室卽大室也世大古通用合五室而名之故曰大室

堂脩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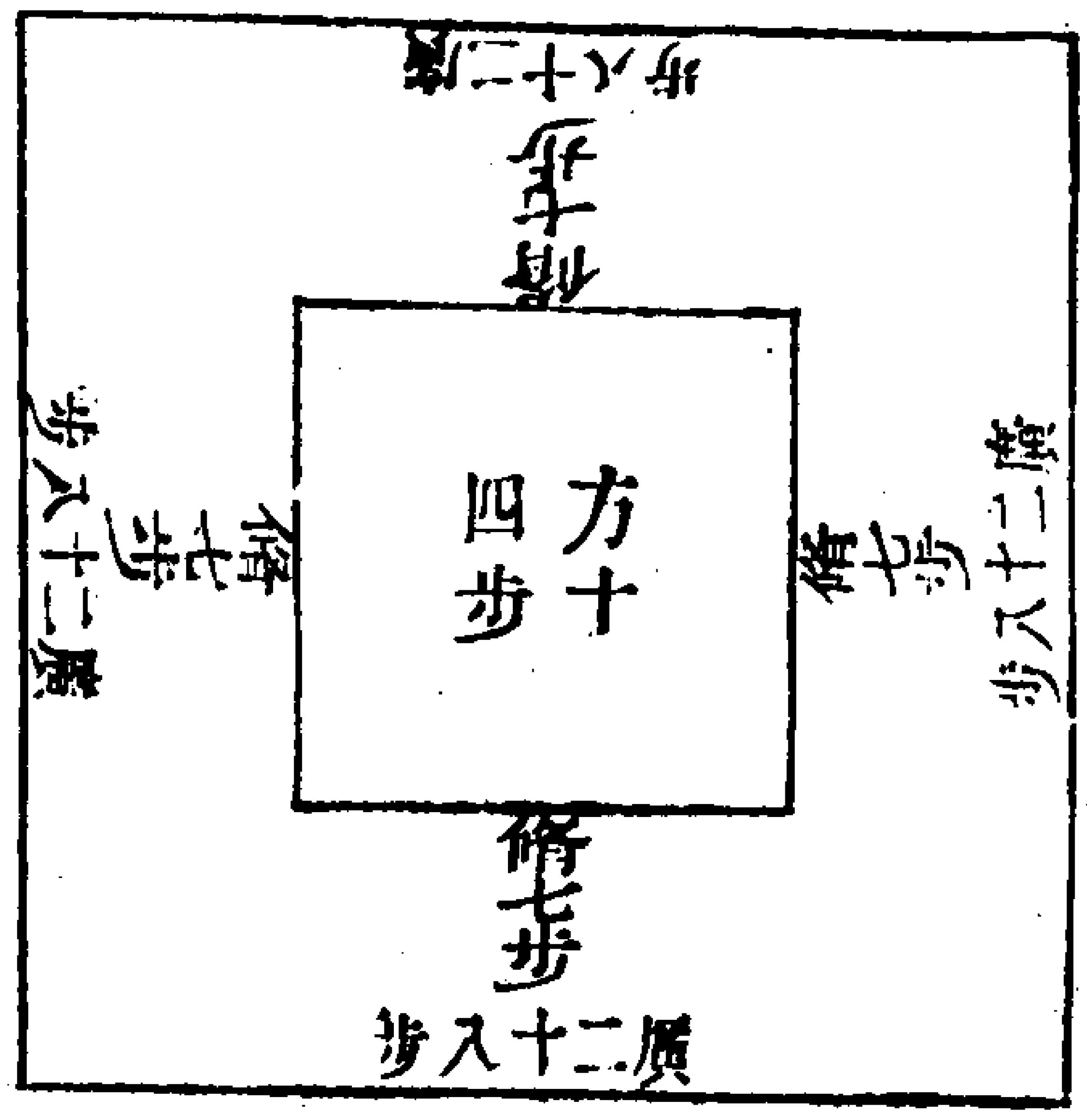
樾謹按二字衍文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曰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

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然則隋時古本竝作堂脩七鄭君所據之本亦當如是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下注又云令堂如上制可見十四步之數是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矣今以下文證之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然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理無可疑當據宇文愷議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元堂其東青陽之堂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

廣四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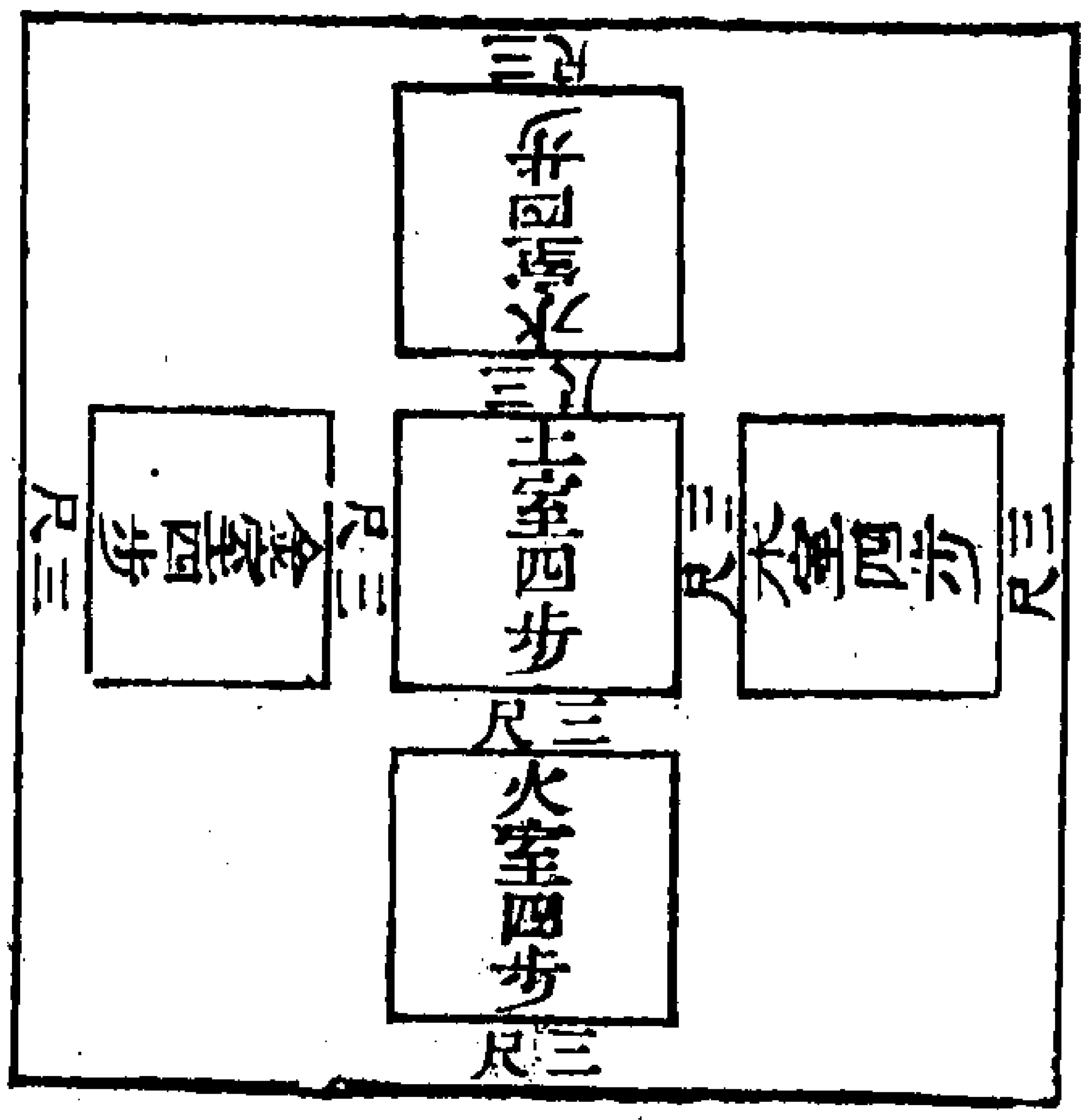
樾謹按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大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

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大室之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大室之基方十四步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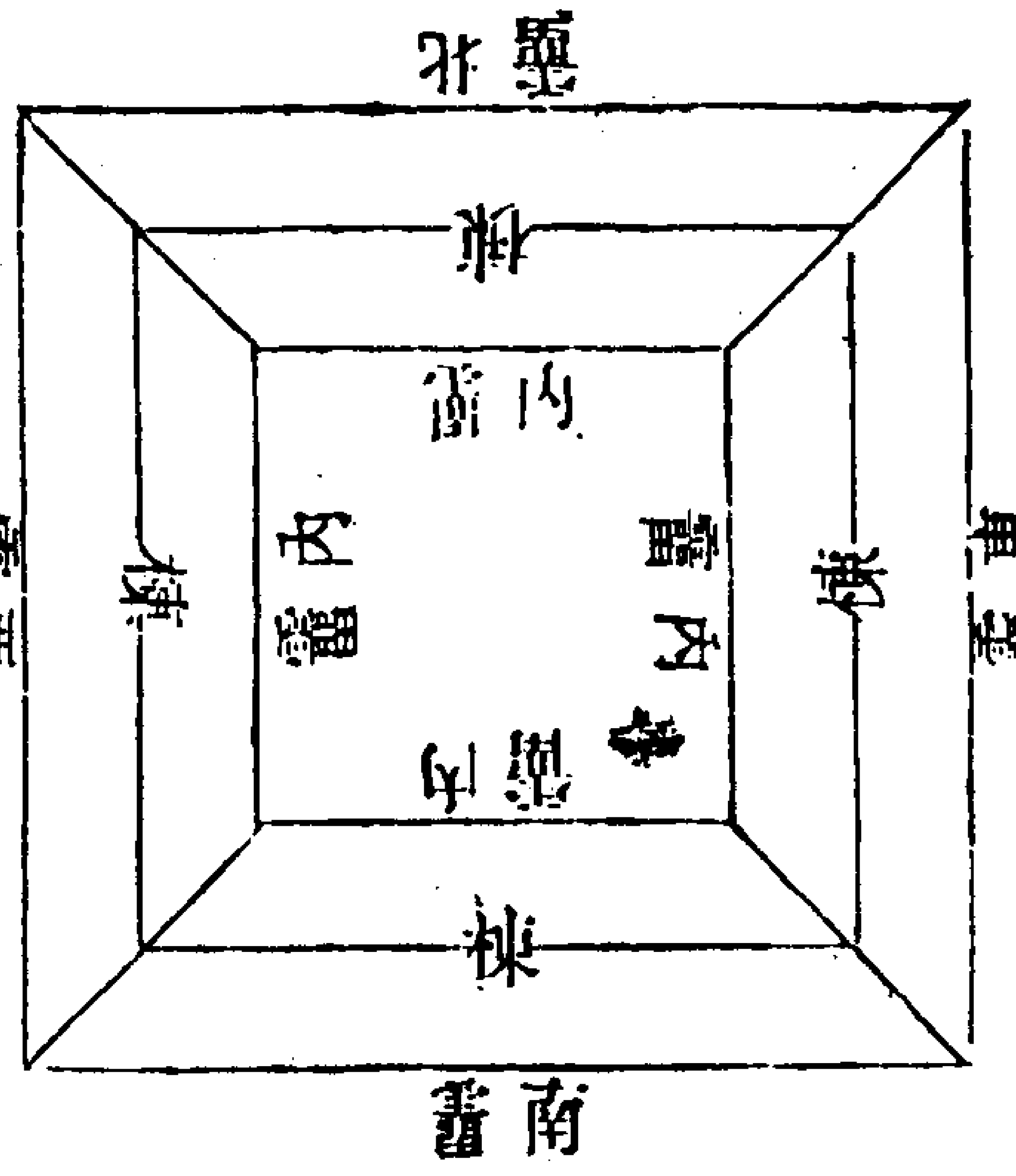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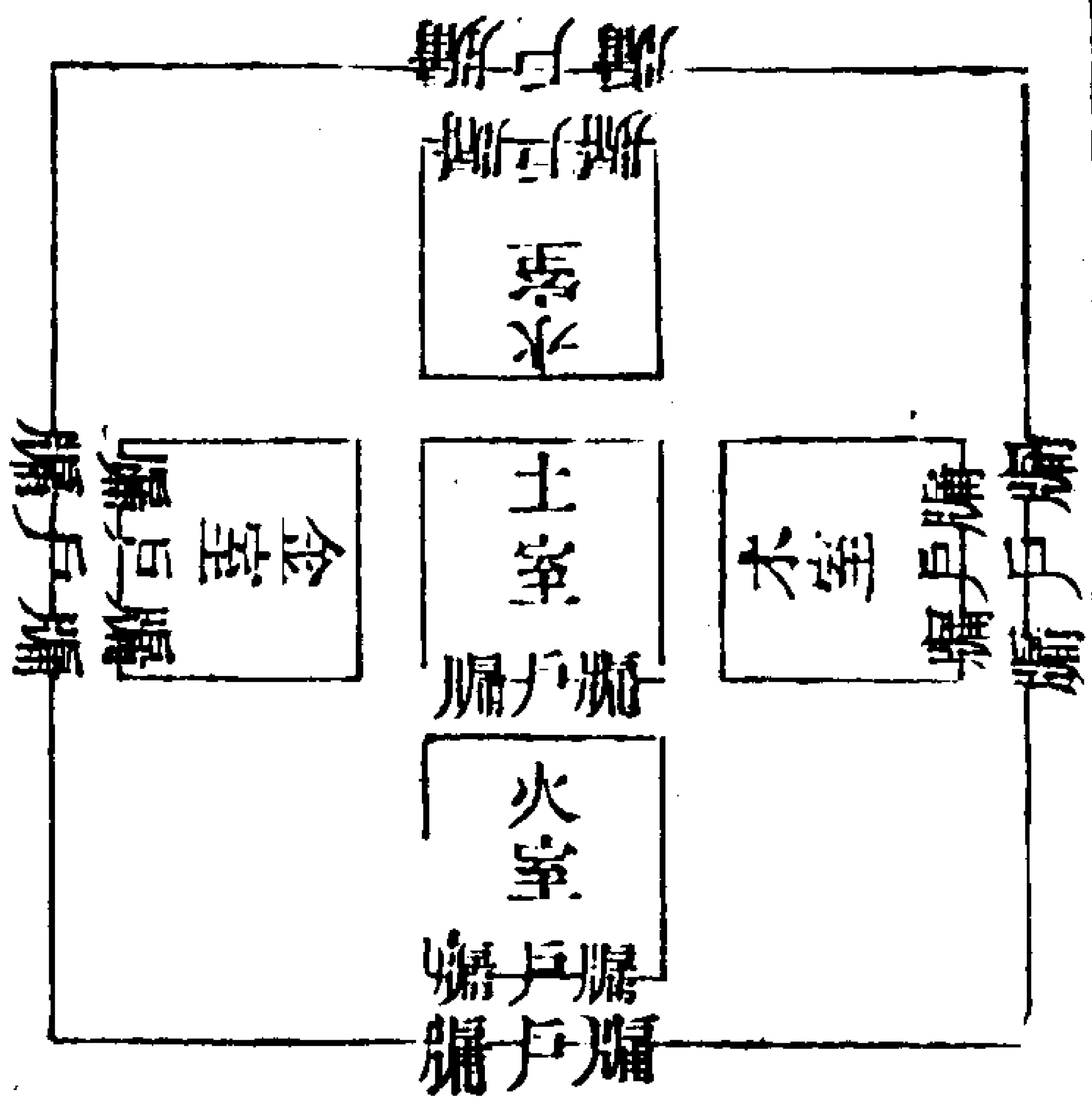
樾謹按三四步者十二步也不曰十二步而曰三四步明四步者三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不曰十二尺而曰四三尺明三尺者四也大室方十四步於其中分爲五室正中土室正東木室正南火室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室各四步室之外各有餘地三尺於是東西度之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南北度之亦爲四步者三爲三尺者四是爲三四步四三尺古者六尺爲步四步者三三尺者四適合大室方十四步之數爲圖如左



堂室既定然後其制可得而言焉堂必有棟棟必居中四堂則四棟可知四棟則內外各四宇可知靑陽與總章爲東西兩下之屋明堂與元堂爲南北兩下之屋蓋亦如門堂之有內外霤矣爲圖如左


北墉
棟
內霤
東墉
棟
內霤
中霤
內霤
西墉
棟
棟
南墉

大室四面有墉墉皆有戶有牖故名就一面觀之皆前堂後室有戶有牖猶常制也其上面無棟宇而四堂之內霤皆注其中乃古中霤之遺象也於是其中五室各有棟宇以蔽風雨各有戶牖以受天陽木室戶牖東鄉金室戶牖西鄉其屋皆東西兩下火室戶牖南鄉水室戶牖北鄉其屋皆南北兩下蓋室各視其堂也土室無堂而四堂皆其堂此土寄王四時之義也其於四堂將奚視董仲舒曰土者火之子也淮南子曰土壯於午然則土室亦視明堂戶牖宜南鄉屋宜南北兩下矣為圖如左


牖戶牖
牖戶牖
水室
牖戶牖
牖戶牖
木室
土室
牖戶牖
金室
牖戶牖
牖戶牖
火室
牖戶牖
牖戶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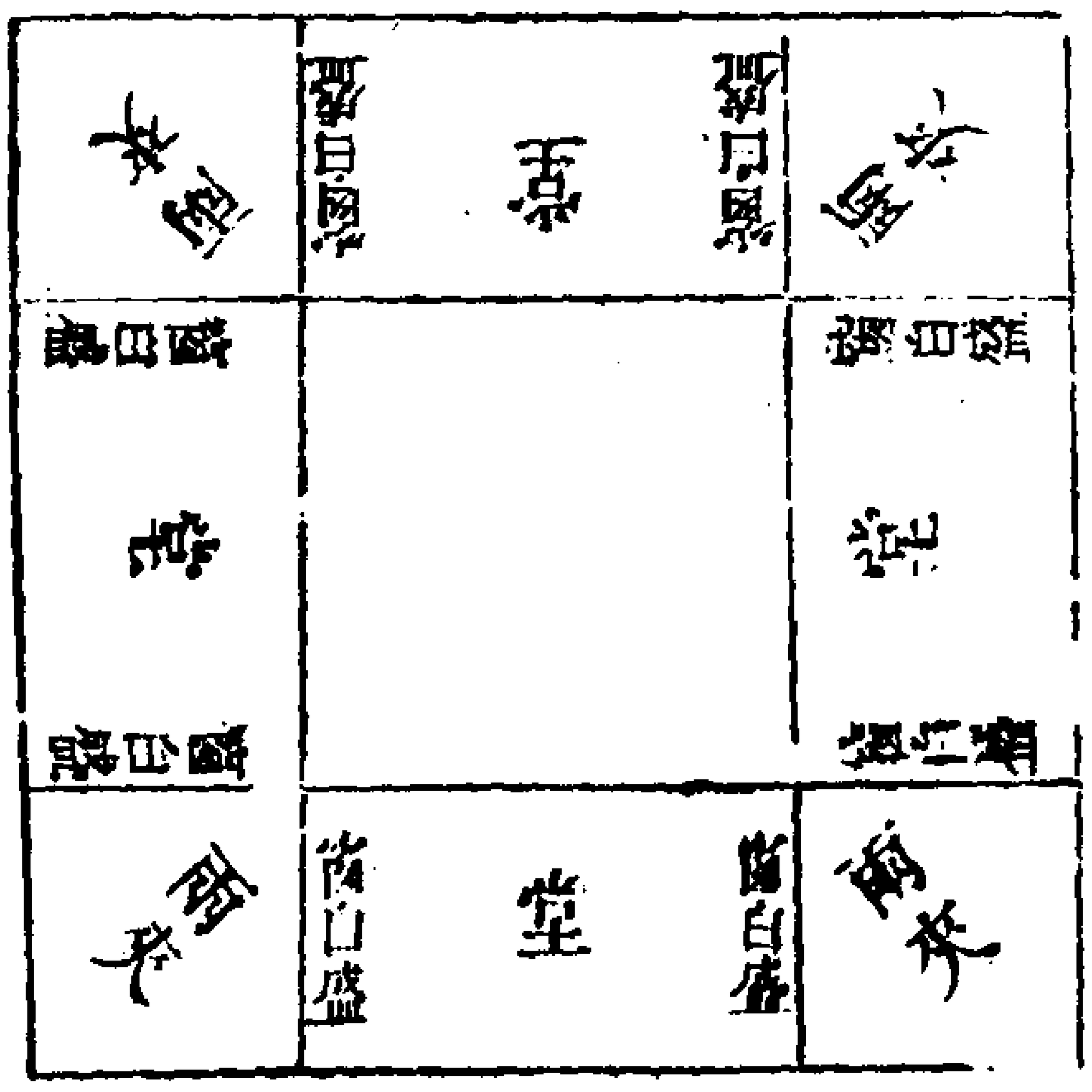
凡廟寢之制兩牖夾一戶於當戶設扆焉尚書顧命篇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曰牖間則有兩牖明矣至尋常宮室皆左戶而右牖制不備也故設扆即在牖戶之間自來說宮室者未達斯旨

九階

謹按禮記明堂位篇有中階阼階西階則南面三階禮有明證鄭注謂南面三三面各二其義塙矣然四堂之制如一　以南面獨多一階蓋土室戶牖南鄉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乎土室則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為十二階惡知此意哉

四旁兩夾窗白盛

樾謹按夾字絕句四旁者堂之四旁也堂基方二十八步而中央大室方十四步則堂之四旁各方七步此方七步者在東堂爲南在南堂卽爲東在南堂爲西在西堂卽爲南在西堂爲北在北堂卽爲西在北堂爲東在東堂卽爲北是謂四旁兩夾以其夾於兩堂不可屬之於堂故爲窗白盛以隔之白盛者以蜃灰堊牆也爾雅釋山曰山如防者盛白盛之名蓋取此義卽周書作雒篇所謂山廧矣其上爲窗其下爲白盛若今窗上而牆下者然故曰窗白盛爲圖如左



古制堂東西有牆謂之東序西序序外有室謂之夾室其制皆出於此此記但言夾不言室者室必四面有墉而此惟兩面有窻有白盛可以謂之堂不可以謂之室也然周書作雒篇有所謂反坫者孔晁注曰外向室也疑卽謂此矣故廣雅釋室曰反坫謂之垿垿卽序也四旁兩夾之制序外卽反坫故得通稱若以常制論則序與坫相去絕遠不可得而通矣據月令四堂皆有左右个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言之詳矣左个右个實卽左介右介而左介右介卽四旁兩夾也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介與夾義通矣此記止言四旁兩夾而月令分之爲八个亦猶月令止言大廟大室而此記分之爲五室也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議曰靑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靑陽左个是說也與月令之八个雖未必合而與考工記之四旁兩夾則適合矣夾亦謂之達禮記內則篇注曰達夾室也而後漢書祭祀志注引桓譚新論有四達八窻之文四旁兩夾是卽四達其兩面各有窻非四達而八窻乎白虎通辟雍篇亦有是文而達字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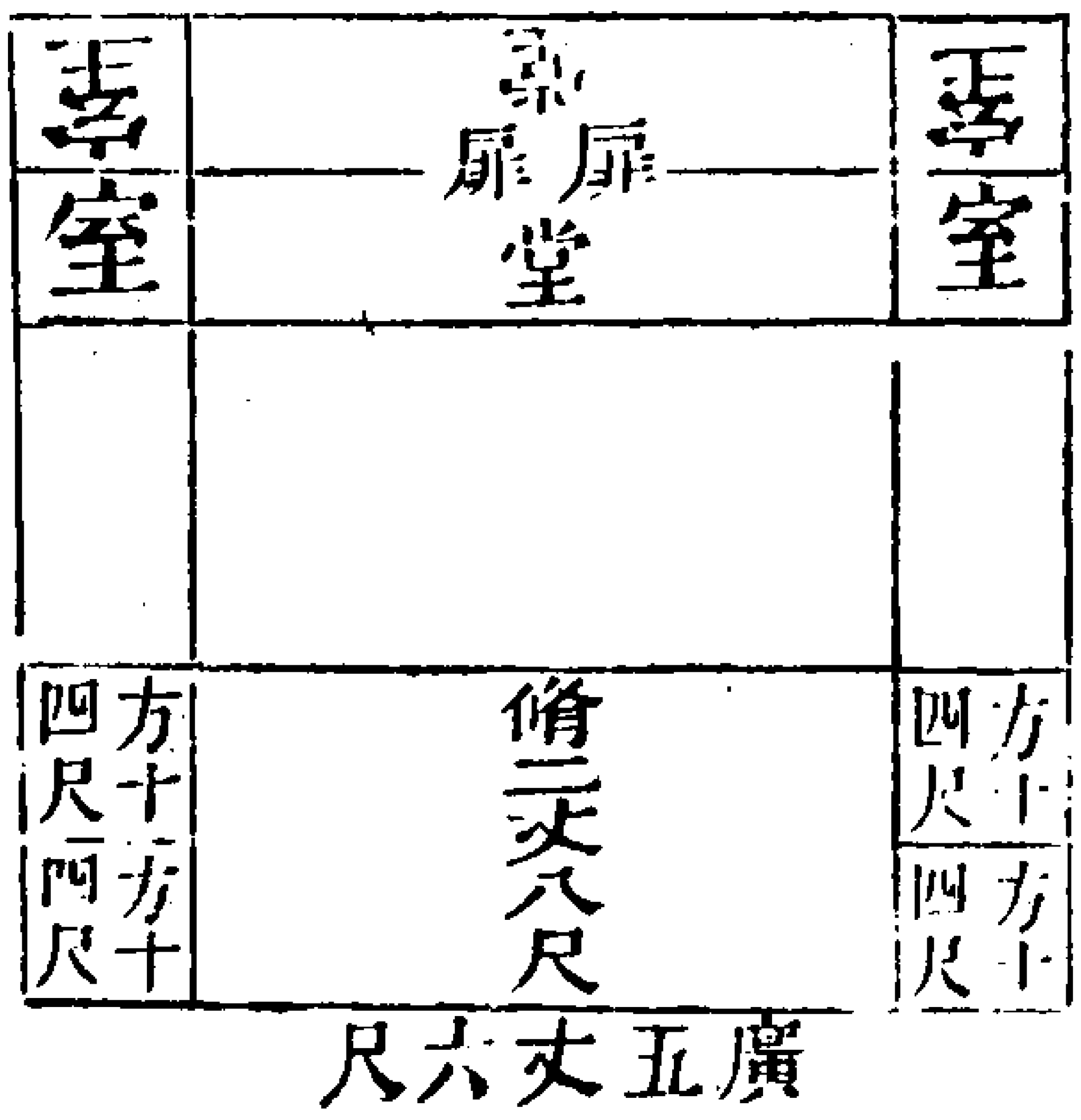
誤作闈則失之矣彼以四達八窗與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別而言之非以達爲戶窗爲牖也安得加門作闈乎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非古制也四達八窗古制也是可剌取以爲四旁兩夾之證堂一面本廣二十八步除四旁兩夾則一堂之廣止十四步矣

門堂三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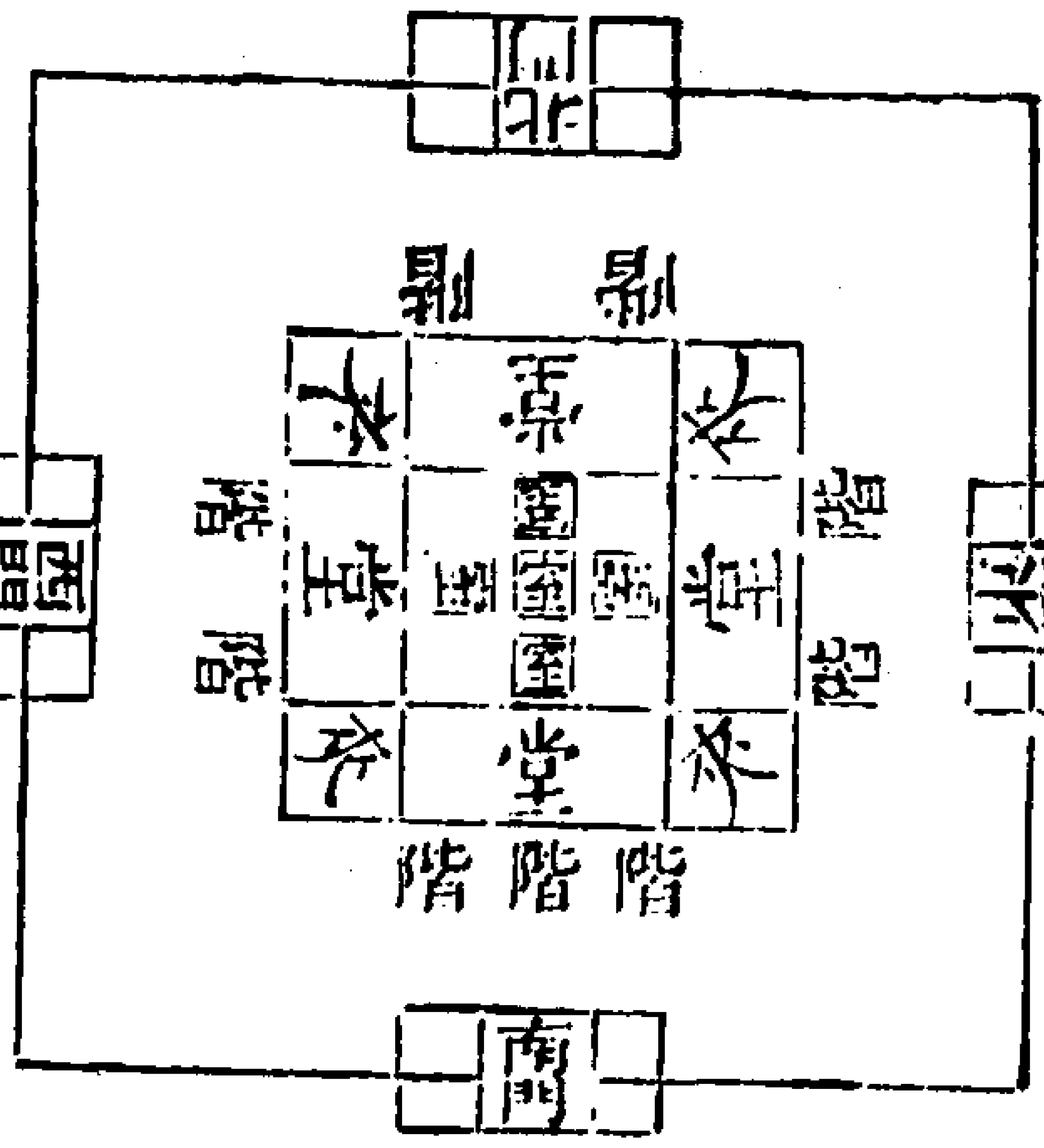
樾謹按門堂者門基也門居正中其内其外皆謂之堂正堂脩七步廣十四步門堂三之二則脩二丈八尺廣五丈六尺

室三之一

樾謹按門内外各有堂堂左右各有室堂取數於正堂則室亦取數於正室大室方十四步三分取一方二丈八尺以此方二丈八尺者分而左右之又分而内外之於是堂二而室四爲圖如左



合堂室之廣共八十四尺以步法六尺收之得十四步與正堂之廣適合聖人之制固無齟齬不齊者也不然門堂何以必三之二門室何以必三之一哉凡此記所載之數不可得而損益類如此世室之制定而重屋明堂皆可以此而推矣今爲全圖如左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

樾謹按殷制脩廣一如夏制但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此爲異耳故記者止標堂脩七尋之句不箸廣四脩一之文蒙上而省從可知也堂脩七尋廣四脩一則其廣二十八尋中央大室方十四尋五室各方四尋四旁兩夾各方七尋其數皆與夏同惟易六尺之步爲八尺之尋則五室之外各有餘地四尺當曰三四尋四四尺矣門堂門室丈尺亦殊以可推知故不具說

堂崇三尺

樾謹按此兼明夏制也夏殷之異惟在變步爲尋而其數皆同故記文亦彼此互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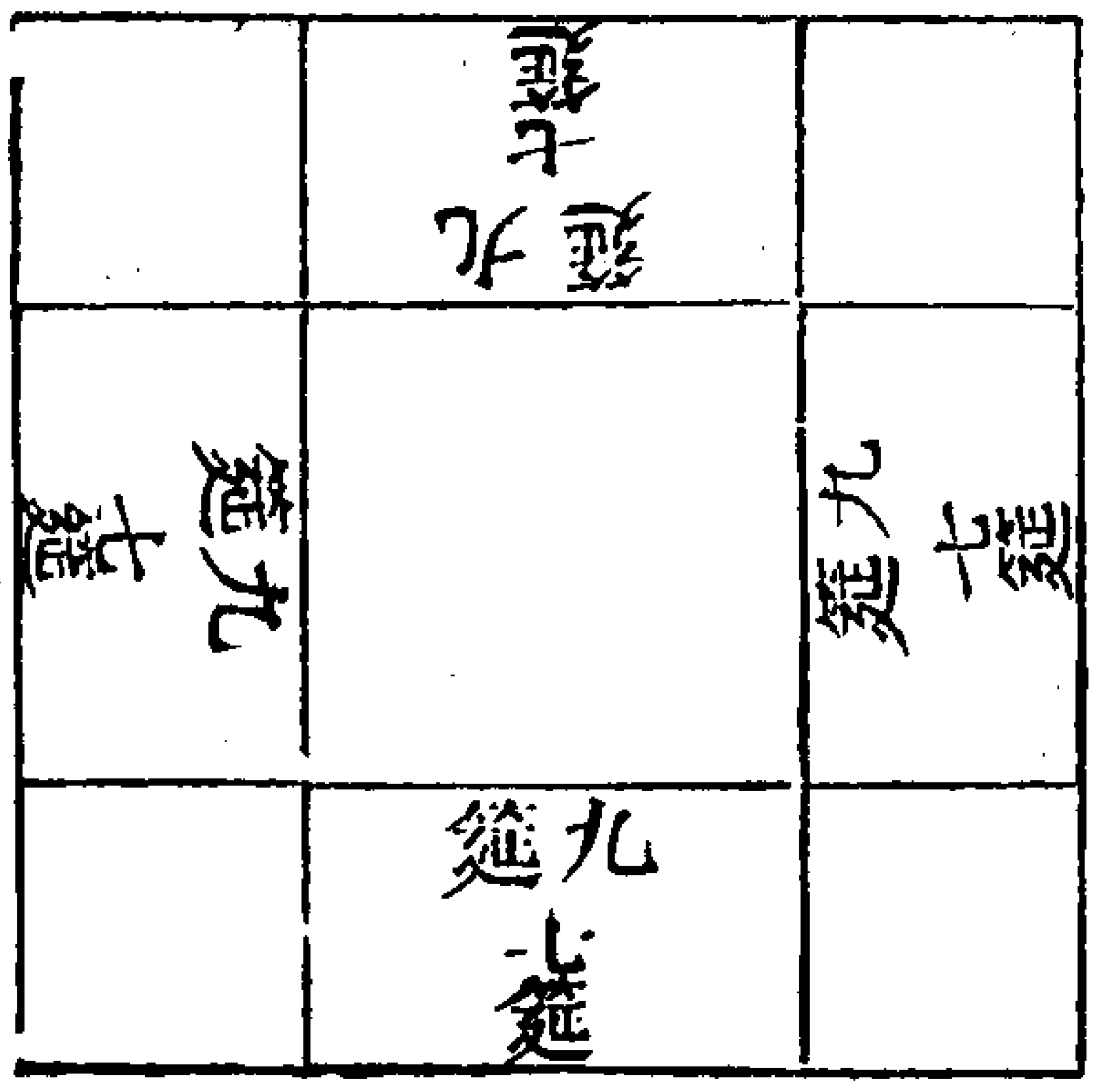
四阿重屋

樾謹按下文門阿之制注曰阿棟也然則四阿即四棟也四堂各有棟故曰四阿矣四阿重屋者於大室之上爲重屋其四周覆冒乎四堂之棟之上自四面視之棟上又有屋是爲四阿重屋也夏制無重屋則以五室言別成爲室矣而以大室言若未成乎室者何也室非可以露處也且四堂內霤皆注大室雖本古中霤之遺然自堂入室亦憂雨水之霑濡殷人益以重屋重屋四下之水皆由堂之外霤以注於庭則大室之中無雨霑服失容之患矣此殷人之鑒於夏制而益加詳焉者也大室四隅設礎立柱以載重屋當自有制記人既無明文故亦不敢輒爲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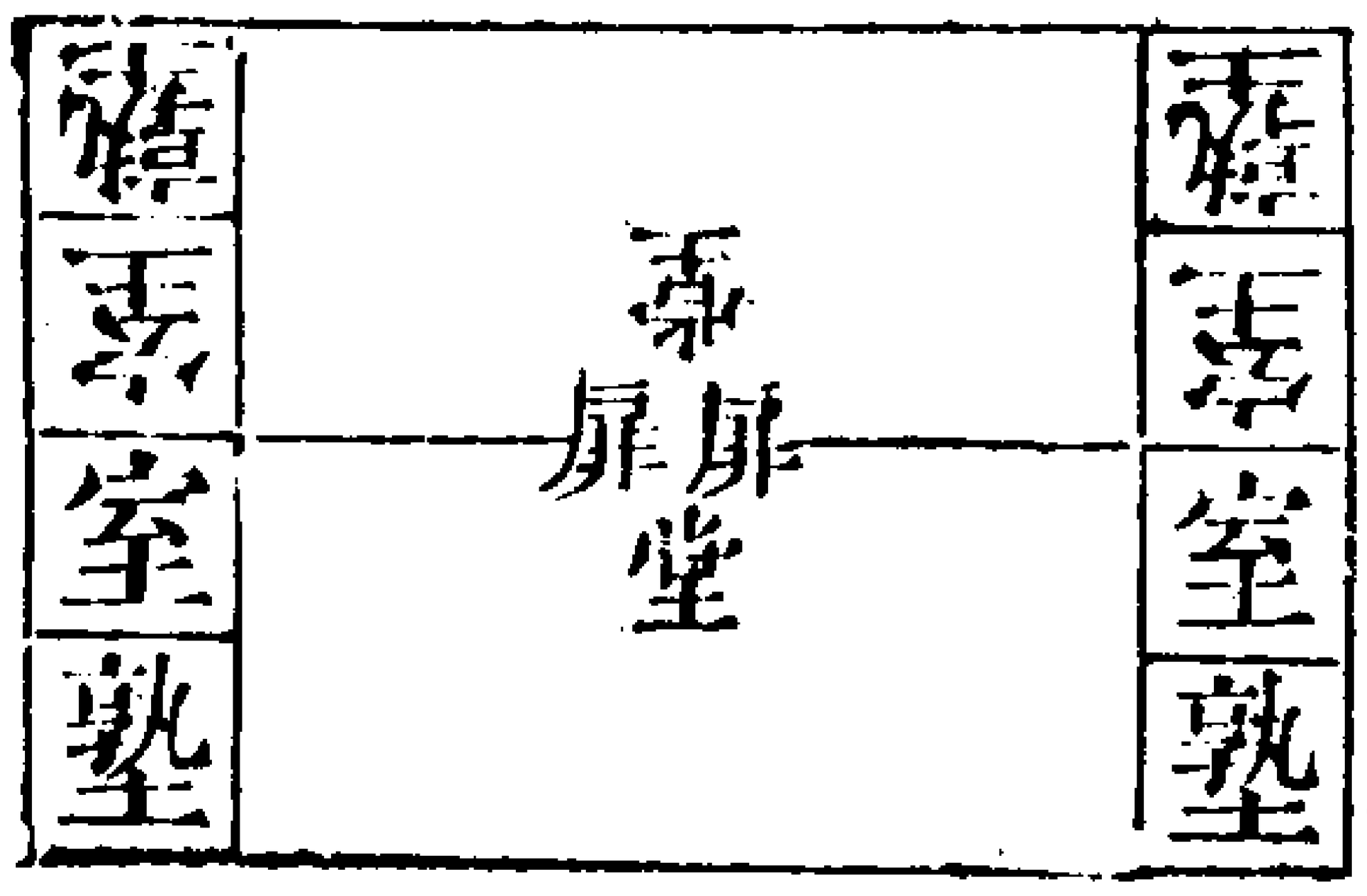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樾謹按上文言夏制曰堂脩七廣四脩一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此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不兼四旁兩夾而言也於夏制見四堂之全基於周制見一堂之實數前後互見古人之文所以簡而備也其曰東西曰

南北蒙明堂爲文耳在元堂亦然若青陽總章則東西七而南北九矣記不言者旣以明堂標題從可知也上文言夏制亦舉一面言之然上文言脩廣而不言東西南北則又其屬辭之密也何也東西南北固蒙明堂爲文也記者之文豈有一字苟焉而已哉世室之制旣定則明堂之制不待更說但明其數可矣四堂全基方二十三筵中央大室方九筵爲圖如左



世室重屋明堂數各不同然夏殷之制並廣四而脩一則其數雖殊其制不異也周人明堂改而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以七九爲差不循廣四脩一之舊於是門堂門室始有異於二代矣何以知之以其數知之也正堂廣九筵脩七筵門堂三之二則廣五丈四尺脩四丈二尺大室方九筵門室三之一則方二丈七尺分而左右之又分而內外之則每室方一丈三尺五寸道之於堂之兩頭則其前其後各有餘地一丈二尺五寸於是有門側之堂焉周公作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周制然也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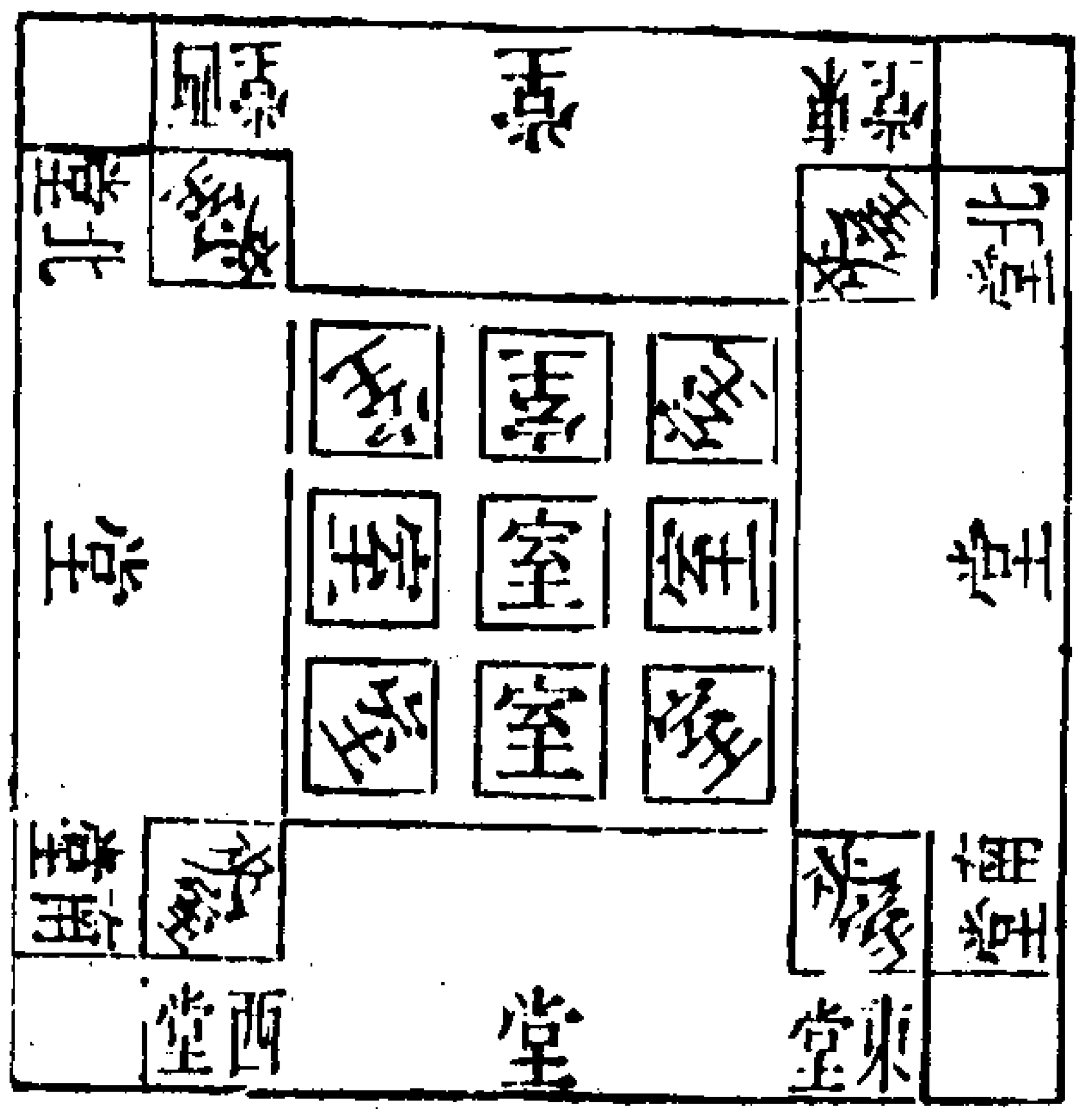
附九室十二堂考

大戴記說明堂有九室十二堂蓋秦漢之制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引三禮圖曰秦爲九室則九室始於秦明矣古大室四隅本有隙地秦於其地各置一室即幷五室而九於是自一而視之皆中爲室左右爲房東南之室木室之南房火室之東房也西南之室火室之西房金室之南房也西北之室金室之北房水室之西房也東北之室水室之東房木室之北房也雖爲九室而於五室配五行之始意初不相背何也四隅之室名室而實房也說文戶部房室在旁也是

房者在旁之室高誘注淮南子王逸注楚辭並曰房室也房之與室義得相通故幷五室而稱九室矣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曰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九室之數未見其理魏書賈思伯傳載北議曰蔡邕論明堂之制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凡此諸論皆由聞九室之名而不達九室之義且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又何取乎古之九州而法之哉審知四隅之室即爲左右之房自無疑乎此矣若夫十二堂者通四堂八个計之也个即介也八个者八夾也於堂之四

旁兩夾各置一室則皆後爲室前爲堂以室而言則四以堂而言則八矣是故東南夾室青陽明堂共之其東爲青陽右个其南爲明堂左个西南夾室明堂總章共之其南爲明堂右个其西爲總章左个西北夾室總章元堂共之其西爲總章右个其北爲元堂左个東北夾室元堂青陽共之其北爲元堂右个其東爲青陽左个於是青陽總章有中堂又有南北堂明堂元堂有中堂又有東西堂而十二堂之名從此始矣魏書袁翻傳引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个或即謂此乎秦人既於大室四隅置室漢人又於堂之四

旁兩夾置室亦事之相因者矣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九房即九室也八達即八个也房室達个古通稱耳準古廟寢之制室左右必有房堂左右必有夾室明堂既四面周回是以室分而房合堂分而夾室合此其爲制非無思議然而三代世室重屋明堂之制皆無是焉禮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明堂所以事五帝尊嚴之地宜與常制有殊是故內之有室而無房外之有堂而無夾室固非古制之闕疏矣茲故詳考之俾學者無以秦漢之制當古制也附圖如左



樾既爲世室重屋明堂考乃申論其後曰粤惟上古五德代興徽號器械莫不視此故黄帝以來皆嚴事爲此明堂所自始也其制中央爲室四面爲堂則其專爲祀五帝而設可知矣不然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何取乎四面之堂哉世傳黄帝曰合宫堯曰衢室夫四面四堂環乎大室非所謂合宫乎中央大室若處乎四達之衢非所謂衢室乎然則自上古迄周其制略同矣明堂既爲祀五帝之地故每月之朔天子即於其地聽朔爲春三月於青陽夏三月於明堂秋三月於總章冬三月於元堂是以禮逸篇有

王居明堂禮之名鄭康成引以注月令此建立明堂之本意百王通行之典禮也周制祀天於南郊以后稷配祀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故其事也周書明堂篇載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此則禮以義起乃有周一代之大事而非有周一代之常法蓋以成王幼弱四方未靖懼天下諸侯或有疑貳故既定宗祀文王之大典即於其地爲位以朝諸侯欲天下思文王之德而歸心周室也其曰天

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然則所用者止明堂之一面故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其東青陽其西總章其北元堂皆無取焉明年而周公歸政則此禮亦不復舉矣然而有周一代以爲美談周之史臣既備載其位而魯之儒者又增益爲明堂位篇明堂之名於是特箸故夏曰世室舉中以見外殷曰重屋舉上以見下而周曰明堂則獨舉南之一面以包其三面其義在此也明堂之名既箸故周人於制度之大者皆取法於明堂而亦皆有明堂之名於是有宗廟之明堂有路寢之明堂有辟雍之明堂有方岳之明堂豈

其制皆如前所圖歟曰非然也明堂者其南面一堂之名也以南面一堂之名名之則亦南鄉可知也其取法於明堂者準其脩廣之數也賈公彥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雖變筵爲雉而其數則同凡所稱與明堂同制者胥視此矣周室既衰諸侯去籍明堂之制言人人殊大略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則皆秦漢法程難言古典九室十二堂其說具前今且以戶牖言之大室所以四面有戶牖者正以四面皆堂耳說文曰室實也二筵之室才一丈八尺而四面各設一戶二牖麗

廔闓明內外迥達是爲樓觀之形非復室實之義此之虛門昭然可知是故言明堂者當以考工記爲主古之工師識其遺言尚皆規矩於焉可見非如禮家掇拾於煨燼之餘也然其文辭簡古前後互見章句之儒莫能通曉樾據隋書牛弘傳訂正一字之衍而三代制度燦然復明於記文八十一字無一字闕譌明堂之制定於斯矣鄭康成注三禮最號淹通而於此記抑何疏闊其謬誤之處蓋非一端輒援鄭駁異義之例駁而正之匪曰好辯亦惟求是

廣四脩一注曰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樾謹按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曰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樾謹按前堂後室乃堂室之定制也而鄭謂堂上爲五室其謬一矣蓺文類聚卷三十八引三禮圖曰明堂者周制五室東爲

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此五行之正位三代之所同未有能易者也而鄭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其謬二矣下文言周制曰凡室二筵不言脩廣是室脩廣如一也而鄭謂四三尺以益廣其謬三矣且如鄭注則一室四室必當分別言之不然則與周制之五室如一者奚別焉即謂古人語簡不屑屑分別亦當云三四步三四尺方見以三尺益三步四尺益四步之義乃步言三四尺言四三必顛到其文何義乎不於此深求其義而臆決焉其謬四矣

四旁兩夾窻注曰窻助戶爲明毎室四戶八窻樾謹按古言戶牖不言窻戶窻之與牖義蓋有別愚嘗有窻牖辯其略曰窻與囱同古文作囧小篆作囪觀其形知其制蓋以木縱橫界之不可開闔者也牖字從片片者判木也故版字從片牘爲木版亦從片牏爲築牆短版亦從片然則牖蓋以版爲之可開可闔者也鄭君以窻爲牖無乃疏歟且四戶八牖非古制也義已具前故不復說

門堂三之二注曰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樾謹按鄭君誤以堂脩七爲假設之數於是正堂之制失而門堂之制亦失今既訂正可亦論矣惟以門堂爲門側之堂則亦非也若門側有堂而門中無堂則爾雅直曰門堂謂之塾可矣何必別之曰門側之堂哉且夫門側有堂周制也夏殷所不得而有也鄭失其數難與語此

室三之一注曰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樾謹按兩室各居一分則於門堂占三分之二何云三之一乎且門堂既取數於正堂則門室亦必取數於正室安得卽於門堂取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注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樾謹按殷制一如夏制鄭不達夏制因不達殷制而以周制說之此大誤也周制尙在下文何得逆探爲說乎

四阿注曰若今四注屋樾謹按此當通下重屋爲文謂於四棟之上作重屋也爾雅曰偏高阿丘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視之有偏高之形故棟宇通有阿稱儀禮當阿以宇言也此記四阿以棟言也說詳儀禮鄭斷四阿二字爲句而訓爲四注屋夫四阿則四注可知鄭君此注於義無違然學者因此便謂四注之屋始自殷人夏后氏世室尙是兩下屋則大不然矣既爲四面之堂豈得爲兩下之屋所以有夏屋兩下之說者蓋後世廟寢皆爲四注屋夏后以前廟寢之屋惟南北兩下是以傳於此名也若夫世室重屋明堂異名同實其東堂西堂東西兩下其南堂北堂南北兩下合而爲四注之屋是其四注也實則皆兩下也古者無可減後世無可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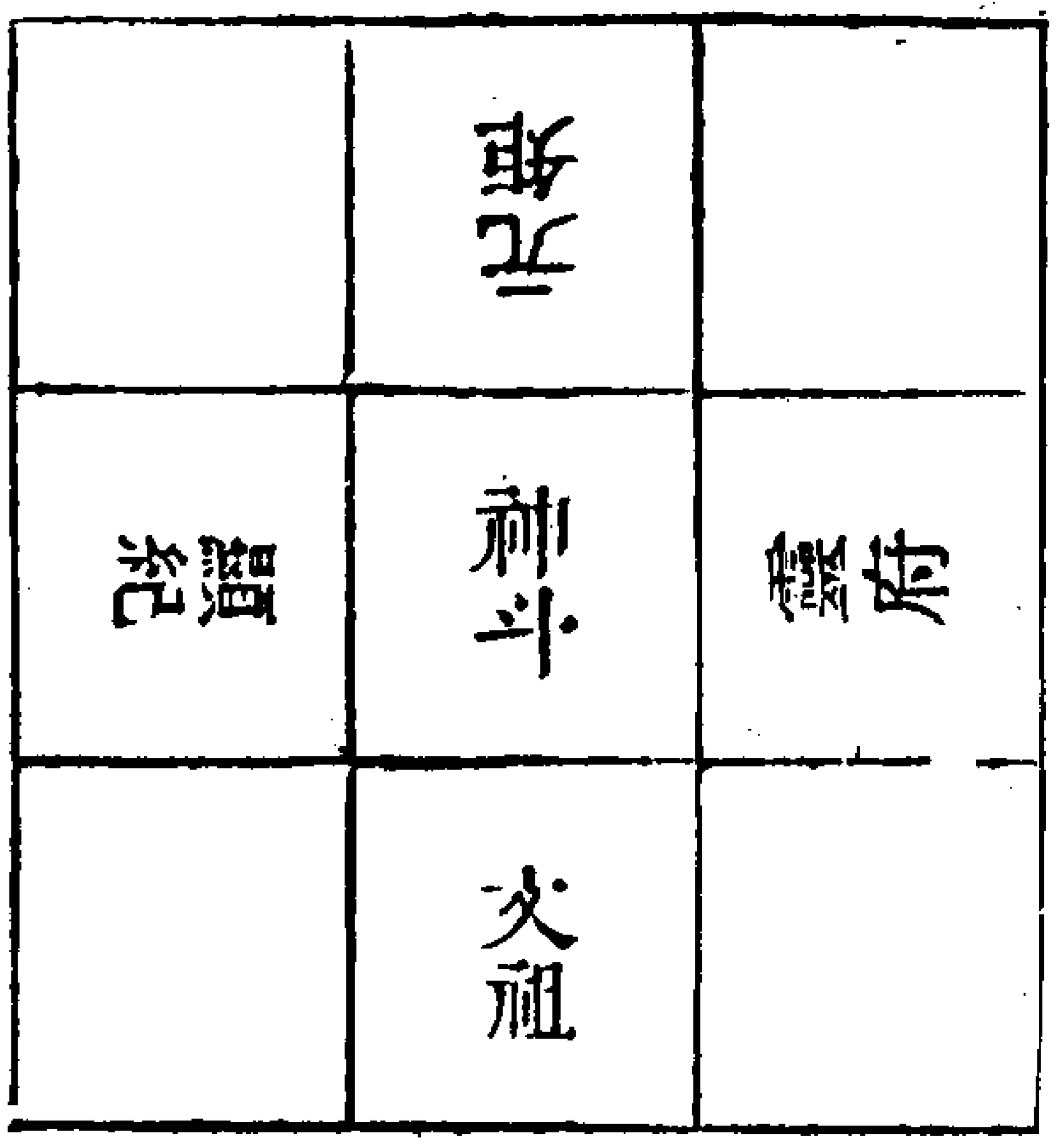
重屋注曰複笮也樾謹按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亦稱重橑徐鍇說文繫傳於橑篆下引東方朔傳後

閣重橑而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使若合掌然故曰重橑此說重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䴥複屋棟也重屋複屋不可混而一之周書作雒篇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廊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隋書牛宏傳引服虔說曰大廟大室之上屋也此皆經師舊說足可依據

堂崇一筵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樾謹按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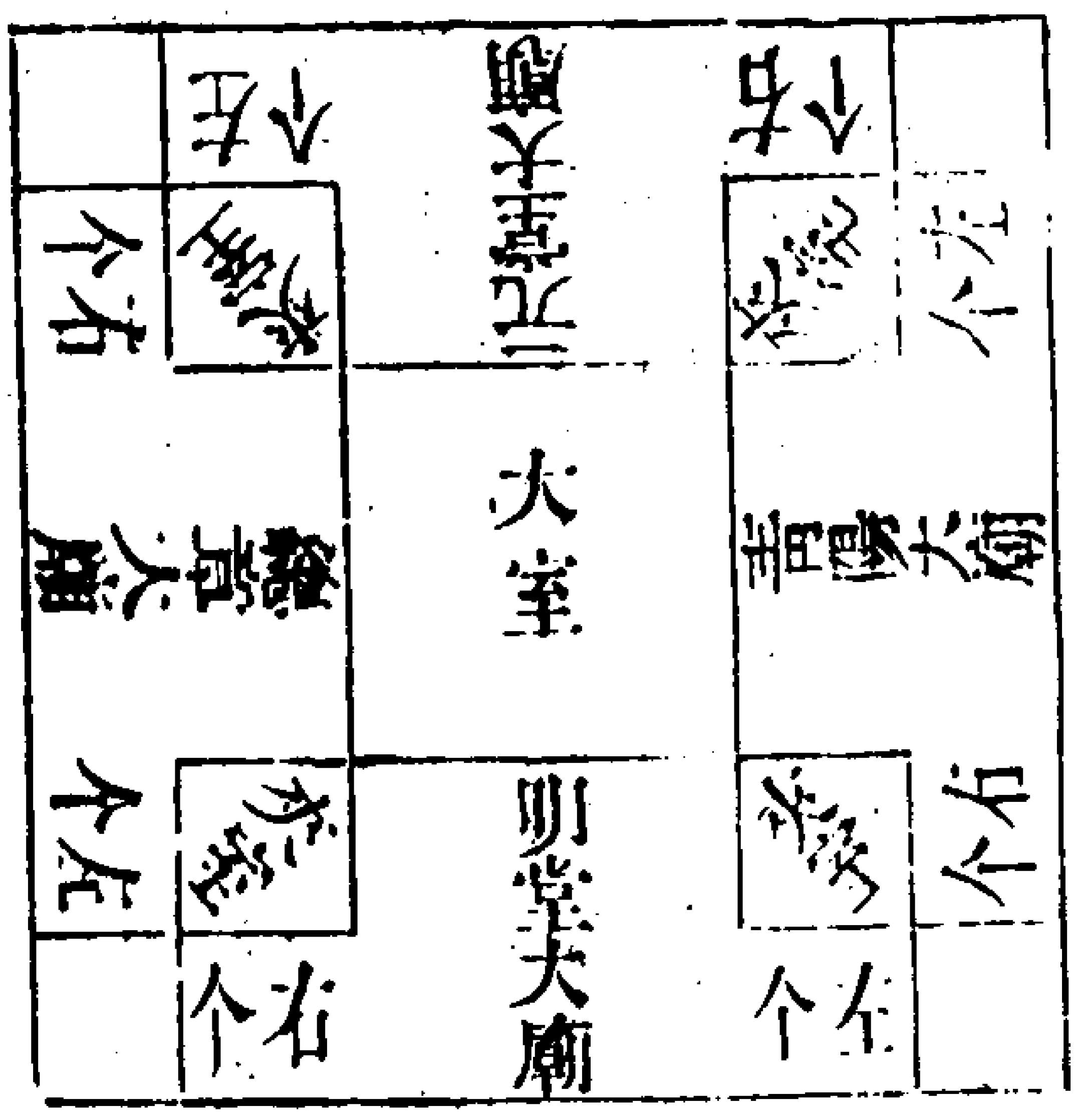
鄭注又以世室爲宗廟重屋爲王宮正室明堂爲明政教之堂不知三者一也已具論於前不復說矣夫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雖大儒如鄭君猶不能曉然則李謐牛宏之議又何識焉近代學者覃思古義多所發明而於斯制實猶未得此世室重屋明堂考所以作也雖然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制也吾論三代之制而下及秦漢者何也秦漢之制亦從三代出也然則三代其遂無所出乎蓋必出於唐虞可知矣唐虞久遠工師失傳故考工記不載其制乃文祖之名見於堯典鄭康成謂若周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周曰明堂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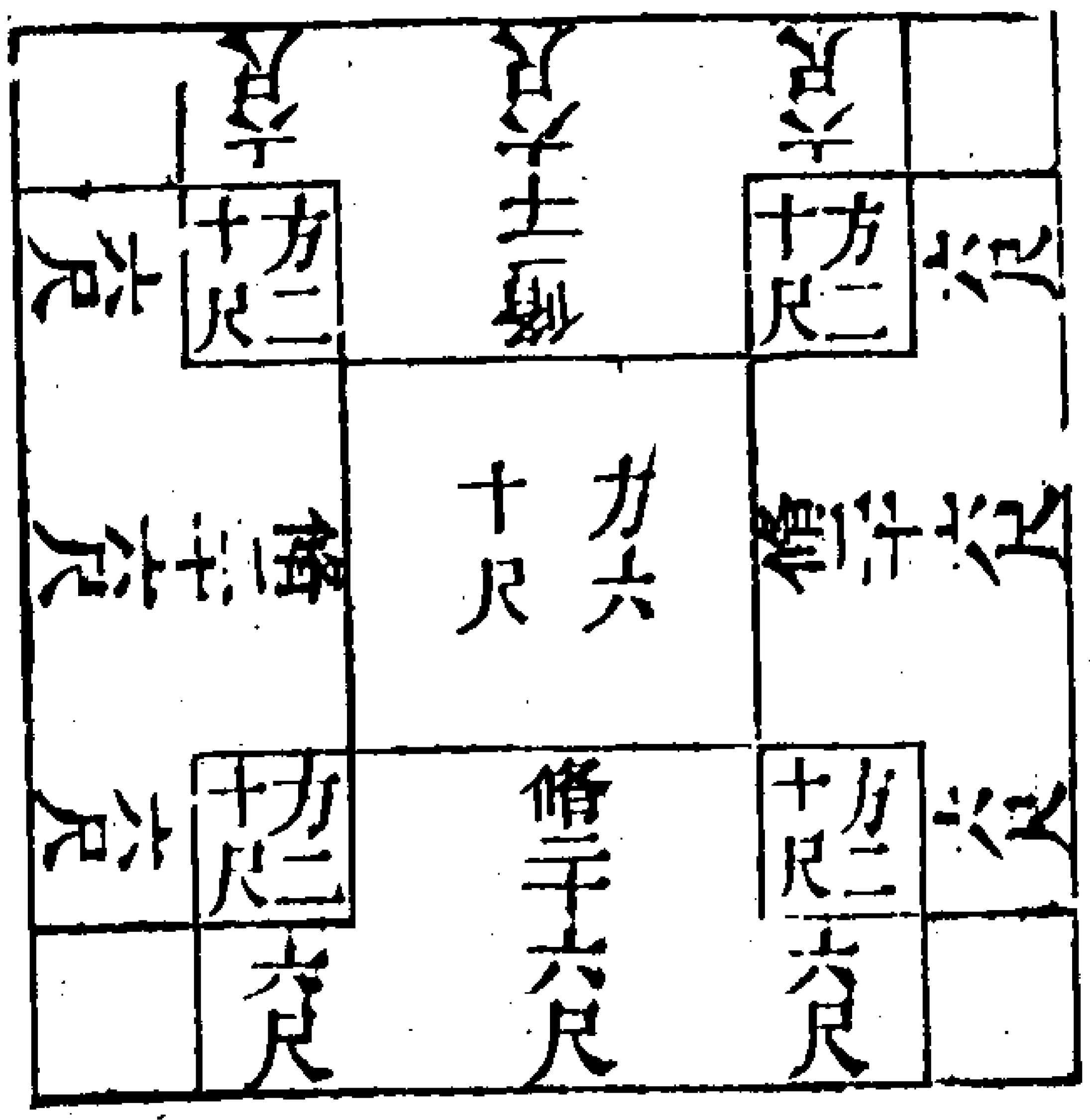
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大室白帝招矩之府名曰顯紀周曰總章黑帝光紀之府名曰元矩周曰元堂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然則唐虞之制亦略可見矣爲圖如左



土居中央有室無堂以木火金水四堂爲堂明土於五行最尊不自任部職也木火金水居四方有堂無室皆以土室爲室明土最大能包含物也唐虞之制豈後世所及哉其脩廣之數雖無得而言然後世五家如一則唐虞五府亦必如一矣夏后氏以五帝宜各有室乃斥大其中央之室而置五室焉因改天府之名而曰世室自夏迄周五室四堂遂爲定制莫之易也秦漢以降宏規大起析五室爲九室分四堂爲十二堂其於古制去之彌遠矣月令所說止有大廟大室而無五室之別或猶唐虞之遺制乎然四堂各

有左右个又近乎十二堂矣月令本出呂不韋意者呂氏廣集賓客作爲此書固欲自成一代之制章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周書明堂篇止記周公明堂之位而太平御覽事文類聚載其逸文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其制正與月令同夫有左右个則必有四維之室矣所謂室居中方百尺者通堂上四維之室言之也所謂室中方六十尺者大室也大室方六十尺四維之室各方二十尺爲四十尺適合方百尺之數然則大廟脩二十六尺左右个各脩六尺矣此制或卽呂氏之徒所定而後人載之周書明堂篇之末亦若王會篇載伊尹朝獻歟附圖如左





呂氏之說雖不足據然而五府遺意猶有存焉其青陽總章諸名亦未知所自始帝命驗謂皆周制非也隋書牛宏傳稱堯曰五府舜曰總章然則四堂之名古矣堂有四而與總章者自大室而言之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是故總章者四堂之首也虞曰總章猶周曰明堂金爲土之子而火爲土之母故以總章統四堂可也以明堂統四堂亦可也要而論之一室四堂唐虞之制五室四堂三代之制九室十二堂秦漢之制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夫五性本於五行然則言明堂者其可遺唐虞之制乎愚爲世室重屋明堂考而以五府終焉觀止矣

羣經平議卷十四

羣經平議卷十五

德清俞樾

儀禮一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士冠禮

樾謹按敖繼公集說曰執筴當作執筮上云筮與席下云徹筮席以上下文徵之則此筴字乃傳寫誤也又特牲少牢禮皆云執筮益可見矣阮氏校勘記斥爲臆說今按敖說固多不足據然此文執筴之當作執筮則特牲少牢兩篇塙有明證禮記月令篇少儀篇鄭注並曰筴蓍也若此文是筴字則亦必有注以

其無注知其所據本作執筮不作執筴也筮筴形似又涉注文云韇藏筴之器因而致誤宜從敖說訂正至注文藏筴之器乃鄭君自釋韇字之義不必因經文言筮亦順之曰藏筮之器也朱子經傳通解改筴爲筮則又非鄭君之舊矣

主人戒賓

鄭注曰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　賈公彥疏曰論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之事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按少牢饋食禮先宿戒尸後筮尸筮吉乃宿尸與此先戒賓後筮賓最後宿賓正相似少牢未筮尸之前已有將以爲尸之人則冠禮未筮賓之前亦有將以爲賓之人不得以戒賓爲戒衆人也且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指正賓言之而冠禮之主人戒賓則兼指衆賓無是理也下文曰冠者曰主人曰賓曰贊冠者曰主人之贊者曰擯者曰兄弟爲類凡七絕無所謂衆賓者主人又安得而戒之乎曰賓已戒矣筮而不吉則如之何曰改筮他人爲賓吉而宿之而前所戒之賓不宿少牢先宿戒

尸後筮尸而云吉則乃遂宿尸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冠禮之筮賓當亦如之經但言其不改者耳

樾謹按王氏之說非也禮本人情古今不異凡所以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先戒之而後筮之不吉改筮於事無嫌若賓則異姓之人於主人爲僚友先已戒之不吉而又改之狐埋狐搰無乃非人情乎使古禮果如此無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芙孫子矣王氏又引鄉飲酒鄉射之主人戒賓皆戒正賓爲證此不然也鄉飲酒鄉射皆不筮賓則戒賓之時賓已定矣故所戒者專在正賓冠禮筮賓則戒賓之時賓猶

未定也故所戒者漘及衆賓安得㮣而一之乎是故主人戒賓當從舊說爲廣戒僚友至下文前期三日筮賓則卽所戒之人而枚筮之擇其吉者一人以爲賓也若亦如筮尸之例未筮之前先有欲以爲賓之人然則經文亦當曰若不吉則改筮賓矣何以無文乎葢彼之筮尸就一人而筮之也故有改筮之文此之筮賓卽所戒之衆人而枚筮之也筮甲不吉則筮乙筮乙不吉則筮丙本非一筮故亦不言改也觀筮賓筮尸之不同知戒賓戒尸之有異矣戒賓之時尙未知誰爲正賓及筮得其人而遂宿之則正賓定矣其餘諸人或不盡來其來者皆以爲贊下文曰贊者皆與注曰贊者衆賓也疏曰鄭知贊者衆賓者以其下別言贊冠者明上文贊者是衆賓也此冠禮有衆賓之明證王氏謂下文絕無言衆賓者豈以注義爲非乎然贊者與贊冠者經文固別而言之將以此贊者爲何許人乎王氏讀書致爲精審乃有此千慮之失故詳辨之勿使後人因此病古禮之不近人情也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注曰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　疏曰知與主人贊並立者以贊冠一人而已而云南上明與主人贊爲序

樾謹按自此文以前所言贊者皆賓之贊也下文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始別言主人之贊者則此文止言賓贊明矣鄭以經言南上明非一人故兼主人贊言之其實非也贊冠者雖止一人而贊者則非止一人下文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別而言之是其證也西面南上乃贊冠者與贊者並立之序非與主人贊爲序也葢贊者執勞役之事一人或不暇給故必有餘人助之如緇布冠缺項以下凡六物櫛又一物皆須贊者負之一人往反不太勞乎故有贊冠者一人必有贊者一二人也然則經何以不明言其數也曰贊者卽衆賓也其多寡有無不可定也若竟無之則亦缺之矣此經文所以不言其數而但以南上之文見之也

賓盥卒壹揖壹讓升

注曰揖讓皆壹者降於初

樾謹按上文三揖至于階三讓注曰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此三揖之節也此所言者賓盥之事據上文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又據聘禮注曰設碑近如堂深是設洗之處正與碑東西相直盥卒之一揖卽當碑之一揖也其餘二揖無所施矣然

則壹揖壹讓乃是事所宜然非故爲降殺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記
注曰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階醮之於客位所以尊
敬之成其爲人也　按此注今本脫據阮氏校勘記
補
樾謹按注中階字衍文也上文行三加之禮皆在東
序少北不在阼階此所謂阼者卽是東序蓋阼之言
酢也上文鄭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
是阼階之阼其字本當爲酢取答酢賓客之義因而
東序與阼階相值亦得謂之阼禮記內則篇夫入門

升自阼階立於阼是也自變其字從昌作胙於是阼
之義專屬於階而東序之爲阼不著矣禮記檀弓篇
曰大斂在阼阼亦東序也喪大記曰君將大斂子弁
絰卽位于序端與冠禮主人升立於序端其義一律
子冠于東序而父位于序端父斂于東序而子位于
序端此古人制禮之意可比例而見者也後人不知
東序之爲阼而誤以爲阼階故于此注加入階字且
禮記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鄭注曰東序少北近主
位也足知此注階字之衍矣上文庶子冠于房外注
曰不於阼階非代也此階字亦衍文也夫庶子之冠

尙得在堂上豈適子之冠反不得在堂上而在階上
乎適子庶子之冠其地雖異而實不甚相遠皆在房
之外序之內士昏禮曰席于阼舅卽席此卽適子冠
處也又曰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此卽庶子冠處也
上文說孤子冠事曰禮於阼蓋父在則父爲主故禮
之於客位父不在則冠者卽爲主人不得以客位自
處故禮於東序主人之位自阼字之義不明而禮意
全失矣疏言周與夏殷孤子司冠於阼階禮之於客
位夫經明言禮於阼而疏乃言禮之於客位何其踳
歟

士昏禮

主人筵于戶西
注曰戶西者尊處　疏曰以戶西是賓客之位故爲
尊處也必以西爲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也
樾謹按凡室之制戶左而牖右戶之西卽牖之東所
謂戶牖之閒也蓋設筵之地當堂之正中疏因經文
西字而以地道向右爲說失之迂曲矣
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
注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庪
樾謹按鄭訓阿爲棟甚爲違失下文云授于楹閒豈
有致命之時已深入當棟而授鴈之時復卻行至楹

閈者乎非其理矣阿者蓋卽屋宇也當阿而拜示謙也拜已少進授鴈于楹閒示親親也今文作庪疏謂楣前接檐爲庪是今古文之義亦不甚相違若從鄭注訓阿爲棟棟之於庪則相去絕遠矣近世學者頗知鄭義之非惟阿宇未有塙義今按阿者棟宇之通稱考工記匠人職曰四阿重屋言於四棟爲重屋也是棟稱阿也此經曰當阿言當屋宇之下也是宇稱阿也爾雅釋丘曰偏高阿丘釋名釋丘曰阿何也如人儋何物一邊高也凡屋上棟下宇自一面觀之有偏高之形故自棟至宇皆得謂之阿爾雅釋地大陵

曰阿釋名釋山曰陵隆也體隆高也以其隆高而得阿名此棟稱阿之義也文選思元賦流目眺夫衡阿兮舊注曰阿山下也山下曰阿此宇稱阿之義也子虛賦曰順阿而下是故阿之稱得通乎上下矣或疑棟之與宇異地異名而同謂之阿似乎無別然說文瓦部甍屋棟也而廣雅釋室又曰甍謂之甗甗卽霤字楚辭大招觀絕霤只王逸注曰霤屋宇也夫棟與宇並謂之甍何不可並謂之阿乎以其狀自上而下則皆曰阿可也以其用在乎蒙覆則皆曰甍可也襄二十八年左傳猶援廟桷動於甍杜注曰甍屋棟桯

氏易疇通藝錄曰大公之廟必非容膝之廬所援之桷必爲當檐之題題之去極甚遠安得援題而動於極也此說足正杜注之誤杜以動甍爲動棟猶鄭以當阿爲當棟皆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矣

婦車亦如之有裧

注曰裧車裳幃

樾謹按裧者車裳幃之緣也禮記雜記篇其輤有裧緇布裳帷注曰裧謂鼈甲邊緣裳帷圍棺者也卽其證矣古字本當作𪓰說文黽部𪓰鼈甲邊也衣裳之有緣猶𪓰甲之有邊故卽以𪓰名之因變其字從衣

下文純衣纁衻是也又變從冄聲者爲從炎聲此文有裧是也注但以車裳幃說之未得其義

設黍于腊北

樾謹按腊字疑豚字之誤婦席之前菹醢二豆在南醬一豆在北菹醢二豆之前設豚魚二俎醬之前設黍稷兩敦然則黍正在豚北明矣腊爲特俎設于豚魚二俎之南與黍相隔言設黍者當據豚言北不當據腊言北也又按上文云腊特于俎北者此俎止謂魚俎不兼謂豚俎猶俎入設于豆東止謂菹醢兩豆不兼謂醬豆皆據後設者言之也如此則稷與魚腊

三者爲一列腊與稷値不與黍値腊北之當爲豚北
更可知矣
於是與始飯之錯
注曰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　疏曰
舅姑爲飯始不爲餕始俗本云與始餕之錯者誤也
樾謹按以始飯目舅姑甚爲不辭疑飯字實當作餕
始餕之三字連讀上文曰婦徹于房中媵御餕此即
所謂始餕之也其時葢御餕舅餘媵餕姑餘及姑酳
之後乃終餕之於是改而爲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是
終餕之與始餕之相錯也故曰於是與始餕之錯鄭

君所據本作始飯之即從而爲之說而古本疏傳尙
有作餕者後人以其與鄭義不合反斥爲俗本矣
妥而後傳言　士相見禮
注曰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
樾謹按傳言者相傳而言也見於君者或非一人必
待前人言訖後人乃接續而言不相僭越也鄭注似
未得其義
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當作君無爲興臣敢辭涉下文
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因而致誤觀下文鄭注曰

辭君與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太崇不敢當也則是下
句言不敢上句言敢當據以訂正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艸茅之臣
注曰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
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
樾謹按仕與不仕皆有所居之宅但曰宅者無以見
其爲致仕者也鄭義殊有未安敖繼公曰宅者未仕
而家居者也然未仕而家居者其見于君則亦庶人
而已矣安得別之曰宅者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
當從今文作託葢羈旅之人託于此國者然經文先

言士大夫次言宅者次言庶人次言他國之人則宅
者自是本國之人若是寄託此國者其文當次他國
之人之下不當次士大夫之下也以上諸說疑皆未
得今按尙書顧命篇王三宿三祭三咤正義引鄭注
曰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釋文曰
字亦作宅是宅有卻義也此文宅者之宅亦當訓卻
實則爲斥之叚字宅從乇聲與斥聲相近周易解彖
傳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本作甲宅即其例也文選思
元賦斥西施而弗御兮注曰斥卻也宅與斥通故亦
有卻義宅者葢舊爲士大夫有過斥退者不敢自同

于士大夫而亦不得自同于庶人故别其在邦在野異爲之稱以别之經文次士大夫之下庶人之上正其所也宅託異文猶宅咤異文止取乇聲故無定字必泥其字以求之則失之矣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 鄉飲酒禮

注曰楣前梁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據此則楣卽檐也廣雅釋室曰楣檐櫺梠也釋名釋宮室曰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其文卽次梠下並古人謂檐爲楣之證爾雅釋宮楣謂之梁據說文椙門樞之横梁是爾雅楣字乃椙字之誤釋文兩存其字曰楣忘悲反或作椙忘報反實則椙是而楣非也五架之屋棟南一架爲前楣棟北一架爲後楣棟之言中也謂正中也椙之言冒也謂覆冒也門樞之有椙卽依此而名之其制大小不同其爲横梁一也自爾雅誤椙爲楣而學者遂不知楣椙之有辨矣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

注曰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紾之乃絕其末　疏曰云繚猶紾也者弗繚卽弗紾一也云大夫以上威儀多者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按周禮大祝注曰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亦據此與鄉射而言也

樾謹按經文明言弗繚而疏乃以爲繚祭失之甚矣由未解注中垂字之義故也垂紾之者言垂欲紾之是弗紾也鄉飲酒參用大夫士禮故記云磬階閒縮霤注曰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是其證也大夫禮當繚祭士禮當絕祭故卻左手執本示將紾之而右手卽絕其末也注義簡古疏未能達近人或欲刪經文弗字誤矣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

注曰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樾謹按兩楹之閒乃東西正中之地上文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是設尊之處不當正中與兩楹閒初不相直鄭以爲就尊南授之非也今按兩楹閒者賓席之前也賓席在戶牖閒其前卽兩楹閒矣酒者賓主共之介不敢有其酒故授爵于賓席之前見因賓而有

也注尚未得其旨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疏曰按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彼此同此不言由楹內者省文也
樾謹按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以是推之此文不言由楹內者所謂堂則由楹外也彼文言由楹內者所謂序則鉤楹內也其制不同故行禮之節亦有別
疏說失之
公如大夫入

注曰如讀若今之若　疏曰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
樾謹按如疏義則作公若大夫可也作公如大夫亦可也鄭君何爲不以本字讀之而必讀之爲若乎然則疏義非注義矣今按若猶或也古人之辭凡不定者以若言之士昏禮若衣若笄是也急言之則曰某若某燕禮冪用綌若錫是也公若大夫謂若公若大夫不定之辭經文作如字者如與若同義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亦猶或也鄭必讀如爲若者取其義益顯耳不謂疏家之猶未達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記
注曰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　疏曰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遵也　阮氏校勘記曰遵閩本通解俱作賓
樾謹按大夫即是遵乃云統於遵義不可通故後人臆改爲賓其實非也遵乃尊字之誤尊在房戶之閒無諸公則大夫即席于尊東南面西上故曰統於尊也統於尊與上文注言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文義一例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席於尊東注曰尊東明與

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然則此疏即用彼注之文耳尊誤爲遵其義遂失矣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鄉射禮
注曰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疏曰乏參侯道者謂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云西五步者據侯之正北落西有五步即三丈也
樾謹按黨之訓旁古訓未聞且注文言去侯北十丈不言去侯旁十丈也疏說殆非注意矣今按黨猶所

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於斐何休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曰黨所也竝古人謂所爲黨之證居侯黨之一謂在侯所之一分也不直曰乏居侯道參之一而必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蓋但曰參之一則有近侯之一分又有近堂之一分將近堂乎抑近侯乎於文未明故必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於是南北之度可得而定矣然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曰西五步也經文既委曲詳盡注文亦簡而明但以未釋黨字之義疏家遂不達其旨矣王氏經義述聞訓黨爲所與

愚說合然欲移經文之一兩字於侯道之下則又大謬使經文但曰乏參侯道之一則此乏去侯北爲十丈爲廿丈皆不可知鄭君何能臆決之曰去侯北十丈乎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注曰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

樾謹按鄉飲酒禮云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先言賓若有遵者乃言諸公大夫明諸公大夫皆遵也此文云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先言大夫乃言若有遵者明大夫不皆是遵也蓋此經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射禮也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注主人戒賓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疏曰謂大夫來臨禮之時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以戒賓也乃釋文竝不言鄉大夫來臨禮其位在何處又不言行禮之節蓋皆於大夫中包之矣注文所謂鄉大夫士

非鄉人禮亦然者士字疑衍文蓋謂大夫爲遵者是鄉人鄉大夫來臨禮者非鄉人而其禮皆同也　孔氏作疏時已衍士字於是不得其說

無射獲無獵獲

注曰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旁　疏曰云射獲謂矢中人也者人謂獲者亦以事名云獵矢從旁者謂從乏旁也

樾謹按大射儀亦有此文注曰射獲矢中之也從旁爲獵義與此同實非經旨也鄭君之意以獲爲獲者故戒射者無令矢及之然則無獵獲又何義乎且乏

在侯道西五步中之卽是從旁於義似複矣今按此二句當讀云無射逗獲句無獵逗獲句謂無射則獲無獵則獲也下文獲者坐而獲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此獲字之義也無射之射當讀爲仰者謝之謝爾雅釋魚曰龜俯者靈仰者謝釋文曰謝衆家本作射蓋古字通也無射者戒其矢從上也無獵者戒其矢從旁也大射儀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揚卽此所謂射也方卽此所謂獵也矢或從上或從旁雖中不言獲故曰無射獲無獵獲也下文言三耦弟二番射事曰不貫不釋注曰不中正不釋算也言弟三番射事曰不鼓不釋注曰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觀彼文而此文之義益明矣弟一番不釋獲故言獲不言釋耳其不曰射者不獲獵者不獲而曰無射獲無獵獲以其始射意在誘勸之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注曰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　疏曰上云榭則鉤楹內謂射於榭者也堂則由楹外謂射於庠者也今袒決遂則言堂東西見在庠也在榭亦然釋弓說決拾則言序東西序則榭也在庠亦然故曰序東西周公省文欲兩見之也

樾謹按榭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以有楹內楹外之分故必兩見之若此文則堂榭一也又何兩見之有鄭注非也今按士喪禮襲絰于序東注謂東夾前疏曰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夾前者主人卽位踊訖而去襲絰于序東謂鄉堂東東西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禮記奔喪篇亦云襲絰于序東正義曰謂在堂下當序牆之東然則此經賓序西主人序東亦謂堂下當序牆之西當序牆之東耳上經云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序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所云西序及東序東亦謂堂下之地與序牆相值者而此文之義益明矣

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注曰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　疏曰知於是司馬北面者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按下文司射獻釋獲者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

送爵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

樾謹按上文司馬西面拜送爵以後更不見司馬字鄭何知此時司馬北面乎若據下文司射之位爲說則大不然下文云司射北面拜送爵是送爵之時司射北面及釋獲者飲司射仍北面是司射不易處也司射不易處司馬宜亦不易處然則此時司馬仍西面可知矣蓋獲者東面與司馬西面相對也釋獲者北面與司射北面相竝也一取相對一取相竝事各不同鄭君此說本誤疏從而爲之辭胥失之矣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 記

注曰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疏曰鄉飲酒貢士法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有大夫來不易去之以其賓擬貢故也

樾謹按疏意以大夫即是來爲遵者此大謬矣大夫來爲遵者其來與否不可知且必待一人舉觶而後入自此以前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酬賓賓之尊久定矣豈有大夫來而更易一賓之理乎今按此經大夫有二其一則鄉之人爲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所謂遵也其一則鄉大夫來臨此禮鄭目錄所謂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者也說詳上文大夫若有遵者下此記言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謂鄉大夫來臨此禮也鄉飲酒禮鄉大夫爲主人故不嫌以處士爲賓主人不自尊也鄉射之禮州長爲主人不敢以無爵命之處士加於鄉大夫之上故大夫與則必以公士爲賓也鄉大夫來臨此射禮與否主人未戒賓之先已定則賓之或用公士或用處士主人戒賓之時已定矣豈因有無不定之遵者而輒易其至尊之賓乎

西序之席北上

疏曰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東面非常故記之也若然此鄉射上設席雖不言衆賓之數上文云三拜衆賓鄭云三拜示徧也則衆賓亦三人矣而復有東面者若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北上統於賓也

樾謹按賓席無可移易之理疏說非也西序所以設席者蓋以有諸公則大夫席於東序鄉飲酒記曰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是也於是三賓之席亦移于西序以配之耳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七布侯畫以鹿豕
注曰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
樾謹按虎豹鹿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則熊侯麋侯皆皮侯也周官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鄉射之禮繫於大射故天子降而用諸侯之熊侯諸侯降而用卿大夫之麋侯於是大夫不得用皮侯降而用獸侯矣其說詳後鄭君因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而考工記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王燕射用獸侯故謂天子諸侯鄉射亦用獸侯不知所謂如鄉射之禮者如其禮非必如其侯也此記專言鄉射之事而云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則天子諸侯鄉射之用皮侯塙有明證安得以周禮之熊侯麋侯為皮侯而此記之熊侯麋侯為獸侯乎

畫者丹質
注曰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樾謹按凡畫者丹質即承上文畫以鹿豕而言欲明丹質之義當先明質字之義質之名因皮侯而起鄭君注周禮司裘曰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準者於侯中所謂皮侯是皮侯者以布為質以皮為飾也所飾止在四側則侯中無飾之處其質見矣是故熊侯白質者以熊皮飾侯四側而侯中不飾之處以白塗其質也麋侯赤質者以麋皮飾侯四側而侯中不飾之處以赤塗其質也此皆周人尚文之意相沿既久而侯中遂專有質名詩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所謂質者以侯中言也至鄭司農注周禮司裘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又從侯中而極言之愈失其初意矣獸侯不用皮為飾則止是白布故有布侯之名布侯者別以皮侯而言之也然侯中仍以丹塗其質非特為觀美而已所以表其為侯中也考工記曰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曰謂侯中也是皮侯棲鵠之處居侯中三分之一然則獸侯畫獸之處亦當居侯中三分之一是故侯中以丹塗其質所以表

第179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5

其爲侯中凡畫虎豹畫鹿豕皆於是取節焉記曰凡畫者丹質明大夫與士同也鄭君誤謂鄉射當用采侯二正故所說皆非是梓人文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不云張五采之侯則以鄉射也鄭何據而知鄉射之必用采侯乎大夫士之用獸侯者誤以爲用采侯於是天子諸侯之用皮侯者誤以爲用獸侯而鄉射記之明文轉爲注義所晦矣

倍中以爲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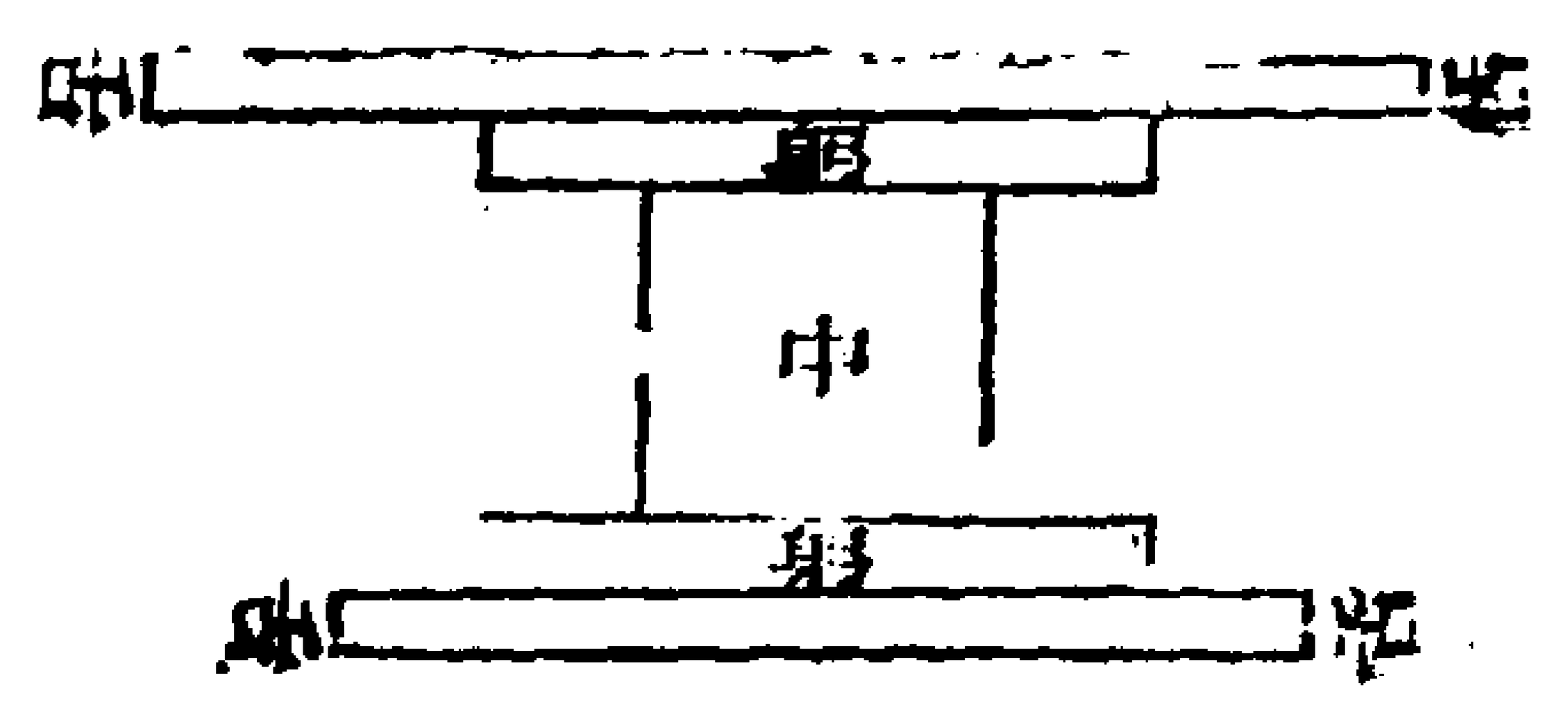
注曰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　疏曰身謂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故鄭云中之上下幅

用布各二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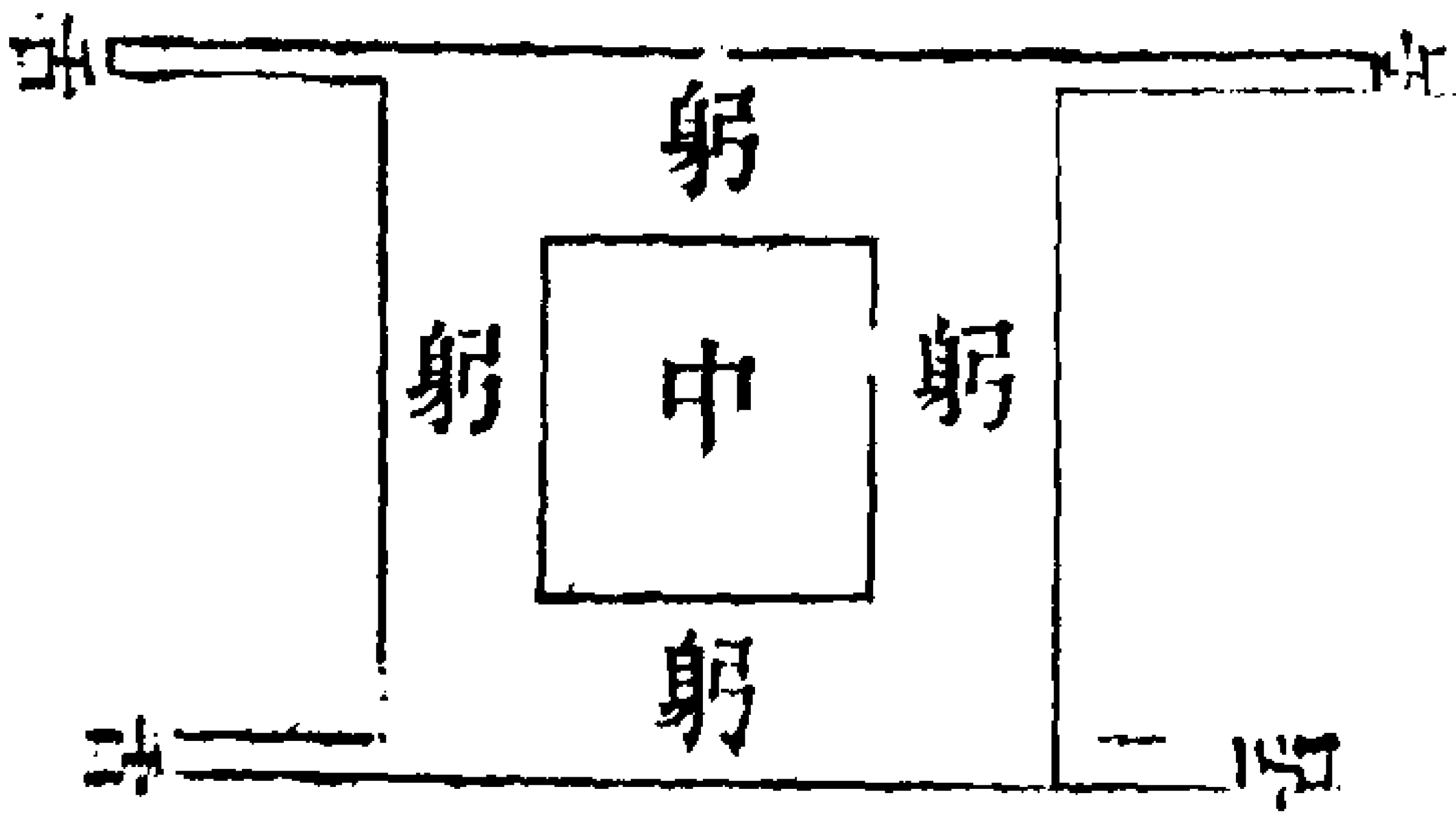
樾謹按侯以中爲主故記文先言中後言躬其實有躬而後有中也中者躬之中也中方十尺則其躬方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也於是其上有左右舌舌出於躬各十尺并其屬於躬者而計之則四十尺所謂倍躬以爲左右舌也其下亦有左右舌舌出於躬各五尺所謂下舌半上舌也鄭君未得倍中爲躬之義故所說侯制非是若依鄭說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則每幅止二尺而其長至二丈無乃大狹而長乎中方十尺而其身狹長如此不相稱矣

且如此則躬之廣出中外者卽可以爲左右舌何必更倍躬以爲舌乎今訂定侯制爲圖明之如左

舊圖



今圖



楅髤橫而奉之

阮氏校勘記曰奉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奉

燧謹按橫而奉之於文甚明且與下句南面坐而奠之文義相貫唐石經作拳朱子謂字之誤是也陸氏所據亦誤故音權大射儀司射適次疏引鄉射記曰設楅橫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是賈公彥所據本正作奉不作拳也奉字易曉故鄭無注疏亦不及焉若是拳字則不容無說矣近世經學者好古而不知所裁輒從誤本作拳恐非經文之舊當據大射儀疏正之

若命長致　燕禮

注曰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

燧謹按注所說非經意也蓋自賓升坐以前公爲賓爲卿爲大夫三舉旅此一定之節也三舉旅則止須三觶而媵爵者皆二大夫兩次媵爵則有四觶是多一觶矣是以周公制禮有皆致又有長致皆致者二大夫序進奠觶長致者長者一人升奠觶也如此則兩次媵爵適得三觶矣在制禮之意止欲其適得三觶初無他義故或弟一次皆致而弟二次長致或弟一次長致而弟二次皆致皆無不可上文曰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明其可以長致也此文曰請致者若命長致明其可以皆致也此經文互見之義也且上文以皆致言則有二觶在篚南已行一觶尚有一觶乃小臣必於此時請媵爵者正以皆致長致無一定也禮意以推闡而愈見矣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

注曰言由楹內者以其立于堂廉也　疏曰言由楹內者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

樾謹按鄉飲及鄉射禮其席工之處均與此同彼止云樂正告于賓不言由楹內此所以必由楹內者以燕禮或有諸公諸公之席在阼階西北面樂正若由楹外則必由諸公席前其地迫促故由楹內也疏謂樂正與工俱在堂廉楹南無過處此大不然工止四人耳何遽無過處乎鄉飲與鄉射何以又得過乎

鼗倚於頌磬西紘 大射儀

注曰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於紘也

樾謹按此當讀云鼗倚於頌磬句西紘句猶上文云建鼓在阼階西句南鼓也鄭解紘爲編磬繩未得其義紘者所以維鼗之兩耳也周禮小師注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其說鼗之制視此注加詳鼗有兩耳必用繩繫之所謂紘也西紘者言其倚于頌磬東面也倚於頌磬東面則紘垂向西若倚于西面紘必垂向東矣故經言西紘所以明其倚在磬東也鄭誤解紘字故不得其旨若如鄭義則當云鼗設於頌磬西倚于紘其文方明安得但云鼗倚於頌磬西紘乎

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

注曰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　疏曰知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雖無正文南方不見有位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

樾謹按此未足據也燕禮執冪者升自西階注云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然則此經工人士梓人司宮皆升自北階亦由堂東可知安見其位必在北堂下乎疏謂南方不見有位此亦非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三者皆士也上文云士西方東面北上則此三者已包其中矣何旨無位乎至司宮一官燕禮注曰司宮天子曰小宰此說殊誤小宰爲卿之貳豈宜設尊設筵及執燭掃所畫物爲諸勞辱之事乎公食大夫禮注曰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可正燕禮注之誤胡氏匡衷儀禮釋官已辨之矣

中離維綱

注曰離猶過也獵也

樾謹按離讀爲麗宣十二年左傳射麋麗龜杜注曰麗著也中麗維綱謂或著維或著綱也離麗古通用字如鄭注轉涉迂曲矣

揚觸梱復

注曰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焉也梱復謂矢至

矦不著而還復復反也

樾謹按注疏均未說捆字之義但當讀捆孟子滕文公篇捆屨趙注曰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然則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矦捆復者謂矢雖中矦但叩椓之而仍復也說文無捆字蓋古字止作梱耳

司馬升命去矦如初還右乃降

注曰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

樾謹按司馬立于物間而命去矦則本在下射之右

又出其南而還其後則從下射東南而至東北又從其東北而西南適階明矣是還下射之左非還下射之右也乃云還君之右義不可通當從今文作右還右還者不還君也葢司馬升自西階由上射之後東南面立于物間命去矦訖卽右還而西北面仍從上射之後降階也經文曰司馬升命去矦如初升如初則降不如初可知矣所以然者以君尊故變於常人以示敬也且上文言上射下射皆履物合足而俟然後司馬升堂命去矦至此文則賓為上射先待於物北司馬卽升堂命去矦司馬降釋弓反位之後始云公就物然則司馬命去矦時公尚在阼階上未及物也司馬豈得還君之右乎亦可知注義之疎矣

壹發中三矦皆獲

注曰矢揚觸或有參中者　疏曰卿大夫主射參矦士主射豻矦其中或揚觸容中別矦皆與釋

樾謹按鄭意葢以經有壹發二字故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謂壹發而中三矦也疏家未得其旨然壹發中三矦實非事之所有疑鄭注亦非經意也今按壹發二字當自為句葢上文每射必發四矢至此文公命復射則曰吁君勸矣雖云欲者射不欲者止然制

禮者豈能逆料人之不欲而為之制乎是故正射發乘矢復射則止發一矢所以使人人得射也又以射止壹發恐不中者多故曰中三矦皆獲所以寬假之使易中也聖人之禮委曲詳盡如此禮本人情於此見矣

羣經平議卷十五

德清俞樾

儀禮二

上介出請入告 聘禮

注曰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　釋文曰者與音餘

樾謹按注文與字乃舉字之誤謂舉皆出請入告也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古字本通用耳陸氏音餘未得其旨朱文公通解疑本介字則亦失之

賓迎再拜

疏曰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荅拜荅拜可知但文略耳

樾謹按此文卿以君命致館故不荅拜非略也凡爲人使者皆不荅拜乃禮經之通例也上文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荅拜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然則致館者亦不荅拜可知矣疏說非是

乃陳幣

注曰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櫝而俟

樾謹按是時賓尚在次擯者猶未出請事有司安得先入而陳幣於廟門外乎然則陳幣者卽於次內陳之也及擯者出請事大夫納賓於是賓入而上介與衆介俱入則有司之屬亦隨之而入可知矣入門之後公與賓每門每曲揖介與擯皆在後鴈行則羣有司亦不得凌躐而前其在後序進又可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此時主國有司在堂上設几筵則賓之有司亦得於門外陳幣初無緩不及事之患又何必先賓而入乎

三揖

注曰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揖

樾謹按主君先待于中庭賓後獨入乃得如常三揖者蓋賓入門北面主君在中庭南面相向一揖此卽所謂入門將曲揖也揖訖主君東面行賓西面行及堂塗則皆北面矣於是又揖所謂旣曲北面揖也是時主君與賓雖皆北行然前後不相當所謂君行一臣行二者當在此時及當碑則賓東主西適相當矣於是又揖所謂當碑揖也然則三揖之節與平常不異故鄭無異文其不同者將曲一揖主南面賓北面

既出一拆主在前賓在後耳注義未分晰言之而疏文又譌奪幾不可讀故具說之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

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　疏曰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二架謂之楣則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架今於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

樾謹按古人五架之屋棟以南爲堂棟以北爲室兩楹之閒居堂東西南北之中卽是中堂若更前北侵

半架則與東楹不相值矣安得云中堂與東楹之閒乎蓋自鄭君誤解士昏禮當阿爲當棟於是說者遂謂棟後一架始爲室而堂室之制盡失矣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可見無室則以棟爲南北之中有室則以楣爲南北之中凡畫物之處皆居正中也孔氏廣森禮學巵言說堂室之制與愚合然引士喪禮注中以南謂之堂爲證則未足據也彼注云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曰謂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其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卽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卽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然則中以南非謂棟以南也蓋鄭君旣以當阿爲當棟必不以棟之下爲卽是室孔氏引鄭注爲證轉滋後學之疑矣

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注曰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　疏曰聘義孔子論玉而云縝密以栗知也是玉有密致錦之纖縟似玉之密致者

樾謹按古謂美好者爲玉尙書洪範篇惟辟玉食史

記集解引馬注曰玉食美食呂氏春秋貴直篇身好玉女高注曰玉女美女也然則玉錦猶言美錦矣疏說尙未得古義阮氏揅經室集謂說文玉字無點有點者解云朽玉也讀如畜牧之畜凡爲美好之義者其字並當爲有點之玉然金玉之玉與畜聲亦相近阮說未必然也

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注曰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卽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眾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樾謹按此文言請受者明上文執幣舉皮而出爲將

請受于上介之故實則此時固未請受也至下文云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方是請受于上介之實事鄭君誤以爲兩次請受乃曰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失之矣

賓請有事於大夫

注曰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

盧氏文弨詳校曰不言問聘此聘字疑衍

樾謹按請問問卿也下一問字亦爲衍文請問卿也正釋經文請有事于大夫之義請有事卽請問也然則何以不言賓請問于大夫故又自釋之曰不言問

聘亦問也嫌近君也經文止言請有事不言請問注安得輒請問而釋之乎是知今本之非矣

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

注曰當內廉辟堂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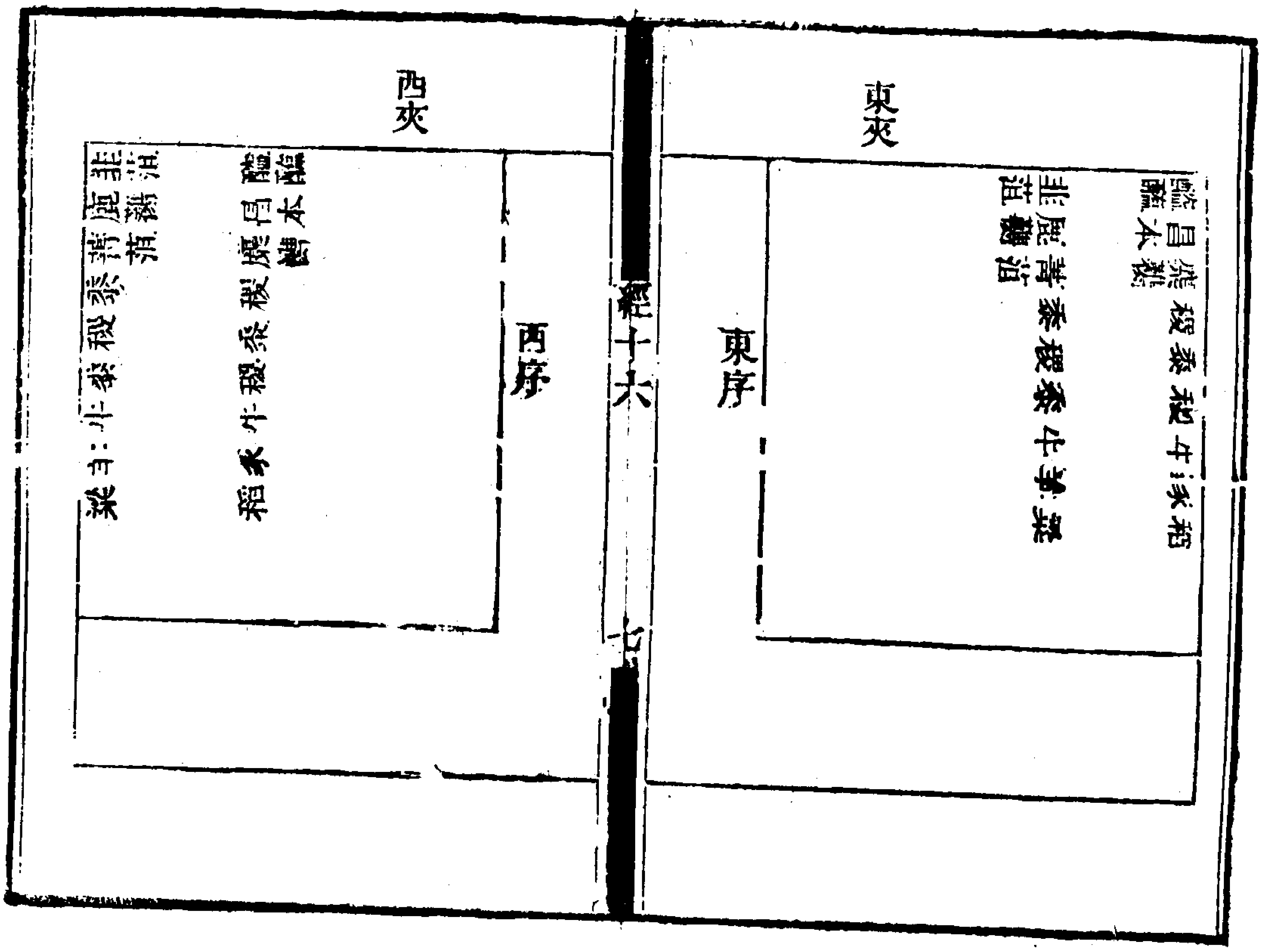
樾謹按几側邊皆謂之廉堂有堂之廉階有階之廉此經云當內廉則是階之廉也階兩邊皆有廉東階以西邊爲內廉西階以東邊爲內廉當內廉者當西階東邊之廉也學者止知有堂廉不知有階廉則內廉之義不可曉矣周書顧命篇夾兩階戺程氏瑤田謂戺者階之兩旁自堂至地斜安一石拚階齒而輔之如今樓梯必有兩髀以安步級者今按程說是也戺卽是廉枚傳堂廉曰戺當作階廉曰戺於義方明或原文本是階廉淺人以意改之耳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

疏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

樾謹按如此說則兩夾之豆亦如堂上戶西所設南北兩兩陳之矣然經于堂上曰兩簠繼之粱在北粱在北明稻在南也是南北兩兩陳之者也於此文曰兩簠繼之粱在西粱在西明稻在東也是東西兩兩

陳之者也安得謂兩夾之豆亦如堂上乎今按西夾之豆東面東夾之豆西面皆自北墉之下以次而南豆最北簋在豆南鉶在簋南簠在鉶南皆兩兩陳之經文所謂二以並也今爲圖明之如左至堂上所設舊說無誤故不列焉



又按下文餼于東方亦如之賈疏曰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醓醢次昌本次南麋臡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臡則又似不誤者豈前疏傳寫失之乎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注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

樾謹按注文今字乃令字之誤此葢申說上文讓不成三之義禮有三讓無四讓若令使者三讓則主人必又一讓然後使者乃升是主人四讓矣禮所無有也鄭君說此正破古文作三讓之非自令誤爲今其義遂晦疏詞鄭君兩言之失其旨矣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

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　疏曰禮於君者不陳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以其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已者以其榮故陳之

樾謹按鄭見此經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賄幣以告注云賄幣在外也若然則當有出取賄幣之文經何以無之乎今按下文卿進使者使者

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使者反命說又受上介璋致命於是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以上介執璋例之疑賄幣乃衆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衆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文不具耳陳于朝者雖有公私之分實皆使介所自得之幣其禮于君者固不得與之俱陳然謂賄禮等幣何在外不入則又非也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記

注曰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樾謹按此記文雖專為聘禮言之實為一經辭對之通例士冠禮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注曰辭對之辭未聞不知辭對之辭即此是也凡賓主相敵者主人為賓降則賓辭賓為主人降則主人辭主人為賓洗則賓辭賓為主人洗則主人辭有辭必有對鄉飲鄉射諸篇皆然即燕禮宰夫為主人亦然其辭其對皆不載其言記亦無文焉而特於此篇箸之明凡稱辭者皆曰非禮也敢猶言不敢當主人之降不敢當主人之洗也凡稱對者皆曰非禮也敢猶言不敢不降不敢不洗也鄭君注此時偶有未照於是凡辭對者皆不得其辭矣

將授志趨

注曰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

樾謹按鄭義迂曲殆非也趨當讀為促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衛音趨數煩志鄭注曰趨數讀為促速荀子哀公篇趨駕召顏回楊注曰趨讀為促並其證也將授志趨者謂賓將授玉之時其志爾促也士相見禮至下容爾蹙注曰蹙猶促也促恭慤貌也此文言趨彼文言蹙字異而義同下文云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曰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夫卷豚而行其可言趨乎足知不然矣鄭既誤解上趨字故於下趨字亦失其義今按又趨者又促也發氣怡焉之後而云又促者猶鄉黨記孔子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之後又云復其位踧踖如也促與踧踖義同但言有緩急耳鄭不知趨之當讀為促故但引逞顏色怡怡如也為發氣怡焉之證而不知引踧踖如也為又趨之證斯於經意未得矣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 公食大夫禮

樾謹按醬東疑當作醬南字之誤也若作醬東是豆與醬並設豆西為醬而設鉶不得在豆西矣乃云宰

夫設鉶四于豆西可知豆之設必在醬南故其西尚
未有物可以設鉶也
簠有蓋冪 記
注曰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　疏
曰簠簋相將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
設故卻會于敦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
於房蓋以冪冪巾也至於陳設冪亦去之經云有蓋
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
樾謹按月令食齊視春時以飯宜溫也必須去會於
房之理鄭以經文公設粱後其下即云左擁簠粱不

見有卻會事故爲此說不知上簋乃宰夫所設故宰
夫爲之卻會若粱則公親設之公尊故不爲卻會也
然則孰卻之賓將食自卻之也經云賓卒食會飯卒
食者謂卒初時所飯之粱也會飯者復加會於簠明
食訖也以卒食後賓自會之知將食時賓自卻之經
文固前後互見矣鄭君不達此義乃云會飯謂黍稷
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是大不然荀子禮論篇
曰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然則黍稷固不飯也至此經
則皆獨黍稷不飯雖稻亦不飯也是故公所親設者
此粱也賓擁之以降又取之而升反奠于其所者亦
此粱也卒食之後取之以降坐奠于階西者亦此粱
也而稻皆不與焉然則賓飯粱不飯稻明矣而謂其
食黍稷乎
重賜無數 覲禮
注曰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
樾謹按重之言重累也少牢饋食禮蓋二以重注曰
重累之是其義也重賜即加賜耳鄭訓重爲善而增
成之曰加賜善物於義轉迂矣
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樾謹按深四尺疑當作深三尺上文四享注曰四當

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
由此誤也即其例矣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或說曰
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爲
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據楊氏所說則此方三百步
之宮亦有明堂之名矣如明堂之制考工記說殷人
重屋曰堂崇三尺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亦曰堂高
三尺然則三尺之崇乃古制也周人增益古制三三
而九故崇九尺所謂堂崇一筵是也若合諸侯而爲
壇則仍準古制此經言深三尺是也鄭君據周禮司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反文

儀職為壇三成知此壇有上中下三等若然則所謂深三尺者蓋每等皆然自壇上計之堂高九尺與堂崇一筵未始不合也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毀服

注曰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

樾謹按賈傳之文無稱公卿為公士者鄭說非也公士大夫者公也士也大夫也公謂諸侯大夫則兼卿大夫而言士則直謂士也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此傳之文自來不得其讀今正之曰公逗卿句大夫逗室老句士逗貴臣句其餘皆眾臣也句蓋傳釋經文眾臣之義謂公之臣惟卿不在眾臣之例大夫之臣惟室老不在眾臣之例士之臣惟貴臣不在眾臣之例其餘則皆眾臣也卿字包大夫在內猶大夫亦包卿在內以卿大夫本通稱也鄭君之意總以士賤無臣故於此經此傳均失其解按周官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注曰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鄭謂士無臣者蓋據士無大射故也不知大夫以上其臣眾多得容選擇士之臣少取給而已若加選擇恐有不給此士所以無大射也非士無臣也士之貴臣亦即士之室老以其賤故不得異為之名猶大夫之妻曰孺人士則直曰婦人也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則士之貴臣為其君絞帶菅屨可知矣蓋即包于上文君字之內傳曰君至尊也君者自天子至于士皆得稱之敖繼公謂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可正舊說之誤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注曰因猶親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但曰與母同足矣何必曰因母乎徧考書傳無訓親母為因母者注義非也因讀如因國之因有繼母即有因母就前母而言之則後母為繼就後母而言之則前母為因此因母之義也

庶人為國君

注曰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

樾謹按經言庶人而不言民則庶人專指在官者言不兼民言民於國君蓋無服也何以知之下文曰大

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若是凡民皆爲國君齊
衰三月則其次子獨非民乎何獨長子有服乎傳於
寄公及舊君並云言與民同也則混民與庶人而爲
一其誤自傳始矣

惡笄有首以髽記

樾謹按惡字衍文也記文止曰笄有首以髽卒哭子
折笄首以笄布總不言何者爲惡笄何者爲吉笄故
傳必申明之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
笄也折笄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若記文
明言惡笄有首則傳可不釋矣記文惡字葢卽涉傳

經十大　圭

文而衍下文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又
因此文而衍也

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士喪禮

注曰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

樾謹按牢讀爲樓雖古文聲近叚借之常例然訓爲
削約于義未安人之手皆中央大於兩頭乃反削約
何以安手乎鄭說此制疑未得也今按握手者所以
韜尸之手其制似直囊與下文冒同但小耳長尺二
寸廣五寸以今尺計之葢長七寸有奇廣三寸有奇
適足容一手矣牢讀爲婁說文女部婁空也婁中者
空中也空其中所以韜手也旁寸者言其兩旁深一
寸也此古握手之制舊說失之矣

夏葛屨冬白屨

注曰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

樾謹按此說非也變皮言白不足以見夏屨之亦白
而反無以見冬屨之用皮古人之文不若是迂拙也
白當讀爲帛詩六月篇白旆央央孫炎爾雅注引作
帛旆閔二年左傳大帛之冠禮記襍記注引作大白
並古文白帛通用之證冬白屨者謂冬以帛爲屨也
生則夏葛屨而冬皮屨死則夏葛屨而冬帛屨古人

經十大　去

制禮具有深意葢不欲以獸之皮革與尸體同朽也
是故生人之決以象骨爲之死則以棘爲之生人之
極以韋爲之死則以纊爲之其義並如此鄭於上文
纊極二但曰明不用也猶未得其義矣

布席如初

注曰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閒爲少南疏
曰云鋪於阼階上者按喪大記云小斂於戶內大斂
於阼是也云於楹閒爲少南者取南北節以其旨阼
階上故知於楹閒爲少南近阼階也

樾謹按此大斂之席布于東序東序卽阼也凡經言

阼不言階者並謂東序也若如鄭說爲在阼階上則喪事每加於遠大斂在阼階上殯應在堂下今殯在西階上則與阼階上但有東西之分而無遠近之別矣不可從也詳見士冠禮記適子冠于阼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

疏曰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

樾謹按此一經直言婦人丈夫即位之事婦人從闈門入由側階升自北堂而至房又出房戶而至堂此所以先丈夫而即位也既即位于堂見殯故不容不哭此所以先丈夫而哭也及丈夫以次即位于門外而門辟則婦人之哭亦止矣下文婦人拊心不哭注云方有事止讙囂此不然也所以不哭者以丈夫未哭故止哭以待之也蓋此時婦人所即之位已爲哭位而丈夫所即之位尚是門外之位不過少立以待門辟而非哭位故哭與不哭有異經文既明著之而疏乃混而一之不亦誤乎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既夕

注曰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

疏曰拂仿猶言拂拭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　注告神而用功布拂仿者謂拂仿去凶邪之氣也

樾謹按拂仿即仿佛也漢書楊雄傳猶仿佛其若夢注曰仿佛即髣髴字也疑此注本作仿佛涉下文商祝拂柩而誤佛爲拂又倒作拂仿耳釋文出拂㧍云本又作仿佛此正字也因佛字誤從手遂并仿字而亦誤從手知㧍字之非則知拂字之亦非矣疏謂拂拭去凶邪之氣此大不然夫人君臨臣下之喪則有桃茢以祓除不祥安有人子啟父之殯亦嫌其有凶邪之氣而拂拭之乎注明言執之以接神則有所仿佛者正見鬼神於此式憑若解作拂拭則與接神之義不屬矣周官司巫職有道布疑取導引之義其即執之以接神者歟

正柩于兩楹閒

注曰兩楹閒象鄉戶牖也　疏曰若言鄉戶牖則在兩楹閒而近西矣

樾謹按賈氏因大夫士無右房故爲此說然鄭君士大夫東房西室之言頗爲後人所譏愚謂士無右房似尚可信但其戶牖之閒仍當居堂之正中必無偏處西北隅之理也別有圖說詳之至謂大夫亦無右

男則鄭之疏矣

乃行禱于五祀 記

注曰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疏曰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衆

樾謹按疏說非注義也鄭君之意蓋以所禱止門行二祀而曰五祀者博言之耳若如疏說爲實禱五祀則不得曰博言之矣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謂雍而徹乎竈也即周禮膳夫職所謂王卒食以樂徹于造也說詳劉氏端臨荀子補注夫竈爲五祀之一而得通言之曰五祀然則門與行亦得通言之曰五

祀矣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注曰中帶若今之褌襂　疏曰鄭舉目驗而言但男子明衣之狀鄭不明言亦當與中帶相類有不同之處故別雖名中帶亦號明衣取其圭潔也

樾謹按中帶猶言內帶也蓋男子惟外有緇帶而內無帶婦人則親身之明衣亦有帶也以其在內故謂之中帶而鄭注舉褌襂釋之疑漢時名褌帶爲褌襂矣明衣者男　婦人同有之也中帶者婦人獨有之也賈疏謂　與中帶相類夫衣是衣帶是帶安得而相類乎蓋由賈氏所據本褌誤作禪以爲禪襂即單衫也故有此誤按釋文褌音昆並無作禪之本今各本皆從釋文作褌惟宋單疏本作禪此正其致誤之由學者習于賈說或反以禪爲是謬矣

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注曰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

樾謹按無鏃則不成爲矢鄭說非也上文猴矢必言骨鏃者以生時猴矢金鏃此變用骨鏃故特著之也至志矢生時骨鏃此亦用骨鏃故不必言但言其異於生時者曰亦短衛而已鄭見經文不言鏃直以爲

無鏃殊失記人之旨

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士虞禮

疏曰云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饌北留空處以待泰羹

樾謹按此疏有奪誤因上文云祝奠觶于鉶南恐學者疑鉶南有觶不得復設泰羹故言此以明之謂上言奠觶于鉶南者以泰羹湆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觶北留空處以待泰羹也今不舉上文則文義不見矣蓋傳寫失之非賈氏之舊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

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　疏曰若言養禮畢即於尸中閒有嫌諷去之或本閒作闇音以養尸事畢而尸坐闇嫌諷去之

樾謹按注文閒字疑闇字之誤於尸闇嫌謂於尸闇之嫌若諷使去也疏兩說均似未安又下文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注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此閒字亦闇字之誤謂異人之所闇故有異義也鄭君駁五經異義輒曰元之聞也可以爲證闇與聞相似因而致誤耳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記

注曰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

樾謹按禮記曾子問篇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然則祭男子之成喪者無無尸之理此記所謂無尸者專以女尸言也上文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其必使異姓二句專以女尸言然則此文無尸句亦專以女尸言矣蓋死者或未有孫婦同姓孫列亦或無婦則竟無尸矣故禮有此變通之法也

祝從啟牖鄉如初

注曰鄉牖一名也　疏曰按詩云塞向墐戶注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不同者許異義同北牖名鄉鄉亦是牖故云牖一名也

樾謹按鄉是牖之一名則記人止言啟牖足矣何必言牖又言鄉乎疑鄉字之義當從毛傳作北出牖說文宀部向北出牖也是許說亦與毛同也啟牖鄉者啟牖亦啟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者文不具耳實則牖鄉並闔之故此並啟之也有牖有向蓋士室之制大夫以上則無向矣是故陽厭于西北隅大夫士同之而少牢饋食禮則南面以其北墉無向故卽設于北墉下也此篇及特牲饋食禮並云几在南則

東面可知矣以其北墉有向故設于西墉下不設于北墉下亦猶陰厭于西南隅以南墉有牖故設于西墉下不設于南墉下也不然均是陽厭何以大夫必南面士必東面乎卽此可推見其故矣別有圖說詳之

哀顯相

注曰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樾謹按哀顯相卽謂主婦也故繼哀子某而言之士昏禮記載醮辭曰往迎爾相是主婦得稱顯相之證

若是賓客來助祭者豈得曰哀顯相乎注引詩說之恐未得此經之義且其文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甯敢用絜牲剛鬣云云明是主祭者之辭施之助祭之賓客則不稱矣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

注曰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今文他爲它

樾謹按鄭說他字甚爲不安他疑也字之誤卒哭也三字連文儀禮每有此文法如士昏禮皆祭舉食舉也特牲饋食禮籩巾以綌也少牢饋食禮爲之于爨也竝用也字爲語辭是其證也三虞與卒哭大夫以上則爲兩事士則爲一事禮記雜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鄭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不知此固言大夫之禮也士禮不與大夫同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此大夫以上與士禮不同之明證三虞卒哭也謂三虞之日遂以卒哭也正見與大夫以上不同之意三虞之日遂以卒哭故不用柔日而用剛日如丁日始虞己日再虞則當以辛日三虞乃不用辛日而用次日壬日卽爲卒哭之日是故三虞改用剛日者移後一日以就卒哭耳非有取乎剛日也若依鄭義謂庚日三虞則無端移前一日有何義乎至大夫以上卒哭與葬相隔一月則三虞仍用柔日可知矣敖繼公知三虞與卒哭同日而不知大夫士禮之不同則又失之

主婦亦拜賓

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樾謹按特牲少牢兩篇皆不言主婦拜送女賓之事何以此獨有之疑此賓卽男賓也承上文賓出主人送拜稽顙而云主婦亦拜賓則卽主人所拜之賓明矣蓋是時主婦之位卽在主人之北故賓之出也主人固當拜而主婦亦不容不拜所異者主人送而主婦不送耳主婦亞獻後有獻佐食之禮佐食卽賓中之一人是主婦與賓得相拜矣凡祭畢賓出婦人

在房中故無拜賓之事惟此卒哭餞尸則婦人亦出
寢門外故賓出必拜之注家不得此義謂主婦所拜
合是女賓而又怪其不言送遂臆決之曰拜之於闈
門之內失經旨矣其下曰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廟
門即寢門也上經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謂廟言
之是也蓋自主人出即位于門東以下諸事皆在寢
門外至下云入徹然後丈夫與婦人俱入耳若主婦
所拜爲女賓其拜爲在闈門之內則當云主婦入拜
賓於義方備不然主婦本在寢門之外何時而入至
闈門之內乎禮於出入之節皆詳言之何得無入字

乎

腊特于俎北　特牲饋食禮

注曰腊特饌要方也　疏曰按經豆在神坐之前豕
俎入設於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
不得方故腊俎特于俎北取其方故也

樾謹按疏但言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於義殊未
明此當合下文兩敦言之蓋俎南設黍稷兩敦俎有
三而敦止兩讎斷不齊矣故以腊俎特設于俎北然
後兩俎兩敦適相當也古人設饌其前必齊所謂方
也若左右兩畔則不必皆齊矣

酢如主人儀

注曰不易爵辟內子

樾謹按尸酢主婦無不易爵者此但云如主人儀而
不言易爵文不具耳鄭說非也凡飲酒男女不相襲
爵乃禮之通例至夫婦則夫不襲婦之爵而婦得襲
夫之爵禮記祭統篇曰酢必易爵特以夫言耳此篇
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酢不言易爵有司徹篇主
婦酌致于主人受爵酌以酢亦不言易爵是主婦得
襲主人之爵也鄭不知男女無襲爵之理而以此文
不言易爵爲辟內子又不知主婦得襲主人之爵而

於有司徹篇注曰自酢不更爵殺似皆失之矣

嗣舉奠盥入

注曰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

樾謹按嗣舉奠三字迻文乃以事目其人上文三獻
作止爵注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是其例也此
舉字仍就尸言蓋嗣子盥入而尸爲舉鉶南所奠之
觶故即以事命之曰嗣舉奠鄭訓舉爲飲非也徧考
經文無以舉爲飲者何得于此獨生異義乎

尸設祝前

樾謹按尸設上當有祝入二字既夕篇曰祝入尸設

注曰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蓋祝出戶告利成後必復入室以爲尸謖之節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其下篇曰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並其證也此篇無祝入二字于文爲不備矣

養有以也

注曰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　疏曰云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者亦謂亦似其先祖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

盧氏文弨詳校曰字作以其義爲似陸於經文云以依注音似疏釋此句云謂亦似其先祖下注似先祖之德者作似字乃復云似誤殊所不解　阮氏元校勘記曰必有以也毛詩作以不作似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此注引詩必作似後人妄據毛詩改之至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爲以者誤也今本互易二字遂不可通矣

樾謹按盧阮之說皆非也鄭意謂養有以也欲其有以養之也何以養之蓋以德也故曰以先祖有德云云明先祖以德享此女當以德養此也注中兩以字正相應然則鄭不讀作似字可知矣疏謂亦似其先祖此非鄭意也然云已上皆爲以是賈氏之意惟亦當以之也一以字當作似上以字皆如字而阮氏并謂賈疏當云已上皆爲似則更非賈意也疏家誤會注意後人又誤會疏意於是并欲改毛詩必有以也爲必有似也而其誤更甚矣然則下注何以言似先祖之德曰此似字後人據賈疏改之鄭君原文固作以不作似也按下經云酳有與也注曰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鄭意蓋謂兄弟以先祖之德相與亦猶諸侯以禮相與

也以先祖之德與女兄弟此以字即以德相與之以此與字即以德相與之與然則似字當作以字明矣

酳有與也

注見上

樾謹按與以古通用酳有與也即酳有以也與上文養有以也一律上作以此作與文異而義同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楊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以與互用即其例也鄭解與爲相與之與恐非經旨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　少牢饋食禮

注曰南于洗西陳于洗西南

樾謹按如鄭注則直云于洗西南足矣乃必曰南于洗西何其文之迂曲乎且上言當序則東西之節已見而此又云南于洗西則亦是東西之節而非南北之節所謂南于洗者終不知其幾許也注義殆非經意矣今按此以當序南爲句于洗西爲句當序南者當序之南此東西之節也于洗西者于洗之西此南北之節也鄭失其讀故失其旨矣

宰夫以籩受齍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樾謹按納諸內者納諸房也古謂房室爲內漢書晁

錯傳家有一堂二內二內者卽所謂東房西室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彼士禮故主人自入房寫之此大夫禮故宰夫受而納諸內雖禮有不同然內卽房也注疏均不說內字敖繼公因誤以爲籩中失之矣

祝拜于席上坐受

注曰室中迫狹　疏曰言迫狹大夫士廟室也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檐以前名曰庪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卽是一架之開廣爲室故云迫狹也必知棟北一架後乃爲室者昏禮主人延賓升自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

樾謹按自鄭君誤解阿爲棟而堂室之制遂失又因此經拜于席上之文解爲室中迫狹於是棟北後一架爲室遂成定論莫能破之矣夫室止一架則房亦止一架合房室計之其廣與堂同而其修止居堂五分之一東西太寬南北太窄于制不稱矣且房之制既東西寬而南北窄則何必又分其半而有北堂之名乎是故棟後一架爲室非古人堂室之制也然則

此經拜于席上何也曰古人行禮自有拜于席上之例有司徹篇主婦洗爵於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彼所說乃堂上賓尸之禮堂上之地不爲迫狹明矣而亦拜于筵上賈疏云以婦人所獻故尸不與行賓主之禮以是言之拜于筵上者禮殺故也尸尊以主婦所獻而殺禮故拜于席上祝賤以主人所獻不敢當禮而自從其殺故亦拜于席上禮意不同其爲殺一也豈繫乎地之廣狹哉

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

于一俎有司徹
注曰一俎謂司士所設羊俎西第一俎　疏曰此俎
在侑俎之南故下文注侑俎云羊鼎西之北俎也鄭
君知尸俎在南見羊肉湆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
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弟一者最在北故侑
俎下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明北俎在俎
之南
樾謹按阼階下三鼎皆西面北上羊鼎最在北其南
豕鼎其南魚鼎二俎在羊俎之西二俎在豕魚二鼎
之西皆正俎也鼎以北為上則俎亦應以北為上尸

俎最尊宜用羊鼎西之北俎侑俎次之宜用羊鼎西
之南俎阼俎又次之宜用豕鼎西之俎主婦俎又次
之宜用魚鼎西之俎是其次也鄭于此云羊俎西弟
一俎不言其在南在北而于侑俎云羊鼎西之北俎
則此為南俎矣疏家因而曲為之說其實大不然也
夫羊與豕較則羊尊矣若羊肉湆與豕較則豕又尊
矣安得因羊肉湆在豕南而謂尸俎必在侑俎南乎
若尸俎在侑俎南則阼俎當在主婦之俎南而何以
鄭注阼俎曰豕鼎西俎主婦俎曰在魚鼎西以尸俎
侑俎例之是主婦之俎反居主人之俎之上豈可通

乎疑下注侑俎曰羊鼎西之北俎此北字乃南字之
誤此云弟一俎則以北俎言也疏所引或說正得鄭
意其下疏文蓋有奪誤不可讀矣
衆賓長升拜受爵
注曰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樾謹按此說似未然也下文云若是以辯則每一賓
升無不若是可知矣何有拜與不拜之別乎賈疏于
此無說然據下疏云上賓拜受爵又拜既爵衆賓拜
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得與衆賓同衆兄弟又不拜
受爵是其差也然則賈所據本疑無此十字若鄭注

明言衆賓長拜其餘不拜賈安得謂衆賓拜受爵乎
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
位
注曰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為衆兄
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于上乃後云
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也
樾謹按上文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
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若然則衆兄弟
已包其中矣此文止升受爵三字其上又無衆兄弟
之文安知其為衆兄弟言乎鄭說非也據上文說衆

賓受爵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以是例之則此文亦當云辯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於文方明傳寫誤倒之而又衍升受爵三字耳鄭君不能訂正而輒以意增益其說謂衆兄弟升不拜受爵此恐不然下文獻私人亦主人答其長拜於其羣私人不答拜然則羣私人猶必拜受爵曾謂衆兄弟而不如羣私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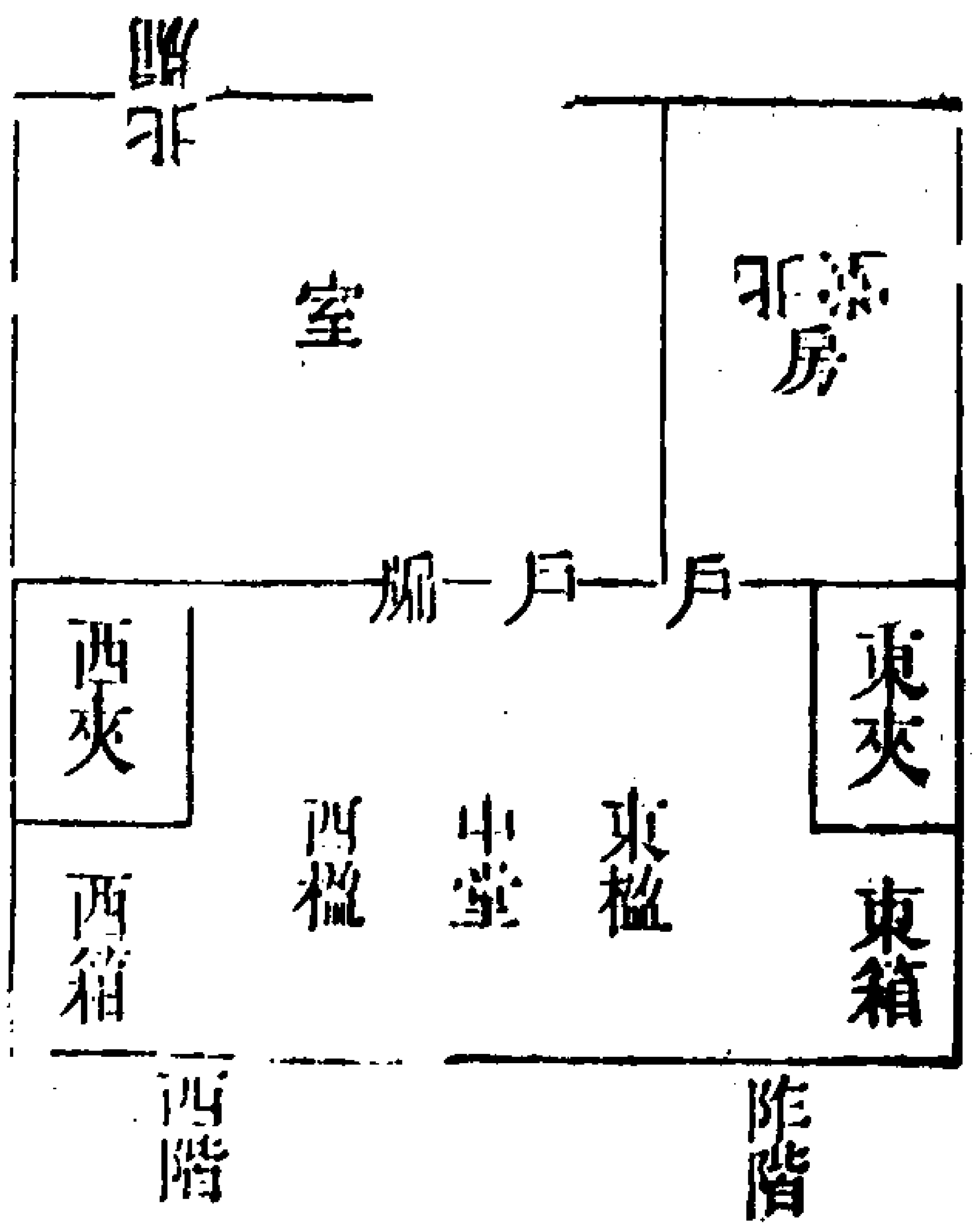
附東房西室說

古人宮室之制自朱子儀禮釋宮以後儒者考訂

益詳至今日已無遺議矣然尚有爲先儒所疑而未決者莫如東房西室之說鄭君注禮謂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宋後儒者咸以鄭注爲誤然漢書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東房西室與二內合鄭君實目驗而得之非臆說也今按聘禮卿館于大夫而君使卿還玉于館有負右房之文是大夫有右房明甚惟士之右房於經無文特牲饋食禮曰豆籩鉶在東房說者謂有東即有西然對西室言之亦可云東房不必其有西房也士冠禮言房者七士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各四士喪禮言房者四士虞禮言房者二言房中者各一而皆不指目其爲東西左右然則士固惟一房矣竊疑古者自天子以至于大夫皆有左右房自士以至于庶人則皆東房西室嬴秦以後大家巨室亦滅無遺而民間尚沿襲舊制至漢未改鄭君據所見推之疑古者大夫以下皆然故致此誤耳士所以無右房者以其制狹小若必分而三之中央爲室左右爲房則太逼窄不足周旋故自室以西通而爲一至其室之戶牖仍如常制又嫌其西北隅不當戶牖過于幽闇故于北墉之下啟牖以助明

謂之北牖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是也北牖者士室之制大夫以上無有也是故陽厭於西北隅大夫士同之而大夫南面士則東面正以北墉有牖故不得而南面也或疑東房西室則戶牖之間不居正中無以爲賓位又疑割裂中央以益東西房室與堂塗階不合此皆未明乎古制矣又按前堂後室以棟爲界自鄭君誤解士昏禮當阿爲當棟賈公彥乃謂棟北楣下爲室而堂室之制全失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蓋有室則棟下即室之南墉故棟不可得而當也可據以

正舊說之誤今爲此圖明士庶人東房西室之制惟修廣之數於經無徵姑依尚書大傳說堂廣九丈所謂士三雉也東西序相距六丈所謂三分廣以二爲內也隋書宇文愷傳明堂議曰三代堂基竝方忠此制也通乎上下士之堂廣九丈則合堂室之修亦九丈歟



北墉
室
東房
北
牖
戶
戶
西夾
東夾
西楹
中堂
東楹
西箱
東箱
西階
阼階

羣經平議卷十六

羣經平議卷十七

德清俞樾

大戴禮記一

上樂施則下益諒王言

樾謹按樂施與益諒義不相應施當讀爲易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施與易古通用樂施卽樂易也荀子榮辱篇安利者常樂易楊注曰樂易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然則上樂易猶言上愷悌禮記樂記以易直子諒連言上樂易則下益諒義正相

應矣

而民棄惡也如灌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灌當爲濯字之誤也

樾謹按素問脈要精微論當瘠灌汗王注曰灌謂灌洗然則棄惡如灌言其如灌洗然讀如本字於義自通不必改讀

及其明德也

孔氏廣森補注曰明德之所及也

樾謹按經言及其明德不言明德所及孔注非也及乃㞋字之誤㞋當讀爲服古書每以㞋爲服而學者尟見㞋字往往臆改爲及僖二十四年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由古本是㞋字故訛爲及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亦㞋字之誤言汝何所敬非五刑乎汝何所度非五服乎堯典篇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是也此經㞋其明德卽服其明德字誤作及而義不可通矣

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

樾謹按知猶交也呂氏春秋明理篇弟兄相誣知交相倒是知與交同義後漢書朱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交作知天下之君可得而知言天下之

君可得而交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接與交義亦相近

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

樾謹按致其征三字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自傳寫者誤移致其征三字於誅其君之下於是義不可通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而學者又據家語以改此經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

兵部引此文竝作改其政實非戴記之舊
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 哀公問五義
檍謹按口不能道善言與志不邑邑自是兩事不當以而字連屬之合兩事爲一也疑戴記原文而字在志不兩字之下志不而邑邑卽志不能邑邑古能而字通鹽鐵論授時章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皆以能而互用此文曰不能道善言志不而邑邑上句用能字下句用而字其義一也學者不知而之卽爲能移而字於志字之上失之矣荀子哀公篇作口不能道

善言心不知色色其文雖與此異然心卽志也不知卽不能也下文不能選賢人善士荀子亦作不知是其證也據荀子句法以訂正此文則而字當讀作能古本在志不二字之下明矣
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
檍謹按大字絕句故其事大乃結上之辭當連上文讀之曰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禮記禮運篇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與此文法正同配乎天地參乎日月相對成文不連大字讀

荀子哀公篇作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句辨乎天地察乎日月與此文小異而句法正同今作明察乎日月則由後人不知大字絕句而誤以大辨乎天地連讀遂於下句增明字以配之耳禮運篇正義引皇氏說亦誤以故事大積焉而不苑八字爲句蓋古書之失其讀久矣
君何以謂已重焉 哀公問於孔子
檍謹按此文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卽已重以已古字通也後人據小戴記改作已重因移以字於謂字之上耳
利省之不卒也 禮三本
檍謹按荀子禮論篇作利爵之不醮也此文段雀爲爵因誤爲省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惟利爵之義盧注不傳楊倞注荀子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今按楊氏所說未盡其義利謂佐食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鄭注曰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然則利爵卽指此而言惟云如初儀則

上文主人主婦賓長三獻及長兄弟衆賓長加爵無不卒爵者此文乃言不卒於禮經不合且不卒爵又何酢焉於義亦不可通所謂利爵之不卒者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然則不卒者祝不卒爵也利旣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祭事畢也少牢饋食禮注曰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是其義矣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醮禮記郊特牲篇壹與之齊鄭注

曰齊或爲醮是其例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注曰發猶致也父致酒以醮其子是謂發醮學者不知齊爲醮之叚字而以齊戒說之誤矣

日月以明

樾謹按此當在四時以治之上其文曰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治星辰以行兩句一韻自此至終篇並同今本在四時以治之下則失其韻矣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萬物以倡

孔氏補注曰倡作也

樾謹按倡乃昌之叚字言萬物以之昌大也荀子及史記均作萬物以昌可證孔注失之

聘射之禮廢 禮察篇

樾謹按聘謂聘禮射謂射禮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進爵絀地於此乎在是天子之射禮亦所以御諸侯也故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矣今禮記經解篇作聘覲之禮廢疑後人不得其旨而臆改之非戴記之舊朝事篇曰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

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可證明此篇之義

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

樾謹按上文云湯武道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此文卽承上而言禽獸草木廣育以德澤育之也被蠻貊四夷以德澤被之也禽獸草木文在廣育之上蠻貊四夷文在被下正古書句法之變漢書於被字上又增德字則文復矣孔氏廣森讀當於木字絕句讀云德澤洽禽獸草木句廣育被蠻貊四夷則變參差之文法而爲整齊且廣育與德澤虛實不倫而云

廣育彼蠻貊四夷義尤未安不可從也

今予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

樾謹按上文曰我以爲桼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故此文曰今予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予字與我字前後相對漢書上文無我以爲三字故此文亦無予字乃後人所刪也戴氏震校聚珍本以予爲衍字非是

東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夏小正

孔氏補注曰傳意以此農爲農官也將有事于藉田故脩君耒

樾謹按如孔說則但曰君之耒也於文已足何必曰亦有乎傳意蓋以經文不直曰農緯耒而必曰農緯厥耒厥者其也其者其農民也以此耒專屬農民知外此者更有君之耒矣用民之耒見君之耒故曰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孔氏未達此旨并以經文農爲農官失之

寒日滌

王氏引之曰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曰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

樾謹按以寒日二字連讀誠失之矣謂日字當作曰亦非也此當以日滌二字連讀寒日滌者言寒氣日以滌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蓋今日變而煖明日又變而煖日日不同故不直曰寒滌而必曰寒日滌滌之義爲除周官條狼氏注曰滌除也變與除義固相近然傳必訓滌爲變者正見其日日不同耳改日爲曰則全失其義矣

緹縞

樾謹按緹字古夏小正當作是是與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上文梅杏杝桃則華先言梅

杏杝桃而後言華此文實縞先言實而後言縞猶下文剝棗栗零正古人文法之錯綜傳曰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此曲爲之說未必經有此意如春秋經書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蓋作傳之體例如此非經意也縞字從糸遂并是字而亦誤從糸於是莫知其爲實之叚字矣爾雅曰蒿侯莎其實媞此猶下文貍子肇肆傳曰肆遂也而爾雅曰貍子隸蓋由夏至周歷年旣久古語沿襲遂爲定名必執以說此經則不可通矣

初俊羔助厥母粥

樾謹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耒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自啟蟄至隕麋角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卽論文義亦似未安疑此經初字當在上經禫字之上蓋上經云往耰黍初禫此經曰俊羔助厥母粥因初禫二字傳寫誤倒遂於往耰黍禫爲句而其義不可通矣今正初禫二字爲句謂往耰黍者始著單衣故傳曰禫單也文義甚明此文云俊羔助厥母粥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其母也云云傳義竝不及初字可知初字當在上文而不在本文矣

鳩則鳴鳩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孔氏補注曰辜略也不曰鳴鳩而曰鳩則鳴是不略之也不略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也

樾謹按如孔說當曰其不辜之記時也於文方足今但曰時也文不成義矣仍當從舊讀以其不辜之時也六字爲句辜讀作固襄二十七年公羊傳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古或以辜爲之故漢書律厤志注引孟康曰辜必也不辜猶言不必詩七月篇七月鳴鵙是鵙之鳴盛於七月今乃五月鵙或鳴或不鳴故曰其不辜之時也猶言其不可必之時也又曰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此解經文則字之義凡言則者急辭也於不可必之時而卽記之所謂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洪氏震煊夏小正疏義曰主古文作丶說文云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主夫出火謂絕止人出火主以時縱火謂絕止人以此時縱火焚燒也

樾謹按九月非出火之時故訓主爲絕止然古書言主者皆是主領之義洪說恐非傳意也周禮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此自周制如此小正於三月無出火之文然則於九月安得有絕止出火之事未可據周制以說夏制矣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疑此傳所謂以時縱火者卽伐薪爲炭之事是故九月言出火猶三月言頒冰頒冰於三月爲暑備也出火於九月爲寒備也言各有當執一以求之轉近於迂曲矣

黑鳥浴

樾謹按傳曰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飛乍高乍下何以謂之浴於義殊不可曉浴疑當作俗字之誤也說文人部俗習也黑烏俗猶黑烏習也俗習雙聲此俗字即讀爲習猶集就雙聲而集字即可讀爲就詩小旻篇集與猶咎道爲韻是也戎汝雙聲而戎字即可讀爲汝詩常武篇戎與祖父爲韻是也古書用字往往有此說文習部習數飛也傳所謂飛乍高乍下者正合數飛之義後人不知俗之即爲習而臆改爲浴則不可通矣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樾謹按戴氏震謂此八字應爲小正元文孔氏廣森作補注即用戴說升此八字爲經然與小正一經文法實不相似疑戴說未爲得也戴氏之意直以此傳解經嗇人不從而此八字於嗇人不從之義絕遠故決其非傳文今按上文云不從者弗行是嗇人不從業已解訖又云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則又統解上經也經云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此三經本爲一事故傳既每句解訖又申說狩義於後按管子五行篇令民出獵禽獸不擇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然則十有一月王狩正於天地閉藏之時舉行

狩禮故傳曰於是月也萬物不通學者不知此八字爲申說狩義於是異義橫生誤傳爲經矣桓四年公羊傳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休注曰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其說與小正不同蓋小正以十一月爲萬物不通之月故可以狩而公羊家以十一月爲鳥獸懷任草木萌芽之月故不可以狩師說相傳各執一說然而此傳之義則轉可因以見矣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 保傅

樾謹按孝悌二字平列閑博二字亦平列其下云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然則博者博通典傳閑者閑習威儀以後證前可知閑博二字之義漢書賈誼傳賈子新書竝作博聞乃涉下博聞强記而誤王氏經義述聞反以閑博爲誤失之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

盧辯注曰量知授業故雖勞能受也

樾謹按攘字漢書及新書均作媿然此二句以長攘爲韻下二句以成性爲韻皆有韻之文若作媿字失其韻矣僖四年公羊傳攘夷狄何休注曰攘卻也然則不攘者不卻也故盧以能受解之至以勞字解切

字未聞其義疑大戴記原文作勤而不擴故注以爲雖勞能受今作切者字之誤也後漢書桓郁傳引禮記曰習與知長則切而不勤此勤字乃大戴之原文後人竄改失其本眞而其迹幸未盡泯尙可考見也

心未疑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也

盧注曰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

樾謹按未有所知之時不得謂之未疑盧注非也心未疑者心未定也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曰疑定也是其義

簡聞小誦

樾謹按小當作少簡聞者聞之簡而不詳也少誦者誦之少而不多也古字少小通用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曰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曰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十四年左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並其證

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

盧注曰宴室夾室次宴寢也

樾謹按宴室當從新書作蔞室爾雅釋宮陝而脩曲曰樓蔞卽樓之叚字故盧注以夾室解之夾卽陝也蔞宴字形相似又涉注文宴寢而誤耳若經文是宴室則當爲宴寢之室盧何知其爲夾室乎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

盧注曰諸記多爲唐雎又賈子胎教與此同安或爲隔或云秦破韓滅魏而隔陵君獨以五十里國存者周瞻唐雎之力　孔氏補注曰周形近唐瞻形近雎並寫傳之誤戰國策曰韓魏滅亾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是其事矣獨上元本有不字

樾謹按史記魏世家齊楚攻魏而秦救不至魏人有

唐雎年九十餘矣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此事在魏安釐王二十年之前而其人已九十餘歲至國策所載安陵君使唐雎於秦有韓魏滅亾之語則在始皇二十二年之後相距又三十餘年計其人已一百數十歲矣必非一人乃國策之誤當以此記周瞻爲正又按國人獨立甚爲無義疑大戴原文作安陵任周瞻而國以獨立國以獨立猶國以獨存也以字闕壞止存右畔人字遂作國人獨立矣學者疑國人獨立似非美談遂於獨上妄增不字與注所謂獨以五十里國存者不合不足據也

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曾子立事

孔氏補注曰不引人以自解

樾謹按經文止曰不以援人若如孔注則經文爲不備矣方言曰爰恚也援與爰通不以援人者不以恚人也小人恥己之不能因而忌人之能君子不然故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也援字得有恚義者蓋援熅雙聲說文火部煖溫也熅謂之援猶溫謂之煖矣

成人之美

樾謹按上文曰君子不先人以過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此云成人之美與上三句不一律據羣書

治要成人上有而字疑大戴原文作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惡古人之辭凡兩事連及者每用而字昭二十年左傳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韓子說林篇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皆是也今試連上文讀之曰君子不先人以過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惡則文法一律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皆以改過爲言與成人之美無涉益知此文之當作惡字不當作美字矣後人不知此何本蒙不字爲義改爲成人之美傳寫者遂并而字節去阮氏孔曾子注釋據羣書治要增而字然未知美字爲惡字之誤於義猶未得也

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

盧注曰慎故於物來者不猶豫往者無所慎

樾謹按盧說未了疑有錯誤孔氏補注曰豫謂未來而推度之也慎古通以爲順字順猶遂也事已往者無所繫戀不必期於遂成之此說不豫之義視盧注爲長至破慎爲順又訓爲遂義亦迂曲今按禮記儒行篇往者不悔來者不豫文與此同此文慎字疑卽悔字之誤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向速有悔於予身何

休注曰悔咎然則往者不悔言不追咎也蓋不推度未來不追咎已往皆與人相接忠厚之道故下文曰亦可謂忠矣

衆信弗主

盧注曰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爲主

樾謹按信乃言字之誤衆言弗主與上文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下文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文法一律盧注僉議所同正釋衆言之義今作信者卽涉下文人言不信不和句而誤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樾謹按下文云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
而愼焉據此則本文好多二字亦當作多言蓋傳寫
奪言字又誤衍好字耳
亟達而無守
盧注曰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　孔氏補注曰亟
急也急於求通達
樾謹按盧訓亟爲數數亦急也上文云行無求數有
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曰數猶促速此古人以數爲急
之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
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孔氏補注當申明數字之義

以存古訓不必改訓爲急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氏補注曰篤難甚難也
樾謹按篤難二字甚爲不辭孔注非也而字疑不字
之誤隸書不字或作市司農劉夫人碑非禮市行是
也其形與而字相似論語雍也篇而有宋朝之美朱
子或問引侯氏說曰而字疑爲不字此經本作巧言
令色能小行不篤能而古通用謂巧言令色而小行
不篤也故曰難於仁矣上文諸句竝用而字此句用
能字能而互用與哀公問五義篇口不能道善言志

不而邑邑一律學者不知能字之即爲而字宜皆不
得其解矣
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
慶賞於國也
孔氏補注曰所予之予當爲與賜與之與當爲予寫
者互之　阮氏元曾子注釋曰二字古人每通非誤
樾謹按所與字實當作予予字篆作[illegible]其上之[illegible]乃
古文環字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予字從古
文環會意乃古黨與字也此文言所予從政正其本
義也賜予字實當作與與字從舁從与舁而与之乃

古取予字也此文言賜與其宮室正其本義也予與
同聲古每通用遂各失其本義說詳余所著字義載
疑孔氏以爲誤固非阮氏以爲通抑猶未得古字古
義幸而僅存故特表而出之
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　曾子本孝
盧注曰分地任力致甘美
樾謹按以力惡食義不可通疑本作以任善食言各
以力之所任甘美其食以養父母也盧注分地任力
致甘美正釋以任善食之義今任善二字誤在下句
之上其文曰任善不敢臣三德甚爲無義盧注又無

解可知任善二字不當在下句也蓋由此句本作以任善會傳寫奪之而補於句末遂誤置下句之首此文力惡二字則後人竄入非盧所見之舊也

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 曾子立孝

樾謹按德州盧氏見曾本謂兩入字皆人字之誤孔氏補注本徑改為人戴氏震校本又改為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其實諸說皆非也上文雖有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及敬以入其忠二語然是曾子之言不得與孔子之言并為一談此兩人字仍當依本字讀之人與仁通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可人也猶言可含忍也親之過小者也不可人也猶言不可含忍也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吾則任其過親之過大吾則辭其罪下文引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任過之謂也又引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辭罪之謂也禮記表記篇故仁者之過易辭也鄭注曰辭猶解說也吾辭其罪者解說其罪也然非以空言解說而已必也夙興夜寐不敢少息而後可以無忝所生故曰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不自舍猶不自息釋夙興夜寐之義也不恥其親釋無忝所生之義也蓋

任過易而辭罪難任過者任之已耳辭罪者必有以辭之非進德修業安能貽父母令名乎自來說此經者不達可人不可人之旨故所說多失其解

言必齊色 曾子事父母

盧注曰嚴敬其色

樾謹按言必齊色者言必正色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肅注曰齊猶正也是其義也盧但訓為嚴敬於義未盡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 曾子制言

樾謹按此當於行之絕句誥志篇曰明孟也禹貢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明與孟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孟勉也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謂執仁與義而勉行之此明字即讀如孟勉之孟羣書治要作執仁與義而不聞此由不知明字之義而臆改之不可從也未篤故也二句乃古人文法上下互見之妙蓋謂其莫之聞也由於未篤之故篤則胡為其莫之聞也猶上文曰天下無道故 句 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天下無道上亦有省文言所以得免者天下

無道故也盧氏讀天下無道故若爲句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使之爲夫人則否

盧注曰夫人行無禮也

樾謹按盧注未明淮南子本經篇夫人相樂高注曰夫人衆人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然則夫人者外之之辭蓋言他人也爲字讀如論語爲衞君乎之爲鄭注曰爲猶助也使之爲夫人則否言使之助他人則否也此節本論君子爲弟之道此句卽外禦其侮之意

行無據旅

盧注曰守直道無所私

樾謹按據旅猶旅距也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曰旅距不從之貌距從巨聲據從豦聲兩聲相近說文酉部醵或作酟是其證也故距字可通作據彼言旅距此言據旅語有到順耳凡雙聲疊韻之字往往如此行無據旅卽行無旅距蓋言其行之無所違也盧注尙未達古語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

盧注曰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

樾謹按盧注於義未得阮氏曾子注釋謂此句及上文使之爲夫人則否兩夫字竝老字之譌尤爲不安此文曰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與上文各自成義初不相蒙安得謂皆老字之譌乎汪氏中大戴正誤引朱氏筠說謂杖乃材之譌此說得之中庸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曾子子思竝述孔門之緒論故辭旨相近上文近市無賈三句盧注均失其解今按近市無賈言雖近市而無商賈之心也在田無野言雖在田而無鄙野之態也行無據旅說已見前矣人能如此其材之

美可知故曰苟若此則夫材可因篤焉言可因而篤之也隸書材字或作朾形與杖似因譌爲杖而義不可通矣

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樾謹按其功守之義五字乃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孔本阮本已訂正矣有知之主吾弗親也二十六字當在下文故君子無悒悒於貧之上其文曰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無

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今誤移在前則有知有說兩文不得以類相從矣蓋因下文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亦有故君子三字致成此誤先儒未及訂正

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

樾謹按此說二字義不可曉疑比說乃宛言二字之誤句上又奪不字直行而取禮不宛言而取友二句反覆相明下文曰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是其證也直行而取禮則直言可知矣不宛言而取友則不屈行可知矣其義蓋互見也宛字下半與比相似又涉上文不比譽而誤作比言字卽說字左旁又涉下文有說我而誤作說學者又不知此兩句反覆相明遂刪去不字非大戴之舊矣

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武王踐阼

盧注曰言忽然謂不可得見

樾謹按爾雅釋詁忽滅盡也是忽與滅同義故詩皇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忽滅也忽不可得見言滅沒不可得見非忽然之謂

安樂必敬

樾謹按此與下文前右端之銘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銘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通爲一韻敬字乃苟字之誤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安樂必苟言雖處安樂而必自急敕也學者多見敬尠見苟因加攴作敬耳廣雅釋詁亟敬也亟與苟古字通故爾雅釋詁亟疾之亟釋文曰字又作苟然則苟之與敬義自可通但作敬則失其韻矣下文亦不可不志今本誤作亦不可以忘王氏引之已訂正惟未正敬字之誤故於韻仍未盡得耳

食自杖食自杖

盧注曰無求醉飽自杖而已

樾謹按自杖之義與食不合下文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孔氏補注曰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從枝字然則此文兩杖字疑亦枝字之譌枝與支通係傳篇燕支地計衆注曰支猶計也食自枝者每食必自計度不過於醉飽也又按下文矛之銘曰造矛造矛盧注曰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此文亦是重言而盧不注疑其所見本作飲自枝食自枝蓋觴所以飲豆所以食也若重言食而不及飲則與觴無與矣卽盧注醉飽二字知經文必以飲食並言

可據以訂正

戒之憍憍則逃

樾謹按此兩句乃上履屨之銘誤移在此者也蓋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戒之憍憍則逃兩文相對觴豆之銘曰飲自杖食自杖以飲食竝言其義已足今誤移戒之憍兩句於食自杖之下則文義不倫矣此兩句盧氏無注疑其所見本無此兩句也

夫子之門蓋三就焉龠粥芊文子

盧注曰大成次成小成也

樾謹按禮記學記篇但有大成小成而無次成之說

盧氏此注殊爲無稽三就者三帀也周官典瑞職繅藉五采五就鄭司農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然則三就是三帀明矣說苑修文篇如矩之三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襍亦即三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帀也是其證也此經言三就說苑言三襍其義竝爲三帀蓋古有此語夫子之門三就言其多也家語弟子行篇作蓋有三千就焉此乃王肅不達古語而臆改或欲據以增入戴記謬矣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中之

樾謹按故國一逢有德之君至以御于天子二十一字當在孔子說之以詩之上其文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以中之下文說冉雍之行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彼文以告之三字即繫詩詞之後則此文以中之三字亦宜繫詩詞之後今屛入此數語則文義不屬矣

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

盧注曰陳謂陳其德教

樾謹按陳古文作陣與伸字相似此文兩陳字皆伸字之誤也伸與信通師古注漢書每云信讀曰申是其證也君伸則進不伸則行而退謂君信己則進君不信己則退也盧以陳字釋之故義不可通矣

自設於隱栝之中

樾謹按設當讀爲翕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翕是設與翕古字通也爾雅釋詁翕合也自翕于隱栝之中謂自合於隱栝之中也羣書治

要引尸子勸學篇作自娛於櫽栝之中蓋設譌作誤後人因改為娛耳戢反以娛字為是失之甚矣

羣經平議卷十七

羣經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大戴禮記一

闇昏忽之意五帝德

王氏念孫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樾謹按昏乃曶字之誤說文日部曶尚冥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曶爽闇昧此以闇曶連文義正相近古字曶忽通用漢書楊雄傳贊時人皆曶之曶即忽也大戴原文本作闇曶之意家語作闇忽之意文異而義同曶誤為昏學者據家語校正作忽而傳寫兩存之遂為闇昏忽矣王氏以昏字為盧注之誤入正文者非是

東至于蟠木

孔氏補注曰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裴駰謂蟠木即此也

樾謹按蟠木即榑木也淮南時則篇榑木之地高注曰榑木榑桑呂氏春秋求人篇禹東至榑木之地此云東至于蟠木文與彼同蟠與榑一聲之轉耳荀子富國篇則國安于盤石楊注曰盤石盤薄大石也榑

木猶盤石竝取盤薄之義文選海賦注引聲類曰磐大石也說文無磐字而有槫字實皆後出之字以其言石故字從石以其言木故字從木耳此作蟠者蟠與盤通槫木字通作蟠猶磐石字通作盤也東方者春盛德在木故有盤薄之大木必以度索桃樹實之鑿矣

其服也士

孔氏補注曰服士之服尚質儉也

樾謹按天子與士不得同服孔說非也士當讀為事上句云其動也時言順其時也此句云其服也事言

順其事也祭祀軍旅田獵之類各有當服之服服從其事是謂其服也事士與事通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篇作雖執鞭之事荀子致仕篇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楊注曰士當為事詩褰裳篇東山篇祈父篇桓篇毛傳竝曰士事也是士與事聲近義通之證

南撫交趾大教

孔氏補注曰大大人汙茲氏之國也教致民也其為人黑山海經有焉

樾謹按大教即大交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交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然則大交為南方之地猶柳谷為西方之地幽都為北方之地也此作大教者教與交聲近孟子滕文公篇校者教也交之為教猶校之為教矣孔氏以大人教民釋之非是

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帝繫

王氏引之曰氏產青陽之氏讀為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字亦放此

樾謹按上文有是為帝嚳是為帝堯諸是字下文有是為昆吾是為參胡諸是字本篇是字十一見竝不叚氏為之何以是產之是必叚氏為之乎王說非也此仍當以氏字上讀謂之嫘祖氏與下文謂之昌濮氏謂之女祿氏謂之高緺氏謂之女隤氏句法一律葢古人自有此稱若從王說以氏字下讀則下文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皆不言其所產此二氏字將何屬乎可知其非矣下文昆吾者衛氏也六氏字戴氏震亦疑其不可通謂當從世本作是孔氏補注曰氏是也

今按此文所稱衞氏韓氏彭氏鄭氏邾氏楚氏猶上文言西陵氏蜀山氏也西陵蜀山皆國名而以氏稱之然則衞韓之屬亦皆國名豈不可以氏稱乎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孔注曰氏語詞誠如此解則篇中諸氏字皆可通矣不必改讀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樾謹按此本作皆而有天下而能古通用皆而有天下者言皆能有天下也後人不達而字之義誤移之皆字之上則義不可通禮記檀弓及詩生民篇正義引此文竝刪去而字矣

失言勿踦　子張問入官

盧注曰踦邪也出言既失勿爲邪途以成之

樾謹按失言勿邪義不可通盧說非也踦當爲倚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踦也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是踦與倚古字通說文人部倚依也老子禍兮福所倚注曰倚因也然則倚有因依之義謂過失之言勿更因依之以爲說也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樾謹按此數字當讀如范宣子親數之朝之數忿怒而數責人過此獄之所由生也盧按云數疑救字之誤孔補注云數音促數之數均未得其旨

量之無狡民之辭

盧注曰狡害也恆言無害也

樾謹按狡當讀爲校校之言校量也上文曰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此文曰量之無校民之辭三句文義一律臨之則似乎抗之矣而無抗民之志勝之則似乎犯之矣而無犯民之言量之則似乎校之矣而無校民之辭所以身安譽至也盧注未得

惆悅者情之道也

盧注曰言調悅者治人情之道也

樾謹按如盧注必增出治字於義方足殆非也道當爲首上句曰躬行者政之始也此句曰調悅者情之首也兩句一律言政以躬行爲始情以調悅爲首也古字首與道通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竝古人以道爲首之證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

盧注曰服事也汙濫也

樾謹按事汙之語不可通服當爲僕聲之誤也上文曰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文曰邇臣便辟

不正廉而羣臣僕汙矣正承上文而言盧據誤本作
注失于訂正
司會均入以爲耕盛德
樾謹按均入二字盧注無解其義亦不可曉疑均入
當作均人字之誤也天官之司會主天下之大計地
官之均人主平土地之力政其職並重故並言之
以之禮則國定
孔氏補注曰按下文貧則飭司空此爲對文似定當
作富字形之誤也
樾謹按定與富雖皆從宀然字形絕不相似無緣致

誤定疑當爲足此云以之禮則國足故下文云貧則
飭司空也必謂貧宜與富對失之拘矣
以財投長曰貸
樾謹按貸字義不可通乃貨字之誤尚書呂刑說五
過之疵有曰惟貨者即此是矣上文曰利辭以亂屬
曰讒讒之與貨古人並戒之中庸去讒賤貨是也貨
貸形似因而致誤或謂貸讀爲慝古書雖多以讒慝
並言者然與以財投長之義不合不可從也
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
孔氏補注曰追窮捕之也

樾謹按周官追師職鄭注曰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
璋賈疏云引詩追琢其璋者證追是治玉石之名蓋
治玉石謂之追故追有治義追國民之不率上敎謂
治其不率者也孔以窮捕釋之非是
臣願君之並知而以觀聞也四代
孔氏補注曰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以觀其所
聞
樾謹按知猶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
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此文以知與聞對猶以見與
聞對所知者謂近者也所聞者謂遠者也並知而以

觀聞猶言並近而以觀遠孔氏未得其義
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蚤征作
樾謹按庶虞二字不當疊疊者衍文也於時雞三號
以興七字爲句興即謂雞也雞夜而伏晨而興故曰
三號以興也學者誤讀以興庶虞爲句遂重出庶虞
字耳楊氏大訓本庶虞字不疊當據以訂正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氏補注曰不久無恤也
樾謹按無恤之義與願富不屬孔說非也久當讀爲
疚說文宀部疚貧病也廣雅釋詁疚貧也是疚有貧

義故與富爲對文詩召旻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釋文曰疚字或作宊是其證也願富不宊謂願常富而不貧也

肯有虞戴德何以虞戴德

孔氏補注曰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

樾謹按此言有虞之戴德非言民戴有虞之德也孔注誤矣戴當讀爲載古字通用詩絲衣篇載弁俅俅爾雅釋言注引作戴弁俅俅禮記郊特牲篇戴冕璪釋文曰戴本亦作戴竝其證也載德何以與四代篇載事何以文法一律孔氏彼注曰載行也載德何以亦謂行德何以也下文曰深慮何及高舉安取竝以舜言不以民言可知孔注之非矣

經十八　八

有臣不事君必刃

孔氏補注曰刃殺也

樾謹按訓刃爲殺於義未安刃當爲忍詩將仲子篇毛傳彊忍之木抑篇鄭箋柔忍之木釋文竝曰忍本作刃蓋忍從刃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即以刃爲之必刃即必忍所謂人將忍君也上文云有子不事父不順此云有臣不事君必忍不順與必忍語有輕重而大意畧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殺則與上句不倫矣

堅物

樾謹按堅乃畫字之誤物者射時所立處也畫物即大射儀所謂若丹若墨度物而午者也字誤爲堅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又改爲豎物畫于地非豎立于地也安得言豎耶孔氏補注從楊氏作豎遂訓物爲獲旌按鄉射記旌各以其物鄭注曰襍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此文言天子射宮之事不當建物

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訴志

樾謹按以此當作此以千乘篇曰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與此篇文同今作以此者傳寫誤倒之耳楊氏大訓本不誤可據以訂正

經十八　九

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

孔氏補注曰如而也而如也君統民而能恕大夫撫私臣如在國

樾謹按孔以下而字爲如字是也以上如字爲而字非也上如字乃本字下而字爲如之叚字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上句用如字下句用而字正與此同恕當爲帑字之誤也禮記中庸篇樂爾妻帑鄭注曰古者謂子孫曰帑統民如帑猶言

愛民如子也俗誤作恕因并如字之解而失之且與下句義不一律矣

川谷不處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云川澤不竭此文云川谷不虛虛與竭同義淮南子說林篇川竭而谷虛高注曰虛無水也是其義也虛處形近因而致誤荀子大略篇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虛乃處字之誤楊注讀為居非也此虛字誤為處彼處字誤為虛正可互證

雒出服

孔氏補注曰服馬也圖書靈異之物不必河恆出馬雒恆出龜故於雒言服亦互見之

樾謹按孔注乃曲說也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服讀為負謂神龜負文以出義亦未安今按服從𠬝𠬝從卩卩事之制也故鄭石制字子服是服有法制之義呂氏春秋樂成篇鄙人有服高注曰服法也今誤於法下衍服字義不可通辯見諸子平議此云雒出服猶云雒出法也漢書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此即雒出法之義說者不知服之為法故失其解矣

其老觀其意憲慎　文王官人

孔氏補注曰憲法也學記曰發慮憲

樾謹按學記以發慮憲求善良為對文良猶善也則憲猶慮也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故義與慮同此云其意憲慎者言其意思慎也周書官人篇曰其老者觀其思慎可證此文意憲之義若訓憲為法則兩字不倫矣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淺

樾謹按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此之謂觀誠也之上志殷如淺句上當有其字說詳周書

喜怒以物而變易知

樾謹按知字當在變易之上知讀為志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此經云喜怒以物而知變易煩亂之而志不裕知志互用正與彼同彼志猶知也此知猶志也學者不解知字之義誤移於變易之下則義不可通周書官人篇作喜怒以物而心變易心亦猶志也以周書句法證之可見此文之誤

執之以物而遫決

樾謹按執之以物義不可通執當為埶漢書陳萬年

傳豪彊執服師古注曰執讀曰慹是其例也說文心
部慹怖也怖卽今怖字慹之以物猶怖之以物與下
句驚之以卒文義一律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盧注曰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

樾謹按盧讀中字絕句是也惟故字尚未得其解故
與固通史記魯周公世家斉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
故儀禮士昏禮記某固敬具以須白虎通嫁娶篇作
某故敬具以須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
實篇作故天縱之將聖並其證也漢書楊雄傳師古

注曰固閉也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鍾之月土事無作
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是固與閉同義雖欲固之中
猶言雖欲閉之中也周書官人篇故作攺乃字之誤
朱氏右曾作周書集訓遂讀雖欲攺之爲句中色弗
聽爲句中色二字於義難通矣

小讓而好大事

樾謹按事當作爭玉篇受部爭下有古文爭小讓而
好大爭卽小讓而好大爭也周書作小讓而爭大是
其證學者尠見爭字因改爲事耳

分白其名以私其身

樾謹按此當作白分其名以私其身白非黑白之白
乃自字也說文白部曰白此亦自字也百字從白古
文作百從自是白自同字白分其名卽自分其名學
者不識白字而誤移之分字之下失之矣周書作自
以名私其身雖字句小異而正作自字可以爲證

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

盧注曰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

樾謹按而交當作不交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
不交正注所謂知其賢而不與交也若如今本則與
注義不合矣而不形似往往致誤說見曾子立事篇

微忽之言

盧注曰謂微細及忽然之語

樾謹按忽亦微也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
爲秒是忽乃一絲之名物之至微者字亦作總廣雅
釋詁曰總微也曹憲音忽是總卽忽也漢書律厤志
曰無有忽微此云微忽猶彼云忽微二字一義盧注
失之

人有六徵六徵旣成以觀九用九用旣立

樾謹按以觀九用之下卽當繼以一曰取平仁而有
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云云於文方合如下文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卽繼以一曰國則任貫二曰鄉
則任貞云云是其例也九用旣立四字當在下文此
之謂九用也之下傳寫者誤移于此則文氣隔絕矣
脯醢陳于房中 諸侯遷廟
盧注曰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
汪氏中大戴禮記正誤房東房也晉孫按各本東房
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
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樾謹按盧氏以此經言諸侯之禮故以房爲西房又
申說之曰諸侯左右房也正見其與他經言士大夫

之禮不同若作東房則無庸申說矣荀子正論篇曰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楊注曰薦謂薦陳之物籩豆之
屬也然則脯醢當在西房古書自有明文足證戴氏
汪氏改西爲東之謬
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
焉
樾謹按告事畢下文行奪誤當作君曰諾乃擇日而
祭焉下篇諸侯釁廟禮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
卽其例也今本奪君字諾字而乃字又誤移曰字之
上則義不可通矣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 小辨
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齊同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濟下文曰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
小辨乎洪注曰濟成也然則學濟大道者學成大道
也上下文義相應濟之與齊古字通耳不當以齊同
釋之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盧注曰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孔
氏補注曰爾雅卽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

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
言
樾謹按上文云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循弦者
循乎弦也則爾雅者爾乎雅也不得以爾雅爲書名
孔說非也盧注謂依乎雅頌則是觀樂辨風之事而
非觀古辨言之事矣其說亦未盡得今按雅之言故
也史記高帝本紀雅不欲屬沛公集解引服虔曰雅
故也漢書張禹傳忽忘雅素是雅與素同素亦猶故
也方言舊書雅記是雅與舊同舊亦猶故也孟子曰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爾雅以觀於古翁卽此義謂欲觀於古者當
依乎故以求之也若謂依乎雅頌失其義矣至爾雅
一書其名義卽取之此爾雅猶言近古也釋名釋典
藝曰爾呢也呢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
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
恐非古人命名之旨

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樾謹按君其習三字當在禮樂之上其文曰君其習
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傳寫者奪君其習三字而誤
補之其字之下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遂於禮樂上
加行字以足其句而孔本從之誤也

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用兵

盧注曰任童幼之人使專政

樾謹按上文已言疏遠國老幼色是與矣彼對國老
言此對禮樂言則兩幼字文同義異且童幼之人亦
不得謂之幼風盧注非也洪氏三朝記注曰幼風謂
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
卽所謂靡靡之音也御陳也今按洪說得之矣而有
未盡者幼當讀爲幽語志篇曰幽幼也史記麻書亦
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
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
之讀爲黝也是故幼眇卽幽眇也幽風者幽眇之風
也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曰風聲文六年左
傳樹之風聲是也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
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已篇吹
塤篪之風猶言塤篪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
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
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少閒

盧注曰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

兼之也

樾謹按據注則四代上無此字自堯至文謂之四代
者蓋堯舜合爲一代也孔子刪書而堯典舜典同謂
之虞書是其證矣盧說不了所引或說以四代上屬
更失其讀

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

盧注曰汙窪也察深也言洞地爲池也　孔氏補注
曰察之字從宀土察蓋廇室之屬與

樾謹按盧說固非孔說更爲無據疑土察二字不連
上讀作宮室高臺汙池其文已足土察當爲土蔡說

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芥卽丰字因丰讀如介故卽以介爲之而又叚用從艸之芥耳此文言上察猶彼文言土芥也察者蔡之叚字猶芥者丰之叚字也疑大戴原文本作以民爲土察猶云以民爲土芥也以民爲三字傳寫偶奪而校補者誤著之土察二字之下則文不成義遂據下文說紂事有以爲民虐之文臆增虐字不知以爲民虐文義可通以民爲虐文義不可通卽此知非戴記原文矣

以客事天子

盧注曰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也

樾謹按據盧注則客乃容字之誤盧注忍而臣之葢取容忍之義洪氏頤煊謂客當作窓窓敬也於義雖通然恐非盧氏所見之舊

水土未細

盧注曰細猶亂繂詩外傳陰陽相勝氣祲細氳也

樾謹按盧說迂曲殆非也細當讀爲垔說文土部垔塞也尙書曰鯀垔洪水字亦作堙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國語周語隨高堙庳杜韋注並曰堙塞也此文叚細爲垔者細從囟聲與垔聲相近煙之或體作烟卽其例矣水土未垔謂水土猶未堙塞也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樾謹按酒者猶酒句當在糟者猶糟之下二語相對成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成文玉白而血赤也山海經南山經命者之山有木名白咎可以血玉然則玉者本色血者染色古有此語故以爲對文耳實者自實句或別有對文而今闕之或衍句也自千乘以下七篇爲孔子三朝記傳寫奪誤視餘篇尤甚故學者多不能讀往往失其解矣

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朝事

樾謹按習字衍文也考其禮樂觀其德行相對成文不應有習字葢涉下文而衍

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

樾謹按習立禮樂當作習其禮樂與上文考其禮樂文義一律其字古文作亣見玉篇後人不識古文因誤加一畫於下而成立字矣王氏念孫竟以立爲衍文非是

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脩

樾謹按謂之卽爲之也謂爲古通用說見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孔氏從禼安本竟改作爲義則是而古字亾矣少間篇何謂其不同也何謂卽何爲也孔氏亦從俗本作爲矣與此同德州盧氏本尚未誤

歸脤以效諸侯之福

樾謹按效當作致字之誤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假效鳥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脤所以致福於諸侯故曰以效諸侯之福也周禮大行人職作以交諸侯之福交亦當爲效

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樾謹按汪氏中大戴記正誤作致禬非也此字實當作會周禮大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鄭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賈疏曰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合往疏以觀之則鄭孔所據經文作會不作禬可知矣因會禮連文禮字從示遂幷會字而亦誤從示於是大行人職之致會小行人職之犒會竝誤爲禬矣說詳周禮此記致會正其本字下文云師役則令槁禬之會字從示後人據周禮改之也汪氏以不誤爲誤失之矣

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 投壺

戴氏震東原集曰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許

樾謹按投壺與射禮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曰釋算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鄭注竝曰賢獲勝黨之算也此記曰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其字指勝者而言然則其算卽勝黨之算所謂賢獲是也禮記投壺篇誤作遂以奇算告此乃小戴之誤文說詳禮記而袁氏本遂據以改大戴夫旣

以奇算告何以所告之辭又曰賢若干純乎且使勝黨之算有純而無奇則將何執乎可知袁本之非矣

矢八分

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圍徑也

樾謹按下文云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大七分與此文義涉兩歧孔氏云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然室中與堂上庭下矢有長短而圍徑不異禮記投壺篇鄭注曰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有八分者然則孔說非也今按下文言矢大七分而此文不云矢大八分則非謂圍徑可知矣八分當作八勿字之誤也

勿讀爲物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其證也矢八物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猶周官稾人所謂矢八物皆三等也賈疏曰謂據長短爲三等法此文七扶五扶九扶亦是據長短爲三等三等之義既同八物之義亦當不異卽司弓矢之八矢曰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痺矢者是也蓋投壺本與射同故矢之制亦如之而有八物八物之名雖不必竟與司弓矢之八矢合要亦略近之矣古文叚勿爲物而勿又誤作

毋遂使古制不傳惜哉

天子擬焉　公冠

孔氏補注曰天盧本作太以下注推之近是

樾謹按下文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注云重言太子誤也故盧本改此文天子爲太子以合盧注重言之說而孔氏亦以爲然其實非也天子擬焉謂天子冠禮與公同也下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卽蒙天子而言乃天子之太子與庶子也自爲主者天子尊故不爲之主而冠者自爲主也盧氏誤以爲諸侯之太子與庶子並解自爲主曰主侯自主之

此大不然據上文公冠自爲主自字指冠者而言之然則此云自爲主文與彼同亦指冠者而言之明矣若從盧說則是冠者之父也冠者之父爲主豈可云自爲主乎說苑修文篇所載無此句而有云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今按兩文相輔其義方足彼明言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則知天子之太子庶子冠王不爲主矣疑此文當云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如此則於義爲備而文亦明矣傳寫偶闕耳

嗇於時

樾謹按小辨篇曰社稷之主愛日嗇時與愛日同義王肅家語注訓嗇爲愛是也以爲不奪民時則失其旨矣

推遠稚免之幼志

盧注曰免猶弱也

樾謹按免當爲娩蓋壞字也爾雅釋獸兔子娩郭注曰俗呼曰⿰兔需釋文曰⿰兔需字林云兔子也乃俱乃侯二反然則此字從兔需聲兔之小者謂之⿰兔需猶人之稚者謂之孺也此云推遠稚⿰兔需之幼志蓋叚⿰兔需爲孺耳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志載此辭云推遠沖孺之幼

志字正作𢡱可證

合於八十也 本命

樾謹按上文合於三也不言三十合於五也不言五十皆因此文有十字而省也古書自有此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兩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兩句皆不言畝竝其例也孔氏本作合於八也删去十字蓋未達古書之義例亦足見古書之難于輕改矣

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

盧注曰機危也謂二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毋變不同也

樾謹按盧訓機爲危文不成義矣機當作幾古書每以幾爲豈字荀子榮辱篇曰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大略篇曰幾爲知計哉楊倞注曰幾讀爲豈史記黥布傳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竝其證也幾其文之變也猶曰豈其文之變邪古書也邪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靡異邪也弗殊是也此兩句乃自爲問答之辭豈其文之變邪其文變也文義正相應因叚幾爲豈叚也爲邪而幾字又從木作機於是其義雖通孔氏遂疑其文變也四字爲衍文 六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孔氏補注曰及日猶終日

樾謹按及即終字之誤說文終古文作𠂔隸變作夂與及字相似學者尟見夂字因臆改爲及耳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

樾謹按去字衍文也上文說婦有七去故曰不順父母去此申說七去之義則但曰不順父母爲其逆德也不必更有去字矣下文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

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竝無去字可證此去字之衍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易本命

盧注曰肥者象地堅實大者象地虛縱也沙土養薄乃細　王氏念孫曰此當依淮南子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虛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樾謹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堅土弱土相對肥與細

則不相對而轉與盧士之人大其義相混矣疑肥字乃脃字之誤廣雅釋詁脃弱也脃即肥之俗體弱士之人脃與堅士之人剛正相對成文家語執轡篇作堅士之人剛弱士之人柔王氏謂柔字為王肅所改然惟本是脃字故肅改作柔若本是肥字肅何得以柔字易之乎

食桑者有絲而蛾

樾謹按桑字當從淮南子作葉凡食葉之蟲無不有絲而蛾非獨蠶也此句所包者眾若作食桑者則專以蠶言矣

食穀者智惠而巧

樾謹按既言智惠不必更言巧矣巧當作夭聲之誤也食穀者智惠而夭與下句食氣者神明而壽相對淮南子正作夭當據以訂正

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盧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樾謹按美字乃筴字之誤當讀云此乾坤之筴句類禽獸萬物之數也句筴與美形似因而致誤當據盧注訂正類禽獸三字疑亦衍文故盧注無解也

羣經平議卷十八

羣經平議卷十九

德清俞樾

禮記一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曲禮

鄭注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

樾謹按取當讀爲趣釋名釋言語曰取趣也是取與趣聲近義通莊子齊物論篇趣舍不同趣舍卽取舍也字亦通作趨史記伯夷傳趨舍有時趨舍亦卽取舍也漢書藝文志苟趨省易師古注曰趨讀曰趣謂趣向之也然則取於人者爲人所趣向也取人者趣向人也此卽王前士前之意釋文出取於字曰舊七樹反爲趣就師求道也舊讀正得其字但以就師求道爲言則義轉隘矣

食饗不爲槩

注曰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樾謹按不爲槩與下句不爲尸一律鄭以槩量說之非也不爲槩者不爲主也廣雅釋詁曰概主也概與槩古字通用定四年左傳吳夫槩史記項羽紀正義作夫概是其證也父母在則食饗賓客不敢爲主廣雅概訓爲主疑本禮家之舊說矣

孝子不服闇

注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樾謹按鄭訓服爲事雖亦古訓然不事闇之義甚爲迂曲殆非也服當讀爲伏周易繫辭傳釋文曰伏服也是服與伏聲近義通文選陸士衡吳王郎中時從梁陳詩謂伏事淺注曰服與伏同古字通檀弓篇扶服救之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扶伏卽扶服也又十二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蒲服卽蒲伏也竝服伏通用之證不服闇者不伏闇也謂不潛伏於闇冥之中也與下句不登危文義一律危言不登闇言不伏正古人用字之審若以本字讀之失之矣

毋勦說

注曰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

樾謹按此勦字卽說文劋字說文刀部曰劋絕也夏書曰天用劋絕其命今甘誓正作勦絕然則劋者古文勦者或體也毋勦說毋雷同皆承上文正爾容聽必恭而言長者有言當敬聽之若不待其言之畢而

橫發議論以絕斷之是爲勦說或從而附和之是爲雷同二者均所當戒也鄭訓爲擥於義未得又按此勦字當從刀曹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由擥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從刀而勦從力明矣其說甚是錢氏大昕因說文有勦無勦謂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指然說文力部勦勞也施之於此其可通乎凡經典中字說文所無者多矣學者當求其字義之通不當徒取其字形之合也

遊毋倨

正義曰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

樾謹按自此以下所戒各事皆是爲其不敬也如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之類末一字皆與上一字文義相應此云毋倨則凡事皆不可倨慢何獨於遊戒之乎正義所說殆非經旨也今按倨當讀爲踞謂雖遊戲之時不可蹲踞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徒釋甲執冰而踞二十七年傳曰賞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同一事而前言踞後言游可知游者多蹲踞也故記人因以爲戒耳倨踞古通用史記酈生陸賈傳曰方倨牀亦是叚倨爲踞也

毋放飯毋流歠

注曰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

樾謹按放與流同義說文方部敫光景流也從白從放是放有流義故敫字從之也尚書堯典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流放對文自古然矣放飯流歠蓋是古語故孟子盡心篇亦有此言若從鄭注則兩句意義不倫矣放飯者放散其所飯也流歠者流離其所歠也人或恣情飲食不知檢制放散流離狼戾淵紊其可厭惡莫甚于此故記人以爲戒耳

爲大夫累之

注曰累倮也謂不巾羃也

樾謹按不巾羃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也何獨于大夫特言累之乎鄭義非矣累之猶解之也累與解本疊韵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二字亦同義也楊倞注訓累爲解釋此未得其義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氏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累解與蟹螺一也古書雙聲疊韵之字皆兩字一義且其義存乎聲亦無一定讀者當各隨文解之然後其旨可見此文云爲大夫累之猶云爲大夫累解之蓋長言之曰累解短言之則曰解可也曰累亦可也後

人不述古語斯不得其說矣
言不脩
注曰憂不在私好　正義曰言不脩者脩詭不正之言
檖謹按脩當讀爲嫶說文女部南楚之外謂好曰嫶方言曰嫶美也郭注曰嫶言嫽嫶也字亦作婞列子楊朱篇皆擇稚齒婞嫶者以盈之據說文嫶乃脩之古文叚古字通用也言不脩與行不翔一律皆不求美好之意正義以脩詭不正釋之於義未得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
檖謹按古無訓數爲與者與當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舉與古字通舉猶用也國語周語唯能釐舉嘉義韋注曰舉用也呂氏春秋過合篇凡舉人之本分職爲辟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高注曰舉用也然則生舉來日者三日成服生者之事也用死之明日爲始是生舉來日也死舉往日者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用死之日爲始是死舉往日也
二名不偏諱
檖謹按偏者對全而言言曰一字爲名全舉之則不可偏舉之則可也夫子之母名徵在此全舉之也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偏舉之也若謂孔子不當言徵不當言在如是則皆能徵之矣及某在斯某在斯之類皆以母名而避之則不特諱其全幷諱其偏矣故記人特明之曰二名不偏諱此於文義甚明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同而宋毛居正作六經正誤乃曰偏本作徧與遍同作偏誤此臆說不足據唐律奏事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此律即本于禮經犯其一字謂之偏犯則避其一字謂之偏諱矣偏犯者不坐是

即不偏諱之謂可證古本禮記作偏不作徧而毛氏引舊杭本柳文作二名不遍諱者未可據以說經矣顧氏千里禮記攷異已辨正毛氏之誤而段氏玉裁經韻樓集反用毛氏說謂徧是而偏非何哉今就二字之義論之徧之言皆也言不徧諱則疑若二名止諱一字其一字可以不諱者偏之言單也言不偏諱則見二名固皆當諱然語言之閒必不可避則或言上一字而不言下一字或言下一字而不言上一字可也此正禮經用字之密使從毛說改偏爲徧則幸有檀弓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足以證明其

義不然鮮不謂二名止當諱一字臣子於君父二名
者幾不知所當諱之爲何字矣一字之譌文義懸絶
毀君無乃未之深思乎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注曰質猶對也
樾謹按質有致音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
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蠻子之無質也釋
文質之實反或音致並其證也故古字質與至通用
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
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此質至通用之證雖質君之
前者雖至君之前也鄭訓爲對則但云雖質君足矣
何必加之前二字乎
效駕
注曰白已駕　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
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
樾謹按廣雅釋言曰效考也效駕者考驗其駕也此
二字題目下文其下云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
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皆效駕之事也此節所記自
將駕而已駕而效駕次弟秩然鄭君不知效駕二字
爲記人題目之辭故失其解矣

步路馬必中道
正義曰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
樾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杜注曰步馬習馬然則此記言步路馬者亦是謂習
路馬也玉篇馬部駛系故切習馬今作步正義但以
牽行釋之未盡其義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注曰世臣父時老臣
樾謹按上句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世婦非父時老婦
則世臣亦非父時老臣矣古字世與大通桓九年左
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
爲大是其證也世臣者大臣也亦猶世子者大子也
恭家臣中之最貴者非父時老臣之謂至世婦之稱
義亦猶此以其郎次夫人之下故從尊大之名下文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正義曰以其猶貴故加以
世言之亦廣世胤也似非古義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釋文出天子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
樾謹按正義本亦無同姓二字今正義云天子同姓
謂之伯父者此同姓二字後人所加也何以知之下

文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曰一本云天子同姓則所據本無同姓二字明矣蓋下既別言異姓其爲同姓自見乃古人屬辭之省也唐石經誤衍同姓二字而各本從之非鄭孔所據之舊矣

使者自稱曰某

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正義曰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

樾謹按上文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而此又云使者自稱曰某故正義有與彼君語與彼臣民言之別然儀禮燕禮篇載公與客燕之禮有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又記載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是使者於主國之君亦稱臣或稱使臣無稱名之禮正義所說非也今按使者自稱曰某與上文本不相蒙乃通言凡爲人使之禮上篇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正義曰使某者使自稱名也此即使者自稱曰某之塙證儀禮昏禮記昏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曰某也使名也又納吉曰使某也敢告納徵曰使某也請納徵請期曰

使某也請吉日是使者自稱曰某乃禮之通例疏家必合上事爲一斯失之矣且如上文曰子於父母則自名也亦於上事不蒙然則此文何妨自爲一事乎

幣曰量幣

樾謹按注疏均不說量字之義量當讀爲良釋名釋言語曰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是良與量聲近義通故古得叚用山海經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曰量一作良是其證也幣曰良幣與玉曰嘉玉文義一律若讀如本字則不得其解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檀弓

注曰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樾謹按古者墓而不墳孔子合葬其母之後然後封之崇四尺是叔梁紇之葬本無此四尺之封也但有兆域而已孔子少孤既未能躬親窀穸之事母亦年少未必親見據歷聘記年孔子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距三歲喪父已二十一年安能實知其體魄之所在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蓋亦鑒於父葬時之墓而不墳不易識別故不得不爲此也後世學者不知古今異制遂以孔子不知父

墓爲一大疑鄭氏乃有徵在野合恥焉不告之說誣
之甚矣
殯於五父之衢
注曰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
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
樾謹按此孔子欲訪求父墓故先淺殯其母以爲遷
葬之地也士禮三月而葬孔子既不敢過其期而父
墓未得又不能合葬故爲此權宜之計先擇地於五
父之衢掘肂埋棺以便訪求父墓也鄭氏謂欲發問
端此大不然孔子欲訪求父墓自可就故老而詢之

何必迂迴如此哉近世高郵孫遂人濩孫著檀弓論
文讀不知其慕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謂殯淺而
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
詳言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
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
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
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今按孫氏之說巧矣而
實於事理未得古者大斂之後掘肂埋棺以木覆棺
上而塗之爲火備所謂殯也殯與葬自是二事未聞
以深者爲葬淺者爲殯也顏氏之卒孔子必用殷禮

殯于兩楹之間未得父墓而又不敢久留母殯故就
五父之衢掘肂埋棺略如殯側因亦謂之殯所謂禮
以義起也若叔梁紇之葬歲月已久豈可復謂之殯
哉且如孫氏之說孔子之父墓即在五父之衢然則
孔子奉母合葬亦于五父之衢可矣何必卜兆于防
哉江氏愼鄉黨圖考盛推孫說恐疑誤後學故附辨
之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
注曰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
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

見者謂不知禮
樾謹按此見聖人舉事不苟雖是暫時淺殯而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與大葬不殊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
葬也以其愼之至也及徐察之止是殯而非葬故又
曰蓋殯也鄭破愼爲引既無依據且如其說則殯與
葬之別在棺飾而不在引何不曰其飾也而必曰其
引也足知鄭讀之非矣
公曰末之卜也
注曰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
樾謹按馬驚敗績是御之罪非右之罪公乃舍縣賁

父而責卜國理不可通鄭注非也小爾雅廣詁曰蔑末也是末與蔑義相近末之猶蔑之也論語雍也篇亡之命矣夫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之命矣夫蓋皆痛惜之之辭是時莊公之意以敗績之罪坐縣賁父其死其生皆不足問而車右無罪深可痛惜故既就佐車而曰末之卜也蓋深惜卜國正所以深罪縣賁父也於是縣賁父即以無勇自責赴敵而死死者止縣賁父一人記文甚明而鄭注乃謂二人赴敵而死非其實矣縣賁父雖死於敵而實死于公之一言故公後悔而誄之鄭解末之卜也句不得其旨故於此事委曲未能明也

狐死正丘首

注曰正丘首正首丘也

樾謹按正之言當也廣韵曰正正當也正丘者當丘也狐之死也首必當丘於文應云狐死首正丘其義方明乃云正丘首者古人屬文之曲也鄭注不云首正丘而云正首丘似於正字之義未得矣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正義曰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

樾謹按伯魚不聞更有長子子思安得有嫂疑當從皇氏之說且此節乃曾子之言下文申詳言思皆斥其名而於子思獨稱其字者曾子與原憲並事夫子行輩相同故字之也若子思是伯魚之子下文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未聞稱其字也即此以論其爲原憲明矣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汝則勿拜也

樾謹按知猶爲也國語周語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韋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年而知鄭國之政高注曰知猶爲也然則知伯高而來即是爲伯高而來與上句爲爾哭也來者文義一律上句言爲下句言知文異而義同古書多有此例正義以相知解之失其旨矣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正義曰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

樾謹按疑乃擬之叚字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疑於親戚師古注竝曰疑讀曰
擬是也疑女於夫子者擬女於夫子也皇氏之說固
爲不情正義所解亦於疑字未得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注曰志謂章識
樾謹按哀公問篇子志之心也注曰志讀爲識此注
以章識釋志字蓋亦讀爲識也然其下所陳皆飾棺
之事用三代之禮尊崇夫子非以爲章識也志當讀
爲職職與識竝從戠聲古字通用周官職方氏脩華
嶽碑作識方氏是也志通作識故亦通作職楚辭懷

沙篇章畫志墨史記屈原賈生傳志作職是也爾雅
釋詁職主也公西赤爲職者爲職猶爲主也言孔子
之喪公西赤主其事也下文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
焉義與此同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
注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樾謹按夫字衍文也二人兩字誤合爲夫字學者旁
識二人兩字以正其誤而傳寫者誤合之遂成二夫
人矣鄭君作注時已如此遂因而爲之說然二夫人
之文實不成義故知其非也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正義曰謂滕國之伯名文爲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
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
伯爲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
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
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樾謹按記文兩言其叔父也竝無異辭何以見孟虎
是滕伯之叔父滕伯是孟皮之叔父哉正義之說殊
不可通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字鄭
罕虎字子皮卽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

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竝存之疏家
必泥上文上下各以其親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
子殆不然矣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正義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
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
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者皆一一就弔之
樾謹按此當從皇氏之說不連上有殯爲義惟皇氏
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則是讀所識其兄弟五字爲一
句文義未安今按所識者與我相識之人也其人既

與我相識往來同恩好則其兄弟之不同居者雖或
未必相識然亦當引而近之故問其死則必往弔也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
殤車一乘
注曰庶子言公卑遠之
樾謹按如鄭義則君與公一也特於庶長故作尊稱
耳其說殊爲無理殆非也公者大國之孤也儀禮所
說皆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
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檀弓上篇國亾
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正義引士喪禮鄭注曰公大
國之孤四命者也此文先言君後言公別而言之明
非一人當從鄭君儀禮說解爲大國之孤君之適長
殤車三乘則其庶長殤車當二乘矣公之庶長殤車
一乘則其適長殤車當二乘矣記文正以君公互見
也
齊穀王姬之喪
注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樾謹按檀弓一篇所記如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
之喪將軍文子之喪孟獻子之喪晉獻公之喪滕成

公之喪此類多矣齊穀王姬之喪空亦同此鄭破穀
爲告殆非也據下文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此王
姬疑是齊僖公之夫人齊僖公名祿父穀與祿聲近
義通爾雅釋言曰穀祿也周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
司祿鄭注曰祿之言穀也淮南子人閒篇不穀親傷
高注曰不穀不祿也竝其證也齊穀卽齊祿父亦猶
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之比
襄十八年左傳曰齊環怙恃其險昭二年傳曰莒展
之不立皆斥其名而繫以國古人自有此稱是故齊
穀猶云齊潘齊環也齊穀王姬者以夫名妻猶昭元

年左傳所稱武王邑姜也此王姬不見于春秋然春
秋之爲書本託事以見義而非紀事之史不得因其
不見春秋而遂謂無此王姬也且魯莊公爲齊襄女
弟文姜之子其事甚箸若此王姬是齊襄夫人則於
魯莊爲舅之妻而非外祖母雖不知之何至有或曰
外祖母之說卽或有之記人豈不覺其謬妄而箸錄
其說哉鄭君不知齊穀王姬之義而反以或說爲非
殊非以經治經之意矣
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樾謹按反字衍文也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

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然則記文無反字明矣蓋涉上注文庶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當刪

有直情而徑行者

樾謹按此有字涉上二句而衍也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禮之所有也若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是非禮之所有安得言有乎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似乎三者皆禮之所有與下文不合矣故知此有字為衍文也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吳氏澄禮記纂言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

樾謹按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為句其反而息為句所解殊未明了吳氏以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連讀洵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焉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急行以求及安得休息乎又引或說為親已還反而休息亦非也上文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皆自為子者言之此云而息與上文而弗得而弗及一律安得自親言之乎然則吳氏二解於息字之義均未得也今按說文心部息喘也口部喘疾息也凡人行急則喘如不及其反而息者如不及其反而喘也孝子之心若親已還反而追之不及故慨然為之喘息也息之義本為喘息引中之則有休息之義猶勞之義本為勞苦而又為勞來也相沿既久學者止知有休息一義故於此經息字莫得其解耳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注曰班制謂尊卑之差

樾謹按尊卑之差自有一定無所用其脩也脩當作循脩與循字形相似傳寫易誤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是其證也循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謂若將以周班後鄭之類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注曰以己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毋無也於女寗有病苦與止之

樾謹按鄭讀不得以爲不得已非也此以字即上爾以之以亦即下毋以之以言爾以人之毋嘗巧豈不得以人之毋嘗巧即無以嘗巧者乎三以字一氣相生見嘗巧之事甚多不必以人之母也鄭讀以爲已失之矣至毋字鄭訓爲無釋文音無其非母字甚明近或作母字解之立說雖巧不可從也

嗟來食

樾謹按來乃語助之辭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此云嗟來食文法正同下云予唯不食嗟來之食是嗟來二字連文之明證正義解爲嗟呼來食誤以來食連讀失之

曾子聞之曰微與

注曰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正義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

樾謹按餓者已不食而死曾子於事後發論乃復言無得如是以止之殊於語意不合下文雖微晉而已注曰微猶非也此微字亦當訓爲非微與猶言非與曾子聞其事而非之特以不食而死亦人所難故不敢質言而言與以疑之也

執女手之卷然

注曰說人辭也　正義曰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歎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

樾謹按以女人之手比人之手訓以此歎說仲尼殊爲不倫釋文云女如字徐音汝當從徐讀爲長執汝手者猶詩遵大路篇所謂摻執子之手也卷然猶云拳拳然廣雅釋訓拳拳愛也王氏念孫疏證曰漢書劉向傳云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賈捐之傳云敢昧死竭卷卷貢禹傳云臣禹不勝拳拳並字異而義同此卷然字據釋文亦有作拳者執女手之卷然謂執汝之手而拳拳然相親愛也故鄭以爲說人之辭正義所說非經意亦非注意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注曰管鍵也庫物所藏

樾謹按管鍵所以啟閉之物然不謂之啟庫閉庫而謂之管庫文不成義矣管當讀爲館館館人也庫庫人也管與館古通用儀禮士喪禮管人汲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是其證也儀禮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蓋官爲館舍之本字作館者後出字作管者叚

借字也說詳余所箸字義載疑曲禮篇在官言官在
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然則
官卽館也曲禮之官庫此文之管庫文異而義同訓
管爲鍵失之矣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
之衰

注曰蠶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
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

樾謹按下云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上當云蠶則績
而蟹爲之匡范則冠而蟬爲之緌文義始一律注義

殆非也蟹有匡者蟹爲匡也蟬有緌者蟬爲緌也孟
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
焉趙注曰爲有也爲與有一聲之轉故爲可訓有有
亦可訓爲國語周語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胡有卽
胡爲也晉語其有吉孰大焉有吉卽爲吉也說詳王
氏引之經傳釋詞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
本亦作爲閒是有與爲古字通矣此文本云蠶則績
而蟹爲匡范則冠而蟬爲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上二句用有字者文異而義同古人曡句成文而虛
字不同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

王九十三而終卽其例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
之而勿勞乎一句用能字一句用而字史記貨殖傳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一句
用與字兩句用以字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三十國以爲卒 王制

注曰屬連卒州猶聚也 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
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

樾謹按卒當讀爲萃周易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萃從
卒聲故卽以卒爲之耳正義謂取卒伍之意失之

不及以政

注曰役賦不與 正義曰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
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

樾謹按鄭蓋讀政爲征凡力役謂之征周禮地官均
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
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是其義也凡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
居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
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是其義也不及以征卽是
不及以力役賦稅之事故注云役賦不與正義以本
字讀之非是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摠謹按自來讀者於樂字斷句非也此當於則字斷句天子賜諸侯樂則句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句以鼗將之樂則者九賜之一也曲禮篇三賜不及車馬正義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此記言賜樂則賜弓矢賜鈇鉞錫圭瓚皆九賜中事

正義誤以則字屬下讀又云非九賜之樂失之矣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秏

注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正義曰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秏

摠謹按如此則用字爲句地小大爲句文不成義矣用當讀爲以明堂位篇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杙以桑儀禮特牲饋食禮引作杙用桑是用與以古通也用地小大卽以地小大此當連上文爲義其文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言制國用必以地之小大也視年之豐秏則當連下文爲義其文曰視年之豐秏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言必視年之豐秏合三十年而通計之以制國用也鄭誤合二句爲一義則當云用視地小大與年之豐秏文義方明不當云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秏也可知其非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

注曰暴猶秏也　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秏故云暴猶秏也

摠謹按正義所說望文生訓非塙義也暴當讀爲薄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是暴與薄古通用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猶膊之通作暴也用不足曰暴猶用不足曰薄以殘暴解之失其義矣

夫圭田無征

注曰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摠謹按夫之訓治他無所徵殆曲說也此夫字疑當讀爲大夫二字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

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或譌作夫夫莊子田子方篇于是旦而屬之夫夫釋文曰夫夫古讀爲大夫是也又或傳寫奪去二畫而僅存一夫字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也夫圭田無征卽大夫圭田無征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獨言大夫者舉中以包上下耳

史以獄成告於正

注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　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

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樾謹按鄉士士師并言之曰鄉師甚爲不辭疑鄭注本作鄉士之屬傳寫誤耳正義承誤本而曲爲之說非也至鄭以漢制說正字亦爲失之爾雅釋詁正長也古謂官長曰正周禮天官序官注曰酒正酒官之長是也史卽府史胥徒之史秋官序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下各有史如千人史掌文書故成獄辭則史各以告之其正縣之史卽以縣士爲正遂之史卽以遂士爲正鄉之史卽以鄉士爲正鄭君誤釋正字未得古義而孔穎達遂據此文定王制之作爲在秦漢之際恐未必然也尚書立政篇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蔡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此說轉得之矣

執左道以亂政

注曰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與下文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同科乃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相次殊爲

不類矣蓋左道非必巫蠱之流凡不便於民者皆是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凡不便者曰左昭四年左傳不亦左乎杜注曰左不便是也古之君子禮從宜使從俗是故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若乃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又或作聰明以亂舊章皆謂之左道可矣

六十宿肉

正義曰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與九十飲食不離寢無異矣

疑非經旨宿者進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曰宿讀爲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羞然則宿肉猶羞肉爾雅釋詁羞進也五十之年但異其粻而未有肉至六十則每食必進肉矣故曰宿肉

八十月告存

正義曰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樾謹按存者問也說文子部存恤問也國策秦策無一介之使以存之高誘注曰存勞問也漢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師古注曰存謂省問之並古人謂問爲存之證八十月告存者每月使人以存問之辭致告也正義不知存之訓問而反訓告爲問古訓無徵不可從也且人君禮老臣而每月以存否爲問亦非所以安老臣之心周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所謂存者豈亦問其存否乎足知其非矣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正義曰百工謂有雜技藝

樾謹按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乃與瘖聾跛躃之類一律視之殊爲不合百工字疑當屬下讀百工即百官也尚書堯典篇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是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皆有疾病所宜矜恤故使百官各隨其器以食之晉語文公問於胥臣曰籧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此言百工以其器食之即彼言官師之所材可知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十九

羣經平議卷二十

德清俞樾

禮記二

其神句芒　月令

注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正義曰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太皡亦神也太皡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互而相通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古義也國語魯語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又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矦皆屬於王者然則神之名不必據死後而稱之也太皡言其帝句芒言其神皆是生存之號鄭注謂是蒼精之君木官之臣以君釋帝以臣釋神正得古義詩皇矣篇毛傳致其社稷羣神釋文曰本或作羣臣是神猶臣也正義屑屑分別反失之矣

其器疏以達

注曰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　正義曰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

樾謹按注中刻鏤字卽釋經文疏字明堂位篇殷以疏勺注曰疏通刻其頭儀禮有司徹篇覆二疏匕于其上注曰疏匕匕柄有刻飾者並其證也正義不知刻鏤卽爲疏而又以文理麤疏增成之殊失注意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注曰更猶易也　正義曰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

樾謹按如此則文不成義矣殆非也更皮幣三字當自爲句周官女御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注曰杜子春讀梗爲更元謂梗御未至也此文更字卽招梗禬禳之梗與杜讀合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

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然則祀謂祈禱更謂梗御其事相近凡有祈禱之事不用犧牲而用圭璧若梗御之事則止用皮幣而已以其事尤輕也當讀云祀句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句皮幣則得其義矣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注曰鞠衣黃桑之服　正義曰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

樾謹按周官內司服賈公彥疏云鞠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是鞠塵之鞠當讀爲麴齊民要術說作女麴

如作麥麴法以青蒿上下奄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有黃衣則止三七日無衣乃停要須衣徧乃止然則麴塵者卽謂麴上黃衣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曰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此別是一說與鄭義異釋文曰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麴塵分晰甚明而正義乃合而一之既用鄭君鞠塵之義又引鞠有黃華爲說遂失甚矣

角齒羽箭幹

正義曰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

義或然

樾謹按羽與箭幹非同類之物也周禮地官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二職相連則角齒羽三者自當共爲一庫賈公彥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是羽之爲用甚廣非獨供矢人之用何見其必與箭幹同庫乎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注曰此難難陰氣也

樾謹按月令三難惟季冬之難爲難陰氣若季春及仲秋則皆難陽氣也此在記者自有明文不容臆說仲秋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秋氣者陰氣也以達秋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可知矣此云以畢春氣春氣者陽氣也以畢春氣則其所難者爲陽氣亦可知矣夫季春之難以畢春氣猶季冬之難以送寒氣也送之畢之皆欲其氣之去也鄭以季春之難爲難陰氣則當如仲秋之例曰以達春氣於義方合不當言畢也若畢春氣爲難陰氣豈送寒氣爲難陽氣乎鄭又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是則因春氣太盛攘而去之禮文甚明而鄭顧以爲難陰氣

直誤以春氣爲陰氣矣

贊桀俊

注曰贊猶出也　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出

樾謹按贊佐之義與出絶遠古書訓贊爲出者他無所見鄭義非也贊從兟爲意說文先部兟進也故贊亦有進義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孔光傳竝曰贊進也贊桀俊之贊當訓爲進下句遂賢良注曰遂猶進也贊與遂文異義同

調竽笙篪簧

正義曰簧者竽笙之名也　阮氏校勘記曰段玉裁

云名當作舌

樾謹按簧是竽笙之舌則已包於竽笙中矣何必言竽笙又言簧乎簧蓋自成一樂器竽笙不能無簧而簧不必定施於竽笙一切經音義卷八引古史考曰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三十六管是簧固先竽而有矣釋名釋樂器曰簧橫也於管頭橫施於中也此言竽笙之簧也又曰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此則自成樂器不施於竽笙矣詩鹿鳴篇吹笙鼓簧卽所謂於口橫鼓之者故吹笙與鼓簧各爲一事猶鼓瑟與吹笙各爲一事也此文調竽笙箎簧呂氏春秋

仲夏紀作調竽笙壎箎蓋由學者不知簧之自爲一器疑言竽笙不當復言簧又習見壎箎之文故妄改之耳非呂氏之舊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注曰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

樾謹按鄭注未釋凍字凍當讀爲涷爾雅釋天暴雨謂之涷郭注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然則雹凍者雹與暴雨也夏月暴雨往往與雹俱至故竝言之字不作涷而作凍者古字通也隸釋張納功德碑卹濬涷飯此段涷爲凍也文選思元賦涷雨沛其灑塗此段凍爲涷也古文隸同之字例得段借字可爲凍讀當從涷釋文音丁貢反失之矣

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注曰潤溽謂塗溼也　正義曰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

樾謹按鄭所據本疑無暑字故但釋潤溽之義而不及暑字下文注曰土潤溽膏澤易行也是鄭本無暑字之明證也正義言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是孔氏所據本亦無暑字矣周書時訓篇有暑字且曰土

潤不溽暑則不應物則潤溽二字不連讀與鄭義異然土潤不溽暑文義殊爲不安疑周書原文亦作土潤溽其下則去土不潤溽暑不應物今本乃傳寫之誤不足據也

其日戊己

樾謹按月令於四時各舉其日夫木火金水各王一時豈繫乎其日哉蓋因中央土而設也土無定位寄王四時凡一歲之中所有戊日己日皆土所寄王之日天子居太廟太室以歷之四時皆然記人因文無可繫故特繫之夏秋之交以其爲四時之中也合四

時計之孟仲季三月以九十日爲率則戊日九己日九其大較也總計得七十二日爲土所寄王之日而五行之氣無偏勝矣此所以於中央土特著其日戊已之文也中央土既特著其日戊己之文故於四時亦各舉其日以配之學者不知其日戊己爲土所寄王之日記有明文而但見其文次季夏之月之後因推之於春於秋於冬謂土之寄王皆在四季之末謬矣余有說存集中撮其大略如此

文繡有恒

樾謹按恒當作常此由學者不知常是本字誤以爲

漢人避文帝諱所改如恒山作常山之例遂改正之而轉失其本字矣文繡有常與上文裳字下文長字量字常字爲韵今常誤作恒而下文度有短長句又誤作長短則皆失其韵矣呂氏春秋仲秋紀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量小大

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石經同閩監毛本小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樾謹按衛湜本是也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大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短長各相當也此文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乃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小大則涉上文制有小大而誤猶上文度有短長涉此文視長短而誤作長短也度有短長句有呂氏春秋可據以訂正至此文則呂氏春秋亦作量小大矣然孔氏正義曰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孔所據本正作大小不作小大而所述經文云量小大此必後人據已誤之經文改之也閩監毛本固不可據然此句實當從之阮氏反

以爲倒誤矣

易關市

注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　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

樾謹按孔氏蓋讀易爲平易之易然非輕稅之意也易當讀爲弛爾雅釋詁弛易也是易與弛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乃輕稅弛關市之征此言易關市猶彼言弛關市故鄭以輕稅說之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注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正義曰

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樾謹按決獄訟必端平見于孟秋之月斬殺必當毋或枉橈見于仲秋之月已不啻三令五申矣至季秋之月云乃趣獄刑毋留有罪然則凡獄事皆決矣何待孟冬之月始察獄吏之阿黨乎注義非也今按此文本連上文爲一節鄭失其讀故失其義今正其讀曰命太史釁龜筴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句阿黨則罪句無有掩蔽句蓋此一節皆命太史之辭也兆卽大卜所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者也卦卽大卜所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者也占之審之皆所以求吉凶也故繼之曰吉凶是察也阿黨則罪者古卜筮之法必用三人若雷同附和則罪之也無有掩蔽者懼其有所隱諱不以實告故又以此戒之也呂氏春秋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此必經後人增益非呂氏之舊然云阿上亂法者則罪之可見古讀固以罪字絕句矣

以固而閉地氣沮泄

注曰而猶女也

樾謹按此本作以固天閉地句陽氣且泄句呂氏春秋音律篇曰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師古注漢書楊雄傳曰固閉也然則固天閉地文義正一律因天字而字篆文相似故天誤作而傳寫又奪陽字遂以地字屬下讀而文義不可通矣呂氏春秋仲冬紀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此必後人據已誤之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當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天閉地發蓋藏起大衆陽氣且泄如此乃與音律篇合幸後人所改者止仲冬紀而於音律篇固未及改尚得考見其舊耳至沮泄之爲且泄則古本月令皆然釋文不爲沮字作音可見矣

祝聲三 曾子問

注曰聲噫歆警神也 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樾謹按儀禮旣夕篇聲三三鄭注曰聲三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又士虞禮記聲三注曰聲者

噫歆也歆與與字異而聲同賈疏于既夕篇曰按曾子問亦云祝聲三鄭云警神也即此存神也云舊說以爲聲噫與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然則此注當以噫歆爲句警神也爲句孔氏不得其讀而以歆警連文殊非鄭義矣又按孔氏既以歆警連文乃其釋經文則標祝聲至敢告五字而曰聲謂噫歆之聲三又似不誤者葢正義非一人之書孔穎達序云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大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共量定然則此以噫歆連讀者與儀禮疏合必賈公彥所量定者矣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在而后兩字壻弗取而后嫁之可知壻取則即歸是壻矣下文曰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葢亦女弗許而後娶非謂三年喪畢女必別嫁壻必別娶也男女妃匹之際情事萬變聖人緣情制禮不敢繩以一律況三年之久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久要不忘之義豈可概責之中人以下者哉與其强合於始而不能善保其終固不如各從其便也此節兩曰禮也自有精義其上文曰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葢論禮之正也若論其變則固有女氏許諾而即嫁之者矣聖人所不禁也此文曰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葢論禮之變也若論其正則壻當仍娶此女女當仍嫁此壻而聖人不敢質言也何也古人自納采問名以至于請期而成昏禮相距初不甚遠非如今人議昏於襁緥之中受幣於髫齔之歲也故因遭喪而待至三年已爲曠日持久情隨事遷不可概論矣聖人制禮所以委曲如此儒者不達古今之變故不得制禮之意正義於壻弗取而后嫁之不置一詞葢疑之也至陳澔集說竟云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則大謬矣夫女既未嫁女之父母又使人來請壻何必固執前說而不取乎誠如是也遭喪之後此女焉無復歸是壻之理則當壻家致命之後便可別嫁必待壻免喪而請之轉爲多事矣此鄉曲無識者所不爲曾謂聖人制禮而有是乎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

注曰以其有終身之憂　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

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樾謹按此節之義鄭孔各殊鄭意此節不與上文相屬推曾子之意以爲人子有終身之憂卽當有終身之服故發此問乃賢者過之之事也孔穎達則與上文合爲一節勿除可乎疑其不可也此與鄭注迥異故止釋經文而於鄭注不釋一字也據下文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

經二十　圭

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然則此節之義自當從鄭注爲得何也如正義所說則曾子之意主乎除者也孔子當曰非弗能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方與問意相對今乃曰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則可見曾子之意主乎勿除矣鄭注曰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此卽賢者俯而就之之意正義標非弗至制也五字而釋之曰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止是患其過於先王之禮制也夫經文明言非弗能勿除而正義乃云非是不能除改則易經文爲非弗能除矣其爲遊錯

顯然可見孔氏誤解此經蓋由過時不祭一語不知此篇之例每以輕重相形上文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鄭注曰重喩輕也正義曰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喩輕也此云過時不祭禮也兩文正同彼是重喩輕此乃輕喩重蓋以君子無過時之祭明君子無過時之服也文義易曉故鄭無注孔氏牽合上文爲說反糾繚而難明矣且上文曰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是適子於除君服後未嘗不補行祥祭也不得云過時不祭也若支子不得追祭則自因

經二十　卋

適子已行祥祭之故而非以過時之故也過時不祭之言與曾子問意全不相當可知孔解之謬矣

既明反而后行

正義曰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

樾謹按既當讀爲暨小爾雅廣言曰暨及也暨明反而后行者及明反而后行也周官閽胥旣比則讀灋注曰故書旣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旣是旣與暨古字通用

其有不安節　文王世子

注曰節謂居處故事

樾謹按鄭注未得節字之義節之言適也管子禁藏
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宫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
與適同義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
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也其有不安節者其有
不安適也訓爲居處故事於義轉迂矣
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正義曰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
亦通
樾謹按無著字義不可通矣疑本云定本無於字傳
寫誤耳

一有元良
注曰元大也良善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是大與善義通
元訓大故亦訓善王制篇天子之元士鄭注曰元善
也然則元良一也注分爲二義似轉失之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正義曰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
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觸先逆言
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
樾謹按鄭注儀禮特牲饋食篇曰使嗣子飲奠者將
傳重累之是受爵之事亦非所輕且據特牲篇嗣子
與長兄弟爲上下兩養是餕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
則止嗣子一人受爵視餕爲尤重矣安得反云以餕
爲重乎此經先言餕者蓋古人自有倒言之例周官
大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祼
最在先獻次之肆又次之也大祝職曰隋釁逆牲逆
尸若以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次之隋釁又
次之也此皆倒言之也餕獻受爵等亦猶此正義曲
爲之說反失之矣
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

注曰告讀爲鞫讀書用法曰鞫
樾謹按告當讀爲造古字通用列子楊朱篇密造鄧
析而謀之釋文曰造本作告是其例也小爾雅廣詁
曰造適也造于甸人者適于甸人也周官掌囚曰凡
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可證
此文造字之義因段告爲造其義不顯鄭知告之爲
段字而不能得其本字乃讀爲鞫是時已將用法矣
豈尚待讀書乎
退僻之以孝養也
注曰退僻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正義曰謂三老五更入而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

樾謹按脩當讀爲羞說文丑部羞進獻也鄭以獻之解脩之可知脩之猶羞之矣上文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正義曰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幷省視養老之珍具至此則遂奉而進之以明孝養之道故曰退脩之以孝養也退脩之三字爲句謂退至陳饌之處脩之卽羞此醴與珍具也據儀禮凡獻賓必薦脯醢此旣獻醴則珍具亦當竝薦鄭但云獻之以醴者以醴爲主故文不具耳孔氏不知脩爲羞之叚字而解爲脩行與鄭義不合者從孔解則鄭君不當於脩之斷句矣

經二十　十七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

正義曰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聖人自行之事非言其記序前代之事也記當讀爲紀釋名釋典藝曰記紀也釋言語曰紀記也是二字義通國語周語紀農協功韋注曰紀猶綜理也聖人之紀事猶言聖人之理事下文慮之以大愛之以敬數語正見其綜理之微密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　禮運

注曰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　正義曰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埶位而衆人必以爲禍惡共以罪黜退之

樾謹按如正義之說則當云衆以爲殃而去之於文方明不當旣云在埶者去乃始云衆以爲殃也正義所說殆失之矣蓋如有不由此者所包甚廣在埶位者而不由此固當黜去之若衆人不在埶位者而不由此則無位可去矣然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未有不裁及其身者也故曰衆以爲殃言不在埶位之衆人亦以此爲禍惡也

經二十　十八

其燔黍捭豚

樾謹按捭者擗之叚字說文冎部擗別也從冎卑聲讀若罷其字亦或作攡文選西京賦置互攡牲薛綜注曰互所以挂肉攡謂破磔縣之此可證捭豚之義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焷豚以相饗卽用禮記之文而其字作焷者蓋因燔字從火遂并捭字而亦誤從火古書中往往有此尚書堯典篇在璿機玉衡機字本從木因璿字從玉而亦誤從玉爾雅釋詁箇菿大也菿字本從艸因箇字從竹而亦誤

從竹即其例也玉篇火部烘魚也廣雅釋器曰烘謂之魚則因字形之誤而遂滋異說未可據以說經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

注曰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所當保守勿使有失

樾謹按正義以是天子之事爲句守也爲句文不成義矣此當以事守二字連文說文史部事職也事守猶言職守謂是天子之職守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注曰存察也　正義曰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樾謹按古人之辭凡審度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傳曰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並其證也處其所存謂審度其所存者鄭不知處有審度之義而反訓存爲察于是文義之平易者變而迂曲矣

非意之也

注曰意心所無慮也　正義曰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

樾謹按正義解無慮二字甚爲迂曲孔氏亦有所未安故又出一說然注云心所無慮不云心無所慮是後說亦非也注文無字疑譌字之誤譌即謨之異文集韵曰謨古文譌是也心所譌慮猶云心所謀慮儀禮大射儀注曰志意所擬度也與此句法正同正義曲爲之說非是

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

注曰淰之言閃也　正義曰讀淰爲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　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

樾謹按鄭讀淰爲閃是未得其本字也說文走部趛低頭疾行也字或變作⿺走念玉篇走部⿺走念疾行也⿺走念與趛實一字蓋金與念並從今得聲故從金者或變而從念耳⿺走念即魚鮪不淰之本字因其字從走與魚鮪不合故變用從水之淰耳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

注曰獝狘飛走之貌也

錢氏大昕經史答問曰獝爲鳥飛不應從犬考釋文獝本作矞周禮大司樂注引此文亦作矞俗本從犬

者誤也說文走部有趫字訓狂走即鳥不矞之矞

樾謹按玉篇羽部翻音聿飛貌此鳥不矞之本字也蓋趫訓狂走故字從走此爲鳥飛則不得從走因變而從羽文字所以孳乳寖多也玉篇羽部又有狘字許出切狘字許刀切竝曰飛走貌即用鄭君注義疑下句狘字有作狘者并有誤作羽旁戌者文選江賦曰翻翻疏風鼓翃翻狘以翻狘連文蓋即本之禮記然則今本兩字竝從犬古本兩字或竝從羽矣鄭君所謂傳書世異於此益信學者通其意正不必泥其文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樾謹按曰猶於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而爰粵于三字又訓於是曰於義同其降曰命即其降於命言其降於教命者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古人行有此文法尚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曰爰互用即其例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

正義曰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爲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當云大事不當云事大也故事大三字當連上文讀其文曰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乃申說是謂大順之義言其爲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故其事至大也

細行而不失

正義曰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本作細而不失涉上句竝行而不繆誤衍行字則文不可通矣正義以不遺小國之臣解之是其所據本正作細而不失故以小國之臣解細字也乃其述經文亦作細行而不失疑後人據已誤之經文增益之非其舊矣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注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

樾謹按故聖王所以順句於文似未足者而弗敝也句於上句亦似不相屬疑此經傳寫錯誤本云故聖

王所以順而弗敝也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因鄭注先解山者二句乃曰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於是學者移而弗敝也四字置山者二句之下以合乎鄭注不知鄭注統解經文非必順其前後也至鄭訓敝爲勞敝於義未合敝當讀爲彆詩采薇篇釋文引埤蒼曰彆弓末反戾也反戾謂之彆正與順字之義相反順而弗彆者順而弗戾也古無彆字故即以敝爲之字亦作𢐦玉篇弓部𢐦弊結弊計二切弓戾也𢐦有弊計切一音即與敝音同矣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禮器

注曰天地人之別體也　正義曰社稷山川爲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鄭意也鄭注當以天地人之別爲句體也爲句社稷山川地也鬼則人鬼也神則天神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其禮不同是乃天地人之別即所謂體也孔氏誤以別體二字連讀故其說不可通矣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注曰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　正義曰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略

樾謹按王說是也蓋夏立尸最質殷坐尸則轉文矣周旅酬六尸則文彌甚曾子此言正見三代之禮日趨于文繼周而王者必有加而無已故曰周禮其猶遽與作醵者叚字耳鄭即以本義說之失曾子之旨矣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

注曰作起也敬非己情也所以下彼

樾謹按鄭解作字非也作當讀爲迮文選歎逝賦塗薄莫而意迮注引聲類曰迮迫也非迮而致其情謂

非迫而致其情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與此義同迮正字作叚字也故下文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止見君子不迮而致其情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

注曰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

樾謹按注文詩所謂頖宮也此頖字當作泮蓋諸經用字不同詩作泮宮禮皆作頖宮王制諸侯曰頖宮明堂位頖宮周學也字皆作頖不作泮鄭謂禮之頖宮即詩之泮宮故釋之曰詩所謂泮宮也若如今本

則以領宮釋領宮重複而不可通矣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注曰大明日也

樾謹按日生於東人所共見月生於西其理難言正義於此無說上文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注曰日出東方月生西方正義曰日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此說殊有未安月初生之夕見于西方是其將入非其始出也豈得因此而謂月生西方乎月生西方蓋古渾天家說渾天家謂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鷄卵白之繞黃

經二十　廿五

近來西人之說謂水地合一圓球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梅氏文鼎天學疑問極言其可信然則日月出入本無一定在此處爲入者在彼處正爲出矣日東月西聖人據理以斷之以爲日生於東從地上西行而入於地下月生於西從地下東行而出於地上此陰陽之正位亦升沈之定理吾所立之處如是卽與吾上下相對之處亦如是學者不明乎此則月生於西之說終莫能明矣下文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鄭注曰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下出字於理未圓樾謂月出東方吾之所見也月出西方吾之所不見也吾所不見不可以爲說當依經文作生字斯無語病矣據上注云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疑此注亦然傳寫者誤耳祭義篇亦曰日出於東月生於西不言月出於西也張氏敦仁作鄭注考異據山井鼎說反欲改上注月生西方爲月出西方謬也

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正義曰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

樾謹按正義說非也知其人之知者知其人之志也

經二十　廿六

知與志通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亦猶志也言觀其人之發動卽知其志意所在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曰貴乎心藏乎志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臧也臧卽古藏字觀其發而知其志卽以其所發知其所藏也孔氏讀爲智失其旨矣

五獻察

注曰察明也

樾謹按察當訓至尚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人事至然後祭是祭有至義淮南子原道篇高不

可際高注曰際至也祭與際通上文云一獻質三獻
文爓三獻已爲文矣五獻則文之至也故曰祭也下
文曰七獻神言七獻則又加重也爾雅釋詁曰神重
也是其義也鄭訓祭爲明而於神字無注其意以爲
曰祭曰神猶云神明之也然則何以爲五獻七獻之
別乎

繡黼丹朱中衣郊特牲

注曰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
也　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
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

樾謹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
爲之或以黼爲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爲之或以朱爲
之是爲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並用也或繡或黼
而謂之繡黼或丹或朱而謂之丹朱禮經自有此例
儀禮士喪禮魚鱄鮒九言或鱄或鮒其數則九也若
必鱄鮒並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則孰四孰五何以無
文乎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已言或丁或已也士虞禮
冪用絺布言或絺或布也繡黼丹朱義亦猶是鄭必
破繡爲綃殆猶未達乎此矣

鄉人裼

注曰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爲
獻或爲儺

樾謹按如鄭注則裼上必加逐字於文方明且他本
有作獻者作儺者豈亦可訓爲強鬼乎是不可通矣
裼者禓之叚字說文示部禓祼禓祀除癘殃也古者
燧人氏禜子所造從示㲽聲然則鄉人禓猶鄉人儺
也禓者正字裼者叚字猶儺者正字獻者叚字也裼
禓聲近隱三年穀梁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壞闕然不
見其壤有食之者也疏曰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
徐邈亦作傷禓與壤並從㲽聲壤可讀爲傷故禓可

通作裼矣下文汁獻涚于醆酒注曰獻讀當爲莎是
獻與儺聲亦相近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

注曰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
也

樾謹按誓社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誓士故鄭注曰
誓吏士以習軍旅也隸書士土二字無別士誤爲土
學者見鄭注有祭社之文疑爲社之叚字因加示旁
作社矣不知鄭注所謂遂田以祭社者以連前經祭
社之事故云爾非必本經有社字也又鄭君此注疑

亦未得經意此經自季春出火至祭則受福本自爲一節與上經初不相蒙上經自言祭社之事此經自言春蒐之事鄭必合而一之乃謂祭社是仲春之禮而以季春出火爲記者之誤記者所不受也據周官大司馬職蒐田亦在仲春而此云季春者說禮之家容有異聞四時之田所傳不一爾雅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惟大司馬職及隱五年左傳文與此同桓四年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雖具而其名不同至公羊傳云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則無獮名周語云蒐於農隙獮

於旣烝狩於畢時又無苗名名且無定安見四仲之月不可移至四季之月乎春秋書蒐狩初無常時此經云季春出火爲焚也是亦一說也何必彼是而此非乎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樾謹按鄭注不釋質字蓋卽以爲文質之質若然當云貴其質也文義方明乃曰於其質也義不可通矣廣雅釋言曰質地也儀禮鄉射禮記鄭注曰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是古謂地爲質郊本祭天乃掃地而祭者以天體至虛而地則實有形質故就其有形質

之處而祭之所謂於其質也下文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蓋於其質而祭之故旣取象于天亦兼取象于地矣

八蜡以記四方

注曰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樾謹按八蜡之神諸說不同當從陳祥道說去昆蟲而增百種江氏愼鄉黨圖考謂經文明言祭百種何得遺之其說是也惟舊說皆數貓虎則恐不然貓虎者就禽獸之中偶舉其二以明蜡祭所以必及禽獸

之故非所祭專在貓虎也周官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臝物三變而致鱗物四變而致毛物五變而致介物六變而致象物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然則禽獸之所包者廣矣豈獨貓虎乎經文云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明以禽獸與農及郵表畷並列然則禽獸爲八蜡之一明矣當云貓虎而數禽獸庶爲得之貓虎者特獸中之二物耳王肅又分貓虎爲二何其所見之陋乎

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正義曰貴其聲和之義

樾謹按經文先云貴其義也乃申說之曰聲和而後斷也若如正義之說則但云貴其聲和而後斷足矣何必先有此句乎義當爲善聲和而後斷正直指其善之所在也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今各本皆作章善癉惡乃後人以意改之唐石經初刻作善後改作義蓋知義是而善非也此經義字則因後人不得其解而轉存其舊耳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

注曰此謂太古之禮器也　正義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

樾謹按正義以尚爲貴尚然爲自然則文不成義矣尚當讀爲上古字通用老子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河上公注曰其禮無上故言上禮是上禮與上德上仁上義一律皆無上之美名也太古之禮無以尚之是謂上禮上禮然也言太古之禮則然也鄭注太古字正解尚字正義未達其旨

羣經平議卷二十

羣經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禮記三

不嘯不指　內則

注曰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樾謹按鄭意蓋以此二事皆爲嫌有隱使嘯者以聲使人也指者以手使人也皆口不明言而微示以意是爲隱使嘯猶嗾也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從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嘯與嗾古音相近不嘯猶言不嗾矣鄭不讀爲嗾而讀爲叱其聲既遠義又非也於是幷嫌有隱使之旨而亦晦矣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

注曰由自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即由字釋水篇釋文曰繇古由字是也故詩抑篇無易由言鄭箋曰由於也即本釋詁文此經兩由字亦當訓於蓋於衣服飲食於執事皆毋敢視父母所愛也注訓爲自失之

不友無禮於介婦

注曰眾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曰友娣姒猶兄弟也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不友無禮之介婦於文方明今云不友無禮於介婦則注義不可通矣友當讀爲有論語學而篇有朋自遠方來釋文曰有本作友葢友有同聲義亦相通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友也楊注曰友與有同義是也不友卽不有乃戒之之辭猶云無有也不曰無有無禮而曰不有無禮者避不辭也使今人爲之必曰無有不禮於介婦而其旨顯然矣古人詞拙學者不能盡通又不知友之當讀爲有於是經意益晦矣下文於介婦曰毋敢敵耦於冢婦此於冢婦曰不有無禮於介婦意旣相當詞亦相儷可以悟其旨矣

鶉羹鷄羹鴽

注曰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　釋文出鶉鷄羹云本又作鶉羹雞羹

樾謹按此當從釋文作鶉雞羹葢經文止一羹字鶉雞二字在羹字之上鴽一字在羹字之下故鄭云鴽在羹下也若如今本鶉下雞下並有羹字惟鴽下無有則鄭當云鴽不言羹者烝之不羹也不當云鴽在羹下矣正義曰鶉羹雞羹者謂用鶉用雞爲羹鶉下羹字亦是衍文葢孔氏所據本作鶉雞羹恐人疑二物合而爲羹故必釋之曰鶉雞羹者用鶉用雞爲羹也若作鶉羹雞羹則其義已了不煩更釋矣故知正義所據本與陸氏同古本固如此也自唐石經誤從或本作鶉羹而各本從之當訂正下文云魴鱮烝雛燒雉正義曰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孰之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臛也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然則此文並言鶉雞羹者猶下文並言魴鱮烝也此文單言鴽者猶下文單言雉也益知上一羹字之爲衍文矣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

樾謹按此當作篋枕斂簟席傳寫誤倒其文也上文言事父母舅姑之禮云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正義曰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也據此則簟席當言斂枕當言篋此誤明矣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

注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正義曰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大牢鄭必讀爲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因病虛羸當產

三月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賓子之後今在前
爲之故知補虛强氣宜速故也
樾謹按此卽所謂接子也下文云凡接子擇日冢子
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國君世子太牢然則此云
接以太牢正謂此矣子初生未能食食而以太牢之
禮接待之者重其事也說者必就夫人爲解誤矣
宰辯告諸男名
正義曰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
知
樾謹按上云辯告諸婦諸母名則此當云辯告諸子
諸父名乃曰辯告諸男名者諸男之中固包諸子諸
父而言諸子諸父皆男子也故曰諸男也正義誤以
諸男爲諸子因謂舉其卑者失之甚也
四十始仕方物
注曰方猶常也物猶事也　正義曰言年壯仕宦行
其常事
樾謹按以方物爲常事則必從正義之說增出行字
於義始明始非經旨矣國語楚語不可方物韋昭注
曰方別也然則方物者辯別其事也惟能辯別其事
故能出謀發慮也周易同人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

物方物與辨物義同
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玉藻
注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樾謹按如注義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幦豹犆
豈不簡而易明乃必分別言之而其義轉因之不顯
古人無此文法也疑大夫齊車四字當連上爲義其
文曰君羔幦虎犆句大夫齊車句言人君羔幦虎犆
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也又曰鹿幦豹犆句朝車句言
人君鹿幦豹犆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鹿幦上亦當
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文而省耳士齊
車鹿幦豹犆則自爲句則士之齊車得與大夫朝車
同也但士之朝車禮文不具無以言之耳
連用湯
注曰連猶釋也
樾謹按連之訓釋未聞其義連當讀爲攣說文斗部
攣抒滿也手部抒挹也抒之義爲挹攣之義亦爲挹
攣用湯者謂履蒯席之上更挹之以湯而去足垢也
攣從䜌聲與連聲相近周易小畜九五有孚攣如釋
文引馬注曰攣連也方言凡人嘼乳而雙產秦晉之
閒謂之僆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攣生然則攣

之爲連猶攣之爲連攣之爲健矣

史進象笏

正義曰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

樾謹按此蓋謂守外邑之大夫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過高唐之孤叔無孫注曰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是古者守外邑大夫得有孤稱其尊可知矣儀禮言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以大國之孤釋之又以孤止一人不得言諸乃爲之說曰容牧有三監不知守外邑大夫亦有孤稱

卽亦有公稱儀禮所謂諸公或包此而言歟笏之用象正以遠君而得申若從熊氏以爲有地大夫則大夫之有采地者多矣豈得皆用象笏乎上文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此正守邑大夫有事於國自其館舍而適公朝故敬慎如此若是在廷之臣則朝夕趨公自其常事使必行此禮則是無日不齊戒無夕不居外寢矣有是理乎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正義曰煇光儀也

樾謹按以煇如爲形容君子之光儀意尙可通然下文又曰登車則有光矣何其詞之複乎煇如者以其時而言煇之言光也人臣辨色而入其出而揖私朝天尙未明若有光若無光故曰煇如也至登車則已辨色矣故曰則有光矣言東方既明也蓋適公所者以此爲節自來不得其解遂謂此二句皆美其有光儀記人何爲而作此詖詞乎

縫齊倍要

注曰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

樾謹按豐本字逢與縫均叚字也淮南子天文篇五

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豐逢古通用豐大也故逢亦大也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凡訓逢爲大者卽讀逢爲豐也逢者豐之叚字縫者又逢之叚字縫齊倍要謂大其下齊使倍要中也深衣篇要縫半下謂要之大半其下齊也鄭氏以本字讀之而訓爲紩未得其旨

大夫元華

注曰華黃色也

樾謹按華之訓黃未詳其義晉羊舌赤字伯華孔子

弟子公西赤字子華古人名字相配然則華非黃色乃赤色也郭璞注穆天子傳曰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標赤者爲棗騮此古人謂赤爲華之證鄭因其與元對文定爲黃色殆失之矣

君命屈狄

注曰君女君也　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

樾謹按正義前一說謂女君受命後一說謂受女君之命皆曲說也由鄭注誤以此爲子男之夫人故失其解耳君命屈狄當承上文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而言蓋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繭此經不直云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言世婦屈狄則是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因奠繭而君命之始得服也又據下文鄭注曰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正義曰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若然因獻繭而命者不止世婦經不言世婦而言君命見惟王后夫人自有命服此外自世婦以下君有所命則皆屈狄也君命屈

狄本與上文王后褘衣夫人揄狄相承傳寫錯亂其義遂不顯鄭雖訂正其文未能悉得其義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

注曰恭也　正義曰謂其懷核不置於地也

樾謹按經言弗致于核非言核不可置於地也致之言極也食棗桃李必極於核而後已則近於貪味矣故弗致也下文曰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正義曰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是亦不貪味之意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注曰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之行迹也

樾謹按尸在廟中則全乎君是尸之尊與君同君行接武尸行亦接武故曰君與尸行接武非謂君與尸行之時如此也大夫繼武直以大夫言士中武直以士言亦非謂大夫士與尸行之時如此也鄭說未得

立容德

注曰如有予也　正義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

樾謹按鄭注本非經旨正義二說皆曲說也德當讀爲植植從直聲古德字作悳則亦從直聲故字得通

用立容德者立容植也定十年左傳曰步左右皆至
而立如植是其義也說文植或作樴故古音卽讀如
置釋文曰德徐音置斯或近之矣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明堂位

正義曰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
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

樾謹按東上乃西上之誤上文云八蠻之國南門之
外北面東上下文云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夫北面者東上則南面者西上可知矣今作東上者
卽涉下句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而誤也正義於九夷

八蠻六戎引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在南門
外之西故東上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然則皇氏於
此必曰在北門外之東故西上與上三句一律乃經
文誤作東上則學者必改皇疏以從之於是其說不
可通孔氏遂抄易其辭而西上之文不可復見無從
據以訂正矣然使經文果如今本作北面東上則皇
氏必當別爲之說安得與上文一律而論煩孔氏之
訂正乎卽此言之經文之誤自見不必更求左證矣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四塞世告至

注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
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
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卽位則乃朝周禮侯
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
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世一見

樾謹按此文當從周書明堂篇作四塞九采之國世
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傳寫錯亂而四塞世告
至五字誤移在北面東上之下則如此等國其位安
在乎鄭氏不能訂正而從爲之辭疏矣又按此采字
乃釆之誤字說文釆部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

又曰番獸足謂之番從釆田象其掌艸部蕃艸茂也
從艸番聲又曰藩屏也從艸潘聲是蕃國之蕃本當
作藩其作蕃者叚字也此經作采者藩省作番又省
作釆也是故九采卽九蕃也卽所云九州之外謂之
蕃國也字誤作采失其義矣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注曰資或爲飲

樾謹按莊子則陽篇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注曰飲
被也天下飲禮樂焉言其禮樂被於天下也鄭云資
或爲飲而不言其誤蓋義固可通者文引古本作資

或爲諮此乃以意改之阮氏校勘記知古本不可信
而謂飲必誤字則非也凡或作之字自有聲義俱遠
者何妨貣或爲飲乎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喪服小記
注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
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
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
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
與服不相當也　正義曰王云以爲計已之生不及
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亾之前而已生則稅之

也又謂諸父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
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已謂死者爲昆則
謂已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尙不
能相稅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竝非鄭義
樾謹按經文云生不及不云生不見則鄭義非而王
義是也且以理言之父在他邦娶妻生子而其祖尙
在則不可謂無孫卽不可以無服徒以他邦阻隔因
問不通歲月雖久名義故在若孫可以不稅祖則子
亦可以不稅父矣此鄭義之未盡善也若祖沒之時
已尙未生則本無所謂孫安有所謂服故父稅服而

已不稅推之諸父諸昆亦然此情理之允協者也王
說洵長於鄭矣惟經文有弟字義似可疑已生之年
所不及者何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
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蔡以弟爲衍
字庾氏又曲爲之說義皆未安今按昆弟者連類而
及之也昆弟竝稱人所恆言故因昆而并及弟猶襍
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謂因父而連言母
也古書如此者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
序因老而并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
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并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此

經昆弟亦若是矣
又按鄭解稅字之義亦非也稅之言遂也詩碩人篇
說于農郊箋曰說當作襚卽其例也遂之言終也成
也言始時不服故終成之也檀弓篇小功不稅注但
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疑此注云云乃爲鄭
學者增入之不然何不解於前而解於後乎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
也
注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
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

樾謹按經但言陳器之道不別言其爲賓客爲主人
然則鄭義非也此蓋明兩可之道孔子之論明器也
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爲也蓋死生之際有難言者明器之作
其意微矣是故陳器之道亦視乎此多陳之而省納
之此其爲道近乎知省陳之而盡納之此其爲道近
乎仁兩曰可也見其無不可也若從鄭注必別而言
之於文方明且如下文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
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兩事
相反必別而言之使但謂奔喪之道如是可也如彼

可也則安知上何爲兄弟之喪下何爲所知之喪乎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
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注曰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
謂始來仕無廟者　正義曰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
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
者
樾謹按祔必以其昭穆夫死無祔於其妻之理注義
非也祔於其妻者謂行祔祭之禮於其妻也自妻始
死以至于祔容有士爲大夫大夫爲士之事故禮家

紀其變如此不易牲者仍以大夫牲也蓋自小斂大
斂之奠未用大夫牲至此仍不易之則其爲大夫牲
可知矣若是改用士牲則當言易牲不當言不易牲
也且如鄭義則下文所謂以大夫牲者亦是不易牲
耳何必變其文乎蓋妻卒而夫升爲大夫則以大夫
牲祔祭其妻固其宜也若妻卒而夫黜爲士是宜以
士牲祔祭其妻乃不易之者以其既死優假之也鄭
不解祔於其妻之義故并不易牲之義而失之
所且先者五　大傳
注曰且先言未遑餘事　正義曰謂聖人即位未遑

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
樾謹按且疑宜字之誤宜俗作冝因誤爲且詩假樂
篇宜君宜王釋文曰且本作宜即其例也所宜先者
文義甚明若云所且先者則迂曲甚矣
五曰存愛
注曰存察也察有仁愛者
樾謹按有仁愛者不得但謂之愛且察有仁愛者上
文三曰舉賢已足包之矣豈賢者無仁愛之心乎鄭
注非也愛當讀爲薆說文竹部薆蔽不見也字亦作
薆爾雅釋言薆隱也又或即以愛爲之詩烝民篇愛

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存愛謂存察隱逸之士薦賢
者安舉能者安使隱逸之士則安存察若果是賢者
能者亦安舉而使之也故文次舉賢使能之後也
財用足故百志成
注曰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
樾謹按志當讀爲職百志即百職也財用足則百事
皆舉故百職成也訓爲人之志意失之矣志與職古
通用說詳儀乃公西赤爲志焉下
親者兄弟不以襚進少儀
注曰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　正義曰此明親者

相襚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襚則擯者
傳辭將進以爲禮節若有親者相襚但直將進即陳
之不須執以將命也
樾謹按親疏相襚但有傳辭不傳辭之別其必將之
以進則一也乃經云不以襚進是直不以進矣而於
傳辭不傳辭仍無文以見之記者之文何其拙乎葢
由學者失其讀也此當於不字斷句不讀爲否鄭注
曰不執將命也此解否字也又曰以即陳而已此解
以襚進三字也葢此文承上文爲義臣致襚於君則
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至親者兄弟則不然直

以襚進而已故曰親者兄弟不句以襚進句正義讀
不以襚進爲句失之矣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注曰有之有跪者也訓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
不敢以長臨之　正義曰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
自如此短小
樾謹按直無短義正義以爲直自如此短小然則直
自如此長大義亦可通安見其必爲短小乎以此說
經安後儒之不信矣今按性之直者當就授受者言
不就尊者言方與則有之矣文義相貫直訓爲長凡

物曲則必短直則必長故直有長義性與生古通用
樂記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注曰性
之言生也是其證也性之直者猶言生之長者鄭謂
不敢以長臨之正得其義但於性之直者未得其解
耳昭元年左傳其生不植杜注曰殖長也殖從直聲
直爲長大之長故殖爲滋長之長其聲義並通也
不擢馬
注曰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寄之　正義曰
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
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

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沕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非注意也鄭所謂徹者謂徹去之孔所謂徹者謂徹取之去取二義緜絕矣詳鄭君之意蓋謂投壺禮卑當請命於尊者然後撤馬不得自己擅撤嫌若己勝故得專其事也而正義乃以一馬從二馬說之非注意矣然注意亦非經意今按不擢馬者不立馬也投壺之禮卒投司射執算請數命酌曰請行觴正爵既行請立馬一馬從二馬以慶此賓主投壺之常禮若侍投於長者而卑幼者勝則雖亦洗而以請然不敢因長者受罰而謂已當受慶故無慶多馬之禮則亦無庸立馬矣所以不擢馬也文選西京賦徑百常而莖擢薛綜注曰擢獨出貌吳都賦擢本千尋劉淵林注曰擢本高聳貌其義皆與立相近故立馬謂之擢馬矣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注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齒者年數也車之新舊本無年數之可分無由而齒之服車當在下文乘馬之下非貫之上

樾謹按王說非也車固不當以齒言因馬而并稱之則亦得言齒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此文亦是從一而省不得因此而疑其有誤也

筴籥

注曰筴蓍也籥如笛三孔

樾謹按觽筴之筴與羽籥之籥二者不倫何得竝舉疑注義非也筴乃簡策之策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簡策字竹下施朿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釋文作筴曰本又作策是禮記策字固有作筴者矣籥者說文竹部曰書僮竹笘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纂文曰關西以書篇爲書籥然則筴與籥正同類之物矣若謂上文已有書此不當復有筴籥則枕之與穎亦同物也有枕復有穎何妨有書復有筴籥乎就其已書者言之則爲書就其未書者言之則爲筴爲籥固不嫌於竝列矣

凡膳告於君子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涉上文致膳於君子而衍當作凡膳告於君故下文云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周官大祝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然則非膳告於君無所用其稽首也郊特牲篇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家臣且然則士于大夫更可知矣故知此爲膳告於君之禮

發慮憲 學記

注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樾謹按發慮憲與求善良一律善良二字同義慮憲二字亦同義爾雅釋詁慮思也而原憲字子思則憲亦思也學者止知憲之爲法莫知憲之爲思故不得其解矣

不學襍服不能安禮

注曰襍服冕服皮弁之屬襍或作雅

樾謹按冕服皮弁之屬不可謂之襍服故有作雅之本然鄭君但云或作則非古本也且冕服皮弁之屬在今人視爲絶學誠欲講求古人則所習見習聞也有何可學乎此服字止當從爾雅釋詁服事也之訓襍服者襍事也洒掃應對無一非禮故必學襍事然後能安禮馴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不難矣曲禮少儀諸篇所載皆其事也

或失則易

注曰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　正義曰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之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

樾謹按或失則多或失則寡相對成義或失則易或失則止亦必相對成義讀爲輕易之易則與止字不對矣易當讀爲變易之易或失則易者謂見異而遷

此事未竟又爲彼事也或失則止者謂畫地自限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兩者之失事正相反鄭注未得其解故正義遂失其讀矣

有遺音者矣 樂記

注曰遺猶餘也　正義曰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樾謹按皇氏之說雖拘然其解遺字則實得鄭意蓋注所謂遺猶餘也者非美其音之有餘味之有餘也

天下之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音天下之味不盡於此是謂有餘味上文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兩言有遺正見不極音不致味之義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未盡音之極正與皇氏之說同蓋古說囿如此也孔氏誤會餘字之義而鄭義晦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然則欲屬情不屬性古言情欲不言性欲性之欲也義不可通據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疑古

本禮記如此徐廣曰頌音容當從之頌卽容之叚字月令篇有不戒其容止者注曰容止猶動靜也以動訓容以靜訓止是容有動義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動容連文其義一也說文手部搈動搈也韓子揚推篇曰動之溶之溶與搈溶竝通感於物而動性之容也上句言動下句言容文義相應蓋動容本古人常語耳且此兩句以動容爲韻上兩句以靜性爲韻皆有韻之文容作頌者古字通也周官鄉大夫職四曰和容司農注曰容與頌同是其證也學者不得其義而改頌爲欲失其義兼失其韻矣下文曰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夫性者天之性也若欲爲性之欲則是天欲而非人欲矣安得云窮人欲乎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注曰著之言處也　正義曰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也

樾謹按下文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卽承此文而言鄭解兩著字曰著猶明白也然則樂著太始亦當爲著明之義鄭必別爲之解者由未解下句居字故也古人之辭凡辨別其事謂之處文十八年左

傳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呂氏春秋有始覽篇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篇相地形處次舍皆其證也因而亦謂之居周易未濟象傳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居方與辨物相對居猶辨也樂著太始禮居成物謂樂所以著明太始禮所以辨別成物鄭未得居字之義故幷著字之義而失之矣

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注曰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樾謹按鄭訓感爲動而加使失其所四字增成其義失之迂矣感當爲㦰說文戈部㦰絶也讀若咸古書

卽以成爲之尚書君奭篇成劉厥敵周書世俘篇漢
書律厤志引武成篇並云咸劉商王紂咸皆假之段
字也感與咸通昭二十一年左傳窕則不咸釋文曰
咸本又作感是也此文段感爲俄亦猶他書段咸爲
俄俄條暢之氣者絶條暢之氣也正與滅平和之德
文義一律說者不達段借之旨遇咸字則訓爲皆遇
感字則訓爲動而其義不可通矣

六成復綴以崇

注曰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

樾謹按毛詩蝃蝀篇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是崇與

終聲近義通故古字通用尚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
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是其證也以崇猶言以終上
文曰且夫武始而北出此云六成復綴以崇正以始
終對言鄭訓爲充未得其義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注曰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
令反其居也

樾謹按武王左右自不乏人何必箕子之足使脫故
主之幽囚而劾新君之奔走稍有人心者所不爲而
謂箕子爲之乎鄭注非也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卽
就箕子言蓋釋其囚而使之復位也商容猶言商禮
禮以容儀爲主故行禮之臺謂之容臺至漢世而徐
氏之容與制氏之聲並傳然則以容言禮猶以聲言
樂也武王優崇箕子不奪其志俾得仍用殷禮故曰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自鄭失其解而
陸德明復引孔安國說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於是異
說滋多而經義益晦矣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注曰文篇辭也息猶銷也

樾謹按此息字乃孳息之息非滅息之息荀子大略

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楊倞注曰息蕃育也漢書五
行志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注息謂蕃滋也是其
義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者謂足可談論義理而不
至於太繁方與上句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兩句一律
樂則易至於放蕩故以不流爲貴論則易至于蕃滋
故以不息爲貴正義解上句曰使人愛樂不至流逸
放蕩也解此句曰足可談論義理而不息止也兩句
意義不一律足知鄭注之非矣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注曰保猶安也知也　正義曰故有勇有義之人不

是歌聲辨之誰能知其有勇有義言觀其所宜之歌
宜歌商者知其有勇宜歌齊者知其有義
樾謹按保字無訓知者鄭注知字必和字之誤和猶
合也言有勇者非歌商不足以合之有義者非歌齊
不足以合之也保之訓安本爲恒訓而施之于此義
尙未足故鄭加和字以明之孔氏所據本和誤作知
因曲爲之說失之矣

纍纍乎端如貫珠

正義曰言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端正其狀如貫
於珠

樾謹按正義以端爲端正之端則與纍纍如貫珠之
義不合矣端當讀爲轉言其旋轉如貫珠端從耑聲
轉從專聲兩音相近說文言部諯從言耑聲讀若專
卽其例也又卮部有䏿𦤎二篆竝訓小卮疑亦一字
或從專聲或從耑聲許君誤分之耳襍記篇載以輲
車注曰輲或爲槫然則轉之通作端亦猶是矣

使某實襍記

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樾謹按實當爲致使某實者猶云使某致也昭七年
左傳曰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是其例矣又宣二
年傳致果爲毅杜注曰致謂達之于敵是致有達義
故史記索隱曰叔齊名致字公達然則使某致卽使
某達也致至同聲古亦通用然讀實爲至其義不顯
不如改讀爲致矣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注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
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
樾謹按經文止曰士練而歸鄭何知此士爲邑宰而
非朝廷之士乎誠如鄭意朝廷之士次於公館者何
時得歸其終喪乎抑不終喪乎經亦宜有明文何以

但曰士次於公館乎反覆求之義不可通疑下士字
爲衍文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以久暫
言也大夫恩重故久士恩輕故暫也又出次於公館
四字者蓋與下經爲目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次於
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蓋同在公館而有廬與堊
室之別大夫恩重故居廬士恩輕故居堊室此又以
精粗言也鄭注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
亦居廬是則增益經文尤爲臆說其注周官宮正云
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卽引此經爲說而
不云朝廷之士亦居廬然則此注之未安鄭固知之

矣徒以經文衍一主守鄭不能訂正故有此曲說耳庾氏熊氏又從而爲之辭徒滋紛紜今皆不取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注曰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　正義曰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樾謹按經言父母在則自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所以

不杖者雖因父爲喪主之故然父母尊同故亦得竝言之若母沒而父在其禮亦然經無文者從可知也至父沒母在則已爲喪主與父在不同故下文曰母在不稽顙明父沒母在得爲妻杖也夫父沒母在既於下文別而言之則此文專爲父母俱在者而言明矣學者必推論及于父沒母存於是其說始不可通正義所載范宣子之說以父在爲存在之在母在爲在側之在豈非治絲而棼之乎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

正義曰君在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

樾謹按夫人自側階升堂而君顧於阼階之上待之不相値矣蓋所謂阼者非阼階也內則篇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阼非阼階於斯可見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然則君在阼者謂君在東序也蓋主位在是故主國之君於此待之也喪大記篇祝先升阼階負墉南面立君卽位于阼夫曰祝先升則君亦升明矣旣升自阼階又卽位于阼則阼之非阼階又明矣所謂阼者蓋亦謂東序而正義云卽位于阼階由不知阼與阼階之別故於經文

所謂阼者往往失之冠義篇鄭注曰阼謂主人之北也蓋冠時主人位於序端而冠者在東序少北故曰在主人之北正義謂適子冠於阼階則是在主人之南矣不且與注文大相刺謬乎說詳見士冠禮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注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　正義曰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

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人君之
恩澤
樾謹按鄭注說百日之蜡其義未明若如正義所解則經文當言百日而有此蜡不得但曰百日之蜡也且百日一日相對之蜡之澤亦必相對所謂恩澤者即在蜡祭之時安得以蜡與澤爲對文乎今按蜡當作昔據說文昔與腊同字周官腊人注曰腊小物全乾釋名釋飲食曰腊乾昔也是昔有乾義故與澤爲對文昔之言乾昔也澤之言潤澤也考工記弓人曰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亦以昔對澤言是其證也百日之昔一日之澤言以百日之乾昔而始獲一日之潤澤也僖二十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其義與此相近後人不達昔字之義又因此節是論蜡事而加虫旁作蜡於是其義遂晦矣

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注曰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樾謹按經言可人也而注以爲此人可也非經旨矣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然則可人者可憐哀也言其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甚可憐哀也字亦通作仁成十六年公羊傳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休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可證明此經人字之義

士之妻皆死于寢喪大記
正義曰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阮氏校勘記曰士之妻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作士士之妻段玉裁校本曰唐石經是也各本脫一士字
樾謹按士士之妻甚爲不辭若云士與妻皆死于寢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複沓其文曰士士之妻乎且經文所謂皆死于寢者非夫妻俱然之謂也上文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亦是夫妻俱然而不言皆然則此言皆者非謂夫妻俱然矣士之妻皆死于寢別于內子之有死于寢有不死于寢也上文曰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是卿之妻未命者不得死于寢而士之妻則無論命與未命皆死於寢所以然者大夫尊故必辨別之士卑故從同也禮固有益之而損者此類是也說者誤以皆死于寢謂夫妻俱然遂有於士之妻上更加士字者而唐石

經從之寘於經義不合不足據也
君殺大盤造冰焉
注曰造猶內也　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
樾謹按鄭意葢讀造爲窖說文穴部窖地藏也窖之義爲藏故鄭云猶內也內卽納字而正義謂造詣者必入於內繆矣
君之喪大胥是斂
注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樾謹按胥與祝字形絕遠無由致誤乃聲之誤也祝聲轉而爲詛義亦相通後漢書賈逵傳注曰祝詛也是其證也詛與胥則聲近而易溷矣此大祝所以誤爲大胥也注但言字誤學者莫得其致誤之由則或且議鄭君之輕于改字矣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注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樾謹按棺內四隅直謂之角可矣不必言角中也角中之文甚爲不辭鄭讀非也此綠字當從段氏玉裁說讀爲緆說文系部緆棺中縑裏也上文曰君裏棺用朱綠大夫裏棺用元綠士不綠段氏說文解字注謂三綠字皆緆字之誤今按此綠字與上文三綠字文義相應君大夫皆有綠故得實於綠中士不綠卽無綠中故埋之也然則此綠字亦當讀爲緆矣綠中者緆中也據說文緆讀若雕雕從周聲而此綠字鄭云或爲簍疑古本禮記四綠字皆作簍緆之與簍猶雕之與鏤皆一聲之轉也因上文與朱元連文故聲譌爲綠惟此經尚有作簍者而鄭又不之從於是其義益晦矣段君因治說文遂克訂正其誤惜未能推及此綠字且未明其致誤之由恐學者疑惑故具說之如此

振容
正義曰振動也容飾也
樾謹按容之言容隱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楊倞引爾雅及郭注而申之曰言施此容於戶牖閒負之而坐也是容與依同類人君所居必設之故飾棺亦有容也正義但以容飾說之未得其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注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孔氏廣森禮學卮言曰周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匰筐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主於是有筐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樾謹按虞筐與裏椁連文孔氏乃以爲是虞主之筐事不類矣筐當爲匡古字同也匡之言匡當也鄭注解上文黼翣黻翣畫翣曰漢禮翣以木爲筐正義曰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然則裏椁虞筐亦謂椁四面之筐矣虞之言安也據上文棺椁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是君大夫棺椁之閒相距甚寬故君裏椁虞筐言旣爲之裏而其四面匡當又必有以承藉之使棺在椁中得安也學者不知筐匡之同字故莫得其解耳

羣經平議卷二十一

羣經平議卷二十二

德清俞樾

禮記四

瘞埋於泰折 祭法

注曰折昭晢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折爲晢然瘞埋祭地無取昭晢之義鄭義非也泰壇祭天泰折祭地文本相對折疑坎字之誤下文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曰寒於坎暑於壇又曰四坎壇祭四方也注曰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是壇必與坎相對祭天於泰壇則祭地宜於泰坎矣坎與折字形相似因而致誤鄭所見已然則其誤久矣

埋少牢於泰昭

注曰昭明也亦謂壇也

樾謹按埋牲不當於壇鄭說非也昭當讀爲⿰阝⿱召土說文𨸏部⿰阝⿱召土耕以臿浚出下壚土也埋牲者亦必以臿出土故亦謂之⿰阝⿱召土其曰泰⿰阝⿱召土者尊之也⿰阝⿱召土從召聲昭亦從召聲故得通用矣

七代之所更立者

注曰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

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

樾謹按上文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曰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言五代不當言七代乃變五言七義不可通七疑五字之誤古文五字作乂與七相似往往致誤郊特牲篇次路五就注曰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考工記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注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詩豳風七月篇七月鳴鵙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是皆五七兩字傳寫溷淆之證五代之爲七代亦猶是矣鄭必曲爲之說非是

其薦之也敬以欲 祭義

注曰欲婉順貌　正義曰言孝子薦獻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物然

樾謹按欲猶好也欲惡謂之好惡嗜欲謂之嗜好皆其證也今讀美好之好上聲喜好之好去聲古人初無此分別欲字之義通於喜好之好卽通於美好之好故鄭以婉順釋之如正義所解則恭敬是一義婉順是一義如欲得物然總承二義而言其於經意注

意胥失之也

致和用也

注曰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　正義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

樾謹按和疑利字之誤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傳稱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並可證利用二字之義利與和字形相似荀子正名篇利而不流楊倞注曰利或爲和又臣道篇故君子安禮和樂今本作安禮樂利與上文不合並亦字之誤也說詳諸子平議此經利用誤爲和用鄭君不能是正而孔氏又曲爲之說分和用爲二義益非經旨下文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物亦利之誤字古文利作𥝢與物相似因誤爲物耳鄭云變和言物互之也夫和之與物其義絕遠安得互見乎

見以蕭光

注曰見及見閒皆當爲覸字之誤也

樾謹按見以蕭光卽閒以蕭光也見閒聲近因而致誤耳下文見閒以俠甒當亦作見以俠甒經師相傳以此經兩見字皆當讀爲閒故於下見字旁注閒字以明見之爲閒而傳寫誤入正文遂成見閒矣鄭又

合見閒爲覸夫閒字自有閒襍之義何必作覸乎覸字不見於說文鄭讀恐未足據

築宮仞有三尺

樾謹按此本作築官仞有三尺官與館古同字說詳尙書堯典篇鞹作官刑築官者築館也毛傳瞻卬篇引此文亦作宮蓋由學者不知官字之義而誤改也正義引尙書夏傳云築官有三尺其字不誤但脫仞字耳鄭彼注反曰官當爲宮信考古之難矣

風戾以食之

注曰風戾之使露氣燥　正義曰戾乾也

樾謹按鄭意謂戾之使燥非以燥字釋戾字也戾之言反也太元元錯篇曰戾相反元衡篇曰戾內反是戾有反義淮南覽冥篇舉事戾蒼天高注曰戾反也此經戾字亦當訓反言就風前反覆之使露氣乾燥也戾字絕無乾燥之義乃釋文曰戾燥也正義曰戾乾也誤會注意妄爲之說唐以後訓詁此類多矣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注曰問者之辭　正義曰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樾謹按與字通作邪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曰邪也弗殊故與字亦通作也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言古之獻繭者其法用此也此記人之辭以結上文非發問也鄭不解與字之義誤以爲問者之辭正義并以爲夫人所問其失經意更甚矣上文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與字亦即也字世婦獻繭本所以爲君服初無可疑何待致問乎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與字與也字同然所引止論語於予與何誅於予與改是二語不知此經兩與字皆即也字可補釋詞之闕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

注曰然猶而也

樾謹按此當於然字斷句然猶焉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正作國人皆稱願焉可證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此然字亦與彼同鄭訓爲而失之

如語焉而未之然

注曰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

樾謹按廣雅釋詁然曆也鄭意以未之然爲未之曆故其解如此但此經自如懼不及愛然至如將復入然凡四句一律句末皆用然字安得以未之然連讀乎鄭注誤矣說文之部之出也凡之字語詞居多此

之字乃其本義未之者未出也如語焉而未之者如語焉而未出也奠酒之時如父母之在其前故孝子常若有所告語而未出諸其口者鄭不解之字之義因失其解耳

宿者皆出其立卒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注曰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

樾謹按如不見出者謂賓出而孝子如不見之蓋孝子思念之深不知祭事之已畢也此出字卽宿者皆出之出注義甚明正義謂如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則不知何語矣

不求其爲 祭統

注曰爲謂福祐爲已之報

樾謹按詩鳧鷖篇福祿來爲箋曰爲猶助也然則不求其爲者不求其祐助也此爲字當從彼箋義若依此注則經文爲不備矣

執醴授之執鐙

注曰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 正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之人

樾謹按薦豆之時不得復名此人爲執醴矣且禮有五齊卽以用二齊之法而言朝踐酌醴齊饋食酌盎齊安得專以執醴爲名乎醴當讀爲禮內則篇宰醴負之注曰醴當爲禮聲之誤也儀禮士冠禮士昏禮諸篇鄭注竝有此文是醴禮二字禮經通用執醴卽執禮也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二字之證夫人薦豆由執禮者授之故曰執禮授之執鐙也

仁足以與之

注曰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

樾謹按與猶爲也仁足以與之言仁足以爲之注云與其先祖之銘言爲其先祖之銘又云君不使與之言君不使爲之此經及注三與字皆當讀作爲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矣古與爲二字通用孟子公孫丑篇得之爲有財此爲字當讀作與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此與字當讀作爲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經解
樾謹按大戴記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故聖與知古得通稱仁聖禮義即仁知禮義也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又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凡以聖與仁義禮並言者聖即知也鄭於鄉飲酒義注曰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殆猶未達古義矣
昏姻之禮
注曰壻曰昏妻曰姻
經二十二　八
樾謹按爾雅釋親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白虎通嫁娶篇曰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讌爾新婚謂婦也說文女部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廣雅釋親曰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柩以昏夜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博考古書無以昏屬壻姻屬婦者鄭君注昏禮亦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是也此注獨言壻曰昏妻曰姻孤文無證恐不足據正義謂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斯亦曲說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注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樾謹按詩四牡篇王事靡盬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作楛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字又作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盬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爲盬會之盬是也夫婦之道苦謂夫婦之道不堅固也鄭注但釋其大意而不及苦字之義學
經二十二　九
者遂以爲即甘苦之苦非古訓矣
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哀公問
注曰即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正義曰節醜其衣服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
樾謹按鄭君作注時蓋作即安其居即醜其衣服故曰即就也又曰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一就字總釋兩即字安其居處釋安其居正其衣服釋醜其衣服醜字鄭訓爲類而因其義未顯故又轉訓爲正周官小宗伯職類社稷宗廟鄭注曰類者依其正禮而爲

之是其義也至教之節儉四字自釋與其宮室以下四句之義與此無涉自經文卽字涉注文而誤作節正義遂謂鄭注正字是釋節字應爲之說曰節正也而經文之誤不可復正矣然鄭解此經亦有違失按兩卽字皆當讀爲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可證也卽與則古同聲而通用王制篇必卽天倫注曰卽或爲則是也卽安其居者則安其居也卽醜其衣服與其宮室者則醜其衣服與其宮室也兩卽字皆承上之詞射義篇則燕則譽燕用兩則字與此正同但句有長短耳醜其衣服謂

經二十二　十

惡其衣服文十八年左傳醜類惡物杜注曰醜亦惡也鄭不解卽字之義故并醜字之義而失之

物恥足以振之

注曰振猶救也

樾謹按儀禮士喪禮抿用巾古文抿作振是振與抿通物恥足以振之者振乃抿之叚字爾雅釋詁抿拭刷清也然則抿與拭刷同義言足以拭刷之也鄭訓爲救未得其旨

大王之道也

樾謹按上文言三代明王之政此乃獨舉一周之大王於義可疑卽謂就周而言豈文王不行此道乎大疑當讀如本字大王之道也言此是王之道也王言大王猶邑言大邑邦言大邦尊稱之耳周易臨六五曰大君之宜文法正與此同上文言三代明王祭義篇又言天下之盛王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盛之言大也國語越語盛而不驕韋注曰盛元氣廣大時也然則或言明王或言盛王或言大王其實一也詩文王有聲篇皇王維辟傳曰皇大也是皇王卽大王也春秋經書天王廣雅釋詁曰天大也是天王亦卽大王也鄭不知古有

經二十二　十一

大王之稱而以周之大王當之釋文遂音大爲泰恐非經旨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篇文與此同而永樂大典本作先王之道也或疑大典本誤非也小戴記作大王大戴記作先王文各不同正以孔子所言本無專指之人故學者傳述不妨異詞曰大王之道可也曰先王之道可也自鄭注誤解以爲周之大王於是并改大戴記之先王爲大王矣大典本幸存其舊若以爲誤則此文載於小戴記學者童而習之鄭注陸音犁然俱在安得誤大爲先乎以是言之大典本先字正大戴記之本文而小戴記之大王泛指先王

明矣墨子非命下篇曰考先聖大王之事是其義也又孔子閒居篇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此大字亦當讀如本字大王之德猶云王之德也蓋上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兩引詩皆所以明三代之王之德乃一則曰三代之德也一則曰大王之德也言三代卽不言王言王卽不言三代正古人文法錯綜之妙後世不達古人文法無以得其義矣

經二十二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仲尼燕居

注曰宋齊雍振羽皆樂章也

樾謹按論語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淮南主術篇奏雍而徹是徹必歌雍不歌振羽也疑此經本作客出以振羽徹以雍傳寫互易之耳鄭作注時必猶未誤故周官樂師職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又小師職徹歌注云於有司徹而歌雍蓋鄭見諸書皆言歌雍以徹故雖經文不言所歌何詩而可以決其爲雍也若此經則言徹以振羽則鄭何得決其必爲雍乎且此經所論是大饗之事而小師職於徹歌之下卽繼之曰大饗亦如之使此經論大饗有徹以振羽之文鄭必不容無說矣乃鄭不置一語及賈公彥作疏始爲之說曰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故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是其事也夫賈氏有此分別之論何以鄭無一語可知賈所見禮記作徹以振羽鄭所見禮記作徹以雍也鄭注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先雍而後振羽蓋亦後人所改非鄭君之舊矣

經二十三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注曰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　正義曰奧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阼故曰賓主之處

樾謹按凡經單言阼不言阼階者皆謂東序郊特牲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是其地也室中以奧爲尊尊者居之堂上以阼爲主主人位焉故無奧阼則亂於堂室雖目巧之室而必有之也鄭注賓主之處四字義本未安何也阼但是主之處而非賓之處至奧在室中則更與賓無涉正義曲成鄭

意謂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失之迂矣經言奧而不言奧外且賓位在戶牖之閒亦不正當奧外也

耆欲將至 孔子閒居

注曰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樾謹按中庸篇云禍福將至此云耆欲將至耆欲即福也以人而言則耆之欲之謂之耆欲以事物而言則凡可耆可欲者亦謂之耆欲猶好之謂之好經典中喜好字是也可好者亦謂之好經典中美好字是也樂之謂之樂經典中哀樂字是也可樂者亦謂之樂經典中禮樂字是也後人不通古訓妄分音讀今按上文云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此五句一氣貫注哀即上文哀字無異讀也然則樂亦上文樂字有何異讀乎明乎此則知此篇之耆欲即中庸篇之福矣凡美惡不嫌同辭月令篇之節耆欲禁耆欲以耆欲之不善者言也祭統篇之與舊耆欲及此篇之耆欲將至以耆欲之善者言也猶好德好色同謂之好也王肅作家語乃改為有物將至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坊記

樾謹按得當讀為王德狄人之德古字通也德同姓以弑其君若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奉之以弑昭公是也鄭不釋得字蓋誤以本字讀之

惟朕文考無罪

注曰文考文王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稱祖稱考無冠以謚者文考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

樾謹按王說非也古人稱祖稱考未嘗不冠以謚周書成開篇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之守定武考之烈是成王稱文王為文祖武王為武考也本典篇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云云周公拜手稽首曰臣聞之文考云云是成王稱武王為武考周公稱文王為文考也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是穆王稱昭王為昭考也安得謂稱祖稱考無冠以謚者乎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樾謹按此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非誤也爾雅釋天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尚書堯典正義曰鄭元讀

爾雅曰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即其例矣周易无妄虞注亦云二歲曰畬可知鄭說之有據又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無草木峐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而毛公涉岵篇傳卷耳篇傳其義皆正與爾雅反凡此之類當由所見本不同非盡傳寫之誤

橫從其畝

注曰橫從橫行治其田也　釋文曰橫行治其田本亦作遊行治其田

樾謹按毛詩作衡從其畝故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其說亦與毛同此經引詩上字既同韓詩作橫疑下字亦同韓詩作由由即從也曲禮篇由客之左注曰由從也是也鄭君注禮時未見毛詩故不悟由之即爲從而疑東西耕可謂之橫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於是不用韓詩說而自爲之說曰橫由橫行治其田也蓋由字本有行義廣雅釋詁曰由行也鄭訓橫由爲橫行其意如此若使經文本作橫從則鄭豈不知其爲一從一橫之義而必別爲之說乎自毛詩出而學者遂改禮記以就毛詩於是鄭君之意晦矣其一本作遊行治其田者遊與由通左傳養由基後漢班彪傳作遊基是其證也疑此經由字有作遊者鄭注曰遊遊橫行治其田也傳寫奪下一橫字遂作遊行治其田矣即此可爲經文作橫由其畝之證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

注曰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樾謹按鄭以容貌爲說其義甚淺蓋因句中有而字當有兩義故不得已爲此解耳今按兩而字皆當讀作能古書能字作耐又或省作而周易屯彖傳宜建侯而不寧鄭讀而曰能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周秦閒書以而爲能者不可勝數故呂氏春秋士容論篇柔而堅虛而實淮南子原道篇行柔而剛用弱而強高誘注並曰而能也君子而時中者君子能時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小人能無忌憚也下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皆與君子能時中文義相應小人不能時中而能無忌憚無忌憚者鄭注所謂不畏難也惟不畏難故能爲人所不能爲以求合乎中庸而不知正與中

庸之道相反是謂小人之中庸矣小人之中庸即其
反中庸也鄭不知兩而字當讀爲能故此經之義不
顯而王肅本於小人之中庸句又妄附反字大非經
旨矣
夫政也者蒲盧也
注曰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
化之以成爲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樾謹按此承人存政舉而言下文即繼之曰故爲政
在人若從鄭注則於下意不貫矣孔子以蒲盧喻政
蓋以文武之政不能自舉而必待其人猶蒲盧不能

自生而必待桑蟲之子也鄭解未得經旨近解皆從
沈括夢溪筆談蒲葦之說則更非矣家語作夫政者
猶蒲盧也待化而成此王肅所增益固不足據然待
化而成頗合待人而舉之意轉視鄭義爲長矣
言前定則不跲
注曰跲躓也　正義曰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
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
樾謹按言出於口無躓蹶之慮張參五經文字曰跲
其劫反禮作跲然則跲當讀爲佮老子將欲翕之釋
文引顧注曰翕閉塞也翕即佮字佮本從合聲故或

從翕聲耳言前定則不佮謂言得流行不有閉塞也
非躓蹶之謂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注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
從
樾謹按古之道即先王之道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
過者未之有也乃以反古之道而烖及其身義殊可
疑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
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
亦鮮乎即此而言足知鄭義之非矣反猶變也詩猗

嗟篇四矢反兮韓詩作四矢變兮是反與變義通故
列子仲尼篇回能仁而不能反張湛注曰反變也反
古之道即變古之道蓋既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
勢必生今之世而變改先王之道宜乎烖及其身矣
小德川流
注曰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　正義曰若以
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
樾謹按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相對爲文若解作如川
水之流則與敦化不對矣川當讀爲順順從川聲古
文以聲爲主故即以川爲順周易坤卦釋文曰坤本

又作巛巛乃隸書川字以川爲坤者讀川爲順也乾象傳曰天行健健卽是乾則順卽是坤矣說詳周易小德順流言小德順承而流行也自叚借之義不明而經文之平易者變爲艱深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注曰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絶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褧裳又與定本不同

樾謹按作衣錦褧裳者是也古本禮記蓋作衣錦絅尚絅乃褧之異文尚乃裳之叚字古文以聲爲主裳

從尚聲故卽以尚爲裳也詩鄭風丰篇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記人撮舉其辭曰衣錦絅尚猶雞鳴篇東方明矣朝旣昌矣說文日部引作東方昌矣緜篇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口部呬下引作犬夷呬矣並合兩句爲一句也經師相傳以此絅尚卽詩之褧裳遂有改其字以從毛詩者正義所謂俗本是也雖非戴記之舊然其文固未誤自叚借之義不明學者見古本作衣錦絅尚而不知尚爲裳之叚字則疑其義之不可通遂移尚字於絅字之上而作衣錦尚絅於是唐人作定本從之相沿至今莫能是正矣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表記

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

樾謹按下文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是道之所包者廣義字不足以盡之正義於下文曲爲之說曰道有至有義有考是一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隨大小異言今按此經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自是統論大體豈反舉其小者而言乎義疑我字之誤左右人我相對成文道者我也卽上文所謂君子議道自己也我與義字形相似又涉下文諸義字而誤孟子公孫丑篇非義

襲而取之也王氏引之謂義字乃我字之誤說詳經義述聞通說正與此同

又按下文云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此義字亦我字之誤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故不以我度人而以人望人所謂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也鄭注曰以先王成法儗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其說殊爲未安由不知義字爲我字之誤耳下文曰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又曰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此卽不以我度人之意

恥費輕實

注曰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

樾謹按不爲辭費而但曰恥費安知所費之爲辭乎注義非也費當讀爲拂中庸篇君子之道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鄭彼注曰費猶佹也正義以違費解之此費字與中庸篇同恥費者恥其違費也蓋承尊仁畏義而言惟恐有所違費乎仁義以爲深恥而財貨在所不重是謂恥費輕實

事君遠而諫則讇也

正義曰若與君疏遠强欲諫諍則是諂佞之人望欲

日達也

樾謹按諫之與讇相去絶遠且讇之術亦多矣豈必藉諫以行其讇乎卽謂事所或有然聖人立言不當設或有之事以爲說使後之爲君者得借此以拒遠臣之諫也讇當讀爲陷遠而諫則陷也卽古所謂陷諫也白虎通諫諍篇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事君遠而諫正所謂爲君不避喪身者故謂之陷言其將陷於罪也孔子論諫曰吾從於諷是陷諫本非聖人所貴未信而諫以爲謗己古人所戒也此經以遠而諫則陷近而不諫則尸利相對爲文皆非事君之正道然以遠而諫爲讇則又太過矣讇或作諂與陷並從臽聲故得通用乃鄭君無注則已不知讇爲陷之叚字正義曲爲之說固無怪矣

臣儀行　緇衣

注曰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　正義曰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

樾謹按鄭破儀爲義非也當仍讀如本字儀之言儀

度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是儀與度同也臣儀行謂當儀度而行下文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皆是

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注曰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

正義曰大夫卿士覆說言莊士卽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

樾謹按禮記原文當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與上文毋以嬖御人疾莊后兩句一律鄭注今爲大夫卿士

當作或爲大夫卿士蓋鄭所據本作莊士而別本作
作大夫卿士者故鄭記其異如此周書祭公篇作汝
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無莊士二字鄭所見別本
蓋亦如此矣乃注中大夫卿士四字傳寫誤入正文
又改注文或爲作今爲正義乃從而曲爲之說其義
殊不可通當訂正

心莊則體舒

注曰莊齊莊也

樾謹按下句心肅則容敬肅與敬義相近莊與舒則
義不相近矣鄭注非也莊當讀爲壯檀弓篇柳莊漢
書古今人表作柳壯是莊壯古通用詩君子偕老篇
鄭箋顏色之莊與釋文曰莊本又作壯莊子天下篇
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竝其證也說文士
部壯大也心壯則體舒言心廣大則體安舒也大學
篇心廣體胖義與此近

大功貌若止 閒傳

注曰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

樾謹按不動於喜樂之事則是實言其情何若之有
上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皆見其貌與服相稱
此言若止義亦宜然止當讀爲芓說文艸部芓麻也

一曰芓即枲也是枲與芓同類齊衰與大功竝牡麻
經於齊衰曰若枲於大功曰若芓義蓋相近作止者
音近而通用也廣雅釋室芓隄也芓之訓隄疑即讀
爲止止爲下基故爲隄耳芓可通作止止亦可通作
芓以本字讀之非是鄭注曰枲或爲似似者枲之叚
字則止亦芓之叚字可知矣

苄蒻不納

注曰苄今之蒲苹也

樾謹按經文當作平蒻不納注文當作平今之蒲平
也皆傳寫之誤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
平也然則漢時自有蒲平之名故鄭據以爲說平乃
席名說文艸部蒻蒲子可以爲平席是也初非苹蓱
之苹安得從艸因蒲字從艸而平字亦誤從艸猶月
令篇地氣且泄因泄字從水而且字亦誤從水樂記
篇及優朱儒因儒字從人而朱字亦誤從人古書如
此者多矣平誤作苹而上苹字又誤作苄於是并改
經文爲苄蒻不納釋文遂音戶嫁反知此字之誤由
來已久夫蒲與苹本非同類之物安得竝言之曰蒲
苹而苄者地黃也非蒲亦非苹也安得以苄爲今之
蒲苹即此可決其誤矣釋名蒲平一條俗本誤作蒲

草畢氏沅據太平御覽所引訂正今從之

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 三年問

樾謹按此當以十一字爲句荀子禮論篇文與此同楊倞注曰羣別謂羣而有別也是古人以羣別連讀然楊氏解羣別之義尚未盡得羣與別爲對文羣之與別猶親之與疏貴之與賤也親疏貴賤至今猶爲恆言而羣別之語後世罕聞之正義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失其旨并失其讀矣

然而從之

樾謹按從字注及正義皆無解釋文無音則當讀如本字從與由同義上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此云然而從之從即由也漢書張騫傳注曰從由也是其證也下文曰然而遂之遂即從也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國語賈注曰遂從也是其證也荀子禮論篇作然而縱之蓋後人不得其旨而加糸旁耳王氏經義述聞謂當從荀作縱非是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深衣

注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　正義曰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

樾謹按袂長二尺一寸半加衣幅之畔一尺一寸則爲三尺二寸半除從肩至手二尺四寸僅餘八寸半安得反詘之及肘乎肘當從或本作腕於義方安否則必不能及且使袂果及肘亦嫌太長不便于事也

遂以奇算告 投壺

注曰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　正義曰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

樾謹按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有純有奇下文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然則餘算不得概謂之奇也且投壺與射禮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曰釋算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鄭注並曰賢獲勝黨之算也若然則所執以告者止是勝黨之算非兼執左右之餘算以告也此云遂以奇算告義不可通當作遂以其算告大戴記投壺篇曰有

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是其證也據釋文云一本此句上更有有勝者司射五字誤今按有此五字者是也禮記原文正作有勝者司射遂以其算告與大戴記同其算謂勝者之算即儀禮所謂賢獲也其算誤爲奇算蓋以兩聲相近又涉上下文皆有奇字而誤學者謂遂以奇算告即承一算爲奇而言乃刪去有勝者司射五字其幸而存者反以爲誤而此經之義不可通矣注中奇算亦當作其算乃後人所改非鄭君之舊若如今本則上下文奇字皆謂一算爲奇獨此奇字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鄭安得無說乎

不習其謀 儒行

注曰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　正義曰逢事則謀不豫習也

樾謹按注意甚晦正義所解疑亦非經旨習之言重也周易坎彖傳曰習坎重險也是也不習其謀猶不重其謀言謀定則行不重習也故爲特立之儒

其飲食不溽

注曰恣滋味爲溽溽之言欲也　正義曰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

樾謹按方言蓐厚也溽與蓐通不溽即不厚鄭訓爲欲其說轉迂

靜而正之

正義曰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須躁也

樾謹按之字疑衍文也經文本作靜而正正義述經本作靜而正者故曰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若作靜而正之則之字必有所指正之者正何事乎不得但以守正爲解矣蓋陳言而伏靜而正兩句一律下文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鄭注曰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

之又必舒而脫脫焉所謂善言者即陳言而伏之言所謂正行者即靜而正之正注意甚明後人誤謂靜而正句與麤而翹之相對遂于正下增之字使成偶句耳

博學以知服

注曰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正義曰謂廣博學問猶知畏服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陵夸前賢也

樾謹按服非畏服之謂服當讀爲𠬝說文又部𠬝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經典無𠬝字皆以服爲之

鄭石制字予服此卽叚服爲艮之證艮從卩故有制
義尚書盤庚篇先王有服言先王舊有制度也襄三
十年左傳上下有服言上下皆有節制也其說各見
本經博學而知服者謂博學而知節制也不然則泛
濫而無歸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
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樾謹按上文所陳十五儒皆以儒有起有如此者結
此文亦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既不與上文一
律且義亦未足盡所謂儒者止以其不慁君王不累

長上不閔有司乎疑傳寫錯誤儒有不隕穫至不閔
有司當在上文其尊讓有如此者之前與前所列十
五儒一律孔子說儒者之行蓋十有六也不煩慁其
君王不累其長上不憂閔其有司故謂之尊讓矣
上文溫良者仁之本也至猶且不敢言仁也當在此
文故曰儒之上乃孔子總論儒行也自傳寫錯誤而
十六儒止存十五儒鄭君說溫良者一節爲聖人之
儒行說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一節爲孔子自謂異義
横生大非經旨矣今訂正如左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
長上不閔有司其尊讓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
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
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
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
言仁也故曰儒

舉而不能先大學

注曰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曰不能使之先己於文方足不
當但曰不能先也先蓋近字之誤見善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相對

成文近字古文作岸篆書作岸先字篆書作岦兩形
相似因而致誤耳

必自小人矣

正義曰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
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

樾謹按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詩緜篇自土沮漆
江漢篇自召祖命毛傳鄭箋並曰自用也大傳篇自
仁率親鄭注亦曰自用也正義所解未得其旨

彼爲善之

注曰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

樾謹按鄭注以彼屬君言其義始不可通或疑其有闕文矣彼皆以小人言此句申說上文必自小人之義言長國家而務財用所以必用小人者以務財用之事惟彼爲善之也善與能同義荀子勸學篇非能水也楊注曰能善也彼爲善之猶云彼爲能之耳

母拜之 冠義

正義曰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樾謹按經明言母拜之之字卽指冠者與下文兄弟拜之一律安得謂拜酒脯乎疏義非也古人行禮雖尊者亦拜儀禮燕禮篇公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是君拜臣也特牲饋食禮上嗇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按上嗇卽主人之嗣子是父拜子也然則母之拜子本無可疑必執唐禮以繩之宜其不通矣

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昏義

樾謹按禮之大體而五字衍文也此經本云敬愼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正義釋此經曰敬愼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愼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此釋敬愼重正而後親之一句也其下竝不及大體之義是其所據本無此五字明矣下經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閒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然則禮之大禮所包者廣若敬愼重正而後親之卽爲禮之大體則與正義所說不合矣故知此五字當爲衍文不獨於義不當有且以文法論所以上亦不當有而字也

教成祭之

注曰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　正義曰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

樾謹按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傳寫誤倒之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教成二字尚未得其義今按上文鄭注曰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然則教成二字當連讀教成者教而成之也蓋先嫁三月或於公宮或於宗室受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教謂之教成是日也卽祭其所出之祖謂之教

成之祭夫自十年受姆教以來此四德者亦既備聞之矣然不敢自以爲有成也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乃禮之名目於先嫁三月舉行此禮．日而畢矣禮畢卽歸其家矣若從正義說以爲三月教之豈必待成昏之前一日而始歸乎且成與不成以何者爲效驗乎自教成之義不明而教成之祭遂誤作教成祭之經文之誤由於經義之晦也

又按鄭注曰教成之者女師也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無成字岳本教成之作其教之今按此皆後人以意删改也上句云必就尊者教成之此句云教

成之者女師也兩句相承不容有異

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鄉飲酒義

正義曰而后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樾謹按上入字衍文也經文本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孝弟今衍入字者卽涉下句而誤耳如正義所說則兩入字文同而義異鄭何得無說乎

愨之以時察

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察或爲殺

樾謹按殺本字也察叚字也殺之通作察猶槃之通作蔡說文米部槃篆下徐鍇引左傳殺管叔而槃蔡叔今定四年傳作蔡蔡叔是其例也鄭訓嚴殺正得其義乃不知察之卽爲殺而必以察察釋之於義轉迂矣

與爲人後者射義

注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樾謹按與之訓奇未聞其義且奇爲人後義亦未明

鄭君徒以爲人後者禮所不禁乃與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竝論故不得已從與字生義曲爲之說恐不然也後疑役字之誤孟子公孫丑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是古有爲人役之說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此經爲人役者卽其人矣其人本賤出鄉卽爲士所不齒故曰賁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役者不入其餘皆入役與後字形相似又經中多言爲人後罕言爲人役因而致誤耳

有庶子官 燕義

注曰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

正義曰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

樾謹按庶與諸乃疊韻字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煮從者聲諸亦從者聲庶可讀如煮故亦可讀如諸周官作諸子儀禮禮記作庶子乃各經用字之不同鄭明言庶子猶諸子而正義必強爲區別轉失之矣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 喪服四制

注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怠也

樾謹按襍記篇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文與此同鄭彼注曰怠惰也解倦也然則此經不怠不解義亦當如彼注乃訓爲不解衣則前後異義矣疑鄭注原文本曰不解不倦怠也不解衣而居五字爲後人竄入葢本盧辯注大戴記本命篇所謂不脫絰帶者非鄭義也釋文曰解佳買反又出解衣曰古買反卽此兩字之異讀可知其義之不同不當混而一之爲鄭學者所宜訂正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二

德清俞樾

春秋公羊傳

曷為襃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襃乎此因其可襃而襃之此其為可襃柰何漸進也 隱元年

何氏解詁曰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為所襃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樾謹按如何說以漸進為倡始先歸則止是襃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襃之非所謂因其可襃而襃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歧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矣故與公盟者雖衆而獨襃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襃而襃之矣

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解詁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為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為殺亦為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　疏曰鄭伯為人君之法當如傳辭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

樾謹按疏義未得注意也傳所謂勿與者即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

始滅昉於此乎 二年

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　疏曰胡毋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

樾謹按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為適以為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曰放猶至也至即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

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其前而言之也若前此無滅國者則推求滅國之事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竝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詁矣

百金之魚公張之　五年

解詁曰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樾謹按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

篇孔脩且張毛傳曰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必棄小國杜注曰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然則此文言公張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　桓二年

解詁曰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

樾謹按何氏之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曰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又通作䵒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䵒䵒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所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

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　七年

解詁曰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

樾謹按何氏此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之君謂之后亦謂之後尚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

恭注曰無後子孫無任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
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
近乎圍也十年
解詁曰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　疏曰
近讀如附近之近國讀如圍
樾謹按疏所據本蓋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
公本作圍隱五年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
曰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
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其辭

不幾複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
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
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
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
母以首事莊元年
解詁曰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
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樾謹按何氏此解甚爲迂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
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

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
書孫于齊傳亦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
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援練時錄母之變
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
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
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
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
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
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
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

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
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
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
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
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三年
樾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
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崩者也僖十九年
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
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

例此可知言字之術矣

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九年

解詁曰時魯新見脅畏齊滲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為備

樾謹按宣四年傳其言不可何辭取向也解詁曰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若莒不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為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為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為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

經二十三 七

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溲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為之辭之辭非因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為辭不可殺子糾失之矣

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 十二年

解詁曰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惡乎至猶何所至

樾謹按韓詩外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引此文竝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故字古本作知何邵公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為不詞今按爾虜焉知四字為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為句至猶甚也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曰至甚也惡乎至即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

何危爾我貳也 二十三年

解詁曰莊公有淫泆汙貳之行 疏曰謂莊公之行旣不清潔又不專一

樾謹按傳文止言貳不言汙而何解以為汙貳蓋以汙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汙貳為二則汙字增出矣今

經二十三 八

按貳當讀為膩玉篇肉部膩垢膩也垢膩則有汙義古字卽以貳為之廣雅釋言貳汙也王氏念孫疏證曰貳當作膩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 二十四年

解詁曰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

樾謹按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為摟說文手部摟曳聚也古或以婁為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曰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

曰叟牽也是摟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摟者言不可牽曳也摟僂同聲故得通用人相牽曳謂之僂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辵部遱連遱也言部謱謰謱也行步相連謂之遱言語相連謂之謱其義竝通矣

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 二十八年

樾謹按爲字衍文也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爲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爲字之衍

徒葬乎叔爾 三十年

疏曰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

樾謹按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于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三十年

解詁曰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

樾謹按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已蹙矣操與躁竝叚字其正字當作剿說文刀部剿絕也周書曰天用剿絕其命然則剿之爲已蹙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剿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操爲操持躁爲躁疾竝非其義

旗獲而過我也 三十一年

解詁曰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我也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曰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退表韋注曰表旌旗也故旌與旗竝有表義僖二十四

年左傳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杜注竝曰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而過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非聲章弗能移也注曰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曰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鮮知旗之爲表故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

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僖十三年

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亾

樾謹按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亾者何解非也脅當

讀爲協幹而殺之之協字亦作擸廣雅釋詁擸折也几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辭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曰折分也徐莒擸之者謂徐莒擸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亾之蕰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蕰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擸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

此邑也其言𡉏何襲邑也十四年

解詁曰襲者嘿陷入于地中

樾謹按嘿陷入于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曰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然則何解非也

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曰襲重也漢書外戚傳災變相襲師古注曰襲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異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𡉏惟襲邑言𡉏正解所以言𡉏之故上句發問不曰𡉏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𡉏何可知何解之非矣

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十五年

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樾謹按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爲保據說文孚古文作采從爪從禾禾卽保古文而保又從禾省是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行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叚孚爲之而說者望文生訓遂失其解矣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二十三年

解詁曰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

樾謹按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固古字通也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解詁曰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

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二十五年

解詁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

樾謹按二十年郜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解詁曰郜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何以

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郜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

弟非謂昏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

履緰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

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它國蕩

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

故曰兄弟辭也與郜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

經二十三　卅三

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

子揖師而行三十二年

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

樾謹按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

非也揖當讀爲輯僞書堯典篇輯五瑞史記五帝紀

漢書郊祀志竝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

也王莽傳大衆方輯師古注曰輯與集字同字又作

楫兒寬傳統楫羣元注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蓋古

文聲近者義卽相通輯楫竝與集同故揖亦與集同

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

父義不可通矣

以人心爲皆有之文二年

解詁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

樾謹按此解上文不於祭譏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譏

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

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譏

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

矣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九年

樾謹按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

經二十三　卅四

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

義不可通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十二年

樾謹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

一直也阮氏校勘記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

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問蓋惟河曲疏闊千里而

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閒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

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爾雅注所引以意

增改非公羊原文何氏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

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

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
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
亦為誤本所惑耳

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十三年

解詁曰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
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

樾謹按宗廟粢盛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
曰盛曰燾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名尊卑盛者滿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王注曰
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燾者冒也覆

也何氏訓燾為冒疏謂燾訓為覆若周書燾以黃土
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燾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
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廯也廯字說文
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
有少義此疏亦曰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
不能滿其器并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
古作溓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古
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溓猶羣公慊也孟
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
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

筍將而來也十五年

解詁曰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
送也為叔肸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
來齊魯令受之

樾謹按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
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棺使人舁
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虡之筍攷工記梓人為筍虡鄭
注曰樂器所縣橫曰筍從曰虡凡事理之相近者名
即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棺亦謂
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

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
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扃宣十二年左
傳服注扃車前橫木也而橫木以舉鼎亦謂之扃儀
禮士冠禮設扃鼏是也皆其例矣釋文曰筍音峻史
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箯輿前服虔曰
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為峻
蓋本服氏之說夫箯輿不妨亦有筍名然敖死已久
而猶得於箯輿中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
曰筍峻也是筍虡之筍亦可讀如峻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宣十二年

解詁曰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樾謹按爲禮二字疑衍文也其原文當云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句爲禮也蓋晉人不度德量力以臣敵君故斥言荀林父名氏以敵楚子者正春秋之不與晉而與楚子也其所以不與晉而與楚子則以楚子有禮故也故曰爲禮也猶文三年傳曰爲諼也今上句因下句而誤衍爲禮二字遂作一句連讀之義不可通矣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

解詁曰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
樾謹按如何解則必增入惡字於文方備殆非也爲當讀爲譌說文言部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詩沔水篇正月篇並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僞也言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即此傳所云交易爲言也爲僞譌訛四字古人通用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是其證矣

大其平乎己也十五年

解曰己二大夫
樾謹按二大夫而但謂之己於文甚爲不明殆非也蓋平有因人而平者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是也平乎己對平乎人而言不待人之爲平而自爲平斯謂之平乎己矣是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何氏解詁曰地以宋者並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然則魯固欲平楚宋因楚不可而止是楚子初心必欲得宋明矣乃能聽子反之言引師而去可謂能自克矣故春秋大其平乎己也

莊王曰諾舍而止

解詁曰先以諾受絕子反語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樾謹按下文曰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若如何解則不必有雖然二字矣何氏知其不可通因曲爲之說曰雖宋已知我糧短欲徵糧待勝也其於文義終有未安今按此即左傳所謂退三十里宋及楚平也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僖二十八年左傳退三舍避之杜注曰一舍三十里是也莊王曰諾舍而止諾者受子反之言舍而止者命引軍而去之三十里然後止也莊王此時已欲去宋而又曰雖然吾猶取此則又

其轉念也傳言此者正見自克之難也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成二年

解詁曰則晉恐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

樾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矣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土讀曰杜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惠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土當讀爲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梓材篇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斁乃擭土之爲度猶杜之爲斁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又典瑞職曰封國則以土地注曰土地猶度地也竝古文叚土爲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韋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云規東夏矣因叚土爲度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

或曰用然後郊　十七年

解詁曰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贊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

樾謹按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即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即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即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

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曰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襄五年

解詁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樾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

經二十三

鄫子欲立外孫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曰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其出者從夫人而言之明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 二十六年

解詁曰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衞人未有說喜

樾謹按未當作末隸書未末二字相溷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即末造也是其證矣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末無也末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猶爲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末有說也何氏以爲衞人未有說喜失之矣

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 二十九年

解詁曰以刑人爲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

樾謹按弟子問曷爲謂之閽則當曉以書閽之故方合問意乃但言刑人之不合爲閽則所以書閽之故

經二十三

仍不可得而明何解殆失之矣今按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曰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乃不書人而書閽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者謂非吳人也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然則此刑人乃是越人若書曰吳人弒其君失其實矣而又見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鄫子之例故如其實而書之曰閽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傳意本極分明何氏誤據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傳文謂此闕亦當書盜遂以變
盜書閽爲說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矣
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昭五年
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
又曰獨娶稍以嫡得立之
樾謹按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矣何
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
嫡孎也孎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
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

也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適之名
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
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
如何氏所謂擇勇猛者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
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竝
不著惟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兩君
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
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因字誤作嫡遂
不可解矣
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十一年

解詁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
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
改更信史也
樾謹按其序其會兩文對舉何氏所解非傳意也此
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
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
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踐事齊桓
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
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也此兩句皆證明春
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

不屬矣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
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十九年
樾謹按何氏不解復字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
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官宰夫職諸臣之復
鄭注曰復請也復加復損竝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
之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二十一年
解詁曰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
喻也　疏曰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

諸是也
樾謹按南里者穀梁傳曰宋之南鄙也是南里爲宋南鄙地名宋有南里猶鄭有東里也南里既爲宋地名則因諸亦當爲齊地名以其同爲放逐刑人之地故公羊子舉以爲比而博物志乃有周曰囹圄齊曰因諸之說則失之甚矣禮記月令正義引鄭志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蔡邕獨斷曰夏曰均臺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漢曰獄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諸書所記竝無齊曰因諸之文博物志謂周曰囹圄齊曰因諸蓋誤解公羊傳文而爲此說不足據也如其說亦將云宋曰南里乎孔氏通義曰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陛牢自同幽縶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則

非拘縶即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爲比而放字各本皆誤作故賴阮氏校勘記據鄂本訂正孔氏所見亦是誤本宜不得其解耳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二十九年

解詁曰郛郭　疏曰郛郭者郭之猶曰國之但古今異語也

樾謹按郭不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郛爲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大故郛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郭亦謂之郛郛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郛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注曰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猶彼傳不曰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垺大之殷也垺即郛之異文也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三十一年

疏曰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

樾謹按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

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鬷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

予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定元年

解詁曰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樾謹按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即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

經二十三 三七

梁傳曰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之說曰季氏立昭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因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

解詁曰据無麥苗以災書

樾謹按菽字衍文也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經實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今衍菽字於義不可通矣

闔廬曰士之甚四年

解詁曰言其以賢士之甚

樾謹按士當作大穀梁傳正作大之甚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土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土是其證也大之甚謂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

經二十三 三八

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八年

解詁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

樾謹按何解未得有字之義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爲不辭矣

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解詁曰說解舍然猶如

樾謹按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曰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單言之卽爲脫淮南子精神篇則脫然而喜矣高注曰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爲脫

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十五年

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

樾謹按漫卽曼字校勘記曰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曰曼

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篇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沕潏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從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艸篇毛傳曰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徧食其身於義尙未盡得漢書揚雄傳曰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哀二年

解詁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樾謹按何氏所解未得傳意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旣不以蒯聵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蒯聵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蒯聵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

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

羣經平議卷二十三

群經平議卷二十四

德清俞樾

春秋穀梁傳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隱元年

樾謹按范氏無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君子以其歸賵非禮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此說未得傳意如其說當云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於文方明不當但云以其可辭受之也蓋可者即所謂賵人之母則可也禮可賵人之母不可賵人

之妾周人之來歸賵也以其爲惠公之母而歸之此辭之可者也以其爲孝公之妾而歸之此辭之不可者也春秋書曰惠公仲子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之歸賵以其爲惠公之母也此所謂以其可辭受之也下句曰其志不及事也王氏曰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爲且形相似而誤也今按此句與上句本不相屬其志句不及事也句言歸賵常事本不必記其所以記者以其不及事也莊十一年傳其志過我也二十年傳其志以甚也文元年傳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昭十八年傳其志以同日也文與此同可證

其字之非誤王氏誤解上句故於此句亦失之矣

聘弓鍭矢不出竟場

疏曰聘弓鍭矢者糜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郤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郭璞云今之錍箭是也

樾謹按鍭矢之名雖本釋器文然以之說此傳則聘弓與鍭矢不倫矣鍭當讀爲候候與聘義同候之言視也望也故迎送賓客之官謂之候襄二十一年左傳使候出諸轘轅是也使人於它國有所覗察亦謂之候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使人候周是也聘弓候

矢謂以弓聘問以矢候視也疑穀梁原文本作候矢蓋古字侯與候通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後人不知侯之爲候而以爲即爾雅之鍭矢因加金旁耳下句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按脩者脯也既曰脩又曰肉甚爲不辭肉疑問字之誤禮記檀弓篇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是其證也莊二十七年范氏集解又引董仲舒大夫無束脩之餽餽與問同蓋聘弓候矢與束脩之問竝謂以物與人也弓也矢也束脩也其物也聘也候也問也其事也以弓相聘以矢相候以束脩相問皆事之至微者猶且不敢焉此人

臣之義也候誤作鍭問誤作內而傳義不見矣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伯先也二年
集解曰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　又曰
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樾謹按傳列二說其讀伯字不同紀子以伯先則以
本字讀之伯者長也伯莒子而與之盟則當讀爲攴
說文攴部攴迮也從攴白聲周書曰常攴常任今尙
書立政篇作常伯是伯攴古字通攴莒子而與之盟
者迮莒子而與之盟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是

迮而與季子國是其義也哀十五年左傳迫孔悝於
厠強盟之攴與迫同兩說之中前說爲長范氏曰紀
子以莒子爲伯失其義矣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三年
集解曰傳例曰諸矦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
最甚不得備禮葬也　疏曰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
月葬故也隱五年傳文日者憂危最甚此傳云日葬
故也危不得葬也是也
樾謹按集解與疏均不說故字之義文十八年傳子
卒不日故也集解曰故殺也然施之此傳則義不可

通殆未可爲達詁矣今按莊二十三年傳往時正也
致月故也三十二年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竝以
故與正爲對文然則故者變也荀子王霸篇不敬舊
法而好詐故楊倞注曰故事變也是其證也穀梁傳
每有故也之文隱十一年傳公薨不地故也莊三年
傳志葬故也僖元年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昭三十
年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其義竝同桓元年傳繼
故不言卽位正也文元年傳繼正卽位正也繼故與
繼正對文繼故猶言繼變謂先君遇弒國之大變也
集解曰故謂弒也此爲目言其事則可若以古訓求

之則故可訓變不可訓弒范氏殆失之矣
始厲樂矣五年
集解曰言時諸矦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滅厲
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樾謹按穀梁子謂諸矦當用四佾故以初獻六羽爲
僭樂尸子謂自天子至諸矦通用八佾故以初獻六
羽爲厲樂厲與僭竝言其失非謂其能自滅厲也厲
樂與孟子厲陶冶厲農夫同厲者病也始厲樂者始
病樂也言自是之後樂日以壞故爲始病也厲字竝
無滅義范氏以滅厲說之非是

城爲保民爲之也七年

集解曰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樾謹按范氏訓保爲安則造城以安民於事未爲甚失春秋何以譏之乎其說非也保者小城也古字作堢說文土部堢高土也俗字作堡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堡高土也經傳通以保爲之禮記月令篇四鄙入保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息國語晉語抑爲保鄣乎鄭韋注竝訓爲小城是也此傳曰城爲保民爲之也蓋言爲保中之民更作城也民本有保乃更爲作城故春秋書以示譏下文曰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可知其爲城小之故而益城初非無城也然則保字當訓爲小城明矣

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桓二年

樾謹按以是爲討之鼎也文義未安范氏集解曰討宋亂而更受其賂器則當云賂之鼎不當云討之鼎且稷之會經明書以成宋亂又何討之有乎今按討乃糾字之誤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蓋其所見尚有作糾之本後人不知糾字之義因臆改爲討耳糾字從糸從丩說文丩部丩相糾繚也又曰茻艸之相丩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茻糾二字竝從丩爲意茻艸相丩謂之茻絲相丩謂之糾其義一也此鼎本郜所爲則爲郜鼎而取之於宋則又爲宋鼎一鼎而郜宋共之故曰以是爲糾之鼎也言其糾繚而難明也乃孔子則以爲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是書之曰郜大鼎而其名自此定矣今糾誤爲討則傳義全失宜從麋氏訂正下文紀侯來朝傳曰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討亦誤字唐石經作計是也觀彼討字之誤則此討字之誤更無疑矣

謹言而退三年

樾謹按謹當爲結公羊傳正作結言而退是其證也結與謹一聲之轉長言之則結言如謹古經師多口授因誤爲謹耳廣雅釋詁曰劼勤也結之與謹猶劼之與勤竝雙聲字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四年

集解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次殺射髀骼死差遲下殺中腸汗泡死最遲

樾謹按范氏所解與何邵公注公羊雖其說不同大

旨一也然非傳意也傳曰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先後爲次最先得者以供祭祀次以供賓客次以供庖廚耳上殺次殺下殺雖經師相承有此說然自禮記王制及公穀兩傳說此事者並以一二三爲次不以上中下爲次則疑其不足據矣設也所獲之獸無可當上殺者將遂無以供祭祀之用乎不如據穀梁此傳謂以所得先後爲次其說簡而當也又按此傳一字衍文也傳文本曰唯其所先得爲乾豆一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言二言三不言一者唯其所先得卽是一也後人因公羊傳一曰乾豆之文而於此傳

亦加一字則唯其所先得五字不可通矣夫公穀兩傳文自不同彼用曰字而此用爲字則此傳弟一句蒙上五字爲文可知知其蒙上爲文而一字之爲衍文可知知一字之衍而其以所得先後爲次又可知矣

六年春正月寔來

集解曰來朝例時月者譏其無禮　疏曰州公不以禮朝又至魯不反是無禮之事

樾謹按至魯不反乃左氏傳之說而公穀絕無此文至寔來之義公羊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此傳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兩傳大旨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詞此傳又申明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也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境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化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此其說必有師承又曰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則大非

傳義矣

時曰同乎人也

集解曰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它人

樾謹按左傳載桓公之言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名之曰同然則同之命名桓公以爲同乎己也故時人卽反其言以譏之曰同乎人也范氏所解尚未盡得其旨

故略之也　八年

樾謹按故字衍文也上文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則當有故字此文曰遂繼事

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則不當有故字蓋即涉上文故弗與使而誤衍耳

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九年

樾謹按故字唐石經作放御覽百四十七引庾信注曰放逸也當從之放命即方命尚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傅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圮族正義引鄭注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是方者借字放者正字也此傳言曹伯使世子來朝則曹伯爲失正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則內爲失正故曰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明世子可以止而不行也然止而不行疑若放棄父命者故又發難曰則是放命也下乃引尸子之言以斷之曰夫已多乎道明雖放命不足爲罪也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集解曰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樾謹按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是道有順義國語楚語以逆而道從而逆相對然則道即順也多者賢也小爾雅廣詁曰賢多也凡相較而勝謂之賢亦謂之多論語陽貨篇爲之猶賢乎已皇侃義疏曰賢猶勝也禮記檀弓篇多矣乎予出祖者正義曰多猶勝也是多與賢義同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言此事之已雖若放棄父命而實勝乎從順也范氏不知道之爲順乃解爲合道多夫合道多而但曰多乎道近於不辭矣

再稱日決日義也十二年

集解曰明二事皆當日也　疏曰決日者謂二事決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

樾謹按決者明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士喪禮注竝曰決猶闓也廣雅釋詁曰闓明也然則決亦爲明矣范氏正以明字釋決字而楊疏乃謂決宜書日非其旨也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十四年

樾謹按盡當讀爲進以農女所爲者事祖禰是以人之所進者事祖禰也豈若己所自親者乎進盡聲近故得通用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之爲盡猶賮之爲進矣爾雅釋詁盡進也盡與賮古亦通

明

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十八年

集解曰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樾謹按范氏但曰舍而弗數未及數字之義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弗稱數也猶曰弗稱說也穀梁傳每用數字隱十一年傳曰獨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解曰累數總言之也文十八年傳曰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

也范解曰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並得其義矣昭三年左傳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聞此數即聞此說也

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莊元年

樾謹按變之爲正當作爲變之正蓋上文曰築之外變之正也故此發問曰築之外爲變之正何也今作變之爲正義不可通矣

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六年

集解曰若衞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

樾謹按下者後也詩下武篇下武維周鄭箋曰下猶後也蓋古人謂前爲上謂後爲下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曰上猶前也然則下猶後矣使之如下齊而來我謂若後齊而至我也范解未甚明了故具說之定元年傳曰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下亦後也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十年

集解曰勝內謂勝在內

樾謹按經書公敗齊師則勝在內自不待言又何必舉以爲說乎且勝在內而曰勝內亦近不辭范氏此解殆未得傳意也勝與甚同義論語衞靈公篇甚於

水火皇氏義疏曰甚猶勝也然則勝亦猶甚也勝內也猶曰甚內也隱元年傳曰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彼言甚此言勝文異而義同蓋公以詐勝故書敗以甚之耳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十年

樾謹按此傳有衍文當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釋蔡侯獲也傳意謂中國不敗則蔡侯無由見獲故言敗釋蔡侯之獲也中國不敗句涉上文而衍言字則不可

通其言敗句涉上文而衍何也字則辭複矣昭二十三年傳曰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正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十六年

集解曰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爲寮謂諸侯也

樾謹按此傳當從舊解之說疏引舊解謂會于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也自此

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其說最爲明了成十一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集解引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然則此傳與彼文法相同彼謂上下各一見此謂內外各一疑舊解之說正得之矣楊氏乃曲徇范注謂外內諸侯同一疑公又云外內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也夫傳文言內外者皆以魯爲內它國爲外豈有總言它國而以遠近分內外者乎足知其說之非矣

失故也二十二年

集解曰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

樾謹按以文姜之故而但曰故也不辭甚矣故疑當作放唐石經桓九年傳則是放命也今各本皆作故其誤正與此同矣上文曰肆失也乃釋經文肆字此曰失放也則又自解失字謂失者放縱之也范氏作解時已誤作故乃曲爲之說而文不可通矣

以是爲尸女也二十三年

集解曰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

樾謹按如范解則當云以是爲尸乎女也於文方明不得但曰尸女范解非也爾雅釋詁尸主也又曰尸

寀也是尸訓主亦訓寀郭注曰謂寀地其實古無寀字襄十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是寀地之寀本亦作采尸訓寀卽訓采矣二十二年傳曰禮有納采集解曰采擇女之德性也此傳尸女卽采女也蓋公以觀社爲名實則自往擇女故曰以是爲尸女也學者但知尸之訓主不知尸之訓采因失其義矣

既戒鼓而駭衆二十五年

疏曰既戒鼓駭衆者謂既警戒擊鼓而駭動衆人

樾謹按楊氏以戒鼓爲警戒擊鼓非也戒卽擊鼓之

名字亦作駴周官大司馬職鼓皆駴鄭注曰疾雷擊鼓曰駴是其義也文選西京賦駴雷鼓七啟駴鍾鳴鼓是凡擊鍾擊鼓皆謂之駴矣說文無駴字古字葢止作戒周官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正與此傳同

大者有顧之辭也二十八年

疏曰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也

樾謹按說文頁部顧還視也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顧旋視也旋視與還視同有顧謂有所還視也葢至冬無禾乃還顧秋之無麥而并錄之徐邈所說

正得其旨楊氏謂顧猶待也則失之矣方無麥之時豈逆知其并將無禾而待之乎訓顧爲待義不可通傳曰於無禾及無麥也是可知顧之爲還視矣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二十九年

樾謹按勤字范氏無解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韵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然則此勤字亦當與彼同民之所勤卽民之所憂也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皆謂憂其不足也葢勤與勞同義淮南

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竝曰勞憂也勤之爲憂猶勞之爲憂也范氏解勤雨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仍以本字讀之此傳無解則亦讀如本字胥失之矣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三十二年

集解曰齊絜　疏曰齊者齊絜之名故記稱齋之爲言齊也是齊齋意同故范訓爲絜

樾謹按范解非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肅注曰齊猶正也是齊之義爲正以齊終也猶曰以正終也上文曰

寢疾居正寢正也若訓齊爲絜則與上義不蒙矣釋文曰齊本亦作齋葢卽因范說而誤

諱莫如深深則隱

集解曰深謂君弒賊奔隱痛之至也

樾謹按此謂避諱之道莫如深沒其文深沒其文然後其迹隱矣如子般卒書日若以正終者公子慶父如齊若以使事往者此皆諱之深而隱者也下文曰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葢閔公不書卽位則子般之弒自見而子般卒之下卽書公子慶父如齊則慶父之與於弒亦見既已有見於後又何必以內之大惡而

詳瞀之哉故莫如深諱之也傳文本明范氏所解未得其指楊疏從而衍之宜更糾繚矣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僖四年

集解曰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

樾謹按得志乎桓公者謂以得志之辭加之乎桓公也蓋召陵乃楚地故特箸之明桓公之得志也然合諸侯以伐楚僅得盟其大夫實不足爲得志故又曰得志者不得志也范氏以得志屬屈完不得志屬桓公失其解矣下文曰以桓公得志爲僅矣若從范解則桓公此役直謂之不得志已耳又何譏其得志之僅乎

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五年

樾謹按執不言所於地六字古本止作不地二字疏引舊解曰此云不地緼於晉也者是其證也又曰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葢是別本如此楊氏以爲理亦通耳則其所據本必止作不地二字也其標起訖當曰不地至晉也今乃曰執不至晉也非楊氏之舊矣

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十九年

集解曰如使伐之而滅亾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具自亾然後其惡明

樾謹按傳言如加力役焉非伐之之謂也范氏所解由未解如字之義故耳如當讀爲而古書如而通用不可勝舉上文歷言梁之湎於酒淫於色以見梁之所以自亾此又云而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則又舉其甚者言之也左傳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是梁之亾正以民罷於力役之故淫湎之罪尙其小者也故曰湎不足道也

梁亾出惡正也

集解曰正謂政教

樾謹按正卽政之叚字范氏以政教解之是矣出當讀爲黜古字通用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黜公者非吾意也何休注曰黜猶出逐然則此傳叚出爲黜猶彼傳叚黜爲出矣梁亾黜惡政也謂梁不行善政故黜之也黜亦通作絀禮記王制篇削不肖以絀惡黜惡政與絀惡義同此惡字乃罪惡之惡下文曰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則怨惡之惡文同而義異范氏所解未明故具說之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二十四年

集解曰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

王譏鄭不敢有之以爲國

樾謹按莫敢有者謂莫敢有天下也凡物此失之則彼有之矣天下不然天子雖失之諸侯莫敢有之也故曰雖失天下莫敢有也何解謂鄭不敢有之以爲國非是

會于溫言小諸侯二十八年

樾謹按于字乃以字之誤會以溫言四字爲句蓋溫與河陽本是一地諸侯之會以溫言之者小之也天子之守以河陽言之者大之也下文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則此文作會以溫言句小諸侯句明矣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文六年

集解曰邵曰賢者多才也職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本泛言君使臣之道不專主攻伐豈得謂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乎今按仁當讀爲佞說文女部佞篆大徐本作從女信省小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氏玉裁曰晉語佞與田韵則仁聲是也佞字本從仁得聲故古或卽以仁爲之尙書金縢篇予仁若考仁卽佞之叚字考卽巧之叚字予仁若考猶言予佞而巧也說詳尙書此傳三仁字皆當讀爲佞使佞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佞者猶言使不肖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不肖者也趙盾賢夜姑佞謂趙盾賢夜姑不肖也何氏以本字讀之遂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於義不可通矣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九年

樾謹按其乃是字之誤疏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而又書日是不葬之辭然則楊氏所據本尙未誤也當據以訂正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十一年

集解曰佚猶更也　釋文出佚害云害本又作宕

樾謹按范氏所據本疑亦作佚害故訓佚爲更言其更相爲害於中國也其實字當作宕宕與害相似又涉下文瓦石不能害而誤耳佚宕乃雙聲字本作跌踼說文足部踼跌踼也又作泆蕩說文水部泆水所蕩泆也此作佚宕者佚與跌泆竝從失聲宕字說文云從碭省聲則與踼蕩竝從昜得聲故其義通也亦作跌宕文選恨賦跌宕文史李善注引揚雄自敘曰雄爲人跌宕是也佚宕中國言肆行乎中國宕誤作害范氏遂訓佚爲更失其旨矣

一曰就賢也十八年

集解曰若竝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

樾謹按此傳非明立子之義不得謂年同則就其賢也范解失之矣上文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此云一曰就賢也則又承上文而別爲一說言姪娣之從夫人以其賢而就之也成十年公羊傳何休注曰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是其義也今宣公不使其母頃熊奉養姜氏而使之大歸于齊既違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之情又失就賢之義故傳竝列二說所以深譏之也

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宣二年

集解曰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衆明矣

樾謹按傳言救其將而范氏此解無一救字疑傳文救字乃獲字之誤蓋盡其衆以獲其將謂先盡其衆而後得獲其將也即所謂先言敗績而後言獲也試連上文讀之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若作救字則與上文不相蒙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言盡其衆以獲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蓋宋衆既盡則華元止是一人而鄭以三軍敵之是謂以三軍敵華元故雖見獲而不病若作盡其衆以救其將則宋衆具在何得謂之以三軍敵華元乎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救字當作獲字無疑今誤作救者因下文范注引鄭君說有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之文故改傳文以合之不知鄭君云云特以明先書敗績之故耳非說此句之義也

何用弗受也十一年

集解曰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傾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

樾謹按爲者治也襄三十年左傳不可爲也杜注曰爲猶治也周語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韋注曰爲治也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春秋之義以中國治夷狄不以夷狄治中國上文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曰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此文楚子入陳傳曰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其義若相反而實則一也蓋陳夏徵舒有可討之罪而楚子非討罪之人故許楚人殺陳夏徵舒以正弒君之罪而又書楚子入陳以嚴中外之防傳曰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猶曰不使夷狄治中國也范解未得其義

上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 成元年
樾謹按此傳文有誤當云作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
正也蓋言作甲乃國之事而非丘之事耳下文曰古
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此言國之可
使作甲也又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
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此言丘之不可使
作甲也蓋以國中農工皆集而丘則四民分處故也
若曰丘甲國之事則義不可通矣
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八年
集解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
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樾謹按如范解則傳文當曰更見一稱於文方備今
但曰見一稱也范解非也國語晉語勠力一心戰國
策秦策諸侯不可一韋昭高誘注竝曰一同也昭十
年左傳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杜注曰壹同也壹與
一古通用見一稱也猶曰見同稱也蓋不書天王而
書天子者見天子與天王同為王者之稱也公羊傳
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彼
言通此言一文異而義不殊也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九年
疏曰言其不合為而為之也徐邈云為猶葬也言夫
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為為葬也
樾謹按徐云為猶葬也乃目言其事耳訓詁家自有
此例非訓為為葬也為當訓治經傳中為訓治者不
可勝舉宣十一年傳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為亦治也
說已見前矣既出之妻義與夫絕不當更治其喪故
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為之即治之也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 十二年
樾謹按此十字為一句道猶通也襄三十一年左傳
不如小決使道杜注曰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
也者通也蓋道與通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同道無
以存猶通無以存通之言同也蓋謂其上下之同無
以自存也漢書夏侯勝傳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
古注曰通謂陳道之也然則通同之通以道為之猶
陳道之道以通為之若於道字絕句則失之矣
公不周乎伐鄭也 十七年
集解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盟爾遂不欲更伐鄭
樾謹按公不欲伐鄭不可謂之不信乎伐鄭范解非
也離騷經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此
傳周字亦當訓合言伐鄭之役與公意不合也

及以及與之也 襄三年

樾謹按此當曰及又及句與之也與十年傳曰會又會外之也文法一例蓋此經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凡再言及故曰及又及猶彼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凡再言會故曰會又會也集解曰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疑范氏所據本正作及又及故以再言及釋之疏標及以至之也五字而釋之曰傳解經所以再言及者以

及與之也謂與袁僑故言及以殊之則其所據本已與今同矣

家有既亾國有既滅 襄六年

集解曰滅猶亾亾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亾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

樾謹按既固訓盡而此既字則非盡之謂也既亾既滅猶言已亾已滅也家立異姓爲後其家固未亾也而實則已亾矣是謂家有既亾國立異姓爲嗣其國固未滅也而實則已滅矣是謂國有既滅下文曰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正見繒之既滅而不自知其滅也昭四年九月取繒自繒人言之以爲至是始爲魯所滅耳不知其於襄六年已爲莒所滅矣然則自襄六年至昭四年繒國乃既滅之國也此國有既滅之義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十年

樾謹按傳文本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道句惡上也傳寫奪一道字耳弗以上下道道者弗以上下之道言也哀四年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正與此傳文同可據以訂正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十一年

集解曰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

樾謹按凡言之辭者皆釋經意如此上文公至自鄭傳曰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即其例也而此傳挈國之辭范乃以爲傳國之辭命失之矣今按說文手部挈縣持也使臣出竟與國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國之榮辱縣于一人故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襄十八年昭八年傳並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范氏於襄十八年傳解曰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然則此云挈國者或罪在使臣歟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二十五年

集解曰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弑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弑之

樾謹按此二解皆未明失言之義失言猶失道也詩東門之池篇可以晤言毛傳曰言道也言爲道說之道亦卽爲道德之道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道德之道與道說之道皆取通達之義無二義也後人歧而二之而古訓遂不可通矣莊元年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此以道與言分屬天與人蓋以天不言之故其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不若於言卽不若於道也此傳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猶曰莊公失道淫于崔氏左傳所載東郭姜之事是也范氏兩說皆未得其義禮記禮器篇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鄭注曰道猶從也廣雅釋詁曰言從也言之訓從猶道之訓從然則失言之卽失道明矣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集解曰所以攻巢之門者爲其伐楚之事故也

樾謹按以門于巢爲攻巢之門此左傳說也公穀則皆不然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此傳曰吳子謂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是皆以門于巢爲入巢之門與左傳異范以左傳說此傳失之矣若從范解則吳方攻巢又何以責巢之不飾城請罪乎

一事注乎志十一年

集解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文曰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推尋傳意蓋謂此本二事而以一事書之也蓋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此一事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又一事也若分而書之則蔡侯般已于夏四月爲楚誘殺其子嗣立至是又爲楚執當從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書曰蔡子不當曰蔡世子矣今乃仍書蔡世子是以一事書之見楚子既誘殺其父又執用其子爲暴虐之甚也故曰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廣雅釋詁曰注識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然則注乎志者謂識之於史策也非謂輒注而志之也注而志之不得曰注乎志矣乃自何邵公讀此傳已不得其義故有反貶蔡稱世

子之疑而鄭君解之謂欒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則仍未得傳義也葢由讀者於一事兩字未遑深求故經意傳意胥失之矣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定十年

樾謹按上既云因是以見則下不必又云見之見之疑當作㝵之㝵古得字也頰谷之會正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者故曰孔子於頰谷之會㝵之矣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當作㝵誤與此同

嘗置之上帝矣 哀元年

集解曰嘗置之滌宮名之曰上帝牲矣

樾謹按荀子大略篇楊注曰置質猶言委質也呂氏春秋執一篇今日置質為臣高注亦曰置猶委也嘗置之上帝矣猶曰嘗委之上帝矣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是其義也范解增字太多未得其旨

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十三年

集解曰襲衣冠端元端　疏曰云請冠端而襲者請著元冠元端而相襲

樾謹按此當於端字絕句而襲二字合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為句傳文本曰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 句 而襲其藉于成周 句 藉者貢獻也范解曰藉謂貢獻是也襲之言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於爾門韋注曰襲入也其下云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韋氏竝訓為入葢古語如此也襲其藉于成周者入其貢獻于成周也葢吳之意欲因魯之禮而請冠端因晉之權而襲其藉於成周范氏誤於襲字絕句則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不成句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四

羣經平議卷二十五

德淸俞樾

春秋左傳一

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孔氏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它國之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

樾謹按傳文曰字衍文也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爲字故有曰字此傳有爲字則不必有曰字猶桓四年公羊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作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有爲字則無曰字亦其例也僖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曰字亦衍文既有稱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哀十六年傳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曰字亦衍文既有請字則不必有曰字矣凡此之類皆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兵部引僖二十八年傳文正無曰字可證也

不如早爲之所 隱元年

杜氏集解曰使得其所宜

樾謹按杜未解所字之義故增宜字以足成之尙書無逸篇君子所其無逸詩殷武篇有截其所鄭注鄭箋並曰所猶處也然則早爲之所猶云早爲之處矣國語晉語處之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大叔完聚

集解曰完城郭聚人民　正義曰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樾謹按段既不作固守之資又何必完其城郭若謂借此爲聚人之計則傳文必當詳述其事不得但曰完聚也今按完聚二字同義完當讀爲捖捖之言摶也淮南子俶眞篇嫥捖剛柔嫥卽摶字玉篇手部捖摶圓也捖聚猶言摶聚大叔將欲襲鄭故先摶聚其民也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又曰摶民力以待外事卽此傳捖聚之義杜以本字讀之而分完聚爲二義殆失之矣

君義臣行 三年

集解曰臣行君之義

樾謹按杜氏所解似尙未得義字之旨也義當讀爲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注曰故書儀爲義鄭司農

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
義者古儀字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
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
之則是儀與度同也鄭注尙書大傳曰射王極之度
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
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此正君
義之謂也君義臣行言君儀度於上臣奉行於下也
若如杜解則君義與臣行不一律矣

陳魚而觀之五年

集解曰陳張設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樾謹按上文云公將如棠觀魚者正義曰魚者猶言
獵者也釋文曰魚者本亦作漁者此文云陳魚而觀
之卽承上文而言謂陳列漁者而觀之也凡陳列其
物謂之陳陳列其人亦謂之陳定四年穀梁傳徙陳
器此以物言也詩采芑篇陳師鞠旅此以人言也然
則陳魚爲陳列漁者明矣僖四年傳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與此傳陳魚而觀之文義正同
杜解謂大設捕魚之備未得其旨

鄭人侵衞牧以報東門之役

集解曰牧衞邑

樾謹按牧若是邑名則當云鄭人侵衞及牧如莊十
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成十五年傳楚子
侵鄭及暴隧皆其例也今乃連言之曰衞牧疑牧非
地名矣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
之野此傳牧字卽郊外之牧也四年宋陳蔡衞伐鄭
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是迫近之至故此亦侵及衞牧
所以報也杜以邑名釋之誤矣江氏永春秋地理考
實曰牧卽牧野也今按牧野之牧亦卽郊外之牧也
尙書牧誓篇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此當以郊牧野
連文卽爾雅所謂邑外郊郊外牧牧外野也說詳尙

書國語周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
彼云商牧此云衞牧其義正同皆非地名也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十一年

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
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
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
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

樾謹按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孫毓所難
服氏殆無以解也而孔氏曲引公與族燕異姓爲賓
之文謂宗盟無與異姓則族燕不得有異姓也此說

雖似有理其實不然夫族燕者公與族人燕也燕之本意主乎族人特以族人皆父子兄弟以賓禮待之反若疎外故立異姓者爲賓也若天子之盟諸侯使之共奬王室則於同姓異姓無所偏主安得執族燕爲比乎是服氏之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宗者主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字林曰宗尊也亦主也昭二年傳禮之宗也杜曰宗猶主也此傳宗盟之宗亦當訓主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謂以王官主諸矦之盟則先同姓也正義引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斯或得其義矣

君謂許不共

集解曰不共職貢

樾謹按不共職貢而但曰不共則所不共者何事邪杜解非也詩長發篇受小共大共毛傳曰共法也書序九共九篇馬融注曰共法也然則君謂許不共者君謂許不法也下文曰許無刑而伐之杜注曰刑法也許不共與許無刑其義正同矣

序民人

樾謹按序當讀爲豫爾雅釋地釋文引春秋元命苞曰豫之言序也禮記射義篇卿大夫序從鄭注曰序或爲豫是序與豫古通用爾雅釋詁曰豫安也豫民人猶言安民人正義以爲次序民人非其義矣

大羹不致　桓二年

集解曰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樾謹按不致五味而但曰不致於文未明杜解非也致當讀爲緻詩鴇羽篇傳曰盬不攻緻也說文無緻字新附始有之古字止作致詩正義曰緻定本皆作致是也又或作至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不精至與不攻緻義同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

至猶善也至之訓善蓋卽精至之義大羹不致謂其不精至也下文粢食不鑿杜注曰不精鑿然則不致謂不精至不鑿謂不精鑿文義正同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六年

樾謹按甲可言被兵不可言被釋文曰被皮寄反下注被甲同失之矣被當讀爲披廣雅釋詁曰披張也披吾甲兵與張吾三軍同義披亦張也並謂張設之也作被者段字耳莊子知北遊篇齧缺問道子被衣釋文曰被本作披是被披古字通

嘉栗旨酒

集解曰嘉善也栗謹敬也　正義曰杜訓栗爲謹敬言善敬爲酒劉炫以栗爲穗貌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樾謹按善敬兩意不倫若以爲穗貌則於說酒更遠疑皆非也栗當讀爲洌洌從列聲與栗相近詩四月篇冬日烈烈鄭箋曰烈烈猶栗栗也考工記弓人菑栗不迆鄭注曰栗讀爲裂繻之裂然則以栗爲洌猶以栗爲裂矣說文水部洌水清也周易井九五井洌寒泉食王弼注曰洌絜也嘉洌旨酒言其旣嘉善而又清潔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五年

集解曰檀伯鄭守櫟大夫

樾謹按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蓋曼與檀本疊韵字莊子至樂篇澶漫爲樂史記司馬相如傳案衍壇曼是也檀伯之爲曼伯前後異文亦猶薳氏之爲蔿氏鍼尹之爲箴尹矣隱五年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曰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杜注曰二公子曼伯子元是曼伯者莊公之子也而於此傳乃止云守櫟大夫何邪昭十一年傳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注曰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正義述杜意以爲莊公城櫟而寘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夫櫟既爲子元之邑何以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正義引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傅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佐之證一邑之內得有二人此不然也夫子元與曼伯所謂二公子也非如桓叔之於欒賓許叔之於公孫獲太子建之於奮楊也二公子竝居一邑勢均力敵孰爲之主孰爲之佐乎是可決其不然

矣今按顧氏炎武左傳補注謂子元卽厲公之字其說是也莊公時厲公居櫟故傳云城櫟而寘子元莊公卒厲公立又爲祭仲所不容出之而立昭公昭公旣立以櫟爲厲公舊邑不可無親公子以鎭撫之因使曼伯居櫟乃厲公因櫟之舊人殺曼伯而居其地卽此傳所載是也說經者不知子元之卽厲公而又不知曼伯之亦爲公子於是事之本末不可見矣昭十一年傳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獻公乃衛君卽子游與無知亦嘗居君位若曼伯止是櫟邑大夫而非

親公子安足與之竝論邪顧氏以子元為厲公字於傳雖無所證惟古人名字必相應漢書刑法志曰是猶以畿而禦騂突師古注引如淳曰突惡馬也鄭厲公名突而字子元者元或杌字之省邪附著之以證成顧氏之說

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十七年

集解曰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弒君重為惡也

樾謹按昭公既已見弒矣重為惡之說義不可通復者報也漢書谷永傳報德復怨師古注曰復亦報也復惡之義與復怨同言高渠彌因為昭公所惡而遂弒之則其報復為已甚矣故將為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莊元年

樾謹按為猶于也古于為二字通用儀禮士冠禮曰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為也然則為亦猶于也又聘禮記曰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為然則為亦可讀曰于也為外禮也猶曰于外句禮也蓋上句築王姬之館于外乃是經文傳舉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則疑若通言築之為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為得禮故疊于外二字而曰于外禮也為外卽于外也莊二十二年傳竝于正卿釋文曰竝于本或作竝為此為于通用見於本書者也正義曰正為築之于外是應變之禮又曰為之於外是其得禮之變也雖於傳義未失然不知為外之卽于外則古訓湮矣

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六年

集解曰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

樾謹按衷與中古通用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注引作中正是其證也傳文衷字杜訓中者多矣閔二年傳用其衷僖二十八年傳天誘其中集解竝曰衷中也然則此傳衷字亦當訓中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猶言執其兩端用其中也哀二十七年傳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亦是叚衷為中正與此傳之義相近

衣食所安十年

正義曰公意衣食二者雖所以安身然亦不敢專己有之必以之分人

樾謹按傳文但言所安不言所以安孔義非也國語晉語曰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韋注曰安猶善也然則衣食所安亦謂所善也言雖己之所善而必以分人也說文人部便安也是安與便同義猶言己之所便安耳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十一年

集解曰忽速貌

樾謹按上文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解曰悖盛貌是悖與興義相應也忽訓速則與亡字義不相應豈亡可言速而興不可言速乎爾雅釋詁忽盡也詩皇矣篇是絕是忽毛傳曰忽滅也忽訓盡又訓滅其亡也忽焉言其盡滅而無遺也文五年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亦盡滅之意

且寡人出伯父無裹言十四年

集解曰無納我之言

樾謹按納我之言不可但謂之裹言杜解非也裹當讀為理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裹矣楊倞注曰裹當為理是裹理古字通用理之言治也伯父無理言謂無訟治之言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訟治即所謂理矣古聽訟之官曰理蓋訟于人謂之理故聽人之訟亦謂之理其義互相因耳今俗語凡爭辯曲直曰理論乃古之遺語也可證此理言之義

莫之與京二十二年

集解曰京大也

樾謹按莫之與京猶云莫之與競也京當讀為勍說文力部勍彊也凡彊者謂之勍相與爭彊亦謂之勍僖二十二年傳勍敵之人杜解曰勍彊也下文曰今之勍者杜解曰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同一勍字而前後異訓蓋兩義正相因耳勍從京聲故此傳即以京為之杜讀如本字而訓為大然莫之與大不辭甚矣

儉德之共也二十四年

樾謹按杜氏不釋共字共當讀為洪爾雅釋詁洪大也德之洪也猶曰德之大也下文曰侈惡之大也洪與大文異而義同下文又曰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猶云有大德也杜解曰以不丹楹刻桷為共似未得其旨洪從共聲故即叚共為之尚書大傳維時供祀六沴鄭注曰供謂大也供亦洪之叚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

正義曰先儒以為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

樾謹按榛古作亲說文木部亲果實如小栗從木辛

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榛栗是榛字本從辛得聲禮
記郊特牲篇郊之用辛也南齊書卷九引盧植注曰
辛之爲言自新潔也然則女摯用榛亦取自新潔之
義孔氏謂取其虔于事非也

屯固 閔元年

集解曰屯險難所以爲堅固

樾謹按屯固猶純固也國語周語曰守終純固又曰
敦厖純固又曰思慮純固並其證也純從屯聲故屯
卽與純通說經者不通古訓而但執易義求之乃曲
爲之說曰險難所以爲堅固失之迂矣且屯卦彖辭

爻辭皆不言難孔子作傳始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然
則辛廖占易時恐未必有險難之說

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二年

集解曰冬十二月閟盡之時

樾謹按閟當讀爲畢閟從必聲與畢聲相近考工記
弓人天子圭中必鄭注曰必讀如鹿車縪之縪卽其
例也爾雅釋詁畢盡也杜讀閟爲畢故以閟盡釋之
正義未能申明其義

授方任能

集解曰方百事之宜也 正義曰授方授民以事皆
有方法也 任能其所委任信用能人也

樾謹按孔氏以方爲方法是也謂授民以事皆有方
法非也成十八年傳及襄九年傳並曰官不易方昭
二十九年傳又曰官脩其方國語周語亦曰官不易
方晉語又曰官方定物凡言方者並以官言不以民
言也此傳言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則四民
已皆包之矣又言授方任能則由民而臣言其能官
人也授方者授之以百官之常法也任能者任用其
才能之人也不授以方則無治法不任其能則無治
人授方任能衞之所以興也正義謂授民以事失其

旨矣

五侯九伯 僖四年

集解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正義曰鄭元以爲周
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牧十八
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
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侯爲牧伯佐
之言是周制其事無所出也枝數煩碎非復人情故
先儒無同之者

樾謹按鄭義煩碎且每州一侯二伯亦無塙證其說
固不可從矣詩旄邱篇正義引服注曰五侯公侯伯

第17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96

子男九伯九州之長與杜義同然禮記王制篇曰八州八伯正義引鄭志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是古有八伯無九伯也以九伯爲九州之長亦臆說耳今按五侯九伯統言天下諸侯也周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而止言侯伯者舉中以包上下也僖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是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舉侯以包公舉伯以包子男也侯言五伯言九者數始於一而終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自一至九五爲中數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之類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舉其中數則以五言之如左傳不可以五稔是也五侯舉中數九伯舉終數後人不達古語而曲爲之說宜皆不可通矣宣十二年傳夷於九縣昭十二年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凡言五言九者皆此類也

取虢之旂　五年

正義曰旂者晉軍旂也而往取虢故云取虢之旂

樾謹按此直言戰勝而取虢之旂耳哀二年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又十三年傳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解曰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然則勝敵而獲其旂古所恆有正義之說失之迂曲矣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九年

集解曰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

樾謹按上文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無一字及晉此忽云晉將有亂義不可通蓋宰孔之意謂齊將有亂非謂晉將有亂也爾雅釋詁曰在終也其在亂乎乃逆料之辭言齊之將終於亂也君務靖亂言君務靖齊國之亂蓋以代興諷晉也首止之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卽宰孔然則此數語卽勸晉叛齊之意杜氏未得其旨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十二年

集解曰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正義曰應當也懿美也督正也言我善女功勳當女美德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受此禮

樾謹按應猶報也周易文言傳正義曰應者報也督當讀爲篤篤古文尚書微子之命篇用此文作曰篤不忘是也爾雅釋詁曰篤厚也應乃懿德謂篤不忘

言以上卿之禮報女之美德以示相厚而不忘也杜解未了正義所說亦近迂曲矣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十五年

正義曰韓簡之意以爲惠公及禍自由先君獻公廢嫡立庶之敗德不由卜筮故云先君之敗德既定致公今及此禍可由筮數始生之乎

樾謹按正義所說甚爲迂曲非傳義也此句釋文有兩讀今按當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及讀爲急說文心部急從心及聲釋名釋言語曰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是及與急聲近義通急又通作亟爾雅釋

詁亟疾也釋文曰亟本亦作急是也穀梁文十二年傳秦晉之戰已亟范注曰亟數也與此傳文法相似韓簡之意謂先君之敗德亟矣不可勝數也故曰先君之敗德及句可數乎及乃急之叚字急又亟之叚字學者不知轉展相叚之旨宜其不可通矣

是崇僞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一年

樾謹按祀當作禮上文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修禮承周禮而言紓禍承周禍而言因禮字古文作礼與祀相似又涉上崇明祀之文故誤爲祀耳國語周語宗祝執祀韋注曰賓將有事於

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夫賓至不行祭禮安得云執祀祀亦禮字之誤也說詳國語此傳修禮之誤爲修祀猶外傳執禮之誤爲執祀矣

弗可赦也已 二十二年

集解曰言君與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樾謹按如杜解當於弗可絕句赦也已三字文不成義矣此五字宜連讀蓋卽遂天必有大咎之意天固棄之君必興之是得罪於天也故曰弗可赦也已

不以阻隘也

集解曰不因阻隘以求勝

樾謹按傳文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下文子魚曰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是阻與鼓對隘與不成列對故又曰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鼓儳二字不平列則阻隘二字亦不平列阻者扼也尚書堯典篇黎民阻飢正義引鄭注曰阻扼也方楚人之未旣濟卽扼而擊之是謂阻其隘杜解未得其旨

金鼓以聲氣也

集解曰鼓以佐士衆之聲氣

樾謹按傳文止言以聲氣不言以佐聲氣杜解非也

顧氏炎武補正曰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今按孟子言金聲而玉振之又曰金聲也者金聲下皆無之字與玉振之不同金聲而玉振之謂金聲始洪終殺必以玉聲振起之也說詳孟子顧氏習于時解遂若金聲與玉振一律因取以解此傳聲字失之矣且如其解謂宣倡士卒之氣則此句當以氣字為主下文曰聲盛致志乃言聲不言氣何也然則顧解亦非也今以文義求之金鼓以聲氣也與上句三軍以利用也一律氣當讀為餼餼者怒也說文金部餼怒戰也引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餼今文四年左傳作愾杜解曰愾恨怒也蓋愾餼義通凡怒謂之愾戰而怒謂之餼雖有從心從金之別實一字耳三軍之用在利不利則不可以用故曰三軍以利用金鼓之餼在聲非聲則不見其餼故曰金鼓以聲餼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二十四年

集解曰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

樾謹按余何有焉猶云余何愛焉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解曰有相親有也此有字義與彼同乃云於我有何義失之又襄二十九年傳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有亦親有之有言何愛於杞也杜云何有盡歸之則亦未得其義

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樾謹按杜氏不解貪字蓋即以本字讀之然非也貪當讀為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探取入它分也後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李賢注曰貪與探同是貪探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詁探取也探天之功者取天之功也國語周語曰而卻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韋注曰佻偷也偷亦取也淮南子說林篇偷肥其體高注曰偷取也此傳探天之功以為己力與外傳佻天以為己力文異而義同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

集解曰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氾而後聽其私政也

樾謹按省視官司令具器用而但曰省視官具則傳文為不備矣顧氏補正引傅氏曰官官司具器具於文較明然亦未得官字之義史記孝文紀五帝官天下索隱曰官猶公也然則官具與私政相對成義周

官戚師注司農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官具猶官田也公家之田謂之官田故公家之具謂之官具矣鄭伯以己之政爲私政因以天子之具爲官具先省視官具而後聽私政明先公而後私也官私對文今時語猶然蓋古之遺言矣襄四年傳無失官命官亦公也蓋魯尊事晉國故以晉命爲公家之命令也二年傳鄭子駟曰官命未改補正引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其說是也以臣子言之則君命爲公命以小國言之則伯主之命爲官命兩官命義同即彼傳官命可證此傳官具之義杜解兩官命異義正義曲爲之

說皆非也

王章也　二十五年

集解曰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樾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素問氣交變大論篇政令者氣之章王注曰章程也式也然則王章者猶言王者之程式也如杜解則當云所以章王也文義方明而傳文爲不備矣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集解曰徑猶行也　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專文爲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儀

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杜劉二說雖有上讀下讀之不同然實則此字皆賸設也如杜說則但曰以壺飧從足矣何必曰從徑乎如劉說則但曰餒而弗食足矣何必曰經餒乎且以情事言之重耳與趙衰同行餒則俱餒重耳不食衰自無獨食之理此亦何足爲異乎焦氏循左傳補疏曰徑小道也蓋衰不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不食四字句按此說於情事爲合惟句讀似尚未得徑字仍當上屬趙衰

以壺飧從徑者謂以壺飧從小道也猶史記欒布傳所云從閒道也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故謂之從徑師古注漢書張騫傳曰從由也是從徑即由徑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以此爲箕鄭事其曰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雖與左傳紀載不同然可證其與重耳分道而行舊說均未得其義也

公使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

樾謹按說文無犒字漢斥彰長田君碑作勞犒亦

說文所無葢以犒師者必以牛酒故從牛又或從高竝俗字耳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注云故書槁爲稾鄭司農曰稾當爲犒惠氏棟左傳補注謂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然師枯槁而饋之飲食則不枯槁矣乃反謂之槁師義實未安今以服氏枯槁之說推之其字實當作膏葢因其枯槁而以酒食膏澤之也魯語曰使展喜以膏沐犒師疑古本國語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年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是其例也此傳犒字釋文曰苦報反

與膏之之膏音正相近疑古本左傳亦作膏師故服氏以枯槁爲說耳玉篇食部又有犒字曰勞也葢古義亡而俗字滋多矣

說禮樂而敦詩書　二十七年

正義曰敦謂厚重之

樾謹按敦治也猶言治詩書也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曰敦治也是其義

民懷生矣

正義曰劉炫云生旣厚民皆懷戀居處

樾謹按懷安也言民安其生也論語里仁篇君子懷德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注竝曰懷安也是其義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二十八年

集解曰盬唼也　正義曰盬之爲唼未見正訓葢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駡云唼女腦矣

樾謹按服氏葢讀盬爲餬餬從胡聲胡從古聲盬亦從古聲故得通用餬之義爲食說文食部餬寄食也葢以隱十一年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實非達詁昭七年傳正考父鼎銘亦言餬口豈亦寄食之謂乎據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隱十一年正義曰餬是饘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

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此說得之鬻謂之餬而食鬻亦謂之餬古義引申往往有此如飯字有符萬扶晚二切卽其例也得此說則雅訓與傳義均可貫通矣此傳言餬其腦者腦亦柔物噉之與饘鬻同故亦言餬也因叚盬爲之而其義遂晦矣

天禍衞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集解曰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

樾謹按白虎通號篇曰君之爲言羣也是君與羣聲近義通管子大匡篇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問篇君臣有位而未有用者幾何人王氏念孫謂君

臣卽羣臣說見讀書雜志此傳君臣不協君臣亦卽羣臣也故下文曰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又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皆以居者行者爲言居者行者卽所謂羣臣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君臣不協與下文不貫矣

獻俘授馘

集解曰授數也

樾謹按授不訓數當讀爲受周官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司儀登再拜授幣鄭注竝曰授當爲受是其例也

獻俘受馘文異而實同自下言之謂之獻自上言之謂之受矣

刖鍼莊子

樾謹按刖當作刵字之誤也尚書康誥呂刑竝有劓刵之文康誥篇正義引鄭康成說以刵爲臣從君坐之刑所謂臣從君坐者卽據此傳爲說因鍼莊子爲坐而得刵刑故云然是鄭所見左傳作刵也若如今本作刖則左傳言刖者多矣莊十六年刖強鉏成十七年刖鮑牽豈得概謂之臣從君坐乎乃因此傳刵誤作刖或并疑尚書刵字亦當作刖誤矣

踐修舊好文元年

集解曰踐猶履行也

樾謹按履行而修舊好亦爲不辭踐當讀爲纘詩崧高篇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是踐與纘古字通用踐修舊好卽纘修舊好說文糸部纘繼也經典通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國語周語纂修其緒纂與踐竝纘之叚字

子雖齊聖二年

集解曰齊肅也

樾謹按齊猶明也禮記祭統篇曰齊者精明之至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引白虎通曰齊者言己之意念專一精明也是齊有精明之義故古人每以齊明竝言禮記中庸篇齊明盛服國語周語其君齊明衷正荀子脩身篇齊明而不竭皆其證也齊聖猶言明聖耳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公訓齊爲正則古義之湮久矣

晉侯伐秦圍邧新城四年

集解曰邧新城秦邑也

樾謹按新城疑卽邧非二邑也蓋秦人新於邧邑築城故謂之新城晉人用司馬法攻其所産故傳稱圍

邢新城也傳六年經書伐鄭圍新城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解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正義引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座城攻其所座是也然則秦之新城亦猶鄭之新城矣又按僖四年傳太子奔新城杜解曰新城曲沃曲沃之爲新城疑亦以新築城得名雖曲沃爲晉宗邑故宜有城然傳稱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則太子之居曲沃亦必因其舊城而新之可知也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杜云宋地宋之新城疑亦此類僖十八年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新里新城義正同耳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正義曰湛露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也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也

樾謹按當猶對也南方爲陽天子南面而立故當陽也禮記郊特牲篇曰君之南鄉答陽也鄭注曰答對也是其義矣正義失之

陳之藝極 六年

集解曰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

樾謹按藝極一也國語魯語曰貪無藝也晉語曰貪欲無藝韋注並曰藝極也是極與藝同義藝準也極亦準也故詩殷武篇四方之極後漢書樊準傳引作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毛詩作極韓詩作則是極字即有準則之義杜分藝極爲二義失之

事長則順

樾謹按事猶立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字亦作倳周官太宰職以任百官鄭注任猶倳也釋文曰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倳蓋倳即事之變體古字止作事事長則順言立長則順也昭二十六年傳立長則順與此傳文異而義同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 八年

集解曰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

樾謹按公壻池乃晉大夫不過采地而已非建國爲附庸不得言封也成十四年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解曰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然則此傳公壻池

之封與彼傳叔申之封文義一律盖晉侯會使公壻池定其封疆故卽謂之公壻池之封耳

乃皆出戰交綏 十二年

集解曰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　正義曰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卽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

樾謹按綏與退古同聲禮記檀弓篇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鄭注曰退或爲妥玉篇肉部腿他偎切腿脛也本作骽並其證也交綏卽是交退乃古文同聲

叚借之常例正義引舊說訓綏爲卻得其旨矣乃又以綏之訓安附會其義反失之也

能賤而有恥 十三年

正義曰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

樾謹按能與耐古字通詩漸漸之石篇鄭箋曰豕之性能水釋文曰能本又作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是也能賤猶曰耐賤一切經音義引蒼頡曰耐忍也

莒紀公生太子僕 十八年

集解曰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樾謹按紀乃莒邑名昭十九年傳莒子奔紀鄣杜解曰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是也紀公蓋以邑爲號者成八年傳與渠丘公立于城上杜曰渠丘公莒子朱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然則莒子庶其號紀公亦猶莒子朱號渠丘公矣

德以處事

集解曰處猶制也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處亦謂之處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度之義呂氏春秋有始覽曰察其情處其形處

猶察也淮南子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處猶相也此傳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處亦猶觀也度也漢書谷永傳曰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史記扁鵲倉公傳醫之所病所病猶處病也處與所同義

其器則姦兆也

集解曰兆域也

樾謹按兆雖訓域然姦兆二字文義未安兆當讀爲佻國語周語曰姦仁爲佻此姦佻之義也其下文曰畔國卽儲佻也莒僕弒君父而奔魯乃正畔國卽儲

者故謂之傀矣

謂之八愷

集解曰愷和也

樾謹按下文謂之八元杜解曰元善也八元八愷名異而實同愷亦善也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凡有大義者卽有善義六月篇采芑篇毛傳皆曰元大也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曰愷者大也元愷同爲大卽同爲善矣廣雅釋詁凱與賢並訓大凱卽愷也賢爲善亦爲大愷爲大亦爲善其義正可互明上文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以善與凶對言元愷皆訓善方與下文四凶相對杜訓愷爲和未得其義

掩義隱賊

正義曰掩蓋義事而不行隱藏其外而陰爲賊害也

樾謹按掩義與隱賊一律掩猶隱也義猶賊也大戴禮千乘篇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妖飾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諜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此傳義字正與彼同義也賊也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學者但知義爲仁義之義而不知古書義字有作姦邪解者管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卽大姦也王氏念孫曰義與俄通俄衺也得其旨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五

羣經平議卷二十六

春秋左傳二　德淸俞樾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宣元年

集解曰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弑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

樾謹按二說皆非也以文義求之皆者皆魯齊也蓋先受魯賂許爲討齊又受齊賂而不討故曰皆取賂

華元爲植二年

集解曰植將主也

樾謹按植當讀爲職職主也爲職卽爲主故杜以將主釋之職從戠聲與直聲相近凡從戠從直之字古每相通宣十五年傳羊舌職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儀禮鄉射禮記薦脯用籩五膱鄭注曰今文膱或作植考工記弓人注曰樴脂膏脠敗之脠並其證也

于思于思

集解曰于思多鬚之貌　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

樾謹按二說皆以意言之無他證也思字疑助語辭禮記中庸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曰思皆聲之助是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猶韓退之文所謂于于然來耳語助之詞卽以爲韵三百篇中亦往往有之關雎篇正義所謂卽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韵之體也莊二十八年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乎與都蓋亦韵也

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集解曰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

樾謹按杜不解爲字之義因加置字以足成之非也爲猶與也爲之田言與之田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

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其證也襄二十三年傳齊侯將爲臧紇田義與此同

使疾其民六年

集解曰驕則數戰爲民所疾

樾謹按爲民所疾不得言疾其民疾猶病也疾其民猶言病其民也疾病連文則義有別論語子疾病是也散文則亦可通國語晉語諸不幸有疾韋昭注曰疾猶病也易象上傳出入无疾王弼注曰疾猶病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

集解曰二子鄭大夫　惠氏棟補注曰王子疑非鄭

大夫

樾謹按襄八年鄭行王子伯駢見于傳則惠氏所疑偶不照耳惟以本傳而言則此王子伯廖實爲楚大夫蓋此傳本與上文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連屬爲一楚與鄭成故其大夫交相見因而鄭公子曼滿得與楚王子伯廖語也王子伯廖不繫於楚者蒙上楚人伐鄭而省耳不然曼滿見殺不在是年左氏何爲橫發此傳乎

晉胥克有蠱疾　八年

集解曰惑以喪志

樾謹按此與昭元年傳所謂疾如蠱者不同蠱當讀爲痼久病也說文作㽽從疒古聲與蠱同音故得通用㽽疾之爲蠱疾猶故事之爲蠱事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卽故事也襄七年傳公族穆子有廢疾與此傳胥克有㽽疾文正相同因叚蠱爲之而杜遂以蠱惑說之誤矣漢書賈誼傳曰曰必爲錮疾字又作錮古書多叚借不必本字也

卜臨於大宮　十二年

集解曰臨哭也

樾謹按臨卽弔臨之臨周官鬯人凡王弔臨鄭注曰以尊適卑曰臨其實臨亦上下通稱隱元年傳改葬惠公公弗臨是非必以尊臨卑乃爲臨也襄十二年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此蓋因道遠不能親臨其喪故或於城外或於廟中代之其後相承凡哭於廟者皆謂之臨矣此傳卜臨於大宮是也然其下曰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蓋國人皆至大宮而哭則謂之臨守陴者因各有所守不得至大宮則但謂之哭是哭與臨未始無別使到其文曰國人大哭守陴者皆臨

卽于義不通矣

耆昧也

集解曰耆致也致討于昧

樾謹按致討于昧不可但曰致昧釋文耆音旨徐其夷反今以義求之當從徐音讀爲耆老之耆耆者養也此引詩遵養時晦而釋之昧字釋詩晦字則耆字釋詩養字可知矣耆得訓養者耆猶艾也爾雅釋詁曰耆艾長也是耆與艾同義又曰艾養也艾爲養則耆亦得爲養矣雖經典無徵然此傳以耆昧釋詩養晦卽其塙證也

御下兩馬

集解曰兩飾也

樾謹按兩之訓飾未聞其義釋文曰徐云或作㧊於義吏遠阮氏挍勘記曰北宋本葉抄本盧文弨本俱㧊㧊字從手雖若近之然其字實非古所有若左傳有㧊字說文不應遺之玉篇所收廣矣而尙無㧊字則其字後出可知也左傳原文止作兩馬兩者兩兩排比之也一車有四馬兩馬在中曰服兩馬在邊曰驂詩曰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皆言其整齊也是時車右入壘而車在壘外留待之故御者下車排比其馬使兩驂兩服不至僾互不齊亦示閒暇之意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曰兩猶耦也然則兩馬者使服與服耦驂與驂耦也因服杜竝訓爲飾遂變其字從手又因古無㧊字而以㭊字爲之玉篇㭊訓松脂於馬無涉也惠氏補正反以㭊字爲正失之矣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集解曰族家兵

樾謹按族者部屬也其字從㫃從矢㫃所以指麾也矢所以自衛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曰族部屬也此說得之文二年傳以其屬馳秦師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屬皆族之叚字族屬聲近古每通用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親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字皆當作族而今相承作屬說經者不達字之本義因失其解成十六年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解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明是誤解族字劉光伯規之是也正義曲爲杜諱豈其然乎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集解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　正義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

樾謹按此二物實非所以治溼正義云云蓋已疑之梁簡文勸醫論曰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亦以杜氏所說出乎藥性之外也然則叔展隱語杜氏殆未之喻乎夫楚師是時始傳于蕭尙未知必克與否何以卽教以逃死之策揆之情理殊不可通叔展此問蓋先探其國中之虛實也神農本草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麥麴不載於本草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然則麥麴之功

主於消食芎藭之用主於袪風食自內積喻內亂也風自外受喻外患也問有麥麴者問消弭內亂之方也問有山鞠窮者問祛除外患之術也乃二者俱無則蕭之君臣束手無策外之強寇壓境內之叛民生心雖楚或未能即克而蕭亦必將自潰矣故又問曰河魚腹疾奈何杜氏誤解上文謂欲使逃泥水中故解河魚腹疾曰無禦濕藥將病夫逃死之法亦多矣無社之逃于眢井亦偶然事叔展何為必使之逃泥水中因其不解又再三言之也哉今按僖十九年公羊傳曰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何休解詁曰百姓

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然則河魚腹疾亦是此義叔展既知蕭之將潰因問蕭潰之後將何以自免故曰河魚腹疾奈何無社因曰目於眢井而拯之乃始告以逃匿之處令其拯救也三問三荅杜氏全未喻其旨反謂無社不解古人有知必將笑之矣

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　十七年

樾謹按若猶當也言吾當善逆彼以懷來者也若與如同義戰國策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左傳每以如字為當然之當昭二十一年傳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解曰言若愛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定五年傳曰不能如辭杜解曰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並以如為當之證此傳又以若為之者如若一也不達古語即不得其解矣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十八年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乃錯簡也本在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中戌楚子旅卒在邾人戕鄫子于鄫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　成二年

集解曰衞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樾謹按須之言待也詩匏有苦葉篇卬須我友儀禮士昏禮記某敢不敬須鄭君箋注並曰須待也子不少須者子不少待也詳其文義蓋未戰之前孫良夫欲戰既敗之後又懼而欲先歸故石成子以此言止之邲之戰隨武子殿其卒而退故不敗杜解曰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石子初意亦欲孫子以所將之卒為殿故曰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及三子皆不對則知其莫肎為殿矣故又曰子以眾退

也讀前後文文義自明杜解失之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集解曰匱乏也

樾謹按匱固訓乏然與畏晉竊盟之義不合廣雅釋訓讀欺也疑卽匱盟之匱畏晉而竊與楚盟故爲欺也國語晉語曰其言匱義與此同說詳國語

其惡易覯 六年

集解曰惡疾疢覯成也

樾謹按杜蓋讀覯爲構詩四月篇我日構禍毛傳曰構成也杜卽用其義耳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

篇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此傳覯字當從鄭義爲長又按杜解惡字爲疾疢於義未得下文曰有汾澮以流其惡杜曰惡垢穢然則此所謂惡亦垢穢也蓋謂郇瑕氏土薄水淺故其垢穢不流易於積聚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之也下文流其惡與此文其惡易覯正相對成義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十三年

正義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

樾謹按此方論成子之不敬無取言中和之氣中者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曰中正也儀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受天地之正以生也論衡命義篇曰正者稟五常之性也管子法法篇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並與此傳之義相近下文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猶正也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郭璞注並曰定正也民之生本無不正所謂人生而靜也及感於物而動則不定矣不定卽不正矣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之也若訓中爲中和之氣則全失其義矣

穆爲不弔

集解曰不見弔傷

樾謹按不弔猶不祥也下文曰君又不祥杜解曰祥善也此曰穆爲不弔弔亦善也書棐誓篇無敢不弔詩節南山篇不弔昊天鄭注鄭箋並曰弔至也至猶善也家語終記篇旻天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說弔字甚詳而未及此故具說之

我僞逃楚可以紓憂 十六年

樾謹按范文子欲反則眞逃楚矣何僞之有僞當作爲古僞爲二字通用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

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曰僞本作爲是其證矣僞
猶如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
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猶言如不能聽也韓
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
猶言如見王也古書以爲字代如字者甚多王氏引
之經傳釋詞所引凡十數事可證我爲逃楚可以紓
憂言我如逃楚可以紓憂也疑古本作爲後人不達
爲字之義又增人旁耳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集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釋文曰從徐子容

反或如字

樾謹按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爲蹤跡之蹤不復蹤
之語殊爲不辭若讀如字則不復從之下須加故道
二字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而歸何必不由故道歸
乎王氏念孫曰從蓋徒字之誤邲之敗徒衆之不反
者多故云不復徒說見經義述聞然不復徒之語亦
爲不辭從疑役字之誤復者反也周易襍卦傳曰復
反也復反義通故亦得通用儀禮特牲饋食禮皆復
外位鄭注曰今文復爲反是也不復役即不反役襄
三年傳曰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定十年傳曰反
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是古人謂師還
爲反役此云復役義亦同耳邲之戰師徒撓敗故謂
之不復役猶上文言不振旅也役從相似因而致誤
耳

請攝飲焉

集解曰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樾謹按攝之言代也周官大宗伯職若王不與祭則
攝位鄭注曰代行其祭祀又禮記明堂位注周公攝
王位正義曰攝代也請攝飲者請使人代己往飲子
重也下文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

者使某攝飲則因不得親往而使人代往其義甚明
杜訓攝爲持未得其義

宋齊皆失軍

集解曰將主與軍相失　正義曰服虔以失軍爲失
其軍糧

樾謹按如杜解則直曰師潰可矣何以謂之失軍乎
如服解則又增出糧字疑皆非傳義也軍者謂營壘
也說文車部軍圜圍也從車從包省一切經音義卷
十八引字林曰軍圍也包車爲軍是軍字本義車在
其中而包裹其外正爲營壘之象傳文軍字如晉軍

函陵秦軍氾南之類其本義也如御穀將中軍狐偃將上軍之類其引申義也桓六年傳王毀軍而納少師毀軍者毀其營壘也若是三軍之人豈可言毀乎此傳言失軍者亦謂失其營壘也服杜二解皆失之宣十二年傳曰君盍築武軍杜解曰築軍營以章武功襄二十三年傳張武軍於熒庭解曰張武軍謂築壘壁斯得之矣襄二十七年傳以藩為軍昭十三年傳乃藩為軍可見軍字之義

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十八年

集解曰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樾謹按下文曰葬我君成公書順也道與順同義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順之為道是也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道即順也此傳曰言道也猶曰言順也杜解未得其旨

使臣斯司馬襄二十年

集解曰斯此也

樾謹按使臣此司馬甚為不辭斯疑廝字之誤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李善注引蒼頡注曰廝次也是其義也襄二十一年杜解未斯役釋文曰斯本作廝廝與廁相似廁誤作廝因改為斯矣國語晉語曰使臣狃中軍之司馬狃亦廁也廣雅釋詁曰狃廁也狃狃義通說詳國語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四年

集解曰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樾謹按人子事親以送死為終事君母之喪不成則君於事親之道不終故曰不終君謂不終君之事也杜解為不終事君之道則是不終臣之事矣君喪不成方可以此責之君母之喪不成不得以此責之也

我心扃扃五年

集解曰扃扃明察貌

樾謹按杜蓋讀扃為炯文選幽通賦又申之以炯戒曹注曰炯明也然以扃扃為明察則與下文請事不令集人來定義不相蒙殆非也扃扃猶耿耿也詩柏舟篇耿耿不寐傳曰耿耿猶儆儆也廣雅釋訓耿耿警警不安也此詩之旨言我心耿耿然不敢自安故思聚致賢人以定之也作扃者叚字耳說文耳部耿從耳炯省聲故耿與炯古通用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炯介在明淑李善注引楚辭彼堯舜之耿介而曰耿與炯同是也杜知扃可通作炯而不知炯可通作耿故未得其解矣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七年

樾謹按瘧疾無致死之理以是赴于諸侯不且欲蓋而彌彰乎疑古本止作虐疾尚書金縢篇遘厲虐疾枚氏傳曰虐暴也虐疾猶言暴疾弒之而以暴疾赴於情事爲近

職競作羅 八年

集解曰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樾謹按杜解羅字文義迂迴殆非也羅當讀爲罹爾雅釋詁罹憂也詩兔爰篇逢此百罹斯干篇無父母詒罹小弁篇我獨于罹傳箋並曰罹憂也職競作罹者職競作憂也說文無罹字蓋古字止以羅爲之今毛詩皆作罹而此傳引逸詩作羅班孟堅謂左傳多古字古言於此可見

鄙我是欲

集解曰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

樾謹按傳言是欲不言欲與成杜解非也欲猶好也凡可欲者卽可好故曰耆好亦曰耆欲曰好惡亦曰欲惡孟子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夭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欲與好義通鄙我是欲猶言鄙我是好蓋謂晉親我而我不與之成楚鄙我而我反與之好也

悉索敝賦

集解曰索盡也

樾謹按悉盡敝賦甚爲不辭杜解非也二年傳以索馬牛皆百匹杜曰索簡擇好者是索有簡擇之義悉索敝賦謂盡國中之車徒而簡擇之也蓋索之言蒐也索也白虎通田獵篇曰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曰蒐索也然則索亦猶蒐也昭十一年公羊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此卽悉索敝賦之謂矣

巡丈城 九年

集解曰巡行也丈度也　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

樾謹按國有大災巡視城垣固其所也然豈必丈而度之乎方倉卒之時又豈暇挑尺以度城之高卑乎且上文曰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下文曰繕守備表火道諸句皆以下二字相連爲義而此句巡丈城乃以上二字相連爲義與上下文不一律矣竊疑丈爲誤字據阮氏校勘記丈字有作文者然文字亦無義今按丈當作女巡女城者巡

視城堞也說文土部堞城上女垣也𨸏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釋名釋宮室曰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此傳言女城即女牆女垣之異名本所以睥睨非常故使人巡視之也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集解曰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樾謹按傳言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因災而知天道非因天道而逆知將災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也猶言聖人之

於吉凶禍福蓋雖聖人不可如何故曰命也晉侯所謂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者疑宋國相傳謂國有火災必主禍敗故士弱對曰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觀始之一字則因災而知天道明矣下文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自此年宋災之後宋國無大禍敗則在道之言信矣杜氏誤解此句故於上文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即云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殊非傳意所謂爲司城以爲政者言以司城之官而執國政也宋六卿之次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是司城班在第五宋以子罕之賢特使爲政故傳言爲司城以爲政豈徒爲備火之政乎哀七年傳曰使爲司城以聽政與此傳同義足徵杜注之非矣

棄位而姣

集解曰姣淫之別名　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俗語謂淫爲姣故以姣爲淫之別名

樾謹按說文女部姣好也孟子告子篇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荀子非相篇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韓詩外傳曰以爲姣好邪則太公

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妖冶嫻都漢書東方朔傳曰左右言其姣好古書姣字並美好之義而杜乃以爲淫之別名正義又以俗語證之陋矣然如服子慎之說實亦未安姣當讀爲恔方言曰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江淮陳楚之閒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閒曰苦東齊海岱之閒曰恔自關而西曰快然則恔與逞同義棄位而恔與僖二十三年傳淫刑以逞成十六年傳疲民以逞文義相近言棄位而自快其意也穆姜齊女習於齊之方言故

曰惔耳

而以偪陽光啟寡君十年

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其疆竟以賜寡君

樾謹按昭二十八年傳曰光有天下杜解曰光大也然則光啟者猶言大啟也國語鄭語必光啟土韋昭注曰光大也得其義矣正義失之

先王先公十一年

集解曰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樾謹按下文更言七姓十二國之祖則此當泛言周之先王先公杜解非是

經二十六　十九

七姓十二國之祖

集解曰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正義曰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

樾謹按傳言十三國知鄭猶未與盟也是時鄭雖行成而猶未受盟故范宣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若鄭亦同盟則不應爲是言矣至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於是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正以鄭未與盟故特與之盟也傳文本不誤亦不必曲爲之說據二十二年傳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然則此時歌鐘鎛磬之賜尚未入晉其尚未受盟可知說者泥同盟之文謂鄭亦與焉未必然也

衞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十四年

集解曰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

樾謹按攝非攝整之謂攝之言佐也助也言北宮括於此役有佐助之功也詩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襄三十一年傳引此詩杜解曰攝佐也即用毛義白帖三十四引此詩而曰攝助也助與佐義同是攝有佐助之義古訓然也昭二十六年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與此傳攝字義可互明杜於彼傳訓攝爲持亦未得也

經二十六　二十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

樾謹按杜氏不解悼字則讀如本字矣然悼棄連文甚爲無義悼當讀爲卓史記魯周公世家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集解引徐廣曰卓一作悼是悼與卓古字通也卓之本義爲高說文匕部卓高也高則必遠故或訓爲高遠漢書劉輔傳必有卓詭切至師古注曰卓高遠也亦或徑訓爲遠楚辭遂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王逸注曰卓遠也說文走部趠遠也辵部逴

遠也趠逴皆卓之後出字遠卽高之引申義耳卓棄
之者遠棄之也上文曰閒君不撫社稷而越在它竟
杜解曰越遠也故此若之曰寡君不以卽刑而卓棄
之卓亦遠也
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十四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緊蒙也賴恃也
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
樾謹按傳文若是王室之不壞則下句當云緊伯舅
之功今乃云緊伯舅是賴疑當從服本作懷然子愼
訓懷爲柔而云不懷柔諸侯於義未得詩雄雉篇我

之懷矣楊之水篇懷哉懷哉鄭箋並曰懷安也王室
之不懷猶云王室之不安也王室不安惟伯舅能安
之故曰緊伯舅是賴也
改服修官十六年
集解曰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
樾謹按上文已歷敘羊舌肸爲傅云云此何以又云
修官且修官與改服事亦不倫杜解殆非也官與館
古字通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本作館
蓋官字從宀實爲館舍之本字從食作館乃後出字
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修官卽修館也晉侯將烝
于曲沃又順河東下會于溴梁故所在館舍先爲修
理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十八年
集解曰斥候也
樾謹按小爾雅廣詁曰斥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除
邊關益斥師古注曰斥開廣也禮記王制正義曰斥
大謂開斥廣大此傳斥山澤之險正斥大之義言凡
山澤險阻之地皆開斥之使容車徒也杜訓爲候未
得其旨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集解曰脫不張旗幟
樾謹按不張旗幟謂之脫近於臆說矣脫之言突也
詩緜篇混夷駾矣毛公訓駾爲突駾從兌聲故或卽
以兌爲之孟子梁惠王篇注引詩作昆夷兌矣是也
脫亦從兌得聲故得與駾通乃脫歸者乃突歸也廣
雅釋詁曰突猝也猝然而歸則有輕速之意故太子
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也國語晉語脫會秦伯於王
城義亦與此同
先吳壽夢之鼎十九年
集解曰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樾謹按惠氏補注曰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且馬不上堂安得先之其說是也至以先吳爲先秦先漢之比則亦未得夫郜鼎不稱先郜紀甗不稱先紀吳鼎何必言先吳邪先疑旡字之誤旡讀爲旣旣及也猶言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及吳壽夢之鼎也旣從旡聲旣從旡聲古文以聲爲主故卽以旡爲之所謂左傳多古字古言者此也旡先形似學者多見先尟見旡因誤爲先矣

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十九年

樾謹按士子孔亦相親者謂因其母之故而亦親於宋子也旣親於宋子則其親於子然子孔不待言矣此所以三室如一也唐石經作二子孔亦相親也則但是士子孔與司徒孔相親而子然不與矣何以云三室如一乎二字乃士字之誤阮氏校勘記反謂作二者不誤恐後學疑惑故詳辨之

軌度其信二十一年

正義曰謂使其所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迂迴難明且不成義殆非也軌當讀爲究軌字從九得聲古音卽如九究亦從九得聲故軌究音同得相叚借詩皇矣篇爰究爰度此以究度連文卽其義也究度其信者言必究度之使信而合義也上云洮濯其心此云究度其信洮濯二字同義究度二字亦同義學者不知軌爲究之叚字因失其解矣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鳩亦究之叚字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叚軌爲究猶彼叚鳩爲究也

生在敬戒二十二年

樾謹按此敬字與上文敬共事君敬字不同敬共之敬乃本字也敬戒之敬當讀爲儆說文人部儆戒也

儆戒一義故下文君子但曰知戒

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二十三年

集解曰肆放也　正義曰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爲不義不可放肆以爲宜其誅滅

樾謹按杜訓肆爲放未詳其義若從正義之說則當爲肆眚之肆然襄九年肆眚圖鄭杜解曰肆緩也此傳訓放與彼義殊正義所說未必有當杜意也今按肆者長也詩崧高篇其風肆好毛傳曰肆長也不可肆卽不可長言慶氏不義不可長也故下文卽引詩惟命不于常以證之肆字古作𨽾在說文長部然則

訓肆爲長正合字之本義杜解既不了正義以返其
誅滅足成之殆非傳意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集解曰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正義曰服
二十二年傳曰荀吳略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
居山之東山東曰朝陽知東陽是寬大之語總謂晉
之山東故爲魏郡廣平以北服虔以東陽爲魯邑謬
之甚矣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也
樾謹按魯語曰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
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

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
之左掎止晏萊焉服氏以東陽爲魯邑蓋據此正義
既斥其謬而又曰東陽之師謂下文叔孫豹所帥者
也則仍無以易服氏之舊說矣今按晉東陽之地雖
或遼闊然所謂東陽之師者必非盡大行山以東之
師而悉起之也趙勝卽邯鄲午之父見定十三年正
義外傳謂之邯鄲勝蓋父子世守邯鄲者邯鄲今屬
廣平府東陽必與邯鄲相近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
謂今冀州爲晉之東陽地是也至叔孫豹之師尚在
雍榆杜謂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其地在今衛輝府

濬縣相去甚遠安得謂東陽之師卽叔孫豹所帥者
乎正義此說仍未免爲服氏所惑也然則外傳所載
子服惠伯之言豈其飾無爲有以取大國邪曰雖揄
去朝歌甚近是役也齊取朝歌而不能守未必非叔
孫一軍之力於是趙勝得以追擊之而獲晏氂其後
魯人居以爲功晉亦不能斥爲誣也若必執國語以
說左傳失之矣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集解曰父寵之則可富
樾謹按富與福古通用周易謙彖傳鬼神害盈而福

謙釋文曰福京作富是其證也富倍季氏卽福倍季
氏與下句禍倍下民相對正承上文禍福無門惟人
所召而言杜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其下云故公鉏
氏富此則當讀如本字閔子馬所謂福者非止以富
言也富固福也得爲公右宰亦福也悼子雖得立而
竟早死雖謂之無福可矣
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二十五年
集解曰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樾謹按杜說不了由未得其句讀故也此當以公曰
不絕句公曰不猶孟子曰否乃甚不然之辭不爲而

古字通也爲崔子句其無冠乎言所爲崔子患無冠吾以其冠賜人於崔子無損也說文丶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丶否聲孟子曰否及此傳公曰不疑皆否之叚字今世俗猶有此言

公踰牆又射之

正義曰上未有射公之文而云又射之者以公未踰牆必已射公但射公不中傳文不載以踰牆射之中股故傳言其事而云又也

樾謹按上無射公之文則此不得言又又當讀爲有古石鼓文滿又小魚詛楚文又秦嗣王並以又爲有古

字通也因不知射者主名故但曰有射之定八年傳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卽其例也有與或聲近而義通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寧侯禮記祭義篇曰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曰夫既或治之鄭注趙注並曰或有也故又字亦與或通禮記檀弓篇曰或敢有他志國語晉語作又何敢有他志哀元年左傳曰或將豐之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並其證也然則又射之猶云或射之不通古人之言而泥乎其文斯難得其解矣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

集解曰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樾謹按杜說此傳實當在下文二十六年春之上蓋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爲一篇故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傳卽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傳卽云楚子伐鄭如此之類並當合下文爲一不當綴諸前年之末莊十九年傳曰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僖二十四年傳曰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

納之但言禦之納之不言所禦何師所納何人蓋左氏原文自初楚武王克權至巴人因之以伐楚此數十字皆在十九年春之上自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至重耳敢不拜此數百字皆在二十四年春之上後之編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著一字於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義之不安者多矣惠公元妃孟子至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此五十八字本在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上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卽無經文橫隔其閒豈不速屬爲一卽此可見左氏之舊此傳與彼不殊杜氏以經文隔之遂若孤縣卷首無

所繫屬因以為傳寫訛此而左氏之舊不可復矣

欒范易行以誘之

集解曰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須二穆之兵　正義曰賈逵鄭衆皆讀易為變易之易楚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云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是韋昭已讀為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

樾謹按傳言誘之則韋氏示弱之說信矣惟簡易之義終有未安易當讀為陁方言及廣雅釋詁並曰陁壞也字亦作弛國語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然則弛行以誘之者毀行以誘之也猶桓六年傳曰王毀軍而納少師也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也易之通作陁猶易之通作施也王氏引之謂魯語弛孟文子之宅與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同弛者易也說見經義述聞然則外傳弛宅當為易宅此傳易行當為弛行並古文叚字而學者泥本字以求之則背失之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集解曰以輿材能比叔向

樾謹按周易比彖傳曰比輔也詩杕杜篇胡不比焉國語齊語足以比成事鄭箋韋注並曰比輔也爾雅釋詁曰比俌也俌與輔同然則以比叔向者以輔叔向也杜解失之

能歆神人　二十七年

集解曰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

樾謹按國語周語曰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欣欣喜服也然則能歆神人謂神人皆喜之也周語曰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是其義也一歆字兼神人而言杜解未得其旨

季蘭尸之敬也　二十八年

集解曰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　正義曰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樾謹按蘭雖人所服媚然女不必皆服蘭且服蘭之女豈可即謂之蘭乎杜解非也蘭疑孌之叚字孌從䜌聲蘭從闌聲二聲相近說文門部䦨妄入宮掖也從門䜌聲讀若闌漢書成帝紀闌入尚方掖門即以闌為之然則蘭之通作孌猶䦨之通作闌也詩車舝篇思孌季女逝兮傳曰孌美貌此傳所謂季孌即詩所謂思孌季女言年少而美好也

請觀於周樂　二十九年

樾謹按儀禮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鄭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然則古禮於所聘之國本有請觀之事故季札因而請觀周樂耳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集解曰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樾謹按美哉之下不箸一字而遽云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文義不屬疑其細二字當爲一句美哉其細猶美其細也說文糸部細微也荀子解蔽篇楊注曰微

者精妙之謂也是細亦未始非美但過甚則涉于煩碎矣故又曰已甚民弗堪也杜解未得其旨詩正義引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亦失之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

樾謹按此文自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以下共十四句每二句相對成義近與曲對邇與遠對遷與復對哀與樂對施與取對處與行對獨此二句用與廣不對用疑困字之誤困而不匱廣而不宣語意一律困者窮乏之名廣者博大之號正相對也

辯而不德

集解曰辯猶爭也

樾謹按杜氏不解德字史記注引服虔曰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其說非是苟能以德居之又何爭乎德當讀爲直德字古文作悳本從直聲故卽與直通周易繫辭傳有功而不德蜀才本作置德之通作直猶置之通作德也爭辯而不直故必加於刑戮矣

其君弱植　三十年

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當云其君弱不植於文方明不得云其君弱植蓋弱植連文乃古語也植當讀爲脂膏䐈敗之䐈考工記弓人注曰樴脂膏䐈敗之䐈是也字本作殖說文歺部殖脂膏久殖也亦或作䐈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昵如脂之膱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䐈猶土之黏者謂之埴矣考工記搏埴之工二司農曰埴書或作植此段植爲䐈與彼段植爲埴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樹立則弱植二字義不相屬矣

上下有服

集解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樾謹按經傳服字半皆艮字之叚借說文又部艮治也從又從卩卩事之制也凡服事字降服字並當作艮而經傳皆以服爲之服行而艮廢矣鄭石制字子服見宣十二年傳此卽叚服爲艮之明證艮從卩故亦有節制之義名制字艮正相應也上下有艮猶云上下有制與上句都鄙有章一律杜不知服爲艮之叚字而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樂成篇曰都鄙有服高注曰服法服也疑高氏原文本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後人不知其義妄增服字耳

說詳呂氏春秋

寇盜充斥　三十一年

集解曰充滿斥見言其多

樾謹按充斥連文其義一也淮南子說山篇近之則鍾音充高誘注曰充大也呂氏春秋必己篇禍充天地高注亦曰充猶大是充之義爲大也文選魏都賦墳衍斥斥李善引蒼頡曰斥大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除邊關益斥索隱引張揖曰斥廣也廣與大同是斥之義亦爲大也凡有大義者皆有衆多之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其例也說文多部㚖大也從多圣聲其義爲大而其字從多可知其義之通矣玉篇多部夠多也大也大部奆大也多也皆多大義通之證充斥並訓大故亦並訓多寇盜充斥言寇盜之多也杜訓斥爲見義反不倫矣

令尹似君矣

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

樾謹按其字當從古本作以其義當從定本作似周易明夷彖辭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荀向本作似卽其例也就字義而言以卽似字古似字作佀亦或移人旁於右作队與書變作以而借爲㠯字行之既久莫知其卽佀字也於是又加人旁於左作似字此尤俚俗之甚者服氏所據本作令尹以君矣正左氏之舊乃不知以字之卽似字蓋六書之學自漢已失之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六

羣經平議卷二十七

春秋左傳三

德清俞樾

帶其褊矣　昭元年

集解曰言帶褊盡故裂娶示不相逆

樾謹按褊字不訓盡即以叚借之例求之亦不得其說杜云褊盡殆失之矣說文衣部褊衣小也帶其褊矣猶曰以是爲帶不其褊小乎蓋既以與之又爲謙辭謝之也古書或以矣字代乎字如隱三年公羊傳曰盍終爲君矣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女何夢矣皆是也杜氏不達古語故失其解

處不辟汚

集解曰汚勞事　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惟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爲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辱汚也汙爲辱故亦爲勞禮記檀弓篇鄭注曰勤勞辱之事也是勞辱同義成九年傳大夫勤辱猶勤勞也汙者辱事卽爲勞事正義所說未達古訓

弗去懼選

集解曰選數也恐最公數其罪而加戮

樾謹按懼數其罪則曰懼罪足矣乃曰懼選於文不明杜解殆非也選當讀爲篹說文厶部篹而奪取曰篹古人之言上下不嫌同辭以臣奪取於君謂之篹以君奪取於臣亦謂之篹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對司馬侯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是鍼以車多故出奔其母所謂弗去懼選者言弗去則必爲景公所篹取故欲使適它國以保其所有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篹鍼毋此言正秦之方言也作選者叚字耳選從巽聲篹從算聲二聲相近故得通用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

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則選之通作篹猶選之通作算矣國語魯語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選亦篹之叚字謂其自篹取之也說詳國語

臺駘能業其官

集解曰纂昧之業

樾謹按杜未解業字也業讀爲剿方言曰剿續也秦晉續絕謂之剿廣雅釋詁亦曰剿續也能剿其官者能繼續其官守也說文無剿字蓋古字止作業耳

四姬有省猶可

集解曰據異姓去同姓故眚省

樾謹按眚當讀爲眚莊二十二年經文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是省與眚通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相之云者兼男女而言明男娶同姓之女固當生疾女嫁同姓之男亦當生疾也故此云四姬有眚猶可眚之言疾眚也楚語曰夫誰無疾眚是也四姬有疾眚則四姬當之矣故曰猶可也杜解未得其旨正義申說之徒爲辭費耳

女陽物

集解曰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樾謹按以易義言之坎爲中男爲月離爲中女爲日此所以女爲陽物也後世言丹術者有取坎塡離之說實本於此杜以女常隨男爲說失之矣

十二月晉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

集解曰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温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

樾謹按左傳以周正紀事十二月者建亥之月也桓五年傳閉蟄而烝杜解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然則烝祭當在建亥之月此傳十二月不誤也疑甲辰朔三字當在傳首十二月之下左氏原文蓋云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傳寫者誤移甲辰朔三字置烝于温之上而文不可通矣又按將會孟子餘句義亦難明趙衰字子餘不字孟會祭孟子餘不得但曰將會然則此文亦必有誤今按孟者地名尙書泰誓篇序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據隱十一年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

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曰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而成十一年傳曰蘇忿生以温爲司寇止言温不言餘邑則知餘邑皆附屬於温者也是時温屬趙氏則孟亦必屬趙氏矣且温與州同在蘇忿生十二邑中是時州亦屬趙氏昭三年傳可證然則孟屬趙氏從可知矣子餘當作餘子左氏原文蓋曰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烝于温餘子者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者也趙孟蓋將會餘子之在孟者至温烝祭故曰將會孟餘子孫于温因甲辰朔三字誤移在烝于温之上而餘子二字又誤作子餘其事遂

悔雖服子愼不得其解矣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二三年
集解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
樾謹按傳言數於守適不言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
十六年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曰數不疏也
不疏則有煩密之意蓋數從婁聲考說文從婁得聲
之字走部還連還也言部謱謰謱也水部漊雨漊漊
也並有煩密之意然則數於守適者言視適夫人之
喪更爲煩密也杜解爲禮數之數失之
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阮校勘記曰淳熙本溢誤益
樾謹按作益者是也上文曰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杜曰滋益也然則滋與益同義上言滋侈此言益尤
文義一律襄二十六年傳而視之尤服注曰尤甚也
益尤猶言滋甚耳當從淳熙本作益爲正
二惠競爽
集解曰競彊也爽明也
樾謹按此對下文又弱一个而言競猶爭也莊子齊
物論篇有競有爭郭注曰並逐曰競是其義也爽之
爲明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然

則爽亦猶盛也競爽猶爭盛也廣雅釋詁曰爽猛也
猛與盛義相近杜解以競爽二字平列未得其義哀
十六年傳曰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此言競爽彼
言爭明文異而義同杜讀彼傳誤於爭字絕句失之
辨見王氏經義述聞
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五年
正義曰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
其令名也
樾謹按臧之爲善是矣其說施字於義未盡施猶阤
也方言及廣雅釋詁並曰阤壞也字亦通作弛國語

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毁也毁中
軍于施氏正取弛毁之義施弛古字通周官遂人與
其施舍者鄭注曰施讀爲弛
葬鮮者自西門
集解曰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樾謹按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
也白虎通五行篇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然
則鮮方與遷方同亦言萬物鮮落也禮記月令篇季
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周書時訓篇腐草不化爲螢
穀實鮮落是其義也人死謂之鮮正取鮮落之義葬

死者自西門正取西爲鮮方之義叔仲帶謂此言受之叔孫疑叔孫生時因論喪禮曾有此言然未嘗行之魯國使爲常法也叔仲帶追述之蓋欲反損叔孫不依舊典故借此爲由耳杜謂不以壽終爲鮮夫帶乃豎牛之黨豈肯發其餓死叔孫之罪又謂西門非正門然則東亦非正何必西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集解曰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樾謹按傳言大庫之庭不言大庭氏之虛與十八年傳不同疑魯國別有大庫庫曰大庫猶府曰長府長

大並美名也杜據十八年傳爲說失之

誰其重此

集解曰言怨重

樾謹按重猶任也詩大明篇箋曰重懷孕也說文女部妊任身懷孕也懷孕謂之任亦謂之重蓋重與任義本相因故亦得相通誰其重此卽誰其任此言誰任其咎也下文曰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有與未有正承誰其重此而言若從杜解以重爲怨重則與下文不貫矣

皆成縣也

集解曰成縣賦百乘也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曰成國大國也然則成縣亦猶大縣也釋名釋言語曰成盛也盛與大義相近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成猶善也善與大義亦相近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卽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季夙不見於左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是季夙不在四族之內且又不傳其名然則其人有無不可知也孔氏謂季夙卽是叔虎未可深非惠氏棟補注因叔季是兄弟之次故從劉氏以爲別有季夙然魯之仲孫卽爲孟孫何必晉之叔虎不爲季夙乎今以左傳爲定是時叔虎已死羊舌氏兄弟見于傳者止伯華叔向叔魚三人疑左傳原文本云羊舌三族皆彊家也韓氏七羊舌氏三其數正十故下文曰因其十家九縣也古書

三字衍誤作四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為三古
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
引鄭志曰純四𢇁四當為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
為四大戴記公冠篇公冠四加玄冕盧注曰四當為
三字之誤定十五年穀梁傳疏曰范云四四當為三
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並其證也昭十二年傳
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據楚語曰是三城者豈不使
諸侯之惕焉然則傳文四字亦三字之誤此傳三族
誤為四族彼傳三國誤為四國其誤正同杜於彼傳
分不羹為二以當之至此傳三誤為四則下文十家

之數不合乃云言十家舉大數也皆曲說也劉光伯
不知考定傳文而漫欲規正杜失謂韓須是起之門
子不必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
四族故為十家夫韓須之於韓起猶楊石之於叔向
也晉人既亡韓起叔向必以韓須楊石代之安得不
數若不數韓須則亦當不數楊石矣劉氏所規豈可
通乎今正羊舌四族為三族則十家之數固無不合
無待辭費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七年

正義曰日謂往日也

樾謹按上文曰昔先君成公既言昔不必又言往日
矣日疑自字之誤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文義甚明故杜無解正義
承誤本而為之說不足據也文七年傳曰衛不睦襄
二十六年傳曰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曰君以夫公孫
段為能任其事昭十六年傳曰起請夫環凡以日言
者皆謂其事相距未久此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則當極言其久不得以日言也阮氏校勘記曰淳熙
本纂圖本作曰則又日之誤字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七年

集解曰跛也

樾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孟子盡心篇人之所不
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即可說此傳
良能之義蓋古語也二十年傳杜解曰縶足不良是
誤於良字絕句監本毛本遂改能行為弱行矣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八年

釋文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樾謹按可與何古本通用至此傳之義實當從或本
作可因史趙曰可弔也故子大叔曰若可弔也即承
史趙之語而言也大叔此言極為微婉蓋平公承悼

公之後席全盛之勢諸侯賓服秦楚無釁安坐西陲偷爲自樂銅鞮始作虒祁繼成而文襄之業墮三家之勢張矣晉之式微實基于此倘平公早世晉人更立賢君得如悼公者起而振之或尚可爲乎故曰若可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弔者弔晉之喪賀者賀晉之不失諸侯也上文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史趙所謂可弔者其意殆亦同此大叔之意則以爲君苟有咎諸侯轉可不叛也所謂微辭也倘如今本作若何弔也則了無意義人人能言之左氏又何必錄此諛辭以汚簡牘乎且其字將字皆與若字相應今作若何弔也則但曰非惟我賀天下實賀足矣是時魯使已在晉廷其餘諸侯亦必麕至何必爲擬議之辭曰其曰將乎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九年

集解曰辭責讓之

樾謹按辭猶訟也古謂訟爲辭訟周官小司徒職曰聽其辭訟是也亦作治訟小宰職曰聽其治訟是也僖二十八年公羊傳治反衛侯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此傳言辭於晉猶言訟治於晉成十一年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彼因鄇田故而訟諸晉此因閻田故而辭於晉兩事正同杜訓爲責讓非古義矣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集解曰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樾謹按祝融治火楚不治火也乃以火爲楚所相何也相疑當作祖字相似而誤昭三年傳曰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定本作其祖是其例也上文曰陳水屬也據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族與屬聲近而義通陳爲顓頊之後故爲水之屬楚爲祝融之後故以火爲祖矣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　十年

集解曰欲及子良醉驅告鮑文子

樾謹按醉而騁者子良醉而騁也桓子遭之但見其騁不知其醉則愈疑其將攻己矣及見文子之後使視二子[illegible]將飲酒然後知其不然而因授甲之故勢不容已[illegible]有及其飲酒先伐諸之謀若遭子良時已知其醉又何必使視二子乎杜解於當日情事未得

忠爲令德其子兆能任非猶及之難不愼也

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
樾謹按正義說此殊未明了疑傳文難字乃衍文也上文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此文曰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不慎也義正相應而文亦甚明故杜無解若是難不慎也則文義不可曉杜不得無說矣唐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自子字起慎字止十一字疑石經本無難字也惜之字以下剥缺不能據以訂正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十二年

集解曰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劉炫以爲淮坻非韵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韵不甚要切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爾雅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樾謹按淮坻是韵無煩改讀爲濰誠如孔氏之說矣至坻爲山名古籍無徵孔氏舉坻箕之山爲證穆子晉人何意舉楚山乎然從劉光伯之說以坻爲水中地則以小地對大水誠若不倫今按坻乃阺之叚字也說文𨸏部阺秦謂陵阪曰阺有酒如淮有肉如阺與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文義一例淮與澠皆以水言阺與陵皆以土阜言杜於下句陵字止曰大阜也不以爲山名然則以坻爲山名固杜之失矣劉氏規正杜失而不知坻爲阺之叚字則亦未爲得也

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庾皮之過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杜解曰黨潘尫之子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傳摯杜解曰傳摯申鮮虞之子蓋古人以父名子自有此例庾皮之過亦猶是也不然庾過自因爲獻太子傅而見殺不因其父而起何必曰庾皮之子乎釋文于成十六年曰一本作播尫之子黨于襄二十三年曰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蓋皆後人所加而杜氏所據本尚未衍子字故各爲之解至此傳杜無解則已衍子字矣

湫乎攸乎

集解曰湫愁隘攸縣危之貌　正義曰湫是湫隘故以湫爲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爲縣之貌也

樾謹按湫卽愁之叚字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曰湫
者悲憂之狀也是湫與愁同義杜訓湫爲愁已得其
解乃因其字是湫隘之湫又加隘字以足之則反失
之矣至以攸爲縣危之貌此臆說也攸卽悠之叚字
古書悠字或省作攸蓋亦聲近而義通正義引詩攸
攸旆旌今詩車攻篇作悠悠旆旌卽其證也說文心
部恤憂也愁憂也悠憂也恤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
意深憂之故重言之也

南蒯枚筮之

集解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　正義曰今人數物云

經二十七　十五

一枚兩枚是籌之名也尚書大禹謨枚卜功臣孔安
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籌使歷卜
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
筮或以爲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

樾謹按古卜筮不下籌謂空下一籌而使筮臆說也
枚雷之語于古未聞乃據唐時俗語以說經更爲失
之今按枚當讀爲微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枚
微也是其證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曰微
隱匿也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杜曰微匿也匿其事
而使之筮故爲微筮哀十六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
良以爲令尹義亦同此東晉古文尚書竊取其語而
僞傳以爲歷卜然則楚所卜者止子良一人何歷卜
之有乎

秦復陶

集解曰秦所遺羽衣也　正義曰文在冠下爲上知
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
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樾謹按此皆臆說不可以說經秦復陶者蓋卽所謂
紕也說文糸部紕氐人𦋺也紕謂之復陶猶蚍謂之
復陶說文虫部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也古人

經二十七　十六

之語凡聲同者名義卽相通紕與蚍聲同廣雅釋詁
曰紕轉也緣與蝝亦聲同此復陶之名所以得通于
紕也周書王會篇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正西以紕罽
爲獻後漢西南夷傳冄駹夷能作旄氈旄卽紕也秦
近西戎故宜有此襄三十年傳使爲君復陶或亦主
爲罽歟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集解曰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樾謹按古字共與供通禦與御通隱九年傳不共王
事僖四年傳王祭不共釋文並曰共本作供文七年

㑹華禦事爲司寇釋文曰禦本作御是其證也以共禦王事者以供御王事也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供御與奉獻同如杜解則當云以共王禦事不當云以共禦王事矣

形民之力

集解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

樾謹按杜釋形字迂迴難通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作刑民之力則古本不皆作形必以隨器制形解之不可通矣今按形猶容也形與容一聲之轉故古語

以形容連文廣雅釋詁刑法也廣雅釋詁容法也刑與容同義猶形與容同義也說文土部型鑄器之法也金部鎔治器法也型與鎔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容字古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刑庸竝訓爲常刑與庸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故以聲求之形民之力猶容民之力容民之力猶庸民之力傳意止言用民力者不可有醉飽過盈之心耳不以聲求之而泥字義以求之則古書之難解者多矣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　十三年

樾謹按蔓成然三字當作觀從於事方合此傳敘楚亂凡有二遂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此其一也觀從朝吳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又其一也此當云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觀從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比卽子干也公子黑肱卽子皙也公子棄疾卽蔡公也觀從與朝吳同謀起事必不當漏去蔓成然自在息舟竝不

在蔡安得與朝吳同帥師乎且下云因四族之徒杜解曰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然則蔓成然正四族之一若既列名於上而又云因四族之徒義不可通矣故知此文蔓成然三字乃觀從之誤所宜訂正也

先歸復所後者劓

集解曰劓截鼻

樾謹按杜解非也刑有五豈必專截其鼻乎劓當讀爲創說文刀部創斷也經傳無創字皆以劓字爲之周易困九五劓刖京房作劊刖是劓與創古通用倘

書多方篇劓割夏邑劓割即劓割也盤庚篇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枚傳曰劓割也哀十一年傳則劓殄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皆例之爲字此傳曰先歸復所後者劓言後者則劓殄滅之也棄疾欲散乾谿之衆必爲危言以恐惕之豈徒曰吾將截其鼻而已乎

王虐而不忌

集解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樾謹按以不忌爲無所畏忌則與下文意不相屬故杜加將自亡三字以聯貫之然非傳文所有也今按

虐而不忌者謂靈王雖暴虐而尚不忌克也觀其赦芋尹無宇及使穿封戌爲陳公二事殊有君人之度異乎晉夷吾之必殺慶鄭者矣故曰虐而不忌而子干涉五難以弑之宜其不濟也

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十四年

樾謹按廢當讀爲發僞發疾者有僞爲疾發也猶二十年傳曰華亥僞有疾也下文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興即發也若廢疾則是痼病矣豈能即愈乃曰請待間而盟乎廢與發古字通用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釋文曰發司馬本作廢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廢鄭作發並其證也

任良物官

集解曰物事也

樾謹按物謂物色之也周官載師職曰以物土事鄭注曰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然則物官者亦謂物色之使各當其官也成二年傳物土之宜顧氏補正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杜傳物字與彼相近杜解非也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十六年

集解曰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

樾謹按杜讀庸次比耦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九字爲句庸次比三字一義方言曰庸恣比侹更佚代也庸次比即庸恣比言更代相耦以艾殺此地也古人之文不避煩複如襄二十一年傳繕完聚糧以待賓客亦當以八字爲句質言之則但當云聚糧以待賓客耳乃以聚上更加繕完二字猶此文於比上更加庸次二字也後人不達文義因并失其句讀而異說滋多矣

今茲火出而章十七年

樾謹按經書冬有星孛于大辰冬則非火出時也乃

云今茲火出而章者蓋昔星始見實在此年之夏史
官恐其逐日遷移不能定其所在待其既伏而後書
之故書於冬也此蓋史之舊例莊七年公羊傳列星
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何休曰反者星復其位
也然則待彗星之既伏而始書有星孛于大辰亦猶
待列星之既反而始書恆星不見矣

鄅人藉稻 十八年

樾謹按左氏原文當作鄅子藉稻故杜解曰其君自
出藉稻正義曰其君自出親行之若傳文止曰鄅人
而杜氏解爲其君則正義必當有說矣今作鄅人藉
稻者蓋涉下文鄅人將閉門而誤

經二十七 卅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集解曰斬得閉門者頭　正義曰攝訓爲持也斬得
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樾謹按此蓋以手相搏而攝持其頭非斬之也閉門
者旣爲所持不能自脫邾衆遂乘閒而入耳正義訓
攝爲持是矣又云斬得閉門者首而持其頭則徇杜
說而誤

振除火災

集解曰振棄也

樾謹按振當讀爲拒儀禮士喪禮拒用巾古文拒作
振是振與拒古字通也禮記喪大記鄭注曰拒拭也
爾雅釋詁曰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刷同義拒除猶
刷除也杜解未得其義

莒子奔紀鄣 十九年

集解曰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樾謹按傳末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言入紀鄣疑
鄣乃衍文左傳原文蓋作莒子奔紀紀者莒邑名也
今作奔紀鄣者涉下試紀鄣而衍也下文曰初莒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
以度而去之此鄣字乃障之叚字文選北征賦注引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然則紀障猶言紀城蓋此婦人
所居附近紀之城下故曰託於紀障紀障者紀之障
猶十三年傳曰遇諸棘闈棘闈者棘之闈也下文以
度而去之解曰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縋之是傳
文度字本謂度城而傳無城字者蒙上文障字而言
也今以紀障爲邑名則所謂以度而去之者果何所
度乎其下云及師至則投諸外不言城外又曰子占
使師夜縋而登不言登城皆蒙上文障字而言也障
鄣同聲古得通用又從邑從阜之字隸變皆作阝但

經二十七 卅一

以在左在右爲別而漢隷又往往亂之如敦煌長史
武班碑領校秘鄣鄣即障字也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鄣即障字也然則障之爲鄣亦猶是矣阮氏校勘記
所據本正作紀障乃云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
本障作鄣是也則誤以叚字爲正字又曰按說文鄣
紀邑也夫紀邑則明非莒邑安得并而一之乎
城上之人亦譟
釋文無城字曰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譟
樾謹按此當以無城字者爲正上文云託於紀鄣鄣
者障之叚字小城也說見前矣其下諸句皆蒙此障

字爲文曰以度而去之者以度障而去之也曰及師
至則投諸外者投諸障外也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
者縋而登障也此曰上之人亦譟者障上之人亦譟
也上即障上猶外即障外皆蒙障字爲文正左氏文
法之變也今增城字失左氏雅意矣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　二十年
集解曰周猶終竟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周密也以周事子者以密事子也
蓋宗魯知齊豹欲殺公孟而不泄其言所謂周也宗
魯之意蓋以不泄報齊豹而又以一死謝公孟爲兩

盡之道矣杜解非是下文不盡不義解曰以周事豹
是盡不義則得之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此當以鬼神不饗爲句其國以
禍爲句言其國以之而受禍也上文曰是以鬼神用
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此文正相對彼云鬼神用
饗故此云鬼神不饗彼云國受其福故此云其國以
禍後人誤讀鬼神不饗其國爲句因于禍下妄增之
字耳
豭偃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

亦如之　二十一年
樾謹按豭偃新旣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可疑一也
新里者華氏所居之邑名安得因此而遂以公所居
爲公里可疑二也疑此傳必有錯誤左氏原文當云
豭偃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而歸于公華妵居于公
亦如之上句而歸于公傳寫誤到其文下句居于公
誤增里字皆非左氏之舊但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
同無可訂正耳
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正義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楚恥無

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
樾謹按是時楚遠越師師逆華氏非與華氏戰者也
楚恥無功者謂不得逆華氏也楚不得逆華氏則華
氏困而楚師爲無功於是華氏與楚師勢不容已在
華氏必致死在楚師必疾戰并力與諸侯爲難大非
諸侯之利矣如正義之說若楚恥無功而與華氏疾
戰者於情事未得也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集解曰百工百官也
樾謹按百工若是百官則百工之喪職秩者卽舊官

耳於文不幾複乎且下文云百工叛豈百官皆叛乎
疑百工之子乃工匠之工古者國有六職百工與居
一焉是亦可謂之職秩也哀十七年傳石圃因匠氏
攻公二十五年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
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杜解曰斤工匠所執蓋百工居肆其勢常聚故四民
之中工匠獨强王子朝因百工作亂與衛事正相類
百工非百官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二十三年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吏也

樾謹按御當讀爲圉詩召旻篇我居圉卒荒韓詩外
傳作我居御卒荒是其例也古御禦通用烝民篇不
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彊圉蕩篇曾是彊禦漢
書敘傳作曾是彊圉然則御之通作圉猶禦之通作
圉矣圉叔孫以如吏者囚叔孫以如吏也宣四年傳
圉伯嬴於轑陽而殺之杜解曰圉囚也與此傳御叔
孫同義圉亦圄之段字也凡囹圄字依說文當作圉
而經傳多以圄爲之釋名釋宮室曰圄禦也蓋御禦
圉圄皆聲近而義通孔氏不達段借之旨而以進引
說之非也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集解曰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
樾謹按如杜解則冠法與冠皆叔孫與獻子者乃一
謂之取一謂之與何也且叔孫如晉亦未必以作冠
模法自隨杜氏所解殆非傳意蓋取其冠法者叔孫
就獻子取之也既取得其冠法乃以兩冠與之而告
之曰盡矣言如此模法者止有兩冠也
同德度義二十四年
集解曰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正義曰
同德度義尚書大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

則秉義者彊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樾謹按劉氏爲僞古文尚書所誤妄規杜失固不足
論矣惟杜解亦未得傳義今按度猶在也文十八年
傳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度與在互言之耳其
實一也不度於善即不在於善杜解曰度居也廣雅
釋詁曰在居也是度與在義同也同德度義猶曰同
德在義言所謂同德者惟在於義耳子朝躬爲不義
雖廿氏又往不足爲同德也下文引大誓曰紂有億
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證明
同德在義之旨

經二十七　卅七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解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樾謹按莫然不動而但謂之莫甚爲不辭漢書五行
志引此傳文蘇林注曰莫莫爾不勝爲積聚也義亦
與杜近殆皆非也今按古曰暮字止作莫詩東方未
明篇不夙則莫毛傳曰夙早也莫晚也是夙與莫對
文夫及其時則爲夙已過其時則爲莫以過分而陽
猶不克是陽之不克爲已莫矣必將積聚而爲早也
故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舊解失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曰于河本或作沈于河
樾謹按明成周之寶珪于河文義已足不必更言沈
僖十九年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昭十一年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並與此
傳用寶珪于河文法一律蓋皆本於莊二十五年經
文用牲于社而經文又本於尚書召誥用牲于郊也
史記周本紀引傳作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於河疑
史公以意加之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
圭湛于河即因史記之文釋文所載或作之本蓋後
人據史漢以改左傳也王氏經義述聞反以有沈字

經二十七　卅八

者爲是故詳辨之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二十五年
正義曰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
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
也
樾謹按上文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性此承上文而言若復本之於天則文義不屬
矣且其之云者指天地也曰其六氣其五行則生之
用之者明屬人矣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此即用其五行之義惟六氣乃天之所生非人

之所生而云生其六氣義不可解故孔氏有此說今按生者養也周官大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生其六氣猶曰養其六氣國語周語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其義

氣爲五味

正義曰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爲五味　又曰味之爲與入口乃知言氣爲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皆據人知爲文

樾謹按上文言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此卽云氣爲五味明卽上文之六氣不得以爲五行之氣也元年傳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與此傳文義正同蓋五味雖生於五行然五行亦六氣所生故言五味者必推本於六氣也彼傳於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此傳於氣爲五味之下曰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義皆相近然則氣爲五味與下二句自不一律必以爲皆據人知而言亦曲說也

徵褰與襦

集解曰褰袴　正義曰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

樾謹按說文衣部褰袴也從衣寒省聲手部攐摳衣也從手褰聲是二字義別經典皆以褰爲攐正義因以袴義爲本義失之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二十七年

集解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愼行篇載此事曰動作者莫不非令尹疑傳文進胙乃動作之誤動字古文作通連作與進胙相似因而致誤耳凡國人有所動作者莫不誹謗令尹非必祭祀也杜因傳是進胙因以祭祀釋之而又訓謗爲詛以成其義失之矣當據呂氏春秋訂正成十三年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襄三十一年傳曰動作有文皆動作二字之證

忿類無期　昭二十八年

正義曰賈逵云忿怒狠戾無有期度

樾謹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議兵篇曰已綦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期與綦義同忿類無期者忿類無極也賈說未得

擇善而從之曰比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一律此作擇善而從之則不一律矣詩皇矣篇傳曰擇善

而從曰比是毛公所見本無之字周書謚法篇亦無之字當據以訂正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樾謹按此本作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言將軍之食自必豐腆無慮不足也晉語載其言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正作之食不作食之可據以訂正

屬厭而已

集解曰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樾謹按屬之訓足非古訓也厭之訓足則經傳屢見

疑杜氏原文曰厭足也故即繼之曰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傳寫者誤厭爲屬而義不可通矣晉語亦載此語韋注曰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杜義蓋亦與韋同

官宿其業 二十九年

集解曰宿猶安也　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猶安也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

樾謹按服杜二說義皆迂曲疑皆非也小爾雅廣詁曰宿久也官宿其業言官久於其職業也下文曰世不失職即官宿其業之義

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正義曰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鑄易與之以成其滅亡也劉炫云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縱應有禍亡憂已歇今荀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之惡焉范氏已然見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樾謹按杜氏不解易字正義所說迂曲甚矣近世學者各爲之說孔氏廣森讀易爲難易之易謂易之亡猶云亡之易乃到何也說詳經學卮言王氏念孫謂

易有疾速之義易之亡猶云速之亡說詳經義述聞視舊說似皆勝之然加之范氏何爲而易且速其義終不可得而通今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故有延易之語爾雅釋詁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是也國語晉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言恐如疫癘之相延易也此傳易字即余恐易焉之易言中行寅擅作刑器並其亡矣而所刻者爲范宣子之刑書是又加范氏焉必延及范氏而使之俱亡也故曰易之亡也下文曰其及趙氏則又不止延及范氏而并及趙氏矣說者未

得易字之義故失其解耳

敝邑之少卿也 三十年

集解曰少年少也

樾謹按年少之卿謂之少卿甚爲不辭杜解非也古字少與小通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然則少卿亦猶小卿也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使印段往印段非上卿故曰小卿禮記燕義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是其證

徐子章禹斷其髮

集解曰斷髮自刑示懼

樾謹按斷髮從吳俗示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三十一年

集解曰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

樾謹按受其無咎猶保其無咎也尙書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受與保義相近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集解曰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

邪

樾謹按如杜解必加今納而不入一句於義方明不然兩句不屬矣杜解非也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猶昭元年傳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也蓋託言晉君惟恐自蹈罪戾非恐獲不納君之罪也文二十四年傳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文義亦與此同足徵杜解之非

不爲義疚

集解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樾謹按不爲義疚其說迂曲且上文曰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此句不應獨承義說義字疑威字之誤此傳曰不爲利回不爲威疚猶哀十六年傳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也晉語曰其勇不疚於刑即不爲威疚之義中論考僞篇引此傳文亦作不爲義疚則此字之譌久矣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定元年

集解曰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樾謹按執仲幾以歸者歸之晉侯也是時晉侯不在會故先歸諸晉而後以晉侯之命歸諸京師正見大夫執人必歸于諸侯諸侯執人必歸于天子也杜解

非是

明日或旆以會　四年

集解曰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此傳之事與彼相同上文晉人假羽毛於鄭杜謂借觀之然則非借用之也至明日而或旆以會矣是卽假而弗歸諸侯所以貳也或之言有也作傳者就鄭人言之但見昨日所假之羽毛已有人建之一時莫得其主名故言或也或之爲言非必賤者

謂晉人故使賤人服用之示卑侮鄭失其義矣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樾謹按義當讀爲儀儀之言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脀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然則臣儀而行謂臣自儀度而行也古人書儀字止作義見周官肆師鄭司農注左傳多古字故亦作義也說互詳隱三年傳者義臣行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集解曰奔食食者走

樾謹按食者走而謂之奔食不辭甚矣此當以奔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於文當云楚人奔吳人食而從之蒙上文而省楚人吳人四字耳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集解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　正義曰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樾謹按繫火於尾象必驚逸豈復人力所能執執疑爇之壞字說文火部爇燒也傳云爇燧象故杜解云燒火燧繫象尾燒字正解爇字是杜所據本未誤也

我必復楚國

集解曰復報也

樾謹按此復字當讀爲傾覆之覆國語魯語夕而習復韋注曰復覆也論語學而篇言可復也孔注曰復猶覆也是復覆聲近義通周易乾傳反復道也釋文曰本亦作反覆是其證也我必復楚國言我必傾覆楚國也哀八年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彼作覆者正字此作復者叚字耳故申包胥荅之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若訓復爲報則復之與興之意不相對矣

季平子行東野　五年

集解曰東野季氏邑

樾謹按東野猶言東鄙也野與鄙同義桓十一年公羊傳遷鄭焉而野留周官大司徒注引作鄙留是也孟子萬章篇曰齊東野人之語也是齊亦有東野之名魯之東野猶是矣東野之名所包者廣下文曰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盖費亦東野之一邑也傳稱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疑是巡行未竟遇疾而還故既葬之後桓子復行之若從杜解以東野為季氏之一邑則平子既行之桓子何必復行之乎

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　八年

集解曰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于召死

樾謹按喜于徵死文不成義徵疑救字之誤襄十九年傳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昭十七年傳請藉取之以救死皆其證也喜于救死者喜于免死也救與徵字形微佀又涉上文避之徵死而誤耳杜據誤本而為解失之迂曲矣

東郭書讓登

集解曰登城非人所樂故讓欲使後而已先登

樾謹按已先乎人非遜讓之道杜解非也說文言部讓相責讓也廣雅釋詁讓責也然則讓登者責眾人使登城也昭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此卽讓登之類也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行盖二人分行城上督率之又曰使登者絕而後下則其使眾人畢登明矣下文曰書左彌先下盖犁彌欲以先入為已功故以此詭欺書合觀前後文並無遜讓之道杜云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皆謬說也古推讓字作攘說文手部攘推也而經傳每段責讓之讓為推攘之攘杜因失其義耳傳於此事後

文載東郭書與王猛語至欲甲欲擊猛故衛褚師圃謂齊師克城而驕而杜反謂齊師和所以能克誤解一字而傳義盡失矣

吾從子如驂之靳

集解曰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　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胸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

樾謹按如驂之靳猶云如驂與靳也文十一年傳

父之二子死焉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杜義亦同然則之猶與也此傳之義杜與正義不同不得牽合為一如杜說則靳即服馬也謂如驂馬與服馬也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謂如驂馬之首與服馬之胸也義皆可通至詩小戎篇釋文引沈重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此乃別是一說陸氏蓋不之從故於此傳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王氏經義述聞謂三說不同靳上皆當有有字失之甚矣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十四年

集解曰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

樾謹按如杜解則當云使死士再為之禽文義方明且吳人既不動矣又何以云輒為吳所禽乎然則杜解非也禽謂禽吳之士卒也蓋句踐使敢死之士再犯吳陣禽其前列者以歸欲使吳師驚亂而吳竟不動是其整也顧氏補正引傅氏曰禽如禽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蓋亦知杜解之未安然既以為禽鳥字又以為捦持字其說仍未明也

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 哀二年

集解曰欲為衛人逆故衰絰成服

樾謹按此偽古本當作為自衛逆者故杜解如此然其義非也史記注引服虔曰衰絰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則服本亦作為而讀作偽為偽古通用其字作為其義作偽斯兩得矣

庶人工商遂

集解曰得遂進仕

樾謹按遂即進也周易大壯上六曰不能退不能遂老子曰功遂身退並以退與遂為對文虞翻注周易

曰遂進也庶人工商遂者言能克敵則進之於朝也杜不知遂即為進而曰得遂進仕則於遂下又增出進字矣

羅無勇麇之

集解曰麇束縛也

樾謹按八年傳曰麇之以入杜解曰麇亦束縛此兩麇字實皆囷之叚字也囷為圓廩其字從禾在口中故釋名釋宮室曰囷綣也藏物繾綣束縛之也是囷有束縛之義說文禾部有稛篆曰絭束也實則絭束者囷之引申義而稛者囷之變體也囷既從禾稛又

從禾重複無理其爲後出字明矣古無稛字故或叚麇爲之麇從鹿從囷省聲篇文作麏其聲同故其義通也廣雅釋詁稛與圈並訓束圈即稛也廣韵十八吻麇巨粉切引左傳無勇麇之此乃後人不明叚借之例妄造此從糸之字惠氏棟補注反疑麇稛字通失之甚矣

官人肅給 三年

樾謹按官人當爲館人儀禮士喪禮管人汲鄭注曰管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然則官人之卽館人此可證矣古官館同字說互詳襄十

六年改物修官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集解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樾謹按承當爲乘聲之誤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也上言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下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夫昭侯不出公孫翩何從逐而射之故知此承字當讀爲乘乘謂乘車也昭侯乘車卽將如吳公孫翩因於其啟行之時作亂耳自乘字誤爲承而當日情事不見下句逐字亦無因矣

薛君之執事 七年

集解曰薛陋

樾謹按薛者遠也呂氏春秋愼行論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僻也故不能與爭高注曰僻遠也僻薛古通用薛君之執事者遠君之執事也言以君之執事爲遠而無所畏忌也上文曰魯弱晉而遠吳是也杜訓薛爲陋未得其義

若夏盟於鄫衍

集解曰鄫衍卽鄫也

樾謹按襄二十五年傳井衍沃釋文引賈逵曰下平

曰衍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下平曰衍然則鄫衍者以其地下平故名之也鄫衍之卽爲鄫猶淸原之卽爲淸僖三十一年傳晉蒐于淸原宣十三年傳赤狄伐晉及淸杜解曰淸一名淸原蓋鄫也淸也乃其本名也因其爲廣平之原而謂之淸原因其爲下平之衍而謂之鄫衍其義一也僖二十九年傳舍于昌衍之上杜解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昌衍之衍蓋亦以下平得名故又謂之昌平矣

從之固矣 十二年

樾謹按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

固納公乎戰國策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從之固矣猶曰從之必矣襄三十一年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此傳義正相近言衛侯效夷言終必死于夷也顧氏補正曰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非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十四年

集解曰車子微者鉏商名　正義曰杜以車子連文為將車之子故為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

姓鉏商名以子為姓與杜異

樾謹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子鉏商杜以車子連讀誠非古義矣服虔以車為車士而後出之家語從之王肅遂以將車者釋之則未得服意也今按魯自作中軍以來國之車乘皆歸三家襄十一年傳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已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云云是其事也至昭五年毀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則車乘之悉屬私家更不待言矣定八年傳戒都車曰癸巳至此即季孫氏之車也西狩之時三家之車咸在而子鉏商則屬叔孫氏者也故以叔孫氏之車冠之服虔釋為車士車士即謂之車猶甲士即謂之甲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是其例也王肅以為將車者失其義矣至子鉏商三字服虔以子為其姓則亦非是古婦人稱姓男子稱氏族未有男子而稱姓者也傳文所稱如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其字如子人九子服何之類上二字皆其氏此傳以子鉏商連文子鉏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也

子我夕

集解曰夕視事

樾謹按人臣見於君朝見謂之朝莫見謂之夕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曰夕莫見是也此傳子我夕亦當與彼同蓋子我將夕見公適遇陳逆殺人遂執之以入也史記注引服虔曰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夕有事於君即是夕見君杜改為夕視事失之矣

所難子者

集解曰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

樾謹按傳言雝子不言使雝及子杜解非也周官典瑞穀圭以和難鄭注曰難仇讎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曰難相與為仇讎然則雝子猶讎子也言與子為讎則上有天下有先君也戰國策中山策陰簡難之注曰難惡也亦與仇讎義相近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十五年

樾謹按廁當讀為側漢書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皆古文叚廁為側師古于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為溷非其理也

此傳曰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蓋亦邊側之義孔悝見豕至必走避之故迫之至邊側之處使無可走避乃得與之盟也釋文廁音初吏反未得其旨

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

集解曰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者不欲戰　正義曰上明為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欒甯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到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樾謹按杜以召獲二字連讀為人名而解為衛大夫則是召獲自駕車奉衛侯出奔而行爵食炙四字遂無著矣正義所謂辭氣顛倒也然如正義之說移此於召獲駕乘車之上則是欒甯告季子之後遂自行爵食炙而此後更無一事然則欒甯之飲食何必屑屑及之乎今按獲者人名而非衛大夫蓋與季子同仕於孔氏者也召者欒甯召之也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而聞亂于是使告季子又召獲使駕乘車其告季子也蓋將使之救孔悝而其召獲駕車則將奉輒出奔也部署既定而炙亦熟遂飲食之而奉衛侯來奔非獨獲奉之乃欒甯奉之也其後敘季子入事止有

公孫敢而欒甯不見則其與輒俱出可知矣

方天之休十六年

集解曰言天方授爾以休

樾謹按詩鵲巢篇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然則方天之休者欲其保有天之休命也杜解非是

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樾謹按而字衍文也左氏原文本作請行期焉昭七年傳曰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與此傳文義相似今衍而字則文不成義矣杜解曰請行襲鄭之期是其所據本未衍而字

一第81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反内

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集解曰期必也

樾謹按上文曰吾閒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此云復言非信期死非勇皆承上文而言復言謂好復言也期死謂求死士也期與求古音相近禮記學記篇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以裘與箕爲韵是其例也據說文求裘同字而詩終南篇裘與梅哉韵七月篇裘與貍韵大東篇裘與來服試韵言古韵者遂以求裘爲異字異音則大不然周書鄷保篇令之有求遂以生尤考尤字詩載馳篇與思之爲韵然則求字古音未始不與裘同也此傳前云求死士後云期死文異而義同求字古音因可考見矣

六卿三族降聽政二十六年

集解曰降和同也

樾謹按杜以降聽政有降以相從之義故以和同釋之其實非也降聽政即共聽政尚書禹貢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水經注引鄭注曰今河内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降與共聲近之證雖騷曰五子用失乎家巷楊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之通作共猶降之通作巷巷字從共得聲也下文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降聽政即是共政前用假字後用正字耳

奉喪殯于大宮

樾謹按大宮者宋之祖廟也宣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宮杜解曰大宮鄭祖廟宋之大宮猶鄭之大宮也殯于大宮者宋人用殷禮也禮記檀弓篇曰殷朝而殯于祖是其事矣僖八年及襄四年傳竝曰不殯于廟疑傳家據殷禮言之

群經平議卷二十七

羣經平議卷二十八　　德清俞樾

春秋外傳國語一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 周語

韋解曰大惡大爲民所惡

樾謹按下句庶民弗忍始以民言若此句已言大爲民所惡則不必更言庶民弗忍矣大惡於民猶云大虐於民也廣雅釋詁曰虐惡也是惡與虐同義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解曰幾危也頓敗也

樾謹按幾乃語詞易小畜上九月幾望虞注曰幾其也王幾頓乎猶言王其頓乎頓者勞罷之意戰國策秦策吾甲兵頓高誘注曰頓罷也穆王廢先王之典而勤兵以遠故言王其頓乎下云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是穆王此行未嘗危敗若從韋解則祭公所言爲已甚矣

近臣盡規

解曰盡規盡其規以告王也

樾謹按韋解盡字未得其義盡者進也爾雅釋詁盡進也盡盡義通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叚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規之爲盡規猶主賮之爲主進也韋氏以本字讀之失其義矣

而後王斟酌也

解曰斟取也酌行也

樾謹按韋以斟酌爲取而行之此非古義也白虎通禮樂篇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說文女部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然則斟酌乃古時常語盖斟酌本雙聲字廣雅釋詁曰斟酌也是二字同義凡酌酒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貴適其中孔明出師表曰斟酌損益以斟酌與損益並言最得古人語意此傳所謂斟酌者盖合公卿以下諸人之言而可否之去取之也今俗語凡度量事物皆曰斟酌乃古語之存者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解曰導開也

樾謹按導與道同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故導亦爲通上文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注曰導通也下文川氣之導也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然則導利而布之者通利而布之也韋訓爲開於義稍迂

夫事君者險而不懟

解曰在危險之中不當懟

樾謹按如舊義則與下句怨而不怒不一律矣險而不懟疑當作慊而不懟淮南子齊俗篇衣若縣衰而意不慊高注曰慊恨也慊而不懟言雖恨而不懟正與下句怨而不怒同義古字險與慊通爾雅釋山篇釋文引字林曰嵰山形似重甑集韵引字林曰嶮山形如重甑是其證也險與嵰通故亦與慊通矣

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

解曰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

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布賦也

樾謹按上文曰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是日即耕藉之日也此承上文而言則亦與同日可知是時甫耕未及收也何遽及此且王所藉田以奉齍盛何以布之於農乎竊疑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此十三字爲錯簡當在下文耕穫亦如之之下於農二字爲衍文涉下句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而衍也當云耕穫亦如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簡策錯亂誤入上文卒衍於農二字轉可因以訂正

司商協名姓

解曰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樾謹按聲有五不當獨舉商之一聲以名官也商當讀為章古音相近尚書棐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又水經潔水注商漳聲相近並其證也漢書律歷志曰商之言章也是二字聲近義通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僖二十五年左傳杜注曰商密今南陽丹水縣續漢書郡國

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並古字通用之證說文音部章樂竟為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然則司樂者謂之司章正取樂竟為一章之義因段商為之學者遂不得其解矣

陽失而在陰

解曰在陰在陰下也

樾謹按在陰下而但曰在陰文義未了在當讀為載載從戈聲在從才聲亦或從戈聲州輔碑載貴不濡在作哉是其證也故在載古得通用陽失而載陰謂陽在陰下以陽載陰也

淫而得神是謂貪禍

解曰以貪取禍

樾謹按如注義則與上文淫而得神是謂淫禍不一律矣貪當讀爲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是貪與探聲近而義通後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章懷注曰貪與探同是其證也爾雅釋詁曰探取也探禍猶言取禍也注不知貪爲探之叚字其義卽爲取乃曰以貪取禍失之矣

拜不稽首誣其主也

解曰誣罔也

樾謹按拜不稽首乃不敬非誣罔也誣蓋輕字之誤古書從巫從巠之字往往相溷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巫混經旁是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誣也周書文王官人篇作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戰國策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禍蓋誣卽輕字之誤而衍者並其證也拜不稽首故爲輕其王下文云誣王無民又云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諸誣字皆當作輕韋據誤本作注失其義矣

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解曰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樾謹按艾之訓報其義未聞詩鴛鴦篇福祿艾之南山有臺篇保艾爾後毛傳並曰艾養也此艾字亦當訓養蓋從上句樹字生義凡樹蓺五穀及蔬果之類皆所以養人故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又晉語曰樹於有禮必有艾義亦同此言必得其養也韋訓爲報雖於語意未失恐非古訓

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

解曰徵召也他謂狄人

樾謹按徵猶證也禮記中庸篇雖善無徵又曰徵諸

庶民鄭注曰徵或爲證是徵證義通不徵於他言兄弟雖有怨不就他人而證驗其是非也韋注失之

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解曰蔑小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國步蔑資鄭箋曰蔑猶輕也周易剝六二蔑貞凶釋文引鄭注曰蔑輕慢然則蔑之猶輕之也說文心部懱輕傷也蔑卽懱之叚字韋訓爲小失其旨矣下文單襄公聘于宋章曰是蔑先王之官也蔑亦輕慢之意韋訓爲欺亦非是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

解曰創造也庸用也謂爲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也

樾謹按韋解創制顯庸竝未得其旨創制二字同義創造也孟子梁惠王篇可使制梃注曰制作也作亦造也故論語憲問篇裨諶草創之釋文曰創制也然則創制一也創制天下猶言創造天下耳顯庸二字亦同義顯明也庸讀爲融鄭語命之曰祝融韋解曰融明也下文殼洛闓章顯融昭明彼作融者正字此作庸者叚字然則顯庸亦一也自顯庸猶言自顯明耳韋氏解顯融曰融長也亦失其旨顯融與昭明止是一義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解曰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下文隨會聘於周章曰將以講事成章韋注亦曰章章程也是章與程同義詩小旻篇匪先民是程毛傳曰程法也然則大章猶大法也謂以私勞變前人之大法也韋注非是

五色精心

解曰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

樾謹按精當讀爲旌精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聲近而義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有精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是二字相通之證五色旌心與下句五聲昭德一律言五色所以旌表其心五聲所以昭明其德也上文賜晉惠公命章曰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韋注曰旌表也正得其義此文作精者叚字耳

宗祝執祀

解曰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

樾謹按賓雖有事於廟然非祭祀也何以執祭祀之禮乎執祀疑當作執禮禮記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襍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竝執禮二字之證宗祝執禮言賓至則宗祝執其禮也古文禮字作礼與祀字相似因誤爲執祀矣

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解曰簡略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略常服也

樾謹按以簡彝爲簡略常服文義未安爾雅釋詁曰夷易也彝與夷古通用簡彝即簡易棄袞冕而南冠以出是簡易也故曰不亦簡彝乎

寬肅宣惠君也

解曰宣徧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愃寬嫺心腹貌從心宣聲詩曰赫兮愃兮今毛詩作咺釋文引韓詩作宣葢愃咺宣三字聲近而義通是宣有寬義也又長發篇元王桓撥毛傳曰桓大也宣與桓亦聲近而義通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鼎曰大口宣脣皆其證也文十八年左傳曰宣慈惠和宣惠與宣慈義正相近葢宣有寬大之義故配慈惠言之韋訓宣為徧雖本爾雅然下文曰教施而宣則徧若從韋解是教施而徧則偏矣豈可通乎

魯執政唯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解曰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强禦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唯畏其强不得但云唯强注義非也魯執政唯强即指叔孫僑如而言僑如於魯亦卿也故以執政言之王孫說之意葢謂魯執政之臣皆强故君雖不歡而不得不從其請耳

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

解曰微無也言軍無計謀

樾謹按韋解微謀二字未得其旨謀即上文五勝五敗之說乃郤至之謀也郤至葢謂是戰也吾固有謀矣即無此謀吾尚有三伐二句承上以起下微字有字相應正見郤至自伐其功有悉數難終之意

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

解曰民力所為

樾謹按仁禮勇三者非民力所為也民疑義字之誤下文曰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是三者皆以義為本故曰夫仁禮勇皆義之為也義字缺壞但存其下我字因誤為民耳

制朝以序成

解曰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

樾謹按上句曰制戎以果毅果毅二字平列則序成二字亦平列不當如韋氏所解也葢序成二字同義序次也成亦次也言制朝廷之位則以次弟也儀禮覲禮篇鄭注曰成猶重也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為敦丘呂氏春秋音初篇曰九成之臺郭璞高誘注並與鄭同廣雅釋詁亦曰成重也凡相重者即有相次之義成之義為重故亦為次猶序之義為次而亦為重也史記趙世家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序重也足證其

義之通矣又上文穆王將征犬戎章曰有不祭則修
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
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二字義亦
當與此同言依此次弟而有不至也序成蓋古語後
人不得其解耳

步言視聽必皆無讁

解曰讁譴也

樾謹按無讁猶無咎也上文秦師將襲鄭章曰秦師
必有讁韋注曰讁猶咎也讁即謫之異文漢書五行
志引此文亦作讁

視遠曰絕其義

解曰言日日絕其宜也

樾謹按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
信聽淫曰離其名四曰字均當作曰猶云是謂絕其
義是謂棄其德是謂反其信是謂離其名也曰曰二
字形似易混故陸氏釋文遇此二字每加音以別之
周易大畜九二曰閑輿衞釋文云曰音越鄭人實反
詩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曰音越一讀人實反如
此之類并兩存其讀矣

厚味實腊毒

解曰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

樾謹按文選七命注引賈逵曰腊久也言味厚者其
毒久也此說視韋解爲長古昔腊同字詩墓門篇誰
昔然矣毛傳曰昔久也故腊亦久也鄭語曰毒之酋
腊者其殺也滋速此腊字亦當訓久周禮酒正二曰
昔酒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酋腊即酋久也久
則有積滯之義故久與積義相通漢書嚴助傳注曰
積久也厚味實腊毒言味厚則毒積也說文水部潪
所以攤水也毒積謂之腊猶水積謂之潪矣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以三襲也

解曰故故事也

樾謹按既云大誓而又云故者故即詁字爾雅釋詁
釋文引樊光李巡本作釋故是也毛公釋詩謂之故
訓傳蓋周公所作爾雅有釋故釋言釋訓諸篇皆是
解釋詩義毛公承之而作傳故謂之故訓傳也以詩
例書疑當時亦必有故訓單襄公所引大誓故即是
矣其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乃大誓
之正文其曰以三襲也則故訓之辭也襄公特引之
以自證其三襲之語耳爾雅每舉詩句而釋之與此

體例正同可見自古說經之例韋以故事辭之未得
也
決汨九川
解曰汨通也
樾謹按下文汨越九原注曰越揚也而不釋汨字蓋
韋氏之意謂兩汨字義同王氏念孫解汨越九原句
曰汨越皆治也說文汨治水也廣雅越治也汨與越
聲相近故義相通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下句是
矣而於決汨九川句不置一詞則亦未得其義蓋兩
汨字義各不同汨越之汨其本字也決汨之汨則當

爲抇乃搰之或體也玉篇手部搰胡没切掘也又曰
抇亦搰字穿也說文有搰無抇然荀子堯問篇曰深
抇之而得甘泉焉正論篇曰亂今厚葬飾棺故抇也列子
說符篇曰俄而抇其谷則不得謂古無抇字矣決抇
義相近抇亦決也尚書益稷篇予決九川卽其義矣
宅居九隩
解曰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樾謹按九隩疑當作四隩卽禹貢所謂四隩既宅也
涉上文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亦誤作九隩耳
不知上五句自作九此句自作四正與下句合通四

海以類相從說文土部墺四方土可居也隩卽墺之
叚字可知古有四墺之說無九墺之說也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
民人也
解曰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
膂呂之爲言膂也
樾謹按上文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
富生物也注曰姒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
爲大也然則此文亦當兼賜姓曰姜言之不得專以
氏曰有呂爲說也姜從羊聲養亦從羊聲疑養物卽

說姜字之義依聲爲訓古書類然以養訓姜猶以祉
訓姒也韋氏未見及此當補注曰姜猶養也於義方
備
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
解曰明精氣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明成也古成盛二字通用明訓
成故亦訓盛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
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爭明猶爭盛
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曰此其備必已盛矣高誘訓盛
爲彊然則爭盛猶爭彊也韋氏以精氣釋之義轉迂

矣哀十六年左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爭明蓋古
人常語後人不達古語故失其解杜預以明無不勝
爲句則并失其讀矣昭三年傳曰二惠競爽競猶爭
也爽猶明也亦卽爭明之意說詳左傳
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
解曰混同也
樾謹按混厚二字同義混亦厚也混當讀爲惲說文
心部惲重厚也今惲厚字皆以渾爲之而混與渾又
通用故混厚卽渾厚實則惲之叚字也注訓爲同失
之

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解曰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
也一曰翳滅也
樾謹按此當從一曰滅也之訓韋疑翳無滅義故先
以屏釋之不知翳通作殪詩皇矣篇其菑其翳毛傳
曰自斃爲翳釋文曰韓詩作殪是翳與殪聲近義通
釋名釋喪制曰殪翳也然則翳亦猶殪也翳其民卽
殪其民故其義爲滅若訓爲屏則義轉迂矣
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解曰姑潔也洗濯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
葉也
樾謹按姑字無訓潔者韋注原文當作姑枯也故其
下云洗濯枯穢今作潔者蓋其字偶缺淺人妄以意
補之耳高誘注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竝曰姑故也
洗新也韋義正與高同姑之爲枯猶姑之爲故竝以
聲爲訓
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解曰展審也
樾謹按展與布同義故小爾雅廣言曰布展也然則
展亦猶布也和當讀爲宣尙書禹貢篇和夷厎績水

經桓水篇注引鄭注和讀曰桓桓與宣竝從亘聲和
之讀爲宣猶和之讀爲桓也和展百事者宣布百事
也周官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
于四方憲職曰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是其義也
韋讀和如本字而訓展爲審則和與展義不相屬矣
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解曰亂治也柔安也
樾謹按下文齊閭丘來盟章曰其輯之亂韋注曰凡
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
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

之亂也然則嬴亂之亂當與彼同上文曰故長夾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注曰長謂先川之也是此樂以羽爲始以嬴爲亂故曰嬴亂其命名之意在嬴不在亂優柔容民乃釋嬴字之義嬴之言嬴也爾雅釋天夏爲長嬴釋文曰嬴本或作嬴是嬴嬴古通用襄三十一年左傳以嬴諸侯杜注曰嬴受也荀子解蔽篇故曰心容楊注曰容受也嬴容義既相近以容訓嬴正古義矣亂乃樂終之名非義所在故無說也韋注未得其義

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

解曰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

樾謹按韋說曲與二字共義皆迂非也與古通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並其證也少曲舉焉謂無委曲之舉動也曲舉與大節正相對成義明道本曲作典疑誤

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魯語

樾謹按本乃大字之誤下文曰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即承此文而言惠不大爲小賜民不和爲獨恭也又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本亦大字之誤民求不匱而神求優裕故不可以不大也若作本字於義皆失矣大與本上半相似因而致誤漢書董仲舒傳曰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漢紀武帝紀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是其證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

解曰旅衆也

樾謹按此當作齊社而旅往觀說文㫃部曰㫃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然則齊社而旅往觀即齊社而魯往觀也上文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

君爲是舉而往觀之彼文君字即此文魯字異名而同實若往觀上無魯字則於文爲不備且不言觀社而曰觀旅於義又爲不通蓋由後人不知旅往觀即魯往觀因誤到其文耳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

解曰爲猶使也

樾謹按既云使無陷於惡又云其使後世昭前之令聞則於義複矣下又云使長監於世殆無此文理也

今按此六句當分兩意上三句以先祖言謂王公之
先封者宜遵法後人使無陷於惡也下三句以子孫
言謂爲後世子孫者當昭前之命聞使長監於世也
其爲後世四字爲句昔誤連下六字讀之遂失其義
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遂事乎
解曰遂事自遂擇其職事也
樾謹按遂當讀爲篹爾雅釋詁曰篹取也一切經音
義引爾雅舊注曰捻位曰篹其實古語凡逆而取之
皆謂之篹說文厶部曰屰而奪取曰篹方言曰秦晉
之閒凡取物而逆謂之篹後漢書逸民傳序鴻飛冥

冥弋者何篹焉李賢注引宋衷曰篹取也君不命而
請之是自取也故曰其爲篹事乎古巽聲算聲字往
往通用說文食部籑或作餕是其證也詩柏舟篇不
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絶交論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
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
足選也然則遂之通作篹猶選之通作算耳韋以本
字讀之而訓爲遂擇義轉迂矣
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
解曰賈唐二君云周公爲太宰太公爲太師皆掌命
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二公也昭謂

傳曰衞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
公之命祀如此賈唐得之
樾謹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太公乃齊之先君
魯人豈得祭之下文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
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以此告
齊尤近不情或說非也賈唐之說亦無確據韋氏舉
甯武子之言爲證則亦非也武王崩周公攝政康叔
之封周公主之故甯武子舉成王必兼及周公乃據
實而言若伯禽受封與太公無與何必并舉之乎若
謂二公並掌諸侯命祀則甯武子之言又何以不及

太公乎是二說胥失之矣今按此太公非齊之太公
乃魯之太公也周初諸侯猶沿殷制往往無謚衞之
始封曰康叔曰康伯晉之始封曰唐叔虞曰晉侯燮
蔡之始封曰蔡仲胡曰蔡伯荒曹之始封曰曹叔振
鐸曰太伯脾曰仲君平杞之始封曰東樓公曰西樓
公曰題公曰謀娶公宋之始封曰微子曰微仲曰宋
公稽皆無謚也齊之有謚自哀侯始哀侯以前曰丁
公伋曰乙公得曰癸公慈毋凡三君無謚而太公者
始封之君又有大功故尊之曰太公猶周之王業始
于古公亶父而尊之曰太王也非獨齊國如此吳自

太伯適吳遂以有國至武王追封為吳伯謂之太伯義猶是也左傳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則唐叔虞亦有太叔之稱義亦猶是也魯之受封實始于伯禽伯禽無謚在他人稱之曰魯公可也在魯之臣民稱之曰魯公不可也則其尊之曰太公固其宜矣齊有太公魯亦有太公猶吳有太伯曹亦有太伯各尊其祖不嫌同名後人但知齊有太公而不知魯亦有太公始失其解矣昭三年左傳曰豈惟寡君與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與此文法相似彼云唐叔以下與晉先君而言則此周公太公與魯之先

君而言無疑矣下文齊孝公來伐章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其曰齊先君太公者別于魯先君太公也可見當日屬辭之慎至左傳易之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則失之矣蓋國語乃國史原文左傳則已經左氏刪改也

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

解曰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不能為辭也

樾謹按此當以九字為句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謂欲以魯之病告齊也宣十五年左傳曰寡君使元以病告義與此同韋氏因下文問於展禽遂讀病焉二字為句以病不能為辭釋之失其義矣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樾謹按國語原文疑當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年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即其例也犒字說文所無漢斥彰長田君碑作稿亦說文所無蓋皆俗字周禮故書作槀乃叚借字司農讀為槁似亦未得也僖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疑左傳原文亦作膏矣說

詳左傳

爵同則厚其好貨

解曰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

樾謹按當云爵與晉同者於義方合蓋晉人感魯衛同班相恤之故因自加厚於同爵之國也晉魯皆侯爵則與晉同爵者亦即與魯同爵然在晉人之意因其與己同而厚之非因其與魯同而厚之也韋注非是

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

樾謹按禮記祭法篇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

民之菑　武王下有闕文據周語曰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文昭與武烈相對此文疑亦與彼同當作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穢

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解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

樾謹按韋以已葬二字解既其葬也四字於義未安王氏經義述聞曰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煙達於上也是讀既字為一句義亦未得今按既其葬也四字仍當連讀既猶暨也禮記喪大記篇塗不暨于棺鄭注曰暨及也史記秦始

皇本紀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及也暨其葬也猶曰及其葬也既與暨古字通周官閽胥既比則讀法注曰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暨為既

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解曰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為

樾謹按禮記哀公問篇求得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曰所猶道也若為元侯之所者若為元侯之道也蓋作師以承天子乃元侯之道也若如韋解則所下更當有為字矣

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

解曰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己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

樾謹按由當作曰已當作已而已而之已皆字之誤也其誰曰已貳與上文其誰曰不如先君其誰曰非侮也文法一律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誰謂其已有二心也下文執政不貳即承此句而言韋注曰其執政之臣無二心則不貳屬執政言不屬諸侯言明甚因此句誤作由己韋乃曲為之說則與下意不貫矣平丘之會韋曰其執政貳也貳字亦就晉執政言可證此文韋解之非

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解曰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

樾謹按此言楚圍以大夫設諸侯之服必有異心若無異心而敢於為此則是狂易失心不久將死故曰將不入矣言不復能入國也下文曰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正其義也韋謂不復入為大夫失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解曰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

樾謹按如此說則當云獲土如缶不當云獲如土缶

韋氏詁之或說蓋亦有所未安耳疑國語原文本作
如獲土缶如而古通用日知錄卷三十二所引凡二
十餘事可證季桓子穿井如獲土缶者季桓子穿井
而獲土缶也下文曰吾穿井而獲狗此如字卽下而
字後人不知如而古通用而誤到其文遂不可解矣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解曰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
儷偶也
樾謹按載之爲天文於義無取殆非也載當爲𢦏卽
災字篆文也載𢦏並從𢦏聲古音相同故得易𢦏爲

經二十八　三五

載爲𢦏又詩大田篇俶載南畝鄭箋曰載讀如
菑栗之菑菑與災古亦通用生民篇無菑無害是也
菑栗之菑可以載爲之則菑害之菑亦可以載爲之
矣司載卽司災也漢書天文志文昌六星五曰司祿
六曰司災是司災乃星名周官有司祿以星名官司
災亦其例也司災所掌必天文災異之事故與之糾
虔天刑也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
解曰庇覆也
樾謹按庇當讀爲禆比聲與卑聲相近詩皇矣篇克

順克比禮記樂記篇引作克順克俾節南山篇天子
是毗荀子宥坐篇引作天子是庳並其證也晉語子
若能以忠信贊君而禆諸侯之闕注曰禆補也此云
能庇昭穆之闕庇與禆字異而義同韋以本字讀之
而訓爲覆於義轉迂矣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齊語
解曰業猶創也
樾謹按旣云舊法不得謂之創用韋注非也爾雅釋
詁業敘也又曰業緒也緒與敘同義說文攴部敘次
弟也是業有次弟之義孟子盡心篇有業屨於牖上

經二十八　三六

趙注曰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蓋亦謂織之已有
次弟也晉語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彼解曰業猶
次也然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其善者而次弟
用之耳非創用之謂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解曰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
民相與不苟且也
樾謹按韋訓此句其義迂曲殆非也旅之言拒也御
覽二十七引風俗通曰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
也字亦通作呂白虎通五行篇曰呂者拒也言陽氣

欲出險不許也又曰邑之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益
旅與拒本雙聲字故聲近而義通又或連言之曰旅
距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注曰旅距不從之貌
距即拒也政不旅舊者言爲政不拒絶故舊之人也
葺以師旅解之失其義矣

反胙於絳

解曰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桓
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
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絶無
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
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魯僖九
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
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葵丘
致胙內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

樾謹按葵丘之會宰孔致胙不特無辭讓反復之事
且桓公是時亦不至絳舊說固失之矣至人君即位
謂之踐阼不謂之踐胙即使古字通用然不曰立晉
侯於絳而曰復胙於絳義甚不安且惠公之立雖自
外入實則父死子繼非鄭厲自櫟衛獻自夷儀失國
復歸者可比安得謂之復胙乎是賈侍中說亦非也

今按反者歸也孟子養心篇君子反經而已矣趙岐
注曰反歸也廣雅釋詁亦曰反歸也反胙猶言歸胙
歸胙於絳承上句城周而言周書作雒篇載周公
旣城成周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
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然則齊桓城周之後因祭而歸
胙諸侯亦事所宜有也其獨舉絳言之者是時諸侯
莫不事齊惟晉獻恃强不服故齊桓藉寵王室因城
周而歸胙以風示之耳

嶽濱諸侯莫不來服

解曰嶽北嶽常山也

樾謹按傳言嶽不言北嶽注義非也爾雅釋山曰河
西嶽郭璞注曰嶽吳嶽也周官職方氏周書職方篇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注及孔晁注並同此
傳所謂嶽濱諸侯卽吳嶽也上文西服流沙西吳注
曰雍州之地故此卽舉雍州之鎮言之韋氏以爲北
嶽常山失之遠矣

隱武事

樾謹按此隱字韋氏無注下文定三革隱五刃注曰
隱藏也則未得其義也隱當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
徐隱王師古注曰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字荀子

儒效篇偃五兵楊倞注曰偃仆也莊子徐无鬼篇偃兵其可乎呂氏春秋蕩兵篇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應言篇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凡言偃兵者其義並同此作隱者叚字耳韋訓以隱藏釋之非是

羣經平議卷二十八

羣經平議卷二十九

德淸俞樾

春秋外傳國語二

今晉國之方 晉語

解曰方大也

樾謹按訓方爲大則與下文其土又小義不相屬矣古建國者如方百里方七十里之類皆以開方法計之故四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是也晉國之方蓋舉晉之四境言之

非禮不終年

解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能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

樾謹按不終年者謂不終一年也上文非謀不卒時注曰三月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然則不終年爲不終一年明矣昭元年左傳趙孟不復年矣杜注曰言將死不復見明年此卽不終年之義也唐云不能終其年固非韋謂不能終十年則亦與正文不合胥失之矣

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

解曰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

樾謹按此說最爲無理方驪姬請于公而使太子居曲沃必言其當居曲沃之故豈泣曰如此則太子可速縊乎速當讀爲束以速縣者以束縣也使太子約束其所屬之縣大夫也晉之大邑必有屬縣昭三年左傳曰晉之別縣不惟州㓝以州縣舊屬於溫故云然然則曲沃爲晉宗邑亦必有所屬之縣太子居曲沃則諸縣皆受其約束故曰以束縣也下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正其義矣

夫人知極鮮有慢心

解曰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逆慢覬欲也

樾謹按韋注非也鮮當讀爲斯此言人知其位已極斯有怠慢之心也鮮與斯古音相近說文雨部𩅦從雨鮮聲讀若斯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並其證也下文曰雖其慢乃易殘也雖當讀爲唯言唯其怠慢乃易於殘毀也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乃王氏知雖之爲唯而不悟鮮之爲斯因欲於鮮下增不字失之矣

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解曰豈憚殺君也

樾謹按傳言豈能憚君不得增益其文而曰豈憚殺君注義非也憚當讀爲怛考工記矢人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鄭注曰故書憚或作但惠氏士奇禮說謂當作怛是其證也怛之言痛也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詩匪風篇中心怛兮毛傳曰怛傷也豈能怛君言豈能痛傷君也因公言夫豈惠其民而不惠其父故云苟眾利而百姓和豈復能痛傷君乎下文曰以眾故不敢愛親正承此句而言則憚爲怛之叚字益明矣

里克辟奠不飧而寢

解曰熟食曰飧

樾謹按飧者夕食也孟子滕文公篇饔飧而治趙注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不飧而寢謂不夕食而寢也韋注但以熟食釋之於義未盡

殺君以爲廉

解曰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爲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爲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鬭廉之廉此說近之

樾謹按奚齊未立固不可謂之君然以君者獻公義亦未安里克豈欲爲太子殺獻公乎苟殺獻公則犯大不韙之名又何廉直之有乎故此文殺字當以本字讀之則皆不可通殺當讀爲咈考工記矢人茀矢參分鄭注曰茀當爲殺然則殺之通作咈猶茀之通作殺也說文口部咈違也咈君以爲廉者違君所欲而自以爲廉直也下文曰抑撓志以從君從君與咈君正相對成義

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解曰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

樾謹按廣與曠古通用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注曰廣或讀爲曠又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注曰廣讀爲曠然則廣土猶曠野也求廣土而竄伏謂若吳公子札之棄其室而耕也非奔他國之謂

以吾存也

解曰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

樾謹按以吾存也四字當連下且必告悔爲義以猶及也周易小畜九五富以其鄰虞翻曰以及也此言子若往梁驪姬懼吾至秦乞援必及吾在梁之時而先告悔也韋不知以字之義故說此不了

宗國既卑

解曰宗國公族也

樾謹按公族不得謂之宗國注義非也哀八年左傳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注曰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又十五年傳子贛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是古者公族之人謂其國爲宗國也舟之僑疑亦虢之公族故稱虢爲宗國歟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解曰二國士里克荀息也

樾謹按上文里克將殺奚齊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是里克荀息初不同謀乃曰二國士之所圖何哉二國士者其一謂里克其一丕鄭自謂也故下文曰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此正與里克共圖之事蓋里克之意止欲殺奚齊卓子而於重耳夷吾二公子中擇立一人丕鄭則并不欲立二公子而別立疏屬以專晉國故曰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厚薄喻親疏也言欲立疏遠者以要

重路而重耳夷吾可使無入也及里克不可而丕鄭亦許諾于是仍從里克之始謀殺奚齊卓子而請君于秦矣韋氏不知丕鄭之意故誤解二國士爲里克荀息而說立其賴者一句亦不了也

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

解曰當先立誰　又曰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

樾謹按韋氏讀吾誰使先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十二字共爲一句若者擇也說文艸部若擇菜也從艸右右手也是若字本有擇義秦穆之意欲擇立二公子而未知誰可使者故曰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下文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正與問意相對若從韋注則穆公但謀所立不謀所使何爲以使縶對乎

魄意之術也

解曰術道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下文述意以導之卽承此文而言可知術爲述之叚字矣魄所以傳述其意故曰意之述也韋訓爲道失之

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

解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

樾謹按韋讀若無天乎云五字爲句文不成義王氏念孫曰云字當在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句若云有天爲句魏志公孫淵傳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何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古本蓋止作若無天乎若云天吾必勝之云卽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無災相對成文云災卽有災也說亦見經義述聞此傳以若無天若云天相對成文正與彼同其作若云有天者因云或作有而傳寫誤合之也今本作云若有天則又傳寫誤到之也古本亡而古義遂不可見矣

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

解曰不自降下而背秦也又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

樾謹按此文當以臣怨君三字斷句始入而報德不降三句文法相承皆慶鄭所怨者也韋解降字非是

降當讀爲閧古降共聲同尚書禹貢篇北過降水水經注引鄭注曰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郲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古人降共同聲之證閧字從共得聲故可叚降爲之呂氏春秋察微篇吳楚以此大隆隆乃鬭之叚字大隆卽大閧也隆字從降得聲然則降之爲閧猶隆之爲閧矣孟子梁惠王篇鄒與魯閧音義引劉熙注曰閧搆也搆兵以鬭也閧搆雙聲蓋以聲相訓此文言閧又言戰則閧止謂彼此搆釁也服鄭之意蓋言始入而報

德則不至于閧閧而能聽諫則不至于戰戰而能用良則不至于敗也韋不明叚借之旨故失其解耳

不可以封國

解曰不可以守封國也

樾謹按國字衍文也不可以封卽不可以國楚語曰其生不殖不可以封韋彼注曰封國也得其義矣此作不可以封國者蓋一本作封一本作國而傳寫誤合之也古書往往有此韋據誤本作注失之矣下文文公在翟韋亦曰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可證此國字之爲衍文楚語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猶言幾不國也又曰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猶言將何以國也竝可爲證

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疑此文一人二字乃夫子之誤以相絕句卽左傳所謂若以相也夫必得晉國絕句卽左傳所謂夫子必反其國也夫者指目其人之辭桓十三年左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

竝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竝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是其義也古書多有一字誤爲二字者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甒鄭注曰見閒當爲覸史記蔡澤傳吾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皆其例矣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樾謹按周字當作君古文相似而誤也以君禮享之謂以國君之禮享之其下所云九獻庭實旅百皆君

禮也故子犯曰亡人而國爲之非敵而君設之君設
謂設君禮也下文秦穆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正與
此同

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

樾謹按上文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
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黃帝之子不應有兩
青陽疑此文當云唯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
蓋黃帝姬姓倉林亦姬姓故云皆焉上云其得姓者
十四人爲十二姓四字乃三字之誤司馬貞史記索
隱引此文謂舊解破四爲三是也因其下增出青陽

經二十九　十

於是十二姓中已姓者二姬姓者二而十三人誤爲
十四人矣不知上文明云其同姓者二人而已若已
姓者二姬姓者二則當云同姓者四人於事方合安
得云二人乎

保其土房

解曰房居也

樾謹按房當讀爲方詩大田篇既方既阜鄭箋曰方
房也是方與房義通保其土房卽保其土方也書序
禹敷下土方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故
詩長發篇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集傳亦
以方字絕句楚辭天問篇禹降省下土方蓋土方二
字連文乃古語也此作土房者房卽方之叚字耳

又爲惠公從予於渭濱

解曰重耳在翟從翟君獵於渭濱勃鞮爲惠公就殺
之

樾謹按韋氏訓從爲就則必增出殺字於文方明殆
非也從當讀爲蹤蹤猶迹也漢書季布傳迹且至臣
家師古注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蹤予於渭濱猶迹予
於渭濱正尋其蹤迹之意古蹤迹字止作從迹詩羔
羊篇毛傳曰行可從迹也是其證

經二十九　十一

若干二命以求殺予

解曰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

樾謹按勃鞮奉獻惠之命而殺文公何予犯之有二
命當作上命專指渭濱一事而言蓋惠公命三日至
而勃鞮一宿卽至是所謂干上命以求殺予也左傳
曰雖有君命何其速也此云上命卽彼云君命矣說
文上部帝篆下說解曰古文諸上字皆從一篆文皆
從二二古文上然則此上命作二命者二乃古文上
字也讀者不識而仍爲一二之二於是其義不可通
矣

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

解曰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師衆

樾謹按嗣典與師旅對文若以嗣爲後嗣典爲遺法則分爲二義與師旅不對矣且因文公將撫其民故倉葛爲此言則言有夏商之後嗣可也何必言有夏商之遺法乎韋說非也嗣當讀爲司古字通用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其證也詩鄭風羔裘篇邦之司直禮記文王世子篇樂正司業毛傳鄭注並曰司主也周禮天官典婦功鄭注曰典主也是司與典同義故禮記曲禮篇曰典司六典典司五衆典司六職莊十四年左傳曰典司宗祏並以典司連文司典卽典司詁有倒順耳有夏商之司典猶云有夏商之典司古者官有世職雖易代而不廢故夏商之典司至周猶存也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此文有夏商之司典卽所謂司也有周室之師旅卽所謂師也旅也韋氏所說皆失之矣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

解曰濟成也言不副貌爲匱匱乏也

樾謹按此濟字以貌言不當訓成濟當讀爲齊詩采蘋篇有齊季女傳曰齊敬也思齊篇思齊大任傳曰齊莊也是齊有莊敬之義廣雅釋訓曰濟濟敬也蓋濟與齊義通陽子之貌濟其言匱謂陽子之貌雖若莊敬而其言則匱也下文曰今陽子之情譓矣以濟蓋也解曰譓辨察也義亦未合說文無譓字心部慧儇也譓字蓋與慧同謂陽子之情儇利而故爲莊敬之貌以揜蓋之也至匱之訓乏固爲恒訓然言不副貌何以謂之乏韋說亦未了蓋匱乏卽有空虛之義實者誠也則虛者不誠也故言而不實謂之匱盟而不實亦謂之匱成二年左傳卿不書匱盟也是也因而其字又變作讀廣雅釋訓曰讀欺也讀卽其音匱之匱矣

襲侵之事陵也

注曰陵以大陵小也

樾謹按襲侵之事非必皆以大陵小韋說非也說文夊部夌越也陵與夌通禮記樂記篇然相陵謂之慢正義曰陵越也然則陵有超越之義襲侵之事陵也謂乘其不備超越而至也漢書天文志陵歷鬭食師

古注曰突掩爲陵是其義表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

樾謹按與善二字衍文也成人在始包下始與善始與不善兩意而言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曰川由自源成人在始正用國語文可證

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餘而外威

樾謹按刑其民當作刑其內刑其內而振武於外所以內餘外威也下文曰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正承此文刑其內而言可知民字之誤韋解曰以刑正其

民則所據本已誤按下文曰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注曰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於大臣然則文子之意欲以刑正其臣非欲以刑正其民豈反以刑其民爲勸乎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

樾謹按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成十五年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子是之與其同義故孟子公孫丑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氓矣此云刑之過也猶云刑其過也韋云刑殺有過者正得其義但未解之字耳王氏經義述聞謂下句過由大而怨由細過字乃衍文當以刑之過也由大爲句與文義不合不可從也

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

樾謹按外當作惠聲之誤也上文曰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韋訓誅爲除蓋謂欲除小民之怨當用惠欲去大人之過當用忍也是惠與忍正相對此文云今吾刑惠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則用惠與用忍皆失其所矣此所以刀鋸日弊而斧鉞不

行也若作刑外乎大人非特文義迂迴且與上文不合矣

鄢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解曰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平塞井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晉楚必退

樾謹按韋氏所說非范匄之意也夷竈堙井乃因楚壓晉軍而陳地勢迫狹故平塞井竈以爲戰道左傳所謂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非示必死不復飲食也其解非退而何更爲不了夫晉人平塞井竈楚人何

以必退卽謂畏其致死不敢與戰亦當云楚師必退文義方明安得云非退而何也然則非退而何當作何解曰楚歷營而陳地勢迫狹無以爲戰道軍吏患之將謀者益將謀退也非畏楚而欲逃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故范匄爲夷竈堙井之策如此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傳文不敘軍吏之謀而但載范匄之策於是讀者不得其解矣所宜以意逆志而善會之也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

解曰利君寵祿以爲富得富故有徒黨

樾謹按下富字衍文也當作利君之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利者賴之叚字利賴聲近而義通周語先王豈有賴焉解曰賴利也然則利亦猶賴也廣雅釋詁賴恃也恃君之富以聚徒黨又恃徒黨以危君不義甚矣故曰君之殺我也後矣衍一富字文義反隔然觀韋注是其所據本已衍也

大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

解曰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

樾謹按韋解戾字未合爾雅釋詁曰戾止也止與行正相對以果戾順行謂以果戾以順行也非謂以果帥順而行也止所當止其止也果矣是謂果戾行所當行其行也順矣是謂順行上文曰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並以果順二字平列此亦當同之韋說非也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解曰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

樾謹按韋讀稱曰王父四字爲句非也當連下王父讀之稱曰王父王父者蓋所見不一人故不一稱也猶孟子盡心篇曰古之人古之人亦不一稱之辭也不敢不承乃公自謙之辭謂不敢不承教耳注以爲王父不敢不承命失之矣

曰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解曰狃正也

樾謹按狃之訓正未聞其義狃當讀爲粗廣雅釋詁曰粗廁也猶曰使臣廁中軍之司馬也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注引蒼頡篇曰廁次也是其義也左傳作使臣斯司馬疑斯卽廁字之誤古斯或作廝廁誤爲廝因改爲斯矣說詳左傳

上不舉
注曰舉動也放上而動
樾謹按放上而動而但曰非上不舉甚爲不辭周語
賓之禮事放上而動豈可曰賓之禮事非上不舉乎
上疑止字之誤詩小旻篇國雖靡止鄭箋曰止禮也
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略篇盈其欲而不愆
其止楊注並曰止禮也非止不舉卽非禮不舉與上
句非義不變一律今誤爲上則義不可通矣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
解曰不忘利公室也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其仁不忘利公室於文方明
乃曰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可通矣忘當讀爲亡漢書
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注曰忘亡
也是忘與亡義通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忘與有對文忘卽亡也周語曰故能光有天下而龢
甯百姓令聞不忘又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
令聞不忘卽令聞不亡猶漢書賈山傳曰功德立於
後世而令聞不亡也是可證忘爲亡之叚字矣大宊
交次四曰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
然則利公室不亡言利公室不絕也令聞不亡言令
聞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蓼蕭篇壽考不
忘凡言不忘者其義並同若以本字讀之則背失之
矣
公室之不回
解曰回邪也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公室之回與下句內事之邪大
夫之貪文義一律今涉上句公族之不恭而誤衍不
字則義不可通矣明道本作公室之有回雖勝今本
然恐亦後人所改也
輯訓典

解曰輯和也
樾謹按輯之義固爲和然訓典不可言和韋注非也
輯與集古字通襄十九年左傳其天下輯睦釋文曰
輯本作集詩板篇辭之輯矣新序雜事篇引作辭之
集矣師古注漢書每曰輯與集同輯訓典謂集合先
代之訓辭及其典禮也周語言隨武子講聚三代之
典禮修執秩以爲晉法卽其事矣
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
解曰欲欲得楚國也懦弱也以諸侯爲弱
樾謹按韋注未得傳意此言令尹之志專在于楚而

於諸侯之事少偷懦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正與此文大旨相同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卽所謂將有大志不在病我也下文曰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解曰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此亦未得傳意致之言至也極也言求治之而已不深求也故又曰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蓋不逃則彼及治之故弗可避逃則彼不及治之卽可免矣此正求治不求致之明驗也

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

解曰釁猶離也

樾謹按釁之訓離未聞其義釁當讀爲興禮記文王世子篇旣興器用幣鄭注曰興當爲釁字之誤也其實興與釁亦聲近而通用襄二十六年左傳釁於勇杜注曰釁動也訓釁爲動卽讀釁爲興矣釁於難謂興起於患難之中也

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解曰待猶假也

樾謹按待猶忍也周語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與此文詞異義同蓋留待則有忍耐之意故待猶忍也上文長魚矯旣殺三郤章曰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俟與忍同義則待與忍亦同義矣

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解曰沈竈懸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

樾謹按懸釜而炊謂之沈竈於義未安沈當讀爲煁沈從冘聲煁從甚聲兩聲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並其證也煁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詩白華篇卬烘于煁毛傳曰煁

烓竈也爾雅釋言煁烓也郭注曰今之三隅竈沈竈生鼃謂城中煁竈皆生蝦蟆也因叚沈爲之讀者遂失其義矣鄭碑諶字竈諶卽煁之叚字漢書古今人表作碑湛湛亦煁之叚字漢書每以湛爲沈字師古注輒曰湛讀曰沈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也又注荅賓戲曰湛古沈字是沈湛古同字以沈爲煁猶以湛爲煁矣

收經人鄭讀

解曰經常也

樾謹按此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亓十至姟皆數名也韋
訓經爲常失之矣御覽卷七百五十引風俗通曰十
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
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正與國語文合
又楚語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
之義亦同此

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

解曰九畡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畡以
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樾謹按此文有闕誤當云故王者居九畡之田以食

兆民收經入以食萬官故韋氏引楚語以解之若如
今本則與楚語不合甚不當無說矣且民之數曰兆
而田之數曰畡正一夫百畝之制田之數曰畡而王
所取之數曰經正什而取一之制可知此文之誤矣

味一無果

解曰果美也

樾謹按果之訓美未聞其義果當訓爲成論語子路
篇行必果皇侃義疏引繆協曰果成也又文選謝宣
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五味合然後可食若止此一味則不成味矣故曰味
一無果

物一不講

解曰講論校也

樾謹按物一不講甚爲無義講當讀爲構講與構並
從冓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僖十五年左傳注則講
處而不經釋文曰講本又作構是其證也詩四月篇
我日構禍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篇構我二人
箋曰構合也是構有合集之義物一不構謂物一則
不合集也

明招利以道之文 楚語

解曰昭明也

樾謹按昭訓爲明則明昭利爲明明利矣殆非也昭
當讀爲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又管蔡
世家陳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是昭招古通用也明
招利以道之文與下句明除害以道之武正相對成
義廣雅釋詁曰除去也釋言曰招來也招利謂招而
來之除害謂除而去之若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

舉國留之

解曰留治之

樾謹按留當讀爲擂詩斯干篇椓之橐橐鄭箋曰椓

訓摭土也正義曰摭者以手平物之名靈王爲章華之臺國人皆爲之摭土故曰舉國摭之作摭者省偏旁耳

是知天㞼安知民則

解曰㞼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

樾謹按㞼與則並語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㞼與只同是也然王氏知㞼爲語辭而不知則爲語辭故其說猶未盡今按則亦與只同是知天㞼安知民則猶言是知天只安知民只楚辭大招篇每句末皆用只字蓋楚語然也㞼與則古通用賈子連語篇牆薄

㞼亟壞䌸薄㞼亟裂器薄㞼亟毀酒薄㞼亟酸新序雜事篇㞼並作則是其證也㞼可讀爲只故則亦可讀爲只矣其下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但言知民不言知民則可見則爲語辭矣下文昭王問於觀射父章神狎民則則亦與只同神狎民只謂神與民狎也注曰則法也亦失之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解曰御進也

樾謹按如韋解則訓與御異義矣御當讀爲語語從吾聲與御聲相近說文金部䥏或作鋙是其例也釋

名釋言語曰御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是御與語聲近義通訓御即訓語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語之猶上文曰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也春秋桓十四年經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語之通作御猶語之通作禦矣

接誠拔取以獻具

解曰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

樾謹按接誠上有闕文接誠與獻具相對疑當作□□以接誠注曰接誠於神也與獻其備物也相對句上亦有闕文其闕殘字不可知矣

道其順辭

樾謹按順與訓古字通道其順辭即道其訓辭下文王孫圉聘於晉章曰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正與此同義

妎其讒慝

解曰妎覆也

樾謹按妎之訓覆其義未聞妎當讀爲扴說文手部扴刮也字又作砎周易豫六二釋文引鄭注砎謂磨砎也扴其讒慝正取磨刮之義作妎者叚字耳

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解曰慍怒也

樾謹按慍當讀爲薀民心之薀承上文蓄怨滋厚而言昭二十五年左傳曰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杜注曰薀積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下云若防大川潰而所犯必多惟其薀蓄於心故以防川爲喻也慍薀同聲古字通用禮記檀弓篇釋文引庾皇曰慍積也慍之訓積即讀爲薀矣

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解曰崇終也替廢也

樾謹按韋解崇字未得其旨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業薛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耳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

解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樾謹按龜所以示人吉凶不當言取法注義非也憲當讀爲顯詩假樂篇顯顯令德禮記中庸篇作憲憲令德是顯憲古通用爾雅釋詁顯見也廣雅釋詁顯明也龜足以明見善惡故曰顯臧否

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

解曰壽保也

樾謹按壽當讀爲壔說文土部壔保也經傳即以保爲之禮記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月令篇四鄙入保皆是也然則以壔爲保猶以保爲壔矣國語原文本作臣能自壔也隸變作壔又省作壽古字亡而古義亦晦矣

思舊怨以脩其心

解曰脩其戰備之心

樾謹按脩者勉也淮南子脩務篇高注訓脩爲勉是也思舊怨以脩其心言思舊怨以勉勵其心也魯語吾冀而朝夕脩我楚語必交脩余並與此脩字同義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 吳語

解曰言天王尊之以名

樾謹按天王猶大王也廣雅釋詁天大也尚書多士篇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惟臣附于大邑周天邑與大邑文異而義同此傳越人稱吳爲天王至戰國時無不稱大王者天王與大王亦文異而義同然則春秋書天王其義亦如此而已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

解曰孤棄也

樾謹按心棄句踐與下句不屬即連上文讀之義亦未安韋解非也孤之言顧也釋名釋親屬曰孤顧也

是孤有顧義詩那篇顧予烝嘗鄭箋曰顧念也以心
孤句踐而又宥赦之言天王親趨玉趾本將治越之
罪因顧念句踐而又宥赦之也
使寇令焉
解曰若禦寇之號令
樾謹按韋未解使字則此句文義未明爾雅釋詁曰
使從也廣雅釋詁曰從使也是從與使義通使寇令
焉卽從寇令焉謂從禦寇之令也史記龜策傳大將
不彊卒不使令使令卽從令正可證明此文之義
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經二十九　表

解曰拂絕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咈違也字通作拂周易頤六二顛
頤拂經于丘頤釋文曰拂違也詩皇矣篇四方以無
拂禮記大學篇是謂拂人之性其義竝同而無拂吾
慮者而卽爾字蓋吳王欲許越成而懼大夫之不從
故先戒之曰爾無拂吾之計慮也韋解失之
遵汝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解曰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
樾謹按韋解似未得左右二字之義此左右二字卽
承上句遵字而言謂遵循汝水而行不敢左右迆衺

以犯獵齊地也
挾經秉枹
解曰在掖曰挾經兵書也
樾謹按世無臨陳而讀兵書者經當讀爲莖謂劍莖
也考工記桃氏曰以其臘廣爲之莖圍注曰鄭司農
云莖謂劒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元謂莖在夾中者莖
長五寸此云挾莖正謂此矣作經者叚字耳韋不達
叚借之旨望文生訓失之
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
解曰元善也

經二十九　表

樾謹按以沒元身甚爲無義元疑亓字之誤亓古文
其字蓋言伯父多歷年以沒其身也集韵曰其古作
亓亓與元相似因而致誤
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
解曰言從我而戰
樾謹按上文曰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
以中國之師與我戰然則吳從我戰乃意中之事何
以云若事幸而從我乎吳從我戰我又必能遂踐其
地乎韋注非也今按上我字乃衍文國語原文本云
若事幸而從我遂踐其地廣雅釋詁曰從就也事

幸而從者事幸而就也晉語曰今日之事幸而集韋注曰集成也幸而從與幸而集義同此言吳王不待遠兵之至而以國中之兵與我戰我若幸而戰勝則我可遂踐其地也因涉下句而衍我字韋以從我而戰釋之失其旨矣

夫吳良國也

解曰良善也

樾謹按良國者大國也凡有善義者即有大義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爾雅釋詁介訓大亦訓善廣雅釋詁佳訓善亦訓大然則良之本義爲善其引申義爲大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一有元良鄭注曰元大也良善也不知元爲大亦爲善良爲善亦爲大其義互通

王曰無是貳言也　越語

解曰貳二也二言陰謀注佚也

樾謹按韋讀無是貳言也五字爲句猶言無此二語也殊非古人語意此當以無字爲句王曰無乃不然之辭襄九年左傳姜曰亡杜注曰亡猶無也與此正同是貳言也謂是乃疑貳之言也王欲伐吳而范蠡力言不可故以爲疑貳之言其下曰吾已斷之矣正明己之不疑也

卑辭尊禮

解曰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

樾謹按此尊字與下文尊之以名之尊兩字異義下尊字讀如本字此尊字當讀如曲禮恭敬撙節之撙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章懷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此尊讀如撙之明證也說文無撙字刀部𠜪減也疑即其本字古多以尊爲之又或以繜與僔爲之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楊注曰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又仲尼篇恭敬而僔注曰僔與撙同卑退也卑辭尊禮謂卑約其辭撙節其禮也卑與撙同義而非對文辭也禮也皆在己者故曰卑曰撙名則在人者故曰尊不達段借之旨而混同之失其解矣

襍受其刑

解曰襍猶俱也

樾謹按襍訓爲俱於義迂曲襍者帀也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襍高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帀也說苑脩文篇如矩之三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

謹爲市說文市部市周也周市則有反復之義大玄有周首以象復卦范望注曰周復也然則市亦復也市受其刑者復受其刑也猶上文言反受其殃也

天有還形

解曰還反也形體也

樾謹按形當讀爲刑言天必反而刑之也上文曰得時不成反受其殃此文曰得時弗成天有還刑其義正同還猶反也刑猶殃也作形者叚字耳古形刑通用不可勝舉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解曰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樾謹按封疆非鬼神所能正韋注非是正猶聽也周官夏官序官曰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曰正猶聽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猶言鬼神與聞此誓也

羣經平議卷二十九

羣經平議卷三十

德清俞樾

論語一

有朋自遠方來學而

何晏集解引包曰同門曰朋

樾謹按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輓歌友朋自遠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卽有並義淮南氾論篇曰乃爲窬木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尚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並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繹本文卽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如周易不甯方來尚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此其說各具本經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樾謹按爲字乃語詞阮氏校勘記曰足利本無爲字蓋語詞無實義故省之也其爲仁之本與猶云其仁之本與子路篇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所謂仁

正與彼同此章之旨即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其爲人也孝弟則自不至於犯上而作亂故以爲仁之本禮記經解篇曰上下相親謂之仁即此仁字之義也緇衣篇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所謂仁者無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已有子之言本自平實後人恥事功而虛談心性於是其說始多矣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樾謹案主與友對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此文主字義與彼同言所主者必忠信之人所友者無不若己之人孔子主顏讐由主司城貞子即是主忠信之謂

禮之用和爲貴

樾謹案古以用二字通周易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尚書呂刑篇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詩板篇曰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並其證也禮之用和爲貴與禮記儒行篇曰禮之以和爲貴文義正同此用字止作以字解當以六字爲句近解多以體用爲言失之矣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邢昺正義曰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樾謹按此斯字專指禮而言蓋謂先王之道禮爲最美小大由之而有所不行者不和故也但言有所不行而不言其不行之故則因禮之用和爲貴已見上文且下文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亦之一字彼此貫通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古人之辭往往如此也正義誤解斯爲美句而此章文義扞格不通矣

亦不可行也

樾謹按隸釋載漢石經作亦不行也無可字當從之上云有所不行此云亦不行也兩不行之義彼此貫通亦者亦上文而言上無可字則此亦無可字蓋涉馬注而衍馬注云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此自用以足句非其所據經文有可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爲政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樾謹按此當於心字絕句禮記樂記篇率神而從天

鄭注曰從順也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耳順從心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從與順同義耳順卽耳從也從心卽順心也所欲不踰矩乃自說從心之義惟其所欲不踰矩故能從心也柳宗元集與楊誨之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正於心字絶句㪺馬讀爲長從作縱則失之皇侃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是六朝人讀從字爲放縱之縱故唐宋人引此文多作縱心實非經旨說詳翟氏灝論語考異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正義曰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爲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女爲知之乎此皆語辭

樾謹按此知字與下五知字不同下五知字皆如字此知字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與志義通誨女知之乎卽誨女志之乎言我今誨女女其謹志之也荀子子道篇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云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竝與此章文義相同而皆以志之發端然則此文知之卽志之無疑矣

子張學干祿

正義曰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

樾謹按子張學干祿猶南容三復白圭白圭見詩抑篇干祿見詩旱麓篇曰學曰三復皆於學詩時舉求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史記弟子傳改作問干祿則史公已不得其旨矣

喪與其易也甯戚 八佾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樾謹按包氏說戚字未得其義蓋禮則奢儉俱失失於奢不如失於儉故有甯儉之言若居喪哀戚固其所也乃云與其易也甯戚恐不然矣戚當讀爲蹙禮記禮器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蹙之義也說文新附足部有蹙字曰迫也古無蹙字故叚戚爲之言居喪者或失於和易或失於迫蹙然與其和易無甯迫蹙爲得禮之本意耳南史顧憲之傳喪易甯

蹙是知戚字固有作蹙者其義視包注爲長

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樾謹按考工記凡畫繢之事後素功鄭注卽引論語文爲證據玉人云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繢言凡不畫繢者不雕鏤者皆素功也畫繢之事居素功之後猶禮記所謂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也說詳周禮此云繢事後素義與彼同上云素以爲絢明

是先有素而後可以爲絢故孔子以繪事後素曉之而子貢因有禮後之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

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

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樾謹按媚奧媚竈皆媚人非媚神也古以奧爲尊者所居故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春秋時有奧主之稱昭十三年左傳國有奧主是也竈則執爨者居之所謂廝養卒也當時之人以爲居奧者雖尊不如竈下執爨之人實主飲食之事故媚奧不如媚竈國語周語牧人之言曰佐饔者嘗焉卽此意也王孫賈引之蓋以奧喻君以竈自喻孔注未得其旨

是禮也

樾謹按古字也邪通用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邪無別者是也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從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竝當讀作邪又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此兩也字尋繹文義亦邪字也魯僭王禮大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循舊典者子入大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諭其旨反有孰爲知禮之譏故子曰是禮也猶云是禮邪乃反詰之辭正見其非禮

矣

管氏有三歸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正義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樾謹按就婦人言之謂之歸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乃諸書多言三歸無言三娶者且如其說亦是不知禮之事而非不儉之事則其說非也朱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故以三歸爲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于他書戰國策周策曰宋君奪民

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說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即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爲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篇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即以管仲言謂管仲自朝

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賞之以三歸猶云賞之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取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之家亦不得云家有三歸也合諸書參之三歸之義可見下云官事不攝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官事不攝但謂家臣具官猶未見其奢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正義曰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極盡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

樾謹按美善義同此章乃別而言之邢氏因據孔注以美屬樂善屬德然孔子止是論樂論樂而德自在其中以美善分屬之失經旨矣周易略例曰故有善邇而遠至邢璹注曰善脩治也釋文曰善本作繕廣雅釋詁曰繕治也然則盡美又盡善者言既美而又盡其脩治之功也盡美未盡善者言雖美而未盡其脩治之功也武王未受命所以未盡修治耳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里仁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樾謹按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章云苟志

於仁矣無惡也兩章文義相承此惡字即上能惡人之惡蓋仁者之於人好所當好惡所當惡所謂能好人能惡人也然此以其行事言也若論其居心則好固是好惡亦是好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也故又言此以申明上意見不特仁者如是人苟志在於仁則亦必無惡人之念矣韓非子解老篇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賈子道術篇曰心兼愛人謂之仁然則仁主於愛古之通論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即不得謂之志於仁矣此與上章或一時之語或非一時語而記者牽連記之以發明夫子之微言

經三十　十

自孔注誤解惡字而此章之義晦矣釋文曰惡如字又烏路反當以後一音為正

無適也無莫也

正義曰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

樾謹按以適莫為富厚窮薄其義至陋釋文曰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此章大旨鄭讀得之敵之言相當也相當則有相觸迕之義故方言曰適啎也郭璞注曰相觸迕也無適之適當從此義言君子之於天下無所適啎無所貪慕惟義是親而已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孔曰懷安也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

樾謹按此章之義自來失之君子謂在上者小人謂民也懷者歸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泮水篇懷我好音鄭箋曰懷歸也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竝有此文是懷之訓歸固經傳之達詁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為懷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皆古人以懷為歸之證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曰

經三十　十一

懷歸也然則此懷字亦可訓歸矣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言君子歸於德則小人各歸其鄉土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言君子歸於刑則小人歸於他國慈惠之君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是也此章之義以懷德懷刑對舉相形欲在位之君子不任刑而任德也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小民於其鄉土豈無桑梓之念故泰山之婦因無苛政而不

夫此即所謂小人懷土也惟上之人荼毒其民使之重足而立而忽聞鄰國之君有行仁政者則□胥都舊國之思不啻其樂國樂郊之慕而懷土者變而懷惠矣說此章者皆不得其義若從舊說則何不曰君子懷德懷刑小人懷土懷惠亦足見君子小人所安之不同而何必錯綜其文乎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樾謹按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上文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白虎通號篇曰君之與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是漢世師說如此

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矣漢書楊惲傳引董生之言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數語乃此章之塙解爾雅釋訓明明察也明明求仁義即所謂喻於義也明明求財利即所謂喻於利也此殆七十子相傳之緒論而董子述之耳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蓋聲近而義通國語越語天道皇皇韋注曰皇皇著明也是皇皇即明明也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何晏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

樾謹按此數字即儒行所謂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之數數者面數其過也漢書高帝紀漢王數羽師古注曰數責其罪也是此數字之義也禮記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謂善道之矣取辱取疏職此之故唐宋以來以犯顏極諫爲人臣之盛節至有明諸臣遂有聚哭於君之門者蓋自古義湮而君臣朋友之閒所傷多矣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公冶長

樾謹按此當以敏字爲句而好學不恥下問皆承敏字而言謂其知識敏疾而又好學不恥下問也敏者天資學問者人功天資美而人功又盡文子之所以爲文也學者誤讀敏而好學爲句於是近解乃增出位高字使與質美相配若然則經文當云敏而好學貴而不恥下問矣且所謂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

臧文仲居蔡

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

樾謹按龜之名蔡未知何義包氏此解亦臆說耳竊

疑蔡當讀爲叙說文又部叙楚人謂卜問吉凶曰叙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卽以其用而名之曰叙蓋楚語也龜本荆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叙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卽𢿱三苗之𢿱然則以蔡爲叙猶以蔡爲𢿱矣

崔子弑齊君

樾謹按釋文出高子二字曰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又出弑字曰本又作殺夫崔子弑君何得改讀爲高子釋文此條必有跡誤所謂讀崔爲高者下文兩崔子也陳文子因崔杼弑君惡而逃之豈得稱之曰吾大夫崔子且當時列國大夫雖未必賢亦豈人人皆崔子歟魯讀爲高甚有義理高子謂高厚也襄十九年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惟高子從君於昏故不能制崔杼而反爲崔杼所殺於是崔杼始專國政卒成弑君之禍文子推原禍本於高子有深憾焉每至一國見其執政之臣庸庸尸位無有深識遠慮故輒發猶吾大夫之歎魯論所讀必是師說如此陸德明誤謂經文崔子魯皆讀爲高子遂於首句出之則失之甚矣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樾謹按如丘者焉乃聖人之謙詞言十室小邑之中他不敢望至如丘者必有之矣集注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失孔子語意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樾謹按亡字衍文也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此云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彼云今也則亡皆此詳而彼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則旣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矣釋文曰本或無亡字當據以訂正

騂且角

集解曰角者角周正

樾謹按角周正而但謂之角則不詞矣但謂之角無以知其周正與否猶但謂之毛無以知其爲雜文爲純色也然則角者何曰角者別於童牛而言之也禮記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是角以小爲貴乃用犢貴誠之義也然童牛無角猶未可用此云犂牛之子疑若童牛然故必言角以明可用曰騂則有其材矣曰且角則及其時矣故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樾謹按以人品分君子小人則君子有儒小人無儒矣非古義也君子儒小人儒疑當時有此名目所謂小人儒者猶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謂君子儒者猶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古人之辭凡都邑之士謂之君子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杜注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是其證也詩都人士篇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士曰都人女曰君子互言之耳其義一也都人謂之君子故野人謂之小人孔子責子路曰野哉由也責樊遲曰小人哉樊須也一責其野一責其小人語異而意同禮記檀弓曰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此孔子所以欲子夏爲君子儒而無爲小人儒也然則孔子論禮樂何以又從先進之野人而不從後進之君子蓋此就一時言彼就先後輩言也先輩之中亦自有君子野人孔子從先進仍是從先輩中之君子豈舍其時公卿大夫俯仰揖讓之容而反從田夫野老箕踞叫呼之習乎故以先進後進分君子野人則自可舍君子而從野人若以同時論則野人之不如君子固不待言矣兩章之意豈相妨乎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

樾謹按宰我之意蓋謂仁者勇於爲仁設也於井之中而有仁焉其亦從之否乎孔注仁人墮井之說殊有未安且字經文所無且投下從之又安能出之宰我居言語之科不應失言如是皇侃因孔云仁人墜井遂於經文仁下增者字未足據也

君子可逝也

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

樾謹按孔以可逝爲可使往視其義迂曲逝當讀爲折周易大有釋文曰晳陸本作逝虞作折是逝與折古通用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矣故可得而摧折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故可折不可陷

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

樾謹按畔者言畔喭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自無畔喭之患矣先進篇由也喭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剛常吸喭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

也據此則畔喭爲剛猛而無禮容合言之曰畔喭分言之則或曰畔或曰喭矣

好謀而成者也述而

正義曰好謀而有成功者

樾謹按成當讀爲誠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以富是成與誠古通用也行軍之事固不可無謀然陰謀詭計又非聖人所與也故曰好謀而誠懼與誠行軍之要矣

五十以學易

樾謹按集注曰五十當作卒然於古無所徵五十疑

吾字之誤蓋吾字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後人乃又加十字以補之耳加我數年吾以學易上言我下言吾乃互辭也隱元年穀梁傳曰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范甯曰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古人之文如此者甚多史記世家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下我字即此吾字也

伯夷叔齊何人也

樾謹按是時蒯聵父子爭國時人疑夫子必有所右助故冉有問夫子爲衛君乎衛君兼謂蒯聵父子非獨指輒也子貢以夷齊問伯夷賢則蒯聵不賢矣何也伯夷知有父命蒯聵不知有父命也叔齊賢則輒不賢矣何也叔齊知有兄弟輒并不知有父子也故曰夫子不爲也則皆不爲也使其時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則必更立賢君以伯夷處蒯聵以叔齊處輒而人倫正衛事定矣子貢引夷齊事正與衛事墒切後人未達其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樾謹按論語文法備質此章既云子所雅言又云皆雅言也於文似複蓋由經師失其讀矣此當以詩書斷句言孔子誦詩讀書無不正言其音也執禮二字

自爲句屬下讀執禮謂執禮事也周官大史曰凡射事執其禮事禮記襍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之證也孔子執禮之時苟有所言如鄉黨所記賓不顧矣之類皆正言其音不襍以方言俗語故曰執禮皆雅言也詩書或誦讀或教授弟子若執禮自爲一事故別言之耳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樾謹按包注於丘下增心字非經旨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十三字作一句讀是當爲觀釋

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叚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孔子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視丘也正申明吾無隱乎爾之意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樾謹按聖與仁猶言智與仁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蓋諸弟子之稱夫子如此孔子聞之而不敢居仁智之名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聖與智古通稱故臧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禮記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其所謂聖卽智也故與仁義禮竝列猶言仁義禮智也後世但知大而化之之謂聖而古義湮矣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注曰蕩蕩寬廣貌戚戚多憂懼

樾謹按戚戚卽蹙蹙也古無蹙字故以戚字爲之與八佾篇甯戚同詩節南山篇曰蹙蹙靡所騁毛傳曰蹙蹙縮小之貌然則小人長戚戚爲縮小貌與君子坦蕩蕩爲寬廣貌正相對鄭注失之

正顏色　泰伯

樾謹按正當訓爲振管子小問篇以振其淫尹知章注曰振正也是正與振義通動容貌振顏色振亦動也容貌言動顏色言振辭氣言出三句文義一律若依正字本義解之則與上下文句不類矣隱五年左傳入而振旅莊八年穀梁傳入曰整旅整旅卽振旅故正顏色卽振顏色正之爲振猶整之爲振也

守死善道

正義曰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

樾謹按善道與好學對文善亦好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曰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曰善好也然則守死善道言守之至死而好道不厭也正義以善道連文增不離二字以成其義非經旨矣

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樾謹按此美堯之大非美堯之能法天也說文刀部則等畫物也是則有等義管子七法篇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是則有均義蓋則爲等故亦爲均呂氏春秋功名篇取則行鈞則與鈞竝猶等也昭七年左傳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

官職不則不則與不同不壹不類茲猶不等也此天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茲謂天之大無與等者唯堯能
與之等耳鄭孔解尚書稽古以為同天則天即同不也
孔訓則為法未得其義
予有亂臣十人
馬曰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
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樾謹按劉原父七經小傳以子無臣母之理改為邑
姜王氏困學紀聞據釋文子有亂十人本無臣字謂
舊說不必改竊謂武王哲歸數其佐治之人而并及

其母稱為予有縱無臣字於義亦不可通疑舊說所
謂文母者亦即邑姜也文母之稱見於詩周頌雝篇
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烈考武王也文母大
姒也以子先母義殊未安鄭箋易之曰乃以見右助
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夫曰文德之母則是贊美
之辭非從其夫之謚而稱文矣是鄭意不以文母為
大姒也馬融毛詩注不傳疑其解烈考文母正為武
王邑姜鄭所謂光明之考文德之母即本其說鄭固
嘗從馬學也後人習于毛詩之說但知文母之為大
姒故於此注文母亦以大姒當之不知馬融於詩自

有注未必其同於毛傳也
毋固子罕
集解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樾謹按上文毋必言無專必也此文毋固又言無固
行然則必之與固其義無別矣固當讀為故詩昊天
有成命篇鄭箋云固當作故史記魯周公世家咎於
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是固與故通毋故者不泥其
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謂毋必彼一時此一時
是謂毋故
子畏於匡

正義曰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
無所畏也
樾謹按荀子賦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史記孔子世
家亦云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然則畏於匡
者拘於匡也禮記檀弓篇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
注即以孔子畏於匡為證而通典引王肅注曰犯法
獄死謂之畏是畏為拘囚之名後人不達古義曲為
之說蓋皆失之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樾謹按此見字當讀如從者見之之見見之過之相

對成文見之者謂其人見於夫子過之者謂夫子過其人之前也故於見之曰雖少必作言作則坐可知明是夫子方坐而其人來見也上文曰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一見字之中含此兩義有其人見夫子有夫子見其人故以見之過之兩承之與者不得其義則既云子見又云見之於文複矣

雖覆一簣

馬曰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

樾謹按馬讀雖如本字斯其義曲矣雖當讀爲唯禮記少儀篇雖有君賜雜記篇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

並曰雖或爲唯表記篇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然雖本從唯聲故二字古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唯覆一簣言平地之上止覆一簣極言其少正與未成一簣相對成義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

樾謹按法語之言一句中語字言字疊用甚爲不辭殆經師失其讀也此當以法語之爲句巽與之爲句皇侃義疏解與命與仁曰與者以言語許與之也此云巽與之其義與彼同兩言字並屬下讀皆語辭也

詩大東篇睠言顧之荀子宥坐篇作眷焉後漢書劉陶傳作睠然焉與然皆語辭則言亦語辭凡詩所云如薄言采之靜言思之願言則嚏駕言出遊之類皆是僖九年左傳言歸于好周易繫辭傳德言盛禮言恭言亦語辭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曰言能無從乎言能無說乎謂以法度語之則必從以巽順與之則必說也學者誤以爲言語之言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鄉黨

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樾謹按此當以便便爲句詩采菽篇平平左右釋文引韓詩作便便閑雅之貌是便便以貌言正與上文恂恂如也王注曰恂恂溫恭之貌其義一律但省如也兩字耳言唯謹爾四字爲句凡有所言無不謹慎故曰言唯謹爾此與上文似不能言者相對蓋此兩節皆上一句說孔子之容下一句說孔子之言鄭注失之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　正義曰謂文擯傳命時

樾謹按舊說皆以是時夫子爲承擯故上擯是右人末擯是左人然下文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據聘禮鄭注是上擯之事卽趨進一節江氏永鄉黨圖考謂是賓致命後擯者趨進相公拜則亦是上擯事也凡擯之次弟君召之時自應先定豈有交擯之時尚是承擯交擯之後無端改易乎且公與賓每門每曲揖讓介皆在後雁行夫子始爲承擯將於何時凌躐而前乎竊疑上擯本以卿爲之魯人重夫子知禮故使以大夫攝上擯事君召使擯者使爲上擯也夫子爲上擯則所與立者但有左人無右人矣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者謂左其右手也蓋承擯在上擯之左夫子與之揖時足不移易惟引其右手鄉左而已故其衣之前後襜如也他人於此所與揖者在左則必側身左鄉非君子立不易方之義矣自鄭君誤解左右手句遂并夫子之爲上擯而亦不著且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此在常人亦然何足爲夫子異乎

翼如也

孔曰言端好　正義曰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

樾謹按翼如猶勃如躩如之類皆以一字形容之非必取象於鳥翼也爾雅釋詁曰翼敬也釋訓曰翼翼恭也翼如之翼蓋亦此義耳說文走部趩下引論語趨進趩如也字文作趩明非鳥翼矣正義曰如鳥之張翼然則勃如躩如復何物乎

必表而出之

孔曰必表而出之加上衣　正義曰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

樾謹按加上表衣然後出之則非如近解所謂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也出之二字迎文之往也出之者出往他所也居家可單衣絺綌若其出而他往必加表衣故曰必表而出之皇侃本無之字其疏曰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翟氏灝論語考異謂依皇氏說句末應無之字不知邢本句末雖有之字其說未始不與皇同蓋古義固如此耳

短右袂

孔曰短右袂便作事

樾謹按左右兩袂必無一長一短之理短右袂者猶之使短也褻裘長則袂亦長於作事不便故卷右袂

使短是謂短右袂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樾謹按禮記玉藻篇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孔意月朔所服必是皮弁服故其說如見然朝服皮弁服二者不同安得混而一之疑此所服者仍是每日視朝之服吉月乃告月之譌緇衣篇尹吉曰鄭注吉當爲告是其例也說本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王氏以告月爲即朝廟則猶沿舊說之謬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

告月者不告朔也何休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是告月與朝廟本是二事朝廟者每月之朔諸侯朝于大祖廟北面受朔也告月者每月之末有司先以月朔告君也月有大小盡不定是三十日故有司必先期以告然後君得以朔日行朝廟之禮月令凡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皆先期三日太史告于天子然則告月亦猶告立春告立夏之比矣閏月君不朝廟則有司亦不告月乃文公於閏月朔日行朝廟之禮

故春秋書以示譏至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曰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魯之不視朔自文公始至定哀閒此禮之廢久矣而有司告月則猶循舊典每月皆然未之敢廢夫子於有司告月之日必朝服而朝焉記者以夫子之必然見他人之不必然而我愛其禮之思於此寓矣朝服者冠則委貌衣則緇衣每日視朝之服也因告月誤爲吉月而孔氏以月朔釋之因以朝服爲皮弁服夫魯君不皮弁夫子安得而皮弁可知其說之未安矣又按此經言告月八佾篇言告朔告月之與告朔亦當有別公羊

以告月爲告朔殆非也告月者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君也春秋所書鄉黨所記皆是也告朔者每歲之終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政於諸侯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是其事也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劉氏台拱論語駢枝謂以特羊餼天子告朔之使是爲告朔之餼羊此最得之周初之制每歲之末天子遣使以來歲十二月之朔頒告諸侯是曰告朔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于君是曰告月諸侯乃於朔日服皮弁服朝于大廟使大夫奉天子命而北面

受之是曰聽朔亦曰視朔視聽一也周自平王以後告朔之使不行矣而魯有司每歲以餼羊供用猶如故也魯自文公以後視朔之禮亦久廢矣而魯有司每月以月朔告則猶如故也豈非魯兼周禮之明驗歟公羊子因傳春秋者而猶不知告月告朔之有辯左穀之徒復何識焉於是告朔也告月也視朔聽朔也三者混而爲一學者不復致詳而古制之湮古義之晦由來久矣愚因此經朝服非皮弁服而知告月之非聽朔又因此經言告月八佾篇言告朔而知告朔之非告月反覆推求於古制得其大概好古之士儻有取乎

必有明衣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正義曰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箸明衣所以明絜其體也

樾謹按孔注云以布爲沐浴衣者猶云以布爲齊衣耳齊必沐浴故古語卽謂齊爲沐浴哀十四年左傳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論語作孔子沐浴而朝是沐浴卽齊也邢氏誤會注意遂以明衣爲親身之衣而有明絜其體之說按儀禮士昏禮姆加景鄭注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是鄭意以明衣爲加之於外者非親身之衣也士喪禮明衣裳用布鄭注曰所以親身爲圭絜也此乃死者所用其制迥異於生邢氏以士喪禮之明衣爲齊之明衣殆不可從也

式負版者

孔曰負版者負邦國之圖籍

樾謹按負版之文他書未見孔亦望文爲說耳負版疑負販之誤或版販同聲古文通用也式負販者與上句凶服者式之其爲一事言子見凶服者必式雖負販者亦式之也禮記曲禮篇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卽可以說此經矣孔以凶服爲一事負版爲一事然經文不曰式凶服者式負版者是二句本不平列舊說殆未得也爾雅釋蟲傅負版亦卽負販也此蟲喜負重故以人之負販者爲比耳

羣經平議卷三十

第一七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群經平議卷三十一

德淸俞樾

論語二

皆不及門也先進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樾謹按門者大夫之私朝也尚書堯典篇闢四門詩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又周官大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是古者卿大夫私朝在國門故其適子謂之門子而左傳有箸政多門之語足見鄭義之有據春秋之季世卿專政其出自庶姓者必先由家臣而後得進爲公臣若臾駢偷大夫僕之類是也此云不及門者言不得登大夫之朝也是時以及門爲進身之始故夫子云然門且不得及欲進而升諸公更不可得矣下文言語政事諸賢多仕于季氏而夫子以爲不及門蓋其時猶未仕也鄭注以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正得夫子之旨但所說未備故後儒別爲之說然經云不及門不云不在門則終以古義爲安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正義曰魯其後也

樾謹按此周公非周公旦也擬人必以其倫以季氏而擬周公非其倫矣所謂周公乃春秋時之周公如周公黑肩周公閱是也蓋欲言季氏之富而但舉晉韓魏齊陳氏之屬與之比較則本爲同列卽富過之亦不足深非故必曰富於周公以見季氏以侯國之卿而富過於王朝之宰也泰伯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孔注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然則孔注於此章不曰周公旦明是春秋時之周公正義乃曰魯其後也失經意且失注意矣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

樾謹按以聚斂爲急賦稅誣賢者矣爾雅釋詁曰斂聚也是聚斂二字同義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竊謂冉有爲季氏聚斂乃民聚而非財聚也蓋

冉子爲季氏宰必爲之容民畜衆使季氏私邑民人親附日益富庶禮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若冉有者可謂畜聚之臣矣故孔子以爲可使治賦若惟是急賦稅而已曾是以爲治賦乎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蓋入民日衆田野日闢故計一歲所賦之粟倍於他日趙岐注以爲多斂賦粟非也冉有之罪正與辟草萊任土地者同科猶云吾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以富

桀罪冉子可也以爲多斂賦粟則非也古之所謂民賊者尚不至此而況冉子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

集解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樾謹按屢字說文所無古字止作婁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毌中女婁空之意也婁空二字卽本此經蓋古語有如此而許君猶及知之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以人言則曰離婁孟子離婁之明是也以屋言則曰麗廔說文囧部曰窗牖麗廔闓明是也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廔實卽婁空之義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謂顏子之心通達無滯亦若窗牖之麗廔闓明也終日不違無所不說並其證也史記伯夷列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是史公已不達屢空之旨何氏前一說蓋以經師舊說故首列之其後一說則以舊義未安而自爲之說雖於屢字未得其解而意稍近之矣回之婁空與賜之億則屢中正相對婁空者通達無滯故聞一知十也億則屢中

者推測而知故聞一知二也屢中之屢依古字亦止作婁而義則有異訓數訓每可施於下婁字不可施於上婁字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集解曰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

樾謹按子貢之賢何至不受教命何氏此解不可通也不受命而貨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高誘注曰三官農工賈也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

學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歟蓋不屬於官卽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第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矣

攝乎大國之閒

包曰攝迫也

樾謹按攝猶籋也說文竹部籋箝也徐鍇繫傳曰今俗作鑷然則攝之通作籋猶籋之俗作鑷也周官司弓矢職鄭注曰并夾矢籋也是籋有夾義籋乎大國之閒猶云夾乎大國之閒包注未得

鏗爾舍瑟而作

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樾謹按說文臤部臤堅也讀若鏗鏘又手部摼擣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然則許意以鏗爾之鏗異乎鏗鏘之鏗鏗鏘以聲言鏗爾不以聲言此本與子路率爾而作相對鏗爾者作之貌非舍瑟之聲說文手部掔固也讀若詩赤舄掔掔鏗爾之鏗疑卽赤舄掔掔之掔掔卽由掔之訓固而引申之當是鎮定之貌足容重故以掔掔擬之鏗爾舍瑟而作言掔然舍瑟而作也安詳審慎與子路之率爾而作氣象不同矣因其字作鏗說者遂以爲舍瑟之聲一舍瑟耳何必取其聲而形容之乎說文引經每不舉全文若鏗爾是舍瑟聲則但云鏗爾舍瑟足矣惟其爲作之貌故必連而作二字引之也據玉篇手部引此經作摼爾是顧野王所見論語初不作鏗鏘字何必定以聲言乎

浴乎沂風乎舞雩

包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樾謹按世傳韓昌黎論語筆解皆不足采惟此經浴字謂是沿字之誤則似較舊說爲安風之言放也詩北山篇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放也僖四年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尙書粊誓正義引賈逵注曰風放也風與放一聲之轉風乎舞雩者放乎舞雩也沿乎沂放乎舞雩猶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矣

克己復禮爲仁 顏淵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正義曰此注克訓爲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

樾謹按孔注訓克爲能是也此當以己復禮三字連文己復禮者身復禮也謂身歸復於禮也能身復禮卽爲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後文義一貫孔子之意以己與人對不以己與禮對也正義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劉說以申馬注約身

之義而經意遂晦矣昭十二年左傳因楚靈王不能自克而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則正訓克爲勝左氏既出先儒致疑凡此之類皆不足據

君子敬而無失

正義曰君子但當敬愼而無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佚周官大宗伯鄭注以防其淫失釋文曰失本亦作佚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釋文曰失司馬本作佚是失與佚通言君子敬而無敢佚樂也敬而無佚與恭而有禮對文無佚申言敬有禮申言恭也若過失則敬與恭皆不可有不得專屬之敬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孔曰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樾謹按四句一氣相屬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正申明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意蓋虎豹所以有文犬羊所以無文者以其毛也若以鞹而論則一而已矣文質之異異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質而有損也

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孔解上二句未得其義故并下二句而失之

主忠信徙義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樾謹按主忠信謂所主者必忠信之人如孔子主司城貞子之比說已見學而篇矣至包氏以徙義爲徙意從之其說迂曲殆非也徙當爲從述而篇聞義不能徙阮氏校勘記曰高麗本作從是其證矣所主者必忠信所從者必義是謂崇德主忠信從義皆以交際言故下文辨惑亦舉愛惡明之孔子所言皆待人

接物之道後儒陳義雖高未見及此矣

慮以下人

馬曰其志慮常欲以下人

樾謹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氐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卽無慮亦猶大氐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氐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其句法卽本之此

先事後得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先事猶先勞也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祿鄭注曰勞猶事也彼文勞與祿對故勞當訓爲事猶云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也此文事與得對則事當訓爲勞猶云先難而後獲也事與勞義本得通孔不知事之卽爲勞而云先勞於事則勞字轉爲增出矣

先之勞之子路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樾謹按先之勞之四字作一句讀猶陽貨篇曰使之聞之不得因有兩之字而分爲二事也詩緜蠻篇爲之載之孟子滕文公篇與之食之句法皆與此同先之勞之謂先民而任其勞也天子親耕后親蠶之類皆其事矣孔訓先導之以德然後勞之似於文義未合下文子路請益而告以無倦蓋先任其勞則易倦故戒之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正義曰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

樾謹按論語苟字如苟有用我者苟正其身矣正義竝曰苟誠也此苟字義亦當同始有之時未必合也荆則曰誠合矣少有之時未必完也荆則曰誠完矣富有之時未必美也荆則曰誠美矣故曰善居室正義不得其旨誤以苟且釋之苟且富美義不可通因又加有此二字亦可見其說之未安矣又按正義以合爲聚合非是合猶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下言合文異而義同蓋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

始有之時或時暨之未能給足而刑之意已以為足也邢氏但知合之訓聚而不知合有足義由未達叚借之旨耳

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

樾謹按殺與虐義同故尚書呂刑篇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尚同中篇作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宣十五年左傳酆舒為政而殺之潛夫論氏姓篇作酆舒為政而虐之並其證也勝殘去殺者勝殘去虐也言善人為邦百年則殘虐之事可以勝而去之也勝殘去殺實止一義分而為二轉非經旨

吾黨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釋文曰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樾謹按鄭說是也躬弓古通用耳若以直躬為直身而行則孔子亦當云吾黨之直躬者下文無躬字知躬是人名也因其直而名之曰直躬猶因其狂而名之曰狂接輿殆楚語有然歟至廣韵謂直姓出楚人直躬之後則又不然躬是其人之名直非其人之姓也

不可以作巫醫

正義曰巫主接神治邪醫主療病

樾謹按楚詞天問篇曰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此云不可以作巫醫醫亦巫也廣雅釋詁曰醫巫也是其證也荀子王制篇曰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蓋古者卜筮之事亦巫祝掌之禮記緇衣篇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為卜筮古之遺言與彼言卜筮此言巫醫其義一也下文引易恆卦之辭又曰不占而已矣皆以卜筮言與醫不涉正義分巫醫而二之非古義矣

求為後於魯　憲問

孔曰為後立後也

樾謹按為有也求為後於魯者求有後於魯也孟子滕文公篇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趙注曰為有也為之訓有古訓有然詳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辭

夫如是奚而不喪

樾謹按奚而猶奚為也言奚為不喪也襄十四年左傳射為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

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竝其證也

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樾謹按能與而古通用孔氏所據本疑作能犯之故有能犯顏諫爭之說此章之旨蓋卽信而後諫之意未信則以爲謗己故惟勿欺者能犯之也孔子論諫曰吾從其諷本無取乎犯不得已而犯必以勿欺先之異乎悻悻小丈夫矣

子貢方人

孔曰比方人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方正也方人猶言正人周官司諫鄭注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子貢方人卽所謂以道正人行者蓋亦朋友相切直之義釋文曰鄭本作謗人謗者言人之過失也襄十四年左傳庶人謗正義曰謗謂言人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然則方人謗人其義不殊孔以比方釋之未得其旨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

正義曰栖栖猶皇皇也

樾謹按栖卽棲字詩六月篇六月棲棲毛傳曰棲棲簡閱貌下云戎車旣飭卽承六月棲棲而言是棲棲有整飭之意字亦通作萋有客篇有萋有且傳曰萋且敬愼貌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蓋棲萋竝從妻聲妻之言齊也故棲棲萋萋竝與濟濟同文王篇濟濟多士傳曰濟濟多威儀也微生畝見孔子脩飾威儀疑其以此求悅於人故曰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晏子春秋外篇載晏子之言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此卽微生畝之意孔子答之曰非敢爲佞

也疾固也固謂固陋也疾固陋故栖栖是可得栖栖之義矣班固荅賓戲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則漢儒已不達栖栖之義邢氏承其說而曰栖栖猶皇皇也於是此章之義全失矣

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

集解曰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

樾謹按荷蕢者之意以爲人旣莫己知則但當爲己不必更爲人故曰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何氏增出信字轉非其旨

果哉末之難矣

集解曰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介不果往高誘注果誠也果哉末之難矣猶曰誠哉無難矣蓋如荷蕢者之言隨世以行已視孔子所爲難易相去何啻天壤故孔子聞其言而歎之一若深喜其易者而甘爲其難之意自在言外聖人辭意微婉初非與之反脣也何解失之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樾謹按此童子自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孔子答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邢氏此疏深得此章之旨蓋孔子見此童子違謙越禮深以爲非然則闕黨之人使童子將命亦大非孔子之意也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是闕黨之地孔子嘗居之其時適有童子將命一事故或人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論語特記其言使人知長少之禮不可越也後人誤會馬注以爲孔子實使之於此章之義全失矣

君子固窮 衛靈公

樾謹按禮記哀公問篇固民是盡鄭注曰固猶故也是固故聲近義通君子固窮猶君子故窮言惟爲君子故窮困也明君子不妄于求宜至窮困正與亦有窮乎問意相對文選劉越石扶風歌夫子故有窮卽本諸此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包曰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樾謹按參字義不可通如包氏注則不詞甚矣參當作厽玉篇曰厽今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厽顧野王所見本尚有作厽者疑其以厽爲參故云然實則作厽者是也說文厽部厽絫坺土爲牆壁象形尚書參在上論語參於前並當作厽厽之言絫也乃罪多厽在上言紂之罪積絫在上也立則見其厽於前也言見其積絫於前也且厽本象形字立則見其厽於前正聖人立言之精今作參則古字亾而古義亦晦矣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樾謹按之字漢石經作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曰孔子稱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是古本如此當從之卷之義爲收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鄭注曰卷猶收也懷之義爲歸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美其有道則出仕無道則卷收而歸也今作卷而懷之之字何所指乎

志士仁人

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

樾謹按志士卽知士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楚詞天問篇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是志與知義同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湛注曰志謂心智蓋志可爲知故亦可爲智論語每以仁知竝言此云志士仁人猶云知士仁人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正義以爲志善之士非是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志字亦當讀爲智韓詩外傳載巫馬期之言曰

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是則孔子本以志士仁人竝稱與此章同孟子所引不備耳趙岐但據孟子文爲注故曰志士守義者也勇士義勇者也恐非孔子之本意矣

樂則韶舞

注曰韶舜樂也

樾謹按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注引作五曰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獨斷曰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武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併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正義曰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

樾謹按不與立於朝廷而但曰不與立文義未足立當讀爲位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然則不與立卽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句竊位作位字下句不與位作立字猶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子而子悅之作仕字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作士字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樾謹按此章言諡法也周書諡法篇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春秋時列國大夫多得美諡細行而受大名名不稱矣故孔子言此明當依周公諡法不得溢美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阿黨比周解衆好必察之意特立不羣解衆惡必察之意是王肅所據本衆好句在衆惡句前潛夫論潛歎篇引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蓋漢時舊本如此今傳寫誤倒耳風俗通義正失篇引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雖文字小異而亦善在惡前可據以訂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樾謹按後漢書班固傳論引此文作而不能守之視今本爲長知及之而不能守之謂無仁以守之也今作仁不能守夫既仁矣又何不能守之有此蓋後人據下文改易而不知其非也且如下文不莊以涖之若改易其文曰莊不能涖之豈可通乎當依范氏所引以正其誤下文言仁能守之則此文不能守之由於不仁其故自見正古文互見之妙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樾謹按說文苟部苟自急敕也敬字從苟爲意故義亦與苟通敬其事者急其事也正與後其食相對猶禮記儒行篇曰先勞而後祿矣

無乃爾是過與　季氏

樾謹按是當讀爲寔爾雅釋詁寔是也桓六年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是與寔古蓋通用無乃爾是過與猶曰無乃爾寔過與襄十四年左傳曰吾令實過國語晉語筯子曰善吾言實過矣並與此經同義詩韓奕篇鄭箋曰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樾謹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財宜乎均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宜乎安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下文云均無貧此承上句言又云和無寡安無傾此承下句言觀均無貧之一語可知此文之誤易矣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焉能繫而不食　陽貨

集解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樾謹按草木之類豈是能食者何獨匏瓜爲不食之物而以取喻耶食當訓爲用易井初六井泥不食李鼎祚集解引虞注曰食用也又國策衛策食高麗也老子而貴食母高誘河上公注竝曰食用也是食之訓用乃古義也國語晉語曰夫苦匏不材於人然則匏瓜乃無用於人之物故孔子言吾非匏瓜安能繫於一處而不爲世用乎文選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按李氏集解引荀爽曰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是井卦爻辭言不食者其義竝爲不用古說如此非獨虞翻說也王仲宣以匏瓜與井渫不食兩事合用是固以周易之不食解論語之不食矣

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樾謹按周注迂曲必非經旨如何晏說則與孟子一鄉皆稱原人之說不合其義更非矣原當爲傆說文人部傆黠也鄉傆者一鄉中傆黠之人也孟子說鄉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則其人之巧黠可知孔子恐其亂德蓋卽巧言亂德之意朱注謂原與愿同雖視舊說爲勝然愿自是美名孔子曰侗而不愿吾不知之矣則愿固孔子所取也一鄉皆以爲愿人當問其果愿與否安得據絕之爲德之賊且孟子所稱鄉原之行亦非謹愿者所能爲也然則讀原爲愿抑猶未得其字矣

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　正義曰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

道

樾謹按窒當讀爲蛭說文至部蛭忿戾也從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蛭今尚書多方篇作懫懫與窒古同字周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曰窒劉本作懫一切經音義卷九曰窒古文懫同然則論語之窒猶尚書之懫並爲蛭之叚字果敢而蛭者言果敢而忿戾也馬訓爲窒塞正義因以窒塞人之善道足成其義胥失之矣

年四十而見惡焉

樾謹按此章之旨自來失之子罕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蓋泛論他人不能爲一概之詞故曰四十五十言或四十或五十亦屬辭之常也此文云年四十則爲據實之言非泛論矣竊謂此章乃夫子自歎也說文言部䛩相毀也古每叚惡爲之漢書樊噲傳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注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張禹傳數毀惡之注曰惡謂言其過惡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李善注曰惡謂讒短也並是叚惡爲䛩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斯言殆因此而發是時孔子之年固不可考麻邦紀年謂晉齊七年則尼谿之沮或適値四十矣其終也已猶云吾已矣夫終與已其義同蓋孔子先是在魯不過爲委吏爲乘田未得一行其道及是景公欲用之是亦行道之兆也乃爲晏嬰所讒毀而止道之不行於此徵之矣故發此歎耳陽貨一篇終以孔子此言正見羣小專恣聖道不行非無意也其下微子篇所記皆仁人失所及巖野隱淪之士亦由此語發其端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微子

正義曰我非天下人之徒衆相親與而更誰親與

樾謹按兩與字並語詞猶云吾非斯人之徒邪而誰邪其語意自有與斯人相親之意然讀兩與字爲相與之與則於文義未得矣釋文曰徒與誰與並如字又並音餘當以音餘爲長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樾謹按分當讀爲糞聲近而誤也禮記王制篇百畝之分鄭注曰分或爲糞孟子萬章篇作百畝之糞是其證也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爾雅釋丘曰夷上洒下不漘郭注曰不發聲釋魚曰龜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邢疏曰不發聲也古人多以不爲發

聲之詞詩車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毛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篇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此類不可勝數丈人葢自言惟四體是勤五穀是蓺而已焉知爾所謂夫子若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則不情矣此二句乃韵語或丈人引古諺歟

虞仲

樾謹按虞仲不詳何人舊說以爲仲雍非也仲雍在伯夷叔齊前百餘年豈當反列其後且仲雍既君吳子孫世有吳國豈得目之爲民竊疑虞仲乃春秋時

虞公之弟桓十年左傳虞叔有玉杜注以爲虞公之弟虞仲亦其類耳當時國君之弟每以伯仲繫國稱之若桓十七年蔡季莊三年紀季皆是也虞仲次伯夷叔齊之後殆亦讓國之賢公子乎書傳無徵宜從葢闕顧氏炎武欲改虞仲爲吳仲恐反失之矣

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樾謹按陸氏釋文本施字作弛然弛施古字通用非有異義也孔訓施爲易卽用爾雅釋詁弛易也之訓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戒使不易其親也有國家者往往任用外戚疏遠宗支豈非所謂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者乎不施易自不弛廢不易之意深不廢之意轉淺矣其字或可從釋文作弛其義仍當從孔注作易古說未可非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子張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　正義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

樾謹按肆者市中陳物之處故周官有肆長以肆爲官府造作之處於古未聞正義說非也周易說卦傳巽爲工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

工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以譬君子學於古訓則言之是非事之得失無不知之故能成其道也邢氏誤解肆字不特聽說無徵且於喻意不見矣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

樾謹按經文兩孰字明分二事包注幷爲一談非也先傳對後傳者而言性與天道未至其時不得聞而灑掃應對之事童而習之是先傳者也後倦對先倦

者而言既冠成人而後弟子之職不復躬親矣而簡
道而行忘身之老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是後倦
者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猶曰有小道焉有大道焉
故繼之曰譬之草木區以別矣包氏所解未得經旨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樾謹按孔子論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故曰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可以爲難
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仁之不在乎難明矣子貢問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其難也孔子告之以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何其易也孔子嘗謂師也過
惟過故爲難能惟難能故未仁子游此論極合孔子
論仁之旨非先以容儀難及美之而後以未仁譏之
也
其生也榮
孔曰故能生則榮顯
樾謹按國語晉語曰非以翟爲榮韋注曰榮樂也是
古謂樂爲榮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言其生也民皆樂
之其死也民皆哀之也榮與哀相對非榮顯之謂荀
子解蔽篇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語意與此相近

天之厤數在爾躬堯曰
集解曰厤數謂列次也
樾謹按說文無從日厤聲之字蓋即厤之異文禮記
月令篇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鄭注曰
歷猶次也與此文天之厤數其義正同彼所歷者卿
大夫至于庶民之數此所歷者帝王之數大小不同
其爲歷次一也
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
樾謹按古本論語疑無履字尚書湯誥篇正義曰鄭

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
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又詩閟宮篇正義曰
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以論語說舜
受終于文祖玄總祭五帝是鄭康成以此節連上文
舜亦以命禹讀之謂是舜禹之事若使有履字則明
著湯名鄭豈容有誤乎國語周語王子晉說伯禹事
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韋昭注曰祚祿也論語曰帝
臣不蔽簡在帝心是也然則韋所見本尚無履字不
然上文方說禹事何取以湯事爲證也近世學者多
疑論語孔注是魏晉間人僞作即此一字誠有可疑

蓋因墨子引湯誓與此文相似而梧鄭說之非乃於經文依墨子增入履字以實其說其後僞古文尙書遂竊此文入湯誥篇矣作僞者轉相師承遂得縣之日月而不刊亦非易事也

尊五美

正義曰當尊崇五者美事

樾謹按五種美事不得以尊崇爲言尊當讀爲遵方言遵行也遵五美言當遵行五美非尊崇之謂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皆用論語文而字正作遵知漢人舊讀固然矣

出納之吝

樾謹按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幷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幷言得也游俠傳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幷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

謂之有司

孔曰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樾謹按周官泉府職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鄭注曰有司其所屬吏也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曰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然則古所謂有司者至爲卑微故以從政之君子而得有司之名卽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一律矣孔注以有司對人君言非是子張止問從政孔子不當以人君之道答之也有司對有位之君子而言故曾子告孟敬子亦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羣經平議卷三十一

德淸俞樾

孟子一

時日害喪 梁惠王

趙岐章句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樾謹按趙說與孟子引書之意不合尚書湯誓篇枚傳謂衆下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俱亡此說是也詩柏舟篇毛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東方之日篇傳曰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是

詩人之辭每以日喻君若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兩句乃韵語疑是夏民歌謠之辭故與詩義相近也廣雅釋詁曰君也韓非子內儲說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哀六年左傳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並古人以日喻君之證文七年傳賈季稱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亦以古卿大夫有士者皆有君道故以日爲喻也必謂桀嘗自比於日因以日之抑又未達古義矣

五畝之宅

章句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

樾謹按漢書食貨志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趙氏所本也然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矣又云冬入保城二畝半義殊可疑趙氏此注或有奪誤詳繹孟子本文五畝之宅本連樹之以桑爲義若果有在野在邑之分則蠶時民方畢出在野但於在野之二畝半宅樹桑已足供蠶事矣必幷在邑之二畝

半宅樹之自野至邑往返采取雖丈夫猶病其勞豈婦女所能勝乎疑孟子之意但爲一夫之宅合有五畝此五畝之宅自在一處各近其所受之田冬夏可居必如班志之說謂冬入夏出而於其中之百畝各私二畝半以爲宅則安得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乎是班志與孟子本是不合孔穎達於毛詩甫田篇正義已詳辨之學者必據以說孟子五畝之宅不可通也

申之以孝悌之義

章句曰申重孝弟之義

樾謹按申乃約束之義漢書文帝紀勒兵申敎令元帝紀公卿其明察申敕之師古注竝以申爲約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是申之訓束乃其本義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以孝弟之義約束之也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曰申重猶再三也趙氏以說此經申字雖亦可通然不如訓爲約束更合古義矣

寡人願安承教

章句曰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樾謹按安乃語詞猶焉字也漢書史丹傳安所受此

語師古注曰安焉也文選東京賦獨微行其焉如辭注曰焉言安也是安焉一字古通用論語子罕篇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篇引此焉作安季氏篇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此焉作安竝其證也願安承教猶云願焉承教趙氏訓爲安意是誤以語詞爲實字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

孫奭正義曰今願爲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

樾謹按上云寡人恥之恥以生者言則洗除亦當以生者言不得云爲死者洗除也此比字當訓爲近比

死猶近死也管子勢篇動靜者比於死尹知章注曰比近也與此文比死同義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韋昭注曰三君皆云濱近也比與濱一聲之轉義亦相通據竹書紀年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孟子至梁實在惠王後元之十五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說本顧氏炎武日知錄及江氏永羣經補義然則惠王是時在位已五十一年其年之老可知比死者蓋其自稱之辭猶云垂死之人願比死者一洗之若曰願及其未死之時一洗除其恥耳

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正義曰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

樾謹按此當於若字絶句若猶然也吾不忍其觳觫若者吾不忍其觳觫然也詩猗嗟篇抑若揚兮正義曰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以抑然釋抑若可證觳觫若之即觳觫然矣正義以若字屬下讀未得其義無罪而就死地即以羊言非以人爲比也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章句曰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樾謹按合猶足也上文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故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合與給通趙氏正以足字釋合字各本作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此不得其義而妄增阮氏校勘記已訂正矣

明足以察秋豪之末

樾謹按尚書堯典鳥獸毛毨枚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屍官司裘疏引鄭注同是鳥獸之毛皆生於秋故夏言希革秋言毛毨明夏時毛羽脫落至秋更生也新生之毛其細可知故古人言細必稱秋豪趙氏

經二十二　五

未說秋豪之義集注謂毛至秋而末銳小未詳其意

以御于家邦

章句曰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樾謹按御通作訝訝之言逆也周官小宰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鄭注曰逆迎受之又司會職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曰逆受而鉤考之此經御字毛傳訓迎而鄭箋訓治治即受而鉤考之之謂周官鄉師職以逆其役事注曰逆猶鉤考也御之徑訓爲治猶逆之徑訓爲鉤考也趙氏此注又訓爲享則即迎受之之謂僖二十三年左傳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杜注曰享受也又哀十五年傳其使終饗之注曰饗受也享饗古通用是享有受義儀禮聘禮衆皆逆命不辭鄭注曰逆猶受也御之徑訓爲享猶逆之徑訓爲受也毛公訓御爲迎自足包此一義鄭趙皆就毛義引申之耳尚書顧命篇御王冊命正義引鄭注曰御猶嚮也蓋亦即迎受之義而引申之相迎故相嚮也御之爲享正猶御之爲嚮古訓引申往往如此後人不知古訓之例而於此等處莫措一辭矣又按上文刑於寡妻趙氏曰刑正也詩釋文引韓詩亦曰刑正也是趙所用者韓詩之義御之爲享其亦韓

經三十二　六

義乎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章句曰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樾謹按抑之爲辭皆承上意而進之國語周語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並其例也此文前無所承則與他處用抑字者不同抑當讀爲意古抑意二字通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戰國策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荀子修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並是借意爲抑漢書

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此則借抑爲意抑者猶言意也文選長楊賦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魯靈光殿賦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李善注並引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注曰意疑也蓋意之言疑故爲擬度之辭禮記禮運篇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意王與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猶曰意者王以此爲快與戰國策魏策曰臣願以鄙心意公此云意

王猶彼云意公矣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樾謹按兩欲字異義上欲字猶好也孟子書每以欲惡對言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告子篇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所欲所惡即所好所惡也中論夭壽篇引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正作所好是好與欲義同此文欲疾二字平列欲其君者謂好其君者也疾其君者謂惡其君者也天下之好惡其君者莫不來告故曰皆欲赴愬於王

是罔民也

章句曰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樾謹按趙氏以罔爲羅罔之罔非經意也爾雅釋言罔無也此罔字當訓爲無上文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然則無恆產而不附於罪得免於刑者惟士而已民則皆不免矣故曰是罔民也猶言是無民也正與惟士爲能相應民爲邦本無民則不可以爲國故下文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蓋言無民之不可爲國也

樂酒無厭謂之亡

章句曰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

樾謹按如注義則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亦豈不足以亡國何不并謂之亡而謂之荒乎趙說亡字非其義矣亡當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軔僈楛楊倞注曰芒昧也或讀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然則荒芒猶流連也流連雙聲荒芒疊韵皆古之恆言從流下而忘返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爾雅釋天大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厤書作大芒落是荒芒同義之證流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趙氏曰豫亦

遊也斯爲迴論必逐字爲之說則轉失之泥矣

關市譏而不征

章句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本疑無市字故注文言關不言市也禮記王制篇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與此經大略相同但此經無市廛而不稅一句文不備耳不當并關市爲一也荀子王制篇關市幾而不征國語齊語使關市幾而不征管子小匡篇同是他書固有有市字者後人據以增入孟子耳公孫丑篇關譏而不征注

經三十二　九

曰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以後證前豈知此經市字之爲衍文矣或疑彼經文止言關故趙氏引此經亦去市字此不然也彼經上有市廛而不征一節若此經有市字則趙氏亦可引以爲證乃彼注但曰古者無征而不據文王治岐爲說然則此經之無市字明矣文十一年左傳正義引彼經亦作關市譏而不征夫彼分關市爲二節一則曰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一則曰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其不容并而爲一更屬顯然乃孔穎達引彼經亦誤增入市字蓋關市連文他書屢見遂牽連而書之此經市字之衍亦猶是矣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樾謹按爾雅釋詁止待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是待與止同義宣王問何以待之猶言何以止之故孟子告之曰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正義曰孟子答齊宣以爲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爲王政於天下者

樾謹按政與正古通用此政字當讀爲正爾雅釋詁

經三十二　十

正長也爲正於天下者爲長於天下也言湯由七十里而爲天下長也呂氏春秋君守篇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高誘注曰正主也此言爲政於天下彼言爲天下正文異而義同正義謂爲王政於天下失之矣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公孫丑

章句曰行政於國其久如彼

樾謹按注義非也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蓋古謂官長爲正昭二十九年左傳木正曰句芒杜注曰正

官長也故樂官之長曰樂正酒官之長曰酒正其義
並同國之正卿當謂之國正因正政古通用故亦謂
之國政耳行乎國政者管仲在齊其位在高國之下
而其號令能行乎高國定十年公羊傳曰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何休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
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管仲之行乎高國與孔子之
行乎季孫皆所謂行乎國政也得君與行乎國政正
相對得君見桓公不疑行乎國政見高國不忌以爲
行政於國失之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章句曰加猶居也
樾謹按趙訓加爲居非也加當讀爲假夫子假齊之
卿相得行道焉言假藉其位以行道也詩假樂篇假
樂君子禮記中庸篇引作嘉樂君子嘉字從加得聲
嘉得通假則加亦得通假矣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章句曰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
之君矣
樾謹按公孫丑之意謂夫子假藉齊卿相之位以行
其道即與由此而霸由此而王不異正極見其事之

難也故曰如此則動心否乎趙氏說此不明近解謂
亦不足怪則轉不見其任大而責重矣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章句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
樾謹按孟施字也舍名也連言之曰孟施舍猶左傳
稱孟明視矣周官小司徒職曰凡征役之施舍鄉師
職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然則名舍而字孟施
名字正相應趙注以施爲發聲義既未安近人或以
孟施爲姓或以施舍爲名胥失之矣
今夫蹶者趨者

章句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
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
樾謹按趙氏之意謂蹶由於趨今夫蹶者趨者乃云
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
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動心而恐矣故曰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若以蹶者趨者平列則其義轉不見
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
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
以爲福故爲仁義也

樾謹按趙氏章句自此文至不當急欲求其福福字凡十見翟氏灝孟子考異曰古文福但作畐中筭引長形便類寫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畐焉故趙氏注之如此今按說文畐部畐滿也並非福古文若是畐字不當作福字讀之疑趙本直是福字耳後人不達福字之義見趙注首云言人行仁義之事遂改經文爲必有事初非因形似而誤也夫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止趙岐一家而又非若他經之尚有漢石經殘碑可以取證一二則經中文字舍趙氏將何從趙氏作福乃必舍而從作事之本非治經者所敢出矣雖然

其字是也其義未必然也請據趙本之字以求孟子之旨福當讀爲副廣雅釋詁貳福盈也是副貳字古或作福也王氏念孫疏證引顏氏匡謬正俗之說謂當作福然副貳之義本從副之爲判而引申之說文無福字疑即幅之俗字變從巾而從衣猶帬之或爲裠常之或爲裳耳漢尹宙碑位不福德魏大饗碑以福海內欣戴之望並是叚幅爲副初非副貳之本字未可據顏氏之誤說以改廣雅之原文也此經云必有福焉而勿正猶云必有副焉而勿正周官太宰職曰建其正立其貳副即貳也故與正相對何謂副上

文所謂配義與道是也孟子之養氣其本在乎持志惟能持志以帥氣然後能自反而知其縮與不縮縮即直直即義故趙氏曰縮義也義則往不義則不往此孟子之養氣所以同符曾子而異乎孟施舍之守氣也是故氣必配道與義然後可謂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必有副焉之說也若無所配即無所副無所副則氣爲正矣於是不問其縮與不縮而徒曰雖千萬人吾往矣是孟施舍所爲能無懼者也不知持志而但知守氣是暴之也非養之也終歸於餒而已矣後之學者日誦孟子之書而不得其旨恭養氣之虛名

而不知有持志之實學於是君臣朋友之閒皆欲以氣勝之彼自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也而不知其爲孟施舍之守氣也豈無忠孝廉節之事足以驚世駭俗要而論之終是以氣爲主義特襲而取之耳非集義而生之謂也集之言合也合之言配也集義即配道與義配道與義即必有副焉而勿正因訂一字之譌而通全章之義學者慎毋以束古注於高閣也下文云心勿忘勿助長焉正示人以養之之法忘之云者不耘苗者也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近之矣其流弊極於莊列之槁木死灰佛

氏之無心意偶發而止助之云者揠苗者也如勦舍
之徒固不足道乃有如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
孟子所謂悻悻小丈夫者則三代以下雖學士大夫
多中斯病而人倫之變從此多矣故孟子以宋人一
喻極言助長之不可而終之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然則宜何如而可以無害曰以直養則無害以直養
者以義養也直即義也趙氏曰養之以義是也養之
以義故能集義而生是即配道與義之說亦即必有
副焉之說必如是而後無害必如是而後謂之善養
學者知此則知養氣必先持志可使志動氣不可使

經三十二　三五

氣動志而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之不可亦無不可見矣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章句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
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
愛而空譽之

樾謹按智與汙對文萬章篇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
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是見汙者不智智者不汙
矣此文當於智字汙字各逗之言三子者果明智邪
則足以知聖人或汙下邪亦不至阿其所好經文本
極分明趙氏不得其旨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
則并失其讀矣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章句曰天吏者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
道故謂之天吏也　阮氏校勘記出天使之也四字
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是也

樾謹按趙氏所據經文疑本作無敵於天下者天使
也故釋之曰天使者天使之也若經文是吏字何必
定以使字說之乎況同問燕可伐章爲天吏則可以

經三十二　三六

伐之趙氏曰天吏天所使疑經文亦本作天使故釋
之曰天使天所使彼不直云天使而曰天所使則此
不直曰天使而曰天使之正趙氏之本文廖孔諸本
無之字者非也天使之稱蓋古人恒言宣三年左傳
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成五年傳嬰
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此兩傳竝有天使之文足
徵古有此稱故孟子從俗而言也若謂左傳天使字
不連讀乃天使人與已蘭天使人謂已則既云天矣
何以又云余爲伯儵是知天使二字必當連讀孟子
兩言天使即可以左傳之天使說之古使吏二字亦

或通用襄三十年左傳使走問諸朝釋文曰使本作吏是其證也古本孟子蓋亦有作吏者乃使之叚字後人不曉天使之語改從作吏之本而又改趙注以從既改之經於是孟子原文不可復見并天使之古語亦因以失傳矣

巫匠亦然

章句曰巫欲祝活人

檝謹按巫即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鮌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巫之與醫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孟子所謂巫正是醫耳若病自以醫爲主豈有舍醫而專言巫者趙注未得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章句曰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檝謹按趙氏之意似以人字即指子路與禹言殊非經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兩句共爲一義蓋天下之理務有兩可者己與人各執一理而各成一善所謂善與人同也人情每是己而非人雖明知他人之善必不可舍而從之執一而不能通斯狹矣惟舜不然善與人同則舍己之善而從人之善此大舜所以爲大也

寡人如就見者也

檝謹按者也猶云者邪古也邪二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也邪無別是也齊王此言蓋設爲商度之辭若曰寡人如就見者邪則有寒疾不可以風故欲孟子來朝而見之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章句曰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　正義曰以其心不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

檝謹按孟子既不欲朝王則竟歸其家可矣何必之景丑氏宿乎蓋宿於景丑氏者將朝王也將朝王而宿於景丑氏者使於造朝也古者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與公宮相近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又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曰公欲毀之以益宮則其近於公宮可知矣孟文子之言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韋注曰言朝夕者不宜遠也郈敬子

之言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韋注曰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以是二傳考之古卿大夫皆受宅於司里如後世賜第之比其宅必近公宮莊三十二年左傳公築臺臨黨氏杜注曰黨氏魯大夫此黨氏之家亦必與公宮近故公築臺得臨之哀十一年傳季氏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杜注曰黨氏溝朝中地名即此黨氏矣孟子之宿於景丑氏蓋以景丑氏家距朝不遠故孟子宿此以爲明日造朝之地或孟子每朝王恒于其家未可知也儀禮鄉飲酒禮

篇賈疏曰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是賈公彥正以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王但其必宿於景丑氏之故則自來未見及耳又按孟仲子之意欲使孟子即以是日造朝而孟子必宿於景丑氏待明日乃朝者蓋其不得已而朝也所以踐仲子之言而不以是日造朝則仍所以明不可召之義且仲子固言之矣曰吾不識能至否乎則是日不造朝於仲子仍無失言之咎也

養弟子以萬鍾

章句曰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

樾謹按如趙注則養弟子三字自爲句以萬鍾三字不成句矣此當以六字爲句蓋齊王之意以爲孟子卽不欲仕吾將用其弟子中賢者養之以萬鍾之祿使孟子得以安居齊國而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也孟子仕齊其祿十萬蓋以孟子大賢故優隆之至其弟子則萬鍾足矣若獨是孟子一人而今昔懸殊如此豈齊王所能出之口哉然萬鍾之祿已自不少陳戴以齊之公族且爲世臣而祿亦止萬鍾疑萬鍾是齊國卿祿之常額養之以萬鍾卽是使之爲卿故孟子曰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也自後人誤

解養弟子以萬鍾句乃并下文孟子之語不可曉矣

必求龍斷而登之

章句曰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

樾謹按趙說龍斷不了疑非經旨也說文网部買下引孟子登壟斷而网市利是龍字本作壟孫奭音義曰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是陸善經正讀龍爲壟也惟於斷字尙未得解斷當讀爲敦敦與斷一聲之轉古得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斷髮文身釋文云斷司馬本作敦是其證也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爲敦丘郭注曰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然則壟與敦皆土

之高者說文土部壟丘壟也敦卽今墩字讀龍斷爲壟墩自得其義無煩叶說矣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

章句曰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云宿齊不當云齊宿趙注非也古宿與肅通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禮記祭統篇宮宰宿夫人鄭注竝云宿讀爲肅然則齊宿猶齊肅也賈子保傅篇有司齊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竝以齊肅連文又或作齊遬禮記玉藻篇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是也齊宿而後敢言正自

言極其敬謹爾又按此人自稱弟子而孟子與之語自稱長者與語樂正子同然則謂行之客雖不知何人要必孟子弟子之留仕於齊者若盆成括之流歟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正義曰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樾謹按孟子正義朱子謂邵武士人所作託之孫奭而其書至鄙俚不足取而此數語獨爲明了孟子之意賴此而顯盆客既爲王留行則必欲孟子在晝少留而後自至齊國力言於王使王復用孟子其所坐而言者雖不詳何語大旨如此而已矣若然是孟子有人乎齊王之側也是爲孟子求容也故孟子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蓋孟子在齊居師賓之位師道也非臣道也柰何不爲子思而爲泄柳申詳乎況其人自稱弟子顯是游孟子之門者而爲孟子說王尤不可矣宜其絕之之深也趙氏解此章之義既未分明而後人又曲爲泄柳申詳回護於是其義益晦

矣

彼一時此一時也

章句曰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樾謹按趙說是也彼一時此一時言其時之同也猶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言其人之同也下文云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卽承此而言惟其時可故孟子之時卽太公望散宜生之時又推而上之卽伊尹萊朱之時又推而上之卽禹皋陶之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非有異也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則孟子雖不得志

於齊而固未嘗不豫也後人誤解彼一時此一時句遂謂孟子眞若有不豫色者殊失孟子之意乃東方朔答客難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則漢人已誤解此二語矣

不欲變故不受也

章句曰不欲即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

樾謹按趙氏以變爲變詭是也以不欲變爲不欲即去非也孟子所以不受祿者正以旣受之而旋辭之近於變詭故不受耳若如趙注以爲不欲即去則與下句不屬矣

弔者大悅 滕文公

樾謹按爾雅釋詁悅服也弔者大悅言弔者大服也孟子書悅字當訓服者甚多取之而燕民悅猶云燕民服也士則茲不悅猶云茲不服也悅與喜微有區別如屋廬子喜屋廬子悅兩字不可互易喜者因有所可悅而喜也悅者因旣得其義而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旣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顧氏此論殊爲有見然以爲是丈尺之不同則恐不然蔡邕獨斷曰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三代之尺相去無幾而謂夏后氏之五十畝周人遂以爲百畝乎然則五

十七十百畝之所以異何也曰此萊田多寡之不同也古者必有休而不耕之田以養地力謂之萊田周官遂人注曰萊謂休不耕者是也夏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五十畝爲萊田則民所耕者止五十畝故曰夏后氏五十殷制民受田百畝而以三十畝謂萊田民所耕者七十畝故曰殷人七十周制民受田百畝而萊田在其外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畮此鄉遂之制也大司徒職曰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都

鄙之制也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即以百畝爲萊田再
易之地家三百晦即以二百晦爲萊田惟不易之田
無萊田與郊遂異而要之一夫歲耕百畝則無異也
故曰周人百畝明乎此則知三代之田初無改易而
特以萊田之多寡爲五十七十百畝之異制則顧氏
所疑可以釋然矣

其實皆什一也

章句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
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
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

相借力助之也

樾謹按三代取民之制曰貢曰助曰徹其名不同而
其實皆什一趙氏此注最爲明了後人誤謂貢法什
一助法九一則與孟子之文不合矣不知殷人助法
非如下文所謂八家同井而中爲公田也蓋一井九
百畝分授九家各以三十畝爲萊田休而不耕其所
耕者七十畝七十畝之中各私其六十三畝而以七
畝爲公田故助法亦什一也周人變而爲徹以九百
畝分授九家一夫歲耕百畝上取十畝爲稅俟收穫
之時命有司巡行田野就百畝之中任指十畝徹而

取之故謂之徹此徹字即以雍徹之徹祭畢而徹去
之耕畢而徹取之其義一也蓋什一而稅百王所同
夏之貢法至爲簡易然年有豐凶而額無增減則凶
年獨在民而豐年常在君矣殷監於夏而變通之公
者自公私者自私則年之上下君民所同無病於民
然其弊也民必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或不治故周又
監於殷而變通之百畝之中亦以十畝爲公田而不
豫定其孰爲公孰爲私至臨時徹而取之則民自無
從歧視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其斯之謂乎三代遺制幸有孟子此數言存其大

畧又幸有趙氏此注足以發明乃後人不就注文體
會於是助徹之制俱失矣或曰然則下文所謂八家
同井中爲公田者何歟曰此孟子爲滕文公所定之
助法非殷人之助法也夫二猶不足魯哀公已云爾
矣況至戰國乎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
而野用九一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此則九一非什一也故曰請野九一而
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所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行助
法也助本什一茲則九一猶是助也而非什一也是
爲九一而助下文所言是也後人不達孟子語意謂

殷人助法不如是失之甚矣

又按經文明言請野九一而助而趙注謂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經文明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趙注謂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顯與經文相背趙氏之謬不待言矣至鄭康成借孟子以說周人徹法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稅有重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甫田篇孔氏正義又引鄭注而申明之曰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此說雖巧然經文九一什一對舉九一是九之一則什一自是什之一安得謂是什一而稅一乎孔氏雖曲爲之說終不可通且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古人制稅或以十夫計或以二十夫計未有以十一夫計者奇零不齊可知其非古法矣恐疑誤學者附辨之於此

惟助爲有公田

樾謹按孟子言惟助爲有公田而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傳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是夏制已有公田之名與孟子不合何也蓋嘗思之方夏之時禹平水土盡力溝洫而後成其爲田天下之田皆公田也民爲之耕而貢其十之一焉自上言之則此一者民所貢也自下言之則其九者皆君之餘也至殷人爲助法則七十畝之中止以七畝爲公田而其餘六十三畝皆私田矣至周人爲徹法則無公田矣然而曰雨我公田者徹法不從助法而變通之雖臨時徹取不先定其孰爲公私而百畝之中要有十畝是公田故公田之名在周初不廢也傳夏小正者誤以殷周之公田說夏之公田則誤矣夏制有公無私殷制有公有私周制寓公於私然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則自上言之固以爲皆民之私田矣相沿既久遂不復知有公田之名使無大田之詩雖孟子亦何以徵之哉逮及嬴秦決裂阡陌井田遺制蕩然無存而蚩蚩之民各私其田矣王莽更名天下田爲王田不得買賣而適以致亂豈非古今之異勢乎

是以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畍

樾謹按慢之言漫漫也釋名釋言語曰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李善注

曰漫漫無厓際之貌是慢其經吟者言經吟不正漫漫然無厓際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因之以曼衍釋文引司馬注曰曼衍無極也漢書揚雄傳曰爲其㚃曼漶而不可知師古注曰曼漶不分別貌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李善引司馬彪注曰壇曼平博也並與此慢字義近字亦作縵漢書食貨志注曰縵田田不爲甽者也義亦同此矣

同養公田

樾謹按養猶事也同養公田言同事公田也養之爲事蓋古有此義萬章篇舜往於田章曰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不託諸侯章曰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語凡兩見而一作事舜一作養舜是養與事同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養父母猶事父母也上文非野人莫養君子養亦事也

益烈山澤而焚之

章句曰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

樾謹按經曰烈山澤不曰山澤烈注乃以爲山澤草木熾盛者失經旨矣烈當作列禮記玉藻篇曰山澤列而不賦鄭注曰列之言遮列也列山澤而焚之益亦謂遮列山澤而焚之列烈古通用故烈山氏亦稱列山氏是其證也說文辵部迾遮也是字本作迾列烈均叚字又通作厲周官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益之列山澤也亦猶是矣

君哉舜也

章句曰舜得人君之道哉

樾謹按君猶美也詩羔裘篇洵直且侯毛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毛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通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

皇君也美也並其證矣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說文羊部美從大與善同意詩桑柔篇鄭箋云善猶大也然則美亦猶大也孔子稱堯曰大哉稱舜曰君哉其意相近趙注未達其旨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章句曰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皜皜甚白也

樾謹按江漢濯之誠哉潔白矣秋陽暴之則何潔白之有且贊聖人之德而但稱其潔白亦小之乎視聖人矣趙注非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說卦傳

云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此兩句正以相反而見相劑之妙惟濯之以江漢故秋陽暴之而不燥惟暴之以秋陽故江漢濯之而不濡孔子之聖所以化淸和任之迹而集大成也曾子之稱孔子猶孟子之稱孔子也其下曰皜皜乎不可尚已說文無皜字古字止作皓亦與浩通公孫丑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文選答賓戲篇作養皓然之氣是皓皓即浩浩也尚書堯典篇浩浩滔天枚氏傳曰浩浩盛大楚辭懷沙篇浩浩沅湘王逸注曰浩浩廣大貌浩浩乎不可尚已葢言聖人之大也因字叚作皓又變作皜後人以爲形容其潔白遂幷上兩句之義而失之矣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

章句曰言儒者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　正義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

樾謹按趙氏以曰字釋經文道字道猶言也此文十一字共爲一句猶云儒者之言古之人若保赤子也正義斷儒者之道四字爲句失之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章句曰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樾謹按此八字爲一句乃申明非爲之意葢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如枉道而從彼何故非爲也枉道而從彼卽以詭遇言未及正意趙說失之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樾謹按此皆周霄語也周霄問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縈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葢周霄意中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自來以此數言爲孟子所稱引失之矣

與鑽穴隙之類也

樾謹按此句文義似未足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與音歟絕句然於義亦未安與當訓爲如廣雅釋言曰與如也漢書高帝紀孰與仲多韓信傳孰與項王師古注竝曰與如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不由其道而往者如鑽穴隙之類也與訓爲如則文義自明矣

毀瓦畫墁

章句曰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

樾謹按毀瓦畫墁對文成義如趙說則兩句不一例矣畫當讀爲劃說文刀部錐刀曰劃又曰刉劃傷也又曰勢剝也劃也是劃與毀義相近說文畫部畫篆下有古文畫又有古文劃劃從刀從古文畫則即劃字也疑畫劃古同字故孟子書止作畫耳墁乃幔之誤或亦古字通用也說文巾部幔衣車蓋也畫幔者劃傷其車上之幔也毀瓦以治屋言乃梓匠之事畫幔以治車言乃輪輿之事車之有幔猶屋之有瓦也故以竝言矣

葛伯仇餉

章句曰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樾謹按經文言葛伯仇餉不言仇葛伯害餉趙說非也僞書仲虺之誥篇枚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夫葛伯於餉者何仇特利其酒食黍稻耳枚說亦非也今即孟子文考之此言仇餉下文言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仇讎異字明非同義此仇字當讀爲賓載手仇之仇詩賓之初筵篇賓載手仇鄭箋曰仇讀曰𣂪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釋文曰仇鄭讀爲𣂪音俱謂挹取酒然則仇與𣂪通有挹取之義葛伯仇餉謂挹取其餉也以仇怨釋之非其義矣

有攸不惟臣

章句曰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

樾謹按經言不惟而注言無不惟失經旨矣玉篇心部曰惟爲也僞書皋陶謨篇共惟帝臣枚傳曰共爲帝臣是惟之訓爲經有明文不惟臣與共惟帝臣義可互明有攸不惟臣者攸語詞言有不爲臣也有不爲臣故武王東征也朱子集注本竟作不爲臣與古本不合然其義是也義從今作爲字從古作惟斯兩得矣

侵于之疆

樾謹按之與其同侵于之疆者侵于其疆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或曰后來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高誘訓之爲其是其證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章句曰陽貨大夫也孔子士也

樾謹按陽貨乃季氏家臣而謂之大夫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曰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說得之襄九年左

傳曰鄭六卿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夫不直曰大夫而曰其大夫則知所謂大夫者乃六卿之私屬故與門子竝言門子者其適子大夫者其屬大夫也此卿之私屬得有大夫見於左傳之明證又文十二年傳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杜注曰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陽貨在魯亦其比矣孔子是時殆猶爲委吏乘田乎考之周官地官有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即趙注所謂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又有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即趙注所謂乘田園囿之吏也魯季氏

爲司徒委人囿人正其所屬是孔子爲季氏所屬之士而陽貨乃季氏所屬之大夫故陽貨得以大夫之禮自居而孔子亦以大夫之禮事之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引禮記玉藻篇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陽虎矙孔子之亡而饋烝豚是用敵者之禮周氏柄中辨正曰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矙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然則全氏讀禮殊涉麤疎益知毛氏所言

塙不可易矣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章句曰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

樾謹按時人見彈貶者無非亂臣賊子而已豈足輕重譬如士師執罪人而殺之其人亦必怨士師而爲士師者豈宜以其人爲罪我者乎趙說非也知我罪我皆以後世讀春秋者而言春秋有天子之事孔子固明以天子之權予魯故公羊家有王魯之說而爲左氏之學者深非之然則如何休者知孔子者也如

杜預者罪孔子者也彼謂春秋必不斥周王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斥周王魯彼謂春秋必不褒貶天子黜陟諸侯而孔子之春秋實是褒貶天子黜陟諸侯然則孔子有罪矣雖名爲治春秋而實則罪孔子也乃孔子之意固甚望後世有知我者亦未始不望後世不罪我者何也孟子之論伊尹也有其志則可無其志則篡古聖人之事若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居攝孔子之作春秋皆當以是觀之是故知我罪我聽之後人孔子之意微矣

周公兼夷狄

章句曰周公兼懷夷狄之人

樾謹按上文言周公誅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無兼懷夷狄之事下文又引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然則趙氏以兼夷狄爲兼懷夷狄之人殆失之矣兼之言絶也考工記輪人曰外不廉而內不挫鄭注曰廉絶也說文火部作㷿曰火煣車网絶也引周禮曰煣牙外不㷿又水部㵄薄水也一曰中絶小水是從兼之字並有絶義周書武稱篇爵位不謙不謙卽不絶也說詳周書周公兼夷狄蓋謂屏絶之故與驅猛獸並言

羣經平議卷三十三

德清俞樾

孟子二

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離婁

樾謹按此當以夫字斷句仁不可爲衆也夫蓋孔子讀詩而歎之也下乃釋其義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二十四年傳曰愷弟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皆引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章句曰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樾謹按趙氏蓋以國無自伐之理故云先自爲可誅伐之政然其義迂矣說文人部伐敗也蓺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然則國必自伐言國必自敗也正與自侮自毀一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章句曰如七年病而御求三年時艾

樾謹按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矣而言喻當今之世

行仁政而王者之易也假使病者不過三年而艾必以七年爲期斯無及矣今病者尚可七年而艾乾三年即已可用則何爲而不齊乎趙注似失之至三年七年乃古人恆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五其中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爲中數大戴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三爲中即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乎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

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爲期論語曰三年有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教民七年皆是也若至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鈞金一杯水是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拔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其極數也後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矣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

章句曰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誂

樾謹按音義出足閒二字是孫宣公本下句無與字據阮氏校勘記則居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加與字非也兩句既不一律其義亦必不同趙氏所說殆失之矣適當讀爲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是敵適古通用人不足與敵者爲人君挾貴以驕士而士之道義不足以敵之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若是者謂之足與敵人君不足與敵則奉令承教而已故曰政不足閒也閒猶與也莊十年左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與也此閒字義與彼同言不足參預也下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者別乎人而言之正所謂足與敵者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能格君心之非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章句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肎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樾謹按趙氏二說義均未安無責耳矣乃言其不足責也猶曰若而人者吾無責焉爾孔子稱君子欲訥於言又曰仁者其言也訒若輕易其言則無以入德矣故以不足責絕之也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

樾謹按趙以不行其道爲餔啜是也謂隨從貴人無

所匡正非也孟子與子敖同使且未嘗與言行事樂正子偶從子敖而來豈必責其有所匡正乎蓋樂正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道爲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以行其道也夫衛卿可得之言子路猶且以告樂正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怪然孟子在齊尚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卽使得仕於齊亦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近今說此章者皆謂樂正子之從子敖不過藉有道路資糧之費故孟子以徒餔啜責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

何爲此說者徒欲回護樂正子而不知其視樂正子也反陋矣朱注云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是亦未嘗明指所食者爲道路資糧也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章句曰搏執其族親也

樾謹按臣已去矣而又曰搏執之故趙氏以爲搏執其族親其實非也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封疆之吏搏執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如伍員之橐載而出昭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錮欒氏之比矣

中也養不中

章句曰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

樾謹按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孟子語意正與此類趙注非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樾謹按此迹字卽車轍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守至方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天下皆有王者車轍馬迹焉巡狩之禮廢而王者之迹熄於是太史不復陳詩而詩亦從此亡矣所

謂亡者非無詩也其時士大夫固亦作之且傳播之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而孔子刪詩亦有取焉然王者不省方太史不陳詩則有詩而不收詩之效雖謂之詩亡可矣何也昔日之詩王者所陳而觀之者也顯幽陟明章善癉惡皆於此乎在焉此日之詩聽其自作自傳莫之陳亦莫之觀也雖復憂時感事陳古刺今空言而已矣奚益哉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即因詩亡而作春秋之旨詩空言也春秋行事也孟子推春秋之作而上溯之迹熄詩亡殆孔氏之遺言矣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樾謹按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即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爲之孔子蓋曰其義則丘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不信三科九旨諸說而但曰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樾謹按荀子性惡篇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楊注曰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孟子言性善則人性本有禮義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曰但言其本然者足矣與荀子之語正相反荀子又引舜之言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蓋以證人性之惡乃自孟子言之則孝也信也忠也是其故也妻子具而孝衰嗜欲得而信衰爵祿盈而忠衰非其故也無失其故斯可矣故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言順其故而求之則自得其本也孟子論性大旨具見於此

又從而禮貌之

章句曰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樾謹按禮當爲體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是古字通也戰國策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此體貌二字之證桓十四年穀梁傳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范甯注曰貌姿體是貌與體義亦相通古人言容貌亦言容體故以體貌連文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楊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體貌亦猶

是矣二字不列如趙注則當云禮之以貌不當云禮貌之也告子篇禮貌未衰又曰禮貌衰凡言禮貌者
並當讀爲體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句曰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樾謹按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即趙氏所謂子父親教者亦自據孟子易子而教之義於匡章事固無考也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燕策曰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止稱章子不稱匡章無以知其爲即孟子所與遊者也徒以齊策有章子之母爲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章即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了不相涉若匡章果有此事則是遭人倫之大變豈惟責善而已乎高誘注戰國策初不以章子爲即匡章呂氏春秋諭大篇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夫呂氏春秋注與戰國策注並出高誘一人之手乃引孟子以證呂氏春秋之匡章而不引以證戰國策之章子是高氏之意固不以匡章章子爲一人矣且匡章難惠子事見呂氏春秋愛類篇其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又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以此數語觀之匡章蓋齊

之處士亦是高尙其志者故見惠子王齊王而非之又若頗不滿意於齊王之用兵不休者若是章子則歷事威宣兩朝爲齊大將屢從戎事其必不爲此言明矣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夫曰見孟子而不云見國策則自唐以前固無匡章即章子之說未可據姚宏吳師道之說爲定而轉使孟子子父責善之本旨爲之不箸也

好色人之所欲　萬章

樾謹按好乃妃字之誤漢書賈誼傳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師古注曰妃色妃匹之色大戴記保傅篇同賈子新書作好色字之誤也此云好色人之所欲其下云人悅之好色富貴又云知好色則慕少艾好字竝當作妃妃色蓋古語孟子賈子竝有知妃色之文後人不達古語而改爲好色失之矣

出從而揜之

章句曰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

樾謹按出者舜也揜之者瞍也從而二字文義不合矣竊謂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蓋舜入井後井中之土必瞽瞍與象縋而出之瞍與象卽以所出之土揜舜於井故曰從而揜之也然則舜何以得免曰史記載之甚詳蓋必古傳記之詞萬章約舉其文於完廩也不及舜以兩笠自捍而下之事於浚井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之問惟在象欲害舜故其事有所不必備也趙氏解捐階爲捐去其階已得其義矣又一說云捐階舜卽旋從階下蓋因誤解出字故爲此說以配之其義甚晦僞孫疏反以後說爲勝非也

弤朕

注曰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

樾謹按音義曰弤都禮切丁音彫義與弴同若依趙注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禮切一音者蓋孫宣公之意不以趙注爲然也玉篇弓部弴丁幺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弤同上畫弓也又丁禮切舜弓名是弤有丁幺丁昆丁禮三音音丁幺丁昆者皆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旣堅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然則丁幺切者從趙注讀如彫也丁昆切者從毛傳讀如敦也至丁禮切則爲舜弓名別是一義孫蓋從舜弓之義故音都禮切都禮卽丁禮也舜是時未爲天子安得用天子之弓然則顧野王音丁禮切而訓爲舜弓必有所受之矣至近世學者相承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爲雕弓是又兩失不可不知也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章句曰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樂行而民鄉方經解篇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鄭注竝曰方猶道也然則可欺以其方卽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罔以非其道非其道卽是非其方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趙以事類釋之非是

封之有庳

樾謹按舊說以有庳爲今永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畀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淠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畀乃淠之叚字有淠之國葢以淠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跡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畀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淠濞二篆淠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淠濞古同字淠從畀聲濞從鼻聲鼻即畀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畀者淠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省不加水旁實一字矣孟子書作庳則是痹之誤字痹亦從畀聲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章句曰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蒙之疑

樾謹按趙氏以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之義是於允字絶句若字屬下讀古也邪二字通用若是邪爲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解咸丘蒙之疑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孟子七篇亦往往有此告子篇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盡心篇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也字竝當作邪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東晉古文尚書竊其語入大禹謨篇而以允若連文葢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耳江氏聲作尚書集注曰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則未免於爲先入之言所惑矣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之人

章句曰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取於人也

樾謹按趙氏葢讀介爲芥故以爲草然非古義也一介即一个也儀禮大射儀搢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个介實一字乃隸體之變介音古拜反轉而爲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个爲二遂讀古拜反者作介讀

右賀反者作个誤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立七
證以明介个爲一字當從之孟子介字卽禮經个字
因趙氏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物
不輕取與非必以草言且孟子立言必有典則士虞
禮特牲饋食禮及少牢饋食禮下篇竝云俎釋三个
國語齊語云鹿皮四个是物數言若干个乃古人通
語經傳明文豈有以草與人及取於人者乎

天誅造攻自牧宮

章句曰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
樾謹按以造攻爲是造作可攻討之罪甚爲不詞昭

三十一年左傳曰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杜注曰攻猶
作也蓋攻訓治故亦訓作詩靈臺篇庶民攻之毛傳
曰攻作也梁惠王篇引此文趙注曰民竝來治作之
蓋卽用傳義而必加治字以申明攻之所以訓作也
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桀自於牧宮造
作其罪耳

主癰疽

章句曰癰疽癰疽之醫也
樾謹按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雎史記孔子世家作
雍渠韓非子作雍鉏字竝是雍孟子書作癰疽是叚

借字僖十七年左傳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
以薦羞於公杜注曰雍人名巫正義曰周禮掌食之
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竊疑癰
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乃其官也疽其名也雍疽寺
人瘠環猶雍巫寺人貂矣戰國策曰衛靈公近雍疽
高誘注曰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望文生訓失與
趙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樾謹按何氏焯讀書記謂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
而去九字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二字自爲句屬下

讀方輿史記虞晉走宛諸事合然眞德秀四書集編
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載經文竝作知虞公之不可諫
而去之是南宋時舊本有無秦字者據下文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亦無秦字疑此秦字直衍文耳百
里奚事在孟子時已不甚可考今以孟子書爲主參
以史記蓋奚知虞之將亡先去而之宛宛今南陽府
南陽縣是時屬楚晉之滅虞也齊霸將衰而楚方盛
奚之走宛殆有意於用楚乎然以羇旅之人資用匱
之或出其餘智買賤賣貴逐什一之利故孟子有舉
於市之說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

皮使將鬻車之秦此說雖不足信然孟子明言舉於市則將鬻車事固宜有之史記孟荀傳伊尹負鼎而勉湯百里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然則所謂飯牛者卽其將鬻車時事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百里奚之食牛正舉於市之塙證非如或說云云也其後不知以何事爲楚鄙人所執於是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史記載其事曰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此乃當時實事也不然何以有五羖大夫之號至孝公時猶見稱於趙良之口

乎媵臣乃託辭據左傳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是虞君且爲媵雖謂其臣皆吾媵臣無不可矣楚人受秦五羖羊皮而以百里奚予秦是楚人固以五羊之皮當百里奚之値謂之曰鬻亦無不可然楚人鬻之非百里奚自鬻之也後世傳說因有自鬻之說孟子據理斷之以爲不然而不復詳述其事之顚末千載而下以意推測儻有得乎

金聲而玉振之也

章句曰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

樾謹按集注曰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韵若然則當云金聲之而玉振之也於文方足如謂下有之字則上可省然下文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是可知玉振下必當有之字金聲下必不當有之字矣蓋此句之義趙注得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者以金聲始洪而終殺必以玉聲振揚之此之字卽指金聲而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亦金聲也而不能以玉振之則始洪而終殺矣惟孔子金聲而以玉振之是以始終如一而爲集大成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章句曰夫射遠而至爾努力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正義曰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以其人之巧耳

樾謹按上文以巧譬智以力譬聖此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則似所重者反在巧與上喻意不合矣王若虛孟子辨惑載呂東萊策問進士云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是

先儒於此固已致疑乃溝繹趙注則經文兩爾力皆就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說蓋謂三子所以能至者力也三子所以能中者非力也巧也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爲聖三子之力不足以中故不能爲時改而爲清爲任爲和是不能以力中而以巧中趙氏所謂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是也若孔子則至以力中亦以力不必以巧見長此孔子所以遠過乎三子也如此說則與上喻意一貫而東萊所疑亦不言而解矣由正義不能發明趙注之意故啟東萊之疑而王若虛并欲改經文爲智譬則力聖譬則巧何其謬

經三十三　六

歟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章句曰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肎與獻子友也

樾謹按近來說此經者皆以無獻子之家爲忘人之勢然下文不云若有獻子之家而云亦有獻子之家亦者亦獻子也謂獻子有而五人亦有也然則無獻子之家自謂五人無獻子之富貴非謂其視之若無矣當以趙注爲長惟趙以不與之友爲不與獻子友此殆不然四句反覆申明與之友即與此五人者友仍以獻子言不以五人者言見獻子所友皆寒素之士若使其亦有獻子之家獻子轉不與友矣蓋所重在獻子之友五人而不在五人之友獻子下文引費惠晉平兩事亦然可知趙注之誤

費惠公曰

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曰滑國都於費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

經三十三　九

後而僭稱公者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主其說乃以左傳求之魯亦有兩費季氏之費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是也若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此又一費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東北有郎城費伯城郎是其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引高氏地名考曰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乃陸德明釋文於隱元年傳亦音祕蓋已混兩費而一之于欽齊乘謂費本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此說雖誤然即其說知費伯之費昔人固有以爲國名者蓋費伯以公孫別封於費若晉成師鄭大叔之比因城郎

而居之與鄣郚諸國竝爲齊附庸徒以無事故不經見而入戰國後猶以魯費竝稱所謂費惠公者殆其苗裔乎其後國亡而子孫遂以郎爲氏見廣韵或疑郎爲魯地屢見經傳皆如此說則爲費國之都矣尙得爲魯地乎不知魯有二費亦有二郎魚臺之郎去曲阜約二百里而桓十年齊衛鄭來戰於郎公羊傳曰吾近邑也其非一地明矣說詳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亦饗舜

章句曰堯亦就饗舜之所設

樾謹按趙解亦字非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曰亦當作易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釋文曰魯讀易爲亦是亦易二字古通用素問氣厥論謂之食亦王砅注曰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飢膚也亦易也又骨空論易髓無空注曰易亦也竝其證矣亦饗舜者易饗舜也蓋猶是堯之饗舜耳乃今日堯自爲主明日使舜爲主是易而饗之矣故曰迭爲賓主

生之謂性 告子

樾謹按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戰國策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竝其證也生之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之謂白破之上字作生下字作性猶公孫丑篇有仕於此作仕夫士也作士彼上仕同字此生性亦同字告子此說卽所謂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性者止是性而已矣論者但當就性言性其善其不善皆非性中所有不必論也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

異於白馬之白也

樾謹按此句上白字當一字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白下乃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云云則申說其異之故也古書自有一字重讀之例考工記輈人曰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貫疏引依後鄭利準不重讀據此則經文利準二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本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明乎古書之一字可以重讀則此句之義自明而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章句曰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

使此二子爲不仁

樾謹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如孟子此文則是微子比干皆紂父帝乙之弟矣與史不合顧氏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夫舉兄之子何足以該弟此論殊不可通據趙注云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疑趙氏所見經文作以紂爲兄弟且以爲君弟字誤爲之子二字非特不合史記卽以趙注按之亦自不合矣朱子集注云疑此或有誤字殆已見及此因無左證不敢質言耳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章句曰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

樾謹按性與情若果有表裏之分則公都子所舉三說皆自論性孟子何獨與之言情乎蓋性情二字在後人言之則區以別矣而在古人言之則情卽性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篇人愛其情高誘注並曰情性也下章孟子言牛山之木則曰此豈山之性也哉其言人則曰是豈人之情也哉然則性情一也以六書而論性從心生聲情從心靑聲而靑亦從生聲故從生從靑之字於義得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旌從生聲精從靑聲古字通用而謂性之與情若冰炭之異此必不然矣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此蓋古義如此孟子之於荀子不能有異特自孟子言之性善而情亦善自荀子言之性惡而情亦惡此則其說之異也荀子性惡篇引舜之言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楊倞注曰引此亦以明性之惡是可見古人言性必言情孟荀雖異要未嘗區性與情而二之也白虎通情性篇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爲六情夫無喜怒哀樂愛惡則仁義禮智信於何見之惻隱之心仁也獨非愛乎羞惡之心義也獨非惡乎孟子以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正是以情見性若如白虎通之說則仁義屬性惻隱羞惡屬情不可合矣此說也蓋襲禮記而失之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行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夫以人情對人義非以人情對人性則人情即人性也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故此七者謂之情可也謂之性亦可也後人不達此義妄有五性六情之說遂以性情分屬陰陽而孟子此章之旨晦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樾謹按而猶則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猶下章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也而與則義同故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並其證也此文上句用則字下句用而字亦猶是矣

此之謂不知類也

章句曰類事也

樾謹按類之言比類也禮記月令曰必比類國語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比類蓋古語猶今言比例也周語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重言之則曰比類單言之則或曰比或曰類易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襄九年左傳曰晉君類能而使之皆此義也不知類言其不知比類注訓為事未得其旨

比天之所與我者

章句曰比方天所與人情性

樾謹按比之言次也周官世婦職比其具鄭注曰比次也宰夫職比官府之具注曰比校次之又儀禮大射儀遂比三耦注曰比選次之也並與此比字義同蓋心與耳目皆天之所與我者必比次之然後知其孰為大孰為小然後能先立乎其大下文先字正從比字生出趙氏以比方釋之其義不顯後人遂誤改作此字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

樾謹按不能勝一匹雛之人安能舉百鈞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孟子言辭小失乃以經文尋繹之孟子此言固無失也蓋此節之義全在今曰二字以不能勝匹雛之人而今日舉百鈞是非必果能舉也即此舉百鈞之言已可為有力人矣曹交自謂食粟而已此與力不能勝一匹雛者無異今一旦奮然曰吾為堯吾為舜是亦為堯舜矣故曰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之言本是明了但

畢烏獲之任句省一曰字若作然則曰畢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其意便顯孟子因上文已有今曰字故此省之不謂後之學者并上今曰字而亦忽畧讀過也

公儀子爲政

章句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爲政即爲國政言爲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爲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爲臣臣與政相對猶離婁篇曾子師也子思臣也臣與師亦相對也趙不知政爲正之叚字而以執政釋之非是本篇又云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爲政之義亦與此同猶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也曰正曰將軍竝以位言趙注曰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亦失之矣

子柳子思爲臣

章句曰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

樾謹按子思乃穆公所尊禮觀公孫丑篇可知子思與泄柳申詳分量迥殊而此乃以竝稱且以子思居子柳之下即孟子本書證之已自不合矣據鹽鐵論

相剌章皆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其文即本之孟子疑古本孟子作子柳子原非子思也爲臣與爲政相對爲政謂爲正卿爲臣謂爲庶職也趙因子思大賢不宜以肯守屈之故曰爲師傅之臣離婁篇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師之與臣大有別矣何不曰爲師而曰爲臣乎若知子思是子原之誤則不必爲是曲說矣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章句曰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

樾謹按孔子以微罪行之旨惟趙氏得之此注當以燔肉不至我爲句黨字屬下讀黨猶儻也儻者或然之詞古書每以黨爲之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墨子法儀篇黨皆法其父母者竝其證也趙氏述孔子之意以爲燔肉所以不至我者儻我從祭之禮不備故有微罪乎於是即引爲己罪而去所謂不欲爲苟去也僞孫疏誤以我黨二字連讀故注意晦而經意亦晦矣閻氏若璩釋地續曰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己亦帶有罪焉其所謂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冕原祭服今也藏於道路閒尚非罪乎史記世家

師已逐門夫子則無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千載以下猶可以情測今按閻氏引師已之言爲證最爲得之而以不稅冕實孔子之罪則大謬矣豈有孔子之聖而躬冒不韙者乎且不稅冕而行極言其行之速非因不稅冕而後行也如閻氏此論設有人問孔子何以去魯者將以不稅冕告之乎又問何以不稅冕而行則將何以對是仍爲苟去矣趙注具在而學者讀之不審致滋妄說故具論之

則六師移之

章句曰移之就之也

樾謹按移當讀爲陊廣雅釋詁陊陊並訓壞是陊與隓義相近隓即隳字故集韵曰陊或作㒸然則六師陊之猶六師隳之蓋毀壞其都邑若春秋所書帥師墮郈帥師墮費之類是也因段移爲陊而注者以本字讀之遂失其旨矣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盡心）

章句曰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樾謹按如注義則經文達字疑道字之誤章句亦曰天民行道趙氏所據本必是道字也

四體不言而喻

樾謹按此句之義殊不可曉若謂四體不言而人自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言而喻我之意則凡人皆然豈必君子據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而不言而喻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兩文不同然不言而喻上皆無四體字疑古本孟子四體二字不與也若謂古人引書或以意增損不足據則何以劉李二人如出一手乎且如李所引有信字而劉所引則無之蓋以意增損必不能同乃兩人所引皆無四體字則是古本如此矣

易其田疇

章句曰易治也

樾謹按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是地有一易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不易之地惟都鄙有之若遂人所掌郊甸之制上地亦有萊五十畮則亦非不易矣蓋休而

不耕故地力有餘多黍多稌實由於此乃先王制民之產之精意若如趙氏訓易為治則是變百畝之不易者農夫也非聖人治天下之道矣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樾謹按此數語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言食而弗愛愛而弗敬固不足矣然恭敬亦不可無實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以幣交之時有此恭敬之心已足多矣若既以幣交則當用其言行其道乃為有實告子篇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與此文正相發明迎之致敬以有禮所謂恭敬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恭敬而無實矣君子不可虛拘故去之也

若崩厥角稽首

章句曰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樾謹按此當以六字為句厥角稽首相對成文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視趙注更簡而明若崩厥角稽首乃倒句若順言之則當云厥角稽首若崩蓋商衆一聞武王之言無不厥角稽首若山冢之猝然而崩也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曲水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引孟子竝作百姓若崩厥角不連稽首二字則雖未失其義而似已失其讀後人并其義而失之固無怪矣

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

章句曰邱十六井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區小也釋訓曰區區小也邱與區古同聲而通用邱民猶言小民必以十六井釋之非是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章句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樾謹按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為一句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說文人部仁親也從人二段氏玉裁注引鄭注而釋之曰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其字從人二阮氏元揅經室集又從而推闡其義引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發明相人偶之說明乎此然後孟子此章可得

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卽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卽相人偶之義亦卽仁字從人從二之意別乎我而為人此分而言者也并人我二人而為仁此合而言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趙氏誤斷合而言之四字為句道也二字為句則其義不可通遂有增數語於其間託之外國本者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樾謹按此章之文止於此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為一章其文云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孟子之意以文王比孔子也簡策錯亂誤倒在後注家遂誤以為告貉稽之言若果孟子為貉稽引詩則當有次弟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

以追蠡

章句曰追鍾鈕也

樾謹按追訓鍾鈕於古無徵追疑當為縋說文系部縋以繩有所縣也鍾鈕亦所以縣者故謂之縋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章句曰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

樾謹按趙氏之意望見馮婦趨而迎之者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也蓋馮婦未為善士之時虎望風而避矣今乃不惟不避又趨而迎之此馮婦見之所以恥不如前而忿然攘臂下車也注中見字非經文見字注文見字屬馮婦言經文見字屬虎言太平御覽人

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隅莫敢攖馮婦趨而迎之則因誤讀趙注而妄删經文望見二字失之甚矣翟氏灝孟子考異以此致疑未深體注意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

樾謹按集注曰或云人衍字其說是也古人每以聖知對言老子曰絕聖棄智國語楚語曰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並其例也此云知之於賢者也聖之於天道也猶萬章篇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以聖知對言聖下不得有人

字後人妄加之耳說文耳部聖通也蓋聖之本義與知相近故大戴記四代篇曰聖者知之華也孟子書屢言聖人皆大而化之之謂此聖字則其本義所謂天道者乃吉凶禍福占驗之道後漢書桓譚傳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李賢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者言天道類如此左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又曰天道遠人道邇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可見天道者瞽史所以占驗之術也知之於賢者也以人事言聖之於天道也以天事言知者固欲知賢然或爲耳目之所不及察聖者固欲知天

道然或爲推步之所不能周故曰命矣

曰殆非也

章句曰館人曰殆非爲是事來事夫子也

樾謹按此非館人之言亦孟子之言也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乃自問而自答之之詞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文法正與此同下文曰夫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之意蓋謂從者固非爲竊屨來也然予之設科如此則亦有所不能保矣語意抑揚而詞氣固不隔也自趙氏誤以此曰字爲館人曰後人因并以下文數語皆爲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爲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啟之矣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章句曰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

樾謹按趙氏之意以正行是美事以正行爲名始是不美故增益其義如此不知非孟子意也上文云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干祿二字見於詩亦是美事故子張學干祿孔子不斥其非且告以干祿之道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然則經德不回以之干祿言語必信以之正行此乃學者之常事即孔孟教人

亦未嘗不以此也若夫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則盛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矣三代以下儒者恥言干祿遂覺正行與干祿不可並論乃謂其欲以正行爲名非古義也

琴張

章句曰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樾謹按趙注以琴張即顓孫師乃賈逵鄭衆之舊說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而服虔已疑之至杜預注左傳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則本之家語更不

足據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
與友竊疑此人名張字子琴而姓氏不傳古人名字
竝稱皆先字後名故曰子琴張亦曰琴張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樾謹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嘐嘐然之下夷考其行
之上曰何以是嘐嘐也萬章問也言不顧行以下孟
子答也踽踽涼涼正與嘐嘐相反踽踽者獨也詩云
獨行踽踽是也涼涼者薄也說文水部涼薄也是也
凡物之衆者厚者皆有大義般訓大亦訓衆膴訓大

亦訓厚是其證也然則獨與薄皆有小義矣趙氏訓
嘐嘐爲志大言大是踽踽涼涼正與相反也狂者言
行不相顧故常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每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是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
之詞也及考其所爲則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自此三十字誤移在後文則與
論鄉原何涉趙注朱注皆曲爲之說而義不可通前
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此乃文字爛脫之有
未盡者今當爲衍文矣

羣經平議卷三十三

羣經平議卷三十四

德清俞樾

爾雅一

權輿始也釋詁
郭璞注曰詩曰胡不承權輿　邢昺疏曰權輿者天
地之始也
樾謹按文選劇秦美新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
權輿二字止作始字解非天地之始謂之權輿也邢
氏誤會其義謬甚矣錢氏大昕潛研堂集引孫星衍
說謂即釋草之其萌虇蕍亦即說文之蘿灌蕍此說

自不可易惟經文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
始也俶落以上皆字各成義則權輿亦非必相連爲
文方言曰㩲始也㩲即權字而其字從大是其本義
爲大也㩲爲大而亦爲始猶元爲始而亦爲大矣輿
者衆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聽輿人之謀成二年傳無
介輿師淹於君地杜注竝訓輿爲衆故廣雅釋詁曰
輿多也衆多則亦有大義玉篇多部𡖈夥夠䵷四字
竝曰大也而其字竝從多至夠䵷二字亦作奓奓則
又從大可知其義之通矣詩韓奕篇魴鱮甫甫毛傳
曰甫甫然大也廣雅釋訓曰甫甫衆也周官小宗伯

及家人職鄭注竝曰甫始也然則輿爲衆故爲大亦爲始猶甫爲始故爲大亦爲衆矣此權輿訓始之本意也因權輿二字適相連成文故古人卽以二字竝舉周書文酌篇一𧗠勝權輿周月篇是謂日月權輿大戴記誥志篇孟春百草權輿竝本之爾雅耳亦猶下文林烝君也而平都相將君俾卽曰於穆林烝林烝二字非相連爲義也此可見爾雅一書雖經後人附益而實傳之自古矣

業大也

疏曰業者版之大也

樾謹按邢氏以大版爲說未得其義廣雅釋詁業始也國語齊語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韋昭注曰業猶創也創亦始也業之義爲始故亦爲大猶元之義爲大故亦爲始矣爾雅甫業竝訓大而甫之義卽通乎始廣雅昌孟業竝訓始而昌與孟之義卽通乎大然則訓始訓大於義得通爾雅廣雅正堪互證

省善也

注曰省未詳其義

樾謹按省通作眚眚尚書洪範篇王省惟歲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王眚惟歲莊二十二年公羊傳肆大省左穀竝作肆大眚是也釋名釋天曰眚消也如病者消瘦也以消釋眚乃從雙聲取義消從肖聲河上公注老子曰肖善也然則肖之爲善猶肖之爲善而省之爲肖猶眚之爲消矣省字蓋從少得聲省與少雖於古音非同部而實一聲之轉說文水部消少減也不徑訓減而必曰少減者兼以聲訓也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竝以省多對文疑卽讀省如少矣故省與肖義得通也

肇基謀也

注曰肇未詳

疏曰肇者大雅江漢云肇敏戎公基者君子作事謀始也

樾謹按肇亦謀始之意上文肇基竝訓始是其證也詩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篇引作后稷兆祀是肇兆古字通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伐謀先兆擠響于音李善注曰兆爲謀始響爲音初也正得爾雅之義邢氏懿行義疏引釋言肇敏也謂敏謀古音相近雖其說亦通然經以肇基連文則以謀始之說爲塙矣

耇老壽也

注曰耇猶耆也　疏曰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爲梨郭彼注云梨面色如凍梨也合人曰耇靚也血氣精

華覯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樾謹按凍黎之義可以釋黎不可以釋耇故郭氏不用以說此經也訓覯訓垢又取象於狗皆以聲近之字展轉相訓而義實未安宜郭氏皆不之用也說文老部耇從老省句聲句部句曲也故凡從句聲之字皆有曲義竹部笱曲竹捕魚笱也羽部翑羽曲也疒部痀曲脊也並其證也耇老之耇蓋卽痀之異文老人之脊必曲故以爲名其變從老省者以疾言則宜從疒以壽言則宜從老也玉部玖篆下云讀若人句

經三十四　四

脊之句然則句脊字本止作句從疒從老皆其孳乳寖多者矣

忥靜也

注曰忥未聞

樾謹按說文心部忥癡貌疒部癡不慧也其義與靜絕遠然癡字從疑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曰疑定也不慧謂之癡正由其性能定而不能動耳是亦人之一病故從疒作癡然所謂癡貌者非必其爲不慧之貌也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讀爲仡然從乎趙盾之仡止立自定之貌然則忥猶仡也其字並從乞聲義得相通以其不善者而言則爲癡貌以其善者而言則爲疑立之貌矣惡不嫌同辭大學篇曰定而后能靜止立自定是爲靜矣學者但知忥爲癡貌而不知忥通乎仡然之仡癡通乎疑立之疑故不得其解也說文心部又曰懝騃也癡與懝蓋同字以疾言則從疒以心言則從心耳懝之義爲騃而馬部曰騃馬行仡仡也仡仡者謂之懝故仡然者謂之癡明乎此而爾雅之與說文固一貫矣

順劉陳也

注曰皆未詳

經三十四　五

樾謹按郝氏懿行義疏引洪頤煊讀書叢錄說謂士冠禮之南順卽特牲饋食禮之南陳其說甚塙順之與陳益以聲近而義通陳從申聲古文作𨻰然則順之爲陳猶坤之爲順矣劉者郝云與㩉聲近說文云㩉引也或從由作抽訓引故又訓陳其說亦塙此經以劉繹連文劉繹猶抽繹也尚書立政篇克由繹之由卽抽也卽此經之劉繹矣下文留久也留與劉亦通高誘注淮南子原道篇曰劉讀留連之留是其證也此文引延與劉並訓陳下文引延訓長留訓久長久之義同矣且陳亦有久義尚書盤庚篇失于政陳

于茲枚傳以陳久釋之正義曰釋詁云陳久也古者塵陳同以是言之劉猶甾也陳猶塵也觀下文甾與塵同訓則無疑乎劉之訓陳矣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

注曰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樾謹按郭意以賚卜畀爲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實卜亦予我之予也卜乃僕之叚字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鄭注曰卜當爲僕其是證也古人每自稱僕故訓僕爲予矣詩天保篇君曰卜爾楚茨篇卜爾百福毛鄭竝用此經爲說誤也辯見毛詩至陽字郭引魯詩及巴濮語證之然其義未詳今按陽者養之叚字說卦傳爲妾爲羊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是陽與養通鄭因兌爲少女故以女說之然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何休注曰炊烹者曰養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注曰養主給烹炊者也然則養之名通於男女此經卜陽竝言卜卽僕也陽卽養也皆古人謙稱自託于執卑賤之役也

緝熙光也

注曰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樾謹按緝熙字詩凡四見然以字義言緝無光義疑湒之叚字也說文水部湒鬻涌皃水涌則有光故洸篆說解曰水涌光也湒熙連文湒者水之光熙者火之光矣

黎衆也

樾謹按黎之言麗也尚書禹貢厥土青黎史記夏本紀作其土青驪是其例矣黎又通作離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作合離離亦麗也說文鹿部麗旅行也故此經黎旅竝訓衆矣

逐病也

注曰未詳

樾謹按詩考槃篇碩人之軸箋云軸病也正義引此經而曰軸與逐蓋古今字異是逐又通作軸然逐軸竝非正字也詩鼓鍾篇憂心且妯傳曰妯動也說文心部引作怞疑逐軸竝怞之叚字怞爲心動漢書田延年傳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是心動亦爲病也周易頤六四其欲逐逐虞注曰逐逐心煩貌以易義證詩義而雅詁益明矣

寫憂也

注曰寫有憂者思散寫也　疏曰小雅車舝云我心寫兮

樾謹按以散寫爲憂義不可通如其說則我心寫兮爲我心憂兮而於詩人之旨大悖矣寫者獡之叚字方言曰獡驚也宋衛南楚凡相驚曰獡驚與憂義相近獡爲驚故卽爲憂矣說文犬部南楚謂相驚曰獡讀若愬凡說文讀若之字義皆得通用易履九四愬愬終吉釋文引子夏傳曰愬愬恐懼貌卽可以說此經矣

祠烝嘗禴祭也

樾謹按郝氏義疏曰四者皆時祭之名詳見釋天而此又單訓祭者蓋不獨時祭有此名而凡祭亦被斯名也小宗伯云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女祝云凡內禱祠之事大祝云一曰祠鄭注皆不以爲春時祭名書洛誥云王在新邑烝大宗伯疏引鄭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月令大饗帝嘗鄭注曰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然則鄭意亦以此嘗爲祭名而不以爲時祭之嘗矣惟禴未聞郭以爲皆四時祭名恐未然也今按郝氏此論甚得經意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而四者又爲凡祭之通稱亦猶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而四者又爲凡獵之通稱也不然車攻篇既曰駕言行狩又曰之子于苗一時之事何以狩苗互見乎周易萃六二升九二竝曰孚乃利用禴王弼注竝曰非時而祭曰禴然則禴非時祭古亦有徵可以補郝說之闕

載謨食詐僞也

注曰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謨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

樾謹按錢氏大昕謂古爲僞同字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慮僞之義而王氏引之又謂載謨食皆爲也引哀元年左傳不可食已爲證其義皆極塙勝郭注遠矣惟食何以訓爲義終未明王氏引或說謂食當讀飭今按周易井初六傳井泥不食虞注曰食用也國策衛策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高誘河上公注竝曰食用也荀子富國篇仁人之用國楊倞注曰用爲也是用與爲義得相通食訓用故訓爲正古義矣不必改讀作飭也

行言也

注曰今江東通謂語爲行

樾謹按釋宮曰行道也是行與道義通周官訓方氏
掌道四方之政事擇人道國之政事鄭注並曰道猶
言也行之訓言猶道之訓言矣襄二十五年穀梁傳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失言即失道也然則行言也猶
曰行道也與釋宮之文其義本通郭引時諺爲證尙
非古義

徽止也

注曰徽未詳

樾謹按說文水部瀓不流濁也段氏注曰謂藏濁不
流去也不流則有止義徽即瀓之叚字禮記大傳篇

殊徽號鄭注曰徽或作褘是其例也上文褘美也猶
云徽美也此文徽止也猶云瀓止也以聲求之得其
義矣

衞垂也

注曰營衞在外垂也

樾謹按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爲營衞正義曰爲營以
自衞是營衞之衞乃保衞之衞郭引以證此經於義
未塙衞者閡之叚字禮記孔子閒居篇帝命式于九
閡鄭注曰九閡九州之界也是閡與界義同界訓垂
故閡亦訓垂矣

嗟咨𧬃也

樾謹按釋文曰𧬃本或作䟆字林云𧬃䟆皆古嗟字
是嗟之與𧬃古今字耳若以嗟釋嗟義不可通此經
當以嗟字爲句咨𧬃也三字爲句咨𧬃即咨嗟蓋以
咨嗟釋嗟字謂若尙書王曰嗟之類皆是爲咨嗟之
聲以發語端也詩序故嗟歎之釋文曰嗟咨嗟也漢
書賈誼傳嗟若先生師古注曰嗟咨嗟也皆本爾雅
文是古讀固以咨嗟連文矣釋詁釋言雖多以一字
爲訓而如毘劉暴樂也覭髳茀離也則亦閒有二字
者此云咨嗟亦猶暴樂茀離之類耳上文肆故今也

詩思齊篇毛傳抑篇鄭箋皆以故今連讀朱王觀國
學林謂非爾雅句法失之不考矣

於代也

注曰於義未詳

樾謹按於乃語詞也說文口部哉言之閒也是古人
用語詞本取相閒之義上文哉與之言並訓閒邵氏
晉涵正義曰周頌雝云假哉皇考臣工云維暮之春
有客云薄言追之皆謂詞之閒也然則於亦詞之閒
也凡言於者皆自此之彼之詞故爾雅不與哉之言
並訓閒而與閒並訓代義可互明矣

艾歴也

注曰長者多更歴

樾謹按也字衍文古本與下文合爲一條其文曰艾歴厤秭算數也故詩訪落篇朕未有艾鄭箋以艾爲數即本此文若如今本則鄭何以不訓爲歴乎歴厤並訓數亦猶申神並訓重任壬並訓佞郭所據本於歴下衍一也字因從而爲之說殆非其舊矣下文艾歴覛胥相也亦以艾歴二字冠首與此正同

神治也

注曰神未詳

樾謹按上文申神並訓重邢疏謂申與神同然則此文神訓治猶申訓治也說文申部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臼中束即有治義廣雅釋詁伸理也伸與申通理即治也爾雅亂神並訓治廣雅亂伸並訓理其義同矣下文又曰神慎也亦即申束之義釋詁神字凡三見惟首條訓重者申神並列至下二條則有神無申知神即申矣郭氏不達叚借之旨故多未詳也

允任壬佞也

注曰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

樾謹按佞人似信之說義不可通允者㕣之叚字也說文口部㕣山閒陷泥地從口從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按沇州之沇古字止作沇以沇水得名㕣讀若沇故通作允訓允爲佞即訓㕣爲佞也㕣從口從水敗皃正與佞義合以地言則爲陷以人言則爲諂其義又相通矣荀子脩身篇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字疑即㕣字之誤因㕣字罕見淺人遂改爲兌矣此經允任壬同訓佞而義實不同爾雅此例甚多說文女部佞巧讇高材也允之爲佞乃巧讇之義任壬之爲佞乃高材之義任壬文異義同佞之言能也勝

也古人自謙不佞猶言不任矣疏引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蓋天下有眞可任之人亦有似可任之人四岳舉鯀可用此即鯀之似可任也堯不以爲可因四岳再舉而始用此即堯之難任人也難者不輕用之意也邢疏本郭氏佞人似信之說謂任亦信也更失之矣

儴仍因也

樾謹按尚書皋陶謨篇思曰贊贊襄哉釋文引馬融曰襄因也呂刑篇奪攘矯虔周官司刑職疏引鄭注曰有因而盜曰攘攘即從襄聲生義儴之訓因亦當

以此然襄之本義解衣耕也殊無因義上文襄久也久則有相因之義漢書食貨志陳陳相因是也襄訓久故儴訓因文異而義通襄聲轉而爲乃漢書曹參傳曰乃者我使諸將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古音乃與仍同故上文曰仍乃也儴之與仍猶曩之與乃故其訓同矣邢疏以爲攘之叚音失之

珍獻也

注曰珍物宜獻

樾謹按珍物雖宜獻而獻物不可即謂之珍注義非也珍與眕通釋言曰眕致也即此經珍字眕爲致故

珍爲獻文異而義通上文曰眕告也告與致義亦相近禮記少儀篇曰致膳於君子又曰凡膳告於君子告即致也致告並即獻也郭氏此注未免泥乎其形矣

揚續也

注曰揚未詳

樾謹按邵氏正義引益稷篇皋陶拜手稽首颺言史記作揚言爲證已得之矣揚言者繼續其言枚傳謂大言而疾非也惟揚何以爲續邵亦未得其義今按揚者昜之叚字說文勿部昜一曰長也字亦作通暢

詩小戎篇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凡物續之則長長與續義相近淮南子人閒篇故交畫不暢文選神女賦不可盡暢高誘李善注並曰暢申也揚之爲續猶暢之爲申皆由昜之爲長而引申之申重與繼續其義同矣

祔祪祖也

注曰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祪毀廟主

樾謹按徐鍇說文繫傳引郭注曰祪毀也附新廟毀舊廟也與今本不同而其義更明惟祪毀也之上當有祔附也一句徐氏因於祪篆下引之故不及耳郭

意蓋以附釋祔以毀釋祪而申之曰附新廟毀舊廟也兩廟字即經文祖字說文示部祖始廟也是祖之本義爲廟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言祖社猶廟社也鄭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本義矣文二年公羊傳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即太廟也毀廟言廟太廟言祖廟祖一也互言之耳詩有瞽篇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合乎祖即合乎廟也周書嘗麥篇乃嘗麥于太祖于太祖即于太廟也禮記檀弓篇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

祖小祖大祖卽小廟大廟也荀子成相篇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立其祖卽立其廟也凡此皆祖之本義此經曰祔祧祖也祖之本義也釋親曰祖王父也祖之引申義也本義爲引申義所奪而此經之旨失矣說文以祧祔祖三篆相次正本此經之文蓋有新附之廟有已毀之廟故必兼祔祧而言然後廟制乃備吾鄉許氏宗彥廟祧考曰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于親盡之祖限于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禮之正仁之至此周

人宗廟之大法也詳見鑑止水齋集其義至精然則此經兼祔祧言卽兼廟祧言廟祧雖別亦得通稱故王制曰天子七廟蓋五廟二祧并稱七廟也祧得稱廟故祧亦稱祖矣郝氏義疏謂此文當以祧祖連讀玉篇廣韻曰祧毀廟之祖也祔必於毀祖者祖親盡則廟毀祔祭於此以新死之主將入此廟故祭而屬之也此說殊不可通古者孫祔於祖但取昭穆相同非必祔於毀廟之祖也且如其說祧祖者毀廟之祖而祔者祔於毀廟之祖奚得卽以祧祖釋祔乎

卽尼也

注曰卽猶今也尼者近也

樾謹按釋文曰尼本亦作昵是尼有親昵之意卽之言就也相就卽相親故卽訓尼矣僖二十四年左傳卽聾從昧正義曰卽是依就之義與此經卽尼之訓正合謂與聾者相昵也郭以卽今說之非是

在終也

樾謹按在當讀爲載載從𢦔聲在從才聲亦或從𢦔聲州輔碑載貴不濡在作𢦔是其證也故在載得通用載之言成也成與終義相近載爲終猶就爲終矣上文載訓始而此文訓終正以亂爲治以故爲今之

例釋天唐虞曰載注曰取物終更始然則載之義固通乎終始矣

熲充也 釋言

疏曰說文云熲火光也

樾謹按方言擷竟也廣雅釋詁同小爾雅廣詁充竟也擷訓竟充亦訓竟是擷充同義矣此經熲字卽方言擷字疑擷從熲亦或從熲古文又省手耳邢氏依熲字本義爲說失之

劑翦齊也

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　疏曰皆爲齊截也

樾謹按劑翦齊一聲之轉其義皆通然此經訓劑翦
爲齊非訓齊爲劑翦則自當以齊字之義爲主不當
訓齊爲齊截以求合於劑翦二字也劑者周官小宰
聽賣買以質劑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
是也是質劑皆平也說文齊部齊禾麥吐穗上平也
齊爲平劑亦爲平故曰劑齊也翦者說文羽部曰羽
生也羽初生必整齊周官司裘疏引鄭康成尚書注
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然則翦之爲齊猶毨之爲理
矣翦亦通作踐禮記文王世子篇不翦其類也周官
甸師注引作不踐其類也是其證也伐柯篇伐木篇

並曰籩豆有踐蓋謂其陳設之整齊故毛傳曰踐行
列貌鄭箋曰踐陳列貌正與雅訓合矣

矜苦也

注曰可矜憐者亦辛苦

樾謹按矜通作鰥禮記王制篇老而無妻者謂之矜
是也釋詁曰鰥病也鰥訓病故矜訓苦廣雅釋詁曰
病苦也是病與苦義通也郭注失之迂矣

誥誓謹也

注曰皆所以約勤謹戒衆

樾謹按注中勤字衍文也郭意蓋以約謹解經文謹
字韓子十過篇知伯曰吾與二主約謹矣此約謹二
字連文之證也約謹猶約結也謹與結一聲之轉古
亦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傳作結言而
退是也此經曰誥誓謹也謂誥誓所以約結其衆也
說文言部誓約束也卽本之爾雅矣

黼黻彰也

注曰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已相背

樾謹按黼文如斧其義易明黻文如兩已相背自來
不得其說然尚書益稷篇枚傳桓二年昭二十五年
左傳杜注並與郭同則固先儒相承之舊說兩已相

背者兩身相背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躬猶已也然
則已與身同義矣兩已猶兩人說文北部北乖也從
二人相背北從二人相背兒從兩已相背其意相近
故釋文曰黻戾也戾與乖同也人各有已挾其已意
而不相從是爲兩已相背古君臣之間獻可替否不
爲苟同故聖人特著此文阮氏元謂是兩弓相背之
誤轉不如兩已之義精矣

肇敏也

樾謹按釋詁肇始也肇爲始故爲敏始猶先也敏猶
速也呂氏春秋辯土篇其生也必先高誘注曰先猶

速也肆之爲敍猶兆之爲逑矣方言佻疾也佻與肆聲亦相近詩生民篇后稷肆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卽其例矣

茅明也

注曰左傳曰前茅慮無　疏曰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樾謹按左傳前茅慮無杜注雖訓茅爲明而又云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當以或說爲長未足以證雅訓也舍人以爲昧之明疑讀茅爲霿其說亦迂曲今按茅明也與蠲明也兩文相連竝取明潔之義禮記祭統篇明薦之而已矣中庸篇齊明盛服鄭注竝曰明

猶潔也周官宮人職除其不蠲鄭注曰蠲猶潔也然則蠲之訓明猶訓潔矣茅亦潔也詩靜女篇鄭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茅爲潔故亦爲明正與蠲同義郊特牲篇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卽爲此經之塙證矣

坎律銓也

注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樾謹按爾雅釋字義不當以易義附會郭注非也坎當讀爲科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注以爲盈滿科坎盡心篇不盈科不行注亦曰科坎也蓋坎科一聲之轉其義相通說文禾部科程也從禾從斗斗者量也然則科字正有銓量之義坎律猶科律也廣雅釋水曰科坑也科卽坎之叚字此經曰坎銓也坎卽科之叚字王氏引之疑坎爲次之誤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求之形矣

陪朝也

注曰陪位爲朝　疏曰臣見君曰朝朝之列位必陪重是陪位爲朝也

樾謹按陪者部之叚字凡偏旁從邑者隸變作阝與從阜者相混但有在左在右之分而古人又往往不拘敦煌長史武班碑領校秘鄭鄭卽陝也李翕析里

橋郙閣頌王氏念孫謂郙卽廣雅陠衺也之陠然則部之爲陪亦猶是矣朝廷之位各有部署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曰署位也部訓朝猶署訓位矣

康苛也

注曰謂苛刻　疏曰苛名康者以康安也苛刻者心安之左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其類也

樾謹按康苛當作抗苛皆同音叚借字也後漢書班彪傳尊無與抗李善注曰抗讀曰康然則康亦可讀爲抗矣禮記明堂位篇崇坫康圭鄭注曰康讀爲亢龍之亢卽其例也苛與荷古字通晏子春秋諫上篇

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淡街彈碑吏無荷擾之煩彼荷字即是苛知此苛字即是荷矣詩元鳥篇百祿是何何即負荷之本字釋文曰本亦作苛是古字通也抗舉與負荷其義相近故曰抗荷也郭以本字讀之訓爲苛刻而邢疏乃以妄怒之義曲爲之說無論迂迴難通且經傳康字無作苛刻解者爾雅何以横發此訓乎或謂經文本是康苛若作抗荷則兩字俱易恐涉臆說然下文奘駔也釋文引孫炎樊光本作將且也抗荷之爲康苛亦猶將且之作奘駔同音叚借不必泥其形矣

展適也

注曰得自申展皆適意

樾謹按展之言展轉也展轉則有相嬗之義故訓爲適乃適齊適楚之適非調適之適也下文云逡退也一切經音義九及文選東都賦注竝引郭注曰逡巡卻去也展轉之爲適猶逡巡之爲退重言之曰逡巡單言之則止曰逡逡猶逡巡也重言之曰展轉單言之則止曰展展猶展轉也儀禮鄉射禮注曰少退少逡遁也聘禮注曰三退三逡遁也逡遁即逡巡鄭君以退爲逡遁即本爾雅之文郭氏未達此例而云得自申展皆適意則失之迂矣

昆後也

注曰謂先後方俗語

樾謹按郝疏以昆爲晜之叚音然周人謂兄曰晜乃男子先生者之稱安得訓後乎釋親曰來孫之子爲晜孫注曰晜後也然則昆之訓後即晜孫之晜國語晉語曰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韋注曰昆後也裔末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注曰元孫之後爲裔是昆裔竝以子孫言昆之訓後猶裔之訓末吳都賦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劉淵林注曰昆裔皆後世也得其義矣爾雅晜孫字古本作昆其說見後

惕惕愛也 釋訓

注曰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曰愛也

樾謹按說文惕訓敬經典亦無訓愛者郭引韓詩說今不可詳以聲義求之惕惕即施施也惕與施古音相近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其證也孟子離婁篇施施從外來趙注曰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然則韓詩以惕惕爲悅人猶趙注以施施爲喜悅貌聲近而義通矣

休休儉也

樾謹按休休猶噂噂也僖元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噂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噂一聲之轉廣雅釋詁休喜也休之爲噂猶休之爲喜矣詩蟋蟀篇首章瞿瞿以目言二章蹶蹶以足言三章休休即噂噂以聲言並不敢荒淫之意故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毛傳以休休爲樂道之心則不合雅訓矣說詳毛詩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注曰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

樾謹按經文本作佻佻契契遐愈急也故郭注以遠益急切釋之遠釋遐字益釋愈字急切釋急字也下文宴宴粲粲尼居息也注曰盛飾宴安近處優閑疏曰尼近也然則此兩經正相對成義遐愈急也明遠者急切尼居息也明近者優閑遐與尼爲對文今誤作愈遐急也則不特與郭注不合而與下文亦不一律且遐急二字文義不倫非上文之切直協服下文之禍毒災忒二字同義者可比其爲傳寫之誤倒無疑矣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釋親

樾謹按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則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從可知矣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則女子謂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從可知矣兄弟姊妹男女通稱故經文亦互見之

來孫之子爲晜孫

阮氏校勘記曰史記索隱孟嘗君列傳漢書惠帝紀師古注皆引爾雅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是唐初本爾雅作昆孫開成石經始誤爲晜弟字猶晜弟字釋文及後漢書注亦誤作昆也

樾謹按說文弟部周人謂兄曰晜然經典相承皆作昆弟不作晜弟猶昆蟲字依說文當作蚰而經典相承止作昆蟲不作蚰蟲也此篇自父之晜弟以下晜字凡十六見釋文曰本亦作昆下同疑唐初爾雅凡晜弟字晜孫字皆作昆實古本也故唐以前引爾雅者皆如此不得謂昆孫是而昆弟非也惟昆孫昆弟字同而義異昆弟之昆叚字也昆孫之昆疑當讀爲貫釋名釋親屬曰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此雖依聲取義爲釋名一書之常例而適得其本字昆貫一聲之轉說文玉部琨或作瑻是其證也詩皇矣篇鄭箋曰串夷即混夷然則昆之爲貫猶混之爲串矣上文曾孫注曰曾猶重

也下文仍孫注曰仍亦重也貫行連貫之義則亦重也此與昆弟之昆其義本不相涉開成石經於昆弟字俱改作晜遂并昆孫字而亦改之則失其指矣夫昆者同音叚借字也晜者俗字也既不依說文作罤而變其文作晜直以昆字上半罤字下半合成一字豈古經所宜有乎竊謂此篇晜字皆當改從作昆之本昆弟字讀爲罤昆孫字讀爲貫則古字古義俱得矣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

注曰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

樾謹按下文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注曰同出謂俱嫁一夫然則此經言同出亦當與下文同而必異爲之說者正以莊姜爲衛侯之妻邢侯之姨不得言俱嫁一夫耳然碩人篇毛傳但曰妻之姊妹曰姨而此經則有同出二字自與毛傳不同竊意姨者本是妻之姊妹同出之稱姨猶娣也從夷從弟古音相同周易渙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于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睇又作眱並其例矣與妻俱來者皆其姪娣姪則但謂之姪而娣則亦謂之姨蓋聲近而義通經兼姊妹言之乃因妹而連言姊古經自有此例禮記喪服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正義引王云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夫已之生所不及者何得言弟蓋因昆而連言之耳猶襍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亦謂因父而連言母也說詳禮記此經姊妹猶彼經昆弟矣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出爲姨卽本爾雅而改姊妹爲女弟則其義更明此許君之善於說經也莊十年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此語卽有輕之之意蓋謂是本吾娣媵之屬耳所以止而見之而弗賓也此姨字之本義亦禮經之正名自後相承凡妻之姊妹通謂之姨故詩人以莊姜爲邢侯之姨此與爾雅之義有別不然毛公釋詩何不卽用爾雅全文而必去其同出二字乎襄二十三年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正義曰據父言之謂之姨據母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言亦呼謂姨釋名釋親屬曰母之姊妹曰姨則又因妻之姊妹而推之于母之姊妹其去古義更遠矣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樾謹按成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此文而說之以爲止

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儀禮賈疏曰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其說與孔氏同邵氏正義曰孔氏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不知古之稱娣姒者猶今人稱妯娌也兄妻稱弟妻曰妯娌弟妻稱兄妻亦曰妯娌蓋渾言之則兄妻爲姒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姒急言之則但稱爲姒孔氏謂娣姒不計夫之長幼非也此二說當以邵說爲正然苦未有塙證今按墨子明鬼篇曰若然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以父母兄姒對言則姒爲兄妻明矣下文云長婦爲嫡婦衆婦

爲庶婦是長婦以夫之長幼言經有明文豈得曲爲之說乎是故娣姒猶婚姻也下文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此斷而言之也又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此合而言之也僖五年傳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襄二十三年傳公有姻喪昭九年傳王有姻喪諸言姻者豈必皆壻氏乎隱元年傳外姻至言姻不言婚則當時已通稱姻矣今世相沿壻與婦家竝以姻稱無以婚稱者蓋方俗語言積漸而殊雖三代之聖人亦不能執禮文而一一正之然則左傳稱弟妻爲姒亦猶是矣未可據左傳以說爾雅也嘗謂爾雅

一書最古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卽當有之特世有增益不皆其舊耳是故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禮有明文而爾雅則以爲通稱兄妻爲嫂弟妻爲婦通乎男女而爾雅則專屬之女子凡此之類皆不當以後世之義繩之

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妹

樾謹按此本作夫之兄爲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妹爲女叔蓋兄弟姊妹一也夫之兄爲公故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妹爲女叔今作女妹者

字之誤也禮記昏義和於室人鄭注曰室人爲女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也此可證爾雅女妹爲女叔之誤邵氏義疏阮氏校勘記均已具論之矣惟兄公之兄爲衍文則未有見及者夫夫之兄婦不得謂之兄猶夫之妹婦不得謂之妹也是故夫之兄曰公乃禮經之正名郭注曰今俗呼兄鍾則方俗之殊語釋名釋親屬曰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此卽本爾雅之文而釋其義又曰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伀言是已所敬忌見之怔伀自肅齊也兄章兄伀之稱

以俗閒別之明非雅義矣其下文又曰俗或謂舅曰章又曰伀亦如之也然則兄章兄伀之稱葢起於此因舅亦有此稱故於夫兄之正稱轉加兄字以別於舅也禮記奔喪篇注曰兄公於弟之妻此葢從漢世俗稱非據爾雅文正義曰釋親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則唐初已衍兄字矣又引皇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此亦可證古本爾雅之無兄字

羣經平議卷三十四

羣經平議卷三十五

德淸俞樾

爾雅二

東北隅謂之宧　釋宮

樾謹按說文宀部宧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此葢從頤字取義其實非也士昏禮媵布席于奥夫入于室卽席是古人飲食亦卽在奥故祭亦如之乃以東北隅爲食所居於禮無徵矣今按東北與西南兩隅相對西南隅謂之奥奥取其隱則宧必取其明曲禮正義引孫炎云宧日側之明日側之義雖從東北附會而其訓宧爲明實古義也葢東北隅與戶相當最爲明顯故東北隅謂之宧猶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抑篇正義引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然則宧也屋漏也皆以受戶之光而言光自戶入正當東北隅而西北隅亦得受之其西南隅與戶絕遠則爲奥矣其東南隅雖與戶近而適爲戶扉所掩則爲㝔矣郭注曰㝔亦隱闇是室中四隅之名皆以明闇爲義兩明兩闇義適相當釋詁曰煕光也宧之與煕葢聲近而義通矣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

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檍以爲固也、疏曰其持樞之木或達北檍以爲牢固者名落時檍即楝也

樾謹按樞者門扉開闔之所由也安得復有木以持之且所謂達北方者不知達於何地郭以爲北檍則專以室戶言矣且北檍之名亦於古無徵釋名釋宮室曰棟中也居室之中也然則安得有北檍乎今按此當以樞達二字爲句北方謂之落時乃釋方俗之殊語與釋獸篇秦人謂之小驢其語一律樞達者受樞之達也門扉所由開闔者謂之樞而其上下設木鑿孔以受樞謂之達達者通也穿也廣雅釋詁達通也高誘注淮南子脩務篇曰達穿也是其義也受樞之達其名曰戹而北方則有落時之名故曰樞達句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郭失其讀斯失其解矣

垝謂之坫

注曰在堂隅坫端也

樾謹按說文土部垝毀垣也堂隅之坫經傳從無垝名疑坫乃阽之叚字說文𨸏部阽壁危也垣毀壁危義正相近故垝謂之阽矣釋文曰垝本又作庋則因阽字叚作坫故改垝爲庋以合之非爾雅之舊也其下云牆謂之墉可知此文亦以牆垣言矣

九達謂之逵

注曰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疏曰按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逵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杜預皆以爲道並九軌按周禮經涂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此則不合也

樾謹按爾雅之逵與左傳之逵同字異義爾雅之逵乃九道交出之名自一達至九達義皆一律淮南子說林篇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此爾雅義也左傳之逵則爲道路之通稱傳於魯國多言衢於齊國多言莊於鄭國多言逵蓋方俗之殊語左氏就其國史原文而載之非魯之道必四達齊之道必六達鄭之道必九達也各取大名以命之耳執爾雅以說左傳則疑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而附會于周禮之經涂九軌於是傳義失而雅訓亦違矣

室有東西廂曰廟

樾謹按古制堂東西牆爲序序以外爲夾室夾室之前爲東堂西堂亦曰東廂西廂是廟繫堂不繫室也乃云室有東西廂於義難通疑室乃堂字之誤宜十

六年公羊傳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按說文土部堂殿也是殿者堂之訓經文是堂字故李巡以殿字釋之若是室字安得以爲殿乎下文無室曰榭尚書大誓正義引孫炎曰榭但有堂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李巡曰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以彼證此可知李巡以殿字解堂字其所據經文必作堂矣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與李巡同是古本爾雅皆作堂有東西廂也且合下文讀之曰堂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是堂之一字冒下三句而言均是堂也其有東西廂者曰廟其無東西廂而有室者曰寢無室者曰榭今堂字誤作室則合下文讀之而不可通矣所宜訂正也

陝而脩曲曰樓

樾謹按邵郝二疏並引說文樓重屋也爲證此失其義也古重屋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相似皆於屋上爲屋但古以取明故其下無版今以居人故其下施版此爲異耳若陝而脩曲之樓與今所謂樓者絕異蓋承上文四方而高曰臺言之樓與臺同皆是絫土而成其四方者曰臺其陝而脩曲者曰樓非重屋也方言曰冢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雖非此經樓字之義然同是絫土爲之較重屋之樓其義稍近矣

嫠婦之笱謂之罶 釋器

注曰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謂以簿爲魚笱　疏曰孫炎云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樾謹按孫謂寡婦之笱以功易得名此說非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所謂嫠婦之笱者疑亦同此蓋於水中設簿取魚使寡婦得以取之而食其利故有是名邢氏正義曰今南方排竹水中竦節相維謂之魚簿設門焉隨潮爲啓閉引淮南子兵略篇發笱門爲證此說笱字之義極得寡婦之笱殆是笱之小者故異其名曰罶矣

衱謂之裾

注曰衣後裾也

樾謹按此經衣眥謂之襟衱謂之裾襟裾連文郭以裾爲衣後裾則與襟迥別而玉篇衣部曰衱裾也裾衣袌也袌衣前衿也衿即古襟字然則襟裾同物矣戴氏震作方言疏證據此以訂郭注之誤今按郭注固未覈然竟謂襟裾同物而異名則亦失之蓋自衣領至腋下謂之襟而自腋下直垂至末謂之裾故襟

惟前有之而裾則前後皆有之玉篇以裾爲褻褻爲
衣前衿此指前裾而言也釋名釋衣服曰裾倨也倨
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此指後裾而言也各成
一義似皆未備然云倨倨然直則可知其與襟異矣
襟必斜掩至右不得倨倨然直也

鼐謂之鬵鬵鎵也

樾謹按古本當作若鼐謂之鬵蓋與上連爲一條皆
釋鼎之異名也說文鬲部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
下若甑曰鬵大釜之訓釋鬵字之本義其鼎大上小
下之說即本爾雅文而又詳其形狀也甑鼐古字通

釋文曰鼐本作甑許君所見本蓋正作甑矣其鬵鎵
也之文亦以鼎言蓋鼎之若甑者謂之鬵而鬵又謂
之鎵也何以明之說文金部鎵曲鎵也一曰鬵鼎曲
鎵之訓釋鎵字之本義一曰鬵鼎則亦本爾雅文爾
雅止言鬵而許君增其文曰鬵鼎正以此條是說鼎
事也然則古本爾雅作若鼐謂之鬵固無疑矣

百羽謂之緷

樾謹按緷通作揮故鄭公孫揮字子羽也地官羽人
十搏爲縳縳即緷字之誤說詳周禮

旄謂之藣

注曰旄牛尾也　疏曰舞者所執也

樾謹按集韻藣班糜切旂旄飾引爾雅曰氂謂之藣
王氏引之據此訂邢疏之誤且引周頌有瞽篇設業
設虡崇牙樹羽爲證其說是也惟未及藣字之義藣
者擺之叚字釋名釋兵制曰披擺也各于一旁引擺
之備傾倚也據有瞽篇王義謂置之於栒虡之上角
則亦有在旁引擺之義故謂之擺矣擺字說文所無
然已見釋名則漢世固有擺字玉篇謂擺與捭同當
即捭之或體也說文草部藣草也徐鍇引此文而說
之曰蓋似此草也則未達叚借之例而臆爲之說矣

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

注於上句曰中斷皮也下句曰復分半也

樾謹按革中絕謂之辨則革中辨即是革中絕耳豈
得分爲二義若如注義當云辨中絕謂之韏於義方
明不當仍云革中辨也疑經文下辨字乃辮字之誤
說文糸部辮交也中絕中辮兩文相對中絕謂之辨
辨者判也中辮謂之韏韏者曲也廣雅釋詁曰韏曲
也是其義也相交則有曲義故中辮謂之韏矣辮辨
形似又涉上句辨字而誤耳說文韏篆說解即用爾
雅文而亦作革中辨蓋後人依既誤之爾雅改之也

大篪謂之沂 釋樂

樾謹按沂誤字也釋文引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引舍人曰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夫沂與悲義了不相涉若果是沂字則古人必不作是解矣沂當作䜣說文言部䜣悲聲也舍人注云其聲悲䜣孫炎注云䜣悲也皆與字義合今作沂者疑別本或叚斷爲䜣其字闕壞遂成沂矣釋名釋樂器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是篪之名義本取諸啼故亦謂之䜣䜣與啼義相近下文大塤謂之嘂詩何人斯篇正義引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然

經三十五　八

則大篪謂之䜣大塤謂之嘂皆象其聲而名之釋名曰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䜣與啼同嘂與喧同爾雅與釋名其義通矣

大磬謂之麻

注曰麻者音槪而長也

樾謹按麻與靡古字通呂氏春秋任數篇西服壽靡高注曰靡亦作麻是也大磬謂之麻者言其聲靡靡然也詩黍離篇毛傳曰靡靡猶遲遲也故郭以爲聲槪而長也說文禾部槪稠也釋言篇注曰粥之稠者曰糜然則聲稠謂之靡猶粥稠謂之糜矣

四時和謂之玉燭 釋天

樾謹按此及下文四時和爲通正時字竝氣字之誤說見阮氏校勘記此四氣卽上文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也郭注於青陽等四名竝以氣言之是其所據本固未誤至下文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甯則不以氣言而以爲四時之別號蓋郭所據本已作四時和爲通正矣唐石經於此文作四氣下文作四時卽依郭氏本也今本皆作四時又非郭氏之舊矣惟經文兩言四氣和其義不同此文以光言下文以風言光也風也竝由氣而

經三十五　九

生也故此曰謂之玉燭下曰謂之景風燭猶光也釋文引李巡云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此說失之葢玉燭與景風醴泉一律燭也風也泉也皆指其事玉也景也醴也爲之美名耳古人之詞凡所甚美者則以玉言之尙書之玉食禮記之玉女儀禮之玉錦皆是也玉燭猶言玉光謂光之至美者也邢疏引尸子曰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然則玉燭固不得分而爲二矣

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樾謹按辜之言故也涂之言除也一歲至此將除去

故舊而更新矣是以十一月謂之故十二月謂之除也辜故涂除竝聲近而義通周官碧蔟氏注曰月謂從娵至荼荼亦除之叚字耳詩小明篇日月方除毛傳以爲除陳生新當即此除字之義故二月初吉至于艽野也鄭箋曰四月爲余恐失之矣四月爲余乃舒之叚字釋文曰孫作舒是也詩正義引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其說亦與孫炎同初非取除陳生新之義不得混而一之

焚輪謂之穨

樾謹按焚字釋文作棼曰棼本或作焚蓋焚棼古通

用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棼如是也棼輪與紛綸同文選封禪文紛綸威蕤張揖曰紛綸亂皃

暴雨謂之涷

樾謹按說文水部涷水出發鳩山入於河從水東聲是涷爲水名其本義也此經以爲暴雨之名其別義也廣韻一送涷瀑雨又水名一本爾雅一本說文至涷爲冰凍初無暴雨之說唐石經本作涷張參五經文字隸涷字於水部云見爾雅知此字自當從水阮氏校勘記謂說文有凍無涷誤甚矣故特訂正之

夏獵爲苗

注曰爲苗稼除害　疏曰周禮大司馬職鄭元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其說曰夏謂之苗何擇去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按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不通也

樾謹按鄭孫郭三說皆從苗稼生義於義難通當以白虎通義爲正邢氏以苗非懷任之名譏之始未喻其意也彼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猶以索訓蒐非

以肥訓蒐也安得以此爲譏乎今按苗讀爲芼詩關雎篇左右芼之毛傳曰芼擇也夏田爲芼葢以擇取爲義故班固以爲擇去其懷任者乃古義也鄭孫擇取之說猶存古義而以經字作苗遂以治苗附會之則失之迂矣郭知其不可通別爲之說而擇取之義遂不復存此失之愈遠者也苗與芼皆叚字其本字當作覒說文見部覒擇也從見毛聲讀若苗凡說文讀若之字每即經典通用之字如匇讀若鳩而經典即通作鳩筲讀若篙而經典即通作篙亼讀若集而經典即通作集𣗥讀若頒而經典即通作頒竝其例

也現讀若苗故鄭以苗爲之不明乎此而望文生訓難以論古矣

錯革鳥曰旟

注曰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

樾謹按如郭義則當云錯鳥革不當云錯革鳥殆非經旨也詩六月篇正義引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緣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孫義本於鄭然急疾之鳥謂之革鳥於古無徵雖本鄭義未爲可據說文㫃部曰旟錯革畫鳥其上然

則許君讀此經以錯革二字逗之錯革鳥曰旟謂置皮而畫鳥於皮上是謂旟也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引爾雅曰熊虎爲旗今無此文疑古本爾雅作錯革鳥曰旟熊虎曰旗錯革二字總冒下事蓋置皮而畫鳥爲旟畫熊虎爲旗也今本蓋有闕文故其義晦矣六月篇毛傳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亦當以錯革逗文謂錯革而以鳥爲章也鄭誤以革鳥連文非雅義亦非傳義

秦有楊陓 釋地

注曰今在扶風汧縣西 疏曰周禮冀州云其澤藪曰陽陓鄭注云所在未聞又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鄭注曰在汧按地理志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今注亦云在汧然則周禮弦蒲卽此楊陓也

樾謹按郭以周禮之弦蒲說此經之陽陓殊苦無據淮南子墬形篇秦之陽紆高誘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據下文周有焦護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然則高氏之說殆卽以焦護當陽紆而又牽合左傳之具囿亦非塙詁至呂氏春秋有始覽秦之陽華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則又

與注淮南不同竊嘗合諸說論之當以在華陰爲是卽經字亦當從呂氏作陽華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陓並陽華之叚字釋文曰陓郭烏花反則陓與華音固相近矣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也陽華之名正與陽曲一律矣是故陽華在華陰焦護在池陽弦蒲在汧三者異地異名至職方氏稱楊紆爲冀州藪恐是誤文亦猶以穎湛爲荊州浸波溠爲豫

州浸同屬傳寫之誤學者當據爾雅以正周禮未可
執周禮以疑爾雅以致重性而貽謬也
如乘者乘邱 釋邱
注曰形似車乘也或云乘者謂稻田塍埒
樾謹按此當以或說爲長玉篇土部塍視陵切隄也
埒也畔也又曰堘水埒亦同上然則乘邱之乘即堘
字之省耳如非車乘者以下句云如陼者陼邱注曰
水中小洲爲陼是則如乘如堵皆取象於地猶下文
如畝畝邱如陵陵邱亦皆取象於地也若云形似車
乘則當與下文如覆敦者敦邱相次不得次於此矣

方邱胡邱
注曰形四方
樾謹按邵氏正義說以淮南墬形篇之和邱郝氏義
疏說以漢志山陽郡之瑕邱皆足備一說然未若王
氏引之以壺邱說之爲尤塙也文九年左傳楚侵陳
克壺邱壺邱蓋即以邱名邑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注
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是壺之制固
有方者故方邱謂之壺邱矣列子湯問篇有圓嶠方
壺之名雖屬寓言而所謂方壺者或即從方邱之爲
壺邱取義歟經作胡邱者胡壺聲同呂氏春秋有壺

邱子林而漢書古今人表又作狐邱狐胡亦聲同
畢堂牆
注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
樾謹按如注義則堂牆乃譬況之辭當云如堂牆者
畢於文方明不得但云畢堂牆也堂者山中道名詩
終南篇有紀有堂毛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蓋以其
如堂而名之曰堂亦猶如畝畝邱如陵陵邱之例山
海經大荒東經有大人之堂注曰大人之堂亦山名
形狀如堂室耳是山固有以如堂得名者禮記檀弓
篇注堂形四方而高然則所謂如堂者以其四方而

高非堂室之謂也凡山形四方而高者曰堂堂之兩
邊復有厓岸曰牆亦謂之畢故曰畢堂牆也爾雅與
毛傳義可互明主乎畢而言之則爲堂之牆主乎堂
而言之則爲畢之道矣鄭箋申之曰畢也堂也亦高
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此義爲郭所本而實有誤堂是道名畢是道旁厓岸
之名非道名也若云堂終南山之道名畢其邊牆則
簡而明矣
小山岌大山峘 釋山
樾謹按說文馬部馺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馺

大山峘然則古本爾雅作𡵙不作岌也說文讀若之字亦有卽舉本字者如走部趱讀若春秋傳輔趱之類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所舉凡十五事𡵙讀若𡵙卽其一也小山𡵙大山峘與下文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句法一律郭解大山宮小山曰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然則小山𡵙大山取馬行相及之義亦猶大山宮小山取爲廬宮之之義謂山之相及猶馬之相及山之相圍繞猶宮之相圍繞也若如今本作岌於文爲不辭矣玉篇山部峘大山也蓋由誤讀爾雅分小山𡵙大山峘爲二句與酈道

元水經注於廬江水下引爾雅大山曰宮其誤正同然岌下但曰山高貌而不曰小山也是其所見爾雅猶作𡵙也不然以峘爲大山必以岌爲小山矣是可知變𡵙爲岌乃唐以後傳寫之誤當據說文訂正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

疏曰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與此不同者當是傳寫誤也

樾謹按毛傳與爾雅異而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釋名曰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則皆與爾雅同其孰是孰非固未易論然卽多草木與有草木論之則爾雅之義精矣蓋天下之山大抵皆有草木者也其無草木者謂之峐其多草木者謂之岵皆因其有異於常故特異其名若如諸書以有無對舉則天下之山非岵卽峐矣豈古人命名之意乎然則卽此一字而雅訓之精具見恐未可以毛傳疑爾雅也

山上有水埒

注曰有停泉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列子湯問篇注山上水流曰埒謂郭注未允其說是也山上有水卽所謂

瀑布文選天台山賦瀑布飛流以界道李注曰界道謂爲道疆界也是卽名埒之義矣

潬沙出　釋水

注曰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爲潬

樾謹按說文無潬字疑卽灘字也據說文灘爲𤅩重文其說解曰水濡而乾也並無水中沙堆之說蓋是別義許所不收耳玉篇水部𤅩水𤅩也灘同上此卽爾雅潬沙出之潬釋天篇在申曰涒灘李巡注曰灘單盡也是灘單聲近故灘或爲潬矣釋名釋言語曰難憚也灘之與潬猶難之與憚也今人習用沙灘字

不知其本於爾雅矣

瀵大出尾下

注曰尾猶底也　疏曰言其源深出底下者名瀵

樾謹按凡泉莫不有底何獨於瀵言之且泉之有底乃其源也非尾也郭注義不可通尾者水之下流也水經瀵水篇注引諺曰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是尾對源而言瀵大出尾下言其出甚大而其尾則歸於下也列子湯問篇壺領之山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張湛注曰山頂之泉曰瀵泉在山頂則其下注可知爾雅蓋以尾之在下見源之在上也是故壺領之神

瀵正爾雅大出尾下之瀵若水經注所稱瀵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則是平地之水但可謂之大出而不可謂之尾下雖沿瀵名實與雅義微別相習既久但以濆湧者謂之瀵水而不知其爲山頂之泉則尾下之義不可解矣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

樾謹按涉者厲揭之總名詩云濟有深涉涉字之中卽包深厲淺揭二義爾雅引詩而釋之曰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則已分釋厲揭二字其下三句則又明涉義之兼乎揭厲所謂深則厲淺則揭也均是揭也繇膝以下謂之揭繇膝以上謂之涉是揭淺於涉也以此推之均是厲也繇帶以上謂之厲繇帶以下謂之涉矣是厲深於涉也詩人所謂深則厲淺則揭者義正如此爾雅不言繇帶以下爲涉者帶以下卽膝以上繇膝以上爲涉此一句固兼揭厲言之矣毛傳曰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不引由膝以下之文則於深則厲淺則揭之旨不明毛公之說詩固不逮爾雅矣說文引詩作深則砅其解云履石渡水也此是許君聊廣異聞

既違雅訓且乖詩義戴氏震作毛鄭詩考正從之謬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繇膝以下爲揭六字唐以前學者所增抑何言之鹵莽歟

痜櫰羊　釋草

注曰未詳

樾謹按萬希槐困學紀聞集證引大戴記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包謂懷氏卽櫰羊也此恐不然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懷者槐也釋木篇曰櫰槐大葉而黑櫰卽櫰之叚字非此所謂櫰羊也今按廣雅釋草云續斷也名醫別錄云續斷一名槐槐與痜通

褢與懷通然則爾雅之褢殆卽廣雅之褢乎續斷有草木二種此入釋草當謂草續斷矣

熒委萎

樾謹按釋文委作萎阮氏校勘記謂委萎一字唐石經今本作委非當從陸本作萎其說是也惟萎萎二字似乎倒置經文當本作熒萎萎萎卽萎藜也玉篇草部蘂萎藜也卽本爾雅文蘂與熒同藜與萎同明堂位篇夏后氏之綏鄭注曰綏讀如冠藜之藜然則萎之通作藜猶綏之通作藜矣

其葉蘧

樾謹按釋文云蘧字又作葭衆家竝無此句惟郭有然芙渠惟葉爲最大古人命名雖蓮中之的的中之薏猶一一爲之名何獨於葉而遺之乎是無此句者非也惟蘧字說文所無葭則葦之未秀者非芙渠葉也疑上句其莖茄或作其莖葭蓋以葭爲茄乃同音段借亦猶中庸引詩假樂作嘉樂也此句古本當作其葉荷說文曰荷芙渠葉卽本爾雅文可證也荷者芙蕖葉之定名種芙蕖者其始瀰望止見有葉而已匠以葉之名名之故荷卽爲大名上文曰荷芙渠此文曰其葉荷不嫌同名也學者疑荷是大名不應葉更其名或徑刪此句或移上句茄字異文作葭者以當之或又變其字作蘧以別於蒹葭字胥失之矣

莙牛藻

注曰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

樾謹按說文艸部藻水艸也或作藻莙牛藻也是莙者藻之別種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郝氏義疏云陸說二藻之狀其言葉如雞蘇卽今之大葉藻所謂馬藻也言葉如蓬所謂牛藻也此注以牛藻爲馬藻蓋

誤今按郝說非也牛藻者馬藻之異名凡草之以馬名者皆以大而名之上文苹馬帚郝云馬之言大也然牛馬同類之物義得通稱上文茭牛蘄注云今馬蘄然則牛藻之卽馬藻猶牛蘄之卽馬蘄矣又釋木篇終牛棘注云卽馬棘也亦與此同必分牛藻馬藻而二之以郭注爲誤殆不然矣

蘜治蘠

注曰今之秋華菊

樾謹按說文蘜傳草部蘜日精也以秋華臣鍇按本草蘜卽九月黃華者也又曰蘜治蘠也臣鍇按本草

蘜有十名不言治牆小徐之意益以郭注爲誤郝氏義疏從之然所據者小徐本也大徐本則云蘜日精也似秋華夫曰似秋華則非眞秋華矣玉篇艸部蘜居六切說文云日精也似秋華蘜居六切治牆也爾雅注云今之秋華𥻖疑郭璞顧野王所見說文皆與大徐本同故竝以治牆之蘜爲秋華蘜此二字音同形似殆難辨別然秋華蘜見於月令載於本草爾雅何容不列其名若以治牆爲非則𥻖之名竟不登於爾雅而所謂治牆者又不能塙指爲何物邢疏引本草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而食者爲眞一種莖靑而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眞也郝氏遂疑爾雅治牆卽指此種而言然則爾雅何以舍其眞者錄其非眞者乎且以字論之日精之蘜據玉篇作蘜是今本說文作蘜者誤非許氏原文也至治牆之蘜則從艸從鞠而今俗書秋華蘜皆借用大𥻖遂爹之𥻖以蘜從匊聲蘜從匊聲兩聲本同故也然則小徐本未必是大徐本未必非蘜篆下以秋華當從玉篇作似秋華秋華者𥻖之異名疑漢晉人有此稱故郭注亦云秋華蘜矣似秋華卽似𥻖陶注所謂一種非眞者當卽謂此說文乃字書故𥻖蘜竝列爾雅釋草則錄其眞者而其似者從略故有蘜無𥻖也夏小正九月榮鞠禮記月令蘜有黃華竝蘜字之省而非𥻖字之省益可知郭注之不誤矣

中馗菌小者菌

注於上句曰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廚可啖之又注下句曰大小異名

樾謹按中馗謂之菌小者又謂之菌則何以見大小之異名乎以釋蟲篇蚍蜉大螘小者螘例之則當云中馗大菌小者菌以釋魚篇蝌蟝小者蛷蠯小者䗛例之則當云中馗小者菌不當云中馗菌小者菌也據說文艸部菌地蕈也疑古本爾雅作中馗地蕈小者菌故說文卽以地蕈釋菌蓋對文則地蕈與菌大小異名散文則亦可通也今注中地蕈字蓋本在正文傳寫誤入注文而又增也字以足句學者據遂注中土菌之文臆增菌字而大小異名者轉若大小同名義不可通矣

薇垂水

注曰生於水邊

樾謹按上句云虆從水生此云薇垂水蓋別虆與薇

經三十五　圭

之異見一生水中一生水邊也陳藏器本草云薇生水旁葉似萍此可證薇是水邊之草至詩草蟲篇正義引陸璣疏云山菜也則因詩言山有蕨薇伯夷傳又言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故以薇爲山菜而實非此經所謂垂水之薇也釋文引顧云水濱生故曰垂水此說非是垂水與上句從水生一律若以垂水爲薇之名豈從水生爲虋之名乎郝氏義疏引或說曰薇名垂水非生水濱以附合陸璣山菜之說則更失之矣

拔蘢葛

注曰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

樾謹按止文龍字古本蓋止作龍以其蔓生若龍尾然故謂之蘢葛而又有虎葛之名龍葛虎葛命名雖異取義一也因是草名遂加草作蘢非其舊矣亦猶本篇菟荄菟奚菟瓜菟葵諸菟字古止作兔說文黃兔瓜也莃兔葵也卽用爾雅文可證其不從草也上文紅龍古據詩隰有游龍篇傳曰龍紅草也則其字亦止作龍惟龍天籥之蘢與說文合當從草耳

蘦大苦

注曰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

樾謹按甘草而名大苦名與實乖莫此爲甚義殊可疑其引或說謂似地黃據蘇頌圖經地黃葉似車前葉上有皺文而不光花似油麻花而紅紫色與郭所說甘草形狀全不相似然則所引或說是別一義不知所謂似地黃者究何物也沈括筆談云郭注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此不知其何以知之疑其所見郭注與今本異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非之且謂苦與苄通大苦卽大苄乃苄字之段借非以其味之苦也此恐不然經典固有段字而說文一書解說字義必當各從本字其曰苷甘草也苄地黃也蘦大苦也苦大苦苓也然則大苦與苄明分爲二豈得卽以地黃當之沈括之說或未可非乎

檴落柚條　釋木

注於上句曰可以爲桮器素於下句曰似橙實酢生江南

樾謹按檴落柚條並與翦字詩大東篇無使穫薪傳曰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釋文曰穫鄭木名字則宜從木是毛鄭不但義異字亦不同毛公蓋以爾雅所云檴落者檴卽穫也落自一義草零木落之落就

其自落者言也落實取財之落以入落之而言也爾雅訓落毛傳訓叉其義通矣樓落柚條兩文一律竝非木名柚者㽕之叚借字說文马部㽕木生條也引商書顚木之有㽕枿古文言由枿柚之訓條卽木生條之本義矣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亦㽕之叚借草木得通稱也㽕古文作由故通作柚又通作繇中山經曰荆山有橘櫾是橘柚字古亦作櫾然則禹貢繇條此經作柚條亦猶橘柚之爲橘櫾矣木之落者謂之樓木之生條者謂之柚故曰樓落柚條學者見前後文皆釋木名亦以木名說之不知上文髡梱在柏樹椵梔二者之閒陳氏壽祺以說文梡梱說之則亦非木名也是卽其例矣說文柚條也似橙而酢又曰條小枝也夫條爲小枝何以爲似橙而酢之木果然則柚篆說解義不可通或條也二字後人據爾雅增入非許書之舊乎

楔荆桃

注曰今櫻桃

樾謹按楔荆桃旄冬桃榹桃山桃蓋別桃之異種猶下文休無實李三句別李之異種棗壺棗十一句別棗之異種也櫻桃雖有桃名實非桃類何得以冠桃類之首且徧考經傳無稱櫻桃爲荆桃者竊疑桃有荆桃猶棗有齊棗乃桃之別種非櫻桃也文選蜀都賦櫻松楔㰖李善注引爾雅楔荆桃郭璞曰㰖桃也而蜀都賦㰖枒楔樅劉逵注曰楔似松有刺也則不謂櫻桃矣或爾雅舊注固不盡如郭義乎玉篇木部櫻於耕切含桃也上林賦云櫻桃也梒胡諳切今謂之櫻桃也亦作含楔革錯切荆桃也初無今謂櫻桃之說然則郭璞之說顧野王所不用也

大而散楸小而皵榎

注曰老乃皮麤皵者爲楸小而皮麤皵者爲榎

樾謹按注以大爲老則以小爲少矣疏引樊光說同釋文引孫炎亦云老乃皮麤散爲楸是固爾雅家相傳之舊說然上文曰楸小葉曰榎以葉之大小別楸檟也此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以枝榦之大小別楸檟也兩小字不當異義釋鳥篇鳥少美長醜爲鶹鷅彼言少長不言大小知大小非少長矣楚辭哀郢篇望長楸而大息兮王逸注曰長楸大梓是可證楸爲大樹也

唐棣核常棣棣

樾謹按詩何彼穠矣篇傳唐棣核也采薇篇傳常棣

棣也均與爾雅合晨風篇傳棣唐棣也則與爾雅異矣此必有一誤而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曰唐棣棣也亦與晨風傳同藝文類聚八十九引三家詩曰夫栘之華萼不煒煒是毛詩作常棣三家詩作夫栘然則常棣是栘明矣常棣篇傳常棣棣也釋文曰本或作棠棣栘非竊疑作栘者毛傳之原文作棣者後人據爾雅改之何彼襛矣篇采薇篇並可類推陸德明以爾雅訂毛傳故以不非者爲非其實爾雅之文本作唐棣棣常棣栘今本傳寫互易非其舊也說文木部栘棠棣也文選謝宣遠於安城荅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是棠棣即常棣也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栘也可證今本唐棣栘之誤玉篇木部榶徒郎切棣也榶即唐棣之唐又曰栘余支成兮二切棠棣也可證梁時爾雅猶作唐棣棣棠棣栘與許君所見同乃又曰棣徒計切詩曰唐棣之華唐棣栘也則與栘棠棣也之說自相違錯此必後人所改非顧氏之原文矣

蠸輿父守瓜 釋蟲

注曰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疏曰蠸輿父一名守瓜

樾謹按錢氏大昕潛研堂集據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謂此蟲名蠸又名輿父其說非也依郭注自以蠸輿父連文蠸輿猶權輿也釋詁曰權輿始也故凡物之初生者爲權輿釋草篇其萌蘿蕍是也物之小者亦爲權輿此篇蠸輿父是也莊子止謂之蠸者省文耳鹽鐵論散不足篇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蠸乎邢氏義疏引以說此篇之蠸蟲是亦從省止稱一字也說文虫部蠸蟲也玉篇蠸食瓜蟲相沿既久而蠸輿父之名止見於爾雅矣然司馬彪注言一名守瓜並無一名輿父之說亦可證郭注邢疏之不誤也

經三十五

蒺蔾蝍蛆

注曰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　疏曰廣雅云蝍蛆蜈蚣也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則非蜈蚣也

樾謹按如郭氏之注誠非蜈蚣矣然所謂蝍蛆者究莫能塙指爲何物竊疑此與下文蛆馬蝬實一物也廣雅釋蟲曰蛆蟝馬蝬馬蚿也又曰馬蝬蠽蛆也馬蝬即馬蝬之異名蠽蛆與蛆蟝乃一聲之轉此云蝍蛆即蠽蛆也蠽從截聲蝍從即聲兩聲相近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未秋截霜言未秋即霜也是其例矣御

覽引吳普本草云馬蚿一名馬軸又謂之馬陸本草云馬陸一名百足今南方人稱蜈蚣爲百腳然則古人混蝍蛆蜈蚣而爲一正以此二蟲竝多足耳陶注本草馬陸云此蟲足甚多寸寸斷便寸行又引李當之云蟲形長五六寸狀如大蛩蛩卽蟋蟀下文云蟋蟀蛬蛬與蛩通然則高誘注淮南子說林篇以蝍蛆爲蟋蟀亦以二蟲相似故耳爾雅既云蒺藜蝍蛆又云蛝馬蝬一物異名而前後兩見亦猶螜天螻與蛛螏螻不過蟷蠰與莫貈蟷蜋雖異名而實同物也廣雅一書踵爾雅而作而馬蚿與蝍蛆分爲兩條疑卽本乎此矣

翥醜鏬

注曰剖母背而生　疏曰翥飛也醜類也蟲類能飛翥者謂蟬屬皆剖坼母背以爲孔鏬而生

樾謹按下文螽醜奮強醜捋蠭醜螸蠅醜扇上一字皆蟲名下一字皆蟲之形狀也獨此文翥訓飛則非蟲名鏬訓剖母背而生則非蟲之形狀與下文不類矣且螽醜蠅醜孰是不能飛者何獨於此別之爲翥醜乎注疏舊說疑不可從廣韻九御引爾雅翥作蠹云蟲名其說是也蠹醜鏬者謂凡蠹之類喜居鏬隙中也蠹疑卽蠧之異文蠧之爲蠹猶甘蔗之蔗或作睹也周官赤犮氏凡隙屋除其貍蟲鄭注曰貍蟲䗪肌求之屬是卽可爲蠹醜鏬之證

鮂黑鰦　釋魚

注曰卽白鯈魚江東呼爲鮂

樾謹按白鯈卽白鰷羅願爾雅翼云其形纖細而白故曰白鰷夫以纖細而白者謂之黑鰦名與實乖矣疑鮂魚非白鰷也玉篇魚部鮂似由切魚也或作鰌鰌直留市由二切魚名鰦子夷切黑鰦也竝無卽白鰷之說其鯈字注云徒堯切白鯈魚也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按白鯈之魚人所習見安得有六足四目之怪狀其文必傳寫有誤又直流切四字當在似雞赤尾之上蓋鯈徒堯切白鯈魚也乃其本義徒堯切卽讀如鰷矣又直流切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則正爾雅所謂鮂黑鰦者直流切卽讀如鮂與鮂或作鮋音由出切正同一音也此乃魚之異者初非白鯈爾雅本作鮂不作鯈而說爾雅者誤以鯈當鮂故玉篇卽於鯈字下載之然別之爲直流切則固未嘗混而一之也山海經北山篇彭水[illegible]鯈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與玉篇所說略同而

第221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38　扳反内

字亦作鯊蕊魵鰷二字古音本同無嫌通用但據黑鰦之名必非白鯊之屬门鯊謂之鯊而魵亦謂之鯊鳥獸蟲魚固多異物而同名者魵謂之鰕鯢大者亦謂之鰕似鮎之魚謂之鯢雌鯨亦謂之鯢鱣謂之鯉鮻魚亦謂之鯉皆其例矣顧野王斤斤於徒堯直流之異音此未免爲後世之見然卽其音之異以知其義之殊有功於雅訓不淺也

蚼蛚

注曰未詳

樾謹按此卽釋蟲篇之蝝蝮蜪也郭彼注曰蝗子未有翅者蝗是蟲類故入釋蟲而蝗本魚子所化故又入釋魚也凡魚生子多在岸旁淺水處或水涸其子卽變爲蝗爾雅蚼蛚卽謂此矣蝝蝮蜪見于釋蟲而蚼蛚又見于釋魚亦猶蛭蟣見于釋魚而蛭蝚至掌又見于釋蟲也郭於釋蟲不解蝗蝚至掌於釋魚不解蚼蛚未知其爲同物耳

鴟鵊軌　釋鳥

注曰未詳

樾謹按下文狂茅鴟注曰今鵊鴟也鵊軌疑卽鵊鴟矣是故茅鴟與怪鴟相次怪鴟卽鵂鶹也此文鴟鵊軌與鵅鵋鶀相次鵋鶀亦卽鵂鶹也比類而觀鵊軌之卽鵊鴟信矣下文又曰萑老鵊蓋鵊軌之老者謂之萑故曰萑老鵊也說文萑部萑鴟屬有毛羽所鳴其家有祸然則鵊軌名鴟者鴟猶甾也甾音如災禍之災因以爲名歟

鷚天鸙

樾謹按釋文曰鸙說文作龠今說文鳥部鷚天鸙也蓋後人據爾雅改之非其舊矣惟龠乃草名釋草所謂龍天龠也凡草木鳥獸之同名者多雙聲疊韻字若釋草有莪蘿釋蟲有蛾羅釋草有蚍蜉釋蟲有蚍虾皆是也至天龠非雙聲疊韻字鷚鳥何取與龍草同名不得援莪蘿蚍虾之例矣疑說文本作天顓天顓者顓天也書召誥以哀顓天卽其義也此鳥高飛直上鳴聲相屬有如告訴今人謂之告天鳥告天之名與天顓同但語有雅俗耳

鵽鳩老扈鴳

疏曰舍人李巡孫炎郭氏皆斷老上屬扈下屬解云鵽一名鳩老扈一名鴳鴳雀也唯樊光斷鵽鳩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是以老爲

下屬

樾謹按近時說爾雅者郝氏謂兩讀俱通邵氏疑下文鳸字上舊有老字後人誤以為重衍而去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則以老字下屬為是今按說文鳥部鴱雇也鴱欺老也然則許叔重讀爾雅正以老字上屬為句矣王氏謂說文當云鴱欺也此大不然欺老二字合為鳥名止一欺字非鳥名也欠部欺詐欺也今云鴱欺也不幾以詐欺說鴱字乎可知鴱為欺老爾雅舊讀固然樊光必以老鳸下屬者以左傳九鳸有老鳸耳夫左傳晚出之書又經漢儒附益不可為

典要所說五鳩五雉九鳸皆因爾雅之文附會其說在爾雅初無此義也是故佳其夫不不稱祝鳩而爽鳩又為來鳩且不與鶻鳩鳲鳩鶌鳩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五鳩也此云鳸鴳是鴳為鳸之總名繼之以桑鳸竊脂亦止說桑鳸一種其下春鳸鳻鶞夏鳸竊元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不與桑鳸之文相次則非說左傳之九鳸也至雉之名尤多賈逵注左傳強以南方東方北方西方四雉益以伊洛而南之翬為五雉此說之不可通者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此兩文正相對說五雉者何以數翬不數鷂乎以是言之爾雅之文本與左傳不合說文於雇篆下列九雇之名即用賈逵義左傳家說也於鴳篆下止曰雇也不言老雇此爾雅古義也樊光乃據左傳以說爾雅而爾雅之古義亡矣蓋由為左氏學者求九鳸之名於爾雅而止得其八不得已斷老字下屬強立老鳸之名遂爾雅舊讀不可從也

鷹鶆鳩

注曰鶆當為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

樾謹按鶆釋文作來云郭讀作爽眾家並依字林作鶆字音來是來為正字鶆為或體眾家悉無異說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曰來鳩爽鳩也雖依左傳為說未敢質言字誤也郭據左傳以改爾雅竊所未安玉篇鳥部鶆所良切鷫鶆力才切鶆鳩也不從郭讀其見卓矣

貄子貆 釋獸

樾謹按周官草人職鹹潟用貆鄭注曰貆貒也賈疏曰按爾雅云貄子貒或曰貆故以貆貒為一也是今本爾雅蓋有闕文或疑貆通作貛下文貒子貗郭注

一名貛是貒貛同物故鄭以貒釋貛耳若然鄭當云貆讀爲貛矣今無改讀之文此說非也

麐父麕足

樾謹按麐父之名古書未見釋文引李巡本作澤父云澤父獸名疑古本爾雅作麐黑麐澤父麕足麐黑麐與上文貔白狐以類相從澤父麕足與下文豺狗足以類相從釋獸一篇文多相儷也傳寫奪黑麐澤三字遂合爲一條矣太平御覽引說文曰麐黑色麐蓋卽本爾雅今爾雅無黑麐之文傳說文者亦刪去黑色麐三字然陶注本草云麐形似麐則麐固麐類

今世俗猶有香麐之名是亦古義之未泯者也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

注曰卽師子也

樾謹按後世俱謂狻麑卽師子說文犬部狻麑獸也如虦貓食虎豹者虎部虦一曰師子是師子乃虦也非狻麑也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二年疏勒國獻師子犎牛注曰師子似虎正黃有頓耏尾端茸毛大如斗是師子非淺毛之獸而經云如虦貓則狻麑殆非師子矣

豹文鼮鼠

注曰鼠文采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疏曰說文云鼮豹文鼠也今郭氏以豹文下屬未知孰是

樾謹按說文是也釋獸一篇皆先舉其名而後詳其形狀豹文二字自當上屬作鼮鼠豹文不當下屬作豹文鼮鼠也玉篇鼠部鼮之弓切豹文鼠與說文合又曰鼮徒聽切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此蓋後人據郭注增益之玉篇原文止言鼠名無終軍事也終軍之事不見于漢書藝文類聚引竇氏家傳以爲是光武時孝廉郎竇攸事疑

世俗相傳本無實事郭據以說經遂致失其句讀唐時盧若虛據說文訂正見唐書本傳近人說爾雅者皆知之乃猶依違郭義兩存其說何也

騉蹄趼善陞甗　釋畜

注曰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

樾謹按疏引舍人云騉蹄者櫚蹄也趼平也謂蹄平正是以騉蹄連讀爲句又引李云騉者其蹄正堅而平似趼也是讀騉字爲句二讀不同郭從舍人是也此云騉蹄趼善陞甗下云枝蹄趼善陞甗兩文相對

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崔注曰枝指謂指有岐也馬之

枝蹄猶人之枝指矣然則何謂騠蹄曰騠者同也說
文日部昆同也手部掍同也周語若能類善物以混
厚民人者韋昭注曰混同也竝字異而義通老子故
混而爲一河上公注曰混合也合亦同也馬蹄之枝
分者謂之枝蹄馬蹄之混合者謂之騠蹄其趼雖同
而騠蹄與枝蹄不同故以騠蹄趼枝蹄趼別而言之
也乃枝蹄趼上有騠駼二字而騠蹄趼上更無他文
者古人於騠蹄之馬不別爲之名但以騠蹄名之若
依下文之例而曰騠蹄騠蹄趼則於詞贅矣故無文
也舍人以瀰蹄解騠蹄瀰猶混也郭雖從其讀未能

得其義矣然則騠駼之名何以轉施於枝蹄之馬曰
釋文引舍人云騠駼外國之名此說是也蓋其國出
枝蹄馬因即以國名之猶騊駼亦外國名楊雄傳前
番禺後陶塗師古曰國名出騊駼是騊駼亦以國得
名者也騠駼之名與騠蹄之義初不相涉學者可無
疑矣

青驪驎驒

注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

樾謹按郭意蓋讀驎爲粼不知驎即連也驎與連一
聲之轉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相接連也是其例矣
均是青驪二色之馬其不相雜廁者謂之駽其青中
有驪驪中有青相接連者謂之驎故曰青驪細青驪
驎驎也後世以驎爲連錢驄即驎字之轉音矣釋文
作粼蓋本郭義又引孫云似魚鱗也若然當云如鱗
不得止言鱗也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白字經
文所無且魚可言鱗馬不可言鱗於義更未安矣

陰白雜毛駰

注曰陰淺黑今之泥驄

樾謹按詩正義引孫炎說亦以陰爲淺黑然陰非黑
色之名或謂從陰幽取義鑿矣陰當讀爲黬說文黑

部黬黃黑也玉篇曰記林切黃色如金也廣韻曰居
吟切淺黃色也以是言之黬爲黃黑色其色非黃非
黑可謂之淺黑亦可謂之淺黃此承上文黃白雜毛
之下則當以淺黃之義爲長蓋猶是黃白襍毛者其
黃色深則爲黃白雜毛之駓其黃色淺則爲陰白襍
毛之駰陰乃黬之叚字陰黬竝從今得聲古音相同
故得通借也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

注曰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樾謹按釋獸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豵猣音同惟玂

與特異故郭謂與豬生子同義錢氏大昕因說文無
猣字據玉篇猥犬生三子也謂猣是猥字之誤此不
然也玉篇犬部猣子公切犬生三子也𤝔巨衣切犬
生一子正與爾雅合又曰㺐徐二同子宋切犬生一
子一子蓋三子之誤是其所見爾雅有作㺐者犬謂
之㺐豬謂之㺐是知其同義矣又曰猥於隗切犬聲
又犬生三子也又曰猣音郎犬生三子此是別義非
出雅訓或猣誤作㺐又誤作猥未可知也顧野王兼
存其義以廣異聞豈可據以改經乎

未成毫狗

注曰狗子未生𠃥毛者

樾謹按上文未成羊羜下文未成雞健此文亦當一
律不當言未生𠃥毛也凡如注義則經文何不言未
生毫而言未成毫乎狗犬通稱至今猶然若以狗爲
未生𠃥毛者則下文云尨狗也豈亦未生𠃥毛之謂
乎尨字從犬從彡說文謂是犬之多毛者其不得以
爲未生𠃥毛明矣爾雅以狗釋尨狗犬一也若如此
注則犬之與狗若羊之與羜雞之與健區以別矣爾
雅何不以犬釋尨而以狗釋尨乎下文又曰狗四尺
爲獒夫未生𠃥毛至四尺以上相去懸絕何不曰犬
四尺爲獒而曰狗四尺爲獒乎然則郭注非也毫即
獒也此云未成毫狗下云狗四尺爲獒兩文正可互
明蓋狗自四尺以下通謂之狗
羊有未成羊之名雞有未成雞之名狗則無之惟至
四尺以上者異其名曰獒故曰未成獒狗也獒與毫
古字通尚書旅獒馬鄭均作豪是也豪毫古今字疑
古本爾雅并下文四尺爲獒之獒亦止作豪故說文
獒篆下但曰知人心可使者引春秋傳公嗾夫獒爲
證而不用爾雅四尺爲獒之說是許君所見爾雅不
作獒也後人改四尺之豪爲獒而此文未成豪之豪

則以不得其解而轉仍其舊但傳寫者從俗作毫耳
釋文曰毫本作豪此古本也今定其字作豪其義爲
四尺以上之稱則得之矣

羣經平議卷三十五

定海黃以周

初予治易有十翼後錄書詩春秋內外傳論語孟子爾雅未有成書而有讀書小記冉編文之成篇幅者若干篇王祭酒采入經解續編中今復重定出四篇增二十三篇凡六十四篇癸巳春識

周季說易古義

古者學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易守於卜筮家為儒者所不習卜筮家之說易也其稱名襍而越其辨物奇而詭春秋內外傳載其經論之言已漫漶而不尋其宗惟魯史所掌有易象一書獨尋周公作易之意與春秋竝藏故府為列國所罕見故晉韓宣子至魯才觀其書而歎周公之德之盛易象古書名與春秋同非周易六十四卦之象也周易上下經列國皆有之何容至魯而始見孔子修春秋即本魯史之春秋孔子作十翼即本魯史之易象易象春秋其道與詩書禮樂相表裏故竝尊之曰六藝孔子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傳授其徒爰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或論作易之大恉或論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決事或援易以明理而其教遂大明至今猶有可尋而述焉列

子曰大易者未見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气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淸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气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華子曰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又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气大易以之而太數列子所論大易之義即易道也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易者太極也太極者元气未分之初無陰陽之可指也陰陽气也太初者兩儀也兩儀者一陰一陽气之始也太始者四象也木火金水之四象乃形之始也太素者八卦也六子以乾坤為質六十四卦以八卦為質故曰質之始也子華子所言九宮法即洛書大戴盛德篇亦言其數出一立兩成三尤尋三易之綱領其言作易之大恉有如此者荀子大略云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荀子此言深以挽用易之失也當時學者用易專為占卜故暴秦焚書而易獨以卜筮存姝不思

易之道與天地準可以知幽明之故可以知死生之說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天地之消長人事之得失無不可以易理推測而知故曰善為易者不占譏當時用易之失也又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本象傳序卦之恉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易非專為卜筮作於此可見其言學易之大用有如此者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囊以盛物故曰好其實括之者不恤其文也文言傳曰天地閉賢人隱春秋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此乃介之推輩甘心斐遯視君國如弁髦較之直方而德不孤含章而發以時者迥不及矣故目之曰腐儒无咎无譽與大過枯楊同辭非吉占也故曰不免於埤污庸俗蘇子瞻謂出咎則入譽出譽則入咎无咎无譽為人生之難事用老莊無用之用為說大乖易例當以荀子之說正之大略篇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為能變也呂覽務本篇亦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凡易卦中有舉它卦名者皆取義於彼卦如鼎言耳革即取鼎革反

對之象泰言歸妹之祉即取歸妹袂良之義歸妹自泰來易之通例如此乾為天天道轉圜周匝復始動而復下非有異轍故曰復自道易例上為末初為本云本無異者明初之復道乃自道也注疏泛言無當傳義復訓上進要乖易例當以荀呂二說正之呂覽應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經義簡明不支愼大覽引易愬愬履虎尾終吉尤可證今本之譌象傳愬愬終吉與泰傳包荒得尚于中行文法相同舉首尾以賅中傳有是例而召類篇引史默說渙羣之義尤得易道之大後來經生家皆莫之及說苑奉使引作史黯其言曰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卦名渙者取文章分布之象大象曰風行水上渙謂水之融液而成文也渙者賢也羣者眾也謂所分布者皆眾賢也分布眾賢邦家之光也下又云渙有邱四邑曰邱謂其所分布者又祿之以大邑也又其大號渙謂下求賢之詔也二渙奔其机謂羣賢之駿奔走也三渙其躬謂布其腹心之臣也渙汗謂宣布陽气渙血謂宣布陰精凡人陰陽表裏鬱結不通而成病猶上下閉塞不通而成否渙汗則邪解渙血則邪去猶國用賢人以通下情則邪慝自除也注家以渙為離散不美之稱全

卦之例皆失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時言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傳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舊解元吉為大吉全易之例皆失當以史獸之說正之周末諸子引易文具有精義大率若此而其可以發明通例者特舉而申之以明其凡云史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易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當亦足補周末諸子之未備蓋戰國時孔子十翼之教已行故學士大夫能知其義非若春秋之世專以易為卜筮書也左氏所載易義皆卜筮家言而以言倚辭者僅一見於知莊子它無聞焉

鄭解周易字義

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首艮取艮之兼山也歸藏首坤取坤以藏之也周易首乾取天行之周流相易也鄭康成曰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君說三易字義甚明而周訓周普說本諸繫辭傳尤為獨見傳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曰周流曰相易非釋周易之義乎故特標之曰易之為書也下二章則釋周易卦爻之義亦曰易之為書孔沖遠斥鄭君說無所據抑何疏邪孔氏又謂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連山歸藏既是代號則周易偁周取岐陽地名抑知周易之名始于文王非周革商之後以周號代乃以周名易也亦非文王作易于羑里而取岐陽之地名以名之也賈公彥曰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首乾乾為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此說得之孔氏又謂周易題周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亦未可信書有

唐書虞書夏書商書禮有夏禮殷禮曰周書曰周禮固以別餘代也若夫連山歸藏古者本不名易夏用連山商用歸藏亦不名夏易商易是亦何待題周以別之乎郭白雲曰文王重卦易之名出焉夏連山商歸藏而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顧亭林曰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而名之也猶墨子書言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而名之也竊攷左傳國語載占辭與周易異者連山歸藏之文也其本文俱不言易是連山歸藏不名易之明證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是以連山歸藏占之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特云在易以別連山歸藏是易為周易專偁之明證也周易爻偁九六以變者占故特名易連山歸藏爻偁七八以不變者占故不名易是則周易偁易非襲舊名也而周易偁周亦非別餘代矣

鄭解周易字義下

鄭君釋周易名義後人多不踶其言由於連山歸藏未得其說也夫連山歸藏斷非號代以周官注鄭志徵之自見鄭注大卜云連山似山之出內气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虙戲歸藏黃帝夫虙戲無連山之號杜注連山虙戲則連山為山出內气杜氏當亦云然矣鄭志荅趙商問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為夏殷也近師既以為夏殷易則連山歸藏亦當如鄭注所云可知矣連山首艮即象傳兼山艮之義歸藏首坤即說卦傳坤以藏之之義自杜子春以及近師其說大略相同玆無以連山歸藏為存代氏號者孔疏連山神農歸藏黃帝其言亦本於漢儒然漢儒謂神農首艮曰連山黃帝首坤曰歸藏是亦以義明書未嘗言是神農黃帝之號也鄭作易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從近師說禮運曰吾欲觀殷道而得坤乾焉此為殷易歸藏之顯證故鄭志云非無明文然或黃帝作歸藏殷人用之亦未可知故鄭志終以為改之無據且從子春也謐帝王世紀本多無稽之言其云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此亦有故蓋神農本有烈山氏之偁或謂之厲山氏此以所生之地得名不關連山之書後人既謂連山神農作復因烈山厲山之號遂偁為連山氏黃帝作歸藏亦遂有歸藏氏之偁此亦好事者取其生存之書以為號非待歿後之號以名書也如連山歸藏皆取代號非以義名書則周官經當云連山易歸藏易於義乃通不然徒取代號之名不指斥其書人必莫知其為何物假令舉唐書曰陶唐舉虞書曰有虞人未有不啞然笑惛然失矣

讀王肅易注

王肅易注久佚其說多軼見於他書近儒朱竹垞孫步升輩捃輯釋文集解音訓漢上傳所偁引述之已詳竊讀其書知有同一經文而異讀者有獨守古本而不從讀改字者有依眾家本而定其字者有眾家已無攷見而可以參存者亦有私改經文獨異眾家而不可信用者古今用字多動靜釋義有引申而音由此別切語亦

由此作泰拔茅茹舊讀汝据反釋文云王肅音如是讀為茹藘之茹茹一名茅蒐其草蔓生故曰以其彙足備一解遯莫之勝說舊讀為脫釋文云王肅如字訓為解釋不煩易讀旅喪牛于易舊讀以豉反釋文云王肅音亦讀為疆場之場凡易云于野于郊于宗于莽之類皆實指其所未有于下用動字者且喪牛何分難易當從王義為長繫辭傳噫亦要存亾吉凶舊說噫於其反釋文云王肅于力反是讀噫為抑訓為語詞古噫抑通字亦作意詩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釋文抑辭也徐音噫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可證此皆其說之勝於眾

家者它如大過小過音戈坎且枕鍼甚反中孚或罷音皮繫辭其易之緼于問反苙見釋文其同一經文與眾家異讀率類此古文多叚俗字注家不可專輒輕改毛傳例不破字通之于訓詁鄭注諸經又太讀若讀為之例後人任意改經古本遂滅王肅頗存是意閉留古文如師承天龍也今改作寵釋文云王肅作龍寵也龍寵古通蠱振民毓德今改作育釋文云王肅作毓古育字困來余余今改作徐徐釋文云王肅作余余為古文叚俗字如本作徐徐子夏傳不讀為荼荼矣艮厲熏心今改作薰漢上傳云王肅作熏與集解虞注引古作熏字

合熏煙上出也薰香草荀讀為動熏與動義俱近也說卦眇萬物今改作妙釋文云王肅作眇眇妙古通見陳君閣道碑其獨守古本而不從讀改經㝵注家體率類此易自田王孫以後有施氏孟氏梁邱氏之學又有費氏學京氏學學者各守師說不相出入東漢諸儒擇善而從不規規於家法亦求是之一道晉矢㝵勿恤釋文云王肅作矢與馬荀虞本同可證今作失之誤離為矢噬嗑㝵金矢旅一矢亾象義皆同睽後說之弧釋文云王肅作壺與馬鄭虞本合可證今作弧之失說猶置也見虞注離為大腹壺象先以為寇而張弧以卻之後為

昏冓又設壺以延之也困九五劓刖釋文云王肅作䫸鼿與荀陸本合說文作槷𡲫(釋文引為上爻異文誤)皆為隉阢不安之皃九五君象何㝵刑戮而劓刖之如謂刑戮人亦當曰利用刑人王本為長繫辭冶容誨淫釋文云王鄭陸虞姚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妖野者妖蠱也文選傅毅舞賦貌嫽妙以妖蠱張衡西京賦妖蠱豔夫是也野蠱一聲之轉皆模部字今作陶冶之冶訓為習容緣文生義不可從它如釋文所載王肅本之異文屯即鹿无虞作麓與虞注合訟致寇至作戎與鄭本合復无祇悔作禔與說文合大壯不詳作祥與鄭本合明夷夷于左

股佗般與馬本合吏其行次且佗趑趄與釋文或本合升以愼德佗順與陸所見王弼本合豐天際翔佗祥自藏佗戕與孟馬鄭本合旅器其資斧佗齊斧與子夏傳合繫辭八卦相盪與衆家同而易成位乎其中與荀馬本合犯違天地之化與馬張本合故君子之道尠與馬鄭本合何以守位曰仁與宋卞本合說卦爲香臭與虞注引其臭如蘭合蠱則飾也與鄭本合音訓引不拯其隨拯佗承與釋文本合集解引婦喪其茀佗髴與子夏馬虞本合其依衆家而定其字率類此自唐義疏興而漢魏諸家廢書缺有閒今多無由考見睽其人天且劓衆家訓天爲剠殊嫌不經王佗其人天且卼天如字謂天將危之也其說勝於衆家漸尻賢德善風俗朱子本義亦从其說它如文言其唯聖人乎佗愚人後結始佗聖人需雲上于天佗雲在天上訟鞶帶佗槃比匪人下有凶字隨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佗隨之隨之時義離麗乎土佗地上爻象傳有獲匪其醜太有功也八字遯有疾憊佗斃大壯羸其角佗縲謚告公用圭佗桓圭姤金柅佗抳漸女歸吉也佗女歸吉利貞厲下讀繫辭開物成務佗闓物竝見釋文於衆家雖無證當時或別有本可以參存者也若夫觀盥而不薦釋文引王肅佗盥

經　十一

而不觀薦音訓又引佗盥而觀薦茲屬凡改不可據信馬融輩引旣灌而往不欲觀以證是文謂薦則誠意已槭豈仁人孝子之奉祀亦至若是鄭康成云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鄭以賓禮太解盥而不薦謂賓主盥而獻酢不親薦俎誠意自足相孚與六四賓王義相貫惜鄭注已殘失未詳盥爲何義以禮注及此經注推之盥與祼灌通俗謂沃酒獻賓也記郊特牲曰諸侯爲賓灌用鬱鬯以明賤味貴臭之義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以明貴少之義周官大行人言王禮賓之事公再祼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壹祼饗禮七獻食禮七舉祼在饗食禮之上鄭注禮器云灌獻也注大行人云祼讀爲灌是古者禮賓重在獻酒而不薦俎見于禮經明明可據王肅黜鄭申馬又嫌馬義是盥而未薦非盥而不薦因於薦上凡加觀字妄矣自後注家皆爲馬王所幪未有疏通鄭義者故因述王肅異文特詳言之

釋旨阸列膭

易之道通乎術故談術者每援易以明其道之精而說易者道不廢術亦以明精與粗無二致也嘗讀旨三爻

經　十二

辭而知醫術通儒道焉靈樞經脈篇曰心手小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膈之言隔也所以隔隔上下使清與濁不相亂也十二經絡皆以上膈下膈分上下胃口上心之下有膈膜歬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著脊遮隔濁氣使不上侵此係人之清濁分界艮之三正合身上下之象故曰艮其限限即膈也夤背脊肉鄭作臏臏夤同字列迾通謂周遮也言有膈膜周圍著脊以遮迾之處其濁氣將薰心勢不㝵不止之此艮之所以不變而為剝也易道之通於醫術也如此自虞仲翔讀列為裂艮為手震起艮止故裂其夤抑知夤為脊肉不可以裂裂其脊肉是剝其膚矣剝膚蔑貞為凶占豈特厲薰心已哉可以知其說之謬矣或曰夤當依荀本作腎人之兩腎其右醫家謂之命門上交乎心能動而為生生之本止之不當而艮其限水臟之鬱蒸為邪火至於上薰其心宜危厲而不安矣斯說也亦以醫術明易道較虞說為可通亦備一義

釋坎九五爻辭

坎九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漢宋舊注或順經而違傳或顧傳而又失經意竊謂祇當依鄭讀為坻坎不盈坻既平文相對而義相互坎不盈者謂上坎已平也坻既平者謂下坎亦不盈也彖傳水流而不盈即指九五而言象傳之中未大又對九二求小㝵為文水之患在盈溢而盈溢之患生於不流彖傳之流即釋不盈之義流者水中之陽氣也九五以陽剛之德尻上坎之中其水下流宜其中而大矣而以下坎之二本屬陰位祇求小㝵不遽出中以應五則五之中亦因之未大此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至二坻終平下坎亦无盈溢之患則五之中未大者至是亦大矣何咎之有爾雅水中可尻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坻者九二之象也既終詞詳釋既篇小沚終平則水流而不盈其功著矣昔禹之治水也先治冀州急帝都也其坎不盈之象與冀州厎績即治兖州急下流也其坻既平之象與禹思天下之溺者由己溺不以冀州水治為已足其中未大之義與下流為水所趨其治倍艱於上流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歬此所云既道既澤者亦祇求小㝵之義與

戊子余主南菁講席以此題課諸生舊說之非試卷駁之已詳撰之經義終未盡合因作此以示讀經之法

豐日中見斗日中見沬解

周易六十四卦彖爻同辭者皆一意相承不可作異解先君子易釋言之詳矣一卦之中同辭異說尤為不可如豐彖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此明日未及正或有疑疾之憂既中則疑疾悉去無有蔽之者矣而二四爻辭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三爻辭曰豐其沛日中見沬偏檢漢魏及宋明易注俱以豐蔀豐沛為五君柔暗之象與來章有慶譽之辭既違以見斗見沬為日昏而見星之象與勿憂宜日中之語又戾揆之經義無一當也愚謂凡以物蔽日者蔽之於未中時其物雖小而所蔽之地恆較所蔽之物為大至日中則所蔽之物雖大而其所蔽之景反小故彖言勿憂有取於日中時也豐其蔀豐其沛以日未中時言之蔀古作菩當依鄭訓小席沛古通旆當依釋文訓幡幔日未中時用一菩之席一旆之幔以揜之其所蔽者已豐矣及日既中祇見其一斗之小一沬之微雖不能不謂斗沬之不明而其不明之處亦祇如斗沬之幽而已矣終無以蔽來章之光也此彖所謂勿憂宜日中之義也亦即六五所謂來章有慶譽之義也二爻辭曰往得疑疾申言豐蔀之蔽曰有孚發若吉申言日中見信發讀如昭然若發蒙之發謂所見

經　十五

之斗亦始蔽而終昭也三爻辭曰折其右肱无咎申明日既中時豐沛終撤也四爻辭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申明四之爻位正值豐蔀所蔽之處也曰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申明見斗之斗即日中之幽處幽字略讀謂其所值幽處尚不明也幽處不明此外自明矣曰遇其夷主吉行也吉字亦略讀謂其吉在於行行則遇夷主矣夷主謂六五故五曰來章有慶譽易例物相襍謂之文陰陽相得謂之章之內曰來來章者謂五來得四而明照天下也然則豐蔀豐沛者上六之所為所謂豐屋蔀家是也見斗見沬者六五之明始尚未澈至來章有慶譽則斗沬之幽亦銷也全卦之義一意相貫如此斗謂斗筲之斗器之小者也沬鄭作昧昧亦即四爻傳之幽二四曰斗三曰昧互文見義斗者昧之景昧者斗之幽日中景直二四所見之斗其昧處正值三爻故三曰見昧以實其斗之所在舊解以斗為北斗本誤并謂沬是斗旁輔星更屬無稽或疑日中無見斗之理添說日食或嫌日食非經意以為疑疾之虛象則易亦奇而不法之書矣愚更以孟氏易推之豐蔀豐沛一象見斗見沬別取他象義不上蒙斗本作主斗主古音相近經典多通用沬釋文云徐武蓋切其字从本末之末不从午未

經　十六

之未經文部斗叶韵沛沫叶韵沛袜同在祭泰部較从午未字之沫入微脂部為近主謂火主沫謂水泡古火炷字用主水泡字用沫日中之火主祇見其昏羸喻燈燄之將熄也日中之水沫太見其銷滅喻流言之終止也此別一義存參

升上爻消不息說

消息為易中大義聖傳於剝豐二卦已明著之而象爻經文卻未有玆及惟升上六利于不息之貞略示斯恉聖傳又以消不富申明其義以為陽不息陰亦不富不息不富悉由於消此消息之機所以為易之大關鍵也而後之學者悠忽聖言乃以冥升不息為不已之辭與消息之義違知其義者厥惟荀虞虞注已佚荀之解曰陰用事為消陽用事為息陰升失實故消不富皆與全易之例合然謂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是易為小人幸而不為君子謀甚乖扶陽抑陰之道矣夫卦之所以名升者以陽有上升之才而陰亦能以時升之也則冥升者謂坤性柔暗昧於升陽之義非謂陰自升不已也上苟昧於升陽則下陽爻自不宜上息用事故曰利于不息之貞此正深為君子謀也而陽實為富陰虛為貧陽不上息用事陰亦自此遠實終不尋富故曰消不富此不

惟不為小人幸且深為小人危矣消主陰言息主陽言消非陰之貞亦非陰所利若謂陰利陽之不息豈不與消不富之恉大相戾乎升自臨來臨初升三故卦名升初曰允升信臨初之宜升三也五曰升階知升二之宜升五也九三已升九二待升初信其升五又能以時升以時升陽如階之有級故曰升階之皆明陽息之利也至上爻則反其辭以明全卦大義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與泰極將否既濟終亂同例此聖人憂盛危明之至意不憚反覆其辭以示消息之機也自注家以不息為冥升之不已上下文義致不相蒙或謂以不息之正用於為物之主則咎或謂以不已之心施之不息之正則利其說之迂曲同感不足深辨獨怪惠氏定宇張氏皋文崇尚古學於此爻仍沿舊解而不能發明消息眞諦則三聖人作易微言其終晦霾而莫之明矣爰為之說

賁无色解

序卦傳曰賁者飾也襍卦傳曰賁无色也二傳義似相反而實相足賁无色者謂其文駁襍無正色也彖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言其色之襍也物相襍謂之文故賁訓文飾亦相襍而文不純故賁訓无色呂覽壹行篇孔子卜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

吉孔子曰白者白黑者黑夫賁又何好乎高注賁色不純也家語載此事以賁色為不正王肅云賁有文飾黃白色其說本此說文賁飾也从貝卉聲當云从貝卉省聲古人異義不異音賁飾之賁以虎賁之賁為正音其讀如斑釋文引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皃是也說文無斑廣韻云斑辬同集韻斑辬賁皆逋還切云辬或作斑斑古作賁傅氏以賁為古斑字為其音同也說文辬駁文也鄭注王制祭義斑白者云雜色曰斑是辬斑義同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辬文皃也雜色為斑是斑辬之義亦有別賁為雜色斑亦為雜色傅氏以賁為古

斑字亦為其義同也且賁字从貝卉省聲而其色為黃白者後人亦多不尋其義凡貝以元色為正而亦有黃白白黃二色爾雅釋魚云元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郭注元貝黑色貝也餘貾以黃為質白為文點餘泉以白為質黃為文點郭注之文點卽傅氏所謂斑也則賁之本義為貝之黃白文點訓為文飾者引申義也其字為斑之古文讀彼義切者後人轉音也易之賁自泰來泰上坤色黃下乾色元變而為賁柔來文剛內卦為離之黃離矣分剛上而文柔外卦為艮之白賁矣離本赤色為中央土寄王于火故離又為黃艮終萬物始萬物者也禮記曰白受采言其始也攷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言其終也（後素功謂以後素為功近解亦失之）故艮為白賁然古者繪繡有一定之法其相次曰青與白曰赤與黑曰元與黃取相克而有成也其相繡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取其相生而有濟也若白之於黃不入繪畫法故孔子以為无色矣是不吉矣自賁之音訓失而无色之義晦孔子卜賁不吉之意亦不明傅注賁古斑字王注賁黃白色亦不知其何所云矣

釋周易朋字例

古人言朋皆取兩耦相比之數漢食貨志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亦以二枚為一朋詩曰朋酒曰百朋義當同此鄭箋以為五貝為朋豈其然乎易之言朋者彖辭二爻辭七皆取陰畫耦數為象故凡言朋者皆陰也皆陰與陰相比也故坤彖特發其例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西南為兌離巽之陰卦與坤同類為得朋東北為震艮坎之陽卦與坤異類為喪朋朋皆主坤而言故曰得亦曰喪如陽亦可偁朋何喪之云然則泰取朋亡咸戒朋從其故何也曰咸之朋從卽坤得朋之義泰之朋亡卽坤喪朋之義泰上卦坤而六五能亡其陰朋下與二應斯

九二所以㝵尚乎中行也咸為否變否下卦坤陰自三往上陽自上來三而否隔斯感九四憧憧於此猶以陰朋比從為慮是未知咸道之大也故朋亾者吉朋從者凶然則豫以朋盍而㝵復蹇以朋來无咎解以朋至斯孚其故何也曰豫復止一陽而象曰朋來爻曰朋盍簪皆取坤喪朋之象是朋為陰類之明證知此則蹇之朋來解之朋至亦皆指陰類而非陽屬斷可識矣曰㝵朋曰喪朋曰朋亾曰朋從俱據陰言之曰朋盍曰朋來曰朋至又據陽言之陰之喪亾其朋也為從陽也於陽曰盍曰來曰至正見陰之能喪亾其朋而其辭異其義同

經　三十二

也豫以一陽處眾陰之中而下卦坤之陰朋皆合而聚於四復以一陽處眾陰之下而上卦坤之陰朋皆來而比於初蹇解皆曰利西南取坤西南㝵朋之象故蹇以二陽處眾陰之中而陰朋為蹇故皆有之內之意此九五之所以大蹇也解亦以二陽處眾陰之中而陰朋為解故皆有之外之意此九四之所以斯孚也凡陰以從陽為㝵主㝵朋者與類行何若喪朋之終有慶證以諸卦其義益憭然則損益言十朋之龜要取何義曰損益皆互坤損自否變益自泰變一上卦坤一下卦坤坤數十其畫耦為朋其象純陰為龜損六五處互坤之上故曰自上祐而下陰朋從之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益六二處互坤之下故曰自外來而上陰朋從之故亦曰十朋之龜弗克違龜以二枚為朋一枚為貝震六二億喪貝貝指初九震以二三陰耦為朋初爻陽奇為貝也若夫兌之大象曰朋友講習為陰陽通辭損之一人行則㝵其友亦同或說陽與陽為朋於豫復難通或說陰與陽為朋於坤尤窒

釋尚書又曰例

尚書中有僃述人言謂之我聞惟曰亦有婿我聞而單云惟曰其有言非自人而我嘗以此言自念謂之予惟

經　三十三

曰亦有婿予字而單云惟曰惟之言有也惟曰者謂人有此言也謂我嘗有此言也惟曰之義明而又曰之義亦顯鄭注君奭篇以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而釋為人又云又之言有謂人有此言也則又曰猶云惟曰也自讀者屢見惟曰雖不能言其義皆習焉而不怪於諸文云又曰者紛紛異論或以為誤文或以為異文或以為重申再命或以為盛言是語是知二五而不知十矣康誥篇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謂非汝封有劓刵人之言無或敢劓刵人明小刵亦自汝封主之也多士篇今爾又曰與康誥汝封又曰同即梓材篇之今王

惟曰記引君牙篇之小民惟曰亦無不同比例諸文知非汝封又曰無容倒其文作又曰非汝封今爾又曰無容敀其文作今爾又其矣多士篇王曰又曰時予謂惟曰時我也其文與君奭篇之嗚呼君巳曰時我同比例諸文無容疑王曰下有脫文又曰為存異文矣多方篇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謂我之祗誥爾命亦惟曰爾初不和之故其文與君奭篇之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同與酒誥篇之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亦無不同一引古人之言一引自己嘗念之言以明誥不必多比例諸文無容疑多方又曰為疊語之有異詞多士又曰為疊語之無異詞矣然則康誥篇之又曰要囚亦猶惟曰要囚也君奭篇之又曰天不可信亦猶惟曰天不可信也又曰無能往來亦猶惟曰無能往來也此蓋周公嘗以此言自念因舉以告康叔君奭也互相比例義自豁然謂此有誤文者固無忌憚謂是重申寿命亦拘墟之見謂後人兼存異文謂當時疊言是語據諸子褋家書博為之證亦屬附會之言

釋六氣五徵

術家之言多不通於經而淡究其流派實殊途而同歸如左傳之六氣醫家宗之洪範之五徵五行家宗之各演其術兩不相謀譬如分道揚鑣幾不知有合轍之日矣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節者五行也五行之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卽氣其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物故五行在天亦謂之五氣其降生於地亦謂之五物醫和謂之五節者明五物各有節猶四時各有時也醫家言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亦此義也其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以天氣言之又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又以人事言故特言女以別之女者亦上文所謂近女是也陽為六氣之一以五節言之故曰物晦亦六氣之一以四時言之故曰時近女之事於五節之物為陽物於四時之時為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卽上所謂陽淫熱疾晦淫惑疾陽淫而陰虧故內生熱晦淫而明滅故心生惑六氣之中四受其病矣故曰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不節謂陽失其節不時謂晦失其時此明人事之過甚於天氣之淫也夫天地之氣分之有六合而言之不外陰陽二端風與明陽氣之別見者也雨與晦陰氣之微著者也故以六氣配五節四時宐以陰陽屬中央土春木宐

風夏火宜雨秋金宜明冬水宜晦四時有晦而無陽故陽以五節言謂之物晦於歲為冬於日為夜故直以時言之陽於人屬少陽相火其性最烈故於五節謂之陽陽物之最動者也利於明晦時之宜息者也利於陰今陽不動於明而動於晦息此近女之事也經義如此醫家之言五氣也曰寒暑燥溼風為對文錯舉之辭曰風熱溼燥寒為五行順敘之辭暑即熱也天元紀大論曰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溼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則風木屬春熱火屬夏燥金屬秋寒水屬冬而溼土屬中

經　三五

央矣其言六氣也曰寒暑燥溼風火亦錯舉辭順敘言之曰風暑火溼燥寒風暑屬春夏即風雨所謂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是也燥金寒水屬秋冬即明晦金性明水色元也溼屬陰火屬陽溼火猶陰陽屬中央土內經以陰陽為六氣之總名而以溼火代之也王注天元紀云太陽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太陰為溼厥陰為風少陰為火少陽少陰字宜互易下經有云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有云少陰司天為熱化少陽司天為火化其明證也焦理堂據王注之譌文謂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

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顛到配合六氣失位其謬甚矣左傳家舊說陽為金味孔疏曾已闢之俞理初從舊說且改為陽金燥直以秋燥金之陽明當之殊不知陽明者六氣之明也六氣之陽者十二經之少陽也六氣之說出於醫和當以素問為宗而後代醫家於六氣配屬四時未尋其緒儒家之言如詩漸漸之石疏引賈服說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天陽不變其意風陽氣明陽象故以之屬春夏雨陰氣晦陰象故以之屬秋冬天陽為總氣不變則六氣實祇五氣與本文既不合雨西明南與素問運氣之說又違周官大宗伯疏

經　三六

引鄭義天陽不變同賈服說又云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其意欲參通洪範之義不復顧內經之文竊謂洪範之雨暘燠寒風徵於五事而化諸五行者也左傳素問之六氣則生乎五行者也其文似歧其義自通但不可執後起之生化以定生初之名也五事之配屬以伏生書傳貌木視火思土言金聽水之言為最合董仲舒劉歆眭孟鄭康成皆宗其說自無可易而庶徵皆取隔八相生之氣以為法貌恭屬震足之木於六氣為風曰肅則木性尋其正而生火故以隔八之暑雨為其徵視明屬離目之火於六氣為暑曰哲則火性

㝵其正而生土故以隔八陽火之暘為其徵思睿屬中央之土於六氣為陰溼曰聖則土性㝵其正而生金故以隔八明燥之燠為其徵言從屬兌口之金於六氣為明燥曰乂則金性㝵其正而生水故以隔八之晦寒為其徵聽聰屬坎耳之水於六氣為寒曰謀則水性㝵其正而生木故以隔八之風為其徵此洪範之五徵通乎六氣之說也自六氣與五節四時之配屬不明而五事五徵相生之序亦晦劉向王充拘本文之次以貌言視聽思配水火木金土其說與伏傳違異固不足信近之醫家以脾發為貌肺發為言肝發為視腎發為聽心發為思且謂肝鬱則目疾心鬱則火發其說與伏傳亦異而以之治疾輒有諗者目疾疏肝為治母心鬱瀉火為本疾脾志為思內經亦屢言之自在讀者善會通焉

六氣五節配屬圖

左傳六氣	風	雨	陽	陰	明	晦
內經六氣	風	暑	火	溼	燥	寒
五節	木	火（於人曰君火）	火（於人曰相火）	土	金	水
四時	春	夏	中	央	秋	冬
六疾	末	腹	熱	寒	惑	心
十二經（手／足）	厥陰（心包／肝）	少陰（心／腎）	少陽（三焦／膽）	大陰（肺／脾）	陽明（大腸／胃）	大陽（小腸／膀胱）
六府	膽	小腸	三焦	胃	大腸	膀胱
五藏	肝	心	心包	脾	肺	腎
十干	甲乙	丙丁	戊	己	庚辛	壬癸
十二支	寅卯	巳午	辰戌	丑未	申酉	亥子
五味	酸	苦	苦	甘	辛	鹹
五色	青	赤	黃	黃	白	黑
五聲	角	徵	宮	宮	商	羽
八卦	震（足）	離（目）	乾（首）艮（手）	坤（腹）巽（股）	兌（口）	坎（耳）
五事	貌（恭）	視（明）	思（睿）	思	言（從）	聽（聰）
本氣	雨	燠	風	風	暘	寒
五徵	肅（隔八為哲）	哲（隔八為聖）	聖	聖（隔八為乂）	乂（隔八為謀）	謀（隔八為肅）
化氣	雨（哲六氣雨暑）	暘（聖六氣陽火）	燠	燠（乂六氣明燥）	寒（謀六氣晦寒）	風（肅六氣風）

又案五事之雨燠風暘寒與五徵之雨暘燠寒風不同者一為本氣一為化氣此猶十二經藏府之本名不同五藏六府之配合也醫家十二經手三陽之脈起于手足三陽之脈終于足足三陰之脈起于足手三陰之脈終于手其以脈分陰陽者在外曰陽在內曰陰也其以十二經名藏府者以脈之所屬名之也又以藏府分配六氣五行肝膽相表裏屬木所謂厥陰之表名曰少陽也心小腸相表裏屬火腎膀胱相

76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9 版 正外

表裏屬水所謂少陰之上名曰大陽也脾胃相表裏屬土肺大腸相表裏屬金所謂大陰之歬名曰陽明也參問陰陽離合篇所以明表裏之相同亦以見配屬之各異附論亏此

釋生霸死霸

古人記日有以朔望言者有以生霸死霸言者皆所以明厤也後世之推古厤者亏經之月日且有不合何從論其朔望之分數叜何從定其生霸死霸之日數哉然漢儒之推古厤者雖不盡合亏經而三統周厤兩術亏經文合者爲多錢溉亭已言之如書之召誥及漢志所

引武成月日最詳三統術與經悉合雖其術所推小餘皆據平朔而言未必允合天象而承大月朔望必早承小月朔望必遲其大判要可知也厤法月有大小而朔不論承大月小月皆在一日故一日皆曰既死霸二日旁之即曰旁死霸以武成文覈之是固然矣顧生霸有遲早之異初非若合朔之既死霸定在一日故哉生霸爲承大月之專名既生霸旁生霸又爲望日遲早之別名未可一概論也夫霸既死即生既死霸與哉生霸本無三日之可閒以死霸言二日謂之旁旁近也以生霸言二日謂之哉哉始也而經必別其文者說文所謂有

承大月小月之別也說文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始生即哉生此承大月二日偁哉生霸之義證也又云承小月三日月三日必成霸霸成謂之朏此明承小月三日可與承大月同偁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甲子王乃洮頮水是歲壬戌正月辛巳朔大二月辛亥朔小三月辛巳朔大四月庚戌朔小惟四月哉生霸爲承大月之二日十五日甲子劉歆以哉生霸爲望日其誤不足深辨而推其致誤之故由亏欲合康誥之哉生霸爲召誥周公朝至亏洛之日也攷康叔封衛在營洛之歬一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亏東國洛基當

依鄭注訓謀先一年謀洛後一年營周是歲辛卯（鄭注云周公攝政四年者攝政歬有凥東二年也其歲辛卯據三統術爲攝政七年其歲同）正月辛亥朔小二月庚辰朔大三月庚戌朔小惟三月哉生霸亦爲承大月之二日但承大月之二日謂之哉生霸其月合朔必早劉歆以顧命四月十五日望則四月合朔之早可知也一日合朔早二日霸哉生馬融以康誥哉生霸爲月之三日其意以爲即召誥之丙午朏則康叔封衛即在營洛之年既與事實不合而哉生霸與朏亦亏以少別白矣鄉飲酒義曰月三日則成霸漢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則朏者月霸之成也哉生霸爲始生

一帋 811 卅 續修四庫全書 第39 版反外

朏為霸成成之與始其必有閒也明矣馬氏之言不又
混幪與至周書世俘篇記武王伐紂之年曰惟一月丙
午旁生霸若翼日丁未王廼步自于周其日與武成異
而是月十六日丙午望謂之旁生霸于厤自合武成篇
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是
月亦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謂之既旁生霸于術
亦合由是推之則周書程典大開柔武小開武大戒謚
法本典及文選注引程寤文云既生霸當為月之十五
日望矣劉歆準朔日謂之既死霸二日旁之為旁死霸
以為十六日望謂之既生霸十七日旁之為旁生霸則
世俘篇之旁生霸為十六日又何說邪如謂望無定日
既生霸旁生霸隨望而名亦無定日則後之讀其書者
必攷其厤而後知其日恐古人載籍必不若是之迂也
(曲園襍纂駁此甚明)江艮庭王西莊注尚書力攻劉歆之非而哉
生霸為月之三日沿用馬說旁生霸既旁生霸無定日
仍沿用劉術而矯之者又謂不論望不望十五日謂之
既生霸十六日謂之旁生霸十七日謂之既旁生霸其
說較舊為直截然不以厤之望不望繫之令望在十六
日而十五日之生霸實未既也而謂之既生霸恐古人
之載籍亦不若是之誣也要之霸必合朔而後謂之既
死相望而後謂之既生如相望在十六日者斷難併其
十五日為既生霸亦惟舉其十六日望謂之旁生霸而
已既死霸一日旁死霸二日既生霸十五日旁生霸十
六日雖有定名而史臣記事或舉一日十五日而併既
死既生或舉二日十六日而併哉生旁生自據當時天
象以明朔望其併名有區別必非隨意鎔舉也錢溉亭
述古錄所推三統周厤閒有疏失今坿正于後而生霸
死霸之說亦可于此參證云

武王十三年己卯

三統術入孟統甲申首會五百二十一歲以章月乘
㝵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五章歲除㝵積月六千四
百四十三閏餘十八閏二月以月灋乘積月㝵　億
五千四百十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以日灋八十一除
之㝵十九萬二百六十七不盡二十九為小餘以紀
灋除積日㝵三千一百七十一不盡七為大餘命以
甲申算外正月辛卯朔

正月(大餘七 小餘二十九)辛卯朔小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
旁死霸為月之二日世俘篇丙午旁生霸為十六
日望

二月(大餘三十六 小餘七十二)庚申朔大　二月既死霸為朔日

越五日甲子與武成文合
閏月大餘六小餘三十四庚寅朔小
三月大餘三十五小餘七十七己未朔大
四月大餘五小餘三十九己丑朔小　四月十六日望既旁生霸為十七日乙巳越六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與經文悉合

周厤上元丁巳至己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零二以元灋除㝵六百五取不盡五百零二章月乘㝵十一萬七千九百七十章歲除㝵六千二百零八為積月餘十八閏二月以周天乘積月㝵一億七千

二百三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為朔積分以日灋九百四十除之㝵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六為積日取不盡四百九十二為小餘以紀灋除積日㝵三千零五十五取不盡二十七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月辛卯朔錢氏以周厤起丁巳元故云大餘三十三當云四辛卯朔小餘四百九十二錢佗四百九十四字誤
正月大餘二十七小餘四百九十二辛卯朔大
二月大餘五十七小餘五十一辛卯朔小　此月辛卯朔則越四日甲子相埊一日此周厤不及三統之密也

閏月大餘二十六小餘五百五十庚寅朔大
三月大餘五十六小餘百零九庚申朔小
四月大餘二十五小餘六百零八己丑朔大
周公攝政六季辛卯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三十三歲以章月乘㝵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五章歲除㝵積月六千五百九十二不盡七無閏以月灋乘積月㝵一億五千七百六十八萬六百四十日灋除㝵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七不盡三十七為小餘以紀灋除積日㝵三千二百四十四不盡二十七為大餘命以甲申算外正月

辛亥朔
正月大餘二十七小餘三十七辛亥朔小
二月大餘五十六小餘八十庚辰朔大
三月大餘二十六小餘四十二庚戌朔小　康誥惟三月哉生霸為承大月之二日茲其明證
周厤上元丁巳至辛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十四以元灋除㝵六百五取不盡五百十四章月乘㝵十二萬零七百九十章歲除㝵六千三百五十七不盡七無閏以周天乘積月㝵一億七千六百四十六萬三千九百六十三日灋除之㝵一十八萬七千

七百廿七取不盡五百八十三爲小餘又以紀灋除之取不盡四十七爲大餘命以甲子筭外正月辛亥朔

正月（大餘四十七 小餘五百八十三）辛亥朔大

二月（大餘十七 小餘百四十二）辛巳朔小

三月（大餘四十六 小餘六百四十一）庚戌朔大　與厤大月二日

　　偁哉生霸不合此周厤不及三統之密也

周公攝政七季壬辰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三十四歲以章月乘𢍰十二萬五千四百九十章歲除𢍰積月六千六百零四餘十四閏九月以月灋乘積月𢍰一億五千七百九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日灋除𢍰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不盡六十七爲小餘以紀灋除積日𢍰三千二百五十不盡二十一爲大餘命以甲申筭外正月乙巳朔

正月（大餘二十一 小餘六十七）乙巳朔大

二月（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九）乙亥朔小　十六日望廿一日乙未與召誥經文合

三月（大餘二十 小餘七十一）甲辰朔大　三日丙午朏與召誥所記諸日悉合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與洛誥所言亦合

周厤上元丁巳至壬辰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十五以元灋除𢍰六百五取不盡五百十五章月乘𢍰十二萬一千零二十五章歲除𢍰六千三百六十九餘十四閏九月以周天乘積月𢍰一億七千六百七十九萬七千零七十一日灋除之𢍰一十八萬八千零八十一取不盡八百七十一爲小餘又以紀灋除之𢍰三千一百三十四取不盡四十一爲大餘命以甲子外正月乙巳朔錢氏周厤起丁巳元故云大餘四十七（當云八）乙巳

正月（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百七十一）乙巳朔大

二月（大餘十一 小餘四百三十）乙亥朔小

三月（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廿九）甲辰朔大　與三統同

成王三十七季壬戌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六十四歲以章月乘𢍰十三萬二千五百四十章歲除𢍰積月六千九百七十五餘十五有閏以月灋乘積月𢍰一億六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日灋除𢍰二十萬五千八百五十九不盡六十三爲小餘以紀灋除積日𢍰三千四百三十二不盡五十七爲大餘命以甲申筭外正月辛巳朔

正月大餘五十七小餘六十三辛巳朔大
二月大餘二十七小餘二十五辛亥朔小
三月大餘五十六小餘六十八庚辰朔大
四月大餘二十六小餘三十八庚戌朔小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
為承大月之二日茲其明證十五日甲子望
周麻上元丁巳至壬戌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
四十五以元灋除㝵六百零五取不盡五百四十五
章月乘㝵十二萬八千零七十五章歲除㝵六千七
百四十不盡十五閏七月以周天乘積月㝵一億八
千七百九萬五千六十六日灋除之㝵一十九萬九

千三十七取不盡四百六十為小餘又以紀灋除之
㝵三千三百十七取不盡十七為大餘命以甲子算
外正月辛巳朔
正月大餘十七小餘四百六十辛巳朔大
二月大餘四十七小餘十九辛亥朔小
三月大餘十六小餘五百十八庚辰朔大
四月大餘四十六小餘七十七庚戌朔小　哉生霸為承大月
之二日與說文合十五日甲子與劉歆之言亦合
但歆言十五日望小餘七十七尚未悉符
又案錢氏推康王十二年周麻大餘五六月己巳朔

似又以甲子起元推算則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
亦當云大餘四十六本文作四與所推武王伐紂周公攝
政之年以丁巳起元相違疛後矛盾未知何故其推
鄷保篇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定為二十祀二月庚
子朔攷文王四十二年受命明年伐崇作鄷邑錢氏
改為二十祀與下文在鄷之文不合朱亮甫校釋駁
之是已然朱氏定為四十三祀十二月庚子朔亦非
據周麻推之十二月庚子朔實文王四十四祀也朱
氏釋周書旁生魄既旁生霸皆為十六日其意欲與
下文越六日庚戌相合殊不知古人計日數皆以本

日數至來日僞武成篇離本日而數之所以見譏于
後儒也而朱氏顧從之以為說乎

受業何允彝子家驥仝校

羣經說二　　　　襍著之二

定海黃以周

論詩序

詩序之作紛紛不一說詆序者曰序係衛宏作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遂作詩序見後漢儒林傳尊序者曰國史明乎㝵失之迹故作詩序如非國史所作何以知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不㝵辨且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尤為聖人作以周按詩有四家毛詩有序齊魯詩不聞有序韓詩之序又不與毛同如詩序出自國史孔聖則齊魯二家當與正經並傳不應刪削序說韓序亦當與毛合一不應別生異議何以關雎一篇毛詩序以為美而三家皆以為刺乎采芣汝墳諸篇韓毛兩序說不歸亏一乎詩攷引韓序關雎刺時也文選注引韓序采芣傷夫有惡疾也後漢周磐傳注引韓序汝墳辭家也謂詩序出亏國史孔聖者可以知其非矣鄭箋華黍云詩序篇義合編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鄭志云緜衣序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箸之據此詩序在毛公之歬其傳已久而衛宏晚出其詩序豈毛公所及見乎抑鄭君與衛宏時代不甚遠豈衛宏作序鄭君有不及知而妄為斯說乎序篇分合鄭君言之鑿鑿必㝵其實後儒何為反

據范書多生異說且范書言宏作序別為之序且非卽今之詩序也是猶鄭君序易非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非百篇序也鄭序見世說文學篇注馬序見泰誓正義則謂詩序作自衛宏者尤不可信矣然則詩序何人作乎曰釋文關雎序下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此言不誣也又序錄曰孔子刪錄取周詩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李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是則毛公傳子夏之學其詩序閒有足成之語亦非無所授也今攷古遠其所足成者不㝵其詳然細玩文義亦有一二可見者如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子夏所作也又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公足成之語也子夏序詩詩未亡也故知南陔言養白華言潔華黍言時歲之和豐也毛公作傳此三詩已亡矣而其義賴序以存故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也由庚崇丘由儀之序亦同此例又如絲衣繹賓尸也此子夏所作也又曰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此毛公足成之語也子夏傳詩於高行子高子卽高行子也子夏序詩意有未盡故毛公引高子語以足之也桓賚

諸序例亦宜然此並為合佗之明證也然則序佗自子夏而毛公又足成之說詩者可不必遵序乎是又不然孔聖刪詩存三百惟子夏得其傳毛公亦遵守子夏傳受之語以足成之亘因毛公閒有足成遂不信子夏序見有主文譎諫之詩一則曰此淫奔者佗也一則曰此從叛者佗也其有㝵於孔聖刪詩之旨乎知其無㝵於刪詩之旨則又曰今詩三百篇非盡孔聖之舊或且狂妄決裂擅刪古經何如從序說詩庶不得辠聖教乎記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以周於詩序亦云然

論詩四始

家國天下之休咎覘諸用人㝵其人者昌失其人者亡六經無殊指詩於四始尤注意焉風始關雎重在求淑女淑女㝵則閨門和而家理矣小雅始鹿鳴重在樂嘉賓嘉賓㝵則民人服而國治矣大雅始文王重在思多士多士得則疏附先後奔奏禦侮有其人而天下平矣於以治功成而頌聲佗頌始清廟其所以對越天無射人者歸美於秉文德之顯相四始之重㝵人也如此其自風而小雅而大雅者自家而國而天下也故用之於樂鄉人以風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與頌云

論詩六義

風雅頌詩之經也賦比興詩之緯也詩大序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次弟與周禮同先儒皆不言其義案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戒故曰風此統論詩之諷諫皆風體也故下又曰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亦猶是風矣豳雅豳頌皆列於風則風實雅頌之先聲自周以降之詩辭皆飾樸本無六義之分其後細別命意有賦比興之異故賦比興次之其後又細別立體有風雅頌之異故雅頌又次之魏晉以來體裁愈異

義類愈紛文章流別不止有六詩有六義周之法也六義先風三代之古法也且賦比興三體惟風獨㝵其全大雅三頌皆無比周頌商頌并無興朱子於大雅三言比緜桑柔二篇毛傳皆云興卷阿九章傳不言興爾雅曰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雝雝喈喈民協和也義與上二章同是亦興也周頌振鷺朱子屬賦毛傳云興蓋誤魯頌近雅閒有興體小雅近風閒有比體朱子於小雅言比十有六以毛傳覈之大半是興六義之先風退雅頌而廁賦比興於閒其以此夫

論六情區際

鄭箋詩序有詩含六情五際之語本諸齊詩其說以律而定詳見漢書翼奉傳翼奉治齊詩者也詩以理性情故含六情翼奉言六情曰喜怒好惡哀樂與春秋傳言六志同則六情卽六志也翼奉言觀性以歷觀情以律王者執十二律以御六情東方之情喜反之而為怒其驗在木木生於亥故亥丣主之南方之情好反之而為惡其驗在火火生於寅故寅午主之卥方之情怒反之而為喜其驗在金金生於巳故巳丣主之北方之情惡反之而為好其驗在水水生於申故申子主之哀樂行乎其閒猶土之寄王於四方故樂之情辰未主之哀之情戌丑主之董子繁露王道通三篇曰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董意喜屬春好屬夏怒屬秋惡屬冬故陽尊陰卑篇曰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白虎通義曰喜在卥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其言與翼奉所陳似相反而實相足學者可參攷而融貫之齊詩家說亥為水始寅為木始巳為火始申為金始是謂四始以例推之子為水際丣為木際午為火際丣為金際亥為天門又行出入聽候之際是謂五際謂之際者謂木火金水之辰皆兩兩相比以別辰戌丑未之分王獨寄也後

漢郎顗傳引詩氾歷樞文丣丣之際為革正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而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則所謂五際者卽丣丣革正午亥革命之際也其不舉子者言亥以賅之也亥子同屬水而亥為五際之主故舉亥以賅子此以丣丣之際為革正午亥之際為革命欲對文姑省言之爾後漢順帝陽嘉二秊郎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秊今在戌仲十秊臣以為戌仲已竟來秊入季注云基當作朞其說以三十秊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為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為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為孟以是推之元始四秊入午仲為王莽改命之秊漢高祖元秊乙未入亥仲涉五十秊周亾之歲在丣季二秊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丣之歲七百九十四秊實午孟之八秊也自孔氏詩疏誤申氾歷樞文謂亥為革命一際亥又為天門二際丣為陰陽交際三際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丣為陰盛陽微五際牽彊傅會全無義類豈亥一辰而可分為二際乎豈午為陽謝陰興之際而子獨非陰謝陽興之際乎舉午不舉子遂分亥為二際矣王伯厚困學紀聞又據誤本孔疏所引氾歷樞以午亥丣丣辰為五際不知孔疏氾歷樞辰在天門辰迺神

字之誤郎顗傳可證如神本作辰孔疏必不分亥為二際而轉遷辰不數也近程易疇又推翼奉傳孟康注以戼丣午戌亥為五際不知漢書注引詩內傳亦有戌字當云五際戼丣子午戌亥也戼丣子午各一際戌亥又一際氾歷樞但舉亥之革命可以賅子齊詩戌亥專指天門則宜稱言子淺人不察以五際舉六辰疑衍文妄刪之此與讀氾歷樞者疑午亥戼丣不足五際遂改辰在天門以實其數同一疑見一改辰字一敓子字說愈歧而不可通矣齊詩家說四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五

際者戼天保也丣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四始五際分配詩之篇什其説已失傳程易疇欲推其說而不得孔顨軒略見其緒而莫詳竊攷古人作樂三終三終之詩必連類相及如鄉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又歌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三篇是也四始五際即以三詩當一辰一辰分孟仲季以配三詩寅申巳亥為四始始必資於中氣故皆取其仲子午戼丣為四際際為交代之義故皆取其季如小雅鹿鳴四牡皇華為升歌之三於四始屬寅四牡為寅仲故曰四牡在寅木始也次以常棣伐木天保三篇於五際屬戼天保為戼季故戼

際天保也次以采薇出車杕杜三篇屬辰不在始際之數次以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為閒歌之三於四始屬巳嘉魚為巳仲故曰嘉魚在巳火始也次以菁莪六月采芑三篇於五際屬午采芑為午季故午際采芑也次以蓼蕭湛露彤弓三篇屬未不在始際之數次以車攻鴻雁庭燎三篇於四始屬申鴻雁為申仲故曰鴻雁在申金始也次以沔水鶴鳴祈父三篇於五際屬丣祈父為丣季故丣際祈父也今詩倒蓼蕭三篇於菁莪之前則吉日於車攻之後蓋毛公所易與十月交雨無正同例與抑亦漢藝文志言魯齊韓詩經皆二十八卷獨毛詩

經二十九卷其篇弟本自不同與至大雅文王大明緜亦為升歌之三於四始屬亥而大明為亥仲故曰大明在亥水始也棫樸旱麓思齊三篇於五際屬子思齊為子季則子際思齊也書缺有閒其詳不可得聞為言其大略如此四始五際配用詩什與易卦氣圖立意略同而其言五際之戼丣革正午亥革命實通於易之消息爻辰如乾初子二丑三寅下卦終矣四戼又交上卦是謂革正五辰上巳上卦又終矣而坤初又伏於午故曰午之際為革命二未三申下卦終矣四丣又交上卦是謂革正五戌上亥上卦又終為陰陽終始際會之歲至

第17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0版反內

子又屬乾初故曰亥之際為革命云神在天門出入聽命者郗頴傳曰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曰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也又際又通於易象如此

詩國風說上

詩自周南至豳曰國風說文國邦也從口或聲或古域字古者分土建邦各有疆域自天子以及公侯伯子男附庸皆謂之國大小雅之言國皆謂周也王入國風不得謂之降指鄭詩譜二南入國風亦非為殷諸侯也斥王氏詩疑天子亦國也必謂國為諸侯之偁豈通論哉周之國在西北其詩謂之南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而不及東詩中所詠大都在江漢汝沱之閒亦未及東山川蓋自殷都以東文王之化有所不及矣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至周召分郟而後殷頑之化斯浹周召既沒南風不競而殷都之民為之首變則邶鄘衛者所謂世治後服世衰先亂者也故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所以見西都風化之替也然是時也王者之迹猶未熄邶鄘衛而外二南之風亦未絕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猶信厚如麟趾之時衰世謂夷王以下公子謂諸侯之子猶信厚如麟趾之時謂文王之世是其證也舊解以公子為文王之子孫謬文王之子安可冒以衰世之名何義門已有論自平王東遷以後西京不復南風遂

絕而列國之變於斯為烈故以諸詩盡次王後所以明東都風化之替也合讀國風而西都之盛與東都之衰固如天淵而西都之衰與東都之衰亦分陵谷自詩教不明而二周治迹羼戫莫辨幾如夏殷文獻之無徵大氐王降為風之說汨之也夫周南召南首列國風所以明王者之有風也風而曰王知為尊之矣王而曰風豈得謂之降乎斥服虔說西周以文王始次以邶鄘衛東周以平王始次以鄭齊諸詩譬如山河兩戒截然有分適合衛鄭以論王無怪王風為降矣又知王降之說為不安而移王風於豳後豈非大亂故實乎斥鄭譜左傳所歌諸國次弟雖與今序不同而以二南領邶鄘衛以王風領鄭齊諸詩初無所異以此為東西二周治迹之所分數百年來傳授如此未可改也

詩國風說中

王降之說誤於東西周詩之不分而東西周詩之不分又誤於邶鄘衛之失解夫邶鄘衛周初之國名也康叔所封者衛耳非盡以邶鄘界之也以魏唐二詩例之邶鄘之屬衛實出於後嗣之兼并漢志謂康叔盡有殷都之地史記則云殷都分二封微子一封康叔一俱非事實鄭譜云康叔正封於衛其末子孫稍并兼二國混一

其地此說是也周初邶鄘衛自分三國故太史采詩亦分三什其後幷於衛所采之詩皆衛事而當太史分什之初邶自有邶詩鄘自有鄘詩無可幷也繼世太史采風終不以後起之詩易其初定之名所以昭法守也且邶風首柏舟序以為頃公鄘風首柏舟序以為共姜衛風首淇奧序以為武公皆西周之君夫人也其下雖盡東周之詩而風之言諷凡刺今之詩必託諷於古人而非顯斥時事綠衣日月終風諸詩序以為莊姜佗指其實也而莊姜賦是詩其辭必有所託綠衣曰我思古人此可例也託事於邶卽入邶風則其詩為東周之詩而事多西周之事矣

詩國風說下

知邶鄘衛為西周風詩之首變而東周之變風自王以下其編詩之次弟亦可尋而言矣首之以王尊天子也鄭為王之屬邑其後別為國故附於王後王與鄭尻天下之中其北方曰齊曰魏唐曰秦皆霸國也其南方曰陳曰檜曰曹皆小國也夫西京之化遠者先變故二南之後次以邶鄘衛邶鄘衛本紂之舊都其染舊習淺而治文王之德澤猶淺也東京之化遠者後變故王鄭之後次齊次魏唐迺次秦秦本周畿內之地浹文王之德獨淺也至秦風變而天下之國不可問矣故又次以陳檜曹檜之卒曰匪風傷天下之無明王也西周其衰矣曹之卒曰下泉傷天下之無賢伯也東周又日替矣豳風之次本在齊後孔子編詩又移而殿末說者謂風以文王始周公終望天下之復治其有尋於孔子之意乎

草蟲采蘋篇弟說

樂章與詩序篇弟不必盡同觀左傳所言大武六章其義巳顯禮經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合樂皆奏二南六詩周南曰關雎葛覃卷耳召南曰鵲巢采蘩采蘋今毛詩采蘩之下先草蟲次采蘋王伯厚紀聞引曹粹中說以

為齊詩先采蘋後草蟲近之治詩者皆從其說且謂草蟲述方嫁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敎成之祭其先後之序判然毛詩自亂其篇弟竊謂齊詩早亾粹中無由見卽其說有軼見於他書而先采蘋後草蟲要亦后蒼輩據禮經以易之非其舊也攷齊詩出於轅固生以授夏矦始昌始昌以授后蒼於是有齊詩后氏故二十七卷后氏傳三十九卷后蒼尤明於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彼見禮經合樂皆以鵲巢采蘩采蘋為次遂據以易詩亦未可知然不可據此以譏毛詩也毛公謹守序義不同三家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起家而尻有

之德如鳲鳩迺可以配焉采蘩夫人不失節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序意鵲巢之百兩將送為迓嫁之詩故曰夫人起家采蘩為夫人教成之祭推本於在父母家能循四教于歸可以奉祭祀故曰夫人不失職此猶周南以葛覃次關雎之義也又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序意草蟲為在塗之詩猶夫人詩之鵲巢采蘋為教成之祭猶夫人詩之采蘩其事在父母家曰夫人曰大夫妻逆言之曰夫人可以奉祭祀不失職曰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終言之皆所以明編詩先後之意也知采蘩為教成之祭者曰于公之宮曰夙夜在公此先嫁三月教於公宮之義也曰薄言還歸與葛覃詩言歸安父母同傳云婦人謂嫁曰歸是其義若蘋藻為教成之祭記有明文曰宗室曰季女父母家之辭所謂先嫁三月教於宗室時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偁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既嫁曰來婦不偁季女奠菜在禰廟不在宗室三家詩說已佚采蘩采蘋未知作何解然觀鄭箋云云知其說有不及毛傳者鄭箋有駁三家以申毛之例其箋采蘋詩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葢母

薦之無祭事也云非禮云無祭事此非疑經非破傳迺駁三家舊說也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以為教成之祭語甚明顯而三家詩必有以為女將行父禮之之祭故箋歷駁其說爾疏以為破傳非也又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要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此則箋申傳意明其說之勝於三家也然禮言教成之祭曰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詩詠蘋藻不及魚似有未合故箋又圓其義云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此又申明詩言蘋藻不及魚之義也然後人拘守傳箋所言而不知編詩之意在要終言之以明其歸可以其祭祀亦何怪胡氏後箋偏信齊詩篇第反疑毛詩之失序乎夫詩之先鵲巢次采蘩先草蟲次采蘋固與周南關雎葛覃之次同一義類而禮經之升歌下管笙入閒歌皆以三詩為節則合樂用周南首三詩召南四詩類敍自宜去其一去必去其所輕四詩之中非草蟲較輕乎如謂樂章與詩篇相比不得越取則閒歌六詩何為以南陔白華華黍廁魚麗後而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復羼由庚崇邱由儀其閒耶如謂笙詩六篇今亦失其次又何以解大武之六章邪三家詩不見子夏詩序輒云詩三百五篇如知詩序有笙詩六篇

其次亦不合樂章當亦不易草蟲采蘋之先後矣
毛傳禮之於宗室鄭箋女將行父禮之兩禮字迥不同孔疏誤合之遂疑傳并禮女與教成祭為一事毛公何至如此之昧近之申毛傳者又謂箋誤破傳鄭君亦何至如此之妄箋云成其婦禮之禮與傳同義父禮之之禮其義如醴婦之醴宜分別觀之

申毛傳五紽五緎五總義

詩羔羊傳素絲五紽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五緎緎縫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㝵其制總數也案傳素絲以英裘

英猶飾也清人閟宮皆以英為飾素絲既以飾裘則縫必見於裘表可知矣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則素絲必縫於裘之殺處亦可知矣裘之制如深衣其所殺處有五一曰領二曰衽三曰齎四曰胳下五曰袂口素絲之縫皆當其殺處故縫亦有五古裘無裏其所殺處易裂必以帛裏之復以素絲組之故曰素絲五緎緎縫也本釋訓首章之紽卒章之總皆數名一舉緎一舉數互文以見義也紽總之數不可攷傳既釋以數而於紽必足之曰不失其制於總又明之曰㝵其制然則傳所謂數者謂㝵其縫殺大小之度數禮所謂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是也後漢王渙傳注引韓詩羔羊說亦云有度數與毛意同王伯申說本屬附會陳疏讀五為午貫之午讀數為數罟之數亦不足據

申毛傳終風義

詩終風傳終日風為終風案弟三章曰終風且曀不日有曀互文故傳訓終風為終日風終日風者風之隨日而作息者也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凡日出而風每以日入而息日入不息其明日又必大風舟子以為候謂其風之暴曰風瀑風之曀曰烏風不日又曀者終風日入而息今既不見日矣而又曀如故者其風無已時箋

云喻州吁闇亂甚是也不日謂日已沒有又也箋亦是陳疏終風不明解不日有曀尤謬箋云既竟日風且復曀句絕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八字連讀

肥泉解

詩泉水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又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案今爾雅歸異出同流肥水經注引作歸異出同曰肥與毛傳合似無流字而焦理堂以為此嫌蒙上汧出不流故言流以別之則今本不誤也水經注又引舍人本作異出同流肥又似無歸字而馬元伯以為舍人讀歸上屬汧出不流為句則注家

讀異而文同也竊謂爾雅自分兩本注家各有依據後人每牽合為一反失兩家師法酈道元注水經以泉水卽泉源泉源有二源其合流入淇處謂之肥泉淇水篇注云泉源一出朝歌西北東南流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東流與美溝合一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俗有美溝之目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引毛傳爾雅又引舍人注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而斷之曰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酈意肥泉古有二說以舍人本為正也河水篇瀵水注引呂忱字林為說其意亦同字林云爾雅異出同流為瀵水葢呂

氏所據爾雅同舍人本瀵水出尾下又肥尾入地後之異出虞注繫辭上下无常云入地為下郭注穆天子傳亦有下謂入土之訓故曰爾雅異出同流為瀵水釋文亦云瀵水本同而出異殷敬順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為肥此皆古本爾雅之說與毛傳郭注本自難强合夫水之異出同流與水之歸異出同所在多有不獨肥也而爾雅著此專為詩人立文然玩詩意兩說皆通依舍人文詩之泉水卽肥泉以肥泉之異出而同流於淇傷己之同出於衛而不㝵歸也以毛傳言之泉水之流淇與其懷衛之意肥泉喻己之適異國不㝵歸泉水非肥泉也陳碩甫未審水經注從舍人反援以申毛傳是欲以方枘入圓鑿矣又信曾冕士說謂據呂忱語爾雅古本有歸異出同肥異出同流瀵兩句然則舍人注何以有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之語邪如謂舍人所見已誤本豈呂忱所見本更古於舍人邪下句瀵大出尾下說文水部瀵下引同依呂忱所引似佗瀵水爾雅兩句本一義呂氏據舍人本以瀵為肥尾之異出而同歸於河故曰異出同流為瀵水郭注爾雅用毛傳文以瀵為同出故曰其源皆潛相通呂郭之立意亦異近之輯字林者又欲據郭注改呂語為異出同源其失更甚於陳

氏凡若此者不可不明家法之異同

曾冕士說本於邵二雲馬元伯同馬氏又據呂忱語以為爾雅古本當作洴出不流歸句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瀵大出尾下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去殊屬肊見據說文引瀵大出尾下可證今本之無誤而決馬說之非

申鄭箋仕於泠官義

詩簡兮仕於泠官箋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泠官案泠氏黃帝時樂人泠倫之後本號泠倫氏見古今人表後省偁為泠氏箋云

泠氏明非姓也自後世姓氏不分廣韵因以泠爲人姓巳失又以爲周大夫泠州鳩之後叓謬泠州鳩泠樂官州鳩名應劭韋昭杜預皆云然此箋所謂後世多號樂官爲泠官是也隋唐以後乃有州鳩姓泠之說或迺幷謂泠氏以生於泠水㝵姓亦㤙泠氏本號泠倫氏乎顏師古注五行志迺謂樂官名泠後遂以爲氏此又襲用箋語而不自覺說之相背者矣命氏在先樂官名泠在後何㝵顚倒言之泠官者泠人之長也古人偁其長謂之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皆以長言之也內則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大夫之政謂

之官政以別始仕爲士不偁官也攷士之偁官者惟官師其位在適士下庶士上庶士無官偁也庶人在官謂在官供役非以官加庶人也泠官者泠人之爲樂大夫者也仕於泠官者其下屬吏之庶士也周官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可謂之泠官磬師鍾師笙師籥師皆中士可謂之官師衞爲侯國官爵例降天子一等天子之官師於諸侯爲庶士所謂仕於泠官者卽籥師之屬也故鄭注籥師卽引此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爲義天子籥師於諸侯謂之翟人毛傳於公言錫爵云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下不過一散此用祭統之義箋亦從之然則衞之賢者仕於泠官其爵爲庶士故記以爲樂吏之賤而序以爲刺不用賢孔疏以泠州鳩爲泠氏之世掌樂者泠官爲樂官之通偁仕於泠官爲府史之屬竝與箋義違

讀豳風

豳風者邠國之風也詩名豳風而所載皆周公事其故何也曰此治詩者之失也七月鴟鴞皆周公伦以記邠國故事東山爲周公東征詩以類相從破斧以下皆邠大夫美周公詩故題曰豳風焉何以言之曰七月爲后稷公劉之詩詩序已云然序曰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先公謂公劉也鴟鴞刺不窋孟子趙注亦言之趙氏曰鴟鴞邠國之詩也刺邠君曾不若此鳥邠君謂不窋也曷以知其爲不窋曰可於史公周本紀攷之本紀曰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季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土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凥者有蓄積史言不窋事本國語公劉事本詩大雅犇戎狄之閒謂自邰而竄邠也韋昭云邠卥近戎北近狄詩譜云邠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孔疏云不

窋之時已竄邠地不窋遭夏亂而失官有覆巢取子之危首章所言是也不窋既失官棄其世守倉皇奔狄有下民侮予之憂次章所言是也其從君而竄者裹糧而行未有定尻三章所言是也其老弱之留邰不能從君而行者雖有室家亦盡漂搖哀求舊君之來安集四章所言是也公劉匪尻匪康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以營城郭宮室遷邰之民邑於邠（見大雅公劉傳）民由此懷王業由此建讀其詩不窋之流離與公劉之風化猶可髣髴尋之鄭君詩譜言周公作詩之志主意於邠公之事豈專指七月一詩而言乎鴟鴞之詩竊有取於趙注而亦以為

主意於邠君焉然則詩序以鴟鴞為周公救亂而作其說本於書金縢豈可廢乎曰否否鴟鴞為周公詩經有明文趙氏豈不見此而以為刺邠君者葢古人賦詩多陳歬事以規時君甫田楚茨諸序竝云傷今思古七月之詩陳邠先君之勤民以勵成王鴟鴞之詩陳邠先君之需事以戒成王與詩序所謂傷今思古同一義類又如小雅正月十月之交諸篇序皆以為刺幽王而攷其詩辭實作於東遷之後以戒時王何以言之正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之交曰豔妻煽方處雨無正曰周宗既滅瞻卬曰哲婦傾城婦有長舌其作詩之時必

在東遷以後故尋直斥褒姒為豔妻為長舌婦且有傾城滅周之言論其作詩之意實在規諫時王論其所陳之事則曰刺幽王周公之作鴟鴞也葢曰今殷民蠢動其猶邠公之遭夏亂乎（首章）我弗能靖而倉皇出奔其猶邠公之竄狄乎（二章）其避亂而來歸者手病口病靡有定尻其猶邠民之從徙乎（三章）其留尻不肎從叛者亦漂搖驚懼誰能若公劉之撫綏乎（四章書疏引鄭注云周公避尻東都成王多殺公之黨屬公作鴟鴞詩救其屬其說雖不可盡信要亦有所本）據其作詩之意序以為周公救亂是也據其所陳之辭趙注以為刺邠君是也詩之教以溫柔敦厚為主其辭多含蓄不直陳詩序曰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鴟鴞詩合乎風之體故繫之風其詩陳邠君事與七月篇同故繫諸豳風東山以下皆周公遭變尻豳時詩故亦倂入焉然則周公尻東其尻豳乎舊說以為辟尻東都其說非與曰東都之名起於營洛之後流言以歬無東都名也馬鄭王肅以尻東為東都其誤始於墨子耕柱篇云周公非關（與管通）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竹汀汪容甫竝駮其說以為周公遽棄爵位投身必死之地必無是理辟尻當在近畿斯說甚正攷周自公劉以後國竝偁邠至古公遷岐始號為周是周

以岐周㝵名也郊東而岐西故古公遷岐之詩曰率西水滸謂自東向西循水濱而上也周公之謚曰文公見國語其曰周公者以采地㝵名與召公畢公同也周公俌周其采地在岐周遭流言之變東辟於郊故曰居東郊在岐周之東也當時周召采邑竝在岐山括地志云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邵公城在岐山縣西南十里郊在岐山之東北方輿紀要云岐山東北至郊州百二十里鄭志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有字誤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聘魯歌王曰其周之東又歌豳曰其周公之東周之東為洛周公之東為郊是則周公居東是居郊非居東都明矣南為周公左豳為周公東風之始終以周公而部居不相混也如此

讀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篇左氏內外傳竝詳其義合觀之詩旨迺明外傳曰懷和為每懷毛傳本之曰每懷懷和是也孔疏本作每雖懷和也有字譌說詳徵居集外傳曰忠信為周忠信者善人也故內傳以咨於周為訪問於善毛傳兩從其義意亦謂訪問於忠信之善人百爾雅曰爰於也鄭箋從之周於咨諏猶曰咨諏於周倒言之以協韻詩崧高篇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左氏昭十九年傳私族於謀室於怒市於色句法正同內外傳竝曰必咨於周是可證也內傳曰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外傳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毛傳又本之曰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此合內外傳之文而兼取其義也內傳謂有五善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外傳謂有六德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內傳有咨無周周賅於咨也故曰訪問於善為咨善即周也外傳有周無咨則又以周賅咨矣此內外傳本通也一則備五善不數每懷一則數每懷而為六德然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者正其每懷靡及之實事也每懷靡及義已賅於咨周故外傳之六德內傳可質言之曰五善是其言似異而義實相通也毛傳列周咨諏謀度詢之訓而云兼此五者是以周咨為一善并諏謀度詢為五善從內傳也又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此六德是又從外傳每懷懷和為六德也毛知內外傳語本相通故參合之如此鄭箋以咨諏謀度詢周為六德破懷和為懷私擯諸六德之外既與外傳本文不合又以傳中和為忠信彊附於忠信為周之訓亦非毛傳意也王氏伯申近之好古學者也迺謂此內外傳語各歧異不可比而同之孱鄭箋并孱毛傳甚矣索解人之難㝵也

讀皇矣

詩皇矣之七章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言文王之

明德足以化民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民化於文王之明德也以與也長尚也夏卽夏楚之夏（夏楚之夏本榎之楷爾雅槄山榎）刑之用本者所謂扑作教刑也革卽鞭刑之用皮者所謂鞭作官刑也不修聲與色不尙扑與鞭而無知識之小民自順天則是文王以明德化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民自化之也列子載帝堯時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亦謂堯能立極烝民雖無知識亦順其則與此詩義正同賈子新書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而象之此古義之猶有可攷者自說詩家援老子去故去智泫修自然之說以注是經而經義始晦或者謂帝則之四不天載之二無與孔子之四毋先後一揆是又參中說參矣禮中庸引皇矣詩及文王詩皆言化民之事與孔子四毋何干涉乎左氏僖公九年傳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引詩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與賊謂不順也不僭不賊卽明順則之義杜元凱注亦誤

婦無公事說

詩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如傳箋說婦勤蠶織無與公事若與公事必休蠶織揆之經語反覆不順案公與宮通古者養蠶有宮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是也公事卽宮事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是也休其蠶織卽無宮事經文語氣本屬一貫婦人之事莫重於蠶故士昏禮戒女辭曰夙夜無違宮事本命篇言正婦德亦曰宮事必量皆其證也宮字通作公或又作功周官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功事亦謂宮事也列女傳敬姜傳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此說本三家義實勝毛

申毛傳有紀有堂義

詩終南篇有紀有堂白帖終南山類引作有杞有棠王伯申述聞歷引詩辭山有扶蘇諸類徵成其說且謂白帖作杞棠本諸韓詩案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作紀左傳夫溉奔楚爲堂谿氏廣韵棠字下引作棠杞紀棠堂古書自相通用依白帖爲說非不可通但以爲此本韓詩以與毛傳爲難竊以爲不然毛傳云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鄭箋申之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宐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畢道名堂義本爾雅紀讀如基古已其字音近義通鄭君初習韓詩後

習毛詩破紀爲基不從木名是韓詩未必作杞棠也卽韓詩自作杞棠鄭知之而不用則毛義之不可易亦可見矣毛意上句舉終南山之大名下句實以基堂之細名此與國風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沱及小雅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同一義例上章有條有梅下章有紀有堂彼此互文以見條梅卽生基堂之處此與召南羔羊之緎總王風君子陽陽之房敖同一義例陳風中唐有甓與此章言紀堂之例亦同邛有旨鷊與上章言條梅之例亦同陳風兩句連文取義且別如王氏見必破紀堂爲杞棠以對條梅則甓字豈亦可對旨鷊作草木解邪近

陳碩甫作毛詩疏不能疏明傳意反惑於異說而不知返爰作此以補其義

印毛傳匪紹匪遊義

一書有一書之例不通其例觸處皆礙詩匪紹匪遊毛傳曰不敢繼以敖遊鄭箋曰軍行三十里非解緩亦非敖遊孔疏曰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專言繼以敖遊王氏述聞曰陳風月出首章窈糾三章夭紹皆舒緩義故訓爲緩江漢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匪紹匪遊合讀二詩其義自明案鄭孔及王意在據例釋詩而不知實違通例詩人作歌多助語以成句每無意義可求如剝菹非平列字曰是剝是菹以爲菹也始謀非平列字曰爰始爰謀於是始其謀也宣畝非平列字曰迺宣迺畝迺宣其畝也此曰匪紹匪遊亦非平列字毛傳最合詁訓孔疏謂各言匪每一義則剝菹宣畝等亦可平分爲二義乎江漢篇匪安匪遊匪安匪舒亦非平列字匪安匪遊非安於遊也匪安匪舒非安於舒也此曰匪紹匪遊謂非繼以遊與匪交匪紓謂非交相紓亦同匪交毛同荀子鄭同韓詩別有說凡平列字意近文連屬如爰凥爰處迺左迺右如金如錫如雷如霆是也江漢安遊常武紹遊文意俱遠必非平列字王氏誤解江漢并誤解常武殊

昧通例紹訓舒緩義亦迂曲

受業邢啟雲
子　家驁　仝校

羣經說三　　襍著之二

定海黃以周

離經辨志說

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爲中年攷校之法鄭注離經辨志其義本通後人轉求其深反失記意初年所視義毋深說易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遜此之謂也且如鄭所解離經辨志亦甚難矣古離經有二法一曰句斷一曰句絕句斷今謂之句逗古亦謂之句投（文選長笛賦）斷與逗投皆音近字句斷者其辭于此中斷而意不絕句絕則辭意俱絕也鄭注離訓斷絕兼兩法言云斷句絕也者欲句字兩屬之爾（禮經有此例注亦多用斯意）離經專以析句言孔疏章句兼說既非鄭義俗本作章斷句絕也更失鄭意斷章迺辨志事志與識通辨志者辨其章指而標識之也鄭讀志如字云別其志意之趣鄉趣鄉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志意謂經之志意也孔疏志屬學者辨屬攷校者於上視字既觸於下文法亦違鄭意當不爾也古者教國子以詩書禮樂四術詩周南本一什學者以其志趣不同分之爲篇別之以章題曰關雎幾章葛覃幾章題卽標識之謂也而云辨

者章法無一定任學者自分之毛詩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其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是毛鄭標識不同也常棣毛詩分八章章四句本左氏襄二十年傳然左傳云賦常棣之七章以卒中庸亦連引妻子好合六句辨其志趣後兩章宜合爲一由是推之毛詩所分五章六章亦謂禦侮思兄弟平安又重友生辨其志趣亦不必分爲二（說詳先君儆居集）是毛公之標識亦不能無失也閟宮之分章至今無定說然此猶其小焉者至毛詩分周頌桓賚爲兩篇據左傳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是篇弟之標識亦有不同矣此非辨志有各別而攷校者所當視乎尚書汨作九共槀飫皆述帝釐下土設凥方別生分類之事古初當亦同篇曰汨作曰九共曰槀飫殆亦後之學者辨其志趣之異而標識之大禹臯陶謨益稷亦猶是已盤庚本亦一篇今分上中下而鄭注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康王之誥或分王出以下爲篇或分王若曰以下爲篇亦辨志者之標識各別也禮經缺佚已多今所傳士禮十七篇注家於每篇中分別其章標識其目亦辨志之事樂經全亡而小戴所載樂記一篇劉向別錄有樂本樂論

十一目即辨志之遺法也今諸經章句注家標識大半已明若初學讀史記漢書用離經辨志法令之點句畫段標明大旨一展視之便知其用意之淺深洵是法也初年講學空知是意小成而後由所辨而諭諸身心由所志而見諸事業道德經濟文章皆由此其選也

筮短龜長說

左僖四年傳晉獻公欲立驪姬為夫人卜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注據僖十五年傳文以證其義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孔疏謂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

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雖龜之長無以加此卜人有為而云案古者龜有頌辭筮有繇辭皆至聖所作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原無短長之可指然以象數分言龜筮實有先後左傳所載韓簡語固足為證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筮短龜長厥義昭章又攷之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龜之兆頌詳於筮自太卜外又設占龜之官卜師上士四人龜人中士二人菙人下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而掌占筮者獨簭人中士二人筮之用簡於龜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作龜大祭祀則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大事重卜為龜長也簭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是不以筮為可定而仍卜之為筮短也占人掌占龜注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晉卜之語則晉卜所云實合周禮矣又攷之洪範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觀其立文之先後意有輕重龜先於筮是龜重也龜重者龜長也又云汝則從龜從筮逆作內吉為龜長也下不曰筮從龜逆作內吉者為筮短也晉獻公欲納驪姬為夫人正為內事內事之吉必求龜從勿恃筮從故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王肅注卜五占用二云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亦用晉卜之語則晉卜所云又合洪範矣然因筮短以短易則大不可繫辭傳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則占筮乃易中之一道故筮雖短於龜不足為易病後人視易為卜筮書則筮短而易亦短矣孔疏蓋有所激而云

尹氏卒解

春秋有三傳皆出於聖人之徒而所聞有異辭不能盡一如隱三年經書夏四月尹氏卒公穀兩傳並同而左

傳獨化君氏以春秋比事屬辭核之則公穀實優於左
傳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
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
王崩諸侯之主也何休曰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
弒其君光穀梁傳范甯注亦同公羊家說特不言譏世
卿繹何氏意尹氏之擅立以世襲故崔氏之弒逆以世
襲故故經於隱三年尹卒以氏書宣十年崔出奔亦以
氏書聖人以是為世卿者所為故各因其事以著履霜
堅冰之戒比事觀之其例自明或曰春秋文三年書王
子虎卒定四年書劉卷卒皆名如尹氏為周大夫亦當

以名卒且春秋賢之書襃書族貶之書名尹氏貶氏而
不名殊非通例曰不然春秋為例不一聘問帥師皆以
公氏為貶故於仲孫曰嘉之於翬溺曰疾之外諸侯之
薨內大夫之卒皆赴以名禮所謂生名之死亦名之故
薨卒以稱名為正其不名者示貶二者各有其例本不
相蒙或謂春秋無達例竊謂讀春秋者無達識也且春
秋隱三年書尹氏卒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二
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比事觀之則三書尹氏
皆為周大夫明甚學者於立朝奔楚之尹氏則信之於
尹氏卒則疑之是知二五不知十矣又攷隱七年滕侯

卒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卒僖二十三年杞子
卒成十六年滕子卒皆以國小微之而不名成十四年
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並書秦伯卒以國强貶之而不
名比事觀之滕宿薛杞秦之君以襲卒尹氏以氏卒一
例示貶可知學者於滕宿薛杞秦諸君之不名循以為
例於尹氏卒之不名偏疑非例而不信是亦知二五不
知十矣然則左傳之言豈肌說無稽與曰春秋之事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三傳閒有同異尹氏
左傳化君氏比事觀之實違於例凡君夫人之薨無書
卒者其違一書夫人薨必繫以姓而後別但曰君氏安

知不為隱公之夫人其違二如謂君氏即君母則母以
子氏書宜當同僖公成風之例妾以君氏書宜當同惠
公仲子之例但曰君氏不辭設或舉聲子卒而語人曰
隱公氏卒未有不啞然笑者其違三如謂聲子未正夫
人之位故變文曰君攷之禮經妾於夫人稱君君即夫
人也既可稱君即可稱夫人何必變文且春秋時奪嫡
立庶之禍皆由於嫡妾名位之不正如成風屬其子於
季友而僖公得立敬嬴屬其子於襄仲而宣公得立故
春秋於時公之母未為夫人者辨之綦嚴或繫之君而
曰惠公仲子或繫於子而曰僖公成風何獨隱公之母

變文曰君以亂嫡夫人之偁其遷四如謂君氏不書姓與莊元秊書夫人孫于齊同例但文姜孫齊不書姜氏爲絕不爲親之特例聲子何辜亦不書姓以絕之必非經意其遠五如謂君氏卒不書姓與僖元秊書夫人氏之喪同例但夫人氏喪蒙上夫人姜氏薨于夷故省文以見義如上無蒙直曰夫人氏曰君氏經無此例其遠六凡左之異於公穀者多公穀短而左長尹氏之卒當以公穀爲正不可癖左三傳各有授受互有出入校以經例短長自見揚子有言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字不若子說

春秋公羊莊十六秊傳字不若子何注以子爲襃最尊者鄉射禮某酬某子鄭注引傳以子爲男子之尊偁後人各執一說以相難入主出奴甚無謂也竊攷春秋字不若子之例有四公羊爲荊敗蔡師發傳分州國氏人名字子凡七等此統蠻夷之國言之其進退寓襃貶字不若子謂當時蠻夷之君有偁字者不若後此之偁吳子楚子也子者襃之下而七等止於子者記所謂其在東夷南蠻卤戎北狄雖大曰子也故何注以子爲襃最尊此一義也董子繁露襃國篇言字方三十里名方二十里引此傳中三句分氏人名字凡四等此據附庸之國言之以地之大小定人之偁謂似無所襃貶於其中其不及州國兩等者附庸無州國之偁所謂人之私非列國也其不及字不若子者附庸在子男下所謂周室之不戚子也若進襃亦有偁子者如邾婁克字儀父書克不及偁儀父之尊而書邾婁儀父又不若後此之偁邾婁子（見莊十六秊）此又一義也鄭鄉射注引此傳末一句其義分名字子凡三等又通列國卿大夫士言之其進退亦寓襃貶凡大國之卿視小國之君其大夫士視附庸故列國卿大夫例與附庸同偁名而桓十一秊十七秊賢祭仲蔡季而書字是名之不如字也字既尊矣而

閔元秊喜其賢曰季子（以子配字）來歸二秊喜其正我曰高子（以子配氏）來盟是又字之不若子也鄭注某子者氏也氏指某言如春秋之偁高子若以聘禮記特牲少牢禮之言某甫某子例之當如春秋之偁季子然季子高子皆大國之卿春秋子之猶以襃偁而鄉射禮某酬某子爲代受酬者之辭凡禮經直語其人皆偁子如主人與賓爲耦而告賓曰主人御於子大夫與士爲耦而告大夫曰某御於子此司正相旅直告受酬者義不辱偁其字故亦子之子不必襃也至春秋之季字子之分偁甚嚴聖門諸弟子尊其師曰孔子孟子而伯牛仲弓之偁字

又不若曾子有子之尊樂正子之偁子又以別公孫丑萬章此又一義也一統蠻夷之國言一就附庸之君言一以附庸藪字之分逐而施諸卿大夫一以卿大夫藪字之分又逐而施諸士偁謂之異隨世而變經中之字若子言各有當未可紛挐公羊徐疏云言邾婁儀父不如言吴子楚子彼此牽說一似貶附庸之尊周而睽蠻夷之猾夏則春秋之大義晦後人拘泥鄭注又不知子為藪之尊而公羊之家淆亦亂

子罕言說

夫子於禮曰極言（禮運）曰縱言（仲尼燕尻）於詩書執禮曰雅言

於利命仁曰罕言皆闡發滯義以通曉斯人也說文罕訓網本無希少義訓希少者字之借也先儒以命仁非夫子所少言多作別解或訓為微言或解為難言之或讀子罕言利句絕與命與仁許命許仁也或於子罕言利下又作轉語子少言利若言利必合命與仁竝言之義皆迂回赴有定解攷古人罕軒字多通用左傳昭元秊鄭罕虎公羊經作軒虎定十五秊鄭罕達公羊經作軒達昭四秊鄭渾罕韓子外儲說作渾軒故先君子論語後案讀罕為軒訓為表顯言之表顯言之者推廣其義言之也罕軒有明顯義亦有寬廣自喜義鄭渾罕字子寬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莊子天地釋文云軒寬悅之皃此其證也夫子於利與命與仁皆喜推廣言之如言利必及義言命必及性言仁必及四德皆闡發前聖未盡之意文言傳曰利者義之和也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天道卽命合義以言利合性以言命此前聖未盡之義蘊而闡發諸夫子者故曰不可得而聞聞謂聞之於古仁包四德言之亦前古所未聞大凡聖人之道利普物我而無害命通理數而無閡仁兼禮義而有節制異端之學往往執吾道之一端以自域遂有偏而不

舉之弊故言利而爲我言命而任運言仁而兼愛天下執一廢百語必賊道夫子喜推廣言之所以救當世之末失而闡前聖之微恉溯性於天道卽有物有則之還言利者義之和也克己復禮仁也又古訓之傳誦於時人者（竝見左傳）述而不作此夫子自道意也而狂瀾既倒非夫子推廣古義而表顯言之誰為中流砥柱故學者有罕言之記

褻服褻衣解

褻有二義一對公服言之凡燕尻之私服謂之褻衣說文云褻私服也是也一對外服言之凡裏服之近身者

謂之褻衣字林云褻衷衣也說文云衷裏褻衣荀子禮
論注云褻衣親身之衣也是也論語之紅紫不以爲褻
服褻裘長短右袂竝以裏衣爲言舊解以私服釋之於
義多不可通記曰衣正色裳閒色是公服未嘗不用閒
色也左氏哀十七年傳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皁
殺之杜注紫衣僭君服是紫亦用之公服也孔子非絕
閒色一不用特以紅紫易污非褻服所宜亘褻服者裏
衣是也字與衵通說文云衵日日所常衣左氏宣九年
傳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衵服卽褻服也詩無衣與子
同澤鄭箋讀澤爲襗云澤褻衣易污垢疏引鄭此注云

褻服袍襗襗者汗衣也釋名云汗衣身受污垢之衣也
詩謂之襗受污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正義以襗爲
袴訓本說文非箋義也鄭注褻服兼言袍者袍亦褻衣
喪大記袍必有表鄭注袍褻衣袍襗同類故周禮春官
注巾絮寢衣袍襗之屬亦竝舉之袍爲裏褻衣襗又爲
親身汗澤之衣故皆不用紅紫爲其色易受污垢也其
代袍之裘又謂之褻裘古人褻裘亦有狹短而無袪者
喪未練肻服之旣練鹿裘橫長袪說見檀弓注疏孔子
燕尻褻裘長者明時人短其裏裘也凡裏衣皆短孔子
欲其溫故特長之若以褻裘爲燕尻之外裘外裘本長

更無長可言矣裏裘爲便事故可短右袂爲其外有表
也若外裘右袂不能獨短短其右袂是不衷之服矣或
者以舊解之不制迺改經文右袂爲若袂謂裘之長短
如其袂更屬武斷凡解經先通訓詁褻有二義注家一
以私服解之烏乎通

上如揖下如授解

論語鄭注云上如揖授玉宜愼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
鄭君之意上文狀其執圭之容此狀其授圭之容依聘
禮記解之也記言執圭如重卽此所謂如不勝又云授
如爭承下如送卽此所謂上如揖下如授說文爭引也

引張弓也其字从受丿受象兩手丿象所引之物承與
拯古通謂上升也爭承者張兩手而上拱之古人之揖
沿也授如爭承故曰上如揖鄭注云授玉宜愼明此爲
授沿也凡授必上其手故知上之爲授也下謂旣授而
下其手授謂平等授受之禮較平衡少下之所謂大夫
妥之是也故記謂之送鄭注云不敢忘禮謂忘授受之
禮上下竝以授沿言後人不解迺以此爲執圭之容夫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自有定則矣而容上
下其手乎朱子心知其難通而云步趨之閒微有高下
是不特失執圭之容幷失足縮縮如有循之義矣如有

循者不舉足也故鄭注以舉前曳踵行解之而謂步趨闕容有舉趾高下乎劉楚楨疏申鄭注上如揖義既不明又謂如授與記之如送同下謂下堂曾不思聘禮記文下階在君還之後君還又在下如送之後而謂君未還先下堂乎且既下堂手猶如授亦失記文所謂下階發氣怡焉之義矣

孔子戹陳蔡攷

學者生數千年之後上讀周秦之書當宗經以正史不可據史以汨經論語衛靈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以軍旅之事未之學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先進篇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盡心篇又曰君子戹於陳蔡之閒凡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則孔子絕糧於去衛之後其地在陳蔡之閒又為往反陳蔡之時也春秋於哀二年書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傳於哀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云孔子在陳聞曰其桓僖乎此哀二年以前孔子在衛三年孔子在陳之顯徵也世家靈公問陳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遂行夏衛靈公卒此與經合絕糧之戹惟朱子據論語本文謂在去衛如陳之日寔魯哀二年攷孔子世家孔子往反陳蔡有二　一在哀四年　一在哀六年又攷蔡世家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昭侯立於魯昭公二十三年其二十六年即哀公二年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則孔子於哀二年去衛以後有往返陳蔡之事是年冬吳遷蔡於州來孔子反陳因而乏食朱子之說不為無本矣而孔子世家則云吳伐陳楚救陳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使聘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絕糧朱子駁之全謝山又申朱子之說曰時陳事楚蔡事吳則讎國矣朱子謂時陳蔡臣服於楚語尚未覈宜如全說安得二國大夫合謀乎吳志在滅陳楚昭王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蔵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竊攷是時蔡已遷於州來其近陳故地盡為楚奪故哀四年傳有云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

蔡於負函十六年傳有云葉公在蔡則故蔡地已盡屬楚而州來新邑距陳又遙所謂孑在陳蔡之閒其何地乎世家之妄誠為有識者所鄙矣而偽孔注迺據世家哀六年事云孔子去衛如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當云桓魋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是信史以汨經也江慎修又據世家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還於蔡以為絕糧在哀四年孔子如蔡即就葉如江氏說蔡為葉地舉國言之實為陳楚之閒亦未免信史以汨經也劉氏正義衛靈篇信世家之妄言反斥孔注以為在哀元年是并春秋六年經傳而忘之矣

吳伐陳一在哀元季一在哀六季先進篇四科十八本合上文從陳蔡為一章釋文所引鄭本可證劉氏正義不信鄭義反據世家駁之以為冉有於魯哀三季為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季復有一冉有以從夫子此尤信史汨經之大謬不然者世家哀三季季桓子卒康子立與春秋經傳合又謂冉有於是季反魯孔子歎歸皆違事實歸與之歎在陳見論語歎後遂歸見孔注其事在哀六季記檀弓篇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鄭注以為應聘於楚孔叢子記問篇言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則陳蔡之戹有冉有其見於記載者亦可謂昭昭矣迺據世家之孤文以汨經傳可乎攷冉有之宰季氏其見諸內外傳者一為清之戰一為田賦之訪具在哀十一二季閒為此未聞也安見冉有之歸魯定在哀三季乎偏執一言以斷十人四科之目平時受業分名不關陳蔡之戹則孝如曾子賢如有子當時概遺之而不與四科有是理乎臧在東說檀弓蓋先之以子夏夏為貢字之譌亦據世家之文近人申之者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時必不能任使或又謂古三四字皆積畫當作三十四歲竊謂子夏之季以魏文侯問樂事覈之四不宜改為三時應楚聘季已十九矣申之以冉有者殆亦因其季輕而申之乎

經三　十五

然孔子當時有是意而實未見諸行事故謂之蓋蓋者未定之詞必據後代傳聞之異辭以改同堂晤對之遺言是又信史而汨經者矣

讀論語鄭注

漢鄭君論語注久佚為有輯本託名於宋王伯厚漏闕甚多近宋于庭陳仲魚緟加搜脊可謂善矣而漏闕終不免也昭文孫生君培有志鄭學裒為補綴又昪若干條則鄭注之軼見於他書者庶其盡收矣乎然以周謂欲為論語鄭氏學鄭注之殘闕者固宜裒守其注他經有引論語以為義者亦可得繹其意緒而推究其上下文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注云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其注公食禮云再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賈疏云三飯而止故下宰夫進漿是不求飽故引論語為證案宰夫執觶漿飲注云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絜清是則三飯告飽者為將有事不暇卒食也而居無求安亦可據禮以徵成之公食禮賓執庭實以出公降立注云俟賓反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此居無求安之義也未將幣三飯而止既受幣再拜欲退皆敬於事也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亦慎言之一端

經三　十六

又如鄉飲禮工告正歌備賓降鄭注云賓欲去亦兄無
求安之義故下云主人命司正曰請安于賓鄭注云留
之是也鄉射同燕禮大師告正歌備司正命卿大夫君曰
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亦卿大夫在君所無
求安之義君安之乃敢少安也大射禮同禮食不求飽禮坐
不求安崇禮之君子不必身涖其事卽平時食尻閒亦
淡寓禮意而無求多求適之念此好學之功諭也又周
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鄭注云作酒之法式既有米麴
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沽謂麤沽此實論語沽酒之正義
也沽不必一宿之酤舊醳之酒亦有沽者據此注推之則市脯之市亦必

經三　七

不作賣買解周易噬乾胏釋文云胏馬云有骨謂之胏
鄭云簀也字林云𩚈食所遺也許氏說文亦同字林又
引揚雄說𩚈从𠂔作胏則胏字起於揚雄而漢初施孟
梁邱費氏易字不作胏可知也嘗聞諸先君子曰易乾
胏之胏古本作𠂔故馬讀為胏訓有骨肉鄭讀為笫訓
簀論語市脯之市卽易𠂔字之誤其義謂有骨之脯說詳
論語後案以周謹案易噬乾𠂔馬云有骨義同周官杜注膴
版夾脊肉之訓鄭訓簀簀者牀版方言注亦用杜注膴版
之義兩訓相近故釋文列鄭說於馬注字林之閒非以
牀簀為可噬之物也周官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

膴胖之事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
烏翅薄析曰脯鄭司農云膴膺肉杜子春讀胖為版膴
版皆謂夾脊肉元謂公食禮庶羞皆有大大者截之大
臠膴又詁曰大亦牒肉大臠胖宜為脯而腥胖之言片
也析肉意也據先鄭杜注膴版為膺脊之肉是皆乾肉
之有骨者鄭意脯為薄切之乾肉膴胖為乾肉之大臠
牒而未切不必有骨此其立義之異者而膴胖卽易之
乾𠂔亦卽論語之𠂔脯禮謂之膴胖者謂片其肉為大
臠易論語謂之𠂔者𠂔从木盛而一橫止之義見說文以公食禮
庶羞有大例之易之乾𠂔可如字讀不必改為胏亦不必破為笫亦牒肉大臠之義是

經三　六

膴胖𠂔脯實一物也論語云不食而禮有用之者禮用
以祭非用以食祭可大臠食宜薄切也故鄭注內饔云
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又注公食禮云庶羞有大大卽膴
以肥美者特為臠所以祭也鄭注膴大迭言祭所以明
論語不食之義也胡氏公食禮正義於注所以祭句亦未疏明而時人固有
食之者故易曰噬乾𠂔噬者食之無禮者也故孔子不
食𠂔脯其脯之有骨者而強齧之固屬不恭卽其肥美
無骨者而肆噬之亦為不敬是則沽酒之不食惡其麤
惡而傷性𠂔脯之不食惡其噬齧之失禮也論語疏家知買酒脯
之不食於義難通乃就齊戒立說是則魚餒肉敗色惡臭惡諸不食豈亦乘齊必變食為文非齊時雖惡敗亦

會之乎此等謬說不值一噱凡若此者皆鄭義之典覈可正諸家之闕失悟近之為論語鄭氏學者俱未有見及此

釋徹

徹廣八尺鄭注言之詳矣而車人職云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江愼修戴東原竝謂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閷須容輪轉徹廣不能與鬲長同數六尺當八尺之誤如其說鄭注車人當直破之矣如謂鄭所見本作八尺誤在賈氏作疏時則鄭注匠人諸職可直據八尺記文何必歷敘輿廣輻內輻廣綆轄之數而後定之乎其必一一排比而後定者鄭所見記文作六尺非八尺也既主

八尺之說而記文六尺不終破之者鄭固不以為誤也車人言大車等牝服之長與輿人參分車廣去一為隧既異大車等之廣亦必有異於輿人而記不言輿廣終記之曰徹廣六尺所以明輿廣也六尺之軌內除大車轂六寸羊車轂七寸柏車轂九寸又各除轂距鉤半寸綆寸則牝服之廣大車四尺五寸羊車四尺二寸柏車三尺九寸也輿博而轂短輿狹而轂長又悉限以六尺之軌車人所言自有依據乘車之輿廣隧淺見於記文而軌定八尺鄭注亦無可易葢乘車兵車為廣方廣方之軌宜八尺大車柏車羊車為長方長方之軌自六尺六尺之軌軌於畛八尺之軌軌於涂故鄭注遂人曰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二者分別言之正見軌有六尺八尺之異無可混也後之申鄭者讀匠人注不讀遂人注遂疑一涂不能有兩軌必遵注而破記豈鄭君之意耶程易疇攻車制最好武斷於此多方測算卒不能定亦昧於畛涂異軌之故也王倬夫又謂輿人參如一之車廣為兩輪之廣兵車田車乘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六寸大車柏車羊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如其說車廣為兩輪廣則下句參分其廣去一以為隧亦可謂之輪淺乎如仍以隧為輿淺則鄭注以車廣為輿廣其說自不可破王氏好與鄭難立說固未見當一涂兩軌說同江程尤非後人

所敢信也王說之謬余于通故中詳駁之或曰畛一軌涂又一軌兩軌非同出於一涂信然矣然軌既不一何以謂之同軌乎曰行畛者皆遵六尺之軌行涂者皆遵八尺之軌尙謂非大同之治乎書有六書不害其為同文倫有五倫不妨其為同倫而謂軌有兩軌遂不得謂之同軌乎學者知畛涂之各有一軌可無疑於車人之文知畛涂之同遵一軌亦可無疑於中庸之義矣

釋度

度者度也所以度物也尺寸尙矣然銖而稱之至石必過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故又作步仞軌雉諸法以便民

事第制同而實異彼此牴牾不相合同一步也而有六尺八尺之別焉同一仞也而有七尺八尺之異焉同一軌也而有八尺三尺四寸之分焉同一雉也而有三丈一丈之殊焉茍無以定之幾何不等於無星之稱輕重莫知也與古者布指知寸運肘知尺展兩足則知步步必六尺申兩手而知仞仞必八尺此定名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周制如此夏殷之制亦同而王制謂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以殷步之縱言之步之橫必六尺三代未之有改而縱則隨時而易焉殷一夫之田七十畝其步之縱必用八尺始合步百為畝之制見田制異同攷此古今之異制亦縱橫之不同也仞與尋同為八尺而分度廣度深之異仞字从人以人身為度攷工記曰人長八尺故八尺曰仞尋字从彐彐卽手人伸兩臂亦八尺故八尺又謂之尋用以度廣取伸臂之名用以度深取身中之名故方言曰度廣曰尋杜預曰度深曰仞攷古經傳未有以仞度廣者秦漢以後度廣亦謂之仞於是仞尋之義不分故許氏說文以尋解仞云仞伸臂一尋八尺或者又强為區別於以脊尋八尺仞七尺之分賈公彥曰書傳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祇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然以古

書核之仞實八尺豈度高與度深亦異數與攷工記曰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度廣度深之異名而別言之非謂廣二八尺深二七尺也古者甽一尺遂二尺溝四尺洫八尺其制皆廣深相等亦廣深各倍於其前何㝵於澮獨異其制乎左氏昭三十二年傳仞溝洫洫深一仞溝深半仞若以七尺之仞言則溝不㝵言仞矣是度深用八尺之徵也應劭亦主七尺曰仞說其注漢書云五尺六寸為仞以漢尺言漢尺較周每長二寸也若小爾雅四尺為仞由誤解仞溝洫之文也軌本車轍之名其後用以度涂之廣而為度物之名軌凡八尺此名之以輪廣而定也而有以之度車之高者則又以軫崇而定而軫崇有高下軌亦因之無定名如國馬軫崇四尺田馬軫崇三尺七寸駑馬軫崇三尺四寸卽其軌之墊也詩邶風濟盈不濡軌毛傳云由輈以上為軌者以軌之高下無定名故不言其尺寸而以輈平之承軫者言之曰由輈以上輈之上卽軫也軫者軌之所以墊也段氏以大御之軓軓少儀作軌笵為軓軌同高攷工記軓崇三尺三寸則軌崇亦三尺三寸此說可通於鄭不可通於毛果軌有定名則毛傳何不直曰三尺三寸為軌與葢不濡軌者必其水在輈下濡軌則由輈以上其水浸軫軫者輿也輿者人所凥也何可濡水而濟盈必濡軌傳所謂違禮義不由其

道也而曰不濡軌者箋所謂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也經文之軌傳文之由輈以上初無錯誤歬儒疑輈以上為軌而改經文以致古韵不協近儒又疑輈以下為軓軓卽軌而改毛傳以上作以下則經文濟盈不濡軌直似自轍至輈無一可濡之物矣不幾於文不成義乎且毛意如果以軓當軌何不曰軓謂之軌而偏舉輈與軓之迆衺不正者而曲言之乎是則詩傳以輈上釋軌自以軫崇之高下言之非言車中之物是猶由膝以上曰涉由帶以上曰厲而涉與厲非人體服之名也曲禮曰國中以策彗䘏勿驅塵不出軌軌亦以度言謂國中不㝵疾驅其塵無過四尺以上也穀梁傳車軌塵義亦同謂車行有三尺餘之塵也如必以軌為車轍之道而道上卽塵矣安有不出者乎雉之制有廣高之異於事尤明左傳疏引異義曰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為版版廣二尺五版為堵堵長丈高丈三堵為雉雉長三丈高一丈此定名也而詩箋引公羊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此與三堵為雉之說不同而鄭君乃以版六尺通之謂用一丈版五版為堵三堵為雉用六尺版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版堵之制有不同而雉制則一也異義又引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公羊傳又謂八尺為版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甚無當於經典鄭君嘗駮之曰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雉之度量於是定此可以闢諸說之謬矣鄭君又曰度高以高度廣以廣雉制如此而軌仞諸制亦有高淺縱橫之別焉故具言之

釋王瓜

王瓜者王萯也王萯之為物蔓生籬閒四月開華結實謂之王瓜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鄭注引今月令作王萯與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正合說文萯王萯也管子地員篇有大萯細萯王萯者大萯也萯之大者曰王萯猶女蘿之大者曰王女帚草之大者曰王篲蔡草之大者曰王芻也呂覽孟夏紀作王菩菩為萯之省體萯之同部字古音瓜讀如姑與菩聲亦最近高誘注曰菩或作瓜瓠甊也又注淮南子時則訓云王瓜栝樓也瓠甊卽栝樓之俗體栝樓為菩蔞之借字緩言之曰栝樓急疾呼之為萯如蒺藜卽茨茅蒐卽韎古人自有合音也萯有大小二種形本相似歬人多渾言不別惟爾雅分之最明爾雅果蠃之實栝樓下卽次以荼苦菜與月

令王瓜生苦菜秀運文類擧正合王瓜卽栝樓爲萯之大者本草栝樓一名果贏陶注云出近道藤生狀似土瓜而葉有叉是也爾雅又云鉤藈姑鉤又作𤓰古今字郭注實如瓝瓜瓝瓜者小瓜也說文瓝瓞也瓞小瓜也鉤藈姑卽萯之細者謂之土瓜或亦呼爲王瓜與栝樓同名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陶注土瓜生籬閒其子熟時大如彈丸唐本注其葉似栝樓而無叉是也廣雅云藈姑𤓰瓠王瓜也藈姑卽藈姑之異體𤓰瓠卽栝樓之異文此不別萯之大細而渾言之曰王瓜爲其種類本一不過實有大小葉有叉不叉之微別故郭注爾雅亦云藈姑一名王瓜自後人以王瓜爲藈姑之專名而栝樓之名反爲藈姑所奪由是月令之王瓜不明王尙書廣雅疏證郝戶部爾雅義疏因謂王瓜與栝樓不同反斥高誘兩注緟貤紕繆王氏又謂廣雅專釋藈菇𤓰瓠爲王瓜不混栝樓之名於內不知廣雅之𤓰瓠卽爾雅之栝樓栝𤓰爲雙聲字樓瓠爲疊韵字何身分之爲二至於甲鄭說者謂王瓜卽草挈草挈卽菝挈菝挈本不結瓜謂之瓜者以相之似斯說也王尙書郝戶部均已闢之

又案唐本草王瓜四月生苗延蔓五月開黃花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近有以菰屬之黃瓜當之非也黃瓜胡種本名胡瓜見本草又爾雅黃菟瓜郭注似土瓜越俗菟讀同穀於菟之菟近有以菟瓜當栝蔞者亦非也菟瓜又別一種圖經本草已辨之

受業許克勤 子家賓仝校

經說四　襍著之二

定海黃以周

考老轉注說

六書之法象形指事就獨體成文會意諧聲合兩體成文轉注叚借則體分兩文而字可兩用者也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又云老考也从人毛七言須髮變白也考老也从老省从丂丂亦聲（今本作丂聲誤）轉注者字之意指互為灌注者也考老者人之形氣相為表裏者也凡人之陽氣出於肺而會於首壯年陽氣盛甚髮加長而直故詩曰綢直如髮衰則陽氣丂而未舒髮短且曲不久遂變為白詩曰予髮曲局左傳處蒲嬖曰余髮如此種種種種亦曲局皃子雅曰彼其髮短醫家有言曰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內經經脈別論）故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內經六節藏象論諸篇）六八四十八而後陽氣既衰莫舒於上於是面焦髮須頒白（內經上古天眞論諸篇）是則氣丂丂內髮七丂外此物理之自然也知乎此則考老轉注之意可尋而言矣考从老丂形聲兼會意字與耆耇諸字專取諧聲者迥然不同（說文耆老也从老省旨聲耇久也从老省句聲久亦老義而轉注不以耆耇為例者為其專取諧聲不取義也）說文曰丂氣欲舒出上礙於一也古文以為丂字丂者氣欲舒而重礙之意（丂古之呵字說文訓為氣平似未尋）老之从人毛七者形之七諸外者也考之从人毛丂者氣之丂諸內者也形與氣事相因老與考義相成造字之初其文並从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考之所以丂其氣者以其人之老故从老省老之所以七其毛者以其氣之丂故老从七考又从丂則老以考之七諸外者會意考以老之丂諸內者會意二字之意輾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意即會意之意故先鄭說六書次弟轉注列會意後明轉注亦會意字也其不屬諸會意者會意會一字之意轉注會二字之意一以兩體言一以兩文言其例自不同也且亦不惟此為然日月為象形字而日圓佗☉月闕佗☽此象形字亦意相轉注也丄丅為指事字而指上為丄指下為丅此指事字亦意相轉注也而日月屬象形丄丅屬指事不以為轉注者日月雖意相受而非建類一首丄丅皆从一可謂建類一首意亦相受矣而一上一下義之出乎意者不無差別非其例也江艮庭說轉注之例曰說文五百四十部皆建類一首也凡某之屬皆从某是同意相受也以周謂說文云凡某之屬皆从某是建類一首也後敘云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是其義也有云某與某同意乃同意相受也而同意有二例一為

同文之同意一為異文之同意考老竝从人毛比為同文之同意他如說文云巫與工同意壬與巫同意皆从工形高與倉舍同意皆从口形美與善同意善與義美同意皆从羊臺與室屋同意皆从至亜與酉同意皆从丣壽與毀同意皆从工口是其例也考之从丂老之从匕此為異文之同意他如說文云羋與牟同意謂乚之轉為乙非與𣶒同意謂乞之轉為匕勹與包同意謂弓之轉為㔾乙與丨同意謂丨之轉為乀亦其例也顧此二者之同意皆非建類一首惟衰字下云與裘同意其字皆从衣為建類一首衰之𠂹轉而為裘之求為同意

經四 三

相受此與考老轉注之例最合而明著之說文者也若說文之所未明言而可以例推之者如開闢二字古文作闢開其字皆从門建類一首也闢从兩手拱一以開會意開从反手以闢會意故開闢二字可以互訓所謂同意而造字之初一取拱手一取反手其意轉注相承所謂相受再爯二字皆从冓對摺為義建類一首也再一舉而二也爯并舉也再爯同意衣之一爯（經傳俗稱為之）舉其衰襄二衣而言也再从一以橫舉會意爯从爪以上舉會意亦轉注之同意相受者也臾曳二字皆从申建類一首臾从乙曳从丿皆取拙意為轉注之同意相受

雖臾為右拙曳為左拙而其為拙之義無不同也（說文臾从申从乙會意曳从申丿聲亦當云从申从丿丿亦聲）𠬪爭二字皆从𠬪建類一首𠬪从乙爭从丿皆取引意為轉注之同意相受雖𠬪引而入手內引申義為擬爭引而出手外引申義為爭而其為引取之義無不同也从比二字皆从人建類一首从比皆取從意為轉注之同意相受雖二人為从義通諸似（左傳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反从為比又有不周之義（論語比而不周）而其為耦俱相從之義無不同也且所謂同意相受者不必同義也同義者字之本義也同意者造字之便意也即如𠂇又字不同義而𠂇字向右又字向左在造

經四 四

字之初同取兩手相向之意故𠬞字从之彳亍字不同義而彳字向外亍又向外在造字之初同取兩脛相背之意故行字从之無非字之轉注也然論其造字之會意同本義同引申義亦無不同自以考老及開闢臾曳諸字為最純故說轉注者舉考老以為例

考老轉注說下

六書證例跋說多矣轉注之說尤跋中有跋幾於不可窮詰而究其通弊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守古訓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此語見許君說文敘而無可駁斥者也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為造字之本轉注

叚借亦造字之本也此說見漢蓺文志而無可違異者
也無如說者好逞私見不守古訓自南唐徐楚金以外
若宋鄭漁仲通志張謙中復古編元戴仲達六書故楊
武子六書統周伯溫六書正譌明趙撝謙六書本義其
說之誤謬固無待詳辨近諸大儒輩出各自為解其最
箸者若顧亭林以轉音為轉注江慎修以本義之引申
者為轉注朱豐芑合二說而一之遂敢狂駁說文若戴
東原段懋堂王菉友以考老為轉注則知守說文矣而
以轉注為訓詁之互注無關造字本原又與漢志相違
若江艮庭許周生魏默深言訓詁出於後來而轉注指

造字之始言之似有合於漢志矣而總不越徐楚金之
說考老二字並列方符上下日月武信江河令長之例
楚金以為考之從老猶松柏之从木江漢之从水二字
側注詎有合於說文說文於注偁言六書之法指事象
形會意既於諸文下分別言之曰从某某聲明諧聲之
義也曰古文以為某字明叚借之義也其曰凡某之屬
皆从某非發轉注之義乎顧凡屬之某為孳乳之字皆
從之某為初製之文如丄部先有二而後有帝旁帝旁
皆以二為首而非建類之字二為建首又與帝旁之義
遠雖帝旁之从二可曰意相受不可曰同意相受惟老

部老為皆从之字而以耋耄耆耇耉𦒸耈諸字次之於
轉注為最近但此七字皆从老為孳乳之字故老於下
七字可謂建類一首而下七字之於老雖意相受而不
可謂之同同意相受者惟考與老也凡人氣血不能上
舒其髮曲局乃變而為白考老二字上从毛人者所以
別獸毛也毛為人獸之總名故說文毛下云眉髮之屬
及獸毛也考老之毛以人髮言其不从髟而从毛者髟
从長彡言其長而直也故說文髟下云長髮猋猋也詩
云綢直如髮毛篆化𠤎象屈曲形考老之从𠤎人明其
人之髮已屈曲也詩云予髮曲局二字皆以𠤎為首是

謂建類一首老字下从倒人之匕其意已注於考明氣
不上舒髮已曲而變白也考字下从氣舒礙上之丂其
意又轉注於老明氣礙髮曲雖不匕亦終匕也故考訓
老老亦訓考老老二字其意相成是謂同意相受古人
造字多由部首而孳乳說文於凡某之屬皆从某以明
造字之先後其有兩字並化而意自相灌注者如[illegible][illegible]
卩可諸類是也說文[illegible]列部首[illegible]卽坿部末卩列部首
可卽坿部末明此[illegible][illegible]為兩手之相持卩可為兩符之
相合說文卩瑞信也象相合之形卽指可言可下闕字可刪其字一時並化
初無先後可分與此老部之坿考一例[illegible][illegible]字皆从手

考老字皆从𣥂其例又同而𠱾𠱾卪可爲象形兼會意
字其不依𠘧𠘨从比至不之例分爲兩部者亦以明轉
注也且說文以耊𦒻諸字承老下明諸字皆从老也孝
字承考下明孝之从考省也故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考
省从子子承考也子承考爲孝卽用易有子考无咎傳
曰意承考也之義今本作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亦係淺人改竄非許君原文考既
有从字之孝而許君於考老二字不依𠂤𠂤后司之例
分爲兩部者恐分之而轉注之義不明也凡六書次弟
雖各書不同而轉注叚借漢志列於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之下說文列於指事象形會意形聲之下是會意諧
聲生於象形指事之節而轉注叚借又濟其會意諧聲
之變也轉注者其受意同而聲有異者也叚借者其取
聲同而意有異者也轉注叚借次在會意諧聲之後同
屬造字之本其義如此若注家訓詁之互注及經傳文
字之互借玆爲後起之轉注後起之叚借均無當於六
書之轉注叚借六書之轉注叚借固據造字之本而言
也解者不察分六書上四者爲體轉注叚借爲用此說
之彌近似而大亂眞也者

令長叚借說

漢志以轉注叚借皆造字之本斯意可於說文中求之

毋庸妄生異說汨亂古義說文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鬚
須變白也考老也从老省从丂丂亦聲所以明考老之
爲轉注也又云令發號也从亼卪長久遠也从兀从匕
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亾聲當云从𠂆𠂆者倒亾也當有亾亦
聲字𠑹古文𢒑亦古文所以明令長之爲叚借也凡叚借
有二例一有其本字依聲通用者爲造字後之叚借一
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此卽造字時之叚借也而造字
之叚借又有二例一本無其字之叚借而後又造本字
如屮古文以爲艸字臤古文以爲賢字是也一本無其
字既叚借後不復更造其字而本義反爲叚借所奪如
發號之令久遠之長是也夫令長之叚借與朋來韋革
州鹵諸字亦微有不同朋來諸字之叚借爲一義之引
申經傳尙存其本義而令長則叚借嫥行撰諸造字之
形意闊隔而難通於文令从亼卪說文亼三合也讀若
集卪瑞信也揆造字之初意班以分瑞爲本義令以輯
瑞爲本義書曰輯瑞曰班瑞是其證叚借以爲號令字
說文以發號爲訓所以明令於六書爲叚借也又云从
亼卪又以明字義之爲輯瑞長从𠂆兀匕兀字从儿儿
古文奇字人兀从儿上一以識之其義訓高一指事非象形匕
變也从倒人爲變形之義古文从𠂆兀無匕𠂆者倒亾

倒亾不亾（大徐說）自有匕意在其中撰造字之初意長以高匕為本義與貞字近攷工記弓人注三疾矢行長長謂過厺為高匕之引申義叚借以為久長字說文以久遠為訓所以明長於六書為叚借也又云兀高遠意久則變匕又以明字義為九之高匕凡許君說字皆以本義為訓與所解从某某之文意無不貫而令之發號與亼卪義相反（發號从亼从卪徐云集其卪而發號嫌曲）長久之長與兀匕意亦遠而許云然者為令長字屬叚借不能不變其常例而以叚借義先立訓爾後之解許書者有三誤一誤以發號久遠為令長之本義而不知說文自明其叚借二

誤以漢之縣邑道之官名為古叚借義而不知古造字時豈逆知漢之官名如謂漢人自叚借之許君明六書之灋自當舉古文之叚借不應據漢制以為例三誤以長篆與久長短長義不可通或改篆化𠂢以象髮之長或改篆化𠂢以象兩物出地較短長之形而不知令長之訓發號久遠與本篆不相合者正由叚借之故無庸皮傅夫許君說文解字信以本義立訓為多而亦有據引申為說者有據叚借為說者如羊之訓祥馬之訓武此引申義也又云羊象頭角尾四足之形馬象頭髦尾四足之形此說本義也牛之訓理龜之訓舊此叚借義也

又云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龜象足甲尾之形此說本義也近之治說文者於象形字之以引申叚借為義者習焉安之於會意字有以引申叚借為義者闋然疑之或據其義以改所从之文或據所从之文以改其義大氐乾嘉以歬為許學者祗知撰義不撰文近人欲撰文而不合輒輕改許書自逞肊見庸非變本而加厲者

釋𡥈

說文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考省从子𡥈放也从子爻聲案孝與𡥈音義不同經傳中多混用之由後人尠見𡥈習見孝而妄改之也𡥈放也放之言仿引申之有教化

義（佩觿𡥈𡥈導義與教同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放之言依引申之有保褒義（放謂依之也詩箋依之言褒也楚辭注依保也𡥈訓依放有保褒義）文矦之命曰追孝於歬文人追孝當作追𡥈謂追效之也所謂追配於歬人也魯頌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孝亦當作𡥈謂無不灋效之以求福祿也（鄭箋國人無不灋效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是也依俗解與上文義不貫）此𡥈之正義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曰匪亟其猷聿追來孝孝當作𡥈謂教化也詩言文王築城作豐匪急其一己之謀聿追從歬之教化禮引此詩者亦言堯舜禹湯武王皆乘時有天下聿追從來之教化也（依舊解於詩可通於禮無著）鄉歓酒義曰君

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亦當作𡥈𡥈非家至而日見之匡衡所謂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舊說改孝作教不如作𡥈為近）周語曰宣王欲㝵國子之能導訓諸矦者樊穆仲曰魯矦孝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孝亦當作𡥈謂魯矦能教導人也卽上所謂導訓諸矦下所謂訓治其民也（依韋解上下文義不貫）此𡥈有教導之義也大戴保傅曰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孝當作𡥈𡥈之言㤅也保也謂慈母養育之保母繈負之也（盧注謂保母也）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孝慈當作𡥈慈言其威之莊而安民尊之如

父其保之慈而敬民親之如母也論語為政篇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孝慈亦當作𡥈慈言涖之以莊則敬保之以慈則忠也臨之𡥈之舉之教之文本一例此𡥈有保㤅之義也孝从考省考亦聲屬幽矦部𡥈从爻聲字屬宵部𡥈之音義與孝迥異經傳中𡥈竝譌孝注家竝未校讀循文立訓失之矣王氏伯申反據表記篇為政篇之孝慈謂上之㤅利民亦可謂孝其緟貤紕繆又如此

釋是

說文曰是直也从日正直為本義引申之有正義通俗之有實義易未濟上九曰有孚失是是猶正也位不正故失是也（虞義）禮樂記曰禮樂須天地之情（須乃貌之或體今又誤為偩）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凝與疑通疑猶合也是猶正也疑是與降興對文言天地之神氣一降一興而萬物大小之形體皆保合而各正也（鄭注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易傳曰保合大和各正性命是也是古通提太元元攡疑者提之注提正也太元之疑提卽樂記之疑是也是又通寔寔又通實禮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月實月也祥祭當卜二十五月下旬禫祭當卜二十七月上旬（士虞禮疏禫月㝵行四時之祭則禫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為）

之謂大祥後又匝一月斯可禫祭也祥而縞是月禫卽士虞禮記所謂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也中月者閒月也與學記中年考校同王子雍謂祥禫同月非經意也魏書禮志引鄭志荅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此說㝵之而是月為實月之義亦未明言也是月與徙月對文徙月樂謂禫祭後又踰月也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霣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公羊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據此則是月卽實月自朔至晦適匝一月也是月或作提月（陸氏釋文作是月今注疏本作提月）何注曰提月邊

也魯人語也提亦偺字左氏家說重言是月嫌同日也不如公羊之義

釋役

說文役戍邊也从殳从彳會意執殳巡行也引申之有實行義禮表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謂恭儉信讓以求實行其仁實行其禮也役有實行義故字又通愨書洛誥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謂禮不及者志不誠愨於享凡民亦謂不享也鄭語曰正七體以役心言正其外體誠愨內心制其外以養其中也役心與役志同義竝近愨役

與愨一聲之轉

釋既

王氏懷祖曰終詞之既也已止之巳曰終因而巳然之巳亦曰終故曰詞之既也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與既同義故或上言終而下言且或上言終而下言又說者皆以終為終竟之終而經文上下相應之指遂不可尋矣案經傳中凡言既△且△者既終也且始也且訓始詳見王氏釋詞謂既終如此始又如彼也墨子經說上自前曰且自後曰已已猶既毛詩既△且△之詞字多用終終卽既也既亦終也穀梁傳曰既者盡也盡者終也易坎又曰坎不盈祗既平祗大也既終也坎不盈中猶未大大則終平也繫辭傳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既終也對初言之初率循其辭而揆度方向終㝵易之常道也書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同姓之九族終相和睦也梓材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作及也方竝也庶邦享及兄弟竝來是亦終用明德也詩北風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箋从爾雅讀為虛徐言其虛徐乎終亟尒也常武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猷誠能塞矣而徐方終來服也儀禮鄉飲酒禮曰不拜既爵既爵終爵也注既卒也

戴記鄉飲酒義曰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拜其始也拜既拜其終也論語憲問篇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言荷蕢始歎有心終而鄙之也既而卽終而猶詩定之方中之終然也既與終同而與然通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言卜云其吉終而信如卜之臧也周本紀曰東周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謂周終不祀也漢書諸侯王表序曰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謂終於赧王也王氏釋詞不釋既字故作此以補之

釋曰

說文曰欥詮詞也从欠曰曰亦聲欥字从曰義與聿隸

昳為詮詞之本字而經傳中多通用曰曰者詞之昳也昳與曰音同聿或又偺用聿字爾雅曰坎律銓也坎讀為昳律讀為聿銓讀為詮謂昳與聿皆詮詞也詩七月之曰為改歲漢食貨志引作聿角弓之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劉向傳並同大明之曰嬪於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緜之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抑之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載見之曰求厥章墨子尚賢篇引作聿他若東山之我東曰歸采薇之曰歸曰歸曰並當讀如聿可以此類推之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漢來注家多解為語言之曰每不可

通至宋儒多改入實切之日尤為經之蠹也曰古又通越越之言及也書召誥越三日乙未越三日戊申越並訓及曰亦有及義梓材曰我有師師句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曰予者及予也言我有眾民汝三卿大夫眾士及予罔以無罪殺人也又曰今王惟曰先王言今思及先王也禮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曰吳者及吳也言去夫人之姬姓及其吳國之號其死則書之曰孟子卒而已今春秋文是也論語云謂之吳孟子人偁謂之不肎沒其實爾此曰通越而有及義之明證也經傳中越又同於為自此之彼之詞夏小正傳曰越於也曰與越通故亦有於義書康誥曰乃汝盡遜曰時敘言汝能盡遜於是敘也呂刑曰今女罔不由慰曰勤言罔不用慰於勤也詩緜之曰止曰時猶江漢之亏疆亏理也曰亦於也經傳中有云亦越者承上之詞也亦越或通用又曰書康誥曰非汝封又曰劓刵人言非汝封亦越劓刵人也承上刑殺人言之〻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言亦越要囚也承上殷罰言之多士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予句猶君奭篇云時我或之言有言亦越是予乃有謫言爾其安居之也承上爾遷言之曰與越粵又同

為發聲之詞書堯典曰曰若稽古皋陶謨同本又作粵若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麻志引武城篇曰粵若來二月既生霸逸周書世俘篇同曰若粵若越若一義也並為語詞王氏釋詞曰字類多遺義故作釋曰

釋行

行猶使也見淮南說山篇注行人猶使人也見左氏桓公九季傳疏引申之為詞之使易井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象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為使也見王注行亦使也傳曰行惻即釋經為惻之義言使我心為之惻也書酒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惟是也行使也

言罔非酒是使之也行又有訓且者漢揚雄傳顏注曰行且也且訓將行亦訓將詩十畝之閒曰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逝兮言旅人抙㝵十畝內外閑閑泄泄且與子還且與子逝此旅客戀戀不忘故鄉之意也其句法與聊與子同歸兮正同行有且義故雙聲聯語曰行且猶疊韵聯語曰方將也詩㑭兮方將萬舞傳曰將行也箋曰將且也傳箋同義行亦且也

釋惟

惟之為語詞有八義惟有也見字林書禹貢曰厥土惟白壤言其土有白壤也又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言其草有繇其木有條也惟訓有有之言又故惟亦訓又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來至也見爾雅言其至三月又三日丙午也酒誥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姑又教之也詩魚麗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多又善魚既美又齊等魚既有又㝵其時維字同惟故箋訓又也惟訓又又者及也與也故惟亦有與之訓詩無羊曰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箋曰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維與惟通此訓與之明證也書呂刑曰天齊於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俾我後漢書楊賜

傳作假我假與又年須暇之暇同謂寬與之也非終謂天也終謂終其天命言天齊我民寬與一日之命而天與不天實司獄之人主之也又曰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從順也言非順與順於辭之差察之也說詳尚書啟蒙惟之訓又由有之訓而通之惟之訓與由又之訓而通之此訓詁之輾轉引申有可攷者他若惟有獨義常語也惟有雖義同音通用也惟發端詞見匡謬正俗惟是也見文選注惟為也見孟篇王氏釋詞言之綦詳不贅

釋鮮

鮮魚名而音與尟近故義多通俗論語鮮矣仁民鮮久矣鮮訓少俗為尟也而經傳有空訓詞之斯者先儒一以尟少之義賅之每成詰籥易繫辭傳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力少今作力小非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鮮不及斯不及也不勝其任故曰斯不及矣書般庚曰后胥戚句鮮以不浮於天時鮮亦斯也浮過也言后與民同憂恤斯以不過於天時也無逸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漢石經及漢谷永傳後漢明帝紀注並作惠於鰥寡於與鮮皆屬語詞言惠斯鰥寡也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斯民之生不如死也此阮雲臺說左氏昭公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

之也鮮不乂稔言其國之亾斯不過乂秊而已也僖二秊傳曰虢必亾矣不可以乂稔與此正同鮮斯同音遂相通用斯又有盡義書金縢大木斯拔史魯世家作盡拔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師說鮮盡也讀鮮為斯訓盡謂君子盡仁知也

釋克

克篆文作亯說文云亯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亯古文克𣎆亦古文自注家訓肩為仔肩之肩與屋下刻木之語上下不洽於是篆注增改遂易異說沸起一云依例下說字形曰刻木則說字義當云亯刻也一曰肩也一云依趙氏復古編當作亯肩也象形𣎆亦古文象屋下刻木之形一云此部當以古文𣎆字建首故下部次以𣎆𣎆上从高省下象刻木故曰象屋下刻木形亯上从高省下从力省以力承高能勝任也故曰肩一云亯之文當依玉篇作亯上从高省下从卪卪即人也象物高出人上故其義為肩重文𣎆乃洪範曰克之壁中古文上从占明其用下从朩象其形刻木一義亦必古文家師說其字讀如克後人遂以克字為之許君因作是說爾竊謂亯部之𣎆有束片鼎部束部遠蒙木字次之以

片判其木也次之以鼎析其木也次之以亯又刻其木而曲之也次之以𣎆又蒙亯之古文𣎆也說文部首以形相聯繫而𣎆不从部首之象而以其古文相次此與叀部之古文作𠧢下即次以𠧢部為例正同謂亯部必以𣎆字為建首又何以解叀部謂𣎆𣎆可相蒙又何以解𣎆之次鼎片謂刻木之形象𣎆之从朩而𣎆上从占又何以解象屋則遂篆易注均有不可信者矣亯上从合象屋下从占象刻木後人不信占有刻木象而各以肊改篆卪與力形既懸殊據玉篇剢體之卪而又轉為人字說亦迂回謂𣎆即洪範曰克之古文其說當已必分合占為二意亯𣎆為二字以訾許書許君詎若是其眯昧乎則改篆駁注均有所難安矣說文以肩訓克肩有侵削克殺之義與脅之訓逼膺之訓擊同釋詁肩勝也其字與犯耆果毅剋功堪同戡並列則勝為勝敵之勝下即申其義曰勝肩克也其字與戡劉殺並列則克為克國之克爾雅以勝克訓肩肩有殺義般庚朕不肩好貨謂朕不殺越人于貨也與下生生保居相對為義亦有削義莊子德充符其脰肩肩謂其脰削小也李注肩肩羸小兒韓以會公上乂寸者謂之肩兼取削殺之義郭注爾雅云肩即剋亘可為說文克肩也義證克剋古今字肩者剋也說文

不能以剋釋克故以肩之訓剋者釋之剋義又同刻釋名
刻克也故下曰象屋下刻木形說文上下文義本自融洽
則增注改注均可以知其非矣說文為字書之祖未可
輕議刻木之形隨意造象从朩从ㄋ从ㄗ無一不可許
君之意益如此雖然猶有說凡屋下之物若棟梠楹柄
皆用木之全質惟梁斲其兩耑而中隆起作曲形鹵京
賦曰互雄虹之長梁鹵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皆明其
如虹之長曲也穹字从ㄗ卽象梁形試以屋式南北視
之其形如穹東鹵視之其形如宂高亭亮諸字似皆从
宂隷書作克亦卽以宂變也穹以象梁梁必削木作上
曲勢與他木用全質者不同故謂之刻木葢古語也梁
本水梁字从水梁聲梁卽棟梁之梁古文作耒从二木
中一以指刻處篆作梁从木办亦聲办木謂之梁卽刻木
之古義也自說文木部奪梁篆後人遂以屋梁為水梁
之引申梁亦不从梁聲而以為从木办聲抑思物必先
有屋而後有橋字必先有梁而後有梁是可以梁之古
文作耒推之也洡必从耒舁聲耒為棟梁本字於六書
為指事若施之於水梁全無意義矣今因釋克而贅言
之以質世之淡小學者

釋菑

凡治田之法先殺草而後耕旣耕而後耘詩云載芟載
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鄭箋民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
其草木土气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
其根株此治田一定之敘鄭箋言之鑿鑿可據者也然
詩據不易之田而言芟柞耕耘同在春月若以再易之
田而言所謂芟柞艸木者其一歲之菑田也土和耕澤
然解散者其二歲之新田也孫炎注爾雅云新田新成
柔田謂一歲土彊㯋不可耕至二歲田始柔和新成矣
菑字从艸巛田會意巛者災也以燒薙殺艸為本義孫
炎注爾雅云菑始災殺其草木是也以耕田反艸為後
義鄭箋㠯耜讀俶載為熾菑云農以利善之耜熾菑南
畝是也自說者誤以後義為本義於以字詁不明而經
義遂晦說文菑不耕田也畬二歲治田也此據易釋文所引校坊記
注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田曰新田與說文合今爾雅及毛傳新畬互易所據本各異也以治釋
畬明菑為田之未治故曰不耕田不耕田者明一歲田
祇殺艸尚未耕治也故其字與艸盛之蕪除艸之薙相
次注說文者不達其意乃改不耕田為才耕田或改為
反耕田皆誤以後義為本義而失造字之意者也書梓
材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畎說文作
巜攷工記作𤰝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

淡尺謂之甽注伐之言發甽甽也甽以耕言其事在數
菑後則敷菑者芟殺其艸尚未及耕也僞傳訓為伐發
則菑甽之先後於何分之耶近時書注多沿僞傳未察其失易无妄曰
不耕穫不菑畬耕與穫對文菑與畬對文而耕穫與菑
畬又為別詞耕穫以一歲中之先後言菑畬以數歲閱
之先後言菑謂先一歲殺艸畬謂後一歲治田馬注引
爾雅文釋之是已董遇用韓詩傳反艸之說反艸以耕
言殺艸而後耕耕而後艸反如董遇解易言不耕不菑
意複辭緟曾亦思菑之有別於耕亦猶畬之有別於穫
乎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孫炎訓菑為始災殺
艸與字義甚合以不易之田言先耕殺艸在春二月以
再易之田言先一歲殺艸宜在夏六月月令季夏之月
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艸如以熱湯是也郭注引
江東俗語以當季始耕田之反艸釋一歲不耕田之殺
艸不顧其季歲之異同較董遇易注更為疏舛此皆誤
以後義為本義而失經傳之恉者也夫槭文菑耕互訓
未為不通書梓材以菑甽對言易无妄及爾雅以菑畬
對言皆當據說文菑不耕田之本義以為解而注說文
者乃以不耕田為字誤豈非緟貤紕繆也哉

釋菑下

說文菑不耕田也从艸甾聲易曰不菑畬甾菑或省艸
據小徐所引舊本如此大徐本菑下作从艸甾小徐於
菑云此當从艸从巛从田凡三文合之於甾下云从巛
田此會意王懷祖陳仲魚說不耕田當作才耕田段懋
堂據韓詩傳反艸說謂當作反耕田其字當从艸田巛
聲嚴鐵橋據六書故引唐本以甾為古文菑取古文甾
為聲如裘求麗丽之例甾下無菑或省艸四字王貫山
謂甾从田巛巛亦聲菑又加艸以表其巛之由於多艸
故以菑害為本義菑畬為俗義諸說紛紛迄無定論如
王說甾為古文从田巛聲則菑為重文當從甾入田部
不當在艸部且說文所載或字本多古文不同俗體故
或字亦有從之得聲如緇錙輜諸字皆是舊本菑甾聲
非不可通如以重文不得从或即如小徐所定从艸巛
田與舊本近亦不必傎倒舊文如段王所言凡經傳槭
文菑可訓耕書梓材易无妄爾雅釋地之菑皆屬對文
當以本義為訓說文菑不耕田下引易不菑畬正以徵
明其本義非俗義亦不得如王所說菑為一歲之田其
義主在艸巛故舊注訓以殺艸反艸此菑字所以入艸
部也甾之義主在艸省艸之文不得不以為或體此甾
字所以為菑之或省菑不得從甾入田部也注許書宜

體許意勿任肊而輕改其文

釋甲

小徐本說文甲位東方之孟大徐無位易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大一經曰大徐無大經字人頭宐大徐作宐集韵作空為甲凡甲之屬皆从甲甲古文始於一見於十大徐作千字誤一十非數名當作亼个或改作始於下見於上非歲成於木之象歲字衍大徐無段懋堂注說文據小徐本早戎兩篆下有甲古文甲字之文大徐本無此又字改此篆文為甲古文為甲亟守丹校繫傳據古彝器改古文為个早戎兩篆亦校改作个以周謂篆古之譌當據許君元注正之注篆曰从木是篆文甲有木形也注古曰始亼見个成木是古文甲有木之亼个象也篆古雖異而其下皆从个孫伯淵所據宋本古文甲作个可證也篆文當作甲上象孚甲形下同古文个个者木之下半象枝葉之內弓也故曰从木自个誤丁而許注从木之象晦下文成木之說亦贅矣古文當作甲中从亼故曰始於亼上从个而引長之故曰見於个亼與个皆木象非數名也下之亼弓而未發雖不及屮之初生上之个歛而下承亦不同屮之上出而木上下之質已具於是焉故曰成於木之象古作甲字意注於木故曰位東方之孟東方木也其屬之孟者萌初發也故曰易氣萌動古文甲已具木象故許注篆文謂之从木此與秋籀作龝而曰秋从龜宐古文作宐而曰宐从多同例皆以籀古定其篆文也然則據許注釋許字篆古甲字皆有木象上雖異下從同古彝器直用下半之个以為甲字是古文亦有省作个者矣漢隸早戎字从十卽从古文个之變說文早戎兩篆當云个古文甲字而此甲字下收古文甲不收从省之个者意重成木之象故也个與十本不同作款志者以古器一多作亼十多作十遂謂彝器甲作十失其本眞此與說文始亼見个本非數名小徐本作一十同誤近王貫三釋例扨說文非字不出之說於注文多不可通不出其形象何以明此亦其一目若大一經甲象人頭本屬異義頭宐當依集韻作頭空空腔古今字段氏說毋之朱豐芑駁說文逞肊見敍見其不知量也許君解字其義自古

釋戊

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此釋字之本形也又曰戊承丁象人脅此蒙甲字注大一經之文又一說也二說不能合許氏竝載之存異義也而以六甲五龍之說為近古故說文列之於上近之注說文者甚眾謂五龍卽五辰六十干支有甲子甲寅甲辰等之六甲

戊辰戊寅戊子等之五辰互相拘絞以成歲或謂六甲卽漢書所謂日有六甲五龍卽遁甲開山棨注所謂五龍五行之神或謂五龍當是五子龍辰也辰有五子故曰五龍天六地五故云六甲五龍或謂中宮卽中官六甲星名在中官天極星後五辰黃龍卽軒轅角星或謂戊从矛古文戣而媘故舊有五龍拘絞之說或謂龍从甲生義甲字當以甲蟲爲本義六甲旬中有五子五寅五辰五午五申五戌之龍諸說紛紛皆於字之形義無當攷古鐘鼎器銘甲字多作↑近刻鐘鼎款識多誤爲十或省作丅戊字似戈而非戈其篆多作戌善父戊觶作戌右多一直是駁文或反

之作夫父戊卣益銘或變之作戌父戊彝父戊卣器銘⺁爲甲篆之橫者大象龍之形也兩形綴連是相拘絞也云六甲五龍者六卽亥有二首六身之丅五古文交午爲之字作乂↑之作丅又似乎丅龍之作大交午爲之言此者所以正繆篆之⺁作厂大作𠃊也舊說六十甲子以六甲五辰相拘絞而成歲其說近是而戊篆象此而作葢以造六十甲子與作字同出於倉頡也謂之六十甲子者甲以子爲始也甲旣以子爲始則戊以辰爲始故戊篆卽象甲龍爲之戊辰之後次戊寅次戊子至戊戌而過其半焉故戌字从戊說文云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从戊一一者作畫以識之所謂指事也謂戊土之中巳盛也次戊申又次戊午而成焉故成字古文作戍其字从戊午會意謂戊土之功至午而成也戍字从午古人亦多不逹故其字卽入之戊部焉戌字不入戊部者以許氏以十二支爲部首耳

釋鍰鋝

學者讀古經注定知家法之異同而定以經恉古鍰鋝字異音異義鍰古亦作垸攷工記冶氏爲殺矢重三垸戈與戟重三鋝分別言之此兩義之顯異者也尚書罰百鋝古文作鍰攷工記桃氏重九鋝七鋝五鋝冶氏重

三鋝依先鄭賈許義字當作鍰鍰者六兩大半兩也从金爰聲字亦作垸或又作選饌鐉凡爰聲完聲巽聲古音在桓部寽人之膠三鍰古文作鋝鋝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字亦作率凡寽聲率聲古音在微部此兩音之迥別者也秦漢之時鍰選諸字音轉如㕙與鋝率相近應劭注漢書蕭望之傳選音㕙鄭司農注冶氏云鋝讀爲㕙是亦讀鋝爲鍰選字徐廣注史記率亦音㕙故今文多通借然五經異義引尚書夏侯歐陽說其罰百鍰古以六兩爲率是字從今文而訓仍依古文故云古以六兩爲率率卽鋝六兩舉大數古者古文家舊說也又云古尚書說鍰者率也一率十

一銖二十又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古尚書說卽賈逵說賈逵治古文有古文訓見漢儒林傳賈氏字從古文而訓則依今文故云鍰者率也其意以尚書之鍰妄從鋝訓六兩大半兩之說惟桃氏上制之劍重九鋝為合故釋文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其意桃氏劍鋝可依鍰訓而不可以說尚書許君說文多從其師賈侍中說故鋝字下既箸十一銖二十又分銖十三之正訓又云周官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鋝以明周官之別義又云鍰鋝也周書曰罰百鍰以存尚書之師說異義許案不見其分別周

官尚書之異蓋同故鄭駮之曰古之率多作鍰贖死辠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今指漢律）贖死辠金三斤為價相依附如鄭所駮則尚書之率周官之鋝其字妄以古文鍰為正此固鄭之勝於賈許者矣然鄭注冶氏重三鍰引說文鋝鍰也（與許文違）注弓人膠三鋝云鋝鍰也直以鍰鋝為一字一義此則鄭注之失妄定之以經恉別之以音義而學者不攷今古文之異家法之有別必執一說以相幪妄其紛挐而莫定焉

釋鼓鼔

音聲文字之學以說文為祖而欲讀說文者必先究其例不明其例說文亦無由讀也如鼓鼔二字之異同說者紛紛迄未合許君本恉茲當以例求之一曰異部有重文許書重文例多類聚本字下亦有棳在同部者亦有隸於異部者如人儿二字重文𦣻百首三字重文竝分列部首其顯著者也說文鼓部之鼓為鍾鼓正字云郭也春分之音此本義也又云萬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鼓此明引申義凡出其音皆可謂之鼓又曰从壴从屮又象其手擊之也（段校本是）此兼明本義引申義凡擊其鼓亦可謂之鼓也攴部又有鼔字云擊鼔也从攴壴與鼓

字下所言同以明鼓卽鼓之重文宋人毛晃岳珂等於經典中鼖鼓動之鼓必改作鼔自謂以合說文豈許君意哉一曰亦聲多轉音說文每字下曰从某之聲此明本字本音曰从某某亦聲明作字時本不取此為聲而後人之音反隨字轉注說文者於轉音之遠者輒刪亦聲字非通例一曰讀若多叚借注家嘗用此例許書云讀若多直指其音亦有以明叚借者如夆讀若逢明詩先生如逢卽夆字笴讀若阿明國策阿保卽笴字注說文者多仞為本音亦非通例支部鼓下云从支壴壴亦聲讀若屬明鼓本从支壴會意後人讀若屬是亦壴

為聲也壴屬二聲同在幽部云壴亦聲明所以有此讀也云讀若屬明有俗屬為鼓也攷工記匠人水屬不理遜水屬者水鼓也謂水相鼓擊不理遜與上溝逆對文是鼓讀若屬之證大徐以鼓定鼓同讀公戶切嫌讀若屬為闊遠而删之不知鼓不可讀若屬鼓亦豈尊云壴亦聲乎上三字可存下三字亦何必删殊未之思矣段懋堂以讀若屬為正音鼓𡔷劃分二字亦昧於亦聲之例者也玉篇鼓有之錄公戶两切甚是之錄秦漢之轉音公戶古之正音也

釋𤔬爭

說文言轉注之例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考老二字皆从耂首是謂建類一首考老二字同佗其意相成是謂同意相受說文𠬪部之𤔬爭二字相次亦意之轉注者也𤔬下云撮也从𠬪乙爭下云引也从𠬪丿𤔬爭二字皆从𠬪首所謂建類一首而𤔬之从乙以象物之詘曲而中聚故義訓撮爭之从丿以象物之衺曳而旁出故義訓引二字同佗其意相成所謂同意相受也大徐云𤔬从乙乙者物也又爪掫取之指事𤔬之乙以象所撮之物乙非己字猶爭之丿以象所引之形丿亦非丿字也詘之為乙申之為丿爭字从丿丿非聲則

𤔬之从乙乙亦非聲也小徐本改乙从乀以為从𠬪之聲錢獻之鄦叔積皆非之然錢鄦謂爭之从丿為右戾之丿字小徐本之𤔬从乙為左戾之乁字一取少一爭多二義相反然少取何以必左戾多取何以必右戾於說無證且說文丿部云丿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是則右戾者以左引之左戾者以右引之爭可謂引𤔬義訓撮何取乎引𤔬何論其右引而左戾邪或曰說文𠬪物落上下相付則𠬪字中閒有物可以意會𤔬字加乙訓物仍同𠬪義古人何煩𤔬造其字曰說文𠬪物落句絕言其義也上下相付又言其形上下手相付而中無其物是物落也故詩之標梅韓詩作𠬪今釋文引作莩莩即𠬪之俗取落物義孟子之餓莩漢食貨志亦引作𠬪取空中義如謂𠬪有物寓其中是并𠬪之本義而失之矣𤔬字以乙象物正別𠬪之物落為義爾

釋貉縮莫縮

釋詁貉縮綸也郭注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猶然案貉縮當依禮注讀為莫縮亦謂之幕絡記檀弓今一日而三斬版注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斬版謂斷莫縮也三斷上之旁殺蓋高四尺鄭注廣長之數孔疏已悉斬版者斷其版之繩也注云莫縮一本作其縮淺人所改卽

釋詁之貉縮貉莫一聲之轉詩貉其德音左傳作莫是其例字亦作幕釋言云幕莫也莫今作暮俗釋名釋牀帳云幕幕絡也在表之偁也又釋采帛云貴爾曰[illegible]莫幕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絡絮也幕絡新序雜事二作莫絡蜀都賦又倒之為絡幕猶貉縮之倒為縮貉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縮之謂之貉縮莫縮者乃方俗之緟言或謂之幕絡莫絡者又後世之轉音也近之疏鄭郭兩注者多昧其義

釋洵龕

釋詁洵龕也郭注未詳公羊定四年傳言復讎之義曰朋友相衞而不相迿何注云迿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案公羊之迿卽釋詁洵龕之洵洵迿字皆叚俗義當以徇為正徇古作㣿說文云㣿行示也引申之為略取義又引申之為刺殺義史記項羽紀徇下縣集解徇略也廣雅釋詁一龕取也則釋詁之洵龕義為略取也依公羊傳言之徇讀斬以徇之徇龕讀卤伯戡黎之㦰說文㦰殺也龕㦰皆从今聲義得通俗淦言重黎劉龕南陽文選謝元暉詩卤龕收組練李注龕與戡黎之戡音義同戡說文作㦰則釋詁之洵龕猶徇㦰義取刺殺也爾雅之龕有正俗兩義注者既未詳公羊之不相迿為引申義何注出表辭乃據㣿字正義釋之又因表辭而訓為先因先而增以擊刺說甚迂回徇之訓殺如徇財徇葬比比皆是矣

經四　卅三

經四　卅四

受業范鼒　子家檠　仝校